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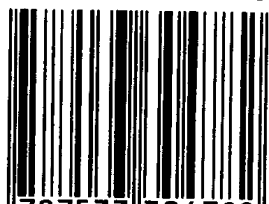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〇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367/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四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對問編八卷

〔明〕江應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孤竹賔談四卷

〔明〕陳德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蘇繼等刻藍印本

..... 七九

應菴隨錄十四卷

〔明〕羅鶴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二二

青藤山人路史二卷

〔明〕徐渭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二一一

梅花草堂集筆談十四卷

〔明〕張大復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刻清順治十二年補修本

..... 二六三

聞雁齋筆談六卷

〔明〕張大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顧孟兆等刻本

..... 五〇二

河上楮談三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 五八三

汾上續談一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六七九

浣水續談一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七〇八

遊宦餘談一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七三九

木几冗談一卷

〔明〕彭汝讓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七七六

對問編八卷

〔明〕江應曉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對問編八

卷》提要

對問編敘

蓋聞劉元海有言道由
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羞
也世之溝猶瞽視諸
祖姑紀向一切唯爲書肆
說鈴猥取師心剝剝誕傲
以自覆其短淺試一叩之
無論蹟羊頻實肅慎封
岵嶺龍石鼓陵榮宮門
耳目所束嘗觀記者若

然言所置對即顯而前言
往行近而朝典或索齋而
鳥獸草木亦不過如隙中
數鴻乙而已其風窸然惡
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

二

不免於旣斷槩乎皆未有
聞者也若覺仰先生對問
一編真可屈彈天雕龍堅
白同異之口者先生於世
未數數然也讀書駐蹕山

麓恒以年歲一切非譽乃杜
不入于心凡人間世所不常
見之書與夫未經聞發之義
靡不實按旁采掇領鉤而
每遇賓朋滿座隨叩隨鳴

對問編叙

三

不慮而對不辭而應徧為第
物說說而不休瞭如指掌判
若列眉蓋威斗服匿泯于以
僕囊藻靡失其幽已嘗考
昔人能對問者如沈約於坐

中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
陸倕擊席謂之王粲平原之
三此對浸假起倕今見是編
將無謂劉郎應復小巫食
雞牛紹嘗鼎一臠以雖五

對開編敘

四

車難載實則寸筳可賅矣
萬壽偕先生令子兆豫氏
下帷紫陽昕夕相與證鼎
今故剖析疑義每見其馳
辭如濤波搖蕩如春華輒

競競然驚規規然自失也若
以青箱瀝液且成名進士行
將衍先生之玄緒教之當
官莊政之間此其於遊刃
恢恢乎有餘地也豈願聞

對開編敘

五

哉

萬曆庚戌秀藝之月畢懋
康孟侯父纘



對問編自序

對問編何對言問也既對矣
編何為哉志答也經曰多言
也多見識也夫多聞見難矣
釋而淺又難也答未易免矣
存疑初而嚶、長復踈陋杜
門執策竟爾忘鹽寢謝慶
唁即度疾膏盲無忘矣間
一叩之輒聒、不自休裛而共
於弗比也已所特狀弗慚也

若荆卿飲屠狗擊筑輩
於都中歎哭自名目無
市人以此寬尤未矣乃七載
疾重山卧周歲結瘡於泥
理師以為幸時局迫惟憂
苦條置而膏錄之以老性答
暫方束手言匪剗剗氏
曷昭志也乃始默狂悖削
諱忘孝十七操其畧而授諸
葉枯矣曰攝尊而青黃未

知不足而講中未也
也嗟乎齊名實了顯
星人与劉和之負候
佳父也早、陋矣我思
括蒼實獲我心也友

三

山城居士頌於石菴書屋之

澄庵閣



江覺卿傳

覺卿新安人江姓名應曉字覺卿覺卿性至孝
侍父疾衣帶不解者兩月母黃蚤逝事繼母
如其母也撫仲弟遺孤若季弟如其子也其內
行醇備如此少穎敏過人日誦千百言塾師為
遜席屢矣稍長屬時義輒傾其曹而秋比數不
售乃慨然嘆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柰何裹足
里門以自拘拘為於是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
為虎林高文端公亟賞識覺卿而嶺南李海雲
傳

公日與討先聖之秘覺卿負異才而勃罕理窟
以故發為詞章又一出而詡其曹是時覺卿名
大噪京輦間矣而不售如鄉郡時雖不售而其
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則覺卿之材足稱也覺卿
歸而卜築駐蹕之麓蓋其山為

高皇帝嘗所臨幸云覺卿日嘯咏其中盡出篋中書
讀之自九流七略以及稗官小說逸史斷戟摩
削亡昏旦所錯綜上下略見對問二編平生富
吟詠於遊覽吊古中抒寫襟抱物情時趣有味

其言之也山居二十年有終焉志會有客說曰
元亮非不高猶借彭澤爲三徑資君縱不爾獨
不爲濟物地耶始謁選得涪州判官廼曰吾游
靈丘勝壑屢齒幾遍東南矣茲行有巫雲峽水
峨眉白帝供我揆藻耳及抵涪涪人聞覺卿博
雅就以質疑問字者屢滿戶外靡不人人意得
去涪有李渡江流湍急舟師利力省而楫厚往
往以重載溺覺卿嚴爲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
勝美攝棠城以清白聞秋毫不以自緇一時名

傳

流如張太保曹選部咸折節禮之觀察李公文
軒海雲公子也與覺卿遊即昆弟歡不啻矣一
日過棠城報恩寺恍若舊遊然扣其開山師名
與覺卿同生年又同因詩以紀之覺卿篇咏雖
饒曹事不廢然忌者不謂善也坐是投檄歸昔
知古識韓琬于題壁載言賞宣明之詠松以古
準今抑何遠而覺卿抗直少委蛇里人多目攝
之乃性無城府重然諾嚴取予每輕貲以起人
急故賢豪樂與之游即目攝者久亦與之親有

以也夫覺卿有子名秉謙登庚戌進士筮仕爲
鄧令夫覺卿仕不達而能昌於言身不逢而能
必於子士有自信者遇不遇勿論也往聞覺卿
歸自涪惟修祖塋令其高敞蓋覺卿之意遠矣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直
起居注纂脩

國史

東宮日講官瑯琊焦竑撰

傳

三



對問編卷一目錄

列宿次第

列宿亦觀所主

占象法有難易

分野之說難通

天變有以日辰辨

熒惑

東井

彗

對問編

卷一目錄

南斗北斗

虛危

中台

冰

雨

漏刻

五更

忌月

卯酉

陰陽互藏

斗牛

亭

玉曆通政

陰陽對待

對問編

卷一目錄

二

對問編卷一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列宿次第

二十八宿有始角者氣起東也有始虛者支起子也有始牛者冬至起牛一度牛斗爲星紀也顧談天者因氣以求象宜景純以角爲列宿長也但角亢而往甘石以來未有釋其義而次之者予偶次之角二星對抵蒼龍角也百物之生惟角莫抑故角主發生天

對問編

卷一

道好生特先焉物既生矣無禮以制之則瀆且爭亢爲疏廟禮之原也故受之以亢按亢人頸當喉處也有出納之義朝廟禮法所自出是亢爲疏廟也禮始於閨門氏爲后妃府前嫡後妾一定不亂故受之以氏按氏邸也人所托宿處是氏爲王者後宮也后妃嫡妾必有止所房爲天子後寢鍵閉附之謹內也日附之制陰也故受之以房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唐志曰心爲乾精天之心人之王也故受之以心王者御妾有序則子孫多尾主進御亦

爲九尾星象則蒼龍之有尾也義則鳥獸之羣尾也神宮附之解衣室也魚附之生類蕃也故受之以尾婦女執箕帚象若播揚然黹附之杵附之備婦事也故受之以箕去讒遠色然後俊又在官斗主進賢象爲量祿器祿所以養賢也故受之以斗養賢所以恤民民藉於耕耕藉於牛牽牛迫羅偃而天田附之九坎附之疏溝洫也故受之以牛有農必有桑須女乃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扶筐附之備蠶具也故受之以女按須女與織女有貴賤之別須乃婦妾卑

對問編

卷一

二

賤之稱織女乃天女孫也在天市牽牛之間張子建得石處織女主瓜菓今人乞巧陳瓜果蓋本諸此須女之旁有匏瓜敗瓜二星亦主瓜果但穿針結綢則不取是女寵恣則國空虛虛宿主死喪哭附之泣附之載哭載泣女爲之也司非司危附之招非致危女爲之也司命司祿附之隕命終祿女爲之也敗曰離瑜附之曰本女子器瑜本女子飾敗而離此何等時事耶自古亡國喪家未有不自女寵始故受之以虛虛則必耗危爲玄枵耗神也虛梁附之墳墓附之耗

而不已去宮室離丘壠矣故受之以危天運虧而復盈耗而復實室之爲言實也人物實其中也離宮燒營室環列宇也土公吏附之供版築也故受之以室室謹蓋藏圖書是急東壁爲圖書之府文章集焉故受之以壁按壁垣也勤垣墉者藏重器文章天下之重器也是壁主文章也有文事必有武備奎爲天武庫軍南門附之營壘也王良附之策附之車騎也故受之以奎夫奎主戎兵舊矣援神策曰主文章豈宋均所謂奎星屈曲似文章之畫歟按說文奎兩髀之

對開編

卷一

三

間人蘇骨也天文取象於此此釋奎字義耳所主尚未詳也意者大主爲奎王者輯瑞以綏諸侯揆文教奮武衛用焉是奎主戎兵主文章也武備莫大於牧養婁主犧牲左更右更附之牧官也天倉天庾附之牧地也故受之以婁按婁歛也物降落而收歛生養所需也是婁主犧牲也牧養本之五穀人之胃府也故胃爲五穀府天廩附之蓄黍稷也天圉附之給御糧也天船附之供運載也積水附之穀非水不生積尸附之人非穀不生也故受之以胃羣食而無

紀則訟訟則獄生焉昂主獄事卷舌附之獄有詞也礪石附之獄有殺也故受之以昂按昂之爲義繫留也獄所以繫罪人是昂主獄也獄聚而不解則鬪鬪則兵興焉畢爲邊兵五車附之車戰也九斿附之旗也諸王附之方伯連帥也九州味附之間諜重譯也故受之以畢按畢田罔之有柄者執以掩物戈獵具也蒐苗獮狩兵制寓焉故畢主兵曰邊兵者昂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兵之興也堅爾營壁儲爾輜重臂爲行軍藏府座旌附之壁有櫛也故受之以臂按

對開編

卷一

四

臂鳴鳶頭上臂也有奮擊而食之義是爲軍藏也守定而後陳列國富而後兵強參主殺伐中三星橫斜三大將也二肩星左右將也二足星前後將也中二小星曰伐天都尉也軍井附之屏附之布營寨也故受之以參按參有白獸體獸多殺物是主殺伐也且參之爲義叢立貌師旅之興何叢立然禁暴誅亂斯建國封侯井象井取其辨也主辨州域四瀆附之遍九州也五諸侯附之畫五服也南河杜河附之中天下也故受之以井國營城列斯郊社禘嘗鬼主祠祀

天社附之重社稷也外厨附之供祭品也故受之以鬼神歆鬼亨斯飲福受釐柳主飲食燕享獨一酒旗附之書曰祀茲酒肇我民爲元祀也故受之以柳按柳卯木也卯本古文酉字酉酒形聲皆同是柳主燕樂也柳亦釋味郭景純以爲朱鳥口也故主飲食有食不容以無衣星爲陽之榮衣裳文繡何榮如之故星宿主焉軒轅附之天相附之冠裳玉佩首君相也故受之以星有衣不容以無器張之爲義開也設也珍寶祭器不能不開而設也故張主焉天廟附之大

對開編

卷一

五

尊附之脩祖廟者陳宗器也故受之以張厚生利用則制禮作樂及蠻貊矣翼主禮樂亦主四夷來賓焉翼舒則遠且文遠人來格禮樂文明之化彬彬也故受之以翼禮備樂和則車轍馬跡徧天下矣軫主車騎軫本車橫木也軍門附之轅門也左轄右轄附之兩輪也土司空附之輪人與人各官屬也故受之以軫夫軫之用轍環不滯者也天之道循環不窮者也循環不窮是以生物不息故受之以軫而復受之以角始焉

列宿亦觀所主

列宿雖占分野亦觀所主何如如心屬宋豫三國時魏分也宜占不在蜀魏黃初之四年蜀之章武三年也月犯心先主殂蓋心者心也天之心天王之象也先主本帝室之冑故蜀當之尾箕雖分幽冀然尾主進御箕主后妃尾受之箕帚示婦道也其占每在後宮符堅時彗起箕尾緣堅滅燕後娣弟雙飛垂妻同輦已而冲逼長安堅之亡以色荒也玄宗時五星聚箕尾未幾羯鼓漁陽乘輿播遷實金錢錦綵招之惜

對開編

卷一

六

當時太史令無以若語悟二主者予因以五星所聚考之房何與周箕何與齊也顧房主天子後官商以妲己亡周以文母邑姜興故聚房箕主播揚齊桓首霸而皇王事業悉舉而掃除之非復唐虞成周宇宙矣故聚箕漢宋混一井奎軫何分也顧井主水衡物之平者莫若水營國制城畫野分州取象焉高祖平海內而守令郡縣較若畫一故聚井奎主武庫亦主文章五星聚焉偃武脩文太平象也故宋乾德見之列宿始于角終于軫蒙古華而宇宙內事爲之一

終故宋淳熙間日月五星聚焉洪武間聚奎占若乾德矣嘉靖間聚營室已而九廟一新緣室為大廟也又按占書言五星之聚是謂改易有德受慶無德受殃則知聚宿未必皆福也觀天人相與何如耳

占象法有難易

占象法一統之世易見分統之世難知如心為天王位也其占在君于漢于唐不俟悉矣試以三國兩晉驗之魏明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此其徵也及魏明景

對問編

卷一

七

初之世頻年月犯心遂崩若是則魏統正矣然齊王芳正始間見之三國皆無恙將何占耶魏之黃初四年蜀之章武三年也三月月犯心蜀先主以四月殂於永安宮先主當天王位審矣安樂既封曆數在晉姑以熒惑守心言之見于太康而武帝殂見於光熙而惠帝殂見于永嘉而懷帝殂天位不爽矣張泉言於姚興曰熒惑入東井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已而興死晉室無災永和之世月犯心穆帝無恙而符洪殺豈姚符二羯當天王耶此分統之難知者

分野之說難通

陸子淵嘗言分野之說難通天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不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難通一也若以為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况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餘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難通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通謂之楊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牛斗又地廣而天狹矣難通三也予每述之為星家道

對問編

卷一

八

天變有以日辰辨

分統之世天變有以日辰辨者晉武時正月己丑朔白氣貫日占者曰君道失明丑為牛斗主吳越分時孫皓暴虐四月降晉北魏時熒惑一夕忽亡眾求所詣崔浩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是熒惑之亡日庚與午主秦辛為西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已而熒惑果出東井明年興死秦滅此以日辰占也梁武時熒惑入南斗武帝披髮跣足下殿禳之未幾止魏孝靜當其變豈入斗之夕亦日辰涉魏

歟梁室太史未有以是占者非天之示人爽也宋嘉定間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明年金主卒此豈西方金歟抑亦日辰歟

熒惑

天官占言熒惑之精爲風伯惑童兒歌謠北魏太史奏熒惑失所在法當入危亡國先爲童兒訛言然後行禍罰尚未誌爲人也晉五行志吳孫休時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旣而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已化爲匹練去則人矣國史纂異李淳風奏

對問編

卷一

九

北斗七星化爲人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飲至二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淳風小兒說我也忽不見又不特熒惑然矣酉陽雜俎有繫獄人求救於一行一行曰當有赦乃授其徒以七囊戒至某處遇七豕携之歸已而太史奏七斗忽不見玄宗問于一行曰惟施惠以應之遂大赦七斗始如故此又斗化爲豕也徐元玉穰斗獄中驚見七豕 永陵嘗繪斗母賜近臣形亦似豕

東井

東井秦分也熒惑見東井姚興敗符洪孫生立太白犯東井已而符堅殺生堅時彗星起尾箕掃東井竟爲燕滅緣姚苻偏霸故占在分野也抑尤有說堅以弟融爲冀州牧母苟氏愛之甚比發至霸上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太史奏后妃星失明開寺忽不見何興生與堅占在列宿后妃開寺乃占在紫薇垣耶

彗

瑞星有似彗而非者援神契曰含譽似彗其國喜慶或朝貢咸射之古未之見惟 本朝宣德間見

對問編

卷一

十

於九旂鄭端簡志天文五年冬異星見或曰含譽或之云疑辭也唐咸通中宋天聖中彗見司天譔以含譽奏二代徒貽話柄耳運斗樞曰彗出東方名天棓出西方名天譏明二星卽彗也晉志妖星十有二曰天譏曰天棓曰天鋒曰昭明曰蚩尤旗皆似彗而非者則分而爲六矣許洞虎鈴經蚩尤旗類彗而尾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此班志語也一見于魏正元而平蜀再見于晉咸寧而平吳審爾則不當以妖目之宋理宗景定五年忽必烈之至元元年也彗長十丈

楊棟指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蓋附班志以媚時耳夫蚩尤爲星明矣當正元之見也白氣出南斗廣長丈竟天王肅指爲蚩尤旗唐景龍中赤氣亘天紅光燭地占曰蚩尤旗也又以雲氣言何哉按晉志或曰赤氣獨見或曰黃上白下或曰如旗長二丈無星乃知亦有以雲氣言者玉曆通政亦兼星與氣言之且曰色赤者熒惑之精也色白者太白之精也酈道元引皇覽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常十月祀之赤氣如絳民呼爲蚩尤旗此常見者又未可以天象論

對問編

卷一

十一

南斗北斗

南斗星六卽斗牛之斗主賢才爵祿亦爲壽期又有斗星五在宮南專主平量與南斗異老人星一一曰南極見則治平亦主壽與入地三十六度之南極異爾雅以角亢爲壽星謂其數起于角也與南極壽星異北斗在紫薇垣位稍北星七曰天樞曰璇曰璣曰權四星爲魁象斗曰玉衡曰開陽曰搖三星爲杓斗之柄也平聲爲杓詩韻入蕭入聲爲杓詩韻入藥杯牽也與斗杓之杓音義俱異北斗卽天綱以斗柄運

建也有析之者楊用脩笑曰此文選有班孟堅無班固也北斗與北辰異北辰星五卽出地三十六度者

虛危

客爲予言夢天降女子如賤妾狀縞衣緋裳腐其鼻自言曰我耗神也過隣人甲家門趙起不入直桓乙家留焉囑予識之居無何乙家以後妻故頓乏二十餘年今子孫稍稍復舊業甲家無恙如昨乃知星家以虛危卽耗神須女次之以虛危也客不誣矣

中台

對問編

卷一

十二

中台折而茂先慘後世遂指中台爲宰相之驗詎知中台主宗室張平子言之唐人撰晉志因之茂先父子不識天文如斗牛劍氣得之雷煥是已晉室中衰倫侖倡禍骨肉戕而牛兒冒宗室中台之應明矣震澤長語謂本朝中台長折一以上下不交一以不立宰相故殆未考平子書致惑于華子建語也本朝漢煦而後寧濠以前其于憲其正典者無論已卽今天潢十萬噉嗷待哺司國計者不能支致勞當寧慮抑尤甚者神苗聖裔豈無朱虛河間乎豈無更

生汝愚乎悉以祿因而不獲一舒其猷謀則今日中
台可識矣占書又言彗炎入三台三公災乃知三台
屬三公非獨中台也又曰三台爲天階中台二星卽
中階上爲諸侯三公下爲卿大夫又知中台不偏屬
宰相也唐昭宣二年彗出三台朱全忠盡殺朝士夷
唐宗社此可爲宗室公卿通驗

水

伍餘福辛野幕聞正德己巳吳中寒甚湖海水山之
狀無論已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水也此爲

對問編

卷一

十三

木介按介甲也永徽二年陰霧凝凍封樹劉向以爲
木少陽也人有害則陰氣脅亦云樹介漢儒謂之木
介乃甲兵之象伍蓋得之漢人者洪範五行傳謂之
木斤亦斧斤之義明年寅鑑逆瑾同謀不軌又明年
北畿趙燧反倭奴寇浙東元史至正間汴渠水裂數
十里花草如繪時以爲瑞殆未考景福中滄州城塹
水紋如樹華葉敷榮識者知其地有兵已而紅巾徧
天下馬氏通考曰木水乃寒協于木而成水妖不在
水也水花乃水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丹鉛錄正

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寒遂凍爲水柱高廣
五尺不數日流賊過縣中此水介水花之外又有水
柱也

雨

雨非其雨惟隋文之世特甚開皇六年雨毛七年雨
石仁壽四年雨金銀花末年不雲而雨虎鈴經曰不
雲而雨天泣也天泣國覆兆隋之亡屢矣史氏不悟
以誅漢王諒當之何耶嘗考晉惠公雨金梁惠成王
雨骨漢惠時雨血漢武時雨白鰲漢成時雨魚晉愍

對問編

卷一

十四

時雨肉梁武時雨灰雨寶珠宋仁宗時雨赤雪以至
雨驚雨蟲雨草木雨水銀雨粟絮雨穀麥豆悉爲咎
徵然間見耳獨于隋世數數何哉隋文驅羣胡一海
內蓋英主也楊廣以子弑父宇宙大變故災異特甚
云又按玉曆通政經雨金雨花乃驕淫兆今古帝王
惟廣爲驕淫最其雨宜然或曰禹時雨金三日者何
予曰此淮南子之言而外紀因之未敢信也

漏刻

長極于六十短極于四十古今漏刻皆然惟元授時

曆長極六十二短極三十八緣以華天地反側晝夜晦冥時也非值燕地偏北之謂正統已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陰過于陽致有土木之變隋文平陳後晝日漸長謂百官曰晝日漸長天之佑也因之改元隋文何脩而有此哉五胡雲擾南北分朝垂二百年匹夫崛起而平一之且爲唐室開先陽長陰消之世也非京房太平上道之謂

五更

漢明養五更于辟雍取其象五星也又謂知五事然

對開編

卷一

十五

於更字何涉朱均謂知五行更代事或然不若蔡議郎以更爲叟字誤於三老尤明况列子以壩外田更爲野老則更亦訓老舊矣夜漏分五更漢魏以來名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後易以五更時刻變更之義也數必用五如正月建寅斗柄夕指寅曉指午推而夕指卯則曉指未皆歷五辰冬夏雖脩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顏之推釋之是矣郭子橫洞冥錄有鷄夜鳴一更爲一聲天寶遺事裴耀卿養一雀逐更而鳴

乃知夜漏五更亦氣機自然人不能違天也獨宋制禁中六更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緣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語宋祖命宮漏轉六更蓋恐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也顧宋亦五更但五鼓絕柳鼓遍作謂之蝦蟇更如今之發擗耳故汪水雲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不知希夷諱庚爲更宋祖以建隆庚申受禪至理宗景定歷五庚申又十七年而宋亡五更頭驗矣元順本宋少帝子也生於延祐庚申及北去南人呼爲庚申帝又合命轉六更之數開元遺事夜漏有

對開編

卷一

十六

六更君王得晏起蓋設言以譏玄宗耳非若宋室真有是制也又宋以譏忌宮掖及州邑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并去初更二點以配之今漏尚沿宋弊也觀李郢詩二十五更秋點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則唐制亦各五點

忌月

正五九不上任唐制謂之忌月然無釋者七脩稿紀其見南史而釋之曰三月之建乃寅午戌火也臣爲商商屬金恐爲火尅故忌之予觀房玄齡等損益隋

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此與金火之義何涉豈刑屬金亦恐火尅之歟益難通矣竊意正月陽之泰五月陽之正九月陽之極刑本陰屬故斷云近世棄市在冬至前是也因是而推陽爲君陰爲臣臣不可干君故上任避此陽月宋周公謹問衛道夫云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事必避之何居衛公聞之前輩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庶民不用今其圖載齊東野語中以周說証之則予臣不干君之說似亦匪鑿

對問編

卷一

十七

卯酉

天地雖以寅開物至卯而門方辟故驚蟄後始百草萌芽雖以戌閉物至酉而門先塞故立冬前已草木彫落開物每後時閉物則先時矣宜成事難而債事易歟宜休徵少而咎徵多歟宜君子寡而小人衆歟

陰陽互藏

冷犀二角最寒實產炎方諸國鴈門雲中六七月時有層氷積雪煖木生之亦力把力國在沙漠間氣候極寒乃有熱海周數百里陰陽互藏其宅也

斗牛

農丈人附斗分田制祿一道也織女附牛農事女紅一道也

亭

晉書志妖星彗爲最亭次之朱子綱目書彗十有七書亭五十有三則彗亭非一明矣齊景公憂彗晏子曰亭又將出杜預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董仲舒曰亭者惡氣所生言其亭亭有所妨蔽開亂不明之貌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亭胡明仲合而一之謂亭言

對問編

卷一

十八

其氣彗論其象氛侵亭亭如彗掃然豈知彗亭亦當有辨漢本紀註曰亭光短四出蓬蓬勃勃彗光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直指或竟天或三丈二丈亭彗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其說似明

王曆通政

王曆通政一書其圖象天變頗悉如月破爲三月中生齒及日月分爲二片以至二月重生三鈎月併見二鈎月在南斗中二線蛇貫日耳一白蛇貫日中四彗星相連五彗星入月三星生滿月中皆他書未

之載者世傳李淳風得之太原村舍中今觀之平平耳意後人託爲之

陰陽對待

古今論陰陽者咸以對待言惟草木子言世間特一陽氣之周流耳陽氣不及之處則爲陰此千古獨見也

對問編

卷一

十九

對問編卷二目錄

地天相去

崑崙出地上

四瀆

疆宇

都會

冀方

南交

箕山

對問編

卷二目錄

帝王起江左

江東分王

潮泉

火井

火山

冷熱泉

風穴

烏鼠同穴

壤地之偏

日本之始

五色山水

大小孤山

天妃宮

對問編

卷目錄

二

對問編卷二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地天相去

徐整三五歷紀地天相去九萬里渾天儀賦九萬八千里學林地輿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則地之去天僅萬五千里耳爾雅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八十一里地之里半之僧一行梁令瓚謂周天十六萬里地上下各八萬里東漢志天徑三十五萬六千

對問編

卷二

一

九百七十一里地中分之則上一十七萬八千餘里矣晉天文志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乃天徑之半而地之去天如之與一行令瓚相近漢書則倍於晉志矣及地里志乃言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十三里地去天半八極之數下如之又與天文志爽何哉大都測天者非誕也以天度度之耳但度度之法不一漢人以一度當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晉人以一度當一千四百六里唐人以一度當四百餘

里遐邇相遠俾談天者紛紛也矧尺度又脩短耶

崑崙出地上

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餘里崑崙出地上高一萬一千餘里當天地之中九分之一也豈數極於九與水經稱高萬一千里蓋據淮南子萬一千一百里十四步有奇之說耳郭景純謂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稱高萬仞恐非八仞之仞也昔人測之必自有說如嵩山少室高八百六十丈天目高一千八百丈羅浮高三千六百丈黃山高一千二百仞之類但未可向痴人

對問編

卷二

二十一

說耳

四瀆

瀆獨也江漢淮濟受水而不爲水所受徑自入海故名水惟河最大故不列之四瀆中此神禹立言意也漢魏而後言四瀆者去漢而進河蓋始於穆天子傳以漢合於江也竊意先王祭川先河後海海不得與河齊况江淮乎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也劉向謂其通百川於海也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釋獨此後世之曲說非神禹意也

疆宇

東距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番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北暨北平大寧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九百三十里此洪武間疆宇也世言過宋敵唐不追漢嘗考東之朝鮮漢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也西之赤斤蒙古漢酒泉燉煌二郡也南之占城漢象林郡安南則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也北之河套漢朔方郡也今皆視漢誠異矣然漢諸邊郡小

對問編

卷二

三

者不下千里大者不下數千里漢志則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六十八里視本朝無大異焉何哉唐志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是四距過於漢也梁公曰東距蒼海西隔流沙北橫汰漠南阻五嶺我國家兼盡之過於漢朝遠矣可爲明證史氏乃曰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何哉

都會

夏宅冀方唐虞故都也歷年四百矣殷邦五遷毫囂

相耿矣嘗據上游擇要害也視夏歷乃過半焉關中
古稱天府周秦王霸藉之然成王還鎬不二百年卽
有播遷之禍平王既東傳緒乃至四五百年雖云乾
綱紐絕彼膠丹已先慘矣秦人既併函嶠固在也一
夫作難七廟遽毀何哉關中雄視洛陽矣漢前後都
之卜吉均焉洛陽雄視臨安矣宋前後都之卜年均
焉同一建業也晉宋齊梁陳不孫吳若矣同一洛陽
也梁唐晉漢周不趙宋若矣晉西京何促於東京哉
今之京師勝國故畿甸也胡人運不百年而我國

對問編

卷二

四

家則超漢唐兼殷周矣昔人有言據形勢者擇三關
敷德化者服中土將安取衷哉今古定鼎關中無踰
唐室久長然羯一鼓西京隨沒賊巢奮臂再失長
安形勝安在哉營洛者曰有德易以興無德者不能
久其惡無德易以亡有德者之功利可以朝夕及天
下嗚呼武王周公其達論矣乎

冀方

堯舜禹都冀方今山西之平陽也以弼服考之四方
皆二千五百里北之要荒無論已今之鴈門偏頭非

侯服耶朔方武寧非綏服耶當時封土何氏賦役何
民戎穴何在夏何界與南之侯綏無論已大江之
東已要荒之外微矣會稽僻峙海嶠去大江千里禹
止而觀東后果何爲哉肅慎氏防風氏唐虞之侯邦
也肅慎乃今之女直在混同江左防風乃今之武康
古三吳不入職方地又弼服外五千里也何二氏裂
茲土與抑二氏本夷國因其來王而頒瑞與

南交

對問編

卷二

五

占城古越裳氏交趾古南交二國蓋接壤也越裳迷
歸周公錫以車由扶南林邑暮年始至其國當成周
時九夷八蠻通道矣尚道里艱關如此陶唐先成周
千年命義叔宅南交果取何道耶南交去冀都萬里
敬致以正仲夏必有敷奏復逆等事不特如越裳一
獻雉而已周且重譯陶唐又當何如耶侯詢之

箕山

武林有稽峯太平寰宇記許由隱此志返故名按史
記由冢在箕山千長猶及登之乃河南登封之嶠嶺
下卽洗耳故地也由本潁川陽城人老於斯葬於斯

何嘗一涉武林也楊子雲蘇子由博洽今古最尚謂人間無許由記寰宇者指而實之何耶水經注言道士入此志返因以稽留名山初未言許由也世傳昌化有箕山疑許由往來於斯審爾則益之避啓亦往來稽留耶益之避由之冢同一山也昌化何與沐水之左有箕山去潁川尚未千里也劉澄指爲許由隱迹鄴道元且非之武陵可知矣宋寶慶間京兆袁韶尹臨安建鄉賢祠於蘇堤首許由而贊之何好事者之過或曰晉許遠游者自餘杭入靈隱忘返或然

對問編

卷二

六

帝王起江左

宋主裕生丹徒之京口陳主霸先生吳興之長興吳大帝權會稽富春人父沒徙舒彼生時亦江左地

江東分王

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予考之景純之說亦未盡然周綱不振吳楚分王四百年而合於秦晉元南分中土歷宋齊梁陳二百七十年而合於隋五代時錢氏王臨安李氏王建業竟百年而合於宋宋人南渡亦未及二百年而合於元

潮泉

海潮應月類相從也張僧鑒潯陽記雞籠山澗中泉湧如潮期時刻不差朔望尤大號爲潮泉張廷言隨筆記婺州浦江有井水以晦日涸月生明漸瀉出望則滿亦潮泉類也嶺外錄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隨星長短不係月之盛衰水經注淇水逕枋城分爲二水其一下流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星斗亦陰類特隨應云故三五歷紀以星爲水之精也

對問編

卷二

七

火井

楊用脩見嘉定犍爲泉水皆油蕒之引爲燧因惜古人博物未及此予觀鄴道元所紀火井則異是至引博物志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如肉汁取著器中如凝膏燃之極明則與用脩合矣勿謂古人博物未及此也特未及蜀中耳

火山

水經注流沙之西有崦嵫山山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擊則水潤擊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

丈遲日不滅黑風自流沙奄之乃滅石如初此與十三卷榮臺異矣榮臺之山以火從地出故名楊用脩謂似火從地出則似火而非矣抑以似豕亥耶西域記屈茨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而已去龜茲國不遠事材廣記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深穴四季出火昇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如炭博物志臨印有大井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之至今不然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火從

對問編

卷二

八

地出二井皆海內壤也

冷熱泉

水經注代地有火井炎熱上升常如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烟騰火發去五六尺有湯井與火井同以草內之則不燃皆沾濡露結也夫同地同氣而燥濕異焉何哉小和川之東有溫泉可以熟米側有寒泉盛夏肅若水谷唐子西記惠州二泉相去步武東泉熱甚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始調適可浴尤二竅也至江乘有泉溫冷各半同一壑出地記句容有湖冷熱

各半同一區熱可淪雞皆有魚交入輒死出雜俎予浴黃山湯池中溫香甘潔去澗水不盈尺溫冷各絕澗盈則駕出池上上冷下溫旁一小穴溫減於池澗水少澗方辨之

風穴

水經注北屈縣風山有穴蕭瑟衝飄代郡有風穴肅肅襲襲蔡陽石門鐘乳穴有風入者火不能久是風以地生也釋家謂風輪持水輪水輪持大地是地依於風也道家謂罡風九轉則天且持於風矣

對問編

卷二

九

鳥鼠同穴

鳥鼠同穴一山也經文兩言至於鳥鼠省文耳又曰自鳥鼠同穴窮原責詳也仲默引地志以同穴爲鳥鼠之枝山誤仲默者地志誤地志者鄭玄析之王肅附之也水經注爾雅翼言鳥名餘鼠名鼯穿地共處而鼠內鳥外孔安國曰共爲雌雄張晏曰不相牝牡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哺夫孳尾與否不暇究然羽毛同穴無疑矣昔崔佑甫時軍中貓鼠相哺矧鳥鼠不可同耶羅鄂州引沙州記寒嶺有雀鼠同穴

宋姚寬西溪叢語鼠與鳥爲雌雄似鼠而尾短鼠在內鳥在外菽園雜記陝西莊浪山中鳥鼠同穴爲雌雄人多見之墨談引甘肅志涼州有鼠名兀兒鳥名本周兒同穴而處涼州屬唐隴右道卽水經隴西是也又按水經首言渭水出鳥鼠山簡如夏書不及同穴也未言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鳥鼠下無山字其爲一山可知蓋水經踵禹貢之文而道元失桑欽之意矣仲默乃據道元以信何哉

壤地之偏

對問編

卷二

十一

安南本漢九真交趾日南三郡杜佑通典地在日之南開北戶以向日則日南尤交州之南王莽時黃支國獻犀牛又日南之南也永樂間我師北伐過長白山至長清塞南望北斗交州哉生明之夕月在天中骨利幹國日沒煮羊脾熟日復東生皆壤地之偏故也天原發微北極出地本高三十六度自林邑國望之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望之高二十一度餘州不同尤爲驗証枝山前聞下洋兵鄧老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悉與中國

合此豈近中土耶

日本之始

客問日本祖徐福矣通鑑前編吳亡子孫支庶入海爲倭豈始於秦耶晉書東夷傳倭人自稱太伯後又豈始於夫差耶予曰太伯有吳至夫差傳國二十五世歷王季至元王垂七百餘年中土去日本七晝夜可達華夷航海豈得七百年之久始通耶意大伯城吳不數世卽有入海者不自吳亡始第吳亡亡命者衆耳故後太伯不後夫差也當夫差時人文日著卽

對問編

卷二

十一

吳亡有之則衣冠禮樂必有媲美朝鮮者當不若是爾也不然夷情猾詐援帝王苗裔以欺我華人與墨談以福爲再基祖良然當福浮海時去夫差又二百年豈無開先者豈無爲之鄉道者齊威王燕昭王時方士請求不死藥於東海其覬覦日本未必不福若也嘗考日本通中土西漢時已三十餘國及曹魏時已七萬戶豈盡福後耶傳又言夏少康封子於會稽文身以避水害今倭俗取魚猶然如傳言日本且越後也越之立國先吳八百年八百年間越人已島

矣豈待太伯之荆蠻吳人始入海爲倭耶審爾日本祖少康祖無餘可也奚俟太伯卽太伯已無論矧夫差矧徐福耶大都倭種甚繁徐特族之一耳

五色山水

西方有長白山山水草木禽獸人民皆白嘉峪關外有黑婁國山水草木禽獸人民皆黑討來斯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車師山色如火林邑岩皆赤柳陳有火焰山禽鼠赤色意者九州內外五色山水咸有之自憐耳目隘耳寰宇記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聳峙則水可類推豈特東海黑水洋黃山湯池會變爲硃砂汁耶又豈特楊子雲王逸少墨池耶

大小孤山

宋景明春明退朝錄大小孤山獨字也廟祀婦人蓋誤以孤爲姑龍圖陳簡夫詩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但乞靈可以解俗惑矣勾吳有黃姑廟蓋河鼓乃牽牛之別名黃姑乃河鼓之訛聲也父老言其精降斯土祀之土人傳久而訛竟以女子像也予留口號牛郎一夕下勾吳千載吳兒拜聖

對問編

卷二

十三

姑祇是人間皆婦女故教男子落髮鬚無惑乎大小孤祀女郎也豈特觀音大士爲妙莊王季女哉西湖孤山亦獨字曩時貴樹臺榭客諛爲公孤山已而宅廢予再過之廊廡塗泥且值一女道士來其中予笑曰可更題爲泥姑山矣同遊絕倒

天妃宮

天妃宮江淮河海之濱在在有之功德尤著海上蓋海神也世傳神爲三女生五代間以林靈素女實之考靈素神其術於宋宣和中去五代近二百年說何訛甚也緣宣和中遣使高麗中流颶作賴神以免使臣路允迪上其事始祀之俗以事始靈素時遂附會林姓也或曰林氏乃靈示之訛以神靈照示海上也謂生五代者宣和以前不見祀典駕言五代以去宣和不大遠也審爾則有其神無其人與丘學士仲深碑記天爲大地次之製字者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宜稱妃數從三亦一大二小之義茲一說也嘉靖初高行澄使琉球賴天妃以不死者再四歸記天妃顯具且曰妃者配也神運

對問編

卷二

十三

往來商販出沒特爲扶持功德配天故曰天妃猶言
 天能生人神能救人也又一說也司馬君實嘗言水
 陰類神當爲女子尤爲天妃印証然則梟磯之夫人
 大小孤山之二姑殆類是與彼岱宗之玉女南嶽之
 夫人抑又何哉或曰天陽父也日月星辰爲少陽地
 陰母也山嶽海濱爲少陰審爾則玉女夫人亦有自
 與彼以女子肖觀音者殆亦有說觀音南海神也

對問編

卷二

十四

對問編卷三目錄

典籍三易

筆墨

龍生九子

茶原

蒲萄酒

西瓜

契刀

千金

對問編

卷三目錄

一

黃金盈縮

聚寶盆

黃白家

肺虫

鹽

錢譜

對問編卷三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典籍三易

古今典籍凡三易周秦而上竹簡漢唐紙錄五代而後板摹矣亦有未盡了者伏生口授尚書書之竹簡矣王褒書削代牘追漢宣時猶然楊子雲仕成哀間去宣帝纔間世耳劉歆見太玄曰恐後人覆瓿有紙矣據東漢書蔡倫爲和帝宦官始以樹膚麻頭之屬

對問編

卷三

作紙則紙非成哀時有也詭果何覆耶王仲任後子雲百年生與倫同時比著論衡曰尚戶牖間置刀筆豈倫制未廣耶或謂倫前以縑爲紙然縑貴重貧士不多得子雲所書劉歆所覆果是物耶或者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蒲可覆詭乎馮道雕印九經母昭裔版鏤文選世謂摹板自五代始然柳玘唐昭宗時人自云閱蜀四書率雕印則不始於五代也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又不始於唐也審爾蘇了瞻去隋五百年矣仍見先輩手抄史記漢書豈

雕撰未廣耶大都愈便愈煩愈煩愈敝如尚書古文得之壁中向非竹策不與坑灰同冷乎唐人歟於手錄以故誦讀既精校勘亦審宋世摹板大行而學究束書高閣雕撰日舛矣簡便之敝若此

筆墨

或謂秦前有筆否予曰水經注孔子廟前有硯一枚云平時物也硯何爲哉乃知筆之來舊矣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拂秦謂之筆如許氏言筆始名於秦也予觀曲禮史載筆士載言則先秦已

對問編

卷三

二

有之崔豹古今注書契以來應有筆自恬始作秦筆耳斯言良信今恬之前雖不可考然觀戰國秦儀以折竹寫書則古製可推墨法神於易水李超而松烟桐煤莫究其始常續書訣墨藪載逸少紙取京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今世惟知易水莫知廬阜矣晉子建樂府墨出青松煙則晉魏時已有松煙不特李超時也後漢李尤墨研銘有烟石附筆句又豈特晉魏時耶楊用脩引大戴禮古用石墨今所產非一處又引陸士龍與兄書有石墨此又烟檮之前

龍生九子

甚矣多識之難也李學士東陽號稱博雅而泰陵遣
官問龍生九子名東陽不能悉詢之羅編脩玘玘僅
疏其五六且云得於其師者止此詢之羅員外績績
出故冊備錄其說亦不知所自今述李所記一曰囚
牛性好音今胡琴頭上刻獸是也二曰睚眦性好殺
今刀吞口是也三曰嘲風性好險今殿角走獸是也
四曰蒲牢性好鳴今鐘上獸鈕是也五曰狻猊性好
坐今佛座獅子是也六曰霸下性好負重今碑座獸
是也七曰狴犴性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也八曰
負羣性好文今碑兩旁龍是也九曰蚩吻性好吞今
殿脊獸是也陸參政容見倪村民家雜錄中曰負羣
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曰蚩吻似獸好望故立屋
角曰狴犴似龍而小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曰憲
章似獸有威好囚故立獄門曰饕餮似彫首好水故
立橋所曰螭蜴似獸鬼頭好程故用刀柄上曰螭螭
似龍好風雨故用殿脊上曰螭虎似龍好文彩故立
碑上曰金猊似獅好火煙故立香爐蓋上曰椒圖似

對開編

卷三

三

螺螄好閉口故立門上如詞曲有戶列八椒圖之句
今呼鼓丁非也曰蚺蜥似龍而小好立險故立護朽
上曰鰐魚似龍好吞大故立屋脊上曰獸吻似獅子
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曰金吾似美人首魚尾有兩
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今載
菽園雜記中則種有十四不止九子也陸祭酒深金
臺紀聞鵠氏生二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飭鐘今鐘
紐是也次曰鵠吻好望以飾屋今吻頭是也次曰蚺
螄好飲今甌口上石獸是也三說備錄之今人製酒
書之以見多識之難

對開編

卷三

四

茶原

草木子茶之用始於唐蓋據陸羽經耳晉史劉琨求
真茶於弟北魏呼茗爲酪奴則先唐人用之三國韋
曜傳孫皓賜茶茗以當酒又先晉魏用之續停驂錄
茶之名見於王褒僊約褒西漢人又先三國用之爾

雅釋木槩苦茶景純注早茶晚茗爾雅創自周公即郭注不誣則成周時已用之豈俟西漢耶抑予尤不能了僅約烹茶買茶文苑注茶苦菜茶茗也二物明矣楊用脩謂茶卽古茶字周詩茶苦春秋齊君茶漢地理志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轉入茶音未易字文陸羽輩方易之其說始之羅鄂州二家則指爲一物也及用脩辨苦菜乃引周詩及本草爾雅顏氏家訓諸書以茶當之卽游冬花則茶茶非一明甚不識用脩何先後岐也洪武正韻合茶茶爲一音豈考之顏

對問編

卷三

五

陸與及以茗釋茶以苦菜釋茶析而爲二又一文苑註矣商書夏王荼毒燕傳以荼苦釋之此苦菜耶抑苦茶耶如苦茶也夏商之世已用之矣嘗笑民生切用稼穡而外無如茶一茶尚莫究所始矧六合之遯庶彙之衆耶

葡萄酒

嘗觀魏文詔羣臣葡萄酒中國珍果釀以爲酒甘於麴藥則種雖得之漢武釀法實自魏文始唐史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之苑中并得其法損益成酒京

師始識其味據史氏乃言唐初得之何耶傳至中葉劉禹錫歌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此法歷唐不衰矣草木子記葡萄酒始於元乃荅刺古爲之又何耶何子元引張華博物志云西域有之至魏時中國尚未有也又引金人元好問載劉光甫言安邑多葡萄人不知其釀法豈其法良且艱肇造於魏而六朝失之中興於唐而五季失之至元荅刺古復作與因考異域釀法高麗以稬火玩球則婦人嚼米爲之猶然粒食也若蘇祿以蔗彭亨占城瓜哇以撈淳泥亦用

對問編

卷三

六

之間有秫耳去葡萄酒不遠何子元謂梨橘皆可釀信有之

西瓜

葉世傑謂西瓜乃元世祖征西域携其種至中國王元美引松漠記聞洪忠宣在陰山得食稱創見則靖康前未有也予觀陸子淵引五代史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得西瓜則五代時入中國楊用脩乃引南史任昉卒梁武方食陸沉瓜投之於盤綠沉瓜卽西瓜也六朝時有之矣

契刀

楊用脩自言在都下得九府圖錢予已疑之又言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惑滋甚及予遊吳下有以新莽寶貨來餽者自言得之古冢中且誦張子平詩美人贈我金錯刀是也予以漢史証之蓋契刀非錯也錯訓塗黃金塗其文故云錯予所得者身形如刀足環如大錢徑寸二分與史合二字若龜文未辨或曰五戶也豈莽倣古龜貝爲之與大都莽倣古制更五銖爲刀者食貨志謂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謂名錢爲刀

對問編

卷三

七

千金

顏師古曰諸言賜黃金者實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

爲萬錢也予嘗以顏說質之遷史漢高賜田肯漢武賜桑弘羊漢宣賜二疏賜黃霸皆曰黃金其爲金無疑矣若呂后賜張卿漢文賜周勃漢武賜平陽主梁王賜公孫詭言金不言黃或如師古所謂錢也抑有未了陳平傳高祖出黃金四萬斤灌嬰傳文帝賜黃金千斤無容喙矣再考高祖紀止云與平金文帝紀亦云賜灌嬰金初無黃字果錢耶抑金耶傳與紀異將安取更耶大都古人出之說言著之傳紀有不必泥者師古之說可盡然與予因是而考古千金之數

對問編

卷三

八

師古以一金爲萬錢今世萬錢值白金十兩則古之千金乃今之萬兩與此一說也食貨志漢復周舊以一斤爲一金又以黃金方寸爲一金則古之千金乃黃金千斤與又一說也今世一兩亦謂之一金范蠡有言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以千金對卿相則非今之千兩可知貨殖傳蠡之陶居積十九年三致千金以蠡之智陶之富十九年間豈三千兩耶越世家朱公以中子殺人故裝黃金千鎰至楚長男亦私齎數百金傳又言子孫脩業而息

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則范之千金不知其幾矣呂不韋傳家累千金已而以五百金與子楚結客以五百金買奇玩西遊復予守吏金六百斤脫子楚亡趙如秦則呂之千金不知其幾矣此又一說也意者千金無恒名無定數蓋千萬億之通稱耳

黃金盈縮

漢高遣陳平反間出黃金四萬斤善田肯言賜五百斤漢景賜灌嬰千斤漢擊胡得虜首萬九千級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

對問編

卷三

九

漢宣賜朱邑子黃金百斤尚以斤計也戰國更以鎰計矣趙孝成王見虞卿秦迎孟嘗君以百鎰齊遣淳于髡趙遣蘇秦以千鎰大國宜爾也若宋薛餽孟子一七十鎰一五十鎰波二國值今之一小縣耳顧能是耶迨女直圍汴汴都城也括金及優倡僅二十萬兩而竭豈五財盈縮視時爲豐約耶唐太宗問近世得金之難杜鎬對以西漢而上佛事未興故金多卽如鎬言永平以後金日漸乏宜也李白布衣耳遊維揚不踰年散去黃金三十萬何天子得之難而布衣

得之易耶昔王莽承漢富省中黃金僅六十萬斤董卓以黃金塞塢不過三萬斤然以兩計一九百六十一萬一四十八萬耳若以四兩爲斤莽止二百四十萬兩卓止一十二萬兩也我朝籍途瑾黃金一千二百餘萬兩又倍徙於莽卓也矧王振曹吉祥之籍也尤多一朱寧耳嘉靖間籍之得黃金十萬五千兩金首飾五百箱餘貴可知矣王文恪公謂民之膏血官之府庫盡歸於權貴家則金之盈縮可推宋有蘇師旦者平江書吏也本韓侂冑腹心籍其家得生金羅漢五百尊長二尺五寸他金稱是以一隅小吏尙爾矧全盛世之逾闕哉因談黃金盈縮偶及於珠魏侯之珠照至十二乘者十枚項羽以二斗遺張良孫權以一斛遺宗預石崇以三斛買梁氏女張方劫帝西遷輦至百餘斛郭況家懸四壁紫如星月何曩昔得之多也迨宋曆慶間宮嬪尚珠飾珠價爲之一湧頓與曩代異何哉本朝珠不多見惟籍朱寧家得珠二匱纓絡七箱恐內帑亦不踰是

聚寶盆

對問編

卷三

十

世傳沈萬三藏篋之物緣家有聚寶盆何子元泥其
說引吳淑秘閣閑談僧院青磁碗証之按楊循吉蘇
談元人陸道原以貲甲吳下一日召治財者二人一
沈萬三秀一葛姓名不傳以貲府付之曰悉與汝惜
爲汝禍耳遂爲黃冠去乃知沈藏蓋陸帑也駕言於
盆耳洪武間取入禁中試不驗彼僞可知後籍其家
復歸禁中俗傳留都築聚寶門寘盆其下乃成厝甚
矣安知吳淑所記非贗耶郎瑛七脩稿引皇甫錄近
峯聞畧謂沈得點化術審爾則托盆以掩其術也嘗

對問編

卷三

十二

歎道原超然脫屣其智可及也葛氏貲與沈埒而逃
名杜禍其愚可得而及諸循吉又言被沒者非周莊
之萬三乃黃墩之萬四侯甸西樵野記道原掘地得
黃白無筭贅沈氏生萬山沈遂富甲江南後沒於官
則三乃山也諸家皆吳人未知孰據

黃白家

黃白術不可言無顧有得其秘而迄無成功者如子
出舉火猫溺莫測去來是已豈天功未易以人力奪
耶西溪叢話言燒金乾永必有陰禍審爾則不特

約之得玉龍膏卽陳希亮之癰指是已無惑乎胡宿
之於病僧楊楷之於道士術之驗人之過竟却謝之
亦有德其人器其人而卒秘其方絕其請者則睢陽
書生之於張永德是已豈彼所謂慮損君福耶或言
沈氏秀工點化術致帑藏之盈埒王者則播籍之禍
宜也子瞻曾却開元僧曰雖得之將不能爲則猫溺
信矣予每述之爲黃白家道至灼艾集所採數條更
宜向貪癡謀謀

肺虫

對問編

卷三

十二

予觀顧元慶詹曝偶談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
上行唯肺虫下行最難治當用獾瓜爲末調藥於初
四初六治之此二日上行也曩不識何處得來後見
姚寬西溪叢語載之蓋得之姚者姚本宋剡川人字
令威嘉靖間錫山俞汝成得抄本刻之武昌敘畧曰
寬以瑣辭綴緝歷數百載尚表著之故君子進則功
烈自樹退與道德爲徒不得已沉寔述作不失爲一
家言要不至草壤同敝而已直以博聞多識許姚俞
亦好古士也

鹽

墨談鹽雖遍天下皆產卑濕之地獨太谷榆次產於高亢間予閱諸書煮海之外如鹽井鹽池鹽澤鹽石皆水煮成水經注天竺國石鹽白如水精大者破而用之禹都安邑縣有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土人引水灌畦水耗土自成鹽號曰鹽田巴川瞿巫灘有鹽出井中粒大者方寸中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乃知化工之妙亦有無俟人力者筆談解州鹽澤大瀉之水不得甘

對問編

卷三

十一

泉和之不成鹽唯巫咸水一入則鹽不復結亦異也

錢譜

說郭有錢譜一卷元陶九成緝其曰永樂通寶非我朝物也南唐張遇贖宋宣和方臘咸建元永樂今所載或二寇錢世多失考竟附會之曰前人先知曰後人補之誤矣不有寶_學何以辨乾德鏡耶

對問編卷四目錄

天心不欲一日無君

革除遺事

革除遺臣

文淵諸臣

論

于肅愍公

正統己巳之變

洪都之變

對問編

卷四

十一

國朝老成

王文成公廷對

南都振武兵變

許禮侍

科目三場均重

科舉法不可易

吏胥應試

唐宋設科

庶子爲生母考

對問編卷四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天心不欲一日無君

天心不欲一日而無君也夏商周往矣秦紹之漢唐
宋往矣元紹之秦之暴元之 非天意也非天意曷
爲乎易周而代宋也嗚呼秦不得紹周元不得紹宋
也秦人遷東周君於陽人聚歲之壬子也漢祖以甲
寅生一間歲耳比遷時仍食七邑則壬子以後周祀
對問編 卷四 一
尚未殄也矧龍交大澤之祥非歲之癸丑乎是知東
周君未薨而漢祖已肇生矣吾固謂天心不欲一日
無君也宋少帝生於壬申丙子北去戊子學佛法於
吐蕃辛酉生妥懽帖睦爾年五十也我 太祖以大
曆戊辰降靈於濠梁後元順之生七年耳六七年間
少帝年僅五十七尚無恙也其在漠北猶周之在陽
人聚也猶周之在癸丑甲寅歲也是知宋少帝未薨
而我 太祖已肇生矣吾又謂天心不欲一日無君
也嗚呼秦得紹周乎元得紹宋乎

革除遺事

諸書咸言 建文君之生也頂顙頗偏 高皇知其
不令終嘗匣髮緇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以故遂爲
僧去震澤紀聞 高皇謂劉基曰何以教朕嫡孫基
獻一小篋以鐵汁灌其鎖及靖難兵入 建文君開
視之曰基督教我矣遂以僧遁史乘考誤基卒於洪武
八年時 皇太子無恙 建文君僅歲耳何得豫爲
嫡孫計王元美得之矣吾學編金川破 建文君召
程濟問計濟言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對問編 卷四 二
爲 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如鄭端簡言則落髮乃
濟計非 高皇授也意者 建文君之歸自滇南也
吳元璋之矣無以解其不死故竟假 高皇遺命以
自貸耳元美又考之史雲南僧乃楊行祥釣州白里
人非楊應能也正統間鞠其非 建文君瘐死獄中
且曰 建文君出亡與否不可知但僧臘既深必不
肯出以就危地紛紛諸說爲一楊行祥誤耳元美博
洽士也審爾則 建文君歸否尚未知况敢訂其造
次時事耶又史乘考誤二條其一 文廟實錄乃三

楊手筆何爲有孝孺叩首乞哀之語其二 景泰帝聞鐘聲曰非于謙乎此徐元玉傾肅愍之言而蘇材小纂黨元王者爲之傳述耳茲皆史氏所當知

革除遺臣

河汾燕閒錄述平定州志石長史撰抗靖難師支解死今遜國臣記中無之予卿先正鄭叅政居貞以方黨死記有之且紀其送方正學詩然尚失其名桓失其長齡里人也程太史克勤志郡中文獻僅收之文苑中楊文懿公守陳續讀書集記不過多其文章家

對問編

卷四

三

學而已死事不與焉緣其時殃至赤族甚有瓜蔓抄者故宗戚多諱之俾程楊二家語焉不詳也世言建文遺臣亡死者無慮千人諸家搜採僅得百餘人若石若鄭非幸爾耶予遊括蒼山中憇治平寺觀轉藏高三丈老僧爲予言比童兒捨身入寺時每月下輒見藏旁絳衣多人連袂歎或陰雨作哭聲卽之忽不聞見有遊僧攀藏頂取敝經去始已予曰此遜國臣記中事也曩括人王姓者聞藏上嘆嘆聲異之登絕頂見一敝冊紙浥字斷不可讀讀之數日始識乃

載 建文亡臣二十人官爵氏里可辨者九人而已

嗚呼彼亡臣者全其身全其祀矣顧歎且泣何哉九人自矣十一人何汨汨也歟命旣革恥食周粟者首陽二子而已彼武庚反鄙之後商奄未滅之前東征之師屢出而殲且播者凡幾也心非叩馬之心死非首陽之死乎詩書所載無一人稱焉多士多方冒頑名而負貞恨於地下者種種矣齊二客尚失其名矧五百人哉好事者相與搜之楊文懿嘗輯 建文朝政及諸死亡臣以補史缺疏成未上而卒今續鄭記無一語及死事不識見輯中否予徵守陳公以抗靖難師死今在遜國臣記之顧百年無祀典正德末予先王父率鄉人置祠田祀之城隍廟左予時間與歲事云記中有黃希范卽陳也陳嘗釋戍歸貧依定遠知縣黃積良從其姓蓋范希文嘗從朱姓也 建文元年始疏復之不然金川失守時徽安有二守耶且鄉人道陳事嘖嘖卒無一語及黃者

文淵諸臣

本朝二百年間直文淵諸老歷四朝者楊文敏公榮

楊文貞公士奇在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時歷三朝者黃文簡公准在永樂洪熙宣德時楊文定公溥在洪熙宣德正統時商文毅公幹彭文憲公時在景泰天順成化時三入相者費文憲公宏張文忠公孚敬也以薦辟入者楊文貞公以乙科由縣令入者胡祭酒儼不由翰苑者薛文清公瑄以監察御史黃文簡公楊文襄公一清以中書舍人李文達公賢張文忠公席文襄公書方文襄公獻夫桂文襄公夢以主事金文靖公幼孜夏信州言以給事中餘未悉也廷試

對問編

卷四

五

第一人者胡文穆公廣陳少保循馬襄敏公愉曹文忠公雍商文毅公彭文憲謝文正公遷費文憲公宏及顧崑山李興化申長洲也諡文正者李長沙東陽謝餘姚遷也詔獄則解學士籍謫戍則岳文肅公正降外則許襄敏公彬徙邊則陳少保徐武功伯有貞死西市則王毅愍公文夏信州言也

諡

史遷諡法貞之例三曰清白守節曰大憲克成曰憂國忘死正之例一日內外賓服則正愈於貞矣陸子

淵以貞愈於正殊未然唐室諡文貞者魏徵宋璟楊綰庶幾焉蘇環有餘愧矣宋室諡文正者司馬光范仲淹庶幾焉王旦且有遺論矧夏竦平卒無文貞以避廟諱故也我朝文貞惟西楊一人文正則李茶陵謝餘姚也國制惟官翰苑始得文正考之殆未盡然王毅愍文陳莊靖文以名避是矣曾榮襄榮馬襄敏愉俱廷試第一人入內翰何以無文金文忠忠何不名避也魏文靖驥吳文恪訥葉文莊盛鄒文敏濟儲文懿邵文莊寶楊文恪廉姚文敏夔王文莊

對問編

卷四

六

鴻儒何文肅喬新皆非官翰苑者何以文也國初文臣無諡劉文成基宋文憲廉宋文恪訥朱文恪善咸請之康陵王忠文禕請之裕陵文節則建文時諡也長陵諡文臣自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始諡忠文者王公之後有李祭酒時勉內閣諡文忠者曹學士鼎楊少師廷和張少師孚敬二百年來未有諡忠獻正獻者

于肅愍公

于肅愍社稷臣也李主事夢陽曰東宮之易南宮之

鋼有能爲公恕否耶夫南宮之鋼肅愍何尤東宮之
易不能爲肅愍恕也王尚書直之難色李給事侃之
灑淚誰不知之林給事聰朱御史英之疏入肅愍宜
汗赤矣獻懷麓而章郎中綸鍾御史同受炮烙之慘
此何時何事耶楊進士集不疏朝廷而書肅愍已知
柄用有在矣乃復以集書示王毅愍文彼蓋意嚮肅
愍者抑何爲耶及景廟病亟復舊東宮之議大監興
安尚首言之毅愍不然肅愍何在耶迎立外藩之譖
有以來之矣予閱于民家乘與廷臣疏復舊東宮不

對閣編

卷四

七

正統己巳之變

正統己巳之變于時匡濟諸臣秉鈞決策如于肅愍
捍外衛內如郭忠武登奮勇力戰如楊武襄洪及石
氏一門啣命迎鑾如楊興濟善鑿河通漕如徐武功
有貞以至中官之贊若金英阻南遷阮安治張秋興
安協心內閣咸彬彬焉惜興濟武功同陷肅愍石氏

自作不赦之孽才難不其然乎興濟以生員起家同
時有俞侍郎綱者亦以生員薦入內翰典文淵事

洪都之變

洪都之變胡端敏遇其始王文成靖其終孫忠烈許
忠節死其事功名昭揭載旂常垂青汗矣顧端敏之
勛不在發濠奸戍瀋陽也疏請才望忠公撫臣假以
重權俾之統御將帥易置官吏皆得便宜以約束強
藩倘疏果行濠亦未易卒動朶頤六七年康陵賓天
而明聖鼎新神武不殺不軌之謀奪矣觀其語所親

對閣對

卷四

七

曰具廷舉不可令撫江西則敏端之請濠所忌也丙
子稱亂士實等曰勸濠襲南都南都失江左未可知
也文成樹疑兵用反間俾士實之謀不行南都之向
不果濠雖陷九江圍安慶特下策耳何能爲也勝算
在我豈在復南昌焚樵舍時耶忠烈忠節亦非徒死
天下事已耳徙兵器於外府走三賊於林墓濠膽落
矣先發後聞必自有說也二公不死事功豈在文成
後乎按濠逾起于李自然之相術成于劉養正之觀
星彼以天子物色濠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養正指帝

星見江漢分孰知真主潛興即乎業術不可不精也
予聞之方文成擒士實時目之曰公詎至是乎士實
抗言萬世下有公論在殆惑于莒滅鄆之一語蓋奸
人倡禍必設妖言以蠱人心俾興兵有名耳大都護
衛不再復則濠兗不遽肆當時中朝諸臣何默默爾
耶人亦有言淮南之謀不行汲黯之直不去信然哉

國初老臣

國初武臣遐算惟湯襄武一人徐中山五十有四李
沐常鄧咸未及五十文臣則蹇忠定義當裕陵卽位

對問編

卷四

人

後五日以少師卒郭忠襄資宣德三年太子太師掌
戶部數年卒黃文簡淮以內閣家居正統十四年卒
咸洪武間進士夏忠靖原吉以少師卒于宣德五年
黃忠宣福以南兵部卒于正統五年同起家洪武鄉

王文成公廷對

王文成公廷對時士論以鼎甲疑之已而二甲第七
人予聞之前輩云柄國者有卻於文成也先是朝堂
投無名詩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
湘江春浦碧子規啼罷鷓鴣啼蓋柄國日久士大夫

諷其不決去也適有忌文成者指無名詩乃文成爲
之柄國者抑焉京師愕然稱惜卽文成冠多士官翰
苑不過潤色王章裁成史館而已洪都之變誰與當
之偉績豐功分茅裂土抑忌文成者故假之與張東
海假髻篇槩傷時事耳或啗其刺已也出知南安邵
二泉詩有忌公人是愛公人之句吾黨遭讒蒙垢大
率類是

南都振武兵變

南都振武兵變事在嘉靖庚申春予時從事銀臺也

對問編

卷四

又小

武臣某子甲謀傾本兵陰使腹心旗校假散糧故扇
亂營間致黃戶侍逮辱某都督請旗牌於魏國率家
丁靖都城執市民安姓撓法者杖之市民曰殺可得
杖不可得遂斬之內橋衆始息言官疏之朝下部
司緝之夜擒首禍十三人笞之死餘置不問振武遂
罷各兵悉歸老營矣緣振武選各營之強壯者充之
如京師團練法及變起他營莫敢誰何向非家丁百
餘人聚不可散始知兵間不可無家將家丁也已而
張尙書視職某子甲以袁州憲言官竟畧之南都忿

時事解組去者惟馬司成一人而已先是市民安姓者人多痴呼之家於關雲長小祠左朔望禱人塞巷安痴曰土偶耳何神爲截神頭置之巷門衆驚奪不得迨懸痴首於市與昔置所不移尺寸云

許禮侍

許禮侍觀貴池人冠鄉會榜洪武辛未廷試第一復黃姓奉詔募勤王兵聞金川失守朝服拜哭投河中妻女以不辱死 文皇削其籍至今少傳今人惟識

本朝三元商文毅一人而已登科錄以韓克忠實

對問編

卷四

九

辛未誤甚韓乃丁丑六月朔殿試再賜及第以易陳郊者郊本三月第一黜落者有言至夏易之陸子淵漫抄辛未六月再取韓非也楊用修序 國朝科第名氏洪武辛未許觀丁丑陳郊後取韓克忠是矣又序洪武辛亥狀元吳伯宗明年壬子狀元宋善陸子淵駁之江西通志載善洪武初廷試第一初未指何科實錄載善以教授薦入翰林未詳廷試不識用修何考也且言是科會元陳忠嘗見錄本

科目三場均重

唐宋取士明經卽今之經義進士兼詩賦二科全行而進士得人爲盛明經雖近正而拙者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浮而高明向之然博觀泛取出入百家非詩賦之得人乃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安石黜詩賦崇經學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爾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亦自悔之矣此王文恪公論畧也文恪欲別立一科如制科式不拘已仕未仕兼通子史百家詞章

對問編

卷四

十

詩賦者試之以收非常之才予意 國家立法至精博矣顧近世主司重初場士子守經義半語不合一筆行勾卽歐蘇論表晁賈策畧何由自著果主司求異才於二三場間未必無若人何必別立條貫也邇者言官有兼採三場之議矣卒以卷繁日促罷然盛以官僚緩以時日不可乎識重亟反一大時務也

科舉法不可易

科舉之法不可易以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也世變日下趨如江河人情日僞詭若魍魎卽今日名楊行

舉之法行則上下相蒙公私相飾不以虛榜則以垢訐不以勢崇則以利賄學宮激而爲朋黨閭閻扇而爲聚訟非王政所願聞也卽以漢論孝廉設科始於漢其得人亦莫盛於漢父獨居濁如泥已致詣於當時矣矧叔世乎北齊有一士人居喪踰制足著聲矣仍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以表哭泣之過顏之推載之家訓不斥其名謂其爲選舉人也

吏胥應試

洪武四年詔吏胥不許應試尋許之會閱會試錄正

對問編

卷四

十一

統七年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刑部吏一百二十一名鄭溫松陵驛丞十三年辦事官舒廷謨中一百二十五名予以嘉靖戊午入北場尚有吏胥同號舍南都無之

唐宋設科

唐宋羅才多術黃巢屢舉不第起而爲亂張元吳昊亦場屋中人應試不錄竟去宋之遼予嘗思唐宋進士明經之外羅網別材亦多術不識何緣不錄此輩唐有才識兼茂科有軍謀越眾科有多才科有高才

未達沉迹下僚科宋有茂才科有沉淪科有洞識韜畧科有軍謀宏遠科使黃張由此而進亂世之奸非治世之能乎惜當時無以若語悟素國者今世取士似漢漢制舉士曰孝廉曰賢良方正曰博士弟子孝廉賢良舉以任用今之科目似之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今之歲貢似之科貢而外復有輪粟一途議者斥非古不思漢亦有之黃霸始以入財賞官復以入粟補馮翊卒今之輪粟似之矣漢世入仕之途大闢故得人之盛

對問編

卷四

十二

庶子爲生母考

予北學時有同儕羅者生母死嫡母尚在室學士大夫有爲厭於嫡母之說者羅留太學旬日予時爲西廂侍少司成錢塘高公謂予曰書生病坐不通今此之謂矣江生亦考時制予對曰曾見敖東谷有言古制母服不斬不三年天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衰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明

教天下之孝也公曰子尚未究從來也因作庶子為生母終喪考俾予喻之羅生始得奔喪云考曰按大明令云庶子為其母齊衰期年註曰謂嫡母在室孝慈錄云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大明律制服圖云庶母所生子斬衰三年並無嫡在降期之文於是士大夫多遵律而下吏細民或托於令人遂以為庶子嫡母在服所生母者或三年或不三年制無定也以予考之不然我朝定制甚著人顧不察耳按

大明會典云國初頒降大明令凡喪服等差因前代

對問編

卷四

十三

之舊後更定服制為孝慈錄復圖列於大明律茲非昭昭制乎曰國初頒降多因前代之舊者謂草創未定也日後更定者更其舊而定之也國初一切制度悉以更定為準故二百年來五服喪制未有不從律而從令者也姑舉一二証之令所開齊衰之服其條有十律乃悉舉而更定之子為母等七條進為斬衰三年母為長子等三條降為齊衰三年或由輕而重或由重而輕今皆從律不從令也又開父為嫡子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總麻三月律又舉而

更定之父為嫡子齊衰期年嫡子眾子為庶母亦齊衰期年或由重而輕或由輕而重今皆從律不從令也若律令互異者未有不準於律者何於生母之服獨舍律而從令與或以服制圖無註是不然律文嚴謹一字不可增減就如圖之別條當註即註不嫌詳復又何獨省於此既無明註孰敢增一字乎又按

孝慈錄乃洪武七年十一月所降也先是貴妃孫氏薨太祖命禮官定喪服之制尚書牛諒奏議不稱

旨乃勅學士宋濂等遍考諸書以聞太祖親為裁

對問編

卷四

十四

定以五服喪制併著書名曰孝慈錄頒行天下冠以御製序其畧曰禮樂制度出自天子今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遵守此尤為可據蓋我太祖嘗謂父母之恩本一而古來制服低昂太甚不近人情乃特著此錄更定服制即以其制圖於大明律以示不刊之典自是子為父母得以並服斬衰庶子為所生母得以終喪此實太祖獨超千古之見而為我朝創一大典也孫貴妃有女無子太祖仍命吳

王儻爲之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是時 孝
 慈高皇后尚在位而制禮若此其不取壓於嫡母之
 說明矣慈母且然況生母乎 天子之子且然況庶
 士乎會典所紀始洪武迄弘治法制沿革無不備載
 吏部丁憂款內亦無反律之制豈會典既成之後又
 有短喪新例與若以古禮爲解則孔子從周之說何
 謂也孟子譏短喪者曰謂夫莫之禁而弗爲也今制
 不惟莫禁且引而及之矣顧弗爲之何也又按律云
 斷罪依新頒律服制圖首列於律其當依律何疑若
 對問編 卷四 十五

對問編

卷四

十五

輕重不協於律者卽罪也可三年而不三年當守制
 而不守制抑又甚矣倘舉律科斷罪可勝言與今羅
 生鳳嫡母在所生母死來問禮書示之

對問編卷五目錄

河圖洛書

帝王官家

堯降二女

竄苗殛鯀

禹得中經

禹以功王

伊尹太公年歲

箕子請囚

對問編

卷五目錄

十一

箕子不臣周

微子入周

仲尼不有天下

顏淵不貳過

子貢築室於場

田齊

衛人殺州吁于濮

三良殉居

三閭陳思相似

少伯子房相似

慶忌

西子沉水

西子名姓

吳越春秋

蘇季子

樗里子

應侯

首焚坑之禍

對問編

卷五目錄

十二

李斯趙高

對問編卷五

新安江應曉卿著

男秉謙校

河圖洛書

河不圖義亦卦也洛不書禹亦疇也劉牧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則禹疇不藉洛龜可知淳于俊對高貴卿公言包義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則義畫豈待龍馬而後顯哉劉淳生漢魏間去秦火未遠言必有據

對問編

卷五

一

帝王官家

二帝官天下憂天下之累其家也三王家天下憂天下之失其官也

堯降二女

客問二女同居而異志特試舜試之而否德焉堯若之何予曰堯知舜之可妻也知舜之可禪也我其試哉試之五典試之百揆試之賓四門也非二女試之而後禪之也二女金降者何古者嫡夫人行娣姪從二國來娣亦娣姪從諸侯且然況天子乎乃知二女

允降蓋帝舜也非試舜也觀厥刑者何舜之德過化存神駸駸乎我將觀其刑于之美也

竄苗極縣

蘇子瞻據子長書四凶之誅非誅死但遷之爲要荒之君宋人謂流放竄極實死之特變文耳二說皆失聖世刑賞之實夫唐虞之世封可比屋奚君長乎四凶可殺則殺何至死之四裔耶蓋流放竄極五流宅等也子由古史舜流四凶遷四裔則四凶之誅乃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耳或曰孟書殺三苗者何予曰

對問編

卷五

二

戰國嗜殺人援三苗以自文孟子雄才大畧徇其言未論其世元晦因文衍義襲其說未証之經嘗考始而徂征未殺也旣而振旅未殺也旣而來格未殺也旣而分北未殺也旣而不敘未殺也孟書何據元晦何迷哉卽苗可殺則徂征之後不敘之前殺之彼都殺之我市可也何乃殺之三危耶三危非刑人之所易爲與衆共之耶或曰呂刑遏絕無世者何予曰竄而絕之也絕之則國統滅而君長移世系亡矣非必殺之而後爲遏絕爲無世也禹曰何遷乎有苗遷非

殺明矣或曰苗格矣何事乎遷予曰待之以不死也聖人好生之德也末世且以殺降戒况唐虞乎程叔子傳易比卦後夫凶殺三苗是也孟書誤之矣何後世不守壁中之典謨而信好事之萬章也縣之極拘囚困苦之也蔡仲默傳之矣箕子曰縣則極死拘囚之而死之也後世不考謂縣爲顯戮矣彼續用弗成是謂罔功負固不服是謂無上咎爲孰大焉有無上者竄之罔功者顯戮之耶卽戮之則禹以刑人之子王天下縣以刑人配天矣理有之哉蔡介夫引天問

對問編

卷五

三

注及程氏遺書足爲竄極印證猶曰置之死地殆疑殺其君之一語耳

禹得中經

吳越春秋禹得黃帝中經於宛委山中因通水理水經注禹祭衡山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夫禹神天錫尚寶傳記以奏底績孰謂稟臯陶無書讀哉

禹以功王

人言禹以功王禹則曰我奚功也我考功也何以知

之禹貢獻之虞庭實禹之筆也彼其書先之既脩因
縣之功修之也因之成始亦因之成終修之如太原
者必非一山一水也不惟是也昔人謂任不專則功
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縣去而禹代之庶幾利害易
知功業易奏審爾則隨山刊木決河距海未必無得
於家庭議論之萬一也既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敢
貪父功爲已力哉然弗成之咎殛死之凶終無辭於
天下後世禹將何以爲情乎哉乃於終陟元后之後
而郊縣以配天縣功少著矣禹情少紓矣猶未也益

對問編

卷五

四

之賢未必替於舜禹也啓之賢未必隆於朱均德讓
後也禹禪於堯舜而不爲堯舜之爲何哉傳之一世
縣郊一世傳之世世縣郊世世魏魏清廟克配彼天
至是弗成之績殛死之凶克蓋於天下後世矣此禹
傳子之心也不然舜之嗣堯也郊以嚳宗以堯禹之
嗣舜蓋爲而不郊以堯宗以舜哉胡雙峯謂禹之立
功本於孝予謂傳子亦然

伊尹太公年歲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百有五歲太公卒於

康王六年百有十歲水經注皇甫謐曰伊尹百餘歲
而卒沃丁葬之夫尹之相湯未審何年壽數不可考
矣若太公子不能了武王侯服十三年始觀兵於商
逆克商至康王六年殆六十六年太公以八十餘歲
歸西伯將不百五十耶意者卒於成王六年竹書之
或誤也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以六年邇之則百有十
歲近是予因考畢公年歲不下太公當康王十二年
保釐東郊邇武王卽位垂七十五年彼侯服之前保
釐之後不知其幾也百餘歲昭昭矣何竹書之失紀

對問編

卷五

五

耶楊用脩疑今書非發冢時所得蓋據薛瓚漢書注
引汲冢今多不載故也竹書乃汲郡人不準得之冢
中不姓方鳩反晉武時人

箕子請囚

禹疇而箕衍之箕之身乃禹之身天下萬世之身也
箕不囚則干矣箕干而疇息矣如禹何如天下萬世
何是故囚非商辛意箕子意也非爲武庚囚爲天下
萬世囚也蔡邕之請刑也以漢史也邕之史非箕之
疇邕之刑乃箕之囚也邕不得請而箕卒竟其狂天

也天下萬世可以無邕史不可無箕疇也天何心哉心乎天下萬世而已矣箕何心哉心乎天而已矣

箕子不臣周

世謂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夫周革殷命會天之下莫非王臣箕子之不臣何考也或者據洪範篇曰祀用商朔也曰箕子從商爵也遂謂箕子不欲臣武王不之臣之也孰知武王以釋囚之日訪之是時尚未改朔列爵也據洪範爲不臣誤也又考之箕子微子其趨不同其仁一也微子紂庶兄箕子亦紂諸

對問編

卷五

六

父也封之有宋微子臣矣焉有微子臣於人而箕子不欲臣耶焉有臣微子而不臣箕子耶朝鮮之封裂土制也錫以土矣非人臣耶受以土矣非臣於人耶周室所不臣者二人夷齊是也夷齊之外皆周臣也謂之不臣者豈朝鮮在九州外朝聘會同不能如諸國之源源而來也後世謂之不臣也不然聖人在天子之位而使九州有一不臣國是二天子矣是又一武庚也武周之制不若是也

微子入周

對問編

卷五

七

薛仲常曰魯論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子由古史乃謂商辛之亂微子卽抱祭器歸周夫潔身以去可也急於歸周非仁人之所忍也庶幾哉得微子之心哉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之謂微子歸周於倒戈之後矣周本紀少師抱祭器奔周武王始伐殷是牧野未陳而微子已先歸之也豈人情哉不識子長何自矛盾也古史欲救子長之失而不釐其騎牆之說謂之何哉子長又謂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蓋踵左氏語耳春秋時楚克許許子面縛輿視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武王克商微子如是此逢伯誤左氏而左氏因以誤子長也薛仲常曰面縛請降武王非討微子而微子亦非亡國之君何爲其然也甚矣仲常之知言也可以起左馬而語之矣楊用脩不考微子去就乃以四手誚子長何喪不能三年而察察於總功乎卽左牽右把當時亦有同俘者豈微子一人兼之耶抑尤未了三仁一也比下死矣箕子封之朝鮮微子不可封乎奚待武庚滅而後封之乎向使武庚不戮三監不鋤周家何以

處微子乎矧其爲帝乙之元子乎矧其踐脩令聞爲商家舊所欲立者乎意者太白懸首之後善人是富之時微子出迪父矣武王求而得之得而命之武庚微子盆裂土焉而分守其故墟後世未之詳也不然周家必不封箕子而於微子遺也必不立武庚而於微子待也世家乃謂成王誅武庚以微子代殷後蔡傳因之恐未然書序謂武王黜殷命命微子似爲得之而曰殺武庚以微子代殷後武庚三監豈武王時罪人耶然則微子之入周必非商祀未殄之先及之

對問編

卷五

八

宋也亦非武庚既殄之後矣

仲尼不有天下

仲尼不有天下不特無天子薦之不若舜禹者尚多也舜之皇英禹之塗山皆聖配也有禪於虞夏者不少孔子出伯魚之母而內相無人矣禹臯陶之佐虞益稷契之相夏濟濟攸攸方成王業聖門惟顏子有王佐之才不幸短命孔子慟之非悼道之無傳蓋悼道之不行也閔冉端木之徒果臯陶稷契臣隣乎不惟是也孔子得百里而君之必率諸侯以朝天子若

湯武之爲未敢必也何也東遷以後非桀紂之君民心思周無曷喪之語孔子得志不過爲戡黎伐密之老而已觀其言曰武未盡善文王至德也情見乎辭矣

顏淵不貳過

顏淵不貳過心過之不貳也韓退之所謂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也邵堯夫以爲過與顏子不知顏子者也聖人立無過之地何有乎將發何有乎發而後絕也顏子未達一間不能不發於心也隨發而隨絕

對問編

卷五

九

之是不二也非必悔吝生乎動然後一而不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其心過而絕之也既絕之矣又何行焉發之此心也知之此心也絕之此心也所謂不遠復也如堯夫言是一行而過再行而改可以語復也未可以語不遠也淺之乎知顏子也

子貢築室於場

子貢反而築室獨居三年以子貢爲不若是慙與二三子猶之也以子貢爲獨於夫子而報之厚與則

唯一貫者當爲之先矣以二三子皆歸不能無慕守人與何子貢不能不歸於三年後也大抵弟子之於先師猶子孫之於彌祖子孫有賢不肖而衰絰之儀無不同弟子有賢愚而心喪之制不敢以不一期而猶哭之伯魚弗除娣喪之季路夫子傷之二三子敢不信從於既死之後乎故留則俱留三年非淹去則俱去治任非愬反而築室是以過禮待夫子矣過禮則私矣茲恐戰國好事之言而孟子未之辨也卽有之亦子貢聯屬諸賢以成其德而築於場者不特一對問編

卷五

十一

孤陋之端木也不然豈其聞夫子日損之言而欲神交於冢上與又何居之暫也

田齊

田齊自敬仲始太史公曰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予意東中有田如閩人易沈爲尤東哲去疎之足是也索隱乃謂陳田聲近何大司馬象形而小司馬以諧聲求之耶應邵則謂食萊於田田乃地名也於字何涉併二司馬而失之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

胡傳殺州吁石碯謀之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是人有欲討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予謂稱人貶碯也何以貶碯衛之老臣也方州吁殺完時帥衛人討之母俟其君衛可也顧縱其弑逾而莫之問聽其自立而莫之沮及其未能和民乃告諸陳是首殺吁之謀者衛人也非碯也向使衛人安吁之惡碯可終已乎春秋之法重謀始故曰稱人貶碯也貶碯則與衛矣故書衛人不書陳而書濮者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陳人不與問罪之師而受命於碯是殺州

對問編

卷五

十一

吁者陳無與也故變陳書濮也

三良殉君

左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况奪之善人乎據左氏穆公遣之矣自是王仲宣詩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從陶元亮詩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咸祖左氏也曹子建詩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蘇子瞻亦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用其良以殉三子之殉公如二客之從田橫蓋謂二子之感恩也朱元晦

言觀臨穴惴惴之詩實康公之從亂命迫而納之此又何哉予觀陳子車死妻與家臣謀於子九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計以殉葬然則三良之死豈穆公丁寧垂沒之際惓惓不置者乎抑妻與家臣以其惓惓者爲之三子竟捐軀矣乎是穆公雖無用殉之言其迹似欲得之三子雖無下從之心已知勢之不可逃死亦無所避矣柳子厚詩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蓋咎康公也不然君臣相得亦多矣何收良以殉者止一穆公而殉君者亦三良止耶

對問編

卷五

十二

三閭陳思相似

三閭陳思燁燁苑亘古今莫之及矣考其所遭亦大相類生當宗國咸具危疑之形才高寰宇金來讒忌之釁三閭始以上官譖懷王疏之復以子蘭短襄王遷之陳思始以植黨見異二丁被誅復以灌均希旨貶徙至再史遷記平雖放棄其存心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陳壽志植憤怨抱器而無所施上疏自售離騷一書忠愛備具其肝鬲之語莫慘於對漁父釋愁文三閭既放被髮稿形懷石投江

葬身魚腹陳思十年三徙汲汲無懼發疾成殂竟罹短數千祀之下咸令人哀之史遷怪三閭以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蓋賈生何必故都語耳豈知其不忍棄宗國而之他乎蘇子由以柳下惠望之真知言哉魏史評陳思不能遠防終致構隙予以爲然楊脩死而心惻矣儀虞殺而黨孤矣所不死者釜豆之泣耳非情有不忍亦義有不可也安鄉雍丘不猶愈於死乎既而錫爵陳王亦親親之國體耳乃欲別求談論幸冀試用謬哉彼魏制藩兵不過二百而

對問編

卷五

十三

陳思以罪減半亦防乎其防矣猶上疏求試欲擁重兵建左纛樹功於吳蜀魏文有是大度乎哉史臣之評諒矣

少伯子房相似

范少伯張子房二賢始終若合一契子房爲韓宋人識之少伯爲楚二千餘年無會識者蓋少伯楚人郢實父母國也子胥入郢少伯誓不戴天矣包胥雖却吳師返昭王而舍室之辱鞭屍之途安能一日忘哉故委身於越而三年臣妾七策平吳卒之子胥浮江

夫差伏劍少伯始甘心焉扁舟簞澤越人於我何與哉或曰審爾曷不以強越者強楚耶予曰勾踐霸王之資強國雪耻爲甚易楚昭非卧薪之君子西非庸種之臣揆時度勢爲甚難少伯策士之雄因其易者以成功名快意志耳世謂子房能用高祖不識少伯能用勾踐也文種亦楚之鄒人意當時同事同仇者不然何楚人之多也惜一去一去不去耳呂覽高誘注少伯三戶人素王妙論南陽人列仙傳徐人水經注宛人皆楚地一統志種鄭人非是

對問編

卷五

十四

慶忌

或問吳越春秋載慶忌死闔閭時左傳謂死夫差時二說何居予曰慶忌明勇人也闔閭殺其父得不除其子慶忌傷其考得不置其仇子胥進專諸得不遣要離卽死於夫差則闔閭非智士慶忌非孝子子胥非謀夫也左氏謂越伐吳吳人殺慶忌是時夫差稱霸二十年矣遡闔閭弑僚垂四十年焉有四十年間兩仇俱存耶趙曄紀慶忌死於弑僚之明年信矣

吳亡以子胥死

夫差伐齊在殺胥之明年屬鏤不賜則黃池無會越不得乘虛長襲與師熊夷矣當胥之存也食惡辨味及胥之亡也通江踰淮胥存而吳存胥亡而吳亡豈不重哉春秋書入吳於黃池之後左氏書殺胥於伐齊之前一經一傳垂戒明甚

西子沉水

客問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甘心少伯矣宋之問一朝返舊都艷妝尋若耶復之越耶余曰捐分國棄妻子恐恐焉若不及奚惓惓一西子哉匹夫

對問編

卷五

十五

無罪罪在懷璧識之蚤矣彼高頰尚急斬張麗華少伯肯還西子誤故主耶二家殆失考也蘇子瞻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已不識少伯矣周公謹載西施而潛遁又謂竊去其論尤卑高季迪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論亦未盡都玄敬詩話吳亡西子被殺載吳越春秋是說得之但曄書止言少伯以西施鄭旦侍箕帚餘未及也都云然豈紀他書誤臆耶兩山墨談丹鉛餘錄引墨子親士篇西施之沉其美也證其死於水墨子去西施時近何從

世不信春秋之墨翟顧信李唐之杜宋也用脩又檢脩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釋浮爲沉子胥以譖死西施與焉胥死盛以鴟夷矣今沉西施乃報胥於地下故云隨鴟夷以終蓋胥之鴟夷而非范也用脩辨駁精密自快其說少伯千祀之誣一舸誤耳殺人之筆豈特著本草哉

西子名姓

吳越春秋大夫種進謀曰吳王濞而好色惟王選二美女而進之乃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范

對問編

卷五

十六

蠡進曰越有二女謹獻之王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盡忠於吳之證也據趙曄書西施鄭旦二人明矣徐天祐註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說亦不甚分曉或疑一鬻薪山中安得並產絕代佳人初未識楊氏三姨趙家姊妹也朱君佐註李詩烏棲曲引寰宇記越有東施西施家西施女鄭旦貌美甚及註子夜吳歌西施越之美女鄭旦也是以鄭旦爲西施名矣曾閱吳人寶牘記輸吳爲傭保有美女二一夷光一脩明以貢吳則二人可知今世以西施名夷光則脩明即

鄭旦矣趙之書徐之註吳之記均斯二人也查寰宇記未考趙書朱君佐偏信寰宇記耶越絕書越王飾美女西施鄭旦則已乃旦也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有三種一後漢趙曄一晉楊方一黃甫遵最後也今所傳乃趙本他二家無傳隋經籍志特紀趙本楊用脩不識古有皇甫本又不識今所傳何家豈未見元徐天祐序耶甚矣學問之難也竊怪趙長君授韓詩於杜撫究竟其術二十年始著吳越春秋

對問編

卷五

十七

何無一語似韓也蔡議郎歎其長於論衡今讀其文卑卑耳不及王仲任遠甚非東漢人手明矣抑趙本仍非故物乎隋書譏其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信然

蘇季子

蘇秦狙詐之術不特用之儀其平居婦人女子間大率用之故妻嫂爲秦所刑反以術激秦不然妻不下機嫂不爲炊豈人情耶蓋欲重困辱秦以奮其東遊西說之志以慰吾官高金多之望耳實與秦之激儀同一械也何以知之秦相六國歸語人曰使秦得負

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以此知秦亦宴安人也妻嫂窺之久矣向使偃蹇而歸投杼下堂烹鼎獻爵懽然相笑於一堂之上畧無怨尤乎秦恐秦亦安焉而已肯再入燕乎秦墮妻嫂術中乃不自覺曰何前倨而後恭耶豈知前日之倨欲得今日之恭耳昔人謂秦之相其家激之初不知其家用術之深又不知秦之術能刑于其家也又不知秦以術術人而竟自墮於術也可供狙詐者之一笑

樗里子

對問編

卷五

十八

按甘茂傳秦武王立以甘茂爲左丞相樗里子爲右丞相太史公系之曰樗里子以骨肉重秦人稱其智甘茂起下蔡間閭名顯諸侯二人明矣丹鉛錄引索隱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楊用修則以樗里爲茂號也今觀樗里子傳名疾家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俗謂之樗里子索隱曰樗水名也里有樗樹疾居之故云二司馬言合一契則樗里非茂明甚又觀索隱見甘茂傳者無一樗里字不識用脩所引出何書豈別有索隱耶

應侯

應侯謂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予每爲人言之以死亡視富貴何遼絕也相去特一梁肉間耳可不慎哉應侯雖非知道君子亦非梁肉中人不然安能一見蔡澤卽解相印讓耶或謂應侯解相非其本意蓋薦鄭安平而薦於王稽者也二人坐外交誅應侯慙竟辭去雖然亦難矣李斯憶黃犬范曄顧其兒非戀戀於梁肉耶

對問編

卷五

十九

首焚坑之禍

首焚坑之禍有三說蘇子瞻罪荀卿楊用脩罪韓非何子元罪商鞅各述其說以成一家言予觀非斯金師荀卿則二人同一學術無庸論者鞅之言曰人可多學爲士人妨廢耕戰孝公用其說以強國始皇特因其遺策耳故若言一出遂成焚坑之禍當以子元爲然

李斯趙高

焚書坑儒非始皇意緣李斯以學術高天下恐後

儒生有如范雎蔡澤者起而代之特坑之以自固耳
故世以焚坑之禍歸之趙高指鹿當其時必鹿之似
馬者在側荆楚之鹿方解角時望之與馬無異不然
秦宮所養亦有似鹿者在廐忽魯謨斯國有長角馬
陶隱居云馬之似鹿者值百金世亦有肖鹿馬也故
高云然若指鬣騎爲角獸凡有目者咸辨之安能誑
二世耶大抵奸臣欺君往往竊其似是而非者

對問編

卷五

十一

對問編卷六目錄

漢高非大度

張釋之卜式

司馬子長

楊子雲

徐孺子

操脩觀碑

曹操疑塚

仲達料孔明

對問編

卷六目錄

十一

晉武二事

陸士衡

王逸少不仕

王允之計智

陶元亮名字

煬帝二事

裴行儉不識四字

張許安史

張中丞傳

李亞子

宋祖二事

梁顥登第

范希文授中庸

永叔子瞻

洪景廬

對問編

卷六目錄

二

對問編卷六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漢高非大度

史稱漢高大度論亦未盡嫂羹伴盡分封遂斬其子
卒以太公言終不免誦羹名侯嘗上太公壽曰始大
人以兒不如兄治產業今兒業與仲孰多卑哉乎言
之陋也使太公應聲曰兒業亦大艱難每憶項家俎
上時至今心尚凜凜也兄嫂傍觀代其入地陳剛中
對問編 卷六 一
詩莫笑千金酬漂母漢家更有誦羹侯張安道詩偶
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錢子義詩奉親前
殿開尊日可話分羹置俎時

張釋之卜式

史稱張釋之斷獄有刑措風至司馬相如則曰多識
博物蔚為詞宗二夫助勸文藝學漢庭者考其仕
皆以賞為郎黃霸以吏治顯位至丞相封侯邇其入
官以輸財進坐罪免復以入穀補馮翊倅始守潁川
語曰行遠因車成名因賞然乎哉亦未盡然卜式以

之望人也厚則人之防我也深此女子之計行而信之不保也予嘗謂漂母之言不殊老人之敘信之受言視子房何如哉嗟乎信姑置之也予于母疑焉君子之愛人也三誨而不厭信既王齊功成意快時也母言可以更進矣于斯時也諄切乎自盡之說重明本無望報之心微詞而婉諷焉信聰明人也恩人之言易于入耳後禍無作矣奈何千金既受默無一語豈當時亦有所云而太史公失於多聞乎豈太史公不察漂母之心略其再三乎不然垂衮執圭之齊王

對問編

卷六

二

張釋之卜式

史稱張釋之斷獄有刑措風至司馬相如則曰多識博物蔚爲詞宗二夫勛勛文藝華華漢庭者考其仕皆以貲爲郎黃霸以吏治顯位至丞相封侯邈其入官以輸財進坐罪免復以入穀補馮翊倅始守潁川語曰行違因車成名因貲然乎哉亦未盡然卜式以

功邊動人主位三公侯關內自謂天下事可以貲財致矣及當封禪以不習文章貶貲果足恃乎胡明仲謂漢世以貲入官流品無清濁辨孰曰無辨哉

司馬子長

黃氏曰抄謂子長載採薇之歌反復嗟咏蓋托此以自傷其不遇故情切而詳到予觀史記一書皆子長自寓之語傳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傳虞卿則曰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傳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豈特傳伯夷哉予嘗謂子長傷伯夷之

對問編

卷六

二

死黃氏識子長之悲皆曠世知己不識知黃氏者誰其人也

嘗疑子長一子貢也列於孔弟子傳中宜矣復以貨殖傳之一淳于髡也傳以滑稽宜矣復列於荀孟之間何耶

楊子雲

楊子雲覃思羣典潛心庶彙乃據其所長實從其所好也迨其老也則謂雕虫小技壯夫不爲尋復悔之豈其本心哉三世不徙有激而言也解嘲解難志意

見矣非要好於後世子雲也顧後世自有若人耳笑劉歆同于雲給事黃門且子榮受學奇字知非不素也至謂其覆瓿嚴光非有一接之歡推其書在老聃上甚矣君子貴知言也光惟知言故風節爲東漢最迄今尚激頑起懦歆惟不知卒獻賦以成莽逆於今羞稱之光之言曰凡人賤近貴遠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乃今古達病也光其免夫世謂楊子雲爲書痴皇甫士安爲書淫子雲之草玄也或嘲其尚白則解難士安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或

對問編

卷六

三

勸其廣交則論守玄或勸之應辟則論釋勸不謂之痴淫不可也及子雲卒而法言太玄大行士安沒而高士列女等書並傳於世非痴淫之續乎晉之有吳也杜武庫之功居多左傳癖何負於人國哉

徐孺子

毛詩生芻一束言賢者之去不可留已惟於人谷之駒束生芻以抹之耳孺子之吊有道良用是乎有道避世士也孺子知之稔矣有母在安知不爲奉檄之毛義乎已而母死長往之志得矣孺子直抹其空谷

之駒而已人則不可留也此一說也先孺子有鄒長倩者當公孫弘舉賢良時贈以三物束芻其一也致言曰芻縱之亂束之謹人情何異故知束芻則知謹密豈兩漢咸以束芻當謹密耶大易君以不密失臣臣以不密失身黨錮諸賢禍在不密惟有道知之孺子知之而已束芻拜墓母將曰此何時有子而密可以免刑戮慰尊人矣又一說也孺子不居一於斯耶是意也會葬諸賢未之知有道則知之矣乃曰其大如玉無德以堪姑托辭以自晦耳束芻本旨渾然不

對問編

卷六

四

之露也教東谷以郢書燕說疑之二說胥失

操脩觀碑

嘗謂蔡邕悅邯鄲之文曷不贊一辭於女楊脩逞一時之慧曷不防購妬於後孝女出父屍於汨沒女墓松楸令人竟失父冢千秋廟食孝女而曹盱不得一蒸嘗焉廟貌有靈不安享矣尤三疑焉一疑曹娥江本越地三國時爲孫氏所據操脩何緣得至二疑碑中以漢安迄於元熹元年予憶漢無元熹桓帝延熹是也去操時尚近何緣以延爲元三疑古文苑錄邯

郭文三一娥碑一陳元方碑一魏受命述予考娥碑作於延熹元年元方碑次之受命述最後也自延熹以迄於黃初歷六十五年豈淳尚不死耶淳記女時弱冠矣迄黃初受命日得不八十餘耶淳本魏人爲捺稱許久矣何終操之身無一篇見載記耶

予幼習聞觀碑事疑魏武以何道何事抵越地及閱劉孝標註世說碑在會稽操脩未嘗過江已先我作劉義慶忠臣矣劉又引異苑魏武不能了浣渚婦指稱正平解之卽娥靈也二說不類觀碑非操脩明矣

對問編 卷六 五

魏晉人士以德祖捷悟符魏武如畫合鷄肋惟德祖識之竟附會以傳訛耳義慶生劉宋間去建安尚近亦因其訛而書之未暇也

曹操疑塚

宋應求詩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伐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埋君屍書生之見陋哉彼操何如人也飲鴆至一杯食野葛過寸許劉器之莫窺其僞餘可知矣天下豈有無毒之鴆不殺人之野葛哉予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先知七

十二外埋一塚更於何處覓君屍或者謂予掘得雄塚矣嘗考操掘梁孝王塚得黃金萬計竟藉之爲興兵餉已而疑塚欺人其心寒於梁孝其術始於祖龍之副車也然祖龍雖逃于房之椎不能逃牧羊子之火操雖百塚亦奚爲子不作壽藏於首陽東欲使易代不識其處豈真以儉朴示天下哉疑塚之故械耳後操父子有石虎者慕容雋求其屍而莫知宮妾有言葬東明觀極而鞭之先是石勒死夜瘞山谷莫知其所虎蓋踵勒故智雋亦莫之知矣顧得之宮人

對問編

卷六

六

何哉史紀二石貪而無禮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取其貨寶則孽自我作也其何能追操之與勒詎知其免夫或曰秦驪山之遇項藉漢西京之遇赤眉唐關陝諸陵宋會稽六陵之遇溫韜楊璉孽自作與予曰張耒以厚葬完棺晏殊以薄葬碎骨君子寧爲此勿爲彼

仲達料孔明

仲達以食少事繁料孔明孔明竟以不壽終後世咸稱其有料人之智此仲達欺諸軍之言而孔明明適

其所料耳非其智之及此也畏蜀如虎天下已笑之矣仲達進無武功退無勇名故不得已而設爲是言以自緩耳何以知之孔明之屯五丈原也仲達實畏之反謂人曰若屯五丈原諸軍無憂矣仲達用詭大率類此不然孔明之死也仲達追焉姜維反旗息鼓急結陣去後聞百姓譏乃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果知其不壽安能走生仲達乎

晉武二事

史稱晉武能斷大事特以其有平吳功耳國家大事

對開編

卷六

十

在擇儲宮闈大事在擇婦孝惠昏愚業已疑之衛瑾撫床意大悟矣彼獨不聞乃翁之笑蜀兒乎卒乃墮張泓之計以大器付痴兒乃納妃也始謂衛有五可賈有五不可不謂之明達乎繼而感於二荀竟婚充女卒致倫罔起兵矯詔賜死懷愍之凶因之能斷者如是耶

陸士衡

嘗笑陸士衡可已而不可已者也吳亡退居舊里杜門十年可已也乃不可已偕弟入洛顧榮以中州多難勸

其還吳可已也乃不可已作豪士賦刺齊王冏冏既敗委身成都王穎穎節晚衰可已也乃不可已爲穎都督北軍三世爲將道家忌之羈旅上人北將咸怨可已也乃不可已竟爲成都強行卒之牙旗折於朝歌萬衆填於澗水卽孟玖無讒牽秀不證黑愾遠車之夢能終祥乎及其受誅百年江左奕世勲庸曾不之念乃戀戀於華亭一鶴謂之何哉

王逸少不仕

逸少一記若長往不返然逸少本用世才亦負用世

對開編

卷六

八

志如黃東發題蘭亭帖諒哉乎其言之也惜尚未測臨文感痛意耳予考記作於永和九年春兩遺浩書止北伐在八年旣而山桑之敗在九年十月又明年師徒屢敗浩廢矣記若云豈懲浩哉爲文告墓誓不再仕必有大不得已者晉史紀其耻下王述稱疾去郡豈知逸少者今觀傳中自牛炙東床外謀謀乎籠鵝角扇等語徒以筆法知逸少耳

王允之計智

馬伏波戒子書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口

不可言以今觀之即不可言矣抑可聞耶昔常林以
臨子字父林竟不拜字尚不欲聞顧聞父母名乎王
允之方總角時從伯敦愛之甚出同與卧同帳敦嘗
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醒聞之悉
慮敦疑已即於卧處大吐衣而並垢詐眠熟已而敦
鳳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睡縱橫信其眠
熟始得全同非允之計智幾不免矣人過可聞耶諸
書皆指中郎允之事世說新語作右軍義之繆矣

陶元亮名字

對問編

卷六

九

何子元歷証元亮名字而折衷於年譜謂在晉義熙
爲淵明在宋元嘉爲潛元亮未易字也確然信矣予
於通鑑綱目疑爲其曰晉徵士陶潛卒係徵士於晉
宜從義熙中名也曷爲乎潛書陶曰潛元嘉之名不
宜復加晉士矣今觀分註中名潛字元亮恐襲南史
耳初未考其祭程氏妹文及對檀道濟語也使季通
諸人考核精實元晦豈徇元嘉名耶惟宋顏延之誄
曰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蓋延之與元亮素情款知
其心度爲最深故誄若云其彼此飲歎事載延之傳

時宋已革命二世元亮麾而去之不食五斗久矣傳
記爲叅軍令彭澤在辭饋後何哉

煬帝二事

嘗於隋書中識煬帝二事高頴平陳得張麗華煬帝
時爲晉王囑頴留之不許煬帝恨曰我必有以報高
公及即位竟坐事誅之世謂頴以麗華死不知其以
廢立死也太子勇失愛高祖有廢立意謂頴曰晉王
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頴跪曰長幼有序其可
廢乎上默然止皇后知頴不可奪陰欲去之禍有胎

對問編

卷六

十

矣煬帝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曰向使高頴不死令
當久行帝怒曰汝憶高頴耶令自盡世謂道衡以高
頴死不知其以才藝死也煬帝以才華驕天下士不
欲人出已右常謂侍臣曰設今與士大夫高選亦當
以朕爲天子及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蓋恨其以文藝右已也傳載道衡上高祖頌帝以其
致美先朝不悅此帝之托辭耳孰知覽頌時即覽惜
惜鹽平史稱煬帝恃才矜已傲狠險疎信然

裴行儉不識四子

荀卿書何誕也誦法孔子者黜焉特非相一篇品形必先擇術論者與之姑布子卿以來所未道也裴守約奚知之王子安以省父死死於孝盧昇之棄置垂拱天授間賦五悲以見志翬然避世士也潁水長流非蹈海沉湘人與數業一檄滌嬰視魄作五龍之雲取虞淵之日駱生先之擇術審矣器識不在梁公後也卽令以齡祿較士將不以鄧黃頭識孤竹耶楊盈川當稱制時卧丘園二十稔似也不免爲縣令出視三子卑卑矣乃以一令右之何哉自守約語出宋子

對問編

卷六

十二

京惑焉傳駱生於文藝俾與宋之問伍讀唐書者恨之予謂駱生殆甄孟成流也昔元和中朝士表孟成與權士由同科宜載國史退之特書之今孟成褒然卓行與士由列何駱生不得厠孟成傳後耶子京之不退之也守約誤之矣

張許安史

張許二公生同大極元年而日月則張後於許已而官同地守同城死同日享同廟史同傳安史生同年月而祿山後思明一日里同柳城業同互市國號同

大燕僭位同正月其老也誅篲左右同其死也見弑於子同其傳國也再世同歷年同同載逾臣傳

張中丞傳

嘗讀張中丞傳後敘因歎睢陽遺事得于高而傳于嵩名氏得張籍而傳張籍見聞得退之而傳甚矣傳記之不可無也宋人詩自信賀蘭非長者不妨南八是男兒王文成詩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爲咸得之傳敘中

李亞子

對問編

卷六

十二

伍胥鞭平王之屍仲謀梟黃祖之首奢堅無恨於地下矣李克用之將終也以三矢賜存勗而命之及存勗負矢前驅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還矢告廟亦人傑哉生子當如李亞子也夫差痛閭閻之傷三年報越足稱雄於世矣乃聽太宰嚭以許平卒斃於越何忘越人之殺而父乎

宋祖二事

兩山墨談南唐周后每觀宋輒留中數日蜀花蓋夫人以色藝稱宋納之後宮二事爲宋祖惜考蜀平

花蕊以俘見有四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藝祖善之後輸織室以罪死初不言其進御也及觀對張仙神數語又謂藝祖幸而詰之鐵圍山叢談花蕊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因獵苑中射殺焉何也豈亡國之君獻珍寶以供內帑獻女子以充下陳花蕊之入乃孟昶意非藝祖欲得之也矧花蕊以才貌事孟昶號夫人元非周后比乎宋世命婦入觀禮也留之宮中非禮也非禮則曷爲留之恐杜太后意也太后憐其國破家亡而歎之也昔者梁祖破朱

對問編

卷六

十三

瑾納其妻歸梁后泣曰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是梁祖感動送瑾妻爲尼杜太后豈見不及此哉不然禮義廉耻國之四維真主開基規模自別豈出管子下乎周后每出卽涕泣置煜何也置煜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趙后也今胡爲不然哉吾固謂周后入留非他也卽有之則全后入燕好還之天道也嗚呼慎哉

梁顥登第

墨談考顯傳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

除歷官二十年應年七十二登第也避暑漫錄顥年四十餘登第卒年五十餘二家徒欲駁其八十二歲之非尚未知之悉也予考祝和父紀宋蚤歲狀元顥與焉時方二十三洪氏四筆紀顥登第及卒之年與傳同乃言卒年四十二今以歷官之數考之可爲二十三歲之證洪又引史稱梁方委遇中途天謝則遞齊開覽八十二歲之謬明矣洪景盧祝和父皆南渡人見聞有據特陳正敎生洪祝先不識伏生太公之語何處得來

對問編

卷六

十四

范希文授中脩

世謂戴顥傳中庸梁武帝作中庸講疏表章是書不日二程始不思張子厚以兵事謁范希文希文勸之讀中庸則宋世已有先得二程者子厚之學以中庸爲體蓋得之希文云

永叔子瞻

陳后山以歐陽永叔不喜杜詩蘇子瞻不喜史記每向黃魯直歎異陳庚溪詩話教東谷雜言咸不然之二引永叔詩話稱杜詩一字不能到又稱唐晚年無

復李杜豪放格一引子瞻李氏山房記余見老儒先生求史記手抄夜讀惟恐弗及以昔言未可信二家議論非不辨駁尚未遡流而源也予嘗謂永叔師韓子子瞻受學於尊人者也昌黎稱李杜文章光焰萬丈老蘇史論以史記繼春秋則歐蘇嗜好可知匪直惟是永叔謂其子斐曰我明妃後篇太白不能作惟子美能之子瞻亦言史遷多見古書其言可考以信尤証

洪景廬

對問編

卷六

十五

洪景廬曰草二十餘制自矜敏捷謂一老者曰蘇學士不過如此老者咨歎首肯曰蘇學士敏捷不過是但不檢閱書冊洪爲赧然嘗言當時若有地縫亦當入矣以予觀之檢閱吳愧矧綸音王命尤詞臣所慎重者孔子善鄭國之命以其經於四臣若以一人當之安得不重加校勘洪曾自述誤書長春爲萬春賴何德輔而改誤書夏正爲周正賴周益公而改誤書無以言爲無以立賴袁顯忠而改洪之博洽尚爾奚以檢閱爲愧哉予嘗笑韓退之諱辨以昭王爲康王

孫都玄敬記思陵宸翰以王倫爲王且弟一時之往往若此

張僊

世人祈嗣多祀張僊咸莫測所始陸子淵外集張僊乃蜀王孟昶挾彈圖非真有也初花藥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攜圖懸壁且嗣之謹太祖幸而詰之夫人跪曰蜀中神張僊也祀之令人有子非實有張僊也予疑孟昶臣宋爵封秦國方致詰問太祖豈不能見形容似彼花藥雖善誑安能誑以身親見之者哉且對問編 卷六 十六

女無美惡入官見妬當入宋時危疑之形讒忌之口尚不暇保况敢懸故主之像乎懸而祀之乎又况蜀女在宋非一花藥也能必皆若云乎子淵之說或未然也矧老蘇贊謂禱之而得二子則蜀有張僊舊矣第未詳其姓名昔人張仲之說固非而程太史以高祺氏當之亦鑿矣或曰張僊名霄遠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或然與

對問編卷七目錄

後周宋元相似

宋元統系

唐玉潛

鄭所南

汪大有

虞伯生註

元祖像

年號相襲

對問編

卷七目錄

數於改元

以隆紀元

唐宋科第考

避諱

相術

文貧錢痴

哭泣

墓祭

京糧

屯田

交趾河套

對問編

卷七目錄

對問編卷七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後周宋元相似

周之亡也以恭帝七歲建元顯德女主臨朝宋受周禪則庚申也曹彬以乙亥取江州宋之亡也以恭帝四歲建元德祐女主臨朝元主即位則庚辰也呂師對問編 卷七 主
襲以江州降元正乙亥歲宋之亡也伯顏以丙子入臨安至丁丑正月而宋帝入廣再移惠州元之亡也朱光卿以丙子倡亂至丁丑正月建國號於廣惠州民有聶秀卿者稱兵與光卿合

唐王潛

變宋遺骸古今傳唐王潛事張孟兼不能無惑於王英孫鄭元祐以林德賜賞之孔希普惜林不得與孟兼註中謂德賜為英孫客合王潛為之是說得矣予觀白石樵唱及夢中詩蓋彼此為採薇客而王唐越

人林則甌人往來於越者實同功一體云宜傳藻氏得其說於黃文獻而希曾惜林之不與又識其事以釋孟兼疑也瞿宗吉歸田詩話載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宋中官羅銳歛瘞之二家亦存以俟考今雙義廟則林唐二士

鄭所南

鄭所南之名之字之別號咸有取矣本穴世界大無二十空經咸有釋矣世獨莫測畫蘭故或謂芝蘭生於深林况潛德也審爾何不及芝耶予閱琴操仲尼對問編 卷七 主
謂蘭為王者香所南其帝鄉思與即本穴等語也何以知之人或詢畫蘭不藉土荅曰

有吾忍畫耶故其詩招得香從筆硯來特見鄉國於筆硯間耳草木子載趙仲穆者子昂子也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近日國香零落後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遂不復作尤為國香証也曩予跋此語於遺民錄後自謂得所南心事踰年閱都玄敬寓意編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於楚有光始知所南亦曾自露其心事也

汪大有

竊怪文丞相讀王昭儀滿江紅歎曰惜也夫人少商量矣蓋以荆聶望之爲其得近君側也汪大有以琴事元祖得以爲所欲爲文相相與往來於燕者頻且密何不以望昭儀者望之西湖志餘元祖聞大有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乎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已得文相之心矣不然孫供奉尚識擊朱三矧大有耶

虞伯生註

對問編

卷七

五

杜註十數種近世獨傳趙子常虞伯生二家昔人謂子常經學得之黃楚望詩學得之虞伯生詹士南狀子常館於伯生家一歲伯生稱其非掇緝傳會比授受之間亦契合矣何二家體裁絕不類也曹以寧長語元進士張伯成註杜詩演義惜其少傳今人作虞伯生蓋冒前人之作予疑伯生字誤與董文玉序趙註予聞長老先生言虞註亦後人依托爲之非伯生自著也予以爲知言不然何註二百六十餘詩無一語及師耶合二家言虞註非伯生明矣

元祖像

世言我高皇令工人製元祖像像夜輒有淚痕高皇撫而諭之乃已予每向人言疑信者半殆未考魏明時取長安承露盤泣彼像人而用之猶然矧桀胡哉晉惠時殿前六鍾忽涕出未幾墉城金屑執蓋更衣鍾鏞且然矧象人而用之哉二事載晉書五行志又洛陽伽藍記北魏孝昌間洛陽寺金身垂涕濕體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竊憤錄宋靖康改元迎春芒神淚滴襟是年二帝北去劉禹錫嘉話蔡州旣平吳少誠德政碑流汗成泥尤異也高人行澄使琉球錄天妃廟中有臨水夫人妃妹也每面上有汗珠卽知其海上救人還殆親試之

年號相襲

年號始於漢武建元而別禪代昭世數紀年歲新耳目厥功茂矣卽三五復作誰其異之顧須擇前所未有者如宋藝祖云也建隆而上不然漢章元和唐憲襲之漢安永初宋武襲之漢順永和晉穆襲之漢冲永嘉晉懷襲之漢禪建興晉愍襲之晉奕太和唐文

襲之陳後至德唐肅襲之以至漢武建元晉康齊高
襲之光武建武晉元齊明襲之漢和永元元興襲之
者東昏晉安也桓帝元嘉永康襲之者宋文晉惠也
唐中宗不改武后之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之乾化
劉知遠稱晉之天福漢隱帝用父之乾祐周太祖改
元顯德而世宗恭帝不易焉則三朝用之矣元祖至
元而元順襲之其謬又甚於世宗以後諸君也此特
正朔相承易聞易見者耳他如秦符堅之建元慕容
寶之永康燕憑跋之太平北凉之永和石虎之建武

對問編

卷七

七

石勒李勢之太和遼主烈之襲宋高同年而紹興古
暨直之襲宋真同代而天禧展轉相蹈又未易悉也
數於改元

帝王數於改元多非令主漢世武帝十四元桓帝七
元索文景之元氣而招董曹之問鼎者二君也唐世
高宗十四元昭宗七元啓武曌之移唐而來朱三之
篡李者二君也徽宗六元而女真興理宗八元而蒙
古作促宋運者非二君而誰則天改元凡九梁武改
元凡七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宋仁恭儉四十二

年而改元者九千年間一君耳終令德之累

以隆紀元

自古以隆紀元者年多不永兩漢未有之晉則哀帝
隆和一年而改安帝隆安五年而改唐則高宗永隆
一年而改中宗景隆三年而改宋世建隆紀於太祖
竟三年隆興紀於孝宗竟二年遼主四年而壽隆金
主六年而正隆北齊後主二年而隆化抑有甚者南
齊鬱林王改元隆昌七月而海陵王以延興易之初
未有至七年者抑偶然耶

對問編

卷七

八

唐宋科第考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貞觀尚稱進士第一人狀元之
名自杜易簡始實唐高宗之咸亨元年也唐無父子
狀元宋無兄弟狀元唐崔昭緯崔昭矩歸脩歸係乃
兄弟宋梁顥梁固張華張師德乃父子也二宋則別
論揚用脩狀元考開元五年王維大曆十四年王縉
恐非輞川兄弟也維傳開元九年擢進士或云第開
元初此爲摩詰未可知若縉當肅宗時拜黃門侍郎
代宗時位宰相大曆十四年乃代宗之末也安有

宰相復第狀元耶矧繼與元載同論死代宗憫其老
貶括州又在大曆十四年之前矧開元初至大曆未
六十餘年矣兄弟登第相去之遠乃至是耶顧史稱
其兄弟文辭清麗俱科上第則又不能無疑豈繼第
狀元時與兄未遠楊綽考耶却大曆間別有王縉耶
梁固以大中祥符初及第時歿沒矣次年張師德繼
之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
兒

避諱

對問編

卷七

九

徐積不踐石未聞顏淵不繇路也劉溫叟不遊嵩華
未聞伯魚不踰丘也梁有臧逢世父名嚴凡書嚴字
必泣使魯考公泣禽孔子思泣鯉猶之可也若魏公
子楚太子之子泣螭風司馬長卿王脩之子泣犬狗
可乎

相術

仇筆池記一僧相歐陽永叔唇不著齒無事得謗竟
亦多驗有相術指予亦坐是予數遭之輒廢鏡忿恨
不識當日直不疑第五倫輩唇何以耶抑尤可笑相

家以齒爲內學堂善者法當贈文學予齒少善而寡
陋不學抑又何哉餘冬序錄一星士言何子元官勝
祿貧殆不免一相者則指祿勝官法自髭鬚論之上
祿下官以其髭豐髭齒也子元笑曰措大乃復有此
拗命口乎予笑曰措大亦拗相齒矣

文貧錢痴

世謂文能貧人錢能痴人殊覺未盡王爵如陳思侯
封如武庫無論已王子安金帛盈室李謫仙散去黃
金三十萬謂貧可乎散而復積如陶朱結駟連騎如

對問編

卷七

十

端木無論已呂文信以貨遊秦楚間竊人之後而奪
其國卜式父子輸粟助邊取侯印而佩之謂痴可乎
諺曰文士不貧驕傲殺人村漢不富乞食莫路此特
語乘除耳

哭泣

史記箕子過殷故墟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
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如二司馬言婦人專泣
矣按舜號泣於旻天禹泣罪人啓呱呱而泣楊朱泣
岐卞和泣玉則泣不特婦人也又按二女哭舜於蒼

梧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吳起爲卒吮疽卒母哭之是婦人亦哭禮記喪問篇女子哭泣悲哀擊臂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是哭泣通用矣或曰泣哭之細也孟書亦云哭泣之哀

墓祭

漢永平元年率公卿朝於原陵光武墓也蔡邕曰古不墓祭今見威儀察其本意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若謂墓祭自東漢始也予觀漢書始皇起寢陵殿於

對問編

卷七

十一

墓側漢因之不改四時上飯先秦西漢已行之矣孟氏書東廓墻間之祭戰國時已行之矣禮經宗子去國庶子無廟孔子告以望墓爲壇而祭春秋時已行之矣邇而上之太甲桐宮居憂正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時也三年之間無祀事耶神禹殂落於會稽冀方非無七廟也少康封無餘於越春秋祠之則夏商已行之矣孰謂墓祭非古耶世謂周禮無墓祭之條不過曰家人掌公墓之地凡祭墓爲尸而已釋之者曰祭后土家人爲尸也今世墓祭必先后土則周制不

遺墓中人可知豈專祀后土耶良以周家禘祫蒸嘗至精且悉獨墓祭少略其文耳後世遂疑禮經無墓祭也胡明仲不考舊章以漢明原陵之祭爲非又謂邕不折衷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且曰旣以逸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致隆於陵園上食奏樂皆違禮也不思禮緣人情而起乎丘仲深曰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漠然以土壠視之閱歲踰時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情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南昌張吏侍元稹作思禮堂記其略曰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孝子之於親食則見於羹坐則見於寢視其柩櫬而不能舉矧於體魄所在而可憩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亦仲深意也至謂墓祭乃三代所當益而後世不可損夫謂後世不可損是矣若三代則已行之但不若廟中之四時皆祭以致其文未著其儀未傳耳何庸益

京糧

歲運止四百萬內三十萬赴薊津餘赴京通二倉才

三百七十萬耳世皇帝登極革錦衣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京糧數十萬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糧一百六十八萬已儲歲運過半矣

屯田

國家有無窮之地力無無窮之民力地方可盡民力不可盡也元都燕冀足食江南司海漕者出崇明入黑水洋由成山達砂門島司河漕者由浙西亂淮河由中濠抵漳御河海交征水陸並輓艱且險矣虞伯生憂之請於京師瀕海之地崔葦之場北極遼海南

對問編

卷七

十三

濱青齊捍水爲田募民耕積以助國費言雖未用而經國蘇民誠爲度越羣策矣及其季世方氏擁括蒼而海波不帆僞吳據姑胥而江船失楫哀丐叛藩枵腹待哺丞相脫脫始思伯生之議舉而行之河間之陰檀順之陽竝設司農大興種佃是秋所獲亦償二漕之入柰之何嘉猷方展而國事日非成功甫奏而大運已促悲哉平行之暮也夫伯生之議瀕海之洋也吾憂其濫溢之不恒斥鹵之未去也若脫脫所行則三輔善地矣百年

一二度支計及乎

不思漢人田渠犁矣田車師田伊吾廬矣渠犁非西域輪臺耶車師非今之嘉峪關外火州耶伊吾廬非今之燉煌大磧外哈密耶窮沙絕漠耕獲尚爾矧土畿所轄顧無穢不治與夫漢世屯法無論已元人之議可行也不之行者何哉正統間下諸邊之詔矣景泰間李襄敏乘行之宣府矣葉文莊盛行之獨石矣成化間余肅敏子俊行之延綏矣省輪將之勞獲軍餉之便胡三公去而邊圉亦報罷耶商文毅輅請於口外膏腴以次開懇王文恪鑒言屯田一石當轉運

對問編

卷七

十四

二十石秦給事鰲霍文敏輅胡端敏世寧皆詳條奏議中然議之難行行之難其繼何以故哉私收不常官征有額一也刈獲方殷秋防告警二也軍人樂坐食不樂力耕三也轉輸則豐歉咸足屯營則水旱不虞帥卒咸計之四也不有趙充國韓重華效詎易臻耶噫詳於講漕略於講農昔人傷之矣司國計者地力民力盡舉而均節之

交趾河套

交趾河套南北雄鎮也漢唐咸郡縣之唐末以拓拔

思恭鎮夏州賜姓李子孫世有其地卽繼廷繼捧也
朱梁時土豪曲承美者據交趾已而併於劉隱又領
於丁部宋因王之二鎮不隸華藉自五代始國家奄
有寰宇交趾棄取不足爲我重輕顧中朝故土淪入
於帝王一視之仁不忍也若套 潛穴屢爲邊患
非珠崖比矣當時守臣建白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
西請以河套視天下所係如此入套在成化七年輔
臣請興師十萬命楊彰武伯信搜勦之時本兵程襄
毅謂地無水草餽運艱難搜套之議竟罷迄今歲久

對開編

卷七

十五

巢固未易卒去童牛之牯易不云乎當丘文莊補衍
義時正 始入套日也論議不置已知有今日矣
葉文莊往勘河套言沙深水淺難以耕牧陸文量菽
園雜記疑之謂唐築三受降城近時關中饑民求活
其中殆非無水草難耕牧地也欲詢之知者予觀崔
浩傳魏伐沮渠李順等難之謂涼州地無水草客軍
不可留浩曰漢書地理志涼州爲天下饒無水草何
以畜牧漢人何以築城郭立郡縣汝輩受敵金耶及
討涼州如浩言豈文莊亦值李順輩耶文莊故精於

邊事者抑鄭端簡所謂審時度勢未易言也觀宋史
及九邊圖論河套殆耕牧善地矣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後平百粵增四郡曰閩中今
福建曰南陽曰桂林今廣東西曰象郡今交趾也秦
有阮翁仲者長三尺皇始使將兵威振匈奴唐有姜
公輔者謀誅朱泚爲中興名相俱交趾人交趾雖稱
險僻地然宋一逐其王元人再入其國亦終非牢不
可動者

對開編

卷七

十六

對問編卷八目錄

事類

四李杜三蘇李優劣

事始

生沒同辰

分定

相術

袁氏相

錄命

對問編

卷八目錄

一

前身

轉世

內典

長明燈

匿身繼流

宦官授室

再室

祖孫相似

十九年

撰述

墓銘

奎宿

對問編

卷八目錄

二

對問編卷八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事類

棄子抱姪人知有鄧伯道不知有魯義姑長枕大被
人知有唐玄宗不知有姜伯淮進有身之婦人知有
呂不韋不知有春申君殺愛妾以餉飢士人知有張
睢陽不知有漢臧洪遺敵人以女子服人知有孔明
不知有隋杜伏威十九年奉使不屈夷庭人知有蘇

對問編

卷八

一

子卿不知有宋翁家鉉五侯驕侈人知有外戚王商
家不知有誅梁氏單超五宦五桂竇氏人知有儀儼
兄弟不知有羣輩兄弟十八學士人知有杜如晦等
登瀛洲不知有張說等圖像於含象亭人知淮南客
蘇飛雷被輩爲八公不知有晉武時司馬孚王祥諸
人人知東漢李膺杜密輩爲八俊不知有陳留格輔
元王孝逸諸人人知南朝阮瞻謝鯤輩爲八達不知
有司馬家朗懿諸人人知香山白居易輩爲九老不
知有宋至道中李昉諸人人知睢陽杜衍輩爲五老

不知有唐高年同榜劉象諸人人知漢荀氏八龍不
知有唐崔氏瑄珙兄弟人知漢三傑而不知唐丞相
宋璟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
詩時號三傑宋程顥張山甫朱光庭三簿亦號三傑
人知唐四傑不知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人知馬援
封伏波將軍不知前有漢武時路博德後有魏夏侯
惇人知葉令王喬飛鳥不知周靈王子喬吹笙蜀人
王喬食肉芝見神仙傳又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
廟王喬健爲人人知葛洪爲仙翁不知梁天同時有

對問編

卷八

二

葛瓚人知赤松子爲子房師不知晉初平屯石者易
姓爲赤松子成仙人知平原君爲趙公子勝不知有
漢朱建人知萬石君爲石慶不知有東漢秦彭元王
磐人知徐穉下陳蕃之榻不知有周璆見蕃傳中人
知晁錯號智囊不知前有秦樛里子後有魏桓範人
知孟嘗君爲田文不知前有與吳起論功者後有相
工相書賢內吉王霸相繼爲相者五龍有三汝南周
少卿子北海公沙穆子燉煌人同入太學知名四友
有三魏文帝友司馬懿輩吳太子登友諸葛恪輩謝

靈運友謝惠連輩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
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名司馬喜一在越斷髮爲
王騎一在明帝時交通楚王英

四李杜三蘇李優劣

洪景廬迷四李杜都玄敬紀三蘇李咸不言杜李不
言李蘇恐亦次第其品質帝方崩固獨伏屍正辭立
嗣遺書跋扈喬雖薦何清啓之者固也膺抗勁節實
武以伊呂疏之史稱密與膺名相次時論別矣弘農
椽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同死義稱爲李杜實雲

對問編

卷八

五

唱而衆和之太白天趣真逸三百篇之遺乎子美格
調森然後世之法律駸駸矣子卿與陵無論已味道
于嶠文章士也同事易之並坐黨附無足評者然史
稱味道友愛而嶠則詞翰而外無聞焉蘇題獻可替
否奉公茂私宋璟且敬憚之名顯當世乃餘緒耳李
又特以對掌書翰天子稱爲蘇李文行非無可觀何
敢先題

事始

聽雨記談引列子史記等書証佛教入中國不始於

漢明而穆王始皇已神之瑯琊漫抄引優旃傳証萬
歲之呼不始於漢武秦殿上已呼之

生沒同辰

歲華紀麗釋迦佛以四月八日生於母之右脇年十
九四月八日往雪山學道後六年成佛亦四月八日
今人但識其生辰耳邵伯溫記南唐李煜以七月七
日生亦其卒之辰也吳越王錢俶以八月念四日卒
亦其生之辰也藝苑卮言會布卒年月日時皆逢卯
韓絳卒年月日時皆逢辰韓發解南省殿試皆第三

對問編

卷八

四

以熙寧三年三月三日卒金有田轉運待秀者生於
五月五日卒亦八月五日行五小名五兒所居里名
半十鄉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得第時二十五歲壽止
五十有五尤異也

分定

唐太宗微時與王顯善及登極故不貴之爲其福薄
也玄齡固請錫之三品服是夜卒陳希亮得黃白術
輒失官遂大作爲田宅計術驗而癰指死韓魏公有
客郭注年五十尚未授室韓以侍兒事之未及門死

臨沮富人鄧差道逢一估人同食初未之識也差曰君遠商何事美食估人曰人生爲身口耳一死安能復進甘味不效臨沮鄧爲守錢奴差不告姓名歸宰鵝食動筋骸骨咽死一鵝一女子尚爾分定矧三品服黃白術耶

相術

漢黃霸與一相者同事見指巫女當貴霸卽妻之與終身後果丞相封侯五代李崇訓守貞子也相者聞其妻符氏聲驚曰天下母也守貞曰吾婦猶爲天下

對問編

卷八

五

母况吾兒乎吾取天下何疑遂反及敗父子焚死周世宗納符氏爲繼室尋冊皇后此黃以女致福而李以婦招禍也梁有相者目張昭達曰卿貌甚善須小虧當富貴已而墮馬傷髻曰未也已而流矢眇一目曰善矣果爲司空賈似道少時一道人睨視曰官人自愛將來不在韓魏公下旣而醉博破面復驚惜之曰天堂已破必不令終此張去其惡而賈失其美也單父呂公重漢高狀貌以女妻之後王諸呂唐太宗方四歲一書生相其濟世安民高祖懼語泄追殺之

而不及此呂以相法起家而書生幾於不免也周太祖見隋文帝風骨不凡遣趙昭相之昭詭曰柱國耳陰謂隋文曰公當爲天下君隋文懼深自晦匿此唐高得其術於隋文而復秘之吾見也

袁氏相

四明袁氏相術稱神技矣予獨一事未了庚巳編忠微相一童子不利於主使逐之後童子棄去不拾遺金武弁異焉養爲已子竟襲爵歸仍故服見之袁驚曰此故某耶何以至三品武臣也形神頓異豈善事

對問編

卷八

六

致茲乎閑中今古錄王靖遠驥爲京兆尹患病甚哀視之不可起亟請見夫人曰無妨夫人貌當一品已而封伯向使童子不再見夫人不得請袁無後喙矣人將謂袁何

錄命

長平非盡犯三刑南陽豈俱當六合唐呂才非錄命家語也後魏孫詔謂辛雄曰此中人尋死盡惟我與卿享富貴已而果然詔故善錄命者豈三刑六合亦偶爾類聚與退之以磨蝎爲身官子瞻以磨蝎爲命

宮致謗譽多同漢高與廬縮同里同日生及長同學
舍同起事一帝漢一王燕李濬與宗諤同宗祿山與
思明同里二各生同年月而先後一日休咎無大異
韓蘇可知矣顧難以一語盡一家術泥之天時有歲
差也土地有分野也氣運習尚有推移也高子業與
偽漢友諒同干支時異之矣趙韓王與一軍校同干
支地異之矣南渡後術者言向時占得祿貴生旺是
貴人今士夫帶刑殺衝擊是貴人不見今之官人以
殺人爲事乎氣習異之矣兼三才而貫之能幾人哉

對問編

卷八

七

一不備則推演愈推演愈則舉其說而荒誕之矣非
說之果誕亦業之未精也昔蔡家伯仲叩命於僧化
成化成以武臣目之曰衣食不缺而已既而指元度
曰比登第十年侍從十年執政夫大謬於伯而仲無
一語遺豈其畧刻爽與抑亦術之得此遺彼與文文
山贈朱斗南序說之詳矣未可謂術之盡無也要之
姑布子卿之法顯而易見管公明郭景純之技遂而
難通較虛中尤屢中也虛中李姓唐室善錄命者

前身

餘冬序錄唐吳官劉三復自言前身作馬渴則望驛
而嘶傷蹄則心痛西湖志餘宋沈遵知杭州諸堰集
午以備牽挽衆忽聞語云沈幾知子知杭州耶吾輩
明日又一番辛苦因悲咽歎歎衆審其非俗流蹟之
乃堰下牛有墮淚者始知遵爲幾子牛爲遵父執也
夫蠢類尚爾無惑乎羊叔子金環蜀文澹香囊也

轉世

語轉世者謂房瑄爲永禪師張方平爲瑯琊僧馮京
爲五臺僧蘇子瞻曾受五祖戒黃庭堅曾誦法華經

對問編

卷八

八

真西山本草菴和尚我朝胡忠定漢本天池僧諸
家爲世名人宜矣史彌遠實覺長老後身卒以誤國
敗豈覺戒尚未淨耶其曰此念一差終當墮落覺覺
之矣近世王文成有開關原是開關人之語豈曹溪
輩爲之

內典

顧元慶屠戮偶談引玉牒風鑒云聞聲而人喜者會
結萬人緣作事而人喜者會度千人劫聞聲而人惡
者會負宿世債作事而人惡者會滅衆人德此占德

語也趙善瑋自警編一僧宿人門外盜入其家携婦人併衣囊出僧慮疑及已急走去墮枯井婦人已殺在井中矣主人得之報詣官僧誣服不辨一語直曰某前生當負此人彼來因之說雖微言不出吾書然有無因致前者宜以若語遣也

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子瞻以畜髮爲參寥子吊子由以削髮爲俞才老勸殆爲覺者道也若毀禁之侶何以緇爲顏之推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不必剃落頭髮豈令罄井田

對問編

卷八

九

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哉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筭非大覺本旨
顏之推歸心篇三世之事信而有徵項囊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躋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顏蓋嗜內典者南齊陳子良謂范縝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簷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齊梁當

崇信釋氏時不意有此特士

長明燈

佛之爲言覺也內覺心性外覺羣迷其爲體也空寂中長生光慧其爲用也幽暗處長會靈臨長明燈取之此維摩經所謂無盡燈也非香火不斷之謂故其衣鉢流衍機詮授受祖祖以傳燈喻吳僧道原而下五燈諸錄是已王介甫曰何爲日月燈明佛呂吉甫曰日月迭明而不能金明並其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爲然此釋氏燃燈宗旨也高士邁作長明燈頌大

對問編

卷八

十

陽之精昇則沒我長明燈不沒太陰之精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直上照一天二天至三十六天無門不開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至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大都破諸幽暗語也天門地獄乃善惡兩途之法象耳元揭文安作長明燈記又別爲議論其曰燈者所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而不能恒平夜月雖至明而不燭平晝故必假膏火以濟其明猶人君雖極明盛不能遍觀必假平臣以達乎明而被乎物是籍梵瞿之法偈宏姬孔

之名教也

匿身縉流

世傳駱賓王落髮靈隱中以其續宋之問詩也予疑駱宋生同世仕同朝不宜慢藏若此卽技癢如生死何滄海浙江之應未必眞駱生也及讀唐史敬業敗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之以獻傳首神都無復有生敬業矣山野客叢乃言爲僧衡山法名住括則敬業以走海時亡命那相故斬其質者耳駱與敬業同心同敗其入靈隱信矣矧傳明言莫知所之耶 本朝

對問編

卷八

十二

安化王伏誅同謀將軍蘇材者倖京論死久矣後十年山僧大千和尚自稱蘇材衆莫之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之曰蘇材殿下也大都黜傑之徒每遇敗亡往往匿身縉流中不特黃巢入四明山姚泓爲南嶽僧已耳巢出於辛雜志泓出於書按唐史巢計感謂帳下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斬之函首獻行在此爲敬業故智未可知晉史泓計迫子佛念言於泓曰降必不免不如引決登宮牆自投死泓將降王鎮惡以之屬更月飲送至建康市斬之積

日持久恐不能履叢書未可信也

宦官授室

或疑石顯乃宦豎何至有妻子同徙予按元末趙伯顏不花年踰三十且婚宦矣順帝憐其才而奄之本朝洪武間奄通政會秉正見七脩稿正統間奄教授王振見閑中今古錄顯豈未腐時具妻子耶趙高有婿閭樂曹騰有子嵩此養子女耳無庸論已唐史李千里上二闖見高力士李輔國也彼以孺子下腐久矣一娶呂玄晤女一妻元擢女何耶劉宋主子業

對問編

卷八

十二

爲山陰公主置同首左右三十人彼穢世不足道也漢寶太主乃與私夫董偃會葬於霸陵此與宦官授室尤異

再室

尹吉甫賢父也不免後妻之讒伯奇孝子也不免履霜之慘骨肉之間有慚德矣閔子騫父子各得之不一賢於尹氏乎曾子妻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妻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曾元管寧有言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甚嘉之竟不再

娶不尤賢於閔氏父乎北齊殷外臣子基每見後母
輒感慕嗚咽家人莫忍仰視母亦悽愴不自容旬月
求退此不可爲則傳不云乎君安麗姬是傷公之心
也基無傷公之心乎哉幸而有父如外臣焉則可否
則不伯奇乎噫哀哉伯奇岌岌乎殆哉基也

祖孫相似

昭烈子禪昏懦而縛孫謀乃欲背城一戰殺妻子以
見先帝謝玄子瑛頑愚不慧孫靈運文藻艷逸爲詞
流宗韓愈子皋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而孫承狀

對開編

卷八

十三

元及第爲時聞人楊用脩題名考以承作袁

十九年

晉文公出亡十九年始得國庖丁解牛十九年始游
刃有餘地陶朱居積十九年三致千金蘇子卿持節
十九年而歸漢翁家鉉使元不屈元人安置河間十
九年遣還其家

撰述

史遷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昌黎謂河東
斥不又窮不極其文辭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

雖得所願如將相有不以彼易此者皆自道也宋銳
文卿志輿地自叙曰今世學者急利祿而務時文故
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陸子淵悲其言而
惜其以布衣著書力不能傳嗟夫傳不傳奚足爲文
卿慮矧以布衣爲傳否耶予特悲文卿急急人識耳
嚴光謂桓譚曰雄書傳乎譚曰傳顧君與譚不及見
耳及雄沒四十年而法言大行信哉後世有子雲也
何急急人識哉

墓銘

對開編

卷八

十四

墓銘書美不書惡體裁固爾顧載筆摘辭者亦宜慎
擇昔蔡中郎碑銘獨無愧于郭有道餘有愧色可知
矣宋元晦旣狀張德遠仍謂人曰據渠家文字草成
耳參之國史未爲定論夫才望如德遠直筆如元晦
論尚未定矧下焉乎蘇子瞻自言無誌銘於天下獨
銘五人皆盛德士趙清獻張文定富鄭公范蜀公司
馬相公而已至趙瞻碑猶抗詔辭之韓退之謏慕得
金卒以致諂蓋自璚瑚作鈎麒麟成爵而詞人墨士
往往以驚文圖利若賁之寧苑以謝萬緣汲仲忍饒

以却百錠幾何人哉關中王太史嘉靖間詞人之母
長也誌一命婦削其來狀過半且附言曰詞家欲實
而不浮類而不駁何者五味各一嗜五采各一色五
德各一行自大聖以降未有一身而兼總諸行者也
况婦道內子乎以故楚雅繁言強掇其詎者例論而
實錄焉謂可傳而信也王文成亦云吾子銘人之墓
也未嘗敢以易至于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數
言可爲詞家道

奎宿

對問編

卷八

五

宋道君啓醮羽士拜章伏地良久方起道君詰之對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
故也再詰奎宿何神爲之奏何事對曰奏不可知然
爲此宿者本朝蘇軾也載西郊野叟詩話按奎主文
章信如所載豈屈馬曹杜而下更相爲之耶抑奎宿
降靈人間迭生屈馬曹杜而後諸人耶嘗妄億之方
今人又奕奕奎宿落誰家又不審爲之神者蘇後果
何人也

對問編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江應曉撰應曉字貴卿徽州人嘉靖末官涪州
州判是書刺取史籍所載天文地理人物雜事分
條立說議論多偏駁不純前有自序一篇文頗蒼
牙蓋亦沿歷下瑯琊之習者也

孤竹賓談四卷

〔明〕陳德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蘇繼等刻
藍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孤竹賓談

四卷》提要

孤竹賓談序



古孤竹國今永平郡也有祠
存焉祠為夷齊作也夷齊之
德足以師表百世其祠之也
固宜賓談者賓孤竹而談也
賓賓之京兆石陽先生行部
永平維時賓旅旁午公署無
遠邇即是祠館焉館之者主
之也主之則賓之矣孤竹下
賓乎夫子許夷齊曰仁

稱伯夷曰聖之清仁聖固吾
人之師也言致敬者必曰賓
師師之則賓之矣賓之者敬
之也夷齊聖人去今二千餘
年石陽先生一旦館於其祠
其像想其人平生志趣未始
往之心適有感焉思世變之
日滿慨人心之弗古此談之
所由發也談者石陽所與談
者孤竹於其心不於其人若

相往復若相酬酢若相商榷
和也不嫌於同辯也不嫌於
異矣夫以伯夷之介其流也
隘其孤高特立若將棄氛垢
而游太清石陽先生凝神其
人則所以祛千古之宿疑據
一己之獨見固宜是常人之
所非非常人之所是渙浚依
阿詭隨之態無少存焉是雖
其讀書之能疑師心之有得

而館於斯賓於斯亦豈無啓
予於斯哉今取其言觀之則
自湯武百里奚孟子不能無
疑而房杜韓富司馬公皆見
薄焉創見之若可驚深思之
則其振其激昂振厲之氣殆
將易澆漓為淳樸矯委靡為
果決與雷同附和者萬萬不
侔尚論人物者必將有取焉
爾矣傳以立言者為不朽石

陽之言於人心於世教有裨
補焉所謂不朽者非邪石陽
先生經術吏事皆有可稱所
著詩評亦稱卓識維聰愚慙
獨厚知己之愛因得盡觀焉
是編之成即以遺之且曰子
不可以無言也予既受以卒
業因為僭題其首云
嘉靖己酉春二月吉方城楊
維聰序

孤竹實談

王

丁未李夏余復永平郡故孤竹君所治今為
 左翼封維特金鑲鼓節遠左轄輾來庭文自朝鮮
 矢重譯即署多樓行機止余孤竹山堂所敷長府積
 藏昇精出納案牘當吏散稍有餘閒憶在都城因
 於鞍馬出門不勝紛糾未暇挾冊自隨館舍曠然日
 無復事燕軀觸暑移榻就涼獨語顧形惟心相語因
 記往年頃偶於鉛縣可親北面山堂獨賓孤竹細
 懷載記相與商評思共其公館故手載心神憂時
 若有餘緒積於柱不為雜棄憂而成集今已自
 存之秘稍聊備魚閱云爾是歲七月七日楚西人陳
 德文書于豐潤行署

孤竹實談卷之一

長

石陽山人吉州陳德

劉琨祖逖慨懷中有刻志興復徘徊末運命殞數窮
 繼其平生英名蓋世及足為之累也燕以器局淺中
 不能容受戴淵匹礮豈不可引以圖事者乃顧憤
 憤自遺喪亡故為將立勲不貴名重皆畏忌而
 掣肘之是以事多無成端信起於亡命李光弼郭
 子儀援於行伍狄青岳飛出於孤寒名輕薄薄感
 會風塵激昂草昧之中據展雲霄之上功成佐命稱
 世虎臣宜矣是以為將名重則敵畏而生名輕則
 衆易而無備
 史云蕭曹房杜皆漢唐宗臣非也蕭曹同常起
 豐沛蕭佐理關中餉運不絕曹攻城掠地戰無留良以
 此策名元勳魏德儼美河山帶礪與國咸休孰曰不
 宜房杜者不過文人墨士玩弄辭華翊贊貞觀之間
 僅成小康之治耳豈得與蕭曹並耶聲聞過情君
 子恥之恒言名浮實者不祥三公分身沒遺不肖子孫
 致門戶覆敗致固惡不虞之舉者乎無實之名執

張敬以平州降即今金索之急宋殺殺函首以予金

夫沙之降宋用夏變夷其志可矜也宋特畏金之

強兵力不敵而遂甘心之夫金新造之邦而敵

必死之將也宋而有人益兵捍敵使自為戰燕之降

將敗幸戮力齊心金燕之威必能出坎其成負之勢

攻取之機殆未易言也萬一覆敗亦得有詞慰歸

明之士約之率爾殺之張皇敵國益以忠壯士因而

解體人無固志根本遂搖父子青城不亡何待

魯仲連有高世之志而無其才陶元亮有超軼之才

而無其才亦七族戰之曰偵察吾衰病之時烈士

雄心徒抱腹耳並子陵之懷仁輔義當幼安之介

特節其才雖可有為其志竟於不屑桐江煙月遠

海鏡擊沙鳥而只是數子者鴻飛冥冥翔于萬仞

網不及飄然雲霄雅志玄標千秋百季聞其風

者豈可以與

或曰非隱者也其對太宗及宋琪之語蓋經緯

無志識精明豈怪憂虞之傳真中行獨復之士也

五季喪亂間開往來洛日嵩雲霧遙瞻眺其心曷

得

一日忘天下哉偃蹇華山騷野石室將托於神仙之

幻妄自文其經營之雄奇太祖代周隆驢失笑野花

帝鳥歸拂紅塵已固知宋祖之興天下不足定矣縛

管解殺皓一月不食死年僅六十五仙邪人邪

漢唐宋之初興及光武之再造其乘時竊命之雄無

一非四君者之敵項籍雖暗嗚叱叱千人皆廢特一

夫之勇耳王莽竊建德李燮孟景之流豈能為伎倆

之發哉宜其敗折北曹縉易推也惟昭烈而曹操

操孫權已俱為國手而孔明仲達公瑾又立此奇

才智既以相當氣岸各不為下是以三分鼎足其

勢自成豈大謀之匪懈抑天意之攸在

晉武酌知其子之闇弱而以神畫授之天幸其明以

啓五胡之亂耳然晉乘曹氏微之三世四王爛唐肆

而盜其國柄剪屠宗室廢滅三君既無積善之基宜

有餘殃之應淵曜之殘刻懷愍之滅亡實天道好還

及乎爾者也吾固自思之晉武之齊之攸元魏孝文

之任城王紹皆聚傑閣才親賢人第二君亦既知其

大雅不群矣不廣竟友于之愛而推其公天下之

復撫國餘事耳不出此而徒求勝空言致使主
聞諫而不堪小人乘隙而易入向背既異用舍皆違
元老名臣相率而去國險夫主士連茹而造朝君志
曰移國是遠變屬世權自權一人之罪執是以君
不當權處事務在曲全不失中以害天下之成不過
激以助小人之勢

夷齊去國之後邦人立其中子祀既有托慨然歸周
豈有見於周事之非而依西伯之聖也西伯而在紂
惡不俊聖人神機必有善處焉然應無諫伐之舉何

蓋於首陽之薇耶然孟津之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
蓋獨夫之惡日於舉天下不以為非二子者獨行危
言從容叩馬君臣義數語適然始可以懾姦雄而
寒亂賊采微以來二千年間名論既定常放代人
各有性東坡曰沙作詩著論其鋒峻如武德未盡
善之語實仲尼有以啓之與

漢高起豐沛不五年而成帝業唐文皇兵興晉陽亦
僅三載皆績禹舊服奄周職方仰成之易耶由秦
隋之以猛耳政猛則民殘民殘則勢弱勢弱則盜散

心以萬世今湯食厥英雄之弟而一時神器授諸暗
弱之兒使虐后擅權威臣執命傳不再世宗社為墟
是以古之帝王智明仁聖不視四海為私恒以八荒
為量啓賢受明克昌帝業崇善祖所以不可及

古今稱孝子順孫曰王祥李密然祥仕魏親為三老
封萬歲亭侯而後直事晉終官太保密至以少事偽
朝列職即署之語形諸陳情表奏之文豈世教不明
人心陷溺知有父老者無君臣也其幼清著述滿家
身膺道望親承黃土北面事元彼固儒者之高蹈舍

肩乃爾則祥與密抑又何云劉因杜本隱不違世出
不混塵塵脫當時卒行其志其視之有舍婉矣

黃叔度郭林宗死時年僅四十餘耳而英聲蓋世風
義出群見之者心歆聞之者中服信有人立節多在
少年也今其言論風旨雖不盡傳即其一二緒餘亦
已令人有立矣泰高稚絕倫而恭儉勤接引雖居亂
世身節俱全達危行言遜之機得明夷十飛之義猶
不黨錮羅網萬范如鳳鳥覽羅網植竹實鴻鴈在海
超忽扶搖千載之餘其人可以想見

孔明高尚隆中年未三十而完名大雅至四海稱為
臥龍先主帝室華胄一代英豪自無異親親為折節
三顧其廬授表而興隆於漢益連衡時足亦以自雄
矣然愚嘗謂孔明之賢而不能成子房之烈使三分
之勢合為一家蓋三國之時天造草昧才識相埒知
勇俱齊孔明所遇不幸之子房耳唐人有詩云當時
諸葛成何事只合熱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居鍾阜每
誦此詩其意固有在云

韓魏公才器力量博學深弘一時如富如文皆出其
下故雖母后接授守忠皆以鎮靜處之機無所
動於懷蓋真入中之間氣海內之宗工也元祐之初
宣仁當政溫公起廢新法盡釐凡與豐之人無賢愚
皆遂非安石之黨縱不肖亦殊殊不知事有調停法
宜因革即其時指斷以至公苟有人心亦當款服今
惟取一時之快利而不圖萬世之尊安罔舍失中矯
枉過正溫公歿而黨分宣仁崩而紹述益以京輔職
成靖康而汴業盡墟皇輿板蕩當時使韓公而在必
能從容幹濟竭力拯危朝廷有承公之安宗社得維

城之固美是以社稷之興茲係人才之偏余氣運所
關人謀難與

蔡伯喈峻行危言屢遭田疇相靈之際幾于殺身脫
跡塞垣亡命秦會艱難時氣不少衰固獨行之君
子也其視梅子真劉更生相去幾何哉晚節依違受
官迫卓優游朝幸比之匪人嗚呼信等道之直寡既
明且切之義身死世絕蓋蒙其平生而盡棄之其度
死于獄非不幸也雖然王名誅卓并以及魯至因馬
日碑之言有武帝不殺遷之論則亦世武是故禍機
旋踵動業所以不終

聖人有範圍之仁曲成之智不隨不激一以無事處
之齊厚好勇好色好貨皆寡儉執孟子引公劉太王
文武之事以為順導力行之方蓋轉移君心貴乎委
曲耳宋神宗有志之君也其於介甫非有金張之托
而心膂之重也特其以為之志而已當時體諸
公惜無孟子之見於理財足兵之術策其完備訓
練之宜立為規條付之賢哲矧其時瀟溪明道又真
聖賢使得據展聖謀出為時用其於當道括士誅吳

離披土崩危解人無固志兵力所及因墨而降我
皇祖壬辰濠梁勤亂至戊申而後重書會同首尾一
十六年間關數百餘戰何其難也由元之法疎政緩
而國無畏民特順帝不君天厭夷德中華正統其
父居命皇祖驅除之也况秦隋之末終鮮漢
祖唐宗挺生間氣其鷄張狼顧相顧僅一項羽
餘俱烏合群盜燭火遊魂至正之初乘時竊命徐貞
一陳友諒之攻堅張士誠韓林兒之養主明玉珍父
子之能守方國瑄兄弟之多機密王保保之受寄
李思齊張良弼之善戰皆極一世之雄足為萬人之
敵海內歸元既久而生民又鮮離心皇祖無尺地
一民之資以布衣提三尺劍驅群英其視漢唐其
難倍倍夫得之難者守必固功之大者享必節此我
朝運有殷周之長世無漢唐之亂
漢帝一從代來立定禍端又難當危倖整暇從容真
仁者之勇也唐憲宗出震雷宮首逆奸黨不難聲色
內難以平殆勇者智也然文帝遺留漢道尊嚴憲
宗崩後唐業衰微何其治效之間短脩短與耶帝

以仁宗國克享靈長之基憲宗以智御人竟速衰亡
之運成康之後吾於漢文蓋無間然
三代已後至於始皇境界分明又別一世其道則去
仁任法其體則尊君卑臣其制則郡縣而不封建其
官則選授而不世祿其中國馳道地行其夷狄則長
城天限其文章則刑名之編其尊卑則刀筆之吏其
燬棄則書吏其坑滅則儒生其官與府則異宜其兵
與民則殊後漢祖承之去其特甚因循簡便毀襲
常延於晉唐自新月盛先王之經制上古之真淳漸
漸無餘而雅道益遠矣世運推移之故至顯消長之
機帝寔命之抑豈始皇之罪
周亞夫細柳之軍行伍精明金革嚴肅天子至
而不得入嚴美然介冑之士不拜豈臣子施於君父
之禮哉其所遇特漢文耳使當高帝之時則淮陰之
謀夷已不在鍾室而彭越之誅醢更不俟落刀矣缺
缺非少主臣帝在東朝已陰記之侯時而舉其
天之蹇蹇固人臣不可以立彗而漢文之謙冲則世
主允當以為訓

東海王疆以長嫡之重處廢立之間溫厚謹靜和平
恭順其後也特後光武二年耳賈逵遺表屬懷數言
引分以自安省躬而自悼哀傷真切初不類於小弁
遺獄分明且無悲於化運使孝明克全父子之美而
光武不失廢嫡之慈方之秦伯伯夷靡不及矣彼後
專二子遭父昏庸趨忽之間兄弟為僂其視東海情
同轍異天道黯然而哀哉

或疑張子厚西路不當以申生並葬是豈知舜與申
生執申生持不知權之舜耳舜事父母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蓋全其體而分之躬以盡德為聖天之孝
舜所謂能權者也申生聖之孝者也恭順不失以事
其親其云父賜子死將安之又謂君非姬弗食辭則
姬且獲罪隱忍就烹不敢自明恐傷父志失在不能
權於大杖則走之義而已其情則若其志則悲也
之擬舜持未達一間夫何疑之有

狄蘇監代蒙恬將兵使其時不甘受遺權軍南牧斯
豈可糴粉胡亥不至為君且子賢人反秦之政可
以自王則繪魚無與白蛇不斷漢祖骨其有天下乎

秦之稔惡天厭廢之昏扶蘇之明奪蒙恬之醜便之
畏威如雷見法為爐自投湯火之中以成劉項之勢
耳人謀天設豈不諒然

秦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以服事殷孔子皆稱為至德
反覆嘆諫不容已於言湯武之間弊未之及至一舉
韶樂即於武有未盡善之云天然孔子固非薄湯武
者耶湯其祖武其先君孔子蓋不得是非之也夷齊
諫伐者也孔子一則曰求仁而得仁二則曰民到于
今稱之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於戲聖人之志可見也或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非孔子語乎噫世儒固易傳非
孔子作矣

孟子答齊宣卿問君有過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此
戰國策士風生之雄談耳載籍以來太甲蕩覆伊尹
奉以居桐蓋因先君之思使之自貶三年衣赭復歸
於臺非易位也孟子猶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然也吾意是言出稷下雕龍談天漫語屬為
孟子之說以撼時君之聽聖賢垂世立教言出為經

筆於篇徒以滋亂或曰武王伐商孟子曰聞誅一夫紂未聞以臣弑君者也曰此孟子有激而云要之不可以為訓

戰國之君滕文公德性甚純志向亦切吾獨恨其不共孔子而生耳使孔子而得滕政然文豈戰先後附疏許行陳相使令奔走雖並耕而食亦無往不宜轉移有心驅役群動可以一新政教再造邦家矣惜乎春秋無滕文而戰國非孔子也或謂微滕甚爾是以與天滕截長補短亦五千里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者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伯夷伊尹且然而况于孔子

堯舜當義文至治之後網緼泰泊天地冲和二聖既生九官並出都俞吁咈揖讓一堂誠千古僅見也湯得伊尹萊朱皆極聖人之選武王有臣十人其美牙姬旦又皆文武聖神蓋元化流行氣機旋轉足以灌培名器滋養風雲故能立治化之基何周周之運也東遷已後天地否塞元化不凝孔子雖生其時聖而無輔晚得顏淵又不幸早死豈非衰周氣運培養不

全仁聖賢人呻吟下里適衛之齊所如不合亦何怪乎仲尼之不有天下

聖王之興必有內助故自家而國刑於寡妻禹之塗山湯之有莘文之太姒武之邑姜是皆宇宙貞元薰融萃合天作之配文定厥祥使之內外營襄閨門儼美道化由近及遠觀法自易而難汝墳成風江沱被澤而王化於是乎行孔子出妻中閨化室要之晨周氣薄言事有祥固可以占其不王矣

別史言曹丕奪漢山陽下賓曹植素服發哀為位而哭丕聞之遂取疎忌至禁錮防閑終其身以死若然則操之不立植亦見其恭順之節將以服事殷而弘遠之謨必不能造魏容隱以立丕不得已也植非首陽之餓叟母亦洛邑之頑民即然吾觀不才柔氣弱植志武器雄使不守文有餘而植開基可求但天惡曹氏固不使統業得以屬植耳吾每於是傷植

孔子孟穉招立宣孔濟艱危譽昌邑而廢之不動聲色若若家將於漢社稷不為無功然以臣道言之則未順也去魯立之際伊周聖人所難先何人斯為

重荷固其不學無術妄作實行要亦威辟自由勢權
偏據耳嚴延年秦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世儒
以為夷齊之後一人非予延年而薄光也地紀天常
人所攸賴隄防一決亂用日興然則光身死族亦家
祚陵夷雖出塞恩之孝官抑亦好還之天道

孔明出師二表文章典則氣象草嚴陳素志於幼君
申大義於漢賊光明俊偉可與甘誓胤征表裡真經
時之雄畧三代之遺才也然是時軍已出疆孔明後
聞先發不幾於世之拜表即行矣乎然孔明托孤膺

寄討賊後勳效肱竭忠貞而繼之以死其所自許
者豈司馬昭蜀拾之欺天干統假以自文者可同日
耶豈嘗曰事幼君當國政有孔明之志則可

司馬子長遭當刑不死為漢書未成也古人處事精
確臨難周詳固不貪生以為巧免之計亦無寧死以
赴苟難之圖是以豫子報讎已異鉅倪之觸而貫高
忍死終白趙教之冤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死生之際
豈偶然哉是故侯生殺身以自明於期刎頸以見志
皆易於然諾薄漢知死殊召忽輕同仲由仲尼之

所不取也然則仲尼何所取乎惟殺身以成仁臨難
毋苟免者其知士仁人之造乎否則何以曰子在回
可殺死

然既烈烈四皓初以商巖為歸其後辭漢兮旌亦散
之巖穴或老或死已不可知高帝旁求既鮮踪跡商
山咫尺去不崇朝非兩生之不来即七人之繼作矣
冥鴻一舉羅網何施呂澤子房亦奚自而得之乎願
子房策士雄心必其見高帝於平日所嘆不能致者
四人乘其機括巧為之圖帝不察知而隨良警計至

謂羽翼已成形諸歌詠可見帝之雄畧出于房下而
明無能燭之耳否則帝崩盛立彼四老者歸然佐命
當列元勳師保御孤疇其爵邑而渺然影響史無特
書使患不酬恩呂或負德沙中之對子房寧肯忘之
哉馬遷史記詳於漢事遺此弗書固不與其欺罔也
良平與漢率用此謀而平譎秘為甚視鷄鳴狗盜之
群差為雄長而已詭計奸謀千古如見而觀場者每
謂四皓矣劉何耶

李郭侯與肅宗布衣之交萬里赴難拯其艱危既非

嚴子陵不仕之心又無陶淵明不去之節甘盤舊學
隱忍依違致軍中有白衣山人之稱乃後受行軍長
史之秩難免而去舉措光明似矣夫何捨廟宗於韶
虞之時而相德宗於垂白之日况初辭相位後綰節
符然始參差黃錯落與其初節判若二人何也蓋
其識不達時學未聞道避險而去見可而趨進退行
藏原無定擬史言必好談神仙詭秘為世所鄙薄其
自言見懶殘衡山食茶煨芋云領取十年宰相其志
趣可知矣

不第於唐去仕吳越唐亡勸鏐計賊閉關謝賢
退保錢塘無交臂事賊為終古羞鏐雖不能用而心
義其說夫唐之亡慘矣保傳卿孤陳列就位藩臣即
帥拜表投誠視去故君如遠傳舍隱一下第布衣耳
祿不沾于庶僚名不通于朝籍執言仗義若素受國
恩其後鏐受命朱梁改隱所表受唐官隱恥不受終
身稱屠鎮海判官給事中二唐末義士惟司空圖餓
于王官谷梁震依荆南高氏稱唐進士及隱三人而
已又一人則特進河東劉軍容使張承業宦者也

周孝王下堂見諸侯卑君尊臣上陵下替遂為春秋
之漸而周遂不主戰國之間處士橫議邪說暴行時
君畏之秦於是乎不勝其君之弱甘心焚坑貽烈至慘
由強替者激之也先王之籍既去尊君之義益嚴冠
履堂階如天相遠漢興除其太甚而叔孫陋儒簡便
草創因革幾何延及後漢驕謂日滋而古禮竟不可
復至於趙宋千三百年伊川起布衣為說書乃歎泣
以莊嚴爭之坐講堂所謂勺水救車薪之火即當時
路公元老四朝年幾九十恭順容與如不能勝伊川
乃以初進之士競朝廟之間迹涉不恭言近弗順固
已薰蕕相反方圓不入矣而聖其說之合道之行也
得乎元符間哲宗患其簡倨以有涪陵之命于言言
夫子聞政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聖人之盛德容與周
旋無施不可橫如陽貨殆如微生畝固如沮溺強如
季孫皆有以待之委吏乘田約於卑俛其待賓師之
位坐講之隆而後必其道之行哉是故時殘偏說積
習已深非王者必世之仁安能起唐虞夏商之禮

孤竹賈諒卷之二

石陽山人吉州陳德文

韓信知得而不知喪張華知進而不知退袁紹知存而不知亡李光弼知生而不知死項籍知勇而不知怯故鼎彝無定動望不終福鮮貽於子孫業不傳於苗裔郭子儀知得喪矣張子房知存亡矣疏廣受知進退矣司馬懿知生死矣樂毅知勇怯矣故功列旂常名昭令甲勲伐傳於後代慶澤緒於無窮翻覆之間成毀殊致幾微之際榮瘁異途是以君子道妙於

未耳種蠶以勾踐平吳幾霸天下角東一虜露遂五湖豈無見三公之尊榮而萬鍾之炫赫哉海翁易慮鷗鳥不飛繒網及之矣是太夫種之所由死與故曰色斯歟矣翔而後集

唐神堯因隋室方亂分党并州本無黃屋之心陰圖自全之計其奮勇義造意蓄謀內布腹心外運豪傑用權勿禍轉危為安者實世民一人神堯曰今日破家亡國亦由汝他日化家為國亦由汝矣當其兵

不留行義雁遺策拙戈汾晉直擣關中神堯父子若罔聞知以當時事勢論之神堯特新豐之太公而二子僅分封之荊賈失何未定雌雄遽立邦本欲帝建成使世民於時淺中狹量見形生疑黃屋非心鮮不辭體矣但其志定於素略不動情外患既除方謀內變平生計慮天下預處建成籌畫區分固已久決而神堯父子特憐然宴安耳况元吉小智輕仇厲階中速玄武之禍何罪太宗皆神堯明不識微建成愚不見事以致禁門喋血骨肉相殘昧達者之先幾而作

智士之末慨

管仲力制堅刀而不能去申屠嘉徽者鄧通而不能誅情有所牽而勢為之限也小人君側社鼠城狐陵忽依憑靡所不至以學焉後臣之仲父而從龍翊帝之元功如夷吾申屠得君致主猶爾其難矧其下者耶雖然吾尚幸二千者之君為桓公帝為孝文也否則恭頭在內而肖傳亡董賢留中而王嘉死說諛諛佞莫可障防仲與嘉也得一日安其位乎卒之仲父歿而豎刁益親嘉竟以仇直嘔血死人臣翫離骨鯁

於時齟齬鮮有能善終者母怪乎後世之治不古
晉以垂壁屈乘倣道于虞以滅魏宮之奇諫百里奚
不諫後世因孟子賢智奚之去虞即秦遂不復致議
可謂信古太篤而求心反昧也夫虞公非有不道之
齊之國之徵如桀紂幽厲者所為正以會壁與宋明
不能照無見昏闇之禍周修信睦之儀宮之奇諫而
不聽蓋告者一而已使奚不以塗人視君諫亦如奇
告者至再雖愚或明黷貨之心翻然省悟虐心下訪
諸令志國虞公豈真木石人哉無罪而殺士則大夫
可以去今奇諫不聽猶以執行虞公固非齊魯自賢
忍於殺諫者奚獨何惜一語為之陳力顧遠奔飄然
如秦越之視肥瘠為人臣而皆爾君將何賴焉自孟
子謂奚之不諫為智為賢而世之仕者每藉口以自
隱自默官之奇殆無以白於世矣矣事秦穆公孔子
前人也孔子賢夷齊之諫伐又仁比干之諫而死他
日不式陳西門之民曰國亡而弗知弗智知而不爭
非忠衆言淆亂折諸聖百里奚之事孔子不言吾其
敢信孟子

滕文公偏於齊楚之強兩訪孟子皆為圖存之計捍
敵之謀非苟為問而已孟子告以創業垂統及太王
去邠之事不異老生常談滕之所以至竟不救昔儒
謂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或曰滕微而弱勢無可
為孟子雖善為策其若之何夫滕雖至小猶魯之半
孔子為政三月墮郕墮鄆將墮費矣文樂不至三都
必歸宮室尊強陪臣畏服東周之業信可指期也陳
成子之弑簡公孔子請魯討之哀公之時齊強十倍
陳氏厚施得政勢行淄青孔子欲以弱魯成事若三
家樂從義折必舉孔子豈漫然一試哉聖人作為非
淺中者所能識孔子既欲以摧稿之魯問罪于齊必
能以微弱之滕抗衡於楚惜乎文公生不逢孔子竟
無善後之策以立攻守之良而終并於大國
撫州有吳子傳先生者名與弼正統景泰中勇往任
道不事章程規範嚴負荷崇重一時文士亦不甚
高之吳有詩以宋求幾註之繁云雲臺清曉玉無暇
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
花識者謂其有浴沂舞雩氣象但其人規局頗拘矜

持稍過固緣氣質之偏滯泥成法篤信舊聞一守章
句之陋自謂宦官釋氏不除吾終不出人咸目之為
迂後忠國公石亨疏其行干朝大學士李賢力贊之
遂遣行人召至賜見文華命坐拜太子諭德固辭歸
至家益杜門不出罕得接見其回由是謗議日起至
誣以囚首告第長跪縣庭且譏其說書不記傳註者
君子之所為其俗學標批所能識之足發一笑耳然
吳亦見道未至執德不弘義路禮門動有括礙使如
瀝溪明道則雖卑俛廢條浮沉下邑人不得而損益
之矣

蘇武使匈奴十九年初幽大窖絕其飲食至取鹽和
雪咽之後徙北海上使牧羝掘黃鼠以為糧終持漢
節丁年出疆皓首歸國真可以作人臣之表率立事
君者之大開也歸漢之時霍氏當政僅拜典屬國祿
秩中二千石賜田二頃而已妬害其能而遠之俾不
通故武以書報李陵使歸順陵復書有漢厚誅陵以
不死而薄賞乎以守節信斯言也人臣苟無是心誰
肯為庸我夫道莫高於守義禍莫大於蔽賢光之重

漢所為如此欲策名元勛世醜爵世好還天道固不
憐憫也

君天下者立國規模在貽謀燕翼之善宋祖以禁軍
點檢陰謀得國故猜忌其下日甚如石守信符彥卿
皆一時名將悉收其兵權使奉朝請南太原既平
州縣之兵皆去所以國勢浸弱遂致陵夷西棄甘肅
靈武而日南羅施諸境皆失版圖北則燕雲十六州
世淪契丹境土既蹙而事過防閑武勇驍雄老殘牖
下絕無摘青不盡其良如王德用狄青名將也孔道
剛歐陽修月發之宜其武事之不競也孔疏德用
云宅枕乾岡貌類慈祖根求非罪指為不臣德用辨
言宅枕乾岡君父所賜貌類慈祖父母所生人為之
絕倒

唐太宗起兵晉陽以宮女脅父稱臣借助突厥使以
敗狄攻中國是為陽受制陰故唐三百年間世有陰
禍華由太宗耳武氏少入宮中乃子乘而蒸之再傳
而改唐為周已亡社稷矣廬陵及正嘉庶專制宮闈
及明皇父子貴妃良娣驪鞠內排馴致京師失守靈

絕益州幽父西宮建寧橫死代宗已後權移寺威
辟自由廢君主因循貶廢於唐亡皆陰物為尤
而作則不善也嘗聞大業之末泰山道士徐洪客
事李密有乘時庸卷直指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
欲壯其言而不能惜劉文靜諸人不能持此動太
宗顧堂堂正正之陣而為婦人女子之謀也然洪客
則亦奇矣其人當李密敗後竟不出言其以太宗出
師名號既定國是已成而貽燕之弊不可救耶

劉禹錫更始之時杖策追謁光武南鄭曰我得封
生還來寧欲仕乎曰欲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
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又勸光武以延攬英雄
務悅民心立高帝之業救萬民之命即此數語俊偉
光明經緯中興較然規畫老武奇而用之及旆河北
直擣中原擅揮之間立定天下夫禹書生耳非有世
月儲畧足以自雄遭亂乘時拔異龍鳳空之勒名太
室遂列元功報德酬勳靈帝第一東都諸將鮮能儔
之者見定於素也其拜大司徒封侯時年二十有四
古人樹建多在英年吾輩今日誠少壯不努力老大

徒傷悲也已矣世屢復何足道

五胡諸酋如石勒苻堅皆曠廢雄學遠見卓識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當時用郭欽之謀徙之外郭杜基禍
源謝安謝琰少裨亂略猶勝縱其出入覘伺卷虎中
原也不則置之江廣一郡俾為牧守如周瑜勸孫權
置先主吳中盛其宮館以美女聲伎實其中使歲月
坐消不知老至雖然先主與勸堅人雄也豈一時輩
流所能制其生命矣乎天欲崩晉久矣武帝諸子狼
虎蛇蛇倏滅旋生魏相屠割縱無劉石乘其亂又敗
謂中國之無人耶是故為人君者在祈天而求命修
德以延年

李赫皇寇萊公唐宋名流炳然相業李前無姚宋寇
後無富韓其智謀與澤潞之奸雄而威望起契丹之
敵畏四方倚重一代宗臣然李謫朱崖寇鼠海康皆
一斥不復竟死南中何邪蓋李之專擅足以殺身而
寇之矜誇尤可召禍使其當逆藩授首任虜請和杜
稷之功一歸君父優游相位口不言旁小人雖欲中
之其何為詞是以公孫碩膚赤鳥凡九者終感靈帝

風而功高天下位極人臣者竟格於上下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向盡忠帝室而歆為王莽之臣康不從晉昭而紹死
蕩陰之難父子不同性矣孔明為時臥龍而經短智
輕仇成晉之勢文山為宋盡節而璧甘心降虜為元
之臣兄弟不同群矣太丘之孫為群三世至於慙長
荀氏之龍為或再傳竟於輔曹張湯之子為安世上
置父怨桓溫之弟為桓冲仰微光惡故盛美者每與
惡稱而流毒者或有善緣古之聖賢已不係於世類
矣否則丹朱累若象惡舜鯀累禹管蔡累周公而天
下鮮全人萬古無元聖

唐天寶已後河北軍興李郭諸公出於行伍出將入
相專鎮擁州君視之為腹心眾恃之為伯忽文人墨
士入仕登庸多其慕慕堂其籍此為之汲引賢如昌
黎子美亦出藩鎮門墻延於闕成廣明不特五經掃
地大同如流變士氣日卑延於喪亡莫之救藥誠可
以深長思也自宋石文開創已盛大夫君子習尚孤
高儒術藝文日新月盛敦崇性命之學養成廉恥之

風君不簡賢而士亦自待實祐以後天步艱難運主
亡臣間關奉主猶再數十年而後喪是謂士之報禮
重者也故尊尚人賢養成士習人君所以網維世運
無翼子孫者唐宋之間可為商鑒

晉文公出亡在外踰十九年幸而反國身所涉歷幾
就危亡踰嶺崎嶇之餘皆憂重機變之動故其出奇
制勝踐土會盟盟晉更閱之深穩昭之熟也齊桓雖
經禍亂不久在亡齊國多所歸心子糾又非其敵仰
藉齊陵之勢內承山海之饒故召陵之盟易於拊掌
而葵丘之會不假兵車也是桓履其常師以正合文
當其變兵以誦興誦者詭也奇也猶詭焉獲倫之詭
料敵設奇之奇非止謂其伐衛致楚而陰謀取勝云
爾世儒因孔子有晉文誦而不正之語遂予齊而奪
晉左文而右桓然仲尼之徒均於不道桓文之事而
孟子於五霸桓文又對舉無輕重之差誦正云者特
即其用謀淺深所過常變為詞耳顧信彼抑此又何
異於矮者之看場

班姬者漢成帝之嬖好徐慧者唐太宗之賢妃皆名

族也性情婉順詞旨和平正而不隨傷而不怨內言
準禮文憲顯貞班有辭釐之言徐有征伐之疏皆法
家拂士所難為詞而夷曼柔資顧能幾諫昏庸如成
帝雄武如文皇固虛已注情改容稱嘆數千載下誠
希邁見之班後以飛燕兄弟興鮮復進見遭譖呪詛
帝召問之蒼云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歆以何望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成帝雖
闇猶知善其對而止今見於純廟吟自悼賦者讀之
可以傷焉徐有仰高山詞八九歲作不清雅絕塵殆
鬼工仙筆非人能到昭陵外遐毀幾滅性永徇馬丘
園竟飲恨以卒年二十有三吾猶幸妃之妖祖而不
罹於武盟之機變也豈剽率之劍照乘之珠速化阜
亡造物者亦恒靳惜之耶
孟子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景私淑諸人也註云人
謂子思之徒夫孟子親受業子思門人則淵源漸被
思固師之祖也何不明言所自舉以人稱耶凡言人
者衆詞也如晉人齊人之云事以衆舉勢無定在之
稱耳孟子上距孔子已過百年孔子之存子思二十

餘歲下去孟子亦將百年子思門人最少者子思
不相及矣孟子之學分明無所師承從論語學庸六
經私淑而體認之擴之四端養於集義精明的確洞
然無疑雖不會其全而已造其至自恨未得親炙孔
子故云私淑諸人言無定師也世之儒者恐孟子無
師非洙泗的派緊將子思傳授心印推其源流必歎
達諸孟子者不知仲尼尊王之志憂深周公賞特果
誰師耶蹈舛踵訛一個百和雖孟子明言其非猶不
之信是即世家列傳張皇孔子相魯之事故以矜用
聖人誇示後代而不知自陷於行詐欺分之非
世言司馬相如文人無行蓋無賴也初以琴音挑臨
邛寡女私而淫之遂竊以奔與販蜀市後貨錄狗監
得獻賦召見又勸上開邛越之道持諭蜀之文錦節
歸卿辟咸寧驛郡守郊謁縣令負笈先驅武帝亦薄
之不甚登用後又娶臨邛美姬與卓友目今崇府有
白頭吟蓋草賦也使在文景之朝久擯斥矣晚終遺
書遺武帝東封泰岱此與古人死以尸諫者何如哉
或曰東方朔何如曰朔賢隱於下位者也諷諭婉愉

足以開悟謔言微中可以解紛王仲淹謂明詭跡混俗不自求別目曰人隱蓋商之頑人之傳非寺人巷伯之比乃其恢諧譎浪多寓深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史記謂武帝以能優畜朔其惟不知朔亦不知武帝也

許平仲生於元人域中俛仰從仕是時中原淪入金狄百數十年河洛之間腥膻已久雖豪傑之士亦忘其身之為胡況乎仲隨世以就功名者仲深不滿其出賣青衿者之意也是豈易言耶衡之學初頗

出入從老氏用功極多至讀三經書亦喜其縱橫排闥後得閩南傳教始從事伊川考亭之說然亦厭宋末以來訓詁家詮深入絲毛故平生不好看書其為教甚有矩度國豎進士之法至今可行然所養雖純學未見道平生辭受取與終是未合聖賢使其得瀛溪明道之學以淑其身則所造詣當不止此也

為將忌重名尤忌英氣郭子儀始無重名立功後多懷綏關穴默然自容故猜忌如庸德宗伎恨如魚朝恩亦其可如何終其身不忌加害備悍島夷士蕃

回訖亦款服黜為朱南渡諸將韓世忠庶幾近之宗澤岳飛雖忠勇然宗名重岳又英氣俱不克功名終其後文天祥起狀元為執政天下想望風采及以兵勤王所集南中島合而上下已忌之李庭芝張世傑一時名將當天祥通入直州李疑其不得獨脫陰嫉苗再成害之苗不忍乃逸去至行都世傑惡其才望乃遏之以致五坡就執雖天命有在亦人謀不臧也然天祥初以相麻使伯顏軍一見即留不遣令其別歸則夷亦忌之亦奚怪地望之相埒者耶若天祥者負重名英氣所以師旅無成與國俱僨天祥詩日出師三年勞且若咫尺長安不得覩其志則可悲云

范雎巧險機詐一言即結主知絕母子之恩斷舅甥之義俘囚亡命致人主任之不疑然寵利終其身無商於車裂之慘明於四時之序知功成身退之高小人而懷君子之局也李斯為秦客卿當逐客今下上書悟主遂致除今卒之謀并豎戡首六王三五以來功伐莫大而家夷三族身長五刑狼籍咸陽悔辜

黃太失在於不知止也斯當始憂焚坑之時識其係
刻之威足以亡家喪國引身而去翩然五湖則秦族
雖誅而斯家無恙縱高帝入關之初追錄飛應之惡
不過以其身殉而妻子子孫當不相及矣然斯小人
也貪榮富寵恬勢真前得喪存亡之機險夷利害之
故方擬安鴆毒安能知之其大者逆主之遺留利君
之昏幼賊其家子戮及謀臣煽趙高之威促亡秦之
錄雖寸斬不謝拜子之廟而况其僅論五刑耶

門徒之才奇而縱仲舒之學粹而純皆漢初間出之
楚楚標流采毒堪有代者也然費氏於此傳董
滯於江都俱以困厄死何也雖二生者之運窮然亦
由出非其時耳文帝仁厚謙恭性與董合便得其天
人三策未必能曠世之知或可舉而措之庶幾帝
三王之盛而武之雄才大畧實亦相當使三表五餌
之說或塵乙夜之觀則雄武之才立可遇合不致阻
於絳灌臧臠長沙也然禮樂服色儒者之粗迹帝猶
謙讓不違而況於正誼明道之言其必以為迂遠也
可知程不識李廣僅一時之將帝猶未盡其才知費

之長樂驛驛東來施而流涕痛哭之書已拒人於
千里之外是使董縱遇文賈雖逢武亦恐郭公之書
董亦公之好龍耳

程太中仕與國溪溪在南安親令二子受業明道云
昔受學於周茂叔今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學於周茂叔歸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
是言也明道親以濂溪為師而安於弟子之分刻畫
精切指授分明非橫渠於二程溫公於康節時得之
聞見而終未拜師會也明道墓碑正叔片之曰先生
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
文為己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于
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正言明道學非師承聖由
天縱似與茂叔曠世未嘗相聞世儒忍其矛盾傳會
其言引明道常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是自
宋體貼出來於是序學庸者以正學之緒直接二程
遂略管見竟不知濂溪當時之學果不由天理耶而
通表千載聖賢言理不有先覺孰開我人又似以濂
溪上台郭魯其說竟無歸縮學者炫於所從由吾言

之無異在當時仁恕嚴密不露精神恭謹溫良絕無
表暴資孟之勇有顏之淳正夫如程太中小人如滿
宗孟皆深識之程遣其子從而蕭主以妹妻孟易及
武吾每語伊川所撰墓表又釋明道歸重其師之言
未嘗不嗚文嗟邢恕而北學情陳良

李顯忠西陲將種氣岸魁梧拔身南奔出於忠義破
家殉國百口皆亡復國之時值朱講好以歸正人為
諸死援職備碑立成以來當權備員介冑之事益驟
將士之氣盡銷至於辛巳已二十年如顯忠者將恩

陵邊壯懷繞會一旦起而致用血氣精神遠不如昔
符離之役吾猶幸其不死鋒刃而首領獲全也辛巳
疾蜂起之將圖復出東志未及申首謀已賊乙酉再
請之後廟算已決偏安如舊疾者不過守節出牧而
緊扼驍玩弄詞旨趨避山水極餘抗之佳麗尋漢上
之風流將軍執手雅歌援畫戟困於輿金藉席而
中原戎虜又置之度外矣韓氏恢復之圖猶及幼安
晚節果時思奮烈士雄心及危胃喪師其論并指秦
六因其微言遂弗察之不啻以二卯葉干城鳴呼注

總帝后之蒙塵百五十年之國是自建炎以至垂定
和耶戰耶

高宗皇帝慈良弱以形求之得說愛立作相文王卜
獵於汴滑之濱姜牙釣蟠石載歸以為師古人之賢
無方宏揚自側陋而能動華炳耀百代蔚然周以鄉
三物賓興其賢能而歷聘之禮遂廢由秦以後雖古
意不存平津富民曲學阿世片言悟主猶得以取相
封侯唐之馬周宋之張齊賢布衣射策召見承明數
年之間躋臺榭輜二子者希世遭逢志節砥礪雲龍
風虎不愧名流公孫弘車千秋視之殆媿死矣然由
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觀之則人主用人固不可
執泥資格終老人才充無以將順逢迎徂施恩遇鄙
夫患得蒙蔽聰明曲成其私貽禍宗社秦漢末年唐
宋中葉指鹿為馬內憂外侮而人不知隱敗為功邊隙
開而主不悟蓋小人之情揣摩驛進每籍旦夢卜而
蠱惑君心致以踈踰戚以卑踰尊而天下始多事矣
否則何以堯朱之繇而周公失之管蔡
宣和之末將弱兵驕虜入都城束手無策勤王數十

萬衆皆觀望近郊原邱既南散為盜賊元木劉豫撫
而有之布滿河南而中原遂不可復建紹以後前監
其明故諸將各擁強兵隱然重鎮韓世忠維揚劉光
世盧統張俊浙右岳飛武昌而吳玠兄弟保蜀皆招
練軍馬擅用賦財移易官師辟置幕蓋幾於唐末
藩鎮矣行都在杭頗厭其逼奸僧伺其機括持虜未
滅而將難制之說遂動君心陰謀釋諸將之權而
倡和投弱主之欲是時惟俊與檜善諷速解兵退保
湖山甘腹手帛世忠又潛龍之誓上結主知故威逼
不疑終得祿位玠兄弟處窮無隙可乘惟飛忠勇剛
明誓欲殺虜君無中卷相有深仇羅織殺之以勵諸
將飛平生雖稱文雅而倨起武流性有豪家真則不
顧逆龍搏虎遂陷禍機耳然當時諸將惟飛有氣魄
可以敵愾使用於宣和宗社無倫屢之禍長於建紹
事駕有南轅之期豈天欲強胡以成蒙古之勢鬼施
陰奪固使人謀之不臧耶

禮樂無處無之誠不可須臾去者世人不達禮樂之
本以恭遜揖讓往來交際為禮以聲音節奏鐃拊春

容者為樂非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鍾鼓云乎哉蓋言禮樂之用不假外求禮只是
一箇序物得其序之謂禮樂只是一箇和事得其和
之謂樂蓋緣人情而作其強世而矯拂者輕因物感
而施其不節而冥行者妄是故揖讓恭遜交際往來
鳴贊非禮而時出於其外聲音節奏鐃拊春容何嘗
非樂而不圓乎其中接天地感鬼神大用之則大坐
閤室當屋漏小用之則小每臨若不可以云禮而收
束其筋骸者是與迄殆不可以云樂而節縮其撻踊
者存吾當恨有王言涉支離而子貢對無本末矣筆
我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是又
以粗述言之寢宮坐嵬未嘗無禮吊唁進諾何往非
樂宰我所謂不達其本者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孔子答林放問禮之本正如此聖人無
寧失而求諸野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記集說卷之四

孤竹廣談卷之二

蘇軾詩集卷之四

宋時君臣之間猶有官有一體之意詞臣賦詠往往

連入禁定伶人掖諸管絃多經進脫子瞻以詩諷說

風聞於朝東赴臺管幾陷大辟誦黃之後作中秋賞

月詞又傳致禁中神宗覽之至只恐瓊樓玉宇高寒

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量移汝州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量移汝州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量移汝州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量移汝州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量移汝州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量移汝州曰蘇軾終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也昭烈之言曰毋以善小而為毋以惡小而為之
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大哉帝謨豈惟後主之鑒觀實
通百王之著恭

周顒詩直公中東遷之初輔晉為烈其申救王導實

亦知其無他蓋附於祈美與叔向之義豈意導之

熱中切齒哉敦全亭咸初無戮顒之意其云周顒南

北之望是尚知所警畏而不欺導乃陰逢其惡使之

甘心戕割鼎鉉之司喋血都亭之上老氏禍首實誰

為之後見人心不順敦事無成始倡太義滅親私計

族所幸天殛敦窮江漢始平我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明之間負此良友天欲彰導之惡使自

為詞否則晉史多為導諱誰則知之邪宋人謂褚淵

身後何以見宋明帝地下言於王導伯仁亦云

祖溫至秦王使被褐來謁捫虱而談當時之務若若

無人溫睥睨一時懸軍弔伐既焉姚興之首自詫威

武無前猛以布衣遂巡杖策視若等夷一見契投且

謂江東無與猛比使溫識忠晉室夜召其良引俱南

向同升諸公蓋其本局功烈所建必不在玄石諸人

之下僅署猛軍謀祭酒猛才智之士見形生疑如從
溫歸必罹懷害之有韓非之禍寒裳避弋色舉而飛
倪仰從秦符堅用之遂乘以霸縱神螭以赴巨海并
謀臣而資爰邦溫媚疾之罪大矣連玄之及舉族鯨
鯢天亦報溫之不爽

陳公甫振古之豪也宋元豐以來窺天人之蘊見道
德之全養虛致神超然獨契濂溪明道之後一人也

近時議者謂公甫因會試下第沽隱江門立為怪魁
高自標榜務於益名欺世噫是以兒童博塞之心度

聖賢也濂溪由吳氏任子官不過知軍而開千古道
學之源行百聖傳心之秘後之人寧以濂溪不從科

目俾不與於斯文哉貴遠賤近信耳塗心世固比比
爾輩聲鳥韻曉睨雌黃聽之者一過耳而已

宣和間邊釁熾者馬植高舉師基謀者童貫王黼然
非蔡京父子老奸為相而主於內彼四三人者曷能

以有成哉當時君子正人相率論於黨穢杜口結舌
無一敢言其非永祐高拱清虛荒淫作巧徒擁虛器

道不足以成化明無能以燭奸釁百年之盟犯可興

之虜兵弱財罄將寡謀驟一敗天亡六師星散而青
城拜表五國為囚夫唐天寶之末揚國忠日南之事
亦然喪師二十餘萬猶隱敗為功亦由林甫為相玄
宗昏於色而不悟也是故君天下者頃刻不可蔽明
左右尤當擇相作事更宜慎動小人益弄威辟足以
亂國喪家易曰言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噫吉一而已
動可不慎乎

鄭炎謂季札三讓吳國不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
致國之意委而去之竟以亂吳是謂未可與權似矣

然古稱匹夫不可奪志夷狄孤竹邦人立其中子
便無中子夷齊亦就乎否去義之所在求諸中心而

安吾知夷齊不為最孤竹奪也孔子賢齊齊當不
厚非季子惜當時門人無以季子為問而不見乎於

仲尼耳雖然歛迹延陵歷聘上國既讓去而為之役
無乃委大而忘細乎豈問禮觀風圖象考舊章有使

命無因而至耶嗚呼是則季子之志之可傷也

三代已來學古譽釋乘先聖先王以當功善惡德
也夫德莫大於明倫倫莫大於父子莫先於長幼者

也唐列先賢配饗從祀是時人惟尚藝文鮮希賢達
淵以先無繇而父子之性系乎參以趾奉路而長少
之叙畢延於有米回參與後高享廟堂歲先父食
聖廟登正大祀革去監封別祭皆繇使共啓聖厚倫
敦睦實此為宜所惜諸君當制依之時鮮將順之美
不推明崇德象賢之義去四配十哲之稱次第堂階
惟長其少孔子六歲者狂與率路有若伯魚以次就
列而淵與思孟叔孫後從父子無先食之嫌衍饗有
家之樂則啓聖之祀自在孔林可以無建夫夫鄉
黨之如匡輔世長民莫如德乃於明倫敦敦之區顧
嚴以朝廷列爵之制是唐人不學之過後代因而蹈
故轍常耳今其長幼失倫皆由釐正未盡尚參乎先
於父執役軻班越於先賢俎豈有多寡之殊挂牢致
羊豕之異逝者苟作必不啻香蒿一執禮之人重為
建白肅讓聖鑒一覽曉然世教人心固有補也
王莽盜漢假弄舜纘授之說文欺天下曹丕祖之而
山陽下賓司馬氏以後千餘年間賊臣作暴皆以為
詞雖唐太宗之蒙傑宋太祖之英明藉口隋周漢小

兒而過居其有他尚何言哉惟五季唐莊宗弟朱梁
而漢劉智遠立於出帝北遷之後差強人意耳然智
遠挺重兵守太原束手國亡徘徊觀望亦亂臣賊子
之歸耳惟我 朝戡明元之餘閭復漢官之威儀摩
命隆恭直節等漢武視之且有斬德矣
姜嫄懷巨人跡簡狄感玄鳥生稷生契德為聖人皆
貞元將合朕兆自萌如麒麟蛟龍生異群品非偶然
也後世好誕樂怪信耳昧心似謂源伏觸物成孕無
夫生子而稷契聖賢名為軒龍之嫡似皆無父之兒
即如世說所云叔梁紇淫於微在野台而生仲尼者
此類也筆之簡編肆無忌憚抑所謂處士橫議至於
風生有王者作固不待教而誅者也然余覽詩生民
篇宋人定註固祖其論以立經垂訓矣噫看場夢
不啻獨漢儒之惑云乎
世宣言文王舍長立少武王因之興周而千聖未嘗
以為非帝乙舍廢立嫡辛紂因之亡商而百世不敢
以為是豈長嫡固當經而天下亦大器充舜聖人且
變通於賢而禹禪契宋太祖更致國與天下於第其

心誠任生民雖其子且不足顧劉曰長幼嫺庶之間
乎故漢高以趙王類已故立為嗣讓竟格于子房猶
貽人系神堯以世民功大使代建成意終奪於閭閻
血喋禁廢天四海重大之基乃律以一家長少之叙
是謂放飯流醪而問無歲天者也國初懿文之薨
聖祖注簡文皇因劉伯溫不可而止夫 文皇親為
高后首出雖少而嫡論統亦宜吾不知伯溫所見如
何而基革除靖難之變

王景及冠世才雄心明正閭東遷有晉惜其所事者
符堅許平仲淵源道學有辨華夷南渡有宋惜其所
主者蒙古堯君素疾風勁草之死不移其固乎蒲東
乃甘心于逆廣王鐵鉞豹畧雄臨逢時自奮其回翔
河上乃効節於賊溫是皆擇非其主比之匪人雖偶
襲一時之奇名終莫逃沒世之遺論是以君子仁止
之間須嚴冠履之分從違去就逆順是非皆當瞭然
使不迷繆則常懷從容其寡過矣古之人有行之者
茅容徐稚造次以之

阮嗣宗之不仕晉本心也然無法禮酣沈糟粕者欲

先東市之刑更求速化之術耳一醉六十日不醒此
豈其得已哉漢陳詞文行危言逆議之其明其直
之不見其踪殆所謂中約施博該近指遠矣籍作司
馬炎勸晉廢有顧其存箕山之節夫晉之攘魏天下
知之籍豈無見於余顧之威為此老生之說耶姑示
志於言陰折其端於一絲九鼎之際寓默奪潛移之
機其言今固在而其情則可深長思也

允顏亮盜據中原稔惡肆毒大殺其宗族而收諸婦
女雖從母姑姪姊妹姊妹皆淫作醜態所不極矣氣
蓋蓋皇天不祐誘其南寇臨之瓜洲雖屠割以死未
正典刑南北猶以為恨亮從弟世宗雖封王尹齊
南妻烏林答氏儀容脩整亮欲召而私之烏林答曰
我行矣否則上必戮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至良鄉
自殺君子曰哀哉烏林答之志也下患死難患處死
之難使先於濟南則累其夫矣後於良鄉則辱其身
矣從容引決優變如常吾固惡亮之乃禽乃獸非我
族類抑豈知烏林之為鳥為鳳出我人辟昔至良鄉
哀而吊之詞焉

宋藝祖太宗起於武甯兄總禁族弟恭肅事必相
咨謀必見就况陳喬之變預籌豈止一時想其初舉
誓旨指天已有以位相及之意不則素有大志非一
人所能計而成者金匱丹書特托昭憲顧命以自文
耳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後太宗紀元太平
興國蓋踐其兄之云也京尹封王五季銅龍法較草
昧之制因循未變太宗固久居之矣藝祖方面過肥
偶疾速殞諸家諸種種種有之兄弟相傳意已素定
何待亂命而後為言作史者曰顧命大事也舊史實
錄惜皆不載然此後宋世諸帝彌留所傳又皆何語
乃獨至於藝祖兄弟而疑之知人說夢千古同訛長
編倡其端元史踵其轍我朝諸君子信疑各半是否
相無累牘連編誠為白骨加靈而已或曰藝祖兄弟
陳橋之事雖趙晉知之故力排秦王以致貶死而不
有天下

或言宋太宗不踰年改元問實不為服悼園之廢武
功之死準以誅心之律難逃弑逆之誅曰藝祖兄弟
興於戎行習見五季之間安其簡陋之俗不踰年而

改元者踵訛以新天下之聽耳總叔不為服古礼相
沿彼固有見於兄無見於君者也秦王因告變得非
出趙普陰謀如李輔國於建寧史彌遠於濟寧者
三至慈母投機亦何疑於太宗耶彼楚王親其長子
因火廢錮至終其父之身亦豈其情哉德昭之死史
明載其由固不待辨矣

宇文虛中者宣和末為尚書左丞建炎之初以京貫
黨論削籍後應募使金辱命授梓潼二十一年為翰
林學士承旨通顯矣與其群高士訟者復歸宋遣
使密謀奸檣殺國因泄其機遂至赤族蓋又後小人
也槍死元誅宋錄其貶贈官賜諡蔭其族丁曾見宋
名臣錄載之與洪忠宣等夫人臣之義有死無貳春
秋之法無將必誅虛中事宋為有或存金為無將蓋
天壤之殘夫不容于五霸之世者忠宣之罪人也筆
之同傳其誦亂長奸與

洪忠宣在虜十五年流涕冷山繫陳王悟室帳以應
對強硬屢落虎口矣陳誅洪幸不死得移燕都每馳
梨栗果麪起居二君紹興庚戌以來虜中聲息皆

其家聞難不忘君其忠臣也岳忠武改葬後之紀
金酋酌酒相慶洪亦跪書於朝是時奸僧當權陰通
廣說事機一賊立有紀期而高宗不加詰奸僧不見
允無亦有天道其間抑見奪權智耶洪歸忤僧死
南中檢簿其過於使命之時而困其身於歸國之日
偃月之思甚矣吾因憶宇文虛中之事而幸忠宣之
得免

稽叔夜阮嗣宗皆略弃禮法放浪形骸蓋幾於短駭
文身外倫傷化矣魏之末季倒置冠裳知士忠臣宗

手賁厥駢首就戮運祚陵夷二千者心存舊國良在
首陽事無其機志不獲騁故發諸論述恒切隘不平
阮之大人先生傳刊落世塵聊自廣以見志而和之
絕交書則非薄湯武直陳已志有筆末為臣之心橫
觸禍羅倉猝召變狼藉東市竟致絕絃誠烈士所大
痛也是以君子居亂邦見惡人與其危言峻行以速
咎無寧危行言遜以自全

蕭曹俱起沛中小吏佐漢祖取天下何謂善參後為
將相乃有慨然何死所推賢惟參參聞何死亦戒舍

起治行知何所薦惟已也及代為相遵何約束諸
無所變更時為之語曰蕭何為相較若畫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夫二者者知公忘私國忘家王臣寒賤
匪躬之故美暇脩一時之隙執東漢而來相天下者
則異於是樹類鼓朋要為死黨如牛僧孺李德裕抑
又甚哉事根於細微禍歸於宗社人之云亡而邦家
為之殄瘁吾於漢唐之季蓋有深悲而不忍言者

王十朋文天祥羅倫廷對亡慮萬言十朋專指攬權
天祥以法天不怠倫則明倫理正綱常皆自當時所

急務而言中切事機指陳要當便其說而用類非汪
逮空談後天祥身殉宋杜而王羅二子備然名臣誠
世儒所謂士人第一步也練子寧乙丑廷試以輕才
殺主直犯高皇權進士第二授脩撰與狀元除今
其言在讀之聖主高皇聖性嚴重不知當時何以
容之坊間刻梅溪文山二峰三策遺練不錄豈以其
名第三耶抑其時練化國禁而所對未傳也練臨江
人死革除之難

張廷子合元將貽書云君子之為臣不親於宋之

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蓋言宋宗王族屬
皆為周見也吾因記少時見友人賤趙子昂詩登樓
望闕一篇於便面者戲續四句於後曰錢塘舊是宋
長安水承高低眼盡看更食登樓天北望別家門戶
倚欄干夫子昂親為王孫早登名第仕雖不通顯而
身出天潢宗國既亡黍離興嘆微子抱器東陵種瓜
終身布衣亦竟何憾今觀其詩逼唐唐書臨晉墨天
然舊品雅麗精工東海西湖地非偏勝登溪天目景
有全奇名教之中無佳非遠何笑身冠冕交臂胡
夷汗顏洛邑之頑民後首唐蒙之供秦哉王武人守
死不易與城俱亡子昂為翰林知國史見元將所云
云曾一動心否

荀卿以禮為偽世儒非之夫禮緣人情而有者揖讓
進退坐作威儀皆自然濛泊不假強為繁簡適中情
文俱備如衆星布列五味調和并非矯柔造作所能實
天地本來之節所謂父子立君前臣名是也周衰
已後務為侈繆浮文宗節無復真摯夫子已有郁郁
之嗟而大林放之問寧戚寧儉之說蓋首文就簡約

過從中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此以禮為偽之意也荀卿自擊執中不勝其
獎而有是言豈真以先王緣人情而有者之為偽哉
按孫通總章之後千五百年世變江河日趨於偽使
荀卿生于今日抑不知若何而有詞也荀卿之言世
儒不聽吾以為不可盡非

傳春秋者謂趙鞅靈公趙盾亡不越境仲尼書趙
有弑其君曰宣子為法受惡夫春秋紀實之書也何
得罪于君出亡在外盤桓境上公與需逢及及事皇
不邊乎處原情定法似在矜疑固仲尼不為已甚者
之所深憐也趙穿賊殺故君者無所預今因不出境
之故遂準以誅心之刑巧詆峻文加人不道若是則
脩春秋者立義亦太刻矣律家坐造謀主使之入則
從而加功者末減今曲宥手刃君父之賊而加諸無
辜出亡之臣曰吾誅其心耳是秦檮莫須有之微周
與來俊臣所不為而于定國徐有功之深恥者謂孔
子為之乎然則靈公之死穿與有與否知信經而已
矣自經如之何曰趙盾弑其君

屠屠賈以私怨僞靈公之賊遂誅括同朝與齊而并
其族荆妻成公姊走公宮受而舅甥友程嬰謂趙客
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曰曰死易立孤難耳於
是與任其難而杵曰與他兒死孤兒空養之與處以
長曰若此者何如也君子曰在晉則黨逆法固必誅
於趙則成忠思施不報蓋晉赤弑君之族而二子者
續死友之宗且致辨於難易之間而酬其必有為之
志屠僻以復趙緒以存如綫之厄頃刻立定及餘殃
以善慶易累卵為綢繆二子者不但能忠亦多智矣
俠氣英風至今猶可想見之史記新傳同篇之說要軒
信春秋

馬援戒子書謂學伯高不成猶為謹厚之士刻鵠不
成尚肖鶩者也學季良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書虎
不成反類狗者也又曰願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蓋欲其子之謹言
端行勿道人過矣然援以之詔子而不自誠至借季
良伯高為喻躬貽其非而不覺抑何足以鑒哉意以
之謗誰則尸之且其不終魚水之契也范曄傳贈難

入獄告其子曰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使汝為惡則
惡不可為夫知惡不可為必知善所當務忠信篤敬
淑慎其身又何暇及人之賢否賢哉此孟博之愛
於伏波也

秦漢而後禮壞樂崩法制凌遲竟不能脩先王之舊
雖由人事天實為之河間獻王德口無擇言身無選
行深明雅樂稽古禮文果太子之廢倫次屬之使其
時乘六龍首出庶物以君師之位任制作之權博訪
儒生精求往古故必能去叔孫之繆最正長樂之恭重
漢去周未遠古制可以脩明雅樂因而敘正斯民庶
幾復見三代之金乎景帝知德之賢乃越次立徵卒
於齊志藩國厄愆速但旦天運升降希道夫淳古之
風太息斯人不得與後死之列

漢哀園昭帝均武帝之子戾園生史皇孫史皇孫生
宣帝初戾園以平蠶死史皇孫亦被逮繫生病已獄
中昭帝立十三年無嗣霍光廢王賀迎立之是為宣
帝蓋戾太子之長孫昭帝乃從王父而武帝其曾祖
也宣帝即位追尊史皇孫曰悼考為建園廟以上接

昭帝之世正合古人四親之意名正言順事無不宜
世儒顧非之謂其不當以小宗合大宗若然則宣帝
即合大宗孫而考昭帝矣考昭則祖武曾景儲高孝
文是漢廟考妣以宣上疑從祖皆通降一世以就
其孫矣夫禮緣人情而制棄父禰祖悖典後倫是安
得為禮與行一不義殺二不辜古人得天下不為矧
富有四海身絕六倫將以合於大宗可乎曲學迂儒
不通之論網目何取焉而附之也天下固無無君之
時亦豈容有無父之國誠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而事不成至於民無措手足雖有粟吾得而食
當錮諸賢臣而朝廷正名論昌君子之道長當錮諸
賢臣而漢祚衰世運否社稷之難作蓋安順以來諸
君子雅道孤高法言危峻各自標榜競和是非使人
望若真鴻鵠如威鳳飄飄霄漢蒼米爛然乘墻之夫
思緩弓繳也久矣諸君子不悟反觸其機事激于過
剛之李膺葉作於亡命之張儉賢人達節儉俗被收
國士名沉駢首就戮生四海英雄之氣失一時豪傑
之心於是董卓孫堅各承其節操表紹坐享其成

而九廟丘墟災禍不祀矣所幸遺韻流風修然未泯
故然灰振槁未即烟銷吾嘗謂桓靈之祚維持不解
延於數世者諸賢歸屬之功山陽之基摧折莫救終
為廢廟者黨錮激成之罪

記射禮云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
蓋言將莫弱於貴軍大夫莫辱於亡國為人莫恥於
人後此三者皆勇不足以自奮業不能自強故棄之
使自毀棄耳蓋以射主觀德而敵氣無勇積弱者遣
足襲威而奪氣非甚惡而黜絕之也後之為言與非
敢後也之後同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傳會為之詞凡
無子而求為人後者志親食利故不使入斯言也舛
理亂經莫此為甚甚矣嘉善而於不能之義哉夫六
籍皆聖人常語如致用之有救粟淺近平易無不曉
然而談者務鑿為之深推而使遠何耶恒言經至漢
而訛愈壞其禍甚於秦煙道至宋而講益精其害近
於洪水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以無事視有事者也岳飛所
臨營處兵皆披甲重鎧必有事視無事也一則勞能

知逸一則安不忘危然亦顧其時勢之輕重何如耳
沮一與復讐孰急殘兵與募金孰強是故兵無定
法奇譎靡常也乃謝安之圖基寇望之博奕則強敵
在外無可如何姑鎮靜以安衆心淝水之征城下之
結誠孤注也符秦天敗耶律自摧而晉宋以安夫豈
三子者之勤哉安石折屐喜而不伐采公歸相懷而
自矜是以世路之禍福頓殊而功名之終始亦異
司馬懿人雄也當三國時孔明之下罕有其儔以時
魏武極異之恒置諸座下建安末造生已壯其
州弘沉毅之機英奮發之氣雖歛鋒藏錫而龍顏
拔群亦已可見矣終日侍魏武之側獨無動心乎晷
人死不棄民留賢臣以遺子孫秦穆殞子車氏三子
史譏穆收其良以死魏武於懿寧非是心其不害之
意良以此於戰孔北海之志廣才疏揚德祖之器敏
識達物望所在操皆忘而殺之彌衡稍露光芒送之
黃祖使之甘心猜狠雄心靡所顧惜亦何有於仲達
武夫操之任數者奸欺孤亡漢天方好還遺之以懿
為之屠剪然則操雖神智其如天何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其在朝廷恭肅誠敬頃刻
不忘執圭使擯鞠躬色勃如弗能容今記於鄉黨一
篇者固可以想見故曰事君盡禮又曰雖遠衆吾從
下是時祿去公室政逮於大夫而仲尼事君如此殆
與周公居東恐懼流言亦為凡復子明辟北面為
臣之意同真聖人之道也孟子為卿於齊乃以賓師
自處不能蒞彩亂邦當朝之辭問卿之對使當漢高
魏武鮮不橫罹禍因非明哲保身之貞昧危行言遜
之義要之不可以爵使仲尼遇齊當溫良恭讓之
德緩來動和之機或足格其非心感發善念亟奉為
政而天下宗齊矣惜孔子所見者衰晉之景公僅能
邀顯名於晏子而不以季孟之間處仲尼死肉未寒
而運移于厚施之敬仲

孤竹賓談卷之四

石陽山人吉州陳德文

石平仕秦封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青門瓜
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鄧侯何知其入客之嘗勸
何辭加封食邑五千戶後何乃以功名終君子曰平
古之知大也齊王敬魏中郎范粲拜送出郕因發
病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三十六年竟卒車
上車蓋魏所賜者君子曰樂古之義人也吾蓋於元
得一人焉谷寧氏王用文仕為朝陽路總管城上自

繼不死逃入福清山中者第十年蓋城既一區宇使
徵之慷慨賦詩竟仰藥死用文家古人從容赴義者
重泰山可以勸忠矣其詩曰昔日潮陽我欲死宗祀
如絲我無子此時我死作忠臣絕祀覆宗亦可恥今
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梅花片腦如雪白
一死了却君親恩先御史公洪武末巡按福建時曾
傳其事文今存

宋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官至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涯山亡投海者載為北軍釣致張弘範禮之以殿文

丞相行至金陵詔釋為道士自便丞相北去光薦有
贈詩今憶其三云秋氣晚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
能別更盡此日惟出門一萬里風沙浩漫憂喜無兒
女情為君涕洟瀾百年會有盡子載無餘觀明君
臣義公獨為其難願持卅一寸為金青琅干當有撫
卷人孤燈起長嘆又云嗟予抱區區宿昔同里閭過
從三十年知不知面患難忍重逢家上市朝饒半
紙遺餘錄獨聞新詩感涕淚途際驛手鞍馬倦依
依斯之意當恨十年晚會中偶不逢爾世本非願矣

胥目未扶端欲請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陽百轉餘
生諒須更孤感橫九縣庶幾大尉事萬中丞傳又
有過宋行宮二詩尤慷慨悲愴讀之慘然文丞相為
叙其東海集贈之詩甚多載文山集中及丞相在燕
獄又有寄中甫詩云父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死矣
煩公傳北方人是非蓋以身後托之今督府諸忠義
傳出光薦撰在宋史

楊維禔秦美新途前視之君大承華歆去漢即魏管
寧疾之如寇魯節主之高蹈也申屠蟠之因樹為三

在冀朝未發之先司空圖之結社王官又賊燭初張
之日至人之明炳也然東西兩漢崇檢尚名未造
為士益思奮危言採亂視死如歸延於數十年維繫
不鮮李泰伯所謂整道之結人心也唐之士品類尚
靈文談詠好奇動相邀名節委地怪誕彌天元稹
之會真詩牛僧孺之周秦行紀是尚可以言人乎文
勝實衰綱淪法斁九州既沸一敗不支大節清忠身
殉宗社者惟司空一人是故有天下國家之責於風
俗才豈宜視為末務

開闢以來至於秦政三皇五帝之正界勢須一番轉
移蓋民偽益滋風俗日薄道德不同軌禮教不同情
阡陌既開經費自倍先王之制無容不變柳子厚封
建之說世儒非之殆未易言也子厚謂封建者聖人
特休於勢其說甚然蓋泰山之萬國玉帛孟津之六
百諸侯人衆地分其能以廢之乎吾意燭蒙之初生
民之始人各為聚勢不相維乃後聖人挺生首出庶
物別其疆域理而分之因曰封建周衰世變弱肉強
食陵夷以及七雄昔日侯封無幾其勢固不能不郡

縣也子厚謂公天下自秦始非也戰國之時諸侯破
滅齊楚趙魏多已連郡邑邑如即墨大夫田單皆其
守令之長何獨秦然但秦則盡去其籍而天下悉郡
縣矣吾意堯舜禹作可議者井田耳封建決不容復
也試以武官世襲言之黃口乳臭割膏髓統綺膏
俾合饗富貴更使據有人民社稷自然必至慢神虐
民將盡削其地而去之耶抑姑緩其罰而徐為所
也夫然亂天下必自封建始秦法固不師古如郡縣
之制通變耳民愚世常行不可因人而廢

永平古北平又孤竹君所理東段海包紇山川控
帶遼陽拱護遼東劉守光肆唐之後故墟并入其
府土俗民風久非中國首陽高節半化於夷今為畿
甸邊城又直遼東孔道供億煩匱人力不堪聞于肅
係如墟蕪廢子所寓處林泉頗高時一覽觀慨然不
果因記推年諸文正公在廷屢所作漁家傲三
為今日設也詞云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蒼
意四面遙聲連角起千障裏寒煙落日孤城閉濁酒
一重家萬里荒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怨瀟湘地人

不寐將軍自髮征夫淚朗吟數卷懷殊不能堪弟
文正時為總帥三軍勝負所關詞氣哀婉乃爾軍之
所由不振也歐陽公謂其窮塞主之詞是矣吾輩旅
人周索絕塞思鄉懷古三復之殆可以興

漢末諸賢皆死於亂其幸不惟禍者惟郭林宗陳
太丘二人至軍興時各已喪亡矣婦人隨時時就
位類多軟懦之士而典泌之徒也曹氏許都表氏鄴
下悉養以祿秩如建安七子雖並美才不過文雅清
修無裨世運識者勇且不能當子建兄老瞞耶惟

文學德祖力最優能高瞻遠視體感風動影翺然
吾輩觀文學所論歷考章事操是時已默忘之而德
祖之死則已胎于辨蔡伯喈黃綰幼婦之時天下英
雄豪傑出操上者乃無留良然劉玄德孫仲謀諸葛
孔明周公瑾輩能盡戮之乎於時仲達朝夕至朝內
卷帛雖外傳羽翼實據損道作實僅數十年替
于司馬操安得與天定者而爭勝

子糾齊諸公子因亂出奔管仲召忽從之非真有君
臣之分不過赴難之人若孔子於匡於陳蔡者其然

以顏淵子在回何敢死之說例之則糾殺而仲忽從

難固非過情但義未定於事實勢難要以同亡孟子

所謂可以無死也曰誠然則召忽之死傷弟子曰孔

子大管仲之功而云如其仁如其仁言如此事功業

庶幾可謂之仁非謂誰能如其仁也他日子貢問

齊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夷齊讓伐餓死自陽

孔子以仁許夷齊豈忍以不仁目召忽是死者立節

主者策勲道固並行義不相悖也或曰然則王魏何

如曰王魏具臣也不能義正建威輕仇速亂繩以

法罪不容誅太宗赦而用之均為帝臣何二之有若

是則革除之臣非與曰嗣君改元建號既以五年率

主普天胥為臣豈子糾未復國建成未為君者擬

哉吾猶恨當事之臣無仲之才寡微之識而徒以死

殉耳

詩言至於太王實始剪商太王時去武丁猶未數

十年商道方盛而太王方因於西戎幣帛珠玉事之

而不得免安有剪商之事乎詩意蓋推言王業所自

周命維新由於太王也其言有聖德祀如太王

子 104-113

治其內子則至季齊聖堯舜有文王武王葉事先其
委駕勃與勢不可遏若剪商然普賢所云賢分出國
將與子孫才族將大也若大王於時即有剪商之志
則是先驅逆節自速淪亡況祖乙已後帝發已前尺
地一民莫非商有太王雖有此志亦何由施其三華
基王迹者言有天下之德由此始耳如言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讀書者以意逆志宜取正始之音追詳大
雅毋以闇昧之見上讀聖人曰太王因有剪商之志
而太伯不從乃朱子所引之說抑亦非也史遷要
言以証聖後儒與辨以傳疑考亭誤取以註魯論也
豈足信為實然

史遷以堯為軒轅曾孫舜則其八世苗裔乃上授天
下於四世從祖已幾於遠矣而又尚曾祖之從姑堯
不以為姁姁不以為亂四岳不以為弗二妃不以為
嫌何耶禹與堯親為載從兄弟顧受天位於四世從
孫之舜舜誅四凶又斧鉞其五世從祖之鯀皋陶執
法八議棄而不言是意得為名士師武穆與同為高
高子之子與五百年而有湯穆子二百年而有文王

與湯僅隔一世之昭穆顛倒錯繆事出不經皆緣史
遷學本於聖人論維米於諸子矛盾皆考證欠
詳大槩其書不足為信抑豈持大王剪商事之為
誤也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禪言傳賢繼三
子堯舜禹服屬未遠非異姓受命何以為禪孟子去
聖不遠秦火未燔其說當有深據馬遷是非頗謬
次靡倫聊足發兒童之笑

晉明帝果斷英毅漢昭不及自其時已能辨日與
長安遷近之說其聰明過人其是有臨剪平逆數不
動聲色打家再擒亦有大山之安父假之手吾獨
駭英雄削平海宇劉石不足為敵惜其憂也豈同
馬然欺人孤寡孤媚以取天下帝意厭之遽收其良
以死乎人君覽此當務修德不貴恃威於以近續人
休永延皇祚晉室之亂殷鑒昭然自帝短折而江左
偷安勢成積弱雄臣執國命而珍瘠從之矣
晉世尚虛玄故謝安殷鑒當年俱負盛名當時有深
源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亦望之切矣若為揚州刺
史連年出師無功困罷江左桓溫因朝野之怨廢之

安養晦東山四十始仕是時湯方盛王室陵夷
群受命之事恒旦夕間乃至倒執手板勢亦無可如
何即使溫志如不從安之竭忠得似下矢于否諸
侯有道年在西夷特盡言暴貴耳既而天速湯事
賴有金符堅固而南安泰道玄石亦出無策始以
禦之肥水之戰堅一敗天下實由驕逸非多方能
送其死也折服之事過望驗其本相矣吾嘗讀
殷謝華蓋本固是實宋靈終則幸齊特不幸無成
世恒得發論人故安名乎於浩上史稱遵公忠安高

黎其言取

吳要子西流諸葛春秋時才智之士以孔子為德
光輝一見其即合顧不知之抑忌之邪孔子所患
正在無主書社之地尼溪之田使得受賜齊楚德
利見指掌治平使類以宅百接率路治軍旅子貢同
應對公西華職宗廟子夏與詞命子將仲弓為宰
葵周之未得一士而可王況若而人乎然則仲尼之
不王實天所命於三子夫何尤然吾聞周茂殺
寧初年司法顧川清獻并時為之守非惟不知之

且臨之甚威趙清介絕俗一時名流乃不識意
也陳望中元符豪俊名與日月爭光因范淳夫談及
伯導而問其為誰信夫知人之難也蘇方命圯族堯
駭之九載緇用弗緒聖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故曰
知人則哲

陳思王植魏之親賢也其所上書魏思愛顧俱關事
憂時亦為曹日忘守國執錮於臨淄徙於東阿遷
於濮陽死於陳沈魏思德卒以傷死年僅四十一
臨明帝遺詔植松不以周合之陳命植而以伊尹

之任付植植非所備蔡邕所贊明安在哉
毀成妻干漢統有子如植殆及天常中漢之中陰譴
不爽吾猶幸植之早世而不罹於白馬王彪之難也
之中子表章河間東平而不及植豈耳貴賤賤之故
與

漢初宰相代天子理兆民一人憑武而政容百司仰
成而受事劍履崇重禮絕僚大中大夫二千石已
上員稍不敬殿度得以撤召而議斬矧又其下者耶
亞大而後高皇佐命之臣漸以淪亡至公孫弘以布

哀四年封侯取相賀為容悅取媚時君而漢相之權
據地矣孫賀族滅盛衰腰斬車千秋輩僅充位首書
而大司馬大將軍遂東樞機命為國右臣霍光廢君
楊敞聞變流汗俯伏伏首書成因親之時雖勢稍
隆而事柄久失宣帝顧命仍以三將軍受遺相固以
知也迄於哀帝恭孫遂以大將軍為攝即其延於東都
三公課吏而漢世無名相矣

臣不志白馬之盟也乎動於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以死爭之而雖婦人當知名分產權庸問亦或審哉
其後兄帝心憐之人一聞成命屏息鞠躬使陵一夫
突能獨是平老奸宿猾退為太官特匿喝悚陵以追
罪惡平焉知盡先朝露末在於昌氏之先而馬驚餘生
必成安劉之績勃同武弁仰成於平產不可奪祿不
可治太尉雖勇將若之何右袒一呼數族皆赤史謂
平漢初罪魁吾以為禍首也然武氏篡立狄梁公為
之輔相委曲諷導卒還中宗史臣贊云取日虞淵洗
光咸也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吾謂梁公之功特幸焉

而武威如火秋生其時頻於危亡亦已數矣其無死
於婦人之朝不貽笑於盧氏之燈豈秋智力所能哉
亦天之助順人莫何如也秋歿於廬陵東朝之後而
偶繡當武學未死之年使武政心易眉秋亦其能為
詞况秋薦張柬之止謂其宰相才初非授以反止之
托五王舉措草率亦實無所詒謀博籌呼盧偶然一
擲亦文皇之流風未泯爾是故為梁公之勲者王良
詭遇而獲者也人臣大義先儒宜有取於王陵

世所稱有始淘細土和以炭灰取火焙蒸等以堅鐵
堵墻既就人督力善射者利鏃穿入則殺工匠并築
之有因城十數武而死十餘人至三四更築者由是
堅固雄壯冠於西方雖金城湯池殆無以過勃勃死
葉不再傳為元魏所併夫以三苗之重湖天險員固
不服且不能恃以久存况區區人力乎若赫連者適
以召亡之連也後之有天下者為子孫弘遠之圖思
享國長久之道立綱陳紀協天順人以道不以強在
德不在險

宋大中祥符已來東封既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
古今義烈或降勅追封或奉冊尊號近於南渡歲日
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岳皆帝川瀆同王如楚
之三閭大夫屈原漢之漢壽亭侯關羽商之夷齊趙
之嬰梓各號王公實典繁譌莫此為極

高皇既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土之號賢達
用其當時之官五岳四瀆并各城隍土偶俱令毀壞
今之岳廟及郡縣城隍多有像在不不知自何時重
抑當時確有司奉行未盡屈祠在相澤湖渚者
今已多稱本封惟雪長之廟布滿中原尚存義勇
武安王之號固皆洪武已後所建祠也昨過夷齊祠
亦有望像怨容覺額形神慘怛二子積餓本其素懷
斷案已經孔子明其無所悔尤笑其牌位在日照義
清惠公右曰崇讓仁惠公且端冕垂流比肩南面濫
名淫祀明德不馨三子有靈萬無陟降永守張子將
新其宇吾謂宜改題曰孤竹長子伯夷孤竹少子叔
齊以禮殿為祠堂易周冕為殿簪雲車風馬庶二子
之來嘗乎張曰諾吾固將易之矣

天下之山皆自今來崑崙總會也宛延磅礴入於
中原散為九州落於四海然自今觀之西北水土深
厚由其近發脈處也冀州北山帶河拓地益廣堯都
平陽舜蒲坂禹安邑皆冀境也湯徙而南然懷衛宋
毫俱隣次太行亦不甚遠惟周興於岐下故在關中
至周公營洛亦接壤冀方後十餘世平王東遷居焉
但堯都平陽而陵在宛之東平相去三千餘里豈河
東土厚反無天地可為衣冠之藏意堯老舜攝端拱
無為乘彼白雲遊於帝鄉至交得洛而遂下因山耶
古人濫博之築其亦緣此耳禹陵會稽史言巡狩會
計諸侯崩而遂葬斯與江淮地邇秦政亦凌越唐望
祀東海則禹葬宜偽誠未易言惟舜陟方妃倉梧而
葬吾決不敢然堯舜之時五嶺未入中國人物稀少
渺然大荒秦鑿山通道始徙賈人贅獨實之猶過平
陽死趙陀奄而有之且百年舜何事而得臨之蒼梧
韶石決知其無舜也塵也曰然則舜倉梧之說如
曾聞前輩何子元先生云青淮東海之間有山名蒼
梧在今海州宋元以前頗有長碑大甃人恒取為礮

石墨研地與鵲條不遠正合孟子所云意舜陟方肉
山之封應在此處世人只以相離為的漫不之求至
誣湘君湘夫人為帝之二子從舜南巡不及而死又
指湘中斑竹為淚沾成是何異兒童指月為無我吾
晉題湘妃圖云舜陟蒼梧百旬英皇亦是老人身
白頭歲晚邀同死湘竹何緣染淚新其說出於秦漢
陋儒千百數年任其談夢無人為一洗之何耶

今道家者流禮玄談離利濟普度世宗老子曰清淨
曰清曰無為斯言也如老子者老子之學陰刻皮
害中後群動必欲舉世雷同正與清淨又奔走天下
務以飽其給公正與澹泊又雌雄黑白翁張強弱廢
與牽牛皆收斂機城退藏於密正與無為又周末世
衰諸侯尋戰其智巧利落靡所於騁自謂大道不行
慨然厭世飄翺長逝遠駕青牛然而馳驟未發之心
洗鍊必為之志如火斯烈膠轕中偶於君喜發之
五千言者不覺其本色之言淺耳學者昧其旨趣目
為虛妄張道陵之徒竊以自誣至士偶其形疏暢其
教正不知胡冠越冠何肯不同抑何嘗尋尺也老氏

之後莊烈得之為放誕嘗得之為事功申韓得之
為刑名蘇張得之為揣摩斯得之為峭刻又嘗得
之為仁厚鄉愿得之為忠信廉潔是皆老子之支流
足以獨當一面而況其全者乎是故得老氏之全者
用柔乘剛致弱果強而天下莫能當焉者也

王景畧臨終告其子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
中華大統天意必不絕之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
鮮卑老胡我之仇讐而為歲旬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夫值仕秦二十餘年法行八肅國富兵強真霸王之
雄圖桓文之業績也雖其治尚嚴急固亦恃助重然
其視蕭何在閔孔明治蜀甚甚相遠晉而用猛必可
光復故物得志中原而溫棄以資秦殆人之有伎倆
嫉以惡之今即猛為續之言深明夷夏之分儲懷晉
室不忘中華寧國主忠為謀甚正且逆計其身後之
事知符堅有莫外之圖豈所謂死諸葛料生仲達乎
堅苟思猛遺策之言納陽平公之陳保境相時與民
休息十稔容重晉魏其將老死域中與秦魏元初伐
宋惜無持猛之說為宋地者當時惟一亦經勸其講

好而宋人稽留之豈天欲忘宋陰庇賈賊以成其亂也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世儒云道之顯者謂之文然則道之微而隱者獨非文乎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是故無顯無晦皆謂之文耳孔子志慕周公學繼文王其以身負斯文之重如此故曰匡人其如予何然自顏淵博文之外群弟子鮮能識其大要之皆具體而微是以威儀詞章其文而文王所以為文者不盡顯明道于載希

聖僅一再傳文即為盛而學自難矣則其志之也奈何求孔子當識顏淵師文王當法孔子舜殛鯀而禹為虞庭用舜公也司馬昭殺王儀而王衷終身不仕晉昭私也伍奢伍尚死於平王伍員亡命荆吳國有冢祀毀蓋後世不為楚巨亦足以自雪矣乃憑強吳之勢興入郢之師啓墓鞭舊主之尸緒官遂吾君之子是可忍乎世言伍胥諫吳夫差不聽竟至殺身而邦隨以傾曰吳之忠臣至其覆宗國之凶禍無將之惡感其弗論指洪朝汎怒之氣為燭夷

今古之寃信斯言也亂臣逆節報君及仇固宜接迹於時世道將焉攸賴

世恒罪如皇坑儒愚意始皇所坑者特盧生韓生方術之輩藝伎之流非倉黎以荀富貴則曲學以就功名者耳扶蘇所謂誦法孔子者特啟道始主無道之凶而阻其濫殺之恩談言微中欲以解紛者也焚坑之後如禮樂之兩生橫絕之四暗傳經之伏勝遮說之董公歸然其光策名漢代其人皆無恙也穆生申公尊嚴師道問鄭食雅善說詞言稱先王動漢法軌復其舊誦法孔子而儒者之高蹈敢使國境如法網彌天是數子者縱能免坑底之灰亦將填壘中之瘠矣盧韓者處士橫議以非道干秦志不得行因危言撼主蓋將驪龍而奪其珠入虎穴而取其子不至殺身而燭虐不已也董公數語義正詞嚴漢氏鴻基實所結構上寧湯武順天應命豈良平秘誦所敢望之烈矣秦坑而數子者飄然世外吾以是謂秦未嘗殺其儒

五經堂藏書

孤竹賓談跋

石陽陳先生行部夷齊之墟仰止
首陽之節神契心唯商確今古著
書數卷命曰孤竹賓談其尚論而
得之深者乎夫孟子之稱夷齊則
曰百世之師韓子頌之則曰天下
非之而不顧夫以天下之大而獨
是其見以百世之遠而薰染其風
自非識邁等夷備道全美者孰能
與邪今觀賓談之作大抵辨疑似
闡幽微抑倖成憫弗違出獨見之
言析同異之論充斯志也蓋有之

今非之而不顧者矣其識不亦偉
乎且使千載之下微者彰隱者著
疑似者有所辯明以之定取舍之
極一向背之志其庶頑立懦之道
蓋異世而同符矣非尚論而得之
深者歟繼不屬更受其言而讀之
知其足以信今而範後也因協縣
貳白子鋟諸梓焉以求先生之言
廣先生之教若夫循良之績典則
之文其信今而範後又有大於是
者而非繼之所能盡述也刻此以
見其一云屬吏知固安縣事斟鄩

蘇繼拜手謹跋

固安縣丞晉陽太谷白道

謹刊

固安縣丞晉陽汾州郭諡

校正



孤竹賓談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陳德文撰德文號石陽山人吉州人嘉靖中以
順天府尹行部永平館於夷齊廟公事餘閒隨筆
紀載以永平爲古孤竹國故以孤竹賓談名書其
中論斷率多僻謬如謂唐之房杜不過一文人墨
士滕文公恨不與孔子生同時扶蘇蒙恬得矯詔
當舉兵稱王之類皆謬悠之談不足辨也

應菴隨錄十四卷

〔明〕羅鶴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應菴任意

錄十四卷》提要

書名應菴隨錄

應菴隨錄系和羅鶴子

著藏系隆司以十載矣羅

白楊文貞有連所聞見甚博

其年秋月肇 以過余

小學見而在之謂治治之學

脉國初之遺事多在其中皆

一通以去新安余君永寧中

之國取付江君自成校而梓之

以示同好楊用修有言洪武

以宋未及三百年昂科第名
氏以洪荒太古之世茫茫
可攷況其他邪得其為事
一二自為共獎而傳之若
刻書考之審多是余安得

而止之

萬曆乙卯春海園居士焦
竑書時年七十有六



鹿菴隨錄目錄

一卷

聖人之生多異

相風

墓誌銘

焚金剛疏鈔

論禪定智慧

論形氣識神

康元譏許由

恐傷盜足

佛經多偽

出神

丹井延壽

異物

體相書諸意可取

火浣布

燈見之異

二卷

周程性學所自

朱子用佛書

鬼神

魯齋論治亂

格物窮理法

溫公墓碑老杏

諒闇不當開講

文詞小伎

南軒集要

澹菴不知朱子

朱子自叙詩

三卷

柳子善學莊子

王褒善譬喻

蕭望之醇處

秋聲賦

荆公烘蟲詩	魏公短荆公
申公諫神宗	僧言切當
康節不仕	曾南豐詩
打火字入詩	朱子詩有爲
論歐陽六一	論爲人後者稱呼
南豐明妃曲	家戒戒盈
杙盆	桃符
李長吉用事重複	劉向格言
張敞善用事	不諱君父
王文秉小象	東坡詩文不照應
蘇子由	效六一折句體
論麥舟圖	
四卷	
朋黨論出劉向	史記自矛盾
爲太史公解嘲	中脩論史記
父老難溫公	張子驥王陵
亂賊多賢子	梁琛忠言可法
諷諫易感主	婦人先見
婦人先見	朱子評坡文
雲峰論學者	識聖賢可戒

湯武	山谷家書可師
文歐二公優劣	梁簡文識趣
高房山	顏伽鳥
山樂鳥	釀酒二婢
樂天滅獲名	錢鑑詞
舒雅吏隱	蚤贊
清蜜梅法	前身今日詩法
偶似山谷	
五卷	
陳無朽	周解題龍
辨東里不灰節	叔翁詩跋
韓邵淮陰廟詩	士大夫竹
孟頫背袁鏞灰節之約	
山棲志	幽人箴
紇訛爲瞎	性異之木
理髮術	趙介懷仙吟
六卷	
君明臣忠	中山王勲烈
中山王有識	禍福有命
金陵三老	孫炎薦劉基

春秋本末	孟子節文
策四書疑問	張以寧
文臣贈伯爵	尋适論風憲
增與義子許襲爵	后妃歸寧
鄉試失火	得撫本省
漢庶人	兄弟駙馬
阮太監城北京	鎮遠侯知大體
厚薛薄李	宣宗巡邊
孝義至大位	封改嫁母
七卷	
東里送方勉詩	東里送二陽公
劉伯川知言	取常建詩
市隱賢豪	解觀一
夢中聯句	朱正民
前輩用功切實	賣鷄買書
跋橋亭幽興集	李燕友節
東里戒族孫	
八卷	
前輩善譴	李司空
鄭少宰	殺狼償命

姚老文獻疏	題嵩嘲譴
戒勅仕善言	外曾祖父子本末
九卷	
漢高祖	侈靡鮮終
王莽論待僕	文仲子論仕
陸遜儒將	光武任臺閣
方遜志不喜光武	賢臣始能補闕
朱子名臣論	量是強制
際遇有命	邵子知命
一忠一孝	容齋論史記
容齋論諫法	王笏篆銘
朱蔡論交	房琯復唐大策
孝女化銀	駢讀詩畫
少章耻比叔通	朱弁文與節稱
不忌舊句	詩人神妙
十卷	
汪藻比陸贄	遠夷頌德詩
鬼谷非縱橫	虞仲不仕非義
興亡不係神	論氣稟好處
司馬法近儒處	民牧所自

春秋色鑑錄	古人大於今人
虛谷桃源行	父子祖孫同名
恠山	五顯事跡
出師表體	
十一卷	
左傳史記不同	左傳勝史記
諸侯遙戒	用刑戒言
漢賞罰不當	劉更生得天合
刑似之禍	宋廢宰相坐論禮
晉廢壓角	古人不忌白
應氏遺錄	六
紗帽損益麻易	珪璧珥有別
右軍知己	重田謹
朱子父叔	吳蘭皋詩
祀社稷之原	論禰正平
漢儒授經圖	
十二卷	
夷狄情性不異	儒不求晉
今人吊傷異古	象山贊
靜明濁昏	學本爲已
答壽寓諷	列子多寓言

蔽易一言	古人重師道
雨水先驚蟄	鳴不以口
趙廣漢比商鞅	思復長者風
羲之東晉豪傑	朔易二義
不忘小過	兄壻亦封駙馬
隴西王及義惠侯	
十三卷	
周翠渠履霜操	荔支
優人不避諱	祝穆自言善忘
懽情外欲苦學	六一書語可誦
識心見性可達果	酒可愈病
甘蔗焚糖	疫不染義人
龍生九子	蛙變爲鴉
糞名通	五更鷄鳴
學鵲鳴吐血	小兒衣不可夜露
四惡鳥	九頭鳥
異鳥	蚊母鳥
鳴鳴當作鳴鳩	鳥名似草木者
鷺鷥膏堂劔	人膏燈
鵲冠	挿雉尾所自

藥名似山名

十四卷

定分獻上香禮

南京帝王廟

正殿所祀歷代帝王伍室十六位位次

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南京功臣廟

江西二忠臣廟

南昌忠臣廟次節功臣十四人位次

康即山忠臣廟次節功臣三十六人位次

應卷隨錄目錄終

應卷隨錄卷之一

聖人之生多異

泰和羅 鶴子應 著

秣陵焦 竑弱侯 校

余永寧震初

新安 蔣文舉與成 全閣

鄭一讚爾揚 江自成還初

聖人之生多非常道先儒亦錄之不疑故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于常物者其

應卷隨錄

卷之一

五

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鼈物固有然者矣聖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今畧紀數事以俟考史記曰包犧氏母華胥履大人迹于雷澤而生包犧氏于成紀后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稷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為神遂收養之因名曰棄此皆以履大人跡而生也神農母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

感神龍而生炎帝漢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之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此皆以感神龍而生也契母簡狄有娥氏之女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母取吞之因孕生契秦之始祖大業母女修爲顓頊裔孫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而生大業此皆以吞鳥卵而生也又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孕而生堯河圖曰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然此猶皆言其受胎之異于人未嘗言其生之不由于產門也而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膚割而生契何哉及觀史記世家亦謂顓頊魯孫吳回爲帝嚳祝融生子陸終陸終生子六人皆坼割而生漢譙允南作古史攷以爲作者妄記而于寶乃曰天將興之必有尤物歷代久遠莫足相証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世之信也以今觀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又謂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圻不割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時之煩人當有剖坼而產者矣以此觀之則釋氏

謂佛生于脇下亦可信耶但諸所記者皆爲聖人大業及陸終六子雖非聖人然其子孫皆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固亦貴矣獨屈雍子未見其聖與貴何耶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玄鳥之頌作于商人生民之雅出于周公其所述簡狄姜嫄二事尤詳孔子刪詩不以其怪而去之聖人亦固作之矣然則後人何疑哉因洪容齋故漫識此以俟證于聞見之博者

相風

古人作相風以占吉凶其術最精惜今不傳其法而其制度則見于晉傳玄之賦其畧曰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蜒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翬正直之無撓度徑高而不傾棲神鳥于竿首俟祥風之來征只此數語而相風宛然在目亦可謂善賦矣

墓誌銘

梁陸倕作保誌法師墓誌銘雖是六朝氣魄亦却簡潔錄之以見一代之製云法師諱姓朱名保誌其生綠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于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微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

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于
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象出置戶外語
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隕沈舟之痛有
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
而拊心爰命司式刊景行銘曰欲化毘城金粟降靈
猗歟大士權迎帝京緒胃莫詳邑都罕見譬彼涌出
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
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觀微知顯動足虛立
發言風偃葉窮難詔因謝弗諼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焚金剛疏鈔

唐卷之八

卷之八

四

德山鑑師始習教部義學出群自謂精通眼空四海
未信禪宗有教外別傳之道欲到南方破除宗旨遂
以所造金剛疏鈔擔負出蜀行至澧州見一婆子賣
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子指曰這是甚麼文字山云金
剛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
得則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點那箇心山不能答遂至龍
潭信禪師處棲止焉一夕侍次潭云何不下去山乃
出遶回日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山擬接潭復吹滅
山于此時大悟禮拜自知平日所知總是心思意解

識情而已明日將疏鈔縱火焚之自秉炬其畧曰窮
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以一滴投于巨
海通知不得妙悟雖造經書千卷終于識情計度此
言雖爲彼教而發然吾儒有志于道德者觀此亦可
以深省矣

論禪定智慧

懶云曰禪定猶雨也智慧如日也常雨而無日則壞
萬物常日而無雨則焦萬物雨日迭施始克成就萬
物也此言深有理致此其所以大亂真也耶

論形氣識神

唐卷之九

卷之九

五

人生有夢者乃神識所爲不屬形氣若以形氣能作
夢先而未殯者形亦尚存何以無夢乎至于埋之火
之何不知痛苦乎當知因神識成此形氣形氣如
屋神識如人去住由人屋是閑物漢牟子曰人臨死
則家人上屋呼之魂神還則復甦不還則不甦魂神
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五穀之根葉魂神譬
五穀之種實其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耶

廢元識許由

巢父許由古今稱其高尚無敢議而魏廢元乃作文
以譏由豈有所激而然耶否則侮聖罵賢誠爲可懼

錄之以爲淺薄之戒其文曰潛居然靜隱于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取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所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諷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服膺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親雍熙之治則當掩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抑君司徒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闇則歷代戴其功以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

應卷之六

入卷之六

六

臣不出小人聚群即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形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歿有美名人生于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宗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知則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群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西漢重處士

韓福行義修潔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加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祿余一祠以中牢自是遂爲徵士之故事以此視之西漢未嘗不重名節之士也

恐傷盜足

華陽國志云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笋隨行園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屐徐步而歸夫事出倉卒而能用意仁厚若此固非失聲于破釜者也

佛經多偽

景隆吳僧云世傳金剛經注云是六祖解此是元豐

應卷之七

入卷之七

七

間羅適所著假此名也又無法寶壇經第十囑付單喚法海勿失宗旨計七百七十七字此是金天教之人偽造增入未及正之也云又世有後三卷蓮經亦是偽造記之以俟攷

出神

洪武中姑蘇萬峰和尚入堂巡視衆禪者中有文武至出神去矣少頃萬峰召文誠之曰此爲鬼神活計吾宗大禁之文乃自新文曾與統僧坐夏謂曰我之出神不分遠近皆能往來亦能談論亦能取物惟不能到天邊只在低處行去我亦自知未足苟不得萬

岑荆黃然亦耽溺其中矣細詰之不過惟能靜坐而已予妻祖太守金靜虛先生嘗與其徒往還予親見其手筆如此

丹井延壽

舊傳臨江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移居他處輒疑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老壽竟莫知其故後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丹砂數十斛乃知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也

異物

計洲記云聚滄洲在西海中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

康泰靈藥

人卷之一

人

而花葉芳香聞數百里扣其樹聲如群牛聞者皆驚伐其根心玉釜中取汁微火熬煎之如飴令可充名曰振靈香又名反生香又有炎洲在南海中去地二千里上有生獸似豹青色其大如狸取而積薪燒之薪盡數車而獸尾毛皆不焦斫刺亦不能入擊之如皮囊以鐵椎鍛其腦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葛蒲塞其鼻即死腦菊化服之得壽五百年又有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昆吾石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四照爛如水精切玉如泥土焉龍魚河圖亦云所載三物固皆怪異不可信然漢武帝因

李夫人死嘗令方士求反生香豈其昏惑輕信致然耶抑世界有此等異物也而文獻通考亦載抱朴子云救炎洲在南海中薰綠水膠所出膠如楓脂不可多得者結音獨音獸咬人大者重十斤狀如木獺唯從鼻上至脊尾有毛廣一寸許青色長二三分他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之斬刺不傷縛投火中積薪盡而獸不焦以大杖擊之皮不傷而骨碎盡乃死則似果有矣併志以俟攷

體相書語意可取

朝士訪仙佛兩法解相書儘有警人之語修證大畧

康泰靈藥

人卷之一

九

亦可槩見今為拈出隱居曰凡實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于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其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然其自謂亦畢竟寂滅不如聖人順死而

有不寂滅者長存也

火浣布

丙辰春予在旁國縣庠生章景家掘園地得古塚僅一畝緋燒之色愈潔白因異之持以示予試之果然其得之縷折之輒開若績麻然置油膩泥滓中有所染焚之即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即此緋之類爲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謂是火浣草所織其草出鳥鼠山而玄中記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然

應菴隨錄

卷之一

十一

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則又以爲炎山樹皮所織而文獻通考亦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則與玄中記大同小異但以炎山爲火山耳要

之中國常有疑岳言近實然古今但知其焚不化耳今張氏所發之塚不知幾百年諸焚具骨視皆化而此獨存則其堅久雖地氣亦不能蝕也其爲物亦異矣哉

燈見之異

朱子廬山北紀行詩自注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今茅山亦然不但請燈即見且隨請者多少之數或僅一盞

應菴隨錄

卷之一

十一

或候滿山豈真地盛人心歸向者又衆故有此靈異耶今廬山不聞如朱子時有燈益信人心歸者少故靈亦泯然則茅山之靈後安知不泯耶因並著以俟驗

應菴隨錄卷之一終

應菴隨錄卷之二

羅鶴子應

周程性學所自

宋儒多以周程之學其始皆得於釋子予深感之然諸所記不為無據誠不可曉也豈後人好立異論以為高者欲世信其說故托於名儒邪抑或二子果讀其書聞其語以其近似而借彼悟此邪漫述數條于左用識大畧且俟博聞真知者印正焉

國一師以道傳壽涯壽涯傳麻衣麻衣傳陳搏陳搏傳種放種放傳穆修穆修傳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

應菴隨錄

卷之二

乙

穆修又以大極圖傳周濂溪濂溪問東林總禪師太極之深旨東林為之委曲剖論周子遂廣東林之語而為之說

周子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論之其畧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邪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窮究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並章氏家語

濂溪一日扣問佛印元師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乃脫然有省

濂溪又問東林總師論之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真實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理會

濂溪一日與張橫渠等同請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即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涉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沈吟未決濂溪毅然出曰性體冲漠惟理而已何疑邪橫渠曰東林理性之論惟我茂叔知之弘益紀聞

應菴隨錄

卷之二

乙

濂溪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為也劉侍中所傳東林壽涯得國一心傳其來遠矣如云萬有以無為為祖即有二氣交運無以真為體以假為用真即一真至理故即所依之空以真為體以假為用假即萬物化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濂溪造佛印之室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所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論以倡道之語故周子論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

該貫弘博也尹氏家塾性學指要

周子性簡約平居淡如也晚年悉屏學子惟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東林教人惟務靜勝故濂溪之久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窓前草色同一生意蓋是靜中有得故二程受學於周門首令尋仲尼顏氏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爲已任

程子以太極圖說與后山后山曰予觀周程推已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做工夫尋樂處以爲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趙說之心學淵源後跋

應卷之八

出

昧道深味於華嚴合論有謂有所心融意合以其所由書於雲蓋寺碑石墨蹟在焉

伊川常同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問道於靈源清禪師師有荅伊川書云安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云云等語故伊川作文註書多取其意信源流之有從也石塘胡汲仲曰孟子歿一千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河南二程子得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林寺僧壽涯而爲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氏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前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契者皆不我

欺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割着病處亦可咲也胡氏大同論

朱子曰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周子太極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于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有加于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于人者二公蓋亦未嘗見此誌而云耳耳鶴按朱子之時儒者已無定論如

應卷之八

出

此而朱子亦謂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周子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周子然後得之于心而天地萬物之理巨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于是始作此圖以發其秘耳

朱子用佛書

朱子注書多用佛書語畧舉數則爲證餘可自見虛靈不昧出大智度論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大集似是而非出鐔津集真實無妄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亦至實無妄是東林口

授周子之語能知覺所知覺出楞嚴經千聖相傳心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原一心之妙用活潑潑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萊根無縫塔三句剗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皆出佛書其注易附錄纂注注復卦亦引楞嚴經爲証據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

鬼神

俗儒不知陰陽之理便言無鬼神有陰陽則有造化有造化則有鬼神子曰天地明察鬼神彰宗廟致敬

應卷續錄

卷之二

五

鬼神著矣天神人鬼各有功用聚散有神之神有鬼之鬼且人之生有魂魄只魂魄二字已屬鬼字爲之又說何事

魯齋論治亂

許魯齋與實先生書曰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瑩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警且懼即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始亂無常亂之中有治

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于治治極而入于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實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侵而至于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于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

應卷續錄

卷之二

六

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爲之拂時而舉之是握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握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固敢自易今先生只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遊之汎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才也如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蚤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稚架滿琴

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鄭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慮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繁括悚息待罪今觀其書所論理數治亂相因皆自太極靜極而動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數句來豈但識時命數三者而已學者不可以書文視之當時時誦習可也東漢黨錮之士使得此書而讀之必不以力求勝于天矣

格物窮理法

惠卷八

卷之二

七

晉韓康伯數歲母爲作襦令捉熨斗而謂之日且着襦尋當作複襦伯日不復須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暖此即隨所遇格物窮理之法無祇以康伯幼穉當此語爲可奇也

溫公墓碑老杏

程文憲公題溫公墓碑老杏圖詩日吾聞精誠可以貫金石誰謂草木真無情君看穹龜溪水上老杏布護數百齡風枝雨葉擁幢蓋陰森若有神物嗎涑水先生三代士青春行天和且平問學深探古人蹟德化直與元氣并蘇公雄文照四海比較當世誰

重輕豐碑俯仰謾興廢百什不奪二老名由來宋祠圯中葉已在紹聖非崇寧夏臺大夫獨好事異國肯與扶顛傾古祠香火今幾載大宇深刻羅軒屏何人卜居占此土白雲老子今疑丞摩挲往事起惆悵表顯更爲圖丹青乃知天地崇至誠陳根斷石猶寵靈此心豈有古今異遺跡試向天人徵司馬文正公之葬也勅命額文忠公爲文表其墓至尊親書其額日精忠粹德之碑未幾什於群儉之口嗚呼邦國殄瘁固基於紹聖哉而斷碑之解隨有杏生焉盤屈蓋似擁其龜趺若非偶然者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及墓僧

惠卷八

卷之二

八

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而無恙自雲翁家與之隣益用封植繪而爲圖皇慶之元翁以平章政事預國論議留京師乃出是圖及修復之碑以視廣平程某序之遂爲詩其原序如此嗚呼後之儉邪視此亦可少警矣什一君子碑感召尚爾況殺之乎鶴因孔明廟之相萊公之竹皆猗傳于世而溫公之杏無聞故錄以著之

諒闇不當開講

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從張南軒游以學行見重於世頗與朱子不合嘗有書與朱子論諒闇開講事朱

子亦不能答今錄之以俟訂是否於君子炎近讀郎
根伏見八月八日指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
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
盛美然擇日開講可矣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
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蓋
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蒞政亦
勢有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
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
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
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

應慈題錄

卷之二

九

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大功
且然况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
禮左右講讀之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每
事問焉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之中
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
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清間之燕炎爲是有疑焉
三代之禮固無所考漢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
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議禮然待制卿邦之先
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幄之長炎爲是有請焉乞賜垂
教以開釋所疑幸甚

文詞小伎

朱子曰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
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則初不
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
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合
於天邪至於文詞一小伎爾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
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
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
牘而不厭邪觀大儒之論如此世之以文詞稍達卽
自謂前無古人而欲騁人者可以愧悟矣

應慈題錄

卷之二

十

南軒集要

方虛谷曰孟軻氏歿至本朝諸大儒出而後道與學
之要大明于天下衣冠南渡得其傳而尤親切者吾
晦菴與南軒爾且道何物也仁義禮智是也卽天之
元亨利貞也元者善之長卽仁之所以首四德包萬
善者也人而能全其本心之仁則道在是矣故曰仁
者道之要學所以學是道也以敬爲主而又推廣其
義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能終始乎此敬而
仁在是矣故曰敬者學之要南軒平生守此二者爲
之準的所謂言仁錄主一箴者皆知要之言也是故

能以其身方駕並驅於千古之上爲一世道學之宗
主夫豈偶然也哉然則道之準的在乎仁學之準的
在乎敬敬則仁仁則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其所以
漸磨視效者猶有人焉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
以胡文定五峯爲之師以晦菴東萊爲之友而又取
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爲準的著希顏錄其治
世也欲以孔明爲準的著諸葛忠武侯傳上下古今
內外體用學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槩見者
蓋如此予節抄南軒集分類以觀著是說於前將以
示士大夫之有志於道學者宜不可不得其要以爲
準的也今虛谷此書不傳深爲可惜然得南軒全
集而以虛谷此序之意擇而讀之亦易用力可以得
南軒之要不至曠廢時日也

澹菴不知朱子

朱子寄江文卿劉叔通詩曰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
吹竽濫得疑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間真偽有誰知自
注云僕不能詩往年爲澹菴論中興疏謂其可與日
月爭光凜凜猶有生氣則朱子可謂深知澹菴者澹
菴人品如彼之高而所知朱子僅以能詩荐之可謂

深負知己者誠可駭矣乃知知己從古難遇也

朱子自叙詩

朱子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
贈機仲景仁詩曰道有默說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
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蠹看更旋始知古人有
妙處未逮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界累苦妨奪下惟發憤
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燃書空且
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自注兩年罷
功名况乃身外事我馬碑兀甘回鞭解願果值得水
井自注鑒舌亦會朝宗川自注謂兩公知我不罪
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話間日共賦春
容篇嗚呼讀此一詩功名富貴悉當姑置勿計此日
不再得此生難再逢舍是他何益哉

應菴隨錄卷之三

泰和羅鶴子應

柳子善學莊子

莊子曰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而懼後聞之而息卒聞之而惑蕩蕩然默乃不自得柳子厚賀王忝元失火書全用此數語變化敷衍而人不知也

王褒善譬喻

漢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裴駢裴之煥者不憂至寒之懷愴此最善譬喻謂人君能隨

應菴隨錄

卷之三

七

所任而得賢臣則治亂皆理也

蕭望之醇處

蕭望之議論儘有醇處如言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竟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雖董仲舒何以加此

秋聲賦

歐陽文忠公秋聲賦有云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慈籠而可悅草拂之

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今味豐草綠縹二句乃塗抹未盡者去而讀之文健意暢與前自称否則覺有五代餘習云

荆公烘蟲詩

秋暑汗流如炙輶蔽衣蒸濕塵垢沍施施衆蟲當此時擇肉甘如虎狼餓咀嚼侵膚未云已爬搔以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輟自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復強活爪甲流丹真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今少挫撻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凋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毆百惡亦焦灼肯

應菴隨錄

卷之三

三

貨一凶生棄播已觀細點無所容未放老姦終不墮然勝郡場患溢世焚寶鹿臺身易貨塚中燎入化秦屍池上炊隨遷葬坐彼皆勢極就煙埃况汝命輕伴涕唾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沒必灰誰復課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穢恨未除自計寧能久安卧右王荆公烘蟲詩誠有所激而作豈當驅逐異已者之時其餘黨猶有所未盡者故發而爲此詩耶

魏公短荆公

韓魏公自永興入覲神宗問曰卿與安石議論不同

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太子時安石有異議故與臣不同也此誠答非所答且與路公以建立太子歸功同列之量不及當時何不以民情好惡利害極論荆公之偏而遽出此激忿之辭素稱雅量者亦有是失邪恐神宗當時聞此亦疑公傾荆公以建儲之功要君此諫所以愈難入而荆公所以愈專也

申公諫神宗

呂申公公著諫神宗曰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賞聽納自古執政若與藩臣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此語全非諫君之道九章疏只當明

唐書陳太卷之三

三

論政之是非曉君以從否利害之實不當以藩鎮協君如此當神宗聞言生疑荆公復舉爲諧則韓公危矣韓公嘗曰臣非跋扈者一小黃門至可縛臣矣而申公乃欲公跋扈望之邪此神宗所以愈信崇荆而所以愈鄙薄諸公也

僧言切當

謝希深與梅聖俞書僞記遊嵩山神清洞之詳中有云見石室誦法華經汪僧其言至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今味之誠至切當不誣也

康節不仕

邵康節答富丞相招出仕詩二首其一曰相招深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閒何必更名爲欲如巢許稱臣日得似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野病夫無以係安危其二曰欲遂終焉閒老計未知天意果如何縱教朱紫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與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鷓鴣自有江湖樂何必區區設網羅看他只是知道出處有定數所以不做官只要快活若數該出他也決出程子說他無禮不恭太過他只是知命耳

唐書陳太

卷之三

四

曾南豐詩

曾南豐過王介甫歸偶成詩云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今觀詩意豈荆公拒南豐之諫不忍顯言其過而憤又莫能泄故發於此詩微見其意耶南豐與荆公知厚責善固其分也

打火字入詩

邢敦夫題李龍眼畫黃知命騎驢長歌有云到得城中村火闌小兒拍手欄街咲用打火字入詩前此未見當自敦夫始

朱子詩有爲

朱文公桐廬舟行見山寺詩曰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繞屋除行色匆匆吾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漚鳥粥飯何時共水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遞條其感嘆願慕之情溢於言外豈當播遷奔走之時故欲迴脫塵累耶人言多不近情恐亦不知先生也

論歐陽六一

歐陽文忠公不喜繫詞謂非孔子所作亦不喜周禮謂非周公所定故史臣譏之曰此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春秋

卷之三

五

於浮華者歟然力變古文挽回五代頽波其功不小故史臣亦曰文風彬彬至今皆修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可見公論在人是非莫掩

論爲人後者稱呼

漢議引喪服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其意欲使爲人後者不當改其父母之名爲伯叔等稱只當稱所後者爲所後父母所生者爲所生父母當時無人是之後曾南豐

作爲人後議所論皆與此合然俗相習至今未有兩稱父母者

南豐明妃曲

南豐明妃曲有云丹青有跡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窮通豈不各有命南北由來非爾爲誠老於世故之言不但爲明妃發也

家戒戒盈

魏王景家戒與吳陸景戒盈當作一對看以其皆知止足不辱之道也三國時人而議論有此亦不可廢故特拈出仕而成功名不仕而成家業者皆當諷詠應奉隨錄

卷之三

六

焉家戒曰夫立功者有三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率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戒盈曰富貴天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窺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遊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危

處滿懼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擇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禍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習患構禍鮮有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惟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作終昆嗣焉

枲盆

今人於歲除累柴作架加松枝炭屑燒之如爆竹有聲謂之燒松盆按歲時雜記除夕作黃燭以麻枲濃

應春隱錄

七

油如庭燎今枲盆是釋文枲音訛粉滓也謂以粉滓和麻油於除夕燒之以守歲故律有元日油枲之文則今人所謂松盆蓋以枲松音相近誤以枲爲松故曰松盆也其用松枝又相乘附會松字之義而謬耳

桃符

今人惟士大夫世勲家及公廨方釘桃符軍民用之即以爲僭不知何時始然及讀劉後村詩有云不施鬱壘均編戶則知宋人已有此分別矣

李長吉用事重複

唐李長吉宮娃歌有云驄貼吊月鈎闌下屈膝銅鋪

鎖阿甄按屈膝因戶上所釘之環即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帝有詩曰織成盤龍金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爲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爲兩物殆猶老兔寒蟾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邪謹爲拈出恐後人效之也

劉向格言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反覆以和氣垂氣治亂爲說不但理到而且可爲後世格言謹節其數語書于座右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

應春隱錄

八

國危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張敞善用事

張敞諫膠東王相書最善用事秦王好滹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

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此是引用當行本色處
當以為用事法

不諱君父

鄭州石像記乃晚唐李淵所作淵時為鄭刺史其姓名與唐高祖皆同唐人忌諱至譏嫌名故韓子作諱辨警之豈俗隨風靡矯枉過直遂至不諱君父邪當時君臣上下不以為怪亦不可曉也

王文秉小篆

南唐王文秉善小篆與徐鉉同時但今未見其書六一集古錄跋其千字文及紫陽石曆銘亦云文秉之

蘇東坡

卷之三

九

書罕見於今小篆自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鉉者以鉉有文章重名於當時也又云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此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其見重如此

東坡詩文不照應

蘇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此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味此等語則是以孔孟之事許之它固不足論矣而詩乃云追逐李杜參

劉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又祇以文人視之於聖賢事業漫不一及豈下筆之際惟欲文章之美不計其尾牙有不相應邪洪容齋謂此詩踴厲發越直追雅頌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謝疊山亦謂刻意苦思之文皆於此不敢輕議何哉朱子曰子瞻韓文公廟碑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乃知大賢所見自別非尋常風靡者可及也

蘇子由

蘇子由上韓大尉書規模甚大其自言亦曰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可謂知言矣惜乎所見未

蘇東坡

卷之三

十

真終難掩疵至末乃曰幸賜歸待選優游數年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學文豈為政之本邪使其得從周程講肄必能真學其大而無晚年攻呂申公奪相之失矣或云此書老泉代作不可知也

效六一折句體

漁隱詩話效六一折句體云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予始觀缺且酌二字細味之不但音響重濁亦且不佳反不若隨斟二字猶為彼善於此雖古人不敢輕相擬議能如此致思亦或可以有得也

論麥舟圖

楊文貞公題麥舟圖云士君子用心凡宇宙間皆吾
分內事范文正志伊尹之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忠
宣志同於父而世喜談其麥舟事至繪以傳論者又
謂其重義輕利及賢於簞食豆羹見於色者雖意在
平警俗而論忠宣則淺矣烏獲舉一鈞可以論其力
乎朱文公纂錄宋五朝名臣言行自其始學至於終
身言行之大者悉備而麥舟不與大賢之觀人有道
矣今按文公言行錄廼載麥舟一簡於文正篇中文
貞蓋未之考也

應泰隨錄卷之四

+

應泰隨錄卷之四

泰和羅鶴子應 著

朋黨論出劉何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有云昔者共工與舜禹雜處堯
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
謗豈可勝道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
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
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又云孔子與顏淵子貢更
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
應泰隨錄卷之四 八 變之四 一

史記自矛盾

史記有自相矛盾者誠如先儒之論伯夷傳謂武王
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是言武王伐紂但載木主
號爲文王之說爲繆耳而龜策傳乃曰紂囚文王陰
琬活之與之俱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辛聚兵與
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
又似言文王伐紂病死於師武王代將至不葬其父

載尸以行而又非木主矣是誠何說哉他如此類尚多姑舉一事志之餘可自考朱子謂其麤率且疑當時未刪改脫稿理或然也或曰非出于長乃元成間褚先生者所補故也

為太史公解嘲

趙東山訪謂貨殖傳常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欲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奸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後人乃謂子長陷于刑法無財自贖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公者哉又曰貨殖傳是平準書注脚今讀之信然可以解子長之嘲矣

應菴隨筆

卷之四

申齋論史記

吾廬陵劉申齋岳中酷嗜史記嘗曰史記初看甚有羨字羨句再看但覺好三看元無一字一句羨賦一字一句即不佳楊文貞公謂其求之篤故得之獨深然則中有可疑者不必深較邪

父老難溫公

司馬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溫公家先塋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嘗省墓止寺中有父老進謁獻飯畢求講孝經公以庶人章講之講訖父老問曰天

子諸侯卿大夫章各有詩云惟庶人章無引詩何也公嘿然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荅溫公尚矣今世有此父老耶

張辟疆王陵

史記曰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若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若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

應菴隨筆

卷之四

三

氏權由此起辟疆為此計是忠於呂后而背於高祖誠為子房不孝之子時王陵為右相陳平為左相又皆聽而行之何哉及后大勢已成而陵乃欲沮其無王諸呂得乎平勃寺於此固無足責然則陵亦未必不為阿意也綱目書張良孫辟疆謂陳平云與此小異

亂賊多賢子

古之亂臣賊子常生忠義賢孝之子誠亦可怪如漢王莽之子宇耻父所為乃自死宋褚淵子賁耻其父助蕭道成篡宋為齊淵死遂不仕齊以淵爵讓弟屏

居終身唐李懷光將及其子璿苦諫不聽陰勸德宗防之後誅懷光因璿得存一嗣李氏賴之不絕如此類者不能盡述乃知聖賢不係於世類爲明言也至若劉向盡忠於漢而子歆附莽篡漢前輩多惜之以此揆之亦何足異堯舜不能保朱均之不肖而璿乃生禹聖人固亦無如之何從天所賦而已矣

梁璿忠言可法

燕王慕容暉遣梁璿使於秦主苻堅秉義不屈既還而秦兵入燕燕主反疑璿收繫獄暉之降也秦主釋璿問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身爲禍可謂智乎璿對

應璿隨錄

卷之四

中

曰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避以徇君親彼見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問家國使臣知之尚不忍爲况非所及耶璿之斯言可爲萬世臣子之標鑒

諷諫易感主

古人善諷諫唐太宗築臺以望長孫后引魏徵登之徵佯不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太宗遂爲毀臺此出太宗英明之主猶不足異肅宗視李輔國劫遷上皇於西內不能制又畏張后遷上皇一年猶不敢朝山人李唐見上抱幼

女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爲法然泣下始往一朝乃知犯顏死爭不若諷諫婉而切入主之深雖非英明之君聽之亦有所感而改也

婦人先見

古人多先見之明不但男子雖婦人亦然今之賢智有所不及如叔何嚴延年溫太真高頻之母晉伯宗之妻明而且哲何處得來只爲古人靜而無欲嘗存其誠所以前知如此後人不能者多欲無誠蔽其本心之靈也

應璿隨錄

卷之四

五

朱子評坡文

朱子曰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說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按坡公以病頗多朱子雖舉此篇爲言以此意推之應自有得耳

雲峰論學者

雲峰胡先生元初人嘗痛當時學者曰學晉帖誦晚唐詩筆跡聲氣稍似之眇然以士自名諷不知經學爲何事今時視元初又不及使雲峰在又當作何說耶世愈降學愈下固氣數然也

譏聖賢可戒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歎笑鄭玄爲儒老奴無意一日夜分忽聞外閣有履聲須臾而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其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年遇癘疾而卒此誠荒唐可咲然近世有作文字或著論辨毀聖賢賢而不知懼者觀此亦可少戒矣

湯武

韓子作文王拘幽操末句云嗚呼臣罪當誅考天王聖明伊川程夫子以爲能道文王意中事朱子不然

應卷隨錄

卷之四

六

後人以二大賢所見不同莫知適從然逆孔子之意亦常不足於湯武如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答子貢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等語其不足之意已明所以不明言者意孔子本殷後而生于周理應爲君父諱也然則朱子不同於程子者蓋有取於孟子也要之聖門至極之論孟子慈因時救弊之言當從程子爲是近觀容齋續筆一說甚好錄附於此則程朱之言不待辨而明也切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敵以一語而大指皦如

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山谷家書可師

嘗在一友家見山谷與其從弟一書不但詞翰可寶其尊祖敬宗愛兄睦族之意藹然可以重戒乃知古人用心無一肯苟以今所刊刀筆不載故錄之靖民判官弟夏熱想同新婦兒女安勝去年人來得手書甚慰遠情但未知新除在甚處計亦且近鄉里耳諸兒漸長不可不加意教訓人家生計厚薄自繫時命但不可令斷讀書種子耳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本不在人後但應

應卷隨錄

卷之四

七

舉困頓遂潦倒如此耳嘗思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祖以來積累偶然坤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幸試深念之相望數千里憑書惘然千萬珍重四月十七日兄廷堅書報靖民判官弟

文歐二公優劣

文路公彥博歐陽文忠公修皆宋名臣滂公文學雖不及歐而雅量過之則所不及者又皆末事也予嘗因事而見之唐介論路公由嬪妃致宰相仁宗震怒

介命在倒懸潞公不辯惟拜謝不已介始貶英州別駕潞公亦罷相知許州非潞公貶介也及公再相因吳中之請即薦介于帝且言介言誠中臣病遂召介知諫院歐公知政事英宗欲尊濮王爲皇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之司馬光王珪等議稱皇伯襄國懿國仙遊皆稱太夫人歐公欲諛英宗遂駁珪議且必欲致太后手詔尊濮王爲濮安懿皇帝帝稱之曰親襄國懿國仙遊並稱后爲范鎮呂誨等所攻歐公屈於正議遂銜鎮等時惟蔣之奇是歐遂薦蔣爲御史衆因目歐公爲奸邪會韓魏公求去鎮在翰林北客

卷之四

八

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歐公乃諸鎮曰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果坐累出知陳州以薦唐介事並觀誠潞公之罪人也宋史斷以夏竦陷石介事爲比亦當理至若李誠之送唐介詩乃目潞公爲奸諛則非君子之論也偶與客論及此故併志之

梁簡文識趣

梁簡文帝在華林園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予每至山間林下未嘗不三復此語乃知雅况有得

無問貴賤隱顯也

高房山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工寫山水始學二米後宗董源李成墨竹師黃華大有思致嘗云息齋竹真而不妙松雪竹妙而不真我乃於二者之間看筆然所作甚少或問之曰不欲掩息齋雅度

頻伽鳥

武昌府崇陽縣岩頭寺畔有鳥曰頻伽每日五更則鳴其聲清亮可愛歲止見一雙飛翔不出數里之外

元虞士貞有詩詠之曰百鳥喧啾正倦聽忽然聞此

獨關情聲隨魚板常三奏節合簫韶應九成窓外曉

飛僧夢斷岩前時見客心清禪林得汝添奇玩故向

祇園久著名士貞即崇陽人詩不甚高

山樂鳥

徽州黃山祥符寺龍池有啼禽名山樂鳥鳴聲甚異有節奏有疾徐若歌若若汪文節公文集

釀酒二婢

碧香王晉卿婢善造酒東坡謫惠州日得一桂香亦善此法自以爲謫居善事東坡與錢濟明帖

樂天賦獲名

白樂天小庭亦有月詩云菱角執笙簫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紅紫皆小臧獲名味此意語則菱谷爲童奴紅紫爲女奴也

錢鏐詞

殷有賢大夫黃髮眉兩白男女欲不絕飯食穀不辟四十九室家五十二嗣息豈是山澤癯嚙漱煉精魄廣成至道本自然有人得之同壽域君不見孔子竊比我老彭老彭之壽稱以德此楊廉夫慕錢鏐之詞未離合調意其實嚙譽之故廉夫暮年致身黃老壁

應奉情華

卷之四

十

竹枝柳枝桃花諸婢卒未壽考蓋御女採取之術猥媒淫縱之行殺他人以欺天養自己而損彼有道德者不爲縱以此得壽亦天地間偷生之賊也朱子感興詩有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大賢之言固自殊衆也

舒雅吏隱

宋館直舒雅恬於榮宦因舒州靈仙觀有勝跡請以職方員外掌觀事優遊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笑之內翰楊大年寄以詩曰綠髮郎潛不記年却尋丹竈味靈篇華陰學霧還成市彭澤橫琴豈要絃曉紫祗

旅沆瀣夜難誰見弄潺湲須知吏隱金門客待乞刀圭作地仙劉子儀亦寄詩曰石渠仙署久離羣抗跡

丹臺世絕倫楊子不甘嘲尚白漆園終許自全真紫煙深處鸞雙舞朱髓成來鳥共伸若向雲中見鷄犬可應渾忘姓劉人舒乃作詩答二公曰清貴無過近侍臣多情猶憶舊交親金蓮燭下裁詩句麟角峯前寄隱淪和氣忽飄燕谷暖好風隨起謝庭春緘藏便

蚤贊

蚤無賦詠之者惟一贊托意亦可取惜不甚工也錄

應奉應錄

卷之四

十

之以備一類然視荆公烘蟲詩則隔疆域矣贊曰生於無人之鄉長於不掃之境來兮莫探其踪去兮莫測其影汝真小人唯利嘴是逞

清蜜梅法

山谷戲答晁深道乞消梅詩曰北客未嘗眉自顰南人誇說口生津磨錢和蜜誰能許去葉供盃亦可人謂清蜜梅法磨一二銅錢置其下顏色益鮮誰能許謂寒家不辦此也

前身今日詩法

山谷又以消梅餽晁深道戲贈詩曰渴夢吞江起解

新詩成有味齒牙間前身鄴下劉公幹今日江南度
子山前身今日蓋用羊祜探環事今人恒師之

偶似山谷

山谷和師厚郊示諸君詩第三聯云歸鴻往燕競時
節宿草新墳多友生予少嘗作清明詩有云紅花綠
柳競深淺暖日寒雲較雨晴時猶未見山谷詩而偶
似之如此

應巷隨錄卷之四

應巷隨錄

卷之四

十二

應巷隨錄卷之五

陳無朽

泰和羅鶴子應 著

全真陳無朽本河南人修道于武當山精引導修煉
之術遠近聞其名成化末富順李公立之木爲南京
禮部尚書與金陵顧淵景深交相與慕陳之術因王
清宮楊道士歸附書請之李公寄以詩曰潛心學道
十餘春口訣雖逢未得真虛煉永鉛三百兩枉燒木炭
數千斤孜孜慕聖求靈藥切切超凡了幻身若得老
仙憐我意遠來救度出迷津陳得書及詩遂來繁昌
應巷隨錄 卷之五

未

乙

住於白雲庵李聞其出山托顧往請且以詩促其來
京詩曰聽得親臨欲遠攀心香先謁老師顏身因輻
鎖難逾境志出牢籠已在山白鶴養純歸有伴黃婆
一別去無還不知多少蓬萊路專望先生指示間陳
猶疑李公求道之心不篤答一詩曰聞說高標未識荆
不知道眼可分明蘆花易渾楊花白荷葉難同芊葉
青烏兔豈能爲藥物乾坤假以鼎爐名題詩寄與希
仙者莫漫驅馳老此生李復以詩告以守官不能就
見之意懇請陳來京有鶴駕肯臨天有意管教故國
了神仙之句使者三往陳始來京止於顧氏新河之

居其日大雪李已散遣隸卒輜夫不意陳倉卒即至
且係大臣隔越二城不能徒步遠出但委曲道詰旦
即來意陳於其夜題詩於壁逕歸白雲庵詩曰手持
鶴節訪知音豈意知音不可尋富貴本無真寶意塵
埃多是假垂心壺中日月誰能賞物外煙霞我獨吟
率爾呼童將柱杖再挑春色入山林李翼晨果冒雪
詣顧見陳詩悔甚復托顧往謝寄以詩曰知君抱道
樂閒中未覩相思意不窮不是老天多瑞雪只緣凡
骨少仙風百年短夢黃梁熟一片堅心白石同願望
老師留縮地不須別處訪崆峒陳得詩愈不憚留顧

應奉龍錄

卷之五

三

信宿復作一詩答李曰螭角虛名容易識長生造化
豈能拔只知進步求榮達焉肯抽身問大還汝倚冰
山愁日照我歸洞府樂心閒饒君縱有屠龍計怎出
關羅老漢關比顧還京復作一詩寄顧留別顧得詩
再往已遁去矣詩云管輅聰明子建才不修命學也
爲歎光陰有限隨時過人事無端逐日來末云隣雞
叫落西樓月一度相逢一度衰予偶忘其第三聯按
李餐身內禁掌邦大禮動靜人所瞻仰乃昧生苑之
理屈大臣之尊於一異端方外之士術既無得又爲
所鄙如此誠一舉而數失者也陳以一方士蔑視大

宗伯如一孺子其亦能以彼道自尊勘透富貴之關
者歟然以一書召之即出何耶既出又不能忍李小
失所責之詩幾于厲罵其心豈能盡靜而全忘世態
哉第觀其前後所爲諸詩詞意皆優于李似非尋常
方士者流之比耳其在白雲庵頗有題詠顧獨記其
一詩云萬疊峰巒景色濃翠微深鎖梵王宮雲縈古
殿迷金相竹引清泉瀉玉龍滿目閒情皆自得一腔
清興共誰同我來欲問玄關竅遙指庭前傍石松顧
又云其食或數倍常人或終日不食能於嚴冬入溪
沐浴今竟不知其所往顧爲予堂姊之翁予故得聞
其詳如此云

應奉龍錄

卷之五

三

周解題龍

周是修先生善畫龍家君樵隱先生嘗語人曰吾家
舊藏一幅甚佳後爲遷徙失去其上先生自題曰洪
然首巋然角靜能潛淵遂躍蘇蒼生用汝作吉水周
是修爲并題後解學士大紳以修族譜過予家古桂
軒見之遂和曰勢崢嶸出頭角翻海濤只一躍兆豐
年霖雨作後題曰周是修予同業友也今見其所寫
龍并題可無詩以和之今畫固不可得二詩猶空記
之故識于此

辯東里不死節

古稷集議東里不從周是修節後爲是修作小傳付其子曰我若同汝父死誰今爲汝父作傳此附會之言也東里以建文辛巳爲翰林修撰王叔英所薦除吳王府審理副其時

太宗靖難之師已舉二年矣東里以宰相之才而僅爲此藩府末職未及二年建文即亡非朝之大臣及共侍從乃欲與之俱亡邪管仲猶不與子糾之難而况東里爲吳府之臣而必建文之難乎使誠務此小節則非東里矣其後卒佐

應奉遺錄

卷之五

四

四聖相業無繼實天相之也李文達每雖黃何邪若蹇忠定夏忠靖黃忠宣三公則皆建文朝侍郎苟以責東里者責之予亦莫能爲辯也

放翁詩跋

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格高揀放翁詩集不載此故錄之後有

國初高僧洽南州一吸頗佳亦不可不爲傳之也寓蓬萊館絕句二首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窓微雨送婁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傍古驛蕭條獨

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

強自寬夜還驛舍二首樓上繫繫初發更斷雲收雨

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嚴聲闌闌變

遷非曩口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判買

官醅樂太平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

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劔關曾蹴連雲棧

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領中興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須

磨政日吾祖放翁老人以詩文鳴於宋雖不以書學

顯觀其手澤跌蕩蒼古無一筆不合古人遺法而况

詞章字畫發乎忠肝義膽者哉此軸詩四首迺由劍

應奉遺錄

卷之五

五

南歸越之作耿介之懷益愈可見長洲靜中山首座

裝潢成軸卷要余政其尾嗚呼吾爲公遠孫不能光

昭先德逃形空虛尚敢贅言於其間哉尚觀南渡名

公鉅儒多爲權幸所忌抑雖若攷亭之賢當時稱爲

第一等人卒不見用時事亦可知矣然權倖敗績亦

見苟進之士同爲漸盡而公之片言隻字散落人間

歷千百禩而知秘惜之以彼視此不亦大有徑庭也

歟中山其襲藏之時洪武辛未二月望日天竺靈山

講寺住山沙門會稽溥洽識

韓邵淮陰廟詩

題漢淮陰侯廟詩固多惟韓魏公一律及邵康節款
絕能譽高祖君臣心事皆長者之言非昵史淺見所
及使高祖淮陰有知未必不心服也韓詩曰滅趙降
齊漢業成免亡良犬日圖烹家重上變安知實史筆
加誣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泯恨埋千古欲誰平荒
祠尚枕陘間道澗水空傳鳴咽聲康節詩曰遽立大
功非不智後貪王爵似專恩創成四百年炎漢纔得
安寧反受誅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
謂禍階從此始不須回首怨高皇韓信事劉元不叛
蕭何感漢竟生疑當時若聽蒯通語高帝功名未可
應落隨錄 太卷之五 本

士大夫竹

宋好古魏郡人元天曆中爲藝文監照磨捐文安公
稱其疏通而知學真用世之才而尤工寫竹石嘗有
進於明宗者明宗語左右曰此真士大夫之筆京師
之人遂取楊補之村梅故事名其竹爲勅賜士大夫

竹

孟頫背袁鑑死節之約

余讀林同輔傳宋進士袁鑑死節事何其偉哉鑑嘗
舉進士與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學士趙孟頫
友善時宋運益蹙三人者相結盡忠報國德祐丙子
元兵入宋都鑑竟死國事其家十七人聞鑑死亦皆
赴水死豈非烈乎趙謝後皆去爲元臣楊文安公嘗
論宋以弱亡與周同且嘆周死節之臣不能如宋豈
非謂有如鑑者之衆乎然鑑不見錄於死何耶吾嘗
觀宋季野史當時自縊紳大夫下至工藝及方外之
應落隨錄 太卷之五 七
徒奮身死王事者不可勝數而考之國史所載十無
二三則史之所遺者獨鑑哉至鑑曾孫太常公廷玉
太常之子尚質司丞忠徹皆登顯用於時鑑之事遂
暴白於後世而趙謝今不聞有後天道之祐善信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有聲之於前又有紹之
於後庶乎人之賢子孫袁氏子孫尚世世懋敬之哉
因忠徹出此求題遂書以歸之此吾泰和楊文貞公
之跋按袁鑑與趙孟頫謝昌元死節事後人皆不知
雖其曾孫廷玉忠徹父子作卷冊力爲張大之今亦
不見其傳賴東里此跋而使後人得仰其名其亦大

幸歟孟顒乃宋之裔不卒已自可媿况又有約耶觀此則其所傳文藻翰墨猶媚優之清彈妙舞雖可悅人之耳目回思其無耻不足以掩醜也吳僧無名氏嘗題其所畫茗溪圖絕句曰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茗溪似輞川兩岸青山多少地豈無十畝種瓜田世嘗以爲前此所無今以同約宛節之事論之則雖種瓜不仕苟不思袁鑄則已念慮倘及恐種瓜亦猶含媿然則僧詩尚未盡美也獨

國朝瞿存齋宗吉歸田詩話載一僧題其所書淵明歸去來辭一絕云典午山河半已墟寒棠宵逝望歸應奉隨錄

卷之五

八

廬玉堂學士宋公于好事多應夢裏書詞不迫而意篤至云蓋孟顒以詩詞書畫之美士大夫多溺愛之而獨往往見譏於僧乃知名節一塵雖異流殊教之人亦爲所賤而况賢人君子乎

山棲志

梁劉孝標山棲志曲盡隱居之樂觀之真可忘世予每誦誦未嘗不置書而嘆錄之非取其文也志曰夫鳥居山上檜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王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疎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

廟廊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予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金華山山川秀麗阜澤塊鬱若其群峰疊起接漢通霞喬林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任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南川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波瀾清徹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櫟椅檉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裹綠苞搖白帶抽紫莖櫛蠹恭尊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旁櫨中谷澗濱華葩橫列至于青春受謝萍

應奉隨錄

卷之五

九

生泉動則都梁含稷懷香送芥長樂負霜玄男滋露芙蓉紅垂照水臯蘇縹緲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晨隙時間濁醪初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歡呶或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休惕之誓

幽人箴

晉庾凱幽人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已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綠釋虛苟識妙膏厥美有腴韓

信然齊頌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跡卓逸貴不足榮利
不足希花繁則零榮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
徒知所以進穰侯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
類義和升而就弱望舒消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
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
箴敬咨散晷其超逸達幾如此豈可以其晉人少之
邪第考其行有不掩耳

紇訛爲贈

今人謂不識字者曰瞎字也不識不知所自按小說
唐蕭頴士聞人誤呼臧武仲名因曰紇字也不識蓋

卷之五

卷之五

十

武仲名紇紇本音恨發切而世多訛呼故蕭云然今
所言瞎字也不識者乃承此紇字之訛也

性異之水

山海經太室山有木葉狀如梨而赤理名曰栢木栢音
服之令人不妬又有合椿木其葉朝舒夕卷椿音
又有相思木皆性異諸木者也

理髮術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炷前婦安夫家又曰用麻子中
仁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趙介懷仙吟

今人趙介作懷仙吟青玉樞經末曰我昔採藥羅浮
巔仙人招我遊諸天天門洞開三十六琳宮貝闕相
連延瑞臺百丈空中起玉女燒香明月裡天王宴坐
擁群真環珮珊珊滿人耳中有一人號雷師麗眉皓
首拜玉堦奏云侍從五千劫未聞至論窮玄機天王
含笑揮玉拂舉手向空如畫一群真意領寐不宜但
見琪花散空碧我時目覩心欣然萬物得一天何言
乃知至道本無物豈有文字人間傳人間所見皆幻
影歛吸晨霞駐清景須臾月落仙馭旋蓋殷瑤臺風
露冷回看閬闔不可攀日乃與我留山間倚劍長歌

卷之五

卷之五

十二

一壺酒龍吟萬壑松風寒予妻祖封刑侍靜虛金太
守先生深愛此詩嘗朗誦大書揭之於壁余因獲觀
意不忍其不傳故識附此

應菴隨錄卷之六

泰和羅鶴子應

君明臣忠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皇帝勞之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
爲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
以克集大勲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
乎天性然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
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
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
應菴隨錄 卷之六 乙

我
太祖之答可謂臣忠君明上下各能曲盡其道者此
所以始終保全而爲開國元勳之首歟當求之於三
代可也嗚呼感哉

中山王勲烈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

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
大勲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大
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胡奪吾大將軍之速
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
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
者其勲烈宜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
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

中山王有識

嘗聞故老云

太祖微時始因兵亂饑饉與中山武寧王等聚義結

應菴隨錄

卷之六

二

若然無統紀彌令雜出無所專主時韓國公李善長
以爲吏坐事出亡見

太祖之衆如此說曰觀諸君所爲全無紀律其勢易
散難成大事何不推一英武者爲主使衆心有所畏
俾則令出爲一而勢難分

太祖心是其言不能自定衆亦莫知所推中山王不
語已而對衆慨然曰可爲衆主者非

朱將軍不能如以達言爲是請即同拜不從請即散
去不然恐此意已舉苟各有欲爲主之心彼此疑望
難以復聚也衆不得已遂從言即日拜

太祖爲主帥予始聞言猶未之信以天命所在豈眾人敢違耶及觀

太祖始封中山王爲信國公之誥有曰始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金陵遂作擎天之柱乃信斯言殆有所本可見中山王能識天子於塵埃之中所以忠貫日月始終不渝而我太祖所以始終於王恩同父子無纖芥疑貳來猶涕泣不忘也

禍福有命

人之遭際必生自有定分苟命有在雖與大罪者同應奉隨錄

卷之六

主

門而處亦不能相累命苟垂蹇雖不與大罪者接面亦不能逃如建文朝黃子澄齊泰用事時蹇忠定義爲吏部侍郎夏忠靖公元吉爲戶部侍郎日夕與二人同事比

太宗入繼大統以齊黃之黨誅者固不足訝其餘志何原異而遭其禍者亦不可勝紀蹇夏二公與齊黃同僚不但不遭其累反爲

太宗所重始終信任不疑固雖二公之才有以致之使苟無命未必能至是也

金陵三老

太祖初下建康聞土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辨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即薦陳遇中行於

太祖遂三顧聘之爲帷幄師臣以定天下原之於太祖亦猶鮑叔薦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足以爲國勛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已之始終不能爲作傳爲可憾也

孫炎薦劉基

誠意伯劉公伯溫基嘗元末因兵亂棄官避兵於青田山中誓不再出及我

應奉隨錄

卷之六

四

太祖下處州以孫炎爲太守炎素聞伯溫之賢到郡召之不出乃作寶劍篇遺以諷之其詩曰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古雪謂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潛蛟出水海自從虜草裏干戈飛入苴碣育光彩青田劉郎發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念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爲霖雨伯溫得詩感憤即日出見炎遂送溫於

太祖得之甚喜以爲相見之晚遂寄帷幄密命雖不

能如始聘陳中行之禮而倚任過之所以卒爲謀臣之首皆孫炎之功然則炎亦不亞於秦原之薦陳中行也炎字伯融應天句容人宋濂溪方遜志嘗爲作傳甚詳非泰之不可攷也

春秋本末

春秋本末我

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粹之以便覽觀首天王以尊正統先中國而後夷狄義例甚精皆聖制也

孟子節文

應奉遺錄 卷之六

軍

洪武初勅學士劉三吾奉勅爲孟子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今不見印行何也

策四書疑問

國初三科有四書疑問蓋倣元制也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革而爲四書義行之至今云

張以寧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以寧字志道閩之古田人由元侍讀學士入

國朝爲今官所著有翠昇稿淮南稿南歸紀行集安

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嘗奉

詔使安南教其國人行中國禮世子服三年喪

太祖賜勅以陸賈馬授比之又賜御製詩八篇與宋景濂劉三吾齊名洪武三年卒勅歸葬仍給如在任三年祿贈其家

文臣贈伯爵

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資贈特進柱國湯陰伯謚忠襄河南武安人字存性由洪武乙丑進士戶科庶吉士改戶部總部試主事累遷北左布政使

太宗在藩邸與密遂佐靖難累官戶部尚書在位三

應奉遺錄 卷之六

六

十一年宣德八年卒所謂戶科庶吉士國初制未定云而

國朝文臣死贈伯者亦自郭公始

尋适論風憲

洪武初勅置廣西按察司難其使

上以命殿中侍御史尋适至則寬嚴有體新附者上下相安廣西至今稱之尋常言曰爲風憲官者當先

置其身於禮法之中然後能以禮法治人此誠天下之名言可以爲訓者則其爲人可想矣

壻與義子許襲爵

國朝開國功臣永樂後不嗣者十八九獨靖難功臣雖無子亦許其宗族或壻與義子繼故宣德間貼黃紊亂久不清正統間

上命左僉都御史歸安凌晏如同翰林侍讀苗衷清理始著令凡武官有靖難功而後者不忍遷絕其祿得以壻或義子一人繼不再及崇德報功固勝事而獨薄於開國者有司未必無過也

后妃歸寧

恭順朱穆麗妃陳氏寧陽侯潘國武靖公陳懋次女永樂三十年入宮

蕭本隨錄

卷之六

七

太宗即冊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資與駢藩當世無與爲比自此之後后妃歸寧之禮亦廢

鄉試失火

正統戊午順天府鄉試初場失火試卷焚燬有司不敢以聞惟請修治廬舍終事時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爲考官議曰必再試三場庶盡至公有司乃爲二說以進

命下果令再試

得撫本省

國朝仕宦例禁官於本省雖大臣無有得本省撫視

者宣德庚戌河南民饑流散兵書許公廓字文超時爲工部左侍郎由

宣宗簡命得奉

璽書賑撫本省公河南許之襄

城人實始破例云

漢庶人

漢庶人在南京時

太祖北狩

仁宗爲太子監國庶人私養壯士三

千人嘗擁重兵出入復開寶賢堂延問群臣冀致權

謀之士佐其異志嘗構

仁宗之短於

太宗幾爲所危比及形已露

蕭本隨錄

卷之六

八

太宗始怒黜居武定州宣德初果反卒遭夷滅云

兄弟駙馬

國朝兄弟爲駙馬都尉相繼爲侯者僅一家西寧侯

宋晟第四子琥尚

太宗安成公主復襲侯爵前後罕見云

阮太監城北京

永樂十五年丁酉

太宗肇建北京十八年庚子

郊廟

官殿告成將及城池會有事未遑歷

仁宗

宣宗之世皆未暇舉正統五年始及斯事

命下之日工部侍郎蔡信言於衆曰役非大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英宗聞之以太監阮安嘗治通濟河有功遂命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用之厚其廩既均其勞逸材木諸費悉出公府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安之奉公恤下善於規畫誠過蔡萬萬而英宗之倚任宦寺視儒官爲不足用實蔡有以激之然則蔡亦萬世罪人也

鎮遠侯知大體

應奉龍錄

卷六

九

太宗靖難功臣稱侯伯者惟鎮遠侯顧公一人所封非戰陣之功然其時武臣知大體者亦僅顧公一人

蓋頑始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官右府都督僉事建文君已卯歲

太宗皇帝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定被獲

太宗識公解其繫曰起

皇考以汝授我邪遣人護送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先姚公廣孝專居守腹心之寄且素

不習兵事與公議不合及建文兵攻圍北京數命公

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分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其意蓋不忍與建文君兵將交戰其賢於當時諸文武受重寄而降降即反乃者多矣然其居守時城中軍旅調度皆賴公謀功亦不細壬午歲九月

太宗既正大統故亦封公鎮遠侯食祿千五百石永樂元年儲嗣猶未定公時出鎮貴州又聞潛邸官軍有功者驕縱玩法乃上書論大計謂

國家空早建

儲嗣以正名分止邊官軍有功者爵

應奉龍錄

卷之七

十

賞既定空制以禮法皆廷臣所不敢言者六年戊子車駕將巡狩北京時

仁宗已立爲

皇太子豫召公副之監國既至言

皇太子仁厚恭勤明達足任付託左右文武之臣智識深長皆非愚臣所及蠻夷今雖帖服小有爭競即

恃兵爲亂去留惟

陛下決之

太宗付知公意厚賜還鎮比辭

仁宗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有小人在當置度外萬事天理不足計是時漢庶人懷奔嫡之

志朝夕伺

仁宗之過構間於

太宗

仁宗危疑而蘊怒故顧公有是言求於當時諸功臣誠不多得也十二年甲午卒於貴州年八十五追封夏國公謚武毅其在貴州先後平定撫綏之功自洪武及永樂亦皆足紀迄今亦無過之者公名成字景韶揚州江都人

厚薛薄李

太宗既改北平布政司爲北京永樂十五年始命行

應奉隨錄

卷之六

十一

部侍郎李友直右都督薛祿督營郊廟宮殿十八

年告成李僅陸行在工部左侍郎薛加封陽武侯歲祿千五百石何厚薛而薄李如此豈厭惡其爲張曷祿時事邪卒

太宗之世爲侍即至

仁宗臨御始陞行部尚書云

宣宗巡邊

宣宗亦嘗巡邊宣德元年征漢庶人二年秋巡邊出會州遇虜寇邊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甚衆監於太宗誠出萬幸云

孝義至大位

我朝權謹以孝子起爲文華殿大學士鄭沂以義門起爲禮部尚書誠希有之遇也

封改嫁母

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早世母陳氏改贅德安同知羅子理生今大司成璟之祖京後子理謫死遼東文貞輔十二歲即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其母累封至太宜人始卒陳氏後累贈一品夫人復爲乞恩除免京代戍之藉回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即改嫁育

應奉隨錄

卷之六

十二

于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生封太夫人何其相同至此

國朝嫁母而歸受封者僅此兩見實不幸中之大幸也張永平昌黎人官至太子少保掌通政司事禮部尚書云

應奉隨錄卷之六

終

應菴隨錄卷之七

泰和羅鶴子應 著

東里送方勉詩

荆璞遇下和騏驎過伯樂物過固有時識者亦不數
方生稟令資夙志勵問學遭逢

聖明世賢科蚤超擢從事詞林館蘭陟頌臺幕言必
循禮度動不踰矩矱雍容儕輩間儼然鷄群鶴一朝
裴豸冠蒞事加秉格持憲恕且公守身澹以約中懷
聲澄澈外不事表襮雖然知已希俛仰靡愧忤頃出
沂水西颯颯聲聲作旋歸居無何冠纓反丘壑風高

應菴隨錄

卷之七

七

秋氣清農田紛如獲林桂田丹葩吹香散寥廓執手
送子行感嘆懷抱惡子當強壯年予髮久已曠後晤
未有斯努力追先覺此楊文貞公送方御史詩其自
序云今歲六月

上以恤民汰冗食於公者

勅諸司官悉准洪武職掌定額存其廉能者其餘遣
歸以俟召用新安方勉懋德溫然雅飭有賢譽於京
師陞監察御史遵

勅定去留既留懋德其同道當去者兩人相持不肯
行懋德不忍其所爲也自言勉實後至請去於是三

人者皆行懋德之所行也予念相與已久而嘆重晤
未期故作詩送之予客寧國聞徽之耆儒云方始登
第爲翰林庶吉士謁公公問新安諸先儒方自朱子
考亭而下悉數之公曰朱子之上豈無人乎方沉吟
久之不能對公曰姑退明日得之再來方歸而詳考
知程子之先亦出新安復請兄公以申前對公喜曰
吾子勉之當努力讀書景行程朱二子不可外鄉先
達而它師也按此說公之愛方蓋有所自因讀公之
詩故併識之不唯見公獎勵後進強記不苟與方之
恬讓爲可慕且見

應菴隨錄

卷之七

二

祖宗恭儉養民視之如傷雖正途進者猶恐冗食以
用之而嘆今時之皆否也方彌恬巷永樂九年進士
後至湖廣右叅議

東里送二楊公

正統六年辛酉少保澹菴楊公奉命歸展桑梓楊文
貞公時典政柄年已七十有七作詩五章贈曰東風
吹大河河水日夜流嚴裝逝將歸祖送河上頭故鄉
六千里迢迢望荆州違別歲年遠耿耿桑梓憂恭承
當宁命去去無淹留焉知同袍者臨分意綢繆右一
綢繆條已分望望猶佇歧豈無相交人外同中迥異

夫子素所慕爰結金蘭契聽言貨諒直矧重仁與義
荏苒四十年氣合恒一致皎皎松栢心永矢在終歲
右二終歲之所懷豈綠菴疾躬上有

明主仁德比三聖隆人生非草木寧昧造化功出身
儋祿爵道存敬與忠夙秉高潔心况聞賢達風安能
甘渙忍委身儕凡庸右三凡庸諒猥鄙貪婪復蠹蝨
良農治田穡稂莠在芟除卓彼仁賢心懷負經世具
皐陶陳知人周公躬吐哺如何後來者當道昧所務
所以君子心惻惻存永慮右四永慮積中抱臨食每
與慨丈夫所立志豈在富與貴不聞諸葛云鞠躬以

應藩院錄

小史

王

盡瘁上將益明德帝將綏四海險夷不可渝俯仰庶
無愧勿爲久契濶引領遙相待右五其經世憂國之
心溢於言外末章至以諸葛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自許後果卒於位其視天下爲已任如此所謂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豈特詩而已哉又先是一
年公作五言長詩送楊文敏公歸建安展墓首云富
貴歸故鄉古今所忻快安知明達人志在富貴外立
身天地間所重孝與忠君親與天等敬事道實同又
思以上益君思以下益民小心效臣職登臺據恭勤
又云蒼松老益堅皓首心愈厲國事匪遑暇親恩詎

能遺又云言歸席未暖豈不耽家居恭承

王旨重尚敢淹躊躇謀待公陳袞闕待公補丈夫
君臣義無爲倦衰暮當是時三公當國天下乂安至
於送贈告語之間猶不敢忘惓惓以憂國憂民相規
戒誠有周之吉甫山甫召穆諸公之遺風惟其同心
同德視官事若家事所以能成永樂洪熙宣德正統
初年之相業後之諸公所以難繼也

劉伯川知言

楊文貞公曰鄉先輩劉伯川氏世居沙村在邑南山
水深遠處聞邑老言其家甚富伯川平居不與俗人

應藩院錄

大德

廟

接於崇儒禮士則汲汲恐有所未盡元季兵亂民奔
竄山谷不能保一時士大夫挈妻子走依伯川皆如
家焉而尚書劉子高輩又其素厚者也平生輕財如
糞土年四十尚有田數千畝一日自念無子悉散與
其親戚間里又散遺藏獲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楹僅
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休自得也然善觀人且喜獎
掖後進予年十四五時與孟潔往拜之伯川以故人
子待之甚厚是日雪霽酒酣率予二人循溪行詠命
各賦小詩言志孟潔對曰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
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予即

一時景趣對曰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
不嫌寒氣清人骨食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咲
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耳又曰不失一風流進
士願予咲曰雖寒士當耐久又曰人有不爲而後可
以有爲其勉之後伯川卒孟潔果登進士第爲翰林
庶吉士而卒文貞卒致位宰相皆如所言云

取常建詩

東里曰予客武昌時一日同陸伯陽造吳孟勤先生
時先生初得唐常建詩集以示予兩人伯陽戲曰老
師無所用此宜以惠教後生先生可之余曰以教後
應奉隨錄 卷之七

生則僕當得蓋予少伯陽七歲先生咲指門外汲井
者曰二賢請賦此先就者持去予詩先就曰皎潔如
霜雪銅瓶下愈深粧成不照影應恐墜金簪遂揖而
取之三人相眎大咲伯陽遂不復賦謂余曰宜錄一
本納我以謝不悌既歸即錄送伯陽伯陽取謝玄暉
詩見報云

市隱賢豪

江夏樊思齊子贊揚文貞公弱冠至武昌逆旅與子
賢居相接一相見如平生時年已七十其少與郡人
聶炳南昌包希魯交厚嘗親見虞揭歐陽原功許可

用諸公其爲學有要領治詩經評論古今人物及付
度事後當成敗皆有理而浮湛市廛以賣書爲業雖
鄉人莫或知之者獨吳啓公佑國子祭酒時來就之
然不如其意也頗喜作中州樂府以爲馮海粟之豪
俊張小山之精麗當兼而有之時有所作輒爲文貞
誦焉一日文貞效其體和數篇見之愀然不懌曰老
夫豈以是望賢者又曰老夫過矣文貞甚愧之自是
不復與文貞言樂府矣此可謂愛人以德者也嗟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之間巷市廛豈無抱道浮湛
者邪第予未見斯人耳援筆慨嘆漫志以思

應奉隨錄

卷之七

本

解觀一

觀我解先生名觀一字伯中吾郡吉水人早邃於易
諸子百氏無不該貫一日謁吳文正公適公與學者
論曆法先生備舉先儒之說纖悉不遺而一斷以已
意公駭曰伯仲非今之學者因共講論三日而後已
然屢舉不第至正中修宋遼金事甚富朝廷得其書
悉承用之惜乎其入國史無聞焉

夢中聯句

永樂間胡文穆公與楊文貞公俱在內閣文穆嘗語
文貞曰吾二人將老得退即各具小舟可二僮操者

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君熾舟君門外
一里所遺童子招君君逕入舟沂流至五雲驛望夫
容峰則返擢至君入舟處君獨歸廣不過君竟去君
訪廣亦然但沂流至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訪用此
共適餘年及文穆歿後半歲文貞夜夢偕文穆泛舟
自快閣至郡城下同載甚樂共聯詩文穆起首句文
貞續第二第三句文穆續第四第五文貞又續第六
第七文穆終結句及覺而忘第六至第七二句文貞
悲愴不勝遂補之詩曰金螺瀟灑對夫容鷺渚漁洲
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酒尊同河山夢
應峯隱錄 卷之七 七

朱正民

楊文貞公曰朱正民嘗從予借錄陶詩讀未及歸出
爲松江巡檢後坐事謫戍遼東永樂丙戌余寓京師
正民以能醫徵至相見勞苦外郎出此詩歸我曰故
人不相負也予方嘆正民淪於狼狽有不能自保其
身而暇保此哉今乃能歸我完整如新於今不可多

得者范益謙云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况於書籍
如正民真不愧古人矣

前輩用功切實

廬陵清湖羅德崇先生獻元寧都州判求師之從子
少從游楊文貞公祖公榮兄弟爲人狷介不苟合嘗
爲武昌府學訓導時文貞客武昌以故人之子無日
不相過一日酌文貞江濱小樓醉留宿覺夜以二鼓
起燒笋淪茗論太極先生誦南軒太極解甚熟時文
貞尚未有本遂請錄之明日就它處求本叅對無一
字誤前輩讀書用功切實如此後學所當師也

賈雜買書

楊文貞公年十四五時坐貧無以爲奉養計不得已
出爲村落童子師而急欲史畧釋文及十書直音時
二書市直百錢然不能得家獨畜一牝雞其母命以
易之及隨母嫁羅德安謫戍時也文貞之好學固賢
而其母之篤於教子亦可尚也

跋橘亭幽興集

友人鄧存誠數與余棋余不勝存誠授余橘亭幽興
集一冊蓋集古棋法也自是余頗勝存誠然僅勝存
誠而已耳未有以勝餘人也始余未習棋授官翰林

晚退之暇或與光大相聚以此爲嬉光大機悟頗敏
駁駁有造詰余不能及也是時能棋者頗衆以所造
淺深高下各相爲耦日彰仲益一耦也光大宗豫一
耦也用行民則一耦也崇果之用之與余又各自爲
耦希範不及果之而差勝余然喜持論議不屈日彰
嘗戲余曰吾棋如坐十一層塔頂公之棋殆在百尺
井底乎余曰公尚未及李慈子余豈不勝林和靖哉
仲熙曰既不勝李慈子亦何用勝林和靖然仲熙棋
猶下而篤好特過余數人者遇暇輒造用之及余或
邀余兩人者就其家以夾促婦具酒饌款客余
以疾戒酒則爲拒按率常至暮或夜二鼓始散
然仲熙未嘗一勝不勝未嘗不樂蓋好之而不留意
得失者仲熙一人而已余嘗有詩嘲之云年終欲數
輸棋日直自新正到歲除又有好之而不能者若思
幼孜能之而不爲者伯厚也夫叨職近侍荷國榮
寵閒暇不能及時進修以自見乃甘自棄若此且使
後生小子視而效之廢學而敗德皆非小過然當
國家太平之時吾徒職務之暇從容間肆適其情者
上所賜其安可忌乎故既自訟吾過又以志幸遇云
此楊東里橘亭幽興集之跋其自訟自幸之意已備

其中錄之可以觀當時盛際氣象今時好奕者倍徒
于昔而時事不侔亦稱之

李廉公節

吾郡安福李先生廉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春秋擢
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遇
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
能達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

國朝修元史時先生相知無在者當時有司又不知
采錄以聞故不得列諸史傳于是世之知先生者益
少矣夫士君子所守其心而已豈計其在外者

先生必事唯見於元江西廉訪使韓集求贈謚咨文
予近得於翰林庶吉士周忱家謹錄置先生所著春
秋會道之後使後之學者知先生於春秋不徒能明
之蓋煒然於科目有先也東里續編

東里戒族孫

楊挺文貞族孫也文貞官京師挺往省之旦夕在左
右里人蕭生爲寫侍教圖挺以求贊公自題其像云
此老之生今七十有三年其仕凡三十有七歲歷侍
四朝恒時一志顙顙乎茲慎肅肅乎嚴畏不敢內非

類之交不敢微非義之利祿愈增而意愈澹秩愈進而心愈惴治官務如家務視海內如室內雖不能萬一之有濟而不敢沮吏之或怠誠恐上孤

明聖之恩有忝清白之世閱春華之屢謝撫寒栢而猶翠聊自寫其素存示同宗以自勵以公平生考之無一言之不實也後擬官南京爲都察院檢校因在衙門作書寄公用官紙半幅公以書責之曰平日教汝分毫皆須守禮法庶免罪戾豈可在衙門內索官紙寫私信雖是半張亦係官物但舉發即有罪今後切戒無違

應菴隨錄

卷之七

七

監生公

欲汝開暇自

寫何以煩勞他人且汝一檢校末職亦敢私用監生是汝僭公憲臺是綱紀之司末職尤須戒謹庶免譏怒自今戒之嗚呼其一言一行欲欲人以禮自處如此其大節可想也至若其子之不肖天也於公何預哉

應菴隨錄卷之七

應菴隨錄卷之八

泰和羅鶴子應著

前輩善謔

胡願菴居京師唯携二僕後偶置一妾楊文敏公以詩戲之云長將病態比維摩喜得新鬟樂事多不用嘆衰憐皓首且欣媛老得青娥千金買笑何須惜百歲流光苦易過從此客邊心緒好更無高興到湯婆冉冉流光耳順年可憐連歲病纏綿已拼買妾供調膳更莫逢人嘆費錢餐性不須修藥服驚衰無慮對花眠阿宜進保欣無責喜得優游在外邊阿宜進保

應菴隨錄

卷之八

七

蓋願菴二僕名前輩雖謔戲亦自可傳如此

李司空

李友直字居正保定清苑人建文初因齊府不法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時太宗奉藩北平于是擢張昂爲北平布政使昂至悉得王府隱微將以密聞友直時爲昂掾陰以昂謀達于

太宗靖難之師既舉遂見信用出理餼運入嚴城守皆以委之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叅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初作官殿復命提督營繕改

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臨御陞行部尚書

宣宗嗣位復改行在工部尚書正統三年卒于位年七十

鄭少宰

江西僉事呂升宋呂頤浩之後家有高宗賜頤浩御札因官江西失去流落民間鄭文實之見識爲升物嘆曰此世之寶也購以歸升今人見人有藏其先世書畫故物百計奪之以不得爲恨者聞鄭君之風可以興矣鄭君名誠江西盱江人永樂中以監生擢吏部應奉直學

卷之八

二

司務年未四十累官吏部右侍郎正統三年卒于位年四十有九

殺狼償命

李驥字尚德山東鄒城人洪武丙子以太學生選授戶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薦起知東安縣縣多狼嘗噬寡婦子寡婦訴于君君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冤于城隍神翼旦狼死于寡婦子被噬之所東安施公禮時爲刑部尚書異之爲紀其事廷臣交奏君治行召爲刑部郎中三年又坐累戍邊

仁宗嗣位召爲貴州道監察御史所歷政聲藉藉宣

德五年始出知河南府於治之後堂植梅竹松扁曰四友其一自謂也一日宴客堂中談笑之頃奄卒江陵楊文定公嘗爲著傳文貞文敏二楊公復爲作碑誌

姚老又獻疏

龍洲姚老人予祖姑之翁當永樂之初植產甚裕沐太平涵育之澤思以仰答萬一迺載薯蕷瓜蔗數十筐至京獻之

太宗嘉其誠愛特賜賞勞遣歸鄉之楊東里梁泊菴輩時在內禁皆作詩文送之老人死今不數十年家

應奉直學

卷之八

二

產田業蕩然一空感哀相尋雖理之常每讀二公詩文未嘗不重鄉里親戚之嘆也謹錄二公之作于左且以見 感際君民相愛之休云東里詩曰老際清朝戴

聖君山林幸作太平民乾坤莫報生成賜萬里

金門拜獻芹野服清晨謁九天承恩親拜玉堦前歸來感戴心無限但祝皇家萬萬年南平橋外澄江畔耕鑿生涯樂有餘又說龍洲將過縣寄言鄉邑務詩書泊巷序云姚老人者居泰和龍洲之上其地平廣幽曼樹林鬱然環其居皆沃壤連延數十畝老人既

無所求于世唯盡力以事耕作麻粟黍菽之收歲至數百斛家穰穰然老人時而作倦而休釀酒盈缸東隣西社老農老圃相與劇談而放飲醉則仰天而歌聲嗚嗚然其樂也一日慨然呼其子弟以語之曰吾昔方弱冠遭元季之亂干戈相尋無虛日就意其有今也吾今沐太平之澤得以優游於田野者獨敢忘其所自哉願昔之人有獻芹者吾與若請效之即命爲大筐藉以葉載蔗瓜薯蕷之屬凡數十筐至京師舉之上獻有司爲白其事

皇上嘉其誠不鄙棄之廼命以獻既獻加賜慰勞遣還或者曰堯之時康衢老人之於帝力不識不知而已今老人乃獨有感若知報者將爲有知識邪夫聖人在上涵育煦煦如天地之覆載無一物不得其所而老人者獨知私念帝力誠有知無知昔堯民也昔邠人既獻豳於公或以所績爲公子裳咏於七月之詩孔子列之於邠風其來尚矣則夫老人之事固

宏播之歌詩且以見聖化之盛也於是衆爲詩以紀其事翰林庶吉士陳君士啓屬予爲之序老人不知其名年既老稱爲老人云

人云

題畫嘲謔

前十年予官春坊從沈君求此畫不得近時勉學士權掌翰林院印沈遽贈之蓋春坊學士不掌印也世俗謂人不可一日無權二君之贈受果何如余他日過李見之因道往事李曰公欲得即請奕僕不勝當讓僕偶勝時行儉習禮學士皆在相視大咲余顧童子卷畫去然自是每見李輒有不捨之意余固不欲奪其所好也遂歸之且題詩以博李君一咲知君覽之未必不自咲也碧梧翠竹兩清姿豈但高齋坐對空裁管斷琴堪大用不然須見鳳來儀永別錫山王

應奉隨錄 卷之八

五

道士空餘翰墨亂人心黃金若綰封侯印曹霸王維聚若林此楊文貞公之詩也當時諸公相聚館閣不惟文章政事可慕其宴居諧戲亦可愛如此然予猶有所責備者文貞盛德雅度非它人所及而以一畫不得輒不足於沈至形於歌詩且以權貴爲言豈心役於物不能推致其癖邪抑或但爲一時談譔本非情實也予因有感於此作詩五絕寓志云百歲吾身尅尚休若除身外更何求君看寶晉齋前地衰草寒陽無限愁噴噴陳言萬棟充榮華草木信飄風豈知日後歐陽子又浪區區集古功題品宣和咲昔年果

誰曾悟結繩前早知形似終成幻不若元公祗愛蓮
萬物乾坤總畫屏古今鑒賞此誰精千年我欲求中
道蘇轍王說敢廢評觀物吾齋獨坐時古人康節始
吾師從今淨掃圖書癖萬紫千紅恣詠詩非敢皆擬
前輩聊用自勵也

戒初仕善言

永樂中大司馬金公好獎掖士類每筮仕見公者必
戒之曰

國家待士厚所望爲民造福耳所至當以濟物爲務
此言誠可爲訓使仕者能體此意百什之一二則民

惠養隨報

六

受賜亦多矣金公名忠宇世忠鄞人少好游居北平

三十年建文君已卯

太宗皇帝初舉義靖難公以布衣入見得署紀善從

征伐庚辰署長史辛巳陞工部侍郎永樂二年甲申

以預建儲之議陞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十

三年乙未卒于位云

外曾祖父于本末

太祖於御臣下雖過嚴峻然見近侍年少而有俊才
者則甚愛惜委曲教養之雖其父母亦加殊禮予曾
祖明明翁劉德明因其次子復初十八歲爲禮科給

事中自廬陵來視之

太祖聞之即召見賜服食慰諭再三終

太祖之世僅再見于解學士縉之父皆以愛其子推

及之也時廷臣俱榮幸其不常作詩文送之歸今諸

卷軸皆存明明翁卒解公復爲墓表具述其兩家遭

遇之詳然給事公洪武二十一年以直諫免解公永

樂十三年亦以諫定儲嗣忤漢庶人被譖構免錦衣

衛獄其所終亦相類但劉公先解公死三十年時

太祖法重無人敢爲作誌傳名示後人不若解公得

楊文貞公爲詳著墓碣然楊公亦不敢作於永樂間

惠養隨報

七

至後三十年能爲發揚者解公不幸之幸也今觀明

明翁墓表及楊文貞挽翁詩序則其父子可想矣解

表集中未刊楊詩序則刊具續編今併紀以考世表

曰大明有天下尊高年重倫誼篤厚風俗道盡君師

之濫官于朝先君嘗被

召見殿中受

寵渥以歸所以教訓者甚至是歲洪武辛未也

先是七年廬陵劉鑰擢給事中共父德明以處士入

見受慰勞如先君處士服膺

聖訓惟謹處士與先君皆壽逾八十以卒兩家子弟
通知二父之志感

朝廷之恩浸入心骨侃侃自將不敢爲一毫非義孤
恩忘訓爲二父辱亦嘗爲知者道之也去年處士君
之季子孟舉請爲表于處士君之墓籍不得辭又盡
取其家書而讀之見鄉先生陳宗舜所爲世德堂記
稱劉氏系出漢安成侯蒼安成之族東陽最顯至宋
資殿學士諱國子祭酒諱德明之高祖清淳先生
諱皆卓然爲時名臣從祀于學宮其彌從山先
生者諱以經術教授于鄉德明曾大父也大父
才齋先生諱父定峰先生諱皆儒素隱德
故

國初名臣禮部尚書宗人劉公崧大書其堂之扁曰
世德也及謝君子方所爲基銘與宗言合德明病且
亟呼諸子自叙平生行已致訓戒且言吾家世儒者
慎毋效世俗事浮屠言畢而逝故其子鑒所自爲行
狀皆信不敢誣也德明諱道生而異群兒十歲喪
父母王氏哭且言兒幼何以襄大事乃執喪哀毀經
營塋祭皆如成人弔者驚羨母氏大奇之教之甚篤
勇往務學事母盡孝既冠有室兄德新夙抱艱疾事

之如父兄卧床褥間但時時自感嘆既而母亡未幾

兄亦卒治喪尤爲鄉里所羨元季循梅冠作亂大將
征之師行過廬陵咨訪謀士德明年少喜論兵人以
爲薦大將親辟請起之辭不獲已從至廣時元兵已
放肆好抄掠爲白其大將禁戒開諭之莫敢縱恣遂
以平寇大將欲上其功力辭歸躬耕教子未幾大亂
作矣乃歷襄漢與求所歸久之不遇轉客閩中察陳
友定無成復還安成而鄉間焦土矣乃依義兵以居
家于吉安城南無復功名之念篤於教其子諸子森
然玉輝林立讀書治生而家益饒斥其餘以賜人之

廬春陳錄

本卷之八

九

急遠方仕宦行旅鄉之老師宿儒賓客過之恭敬禮
遇無拂其意者晚尤善怡養種花閱圖畫朋游觴詠
無虛日然不荒于酒家法嚴甚不疾聲厲色而內外
肅然人皆稱之曰明明翁云其生時元延祐己未十
月十四日歿以洪武壬午五月十四日年八十四子
男六人錦鑰錦鑑鉉鉉即孟舉也女二人胡子高
曾用誠其壻也其墓在鄉之柳塘之原是用爲之表
而系以詩曰高才凌厲明炳幾翔翔風雲知卷舒間
關戎馬用莫施空行遠脫鞵與羈晚遇
真主惟詢咨子孫承式鄉井師正言教色鋒差差柳

塘草木生華滋近川落日當哀思有蔓孫子視刻辭
楊文貞公輓詩序曰余童卯數從海桑陳先生遊郡
城必主劉孟洛所時先生族孫仲述教授其家而孟
洛之尊府明明處士春秋已六十餘皓然白頰頗身
玉立雍容雅則言議必當于道而延禮先生愈久愈
敬孟洛爲人溫然端厚恂恂以學問爲務執所業請
益先生無須臾懈怠先生器重之異於衆也孟子言
親近臣以其所爲主孔子稱子賤必本於魯之君子
處士其賢矣哉後數歲先生捐館孟洛自郡庠太學
爲給事中仲述取進士第爲監察御史相繼以歿惟

應奉齋錄

卷之八

十

處士歸然康寧無恙余雖未獲再造劉氏之門每惟
曩昔遊從之樂老成典刑風流文采未嘗一日忘于
懷也洪武壬午處士歿于家余聞知惻惻累日今年
見處士少子孟舉于

京師示余易闇謝先生所爲處士墓志及翰林學士
解公所爲墓表讀之益增愴惋不能釋懷因作輓詩
一章以著余景仰不怠之意而處士之所爲可傳者
亦庶幾可想見已詩曰岩峩金螺山螺水下逶迤螺
水逝不還螺山空雲飛我懷賢達人寐寔今安之在
世無所繫去世忽如遺鬱鬱蒼檜樹舟楫諒所宜何

爲南山中空負高絮姿寒暑若循環四序屢遷移傲
兀水與雲欣榮遲暮時中有丹鳳雛五章備羽儀忽
舉戾阿閣噫噫鳴朝曦鳳雛忽已遠檜樹後傾排瞻
望不及行者皆歔歔俯仰念疇昔我獨有餘悲矯
首瞻螺山閣淚書此辭

應奉齋錄卷之八

終

卷之八

應菴隨錄卷之九

泰和羅鶴子應

漢高祖

漢高祖言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此是他本心觀他始初起兵只是一味粗豪不但王道不知連伯術亦無但天分甚高識達大體知人言善惡有所聞就行畧不顧惜遲疑如不肯王漢中賴蕭何不猶愈于死一言即就國及出兵攻楚亦不知假仁義賴壺關三老爲義帝發喪即假此勝楚至如躡足封韓信于齊裂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爲戰行反間于楚僞意恭謹錄

卷之九

七

遊雲夢等皆是諸臣教之酈生勸立六國後他便鑄印張良止之他便銷印唯是納諫如流知人善任使所以不五年而成帝業當時但見謀畧知力即有効所以不信詩書而諸臣又皆習戰國縱橫之術不知以先王詩書禮樂輔君后人欲以王道責高祖誠若北轅而求入吳楚也

多靡鮮終

韓子巧者王承福傳曰非薄功而厚饗者耶此言當書座右蓋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若侈靡無節鮮見有終者先

儒嘗云杜正獻公性若淡儉素每食無重味而卒以富貴命終寇忠愍公性奢修雖厠上至使燭油成堆而卒貶死要之二公固皆遭際不同然以寇公之賢而猶不保終後之不若寇公勲德者可不深戒哉

王薛論待僕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此言已好薛文清公曰待左右嚴而惠又較周密

文中子論仕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自漢儒以來無此議論晉李熹宋范仲淹之仕庶幾近之

應季直錄

卷之九

二

陸遜儒將

陸遜在三國時亦不可得觀其先禮后刑之言知之蓋將帥之儒者也

光武任臺閣

薛文清公曰漢光武不任三公而事歸臺閣勢然也此論甚恕

方遜志不喜光武

方遜志先生頗不喜光武觀其著論及題釣臺詩知之豈有激而然歟抑責備賢者之言也

賢臣始能補闕

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朱子傳注曰至于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人君之闕者也然則后世無三代之賢君者豈由無三代之賢臣耶

朱子名臣論

朱子作五朝名臣言行錄泛采衆論而不贅自己一語以定是非蓋有深意今觀其書於臣所共與者雖衆論稱許之中其病痛莫掩而荆公爲古今所貶者亦載其列乃知大賢之剛述辭不費而義自盡也

應泰覽錄

卷之九

三

量是強制

量最難得呂蒙正素稱雅量聞朝士訕已同列欲問其人呂公止之曰聞之則終身不怠以此觀之其能容人亦是強制

際遇有命

際遇最有命知人爲至難以伯夷叔齊生武王之朝不可謂之出非其時至叩馬而諫非太公之言左右幾兵之而武王聖人竟不惜其去謂非命歟西漢賈生却以不遇於文帝而遂忿死蓋不知命也

邵子知命

邵子不出正爲他識得進退與凶之理與數自知不可出所以不出而程子謂他是無禮不恭恐是程門高弟附會非真出于程子也

一忠一孝

諸葛靚耻孫皓首誓終身不向朝廷而坐王哀痛父爲司馬昭所殺終身不西向而坐可謂一忠一孝也

容齋論史記

洪容齋隨筆謂太史公作史記當爲義帝立本紀繼於秦後迨其亡則次以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附見焉是直以羽代秦也其失多矣此論

應泰覽錄

卷之九

四

甚當

容齋論諫法

容齋隨筆曰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誼此言當采以爲論諫之法

玉筍篆銘

唐舒元興作玉筍篆銘洪容齋謂其有不可名言之妙今讀之信然故不惜重錄之銘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

千年無人篆止于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斯謂秦李斯冰謂李陽冰也舒別有玉篆劄志見事文類聚

朱蔡論交

後漢尚書朱穆字公叔與劉伯宗善嫉伯宗貴驕作書與詩絕之其詩曰北山有鴟不繫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噉嗜欲無極長嗚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起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後見比周僞義偏黨毀俗又著絕交論蔡邕見之以爲貞而孤作正交論廣其志嗚呼今世之交愈難以古揆古安乎穆之果應志直錄

卷之九

五

也然豈論甚善而不敢廢特錄其畧以療癖云畧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強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也疾淺薄而獎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

見其所以始則親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忌平生之言惡則忠告

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希矣夫遠怨希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于仲尼之正教應志直錄

卷之九

六

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房琯復唐大策

程北山房太尉傳后論發前史所未發特錄之以證

唐書之漏論曰天寶末天子避盜劔南房琯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于是太子爲元帥都統治兵朔方顏王瑒鎮成都凡劔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屬永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皆屬豐王珣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河南淮南節度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驚叱曰誰爲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橫四出天子匹馬走西南二京遂爲盜守方是時天下不知屬軍之所在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關除道扶服叩軍應卷九

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圖強虜明矣琯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琯之謀大識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成果孰爲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功以爲罪而肅宗遂信而疎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旣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綏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空其怨而疎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多而琯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歛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琯之本謀言不見于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后世知謀之出于琯也至于胡撫九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于司空圖之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予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郾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紿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棄天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波逆胡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

撫凡而歎耶厚齋王氏困學紀聞曰司空圖房太尉詩云物望傾心久旬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于肅宗以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孝女化銀

撫州金谿縣民葛祐唐寶曆間治銀冶鑛絕賦不給官責其額遂破家又不給祐無子惟二女不忍其父

應鑿遺錄

卷之九

九

受拷掠之苦俱躍入冶中焚死化爲銀事聞詔罷金谿銀賦邑人哀而德之祠之佛令元祐以獻利者言復興諸冶而金谿以二女事得不興乃爲作新廟縣南程以文嘗賦詩題之曰天地不生寶鍾英二女人投身烈火中化爲雙白銀白銀獻天子天子驚未已下詔罷銀徵父亦脫于理人言葛家禍葛女非禎祥不見金谿祠歲時鼓龐龐遂令千載下感嘆千載上噫彼規利人乃是丈夫相雖然丈夫相曾不如女兒珠玉徒自焚金谿有常祠

縣南文集

騎犢詩畫

宋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奏兩黃犢時與劉凝之跨之遊廬山李伯時繪爲圖吳文肅公做題詩其上曰汗血聲稱場舉世循一軌霜風老靸棘松路石齒齒牛瘦僕夫疲累累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顧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可語俗子夷齊向千載凜凜有生氣試問齊景公烏用馬千駟奇事名畫而詩亦警策亦世之三奇也

少章恥比叔通

宋宇文虛中與朱弁俱仕金共紀行詩文李任道編集命曰雲館三星集朱恥與宇文爲比乃托謙詞題

應鑿遺錄

卷之九

十

詩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逢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蒿施松慚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復識云僕何人也乃使與濟陽公抗衡獨不慮公是非者紛紜于異日乎因作詩題於集後俾知吾心者不吾過也庚申六月丙辰江東朱弁書金元遺山跋曰濟陽公謂宇文叔通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恥用叔通見比故此詩以不放齊名自托至于書年爲庚申與稱江東朱弁者蓋亦有深意云少章朱公字也

朱弁文與節稱

朱少章不但節行過宇文叔通其文章亦非叔通所
敢望觀其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官文辭短意長忠憤
悲愴之情並著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其所存養若此
豈甘與叔通爲伍李任道以二星並稱固已失當后
人亦不知誦其文何哉今特錄以式后且自勵焉文
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
年絕黨殊隣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旄旣落口中之
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覓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
灑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涕詔官公
應奉讀錄 卷之九

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

不忌舊句

古人作詩不忌用舊句願况云水田飛白鷺夏木嘯
黃鵬王維用之每句增二字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
陰夏木嘯黃鵬杜工部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
風白樂天則曰巫山夜足露沙雨隴水春多逆浪風
沈佺期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游老杜則曰春水
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此殆用韵語也至于
全篇模擬者亦不少徐陵賦鴛鴦云山鷄映水那相
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

鴛鴦山谷題畫睡鴨云山鷄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
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鳬相倚睡秋江又樂天
寄行簡詩八韵後四韵曰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
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殮
如何春來夢合眼到東川山谷截爲兩首其一云相
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
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
鄉社乃知其或增語爲長或刪長就短皆乘一時意
興所到苟與之遇即點化用之不於此片言隻句爭
雄也然則爲詩文不求義致邪正而競奇於一字一
應奉讀錄 卷之九

句以爲工拙者則其所工可知矣

詩人神妙

唐劉賓客夢得謂人之神妙其在於詩以明詩之難
能于文章百倍此是詩人自形容體驗處非吾儒所
謂神妙也

應菴隨錄卷之九 終

應菴隨錄卷之十

泰和羅鶴子應 著

汪藻比陸贄

龍溪汪先生藻字彥章婺源人遷德興舉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郡侯爲南渡詞臣稱首謫居永州卒贈端明殿學士有浮溪集六十卷尚書孫公觀嘗曰建炎紹興間新安汪公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今多出公手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元吳草廬亦云代言之臣南渡訖于季年惟顯謨

應菴隨錄 卷之十

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感人之深哉蓋其制作得體不但言語之工而已今錄其二篇觀以爲範其元祐太后告天下手書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纒官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惑中原之無統姑今舊弼以臨朝雖義形于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瘵之質起于閒廢之中迎置官闕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

應菴隨錄 卷之十

二

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轍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錄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雅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又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曰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繼丕圖卽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携於道路饑疲蒙犯于風霜經從或苦于縶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卽與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水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普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屈體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鎮于氛祲殆將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于屢興觀

餉日滋而征歟未遑于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
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寇攘之息首
圖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
亟雖朕意日求于民瘼而人情終墜于上聞主威非
恃于萬鈞堂下自遙于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
邇遐銜無告之冤已勅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今
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違危疑忠告者靡
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
百姓有奪時之怨科湏苛急人心難俟于小康行獄
審滋邦法有稽于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

應奉龍輅

卷之十

七

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于遠狩皇天助順其將
悔禍于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援外
侮協濟中興

存溪文粹

遠夷頌德詩

東漢明帝永平中梁國朱輔爲益州刺史數歲宣示
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不
加白狼槃木唐敢等百餘國戶三十餘萬口六百萬
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作詩三章一曰遠夷樂德
歌二曰遠夷慕德歌三曰遠夷懷德歌健爲郡掾田
恭習曉其言語風俗令譯送詣闕其樂德歌曰大漢

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
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
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其慕德歌曰蠻
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
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鄙人多有涉
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若歸慈母其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土地境壤食肉衣皮不見菰藟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携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峻嶮綠崖磻石
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
長願臣僕鵠按夷狄之詩指及于中國者絕少其稱

應奉龍輅

卷之十

四

頌中國帝王之詩尤絕難得况詩又足傳耶如白狼
王三詩名正而詞順錄之不惟見東漢非常之盛遇
及朱輔綏遠之忠勤亦使後世知夷之果可變而爲
夏也

鬼谷非縱橫

張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風俗通曰
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地名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
有鬼谷墟蓋其所居因號焉樂臺注鬼谷子云蘇
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事鬼谷也群書考索曰鬼谷
先生周時高士姓不聞以其所隱地名自號焉蘇張

師之授以押闔分其書爲三卷然袁淑真隱傳載其一段云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相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亦所居然也鶴觀此言豈儀秦所爲縱橫者非出鬼谷耶鬼谷之術未用于世人以儀秦故亦疑其爲縱橫者流使此言不誣

應卷隨錄

卷之十

六

其高風自在弟子亦不能汚之也

虞仲不仕非義

後漢鄭虞仲不仕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爲上世之君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羅子曰夫不任其事而食其重祿似傷于廉而妨于義無乃不可乎曰彭更之問孟子是耶曰否在孟子則可餘則不可曰帝何以與之曰此所以愈見尊賢之實也虞仲胡爲而不仕乎

興亡不係神

左傳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

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是明言君國者不必問神之降否惟當察國之治亂而后代之君嘗欲求神何耶

論氣稟好處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秀氣爲人此只就好的一邊說却遺了下半截

司馬法近儒處

司馬法戰書也其言却有近儒者之道處且如說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何渾淪

應卷隨錄

卷之十

六

民牧所自

古謂治民爲牧民牧字盖有所自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外適有瘡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游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爲天下亦奚異于牧馬哉牧字盖出於此

春秋色鑑錄

元末許少淵取左氏傳凡女禍類爲一編而各論注其下以爲女戒名曰春秋色鑑錄程以文嘗爲跋今不見其書惜哉

古人大於今人

弘治癸丑春予讀書城南寶峯寺見司禮少監胡善治墳掘寺后山得一古墓有墓志文字爲草根纏蝕僅元和四年數字明白蓋唐人墓內碑甃堅緻棺槨俱無惟脛骨尚存其長過今人十三疑古人多長大者后世氣薄故生物短小不止人也及觀程大昌演繁露一節謂古人之異今人者不止一事故愈自信其所辨佛骨之妄足補名教可與胡氏崇正辨並行特詳錄之其言曰前史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世遂命爲佛骨曰非佛骨則安得有指如許

應養隨錄

卷之十

七

之大邪此固難以口舌辨矣然自佛入中國以來惟傳奕不肯苟隨嘗見佛牙獨曰此金剛石爾非佛牙也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可以擊之試以角扣而牙遂碎裂則時人謂爲佛牙者豈真佛牙也哉至其長大倍常則實可駭已而不當駭爲真異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讀左氏文公十一年歷叙鄭瞞種族首尾甚詳杜預曰防風之後漆姓也防風也者即禹之所戮謂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節專車者也春秋之謂鄭瞞者即防風種也僑如爲魯所獲緣斯爲宋所獲榮如爲齊所獲簡如爲衛所獲鄭瞞之族自此遂絕

后世中國不復有如此長人也此四人者惟緣斯於

行爲祖而他皆兄弟魯得僑如理其首於魯郭門齊得簡如亦理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后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當鄭瞞之族尚存長身之種世傳而世有之自防風以至僑如骨節皆大不減殺也夫其世世傳種如此偉大而不聞常有靈怪可以異乎常人則夫俗傳大脛之號爲佛骨者安知夷狄中不有一種人物自爾越異而好佛者遂加夸飭名之以佛也哉左氏詳記埋骨之異以示后世正防此類而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其長盈丈其大十

應養隨錄

卷之十

八

圍漢末臨洮亦見長人長亦踰丈史漢所記甚明則雖后世亦時有人物如許長大而遂尊信以爲真佛也然因左氏語而詳求之乃知鄭瞞之族亦天有異榮如者焚如之弟也榮如以魯威十六年死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二百三歲矣而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末論形骨大第其年壽如此后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則古人之異今人者不止一事堯舜文武之年皆后世所無而彭祖之壽云登八百季札在吳幾與春秋相爲終始此皆后世之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

大如木信哉

虛谷桃源行

坡叢話脩錄桃源行而遺方虛谷一篇今不可不紀
格高論正可以廢前詩矣詩曰佩蘭騷人葬魚腹章
華臺傾走麋鹿祖龍南遊萬事非腸斷沅江為誰綠
王孫公子入函關半作長城鬼不還委質良難身死
易長歌深入桃花山姬周以義興夷齊用為恥懷王
歿干欺此恨痛入髓力不加虎狼固有去之爾向來
長往人素心政如此俗人不識呼為仙謂無君臣益
欺天慷慨寒衾曉東海不見當年魯仲連淵明胡為

應菴隨錄

卷之十

九

作此記不紀義熙同一意蓋殺人間賤丈夫反君事
譬如大彘我來山中覓餘春千古義氣猶如新楚人
安肯為秦臣縱未亡秦亦避秦其自序云謂避秦之
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國之亡不忍以其身為
讐人役力未足以誅秦故去而隱于山中爾至晉而
后漁者見其子孫或誇訛以為神仙固已非矣王介
甫知有父子無君臣之句尤為悖理楚雖三尸亡秦
必楚不遽亡之則亦避之蓋深于知君臣之義者介
甫殆未知也淵明豈輕于作此記亦私痛晉之士大
夫翻然事劉裕而無恥者爾予遍讀桃源題詠數百

首無能發明此意故大書道士壁而刊之不知其僭
兼是時韓苗寇蜀降將何為之用因并以寓一時之
感而其質亦足以為天下后世為入臣者之勸云

父子祖孫同名

隋有處士羅靖襄陽廣昌人其父亦名靖拓拔魏安
同之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一父子相同一祖孫
相同不知何也

恠山

恠山不知由而名近考吳越春秋范蠡造城訖恠山
自至在瑯琊東武海中一夕自來百姓恠之故曰恠

應菴隨錄

卷之十

十

山

五顯事跡

五顯事跡無從覈實獨胡定菴謂為五行主宰之神
而盡廢習傳諸說天下祀之者甚多我

太祖亦建廟鷄鳴山隸于太常故紀定菴之論以俟
考其說曰本朝神祠見會要姓氏皆可攷推此獨無
姓氏何耶升曰莫之為而為者鬼神也周禮小宗伯
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圖五方帝位
于昊天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直氣也
蓋五行為天地間至大之物必有為之主宰者故曰

元冥曰祝融曰勾芒曰蓐收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
土而言若五神豈非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
者以五聖為五通非也蓋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詔敗
五通及石將軍姐已淫祠至宣和五年適有通貺等
侯之封前後十餘年間黜陟之刑崇此之正昭然甚
明尚可得而並論之乎亦歸鄉曲前輩傳會佛有
六通第于五通之說功即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
以啟後人之疑耳

升書

出師表體

陳定宇先生書孔明出師表後蓋亦憤世嫉邪有激
而發然讀出師表者得此亦可以知一表體要不過

應庵隨錄

卷之十

十一

在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二句耳且所論提綱挈領足
輔表意非尋常淺見跋題可比實諸葛之孝子也其
言曰周公作周禮以冢宰統宣寺官府一體也前漢
此意猶有存者鄧通文帝弄臣丞相屠嘉得召而
欲斬之宣帝以後體統寢壞近習之權重于宰相後
漢卒以宦寺亡官府不一體故也孔明深識治體故
慮及此其後孔明既歿所薦忠賢蔣琬費禕薰乂相
繼秉政皆能確守此意后主猶賴以存諸賢皆歿陳
祇進而嬖倖黃皓用事後主遂亡惟不能遵官府一
體之戒以至于此哀哉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

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朱子曰胡致堂
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坐見其數杯後每歌孔
明出師表前章于此篇尊尚如此豈苟然哉

應庵隨錄卷之十終

應庵隨錄

卷之十

十一

應菴隨錄卷之十一

泰和羅鶴子應

左傳史記不同

左傳與史記紀晉文公諸臣之事多不同初及難左傳則曰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而史記則曰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云云不知孰是索隱乃謂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亦不知何據出於過五鹿乞食于野人傳曰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蓋謂不與食僅與土塊也而記則曰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

應菴隨錄

卷之十一

一

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是謂與之以食但怒其盛土器中也而又曰趙衰諫非子犯今按趙衰子犯不可知既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疑當從左傳僅與土無食爲是至齊齊桓妻之毋去心左傳謂齊女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而史記則曰齊女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今按文公引戈獨殺咎犯當從左氏與子犯謀方有照應宜改趙衰等爲咎犯等爲是史記此類甚多姑拈晉文班班可證者見例他當推類也

左傳勝史記

左傳紀晉懷公自秦逃歸曰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史記則曰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今味史記子亡矣上下詞意不若左傳婉而足猶爲健勝耳此類亦多特拈此見例他亦可以類推也

應菴隨錄

卷之十一

二

諸侯淫戒

晉厲公壽曼以外嬖翼大夫匠驪氏爲樂書中行偃囚弑樊翼東門幽公柳以夜竊出邑中淫婦人爲盜所弑諸侯不戒謹猶不免禍况其下乎

用刑戒言

左傳狐突曰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又曰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此語當拈以戒用刑者

漢賞罰不當

韓信彭越有大功而俱族誅無祭祀之者盧縮無功封王後反降匈奴其子它之景帝反封千戶亞谷侯

傳四世韓王信亦無功但以六國後封王後反高祖降匈奴其子嬰文帝亦封爲襄城侯傳二世曾未聞求韓信彭越之後或宗族封以報功者此猶皆高祖功臣至若宋昌首以中尉佐文帝入繼大統雖封壯武侯僅一千四百戶至景帝四年即奪侯不嗣而盧綰韓王信叛臣之子及傳子孫漢之賞罰在文景朝亦如此他何望哉

劉更生得天合

陽城侯劉安民乃更生之兄待更生篤愛更生以言獲罪當死安民表辭五百戶贖更生之罪詔從之求應卷隨錄

卷之十一

三

於今世鮮矣更生遇天合若此不過于漢何足惜哉形似之禍

形之肖似異種者在亂世鮮不罹害漢末袁紹誅宦官凡無鬚者多不免後趙石閔誅羯二十萬凡高鼻多鬚者濫殺過半有鬚者何幸於漢無鬚者何幸於趙哉古今天下之事迭相勝者迭相償亦氣運理數然也

宋廢宰相坐論禮

古之宰相坐而論道遇事可否皆面折廷諍無啓劄章疏漢唐盛時猶有行者宋太祖時王溥草以公國

之臣愧畏太祖始以劄子議事而宰相論之禮遂革然則古今過相之禮壞于宋也凡治世君臣常得接見故每論事可行即行可止即止近習不得以干之亂世君臣常不相接止以章奏論事行止皆不由君相近習干之也爲人君者不常與賢士大夫相接而欲求治不可得也

晉廢壓角

唐兩省官上事宰相送上下四相共坐一榻各據一隅謂之壓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隨筆

古人不忌白

應卷隨錄

卷之十一

四

程大昌演繁露云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着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隨時以白帽通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着白接離寶章酒譜曰接離巾也南齊桓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還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形如帽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忘白也樂府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先驅巾拂塵吳兢樂府要解舊史白

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紵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脉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各間老叟出望駕或者白巾釋者曰服諸葛武侯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然禮云父母在衣冠不純素豈三代忌之漢以後不忌邪

唐書

卷之十一

五

紵帽損益麻冕

今之紗帽即周之麻冕遺制沿習損益之者三禮圖云麻冕以漆布爲殼緇緇其上其形即如紗帽但無展翅耳

圭璧琯有別

古之圭璋琬琰相類皆手所秉執者圭之大者三尺璋半圭琬琰皆九寸圭面有山河文琬雲文璋琬無文周禮典瑞琬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鄭玄又云大琬大琰皆度寸二寸琯之爲言冒也方四寸斜刻其下以冒諸侯之璋璧以齊瑞信也圭謂圭璋琬琰之

屬璧謂子之穀璧男之蒲璧也

右軍知已

陳定宇書蘭亭記後云王逸少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時宗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識時務且嘗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蓋關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實右軍知已前此諸賢但知尚其書而已然後知士未嘗無知已但有古今先後之殊耳右軍有靈當亦慰矣

量田謠

唐書

卷之十一

太

吳韞中量田謠深有諷喻非徒作者詩曰朝量水田雪暮量山田月青山白水人如雲朝暮量田幾時歇寸田寸地須盡量絲毫增入無留藏時暘時雨欣時康我民欲報心未央年年增賦輸太倉但願山積垂無疆安得長風天外起吹倒崑崙填海水更出桑田千萬里

朱子父叔

朱獻靖公 壽年 生文公時作洗兒詩云行年已合議頭顱舊學層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詩似有激而作不欲其冠儒竟爲大儒此公

所以不望之深望也其第逢年人品亦不可當嘗自
作挽歌辭曰憂幽坐南軒萬壑取我囚疾雷且不聞
焉知草蟲愁強顏理編簡閱世如東流滔滔竟不返
誰復操戈矛天涯念孤姪攜母依諸劉書來話悲辛
心往形輒留先塋託仙峯山僧掃梧楸二女隨母住
外翁今白頭伯氏尚書郎名字騰九州仲兄中武舉
氣欲無羌酋棟華一朝集荆樹三枝稠堂堂相繼去
遺我歸山丘漆園夢方覺白衣雲正浮憑陵若陌空
何處停華輶故鄉豈不懷屋食良易謀自我一廢興
於天無怨尤平生喜聞詩此詩當挽龍不須生芻蕘
應蘇隨錄 卷之十一 七

吳蘭臯詩

吳蘭臯春日詩云韶光太半去匆匆幾許幽情遁不
通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一窻草逆瀟
溪老五畝園私涑水翁無復招魂難獨笑且排春句
答春工予嘗于何人卷中見左史公稱說着梅花定
說君之句不知其竹洲後人也意王愷之珊瑚扶疎
二尺美止此矣比吳君過予崖下出其寶則三四尺

六七株如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者尚
多也子其秘之毋使豆粥韭齏爲帳下兒所賣彼愷
輩那得與君爭長寶祐甲寅十月既望秋崖方岳拜
手所謂說着梅花定說君之句乃蘭臯題林和靖墓
詩不可不附此遺藁曾無封禪文鶴歸何處認孤墳
清風千載梅花共說着梅花定說君吳又詠感一聯
云豪在尚堪論劍術骨凡何用泥丹經亦爽儁可紀

祀社稷之原

吾宗鄂州先生論社稷之祀曰蓋自去古既邈五帝
之臣共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
應蘇隨錄 卷之十一 八

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于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
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盃器又皆商周之舊典
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
王之治本于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粗
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
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侯
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
平土殖穀之能灼知其精神必不泯滅屬之以雨暘
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
也因其沐浴齊宿登降薦徹者有爲人下之道則從

而訓民以爲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爲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救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于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繫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于是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非以是爲希濶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

應家禮錄

卷之十一

九

序是以前上易爲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粗表裏之異則散于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于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爲不二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爲政初非殺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藏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爲禮鷄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况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救之變則其

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社與稷者甚畧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收至今者賴其力爲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猶樂道之云爾此誠今古所無之論學者當誦而講之文體雖絕似南豐聽琴序不可以文字視之也弘齋曹氏曰鄂州此記引據精博晦菴見而服之以爲一集之冠

論禘正平

王雙溪吊禘正平詩曰曹瞞忍殺楊德祖不敢復害

應家禮錄

卷之十一

十

禘正平區區黃祖雀鼠輩乃以嬉笑生五兵才雖可愛亦可忌人間險過羊腸地不鋤驕氣禍之媒祖也不仁衡未智黃鶴樓前江水平鸚鵡洲邊春草青憑君酌酒吊孤塚古來賢哲非貪生處士一死泰山重文舉一死鴻毛輕復序畧曰黃祖何足責昔孟子謂盆城括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足以自殺其軀正平未免坐此就東京人物論之郭林宗徐孺子黃叔度之樊牆正平未能窺也此正大之論正平亦心服非俗儒所能道也元雲莊張公養浩亦有一絕句可取今附之才如利器合深藏揮霍於人不可當自古殺

身多坐此聖賢元不貴詞章

漢儒授經圖

宋北山程至道嘗痛士不習經術一志青紫作漢儒授經圖以警俗學今書不存只讀一序不但文章精確其議論乃今時士大夫之參苓鶴膏欲以西漢儒林傳倣其意而補之病冗繁苦其暇姑錄其序以見存年之意序曰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爲之服桓榮傳明帝于東宮及卽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共於行已成務作爲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徵王珪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夫所貴于學者豈專爲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

漢書

卷之十一

十一

漢書

卷之十一

十二

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亦號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以存亡之幾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姙而徇利豈其志本在於青紫故邪抑天資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予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公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亦云盛矣予病卧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年而源流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篋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道相遇于塗爾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所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北山又嘗原唐治亂之由作侑坐元龜惜書今亦不傳其大義則謂秦漢以來享國歷世唯唐最長而中絕于孽后敗亂於豔妃陵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豈非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

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
予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爲
世戒者哀而爲書名之曰侑坐元龜云

應菴隨錄卷之十一終

應菴隨錄卷之十二

泰和羅鶴子應 著

夷狄情性不異

文子曰九夷八蠻之哭異聲而皆哀此語正見夷狄
禽獸之情性與人皆同處皆哀者一本也異聲者萬
殊也

儒不求君

禮記曰季春三月聘名士禮賢者是君當常求其臣
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是臣當有不求
於君者

應菴隨錄卷之十二

今人吊傷異古

禮記曰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者吊而不
傷知死者而不知生傷而不吊傷是傷死者吊是吊生
者今人不知此義雖與生者素不相識凡有所施皆
生者之富貴貧賤爲行否死者雖其所親與厚亦不
暇計則是無吊無傷也

象山贊

趙東山贊陸象山曰儒者曰其法似禪佛者曰我法
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只此四句二十
六字包括宋儒紛紜諸論不但前人所未發亦可解

朱陸二氏門人之爭真妙于文者也

靜明濁昏

莊子曰水靜則明濁則渾水靜猶明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此言極有味

學本爲已

家語曰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此言當書紳謂學不爲人也

答壽寓諷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邪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此言似謔而寓諷

應泰隨錄

卷之十二

二

列子多寓言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胡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袿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也此類皆寓言

蔽易一言

朱豐城曰易之爲卦六十有四爲爻三百八十有四蔽以一言曰時而已此語深有助于易乃自時中之時字來亦發前賢所未發也

古人重師道

孔子庚子日生故臧榮緒用庚子曰拜五經朱文公

九月十五日生胡安國求吳草廬明經書院記亦於九月十五日舍業作書故書自言以明效榮緒之意古人尊師重道如此

雨水先驚蟄

古今二十四氣亦有不同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今歷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理論之凡天之生物皆始於水故水於五行第一一數奇屬陽故曰天一生水今曆立春後即繼以雨水者春屬木水生於水也以卦氣論之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驚蟄者萬物出乎震爲雷卦氣二月爲大壯雷應泰隨錄

卷之十二

三

鳴不以口

凡諸有形蠢動之物皆以口鳴獨昆蟲鱗介之屬有不然者鰭鼃以脰鳴其鳴詹諸鰭鰻以胃鳴蜚蟬以股鳴螭蛇醫以注鳴虺亦注鳴螭蟻以翼鳴蟬以旁夾鳴他如此者尚多乃知天之生物有常即有變俗儒不知無齊一之理而謂世無怪異其見之淺可知矣

趙廣漢比商鞅

前漢趙廣漢素稱良吏無非之者宋程大昌泰之獨

以廣漢比商鞅雖推類之過然未嘗不爲至公至厚之論其言曰趙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鉅簡以招許俗行詭譎以啓怨讎務使其民不爲朋而已而不知告許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倘微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黃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潁川之不秦也

思復長者風

吾宗鄂州先生著古今長者錄蓋在當時有警於浮薄爭競之俗而然今書不傳於世而其大義具存於

應卷龍錄

卷之十二

四

序自三代以降漢唐宋及今其初風俗皆純樸忠厚中漸趨侈靡浮薄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至末則愈變愈薄駸駸以至於無亦時勢氣數使然耳孟子謂一治一亂稽此可見矣今正趨下將極于無之時苟得吾宗所著之書家傳而人誦之未審稍能有濟否君子無可奈何亦當付此嘆於簡劄以見意耳鄂州原序有足發長者所不能發者因節錄以自誦序曰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道衰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

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未必遽免是以已之所安人或睨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掩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較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穉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爾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穉之所能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故擴取前世所爲若此者摭之爲若干卷命曰

應卷龍錄

卷之十二

五

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爲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人所稱嘆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爲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非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徵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

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

羲之東晉豪傑

王羲之高風偉望當世諸人所不及僅功不如王謝諸公而已實由所任不同也後人但知其能書爲書掩其人也宋程北山亦嘗有感於此爲之作贊序曰逸少爲會稽內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已汎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爲揚州刺史實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爲

應卷隨錄
卷之十二

六

耻棄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不辱豈非東晉之豪傑乎

朔易二義

元鮑魯齋荅方虛谷論北方朔易二字之義乃發先儒所未發足補窮理格物未備之與義蓋虛谷謂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止是一義未嘗分朔易爲二魯齋荅曰愚謂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指曰北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義理爲言則不容不變文以名之曰朔易也故堯典三方皆曰東西南而獨於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一方言平在

二不同也蔡九峰解朔之一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之一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易之事亦明其

有二義也以至月令所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其分朔易二字爲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正與朔易相爲對待者也此正固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有得于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誣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兩義焉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

應卷隨錄

卷之十二

七

交於坤六二之耦於是成坎之象兩合爲一一又分兩奇耦耦奇生生生化變爲十百千萬之不齊者皆不能逃乎坎精之兩矣淵乎微哉

不忘小過

太祖雖厚六王然有小不善亦終不忘觀其封信國公御製誥券可知也誥云爾湯和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昆陵于忠少欠雖未彰顯其情在心然終未實爲朕念相從之久泯前過而封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復念前功爾攻東平越地南下八閩西擒察罕腦兒

酋長下巴蜀頗有其功今朕特釋爾過報爾勤勞授以信國公之爵永爲子孫世祿雖云世祿洪武二十八年湯公薨其世子鼎署前都督僉事早卒嫡孫晟且長終

太祖之世不令襲爵豈猶不忘毘陵將意耶

兄壻亦封駙馬

太祖待宗族極厚未正位號即推封宗族至親及其子女雖房兄壻亦封駙馬即位後雖定制亦不忍降儀賓又思禮不可廢特詔明其不忍之意可謂恩禮兩盡帝王天授心法之傳于此可見謹錄語文于左

應奉遺錄

卷之十二

詔云爾黃琛本朕房兄蒙城王之壻于理以職事稱之其職則當名之以郡主曩因草創之時未暇攷究槩稱駙馬禮部乃執禮以奏特去前名駙馬之稱朕思止有姪女不忍去其前名故仍稱公主無公主之食祿爾琛亦稱駙馬不與駙馬之門庭其祿止食前官指揮使俸

隴西王及義惠侯

太祖篤于故舊其微時曾受人一事之善者即位後無不重報父母之受恩者尤重報之必無子孫者亦推贈封爵追報之今觀

御製祭隴西王文及義惠侯文可見李有子又有功故封公劉無子故止追贈其身爾祭李文云嗚呼哀哉骨肉之親昔者朕居元時生理艱辛

皇考妣甚爲憂戚惟姊孝專心爾能同之故有資助雖歎不荒然而數年之後

皇考妣長往姊亦棄世但只爾我共生人間忽天更元運寰宇兵爭當是時爾我各天一方消息莫聞彼此不知保命何期

天地祖宗眷祐朕應圖識撫馭群英爾能有知携兒來棲此爲骨肉之親也朕嘗思之平昔寒微親戚寡

應奉遺錄

卷之十二

九

少獨存爾我但願長生不期一疾既臨倏然去世嗚呼哀哉痛切于心然生死之道世人之常今也子封公爵孫有官稱甚哉昌乎爾其有知尚享祭劉文云昔朕

皇考妣薨逝賴爾惠朕塋地遂得安于陰宅念爾之德難忘特封爾爲惠義侯及妻姜氏爲夫人遣官賚

詔命贈爾夫婦仍以牲醴致祭靈其有知尚享

應奉隨錄卷之十二

終

應卷隨錄卷之十三

泰和羅鶴子應

周翠渠履霜操

韓子履霜操覺伯奇怨怒之氣讀之如在却甚害義似與文王拘幽操如出二手何所見彼明此暗如是耶迨蒲田周翠渠擬作此操其辭曰母兮兒憎父兮兒怒踰階天地惜不知其故父在高堂兒在郊圻曩與履霜踵血淋漓荷衣不煖棹食不飽不卽捐溝壑念我父母父本兒愛母本兒伶一朝放逐實兒之愆維鳥有鼓維垂有麻父兮母兮其或歸我一篇之內應卷隨錄 八 卷之十三

吉甫惑于後妻之失既不可掩伯奇傷已自訟不敢怨怒而觀父母自省之意亦明詞婉意切足補韓子之失與拘幽操並讀可謂一忠一孝也周名瑛字梁石翠渠其號仕至四川右布使今陞資善大夫致仕

荔支

蔡君謨帖云閩中荔支當以陳家紫爲第一子兄汝文嘗爲興化推官云此種已無今止君謨故居有樹一株稱爲第一品其名則狀元紅也

優人不避諱

古之優人于御前嘲咲不但不避貴戚大臣雖天子

后妃亦無所諱唐中宗時裴談爲御史大夫妻悍妬談畏之一日內宴優人唱迴波詞中一優大唱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娘也是大好外間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李老蓋指中宗懼帝后也時后亦在聞之意色自得以至賤之伶優面斥天子爲李老又直呼大臣之名而俱安之不惟中宗時事可知後之權歸嬖倖而荒淫無度者亦可戒惧矣

祝穆自言善忘

祝和父題事文類聚後有日穆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觀古人嘉言善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此語似爲子發予未三十已有此病豈天真欲棄之耶錄以自訟

應卷隨錄 八 卷之十三

懶惰外欲害學

學者用工先要去懶惰室外欲予自二十歲後有許多力學之心只爲懶惰外欲害之至今十年一事無成此之謂無勇無知也

六一書語可誦

六一與荆公書云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益不聰大懼難久于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予自抱病以來嘗誦此語今

雖未平復已幸不死使天不絕人未死與病之日猶當勉雖不能如六一亦或庶幾可免馬牛襟裾之誚然則欲爲六一竿硯以上事業者其懷與懼又當何若耶

識心見性可遣累

宋韓滉洞泉日記曰大抵人生一世哀樂相半父母妻子最情愛之厚者是謂天倫不幾時而死者常先後其能不悲者鮮矣萬物終歸于盡釋氏論識心見性正欲遣此累耳子十月之間母妻子女皆亡而身則懼疫伏枕八月萬死一生呻吟之際思念骨肉悲

唐李肇國史補卷之十三

忘

苦欲死忽誦此語曰孰能使我識心見性而遣此累耶用是頗有所解病亦尋愈

酒可愈病

予病疫發願流毒偏體未復而酷嗜酒雖猶不能勝日嘗數次每舉愁病兩忘健疑坐侯否則悲苦呻吟不遑坐卧乃知后山更病可無酒之句不爲徒發也

耳蔗漿糖

耳蔗閩中最多天下植物皆順種惟蔗橫種田中水面其草生從節間廣出故蔗字從草從底宋神宗問呂惠卿曰何草不廣出獨于蔗字從廣何也惠卿對

曰凡草種種皆正生唯蔗廣出故也神宗之意蓋以廣爲衆庶之意而惠卿則以正廣爲對蓋取廣爲旁之意耳閩人焚其漿爲糖鬻之頗得利不知其法始于何人但釋氏傳云鄒和尚跨白驢登嶺山每欲盥菜薪米書寸紙繫緝錢遺驢負至市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從驢蹄一日驢忽犯貴氏蔗苗請償于鄒鄒曰汝未知因蔗漿爲霜利十倍自是造糖霜之法始流行于世今江西撫州耳蔗亦多焚糖如閩中其糖各以地而名建糖撫糖云

疫不染義人

唐李肇國史補卷之十三

四

朱文公謾記疫疾事云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隣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

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雖有榮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榮與不榮似亦係乎人心之和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徧走視親爲診脉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盟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鶴按此在先儒以爲至難而家君樵隱先生則爲恒事成化戊子庠生梁信士亨舉家病此家人父子兄弟悉避于外家君日往視之

應卷隨錄 卷之十三 五

爲召醫節食飲曾一日手欬七喪熱而發狂者見家君即定每出梁之戚屬叢問吉凶至反避家君不敢延之于家而家君卒無所榮豈篤于恩義者雖有邪祟亦不敢侵邪此在家君先輩固以爲異矣弘治甲子予家病此尤厲避者亦逾梁氏而先姑之子段善子遷時以戊午貢士起復復成均予方喪妻子而死在時刻于遷朝則視予夜則同臥雖時一詣成均然始卒三月畧無所榮又難于家君視梁氏時使如朱子者知之寧已于傳邪恩義重者利害輕古今人心類如此

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錄次于左

一曰囚牛生好音樂今胡琴等樂器上刻獸是其遺像

二曰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

三曰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

四曰蒲牢平生好鳴今鍾上獸鈕是其遺像

五曰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

六曰霸下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

七曰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

應卷隨錄 卷之十三 六

八曰負鼎平生好文今碑首兩旁龍是其遺像

九曰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

蛙變爲鵲

列子天瑞篇曰蛙變爲鵲他未之見楊文公談苑云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鵲者衆大車載而積于市一鵲二文是時雨水絕無蛙聲人有得于水次者半爲鵲半爲蛙列子之言至是始驗矣又月令云田鼠化爲鴽素問曰鴽即鵲也蓋物之變非一揆也又衍義曰鵲一物四名那初生者謂之羅鵲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因列子之言并附記之

糞名通

馬糞名馬通鴨糞亦名鴨通

五更雞鳴

雞鳴于五更者易說卦巽爲雞爲風五更時日將至巽位故雞感動其氣而鳴也本草云雞動風凡體有風氣人不可食食之病卽發信巽爲雞爲風之言不誣矣

學鵲鳴吐血

荆楚歲時記云杜鵑聲不可學學之令人吐血不已初鳴先聞者主離別厠上聞者不祥厭之之法當作

應春蘭錄

卷之十三

七

狗聲以應之異苑亦云然

小兒衣不可夜露

左傳云鳥鳴于毫社杜注云諱諱是也考鳥名姑獲云是產婦死所變故名乳母鳥玄中記云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能收人魂魄胸前有兩乳好取人小兒養之有小子之家則血點其衣以爲誌小兒衣不欲夜露者此也故又名鬼鳥荆楚歲時記云一名鉤星衣毛爲鳥脫毛爲女周禮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卽此鳥也

四惡鳥

周禮若簎氏掌覆妖鳥之巢注云惡鳴之鳥若鴉鵂

也言若則不但一鴉鵂鴉鵂卽今考惡鳥之最者有四

古賦嘗用之鴉鵂鴉鵂一也鉤鵂二也訓胡三也

鴉鵂四也莊子云鴉鵂夜撮蚤察毫釐晝則瞑目不

見物又能夜入家捕鼠買証云鴉鵂入室主人當去

鉤鵂爾雅云鴉欺也注云江東人呼曰鉤鵂似鴉有

角亦夜飛晝伏入城城空入宅宅空其聲如哭聞者

宜速去以避之訓胡出北土兩目如貓兒大如鴉鵂

呼其名而鳴作哭聲當有人死鴉鵂微小而黃張司

空云夜鳴人剪爪棄露地鳥拾之知人吉凶鳴則有

應春蘭錄

卷之十三

八

殃五行書云除爪甲埋之戶內恐此鳥得之也爾雅

云鴉欺人獲之者于橐中猶有爪甲則性與鴉鵂相

類但形大爾

九頭鳥

九頭鳥一名鬼車亦名鬼鳥與乳母鳥相似亦能入室收人魄氣原十首一首爲犬所噬今餘九首其一常下血滴人家則凶夜聞其飛鳴則振狗耳猶言其畏狗也白澤圖云一名蒼鵂昔孔子與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

異鳥

唐永徽中西夷吐火羅獻鳥高七尺如駝名駝鳥鼓翅而行性好食鐵人中鐵尖并箭鏃入肉者食其美立銷

蚊母鳥

爾雅云鵙蚊母鳥也大如鷄黑色生南方池澤茹蘆中其聲如人嘔吐每吐出蚊一二升注云蚊雖是惡水中蟲羽化所生然亦有蚊母吐之猶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蚊母草江東有蚊母鳥此三物異類而同功也

鳴鳩當作鵙鳩

應春應錄卷之十三

九

禮記月令云鳴鳩拂其羽乃三月也考鳩飛羽不相拂爾雅云鵙鳩今之布穀也此壯飛鳴以翼相拂時正三月也則鳴鳩作鵙鳩蓋鳴鳩字相近傳寫之誤也陳藏器云布穀似鵙長尾江東呼郭公北人呼稊較五月五日收其脚及腦骨各一男左女右帶之令夫妻相愛雖至水中自能相隨

鳥名似草木者

山茵子鳥名生江東山林間如小鷄無尾恐人不知以爲草茵子木耳之類無所分別故表出之

鷺鷥膏堂劒

文苑英華有詩一聯云馬銜首藉葉劒堂鷺鷥膏考鷺鷥水鳥如鳩鳴鵙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中人至卽沉其膏塗刀劒經久不鏽詩用此也

人膏燈

史謂秦始皇塚中用人膏燃燈非真人膏乃人魚膏也人魚似鮎魚而有四足聲如小兒其膏燃之不消耗故始皇塚中用之荊州臨沮青谿多出此魚

鵙冠

鵙冠子以鵙爲冠不知何義魏武帝賦云鵙鷄猛氣其闕終無負期于必死其以鵙爲冠義欲像此也

應春應錄卷之十三

十

挿雉尾所自

漢呂后名雉高祖字之曰野鷄其實卽雉屬也陶隱居曰雉雖非辰屬而正是離禽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于火也今隨從官員馳道人巾帽上必挿雉尾不知何義考衍義曰雉其飛若矢一往而墮故今人取其尾置紅車上意欲如此速快也以是觀之挿巾帽之義亦如此

藥名似山名

鳳凰臺亦藥名陳藏器云鳳凰臺味辛平無毒鳳凰棲止處掘土二三八卽有之狀如圓石白如卵今中

國絕無有鳳至恐是外夷麟鳳洲常有之書記云諸
天國食鳳卵如中土人食鷄卵又漢時所貢續絃膠
亦是剪鳳髓所造若外國不常有何從得哉今雖亦
有白臺如卵硬中有白無黃云是牡鷄所生名爲父
公臺則臺字與卵字義不相遠也

應巷隨錄卷之十三終

應巷隨錄

卷之十三

十一

應巷隨錄卷之十四

泰和羅鶴子應

定分獻上香禮

國初凡大祀 上行終獻禮畢分獻官方行分獻禮
洪武十一年 太祖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日既終
獻方行分獻禮于禮未當卿等其議之于是同與學
士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分獻官即行初獻禮亞獻
終獻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

應巷隨錄

卷之十四

按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 上香後皆
爲定式

南京帝王廟

洪武十一年戊午 太祖于雞鳴山建帝王廟祀歷
代帝王非混一者不預以明所承正統之有自也秦
晉隋五代雖常混一然或以無道或以篡竊不但統
承不正且皆不永晉雖稍延傳僅二世即喪亂分裂
故俱黜不祀廟中正殿自三皇至元太祖位皆並列
但以龕別之三皇一龕五帝一龕三王一龕兩漢唐
一龕宋元一龕殿之兩廡以歷代諸功臣從祀廟祀

皆掌于太常每歲春秋二祭每龕犧羊豕各一每位
登一釗二遠豆各十簋蓋各二帛一白色各織成禮
神制帛四字從祀諸功臣分東西四壇每壇羊豕各一
白色各織成遺重臣代行謹序錄于左

正殿所祀歷代帝王伍室十六位位次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夏大禹王

商成湯王 周武王 西漢高祖皇帝

東漢世祖皇帝 唐太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

應奉隨錄 卷之十四

元世祖皇帝

西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風后 力牧 皋陶 夔 龍 伯夷

伯益 伊尹 傅說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召穆公虎 方叔 張良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 鄧禹 馮異

諸葛亮 房玄齡 杜如晦 李靖 郭子儀

李晟 曹彬 潘美 韓世忠 岳飛

張浚 木華黎 轉爾忽 轉爾木 赤老溫

伯顏 右位次皆

太祖 欽定原有趙晉安童無陳平馮異潘美後增
陳平馮異以為君臣有同德之休進潘美以為節義
有終始之善去趙晉以為負藝祖為不忠祀木華黎
而罷安童以為祀厥祖而難並既祀伯顏亦罷阿木
祀神樂章亦

太祖御製同儀注祀文詳具諸司職掌復勅使者賁
帛詣各帝王陵所致祭

南京功臣廟

太祖既定天下思諸功臣有大功于天下或臨難死
節不惟有功于戰守亦且有功于名教者非特祀無

應奉隨錄 卷之十四

三

以昭崇德報功之盛典示子孫警後世故於

洪武十一年戊午建功臣廟于雞鳴山

欽定功臣二十一人肖像正殿中山等六王中坐餘

坐兩傍廟祀隸于太常所以示 朝廷典祀之尊非

南昌康郎山二廟一郡一邑祀典之比謹別位次于

左

中山武王徐達 開平忠武王常遇春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 寧河武順王鄧愈

東甌襄武王湯和 黔寧昭靖王沐英

鄧國公馮國用原任都指揮使謹開侯考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原任 泗國武莊公耿昇成 原任 公

丁德興 原任 都督 巢國武莊公華高 德侯 蔡國

忠毅公張德勝 都督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 靖海侯

斷國武義公康茂才 平章 安國忠烈公曹良臣 宜寧侯

黔國威毅公吳復 安陸侯 東海郡公荊成 使 燕山

忠愍侯孫興祖 使 右功臣內惟中山王徐每歲正

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別遣太常寺祭于家廟

江西二忠臣廟

至正 偽漢陳友諒既陷江西命偽丞相胡廷美守之辛丑秋我 太祖親討友諒于九江友諒敗走廷

美懼遂獻江西壬寅正月四日授鄧愈叅知政事留鎮之未幾廷美裨將祝宗康泰作亂愈走金陵復命右丞徐達自沌口還師四月討平之先是辛丑三月

敗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命從子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至是

太祖謂南昌乃楚之重鎮為吳西南藩屏非骨肉老成莫能治五月授文正節鉞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文正至南昌增復城池嚴為守備招諭山寨未降頭目健訟者誅之號令明肅友諒震懼癸卯四月

悉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城友諒親督雲梯等諸

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命諸將分城拒守隨方應敵無

不破之期獲甚衆相持自夏徂秋八十五日不克降

難死節者凡十四人先是文正遣張元帥子舍人張

子明夜從水關潛出夜行晝伏告急建康

上問兵勢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者不少後此江水

日涸賊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

破也賊勢大沮是歲秋七月

太祖親率巨舟千艘載甲士二十萬往援友諒自安

慶以上水陸固守 太祖命諸將以舟擊水以步疑

陸盡奪其江夏友諒聞報解江西之圍退出鄱陽康

山大戰竟戰死涇江口明年甲辰乃追錄南昌死節

之臣各贈勳爵于城中立廟祀之康郎山死節之臣

三十六人亦贈勳爵即山建廟祀之

欽定兩廟位次謹叙于左

南昌忠臣廟死節功臣十四人位次

同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趙德勝追封梁國公

夜巡中流矢死

樞密判官李繼先追封隴西郡侯 被執死節

右副指揮使劉齊追封彭城郡侯 取吉安戰死

統軍元帥許瑄追封高陽郡侯 取吉安戰死

左翼副元帥趙國旺追封天水郡侯 燒賊船敗死

橋下

同知右翼元帥府事朱潛追封沛郡侯 取吉安

洪都府知府葉琛追封南陽郡侯 康祝之變戰死

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追封隴西郡伯 戰死

臨江府同知趙天麟追封天水郡伯 守臨江城

江西行中書省都事贈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龍泉

縣子萬思誠舍人張子明追贈武毅將軍飛騎尉管

軍千戶特謚忠節

管軍百戶徐明追封合泥縣男 戰陷被執死

應奉隨錄 八卷之十四

六

軍士張德山追贈千戶

燒賊舟事覺死

軍士夏茂成追贈提督

城樓當賊中砲死

右位次原定十五人其一乃管軍上萬戶追封安定

郡侯程國勝位在第七而康郎山忠臣廟程復預祀

封安定郡伯者何哉蓋程同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

流矢先程泗水得脫逕達金陵前援隨

太祖親征戰死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

追錄時南昌報程同牛先得贈侯預祀康郎山開城

戰死湖中又得贈伯預祀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

也至洪武十年加封贈謚時亦各循舊典未行釐正

後是始有建議以為祀典重複者遂罷程豫章之祀

止祀于康郎山而有司事冗亦未暇改伯為侯也永

樂間胡願恭祭酒 傳作重修豫章忠臣廟記不但不

復及此又遺叙沛郡侯朱潛封爵行省都事萬思誠

贈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龍泉縣子後加贈朝列大夫

騎都尉願菴復謂獨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一時或

遺邪舍人張子明初贈千戶特賜謚忠節蓋嘉其身

雖被執能詐降給賊卒達使命以堅圍城大眾久困

之志然後就死也至洪武十年雖昔加贈于明僅加

指揮同知未嘗封侯願菴乃謂于明後加贈忠節侯

應奉隨錄 八卷之十四

七

不知忠節乃謚而子明原無侯封也且記既稱子明

有加贈于諸公加贈又畧不及蓋亦未考也洪武丁

巳因定元功配享

仁祖朝廷及祀諸功臣于雞鳴山乃普加恩于死節

之臣凡百九十三人皆加封贈謚遣使致祭脩葬仍

勅詞臣撰神道碑而南昌康郎山兩廟之臣亦加封

賜謚有當時諭祭文可証今附于此維洪武十年歲

次丁巳八月丁未朔初二日戊申

皇帝遣行人李子南諭祭于同僉江南行樞密院事

贈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

國公趙德勝江西行樞密院判官贈安遠大將軍輕
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李繼先右副指揮使贈昭勇
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彭城郡侯劉齊統軍元帥贈
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許珪右翼副
元帥贈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趙國
旺同知右翼元帥府事贈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
封安定郡侯程國勝洪都知府贈大中大夫輕車都
尉追封南陽郡侯葉琛左翼元帥府副使贈明威將
軍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牛海龍同知臨江府事
贈朝散大夫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天麟江西行
中書省都事贈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龍泉縣子萬
思誠贈武毅將軍飛騎尉管軍千戶特謚忠節張子
明管軍百戶贈承信校尉追封合泥縣男徐明贈武
毅將軍飛騎尉管軍千戶張德山贈忠顯校尉統軍
摠管夏茂成日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宜力四方
以拓疆土其有捐軀殉國而歿于王事者朕尤卹之
故嘗加封并賜廬食乃者天下既定大告武成追憫
有功之臣不及親受其報一念至此其何能忘爰命
禮官再加討論其大者進以上公之爵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庭其諸有廟食者不能遍及亦皆贈

官賜謚用表朕懷仍具衣衾官給葬事以貽勸忠之
道其南昌功臣廟除爾德勝已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仍追封梁
國公賜謚武桓外爾繼先可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仍追封隴西侯賜謚忠勇爾齊可
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追
封彭城侯賜謚莊毅爾珪可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追封高陽侯賜謚景襄爾
國旺可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
國仍追封天水侯賜謚壯節爾潛可加贈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追封沛郡侯賜謚
威悼爾國勝可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大夫柱國仍追封安定侯賜謚忠愍爾琛可加贈開
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榮祿大夫柱國仍追封南陽
侯賜謚貞肅爾海龍可加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驃
騎將軍上護軍仍追封隴西伯賜謚壯穆爾天麟可
加贈開國輔運守正文臣中奉大夫護軍仍追封天
水伯賜謚襄烈爾思誠可加贈朝列大夫騎都尉仍
舊封龍泉縣子爾子明可加贈定遠將軍輕車都尉
同知指揮使司事仍謚忠節爾德山可加贈懷遠將

軍輕車都尉同知指揮使司事爾明可加昭明威將軍上騎都尉僉指揮使司事仍舊封合肥縣男爾茂成可加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僉指揮使司事嗚呼崇階峻爵雖不及于生前美號榮名尚永垂于身後遣官賜祭用妥爾靈九原有知庶其歆享然今南昌自趙德勝下康郎山自丁普郎下皆仍用甲辰年勅賜官爵恒竊疑之及見朱學士傳萬一齋第三集有程國勝加封安定侯賜諡忠愍神道碑即當時奉詔所撰者後八年朱復題其碑陰畧曰當時雖已進御頒行會中書省臣相繼獲重辟詔章中書省陞六部省中文書一切報罷故未及頒至廟中也雖然褒功之典簡在帝心異日固當申白舉行以勸忠義豈可終泯哉輒附書碑陰以俟洪武十八年夏四月甲午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豐城朱善識據此然後知兩廟官爵不改加封賜諡俱仍甲辰年之舊者有司當革中書事定之後不能即白上請舉行故也

太祖萬幾豈知未頒廟中哉願菴與一齋俱南昌人此廟又在南昌何願菴連一齋此碑文亦不見邪後

人以願菴永樂中預修

太祖實錄在翰林頗久而廟記亦自謂嘗預聞國史頗知其事故尊信不疑不知亦有此遺誤也鶴恐後人見論祭文及一齋碑并跋與願菴廟記相鉅錙而疑或以不夾也特為纂錄詳著之蓋辨之弗明弗措之意非敢比方前輩名臣也若康郎山三十六公加封賜諡之詳即此可證以多不復悉考也然此以上諸公身雖死而名與功皆存祀典不廢至使卒保江西而不失老友諒之師挫其銳而竟至敗死者皆朱文正之功固雖神謨廟算之有定然文正豈可泯哉後竟至廢死功名與命舉養不若預死于南昌之難猶幸爾若文正亦可悲也哉因碑不及此故補著之亦附願菴廟記于後庶觀者得以考証也記曰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際風雲之會戡定禍亂措天下于乂安至于臨危赴急奮威敵愾蹈白刃如卽甘寢殺身以成仁嬰城而固守者非有英雄之姿秉豪傑之志烏能若是之烈哉此豫章忠臣功顯當時名垂後世廟食無窮炳炳烺烺與國咸休有非行陣之間積功累勲之可比矣初元政不綱群雄並起我太祖高皇帝握乾符而興淮甸一時龍虎鷹揚之士

臺台景從翦除群盜救民于水火之中遂建都金陵
時僞漢陳友諒率水軍乘風一夕奄至江西元司徒
道重平章火你赤皆遁去城遂陷友諒以僞丞相胡
廷美守之辛丑秋

王師至九江將壓境廷美懼遂遣人詣軍門納款明
年春

王師至江西命叅政鄧愈晉守未幾廷美裨將祝宗
康泰作亂愈走金陵後命右丞徐達自沌口還師討
平之子是以朱文正爲大都督統諸將鎮守文正者
太祖之從子也友諒聞之乃悉衆以巨艦攻圍城自

應鑑錄

卷之十四

十二

癸卯夏至秋凡八十五日文正命諸將分城拒守友
諒屢攻不克時則有若平章趙德勝者晝夜巡城爲
流矢中左脇而卒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
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三人者領兵取吉安友諒軍至
畧城齊等力戰俱歿于陣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友
諒攻城急海龍突圍出戰亦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
先左副元帥趙國旺俱以危急率出戰被掠殞敵中
趙引兵燒賊艦追者至投橋而死洪都府知府葉琛
臨江府同知趙天麟江西行省都事萬思誠康祝之
夢琛思誠迎戰死于市天麟守臨江友諒軍攻臨江

城破天麟死之晉軍百戶徐明當圍城之日友諒陰
設陷阱數臨城誘戰明乘醉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
追之墮阱中賊鉤取去誘之降不從尋殺之張子明
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兵還至吳
城被執友諒強授以萬戶令其徇城給衆降子明伴
許之至城下望城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土令諸
公堅守收兵且至我必死幸見諸公賊怒攢槊刺之
死城下又若張德山夏茂成二人者皆軍士性勇敢
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事覺遂遇害茂成
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而死凡十四人者其事大畧

應鑑錄

卷之十四

十三

如此及友諒賊

上念諸將忠義命有司立廟城中歲時祀之贈德勝
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
珪高陽郡侯國旺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
郡伯明合淝縣男茂成提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
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其諡詞曰身雖
被執猶盡忠言死不易志古今所難所以崇德報功
也獨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一時或遺耶今都指揮
同知湯節每與同列行事祠下慨然欲表章之俾有
聞于世屬記于予嘗聞諸長者曰昔

王師之感友諒順天應人無不一當百鄱陽之戰過
于赤壁戮鯨鯢而殄豺虎如摧枯折朽散亡之卒投
戈請命此固神謨廟畧之有定然亦豫章之守有以
老其師挫其銳遂致摧敗零落而不可枝梧也某嘗
預聞 國史頗知其事故不辭而記之

康節山忠臣廟先節功臣三十六人位次

同知江南行樞密院事贈輔國上將軍護軍追封濟
陽郡公丁普卽帳前提劍督指揮使司左副指揮贈
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韓成水軍元
帥府統軍元帥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京兆

旌表忠義錄

卷之十四

十四

郡侯宋貴太平興國軍元帥府統軍元帥贈安遠大
將軍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陳兆先行樞密判官
兼水軍元帥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清河侯
張志雄元帥府右副元帥贈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
追封太原郡侯王勝秦淮翼元帥府右副元帥贈懷
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李信元帥府左
副元帥贈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下邳侯余杲
元帥府左副元帥贈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汝
南侯昌文貴水軍元帥府同知元帥贈懷遠大將軍
輕車都尉追封隴西侯李志高金斗翼元帥府右副

元帥贈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東海侯徐公輔
帳前水軍元帥府右副元帥贈懷遠大將軍輕車都
尉追封彭城侯劉義金斗翼元帥府右副元帥贈懷
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潁川侯陳弼帳前管軍上
萬戶贈明威將軍上驍騎都尉追封安定伯程國勝
中翼元帥府副使贈明威將軍上驍騎都尉追封太
原伯王咬住

晉軍上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羅山縣子王
鳳顯

晉軍上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定遠縣子姜

晉

卷之十五

十五

晉

晉軍上千戶贈武節將軍飛騎尉追封梁縣子后明

晉軍上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合肥縣子王

德

晉軍鎮撫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懷遠縣子常惟

德

晉軍鎮撫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汝陽縣子遠德

山

晉軍上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盱眙縣子汪

清

晉軍上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合肥縣子朱鼎	晉軍上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定遠縣子裴軫	晉軍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定遠縣子王喜先	晉軍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巢縣子陳冲	晉軍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廬江縣子汪澤	晉軍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合山縣子丁宇	晉軍副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壽春縣男常	晉軍副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虹縣男袁華	晉軍副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定遠縣男史德勝	晉軍副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五河縣男王理	晉軍副千戶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舒城縣男王仁	雲騎後都尉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隨縣男鄭興	雲騎後都尉贈武節將軍驍騎尉追封隨縣男羅世
-----------------------	-----------------------	-----------------------	---------------------	----------------------	----------------------	----------------------	----------------------	------------------------	-----------------------	-----------------------	----------------------	----------------------

榮

晉軍鎮撫贈武德將軍驍騎尉追封合山縣男曹信

以上二廟封爵皆甲辰年初贈者後洪武十一年戊午因定元功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庭及祀諸功臣于雞鳴山復普加恩于死節之臣凡百九十三人皆加封賜謚遣使致祭

脩葬仍勅詞臣撰神道碑而南昌康卽山兩廟之臣亦加封賜豐城朱學士善一齋第三集有程國勝神道碑即洪武十一年奉詔所撰題御云大明故帳前管軍上萬追封安定伯贈開國輔運推誠宣

卷之十四 十七

原缺

應菴任意錄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羅鶴撰鶴字子應號應菴泰和人是書計二百四十四條大意欲仿容齋隨筆學齋佔俾諸書而耳目頗隘不能盡有援据考證多據所聞見以意褒貶而已其持論有最偏駁者如赤龍合慶都生堯修已折背生禹本緯書妄說皆反覆論辨以爲必然又引章氏家譜宏益記聞東林論易語尹氏性學指要趙說之心學淵源後跋胡氏大同論一切瑣說文致周程諸儒皆以僧爲師至以鄉曲之私謂建文遜國之時楊士奇不當死難使務此小節則不足以爲東里尤爲害義其謂呂后名雉高祖字之曰野鷄之類杜撰故實又其小疵矣

青藤山人路史二卷

〔明〕徐渭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路史二卷》

提要

青藤山人路史卷上

玄宗內典言天應星。地應潮。與素問八

風篇。離

命真卿篇。及靈樞歲露篇。看甚透。天應星。見五十營

及衛氣行諸篇。處處俱有。又見癰疽篇。人自不詳耳。

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說文。非本作非。

一。地也。人居在北之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

崑崙東南也。今作丘。一曰四方高。中央下。象丘。前息

夫躬傳寄居丘亭。注。丘。空也。楚元王傳。過丘嫂。丘。大

也。說文。龍大坂也。在天永者最大。故以名州。從阜龍。

說文。雙丘。壘也。從土。一曰田垺也。又曰田中之高處。

岡山脊也。通作阮。阜大陸山無石也。本作自。象形。徐

曰。彌高大也。土山曰阜。厚也。言高厚也。丘。陸岡阜。辨

葬書中並舉之。而學者不甚察。

愚頓悟萬物衆夫。其始皆從土中。生。正合參同天地

構精。日月揮持。正是爲造化萬物衆夫。故曰衆夫蹈

以出。蠢動莫不由。蓋天地以生物爲道。故道字首從

之。謂萬物之首。從此出也。必是首先出也。內以養

已篇。以坤爲道之舍廬。以乾爲施。以坤爲化。此道字

首之也。物生義也。正是言土中生萬物也。妙妙。聖人以率性爲道。亦是生義。故性字。從心從生。又曰修道以仁。卽生生也。

經營日月之經營也。卽出入子午卯酉也。鄴郢者。牙花也。卽天地構精之微種也。後來漸漸凝神以成軀矣。

鈇音地。卽足之形也。

王先生某言太山日觀是三更見日。當三更發紅光。廣子餘里。久之倏然日升。水則一輪雪白色。升丈餘始紅。他年再登其升之倏與始升之色與前同。但紅光之發則不同於前。但見黑雲中穿出一輪如雪。後復見紅。意將升時雲氣厚濁故耳。

有人言乾金爲天。天是一片石。牢堅之物。所以星殞皆是石。元來本體如此。非至地始化也。女媧鍊石補天。雖是誕。然天是石。却是真理。

冬月用冷水洗手。稍磨擦則氣氣氤氳。蒸遠可見。恐不是從毫竅中出者。如熱釜相似。一澆水於上。則氣便蒸出是也。不然氣之出也。縷縷然。時時可見。何待寒。

水灌之摩之捺之。而後見哉。然夏月不見者。氣不似冬之清也。

凡人於外遇。如場中優伶。則善矣。華之而不以榮。困之而不以辱。然而未嘗不華也。未嘗不辱也。

伊川云。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總却是想當初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如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運氣當潦。然有河北潦。河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却怎生定得。

又云。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文章自別。其氣運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後換名目。便千樣名目。亦得。書中亦自說破矣。○伊川此等粗者。卽一班尚未得也。

洪武正韻。疾。狂也。左傳哀十二年。國狗之瘕。又胡計切。瘕縱。

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

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

下土張晏注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圓故為規大為

方故為矩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上為信信

者成成者直故為繩○右繩相雖素問中有春脈規

夏脈矩秋脈衡冬脈權之說也

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悅其庶長子朝未立崩弟

猛立是為悼王子朝爭立十一月悼王崩其母弟敬

王立子朝益爭王出居狄泉狄泉東周敬王居其後

又徙居成周乃成王遷

嚴民之所而秋泉在王城之東王城子朝黨多居王城曰東周

子朝在王城西曰西周晉使士景伯蒞問曲子朝絕

其使於是諸侯謀內敬王晉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

王粟且戍人戍東周五年矣子朝黨多居王城敬王

畏之徙居成周成周即東都非洛邑之都使告於晉令率諸侯城

成周罷其戍從之先是周臣劉氏單氏當二周之亂

輔悼敬劉氏單氏輔弘事劉氏文公為大夫劉之勤

也弘獎之而劉與晉范氏世昏姻也故悼敬嘗與范

至是執仇范氏中行氏以與范為討故周人殺長弘

以悅快范弘輔劉文公劉文公與晉范氏世昏姻與

齊高張不從諸侯戍周晉女叔寬曰周長弘齊高

張皆將不免長弘違天高子違人而杜注以違天

為主遷都以存東周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西

之亡也三川震今西土之大

臣亦震天象之矣東王必克

按長弘論二周之難兩見於左氏者絕無遷都之議

所謂違天者要是指其與劉文公論西南宮極震之

災必至西周獨當之謂天特棄西周而偏與東周耳

蓋女叔寬意此時周運之衰東周不得獨震而長乃

強人以植東周是為違天非遷都事也如此則杜注

為誤長叔一論震之災在昭公二十三年一論桓公

見子朝即其次年又長弘善天文見某書

千里尊羹

近閱杜甫陪王漢州泛西湖詩注中引稅苑雖黃所

載世說中有陸機對王武子羊酪之敵云千里尊羹

但未下鹽豉耳人皆疑千里二字說者謂千里是吳

中湖名而人猶未信近又閱南史蕭梁朝崔思祖傳

亦有千里尊羹之說。則千里爲湖名。的然無可疑矣。且杜公又有別賀蘭銘詩。云我總岷下羊。君思千里尊。以千里對岷下。並是地名。尤可証也。羊酪。羊酥也。極清漆而尊味亦然。但尊宜和以鹽豉。如和之則稍不似羊酪矣。故云但未下鹽豉。以別羊酪之似尊者。當尊之未下豉時則然也。觀機之較量。似言千里尊矣。○鄭興亭七修類稿作未下鹽豉。云未下亦地名。亦其通。但未見指未下是何地。且但未下之但字。無但字者。故作此解耶。

余讀陳永康呂蒙論。有曰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誦也。斯言也。謂羽不能以誦誦人。而爲人所誦也。孔子論齊桓晉文審矣。則誦者正之反。亦直之反也。古不云乎。聰明正直者爲神。永康以後。世之人道論羽。故以不誦爲羽病。余以上古之天道論羽。故以不誦爲羽之所以神。永康酌古論。鮮有不中者。獨此失之。余舊作羽祠記。亦未發此意。因永康而究羽之履。無一事是誦。無一事不是正直。

賜音謁。卽咽音同。一云傷暑死。正韵止云傷暑。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周正建子。子。今之

下一月也。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四月。當是今之二月。佛生乃二月八日也。而今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誤矣。見丹鉛及七修

萬歲蟾蜍名肉芝。六日蟾蜍垂世用。六日之說見事文類聚端午門。

淮南王安於五月五日。搗蠅虎拌豆。豆能踴躍擊蠅。藏鉤起鉤。戈夫人手拳事。而後人效之爲此戲。見事文類聚十一

省儉詞。事文類聚及酉陽雜俎並不完。事文類聚云。見後漢禮樂志及山海經。

許旌陽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事文類聚卷之八云斬蛟事出太平廣記。

老子莊周曹操俱今之鳳陽毫縣人。自鳳陽產。從高皇起者。約六十人。而武功居十之九。噫盛矣。

羽陰陵失道。今鳳陽之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虞姬墓亦在定遠縣南六十里。又云一在靈璧縣東二十三里。云靈璧葬其身。定遠葬其首。

垓下在鳳陽虹縣西五里

烏江浦在南直隸和州城北。故烏江縣東四里。羽敗於垓下。東走至烏江。亭長艤舟。卽此地也。

右虞姬墓。在靈璧者。恐非是。蓋羽敗於垓下。南走定遠。而葬姬則便道顧北走靈璧。則逆紆百里之遠。豈其宜哉。總有之。是後人憐姬而虛崇其土者也。當羽之葬姬。亦必不身首異處。何者。其附從之卒。不下百人。縱欲旋至何地而葬。豈不能昇以至耶。然勿粹之際。必草草拊埋。無暇擇地。至日身首異墓。則必不然。羽何忍露其下體。使到靈璧耶。

顧觀之。令山陰。不能畫。畫者乃顧愷之。

范增居鄴人。見十七史詳節項藉傳。卽今廬州府巢縣。一紀志。

十七史詳節載廉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極富。僮客萬人。先主妻爲呂布所虜。竺進妹於先主。而於甘皇后。獨不載其所從來。特曰產後主。追尊昭烈皇后而已。東海朐縣。今淮安海州也。

岳武穆飛河南彰德府湯陰縣人

韓愈南陽人。卽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盧仝與愈同府濟縣人。

史稱東海孝婦。大約今淮安海州及贛榆縣。皆名東海。然一統志載孝婦廟。在巨平山北。而巨平山在海州城北三十里。則孝婦的產於海州。而非贛榆矣。三戶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春秋時卽有此城。後人誤以三戶爲三家。同民寡之義。誤。

寒具。餽并。一名寒具。卽俗製油餛飩等是也。備寒食不火之具。故名。

杜詩盤渦驚浴二句。漏樹句。公自注。曰戲爲吳體。

卽墻頭栽菜。姊無園。上四字謎而下三字破謎語也。公言巫峽非人所居。而已居之。自知之而已矣。與盤渦不宜驚浴。而浴之者。同也。驚亦自知之也。自知卽自分明。此所謂獨樹花發自分明也。

禪傍。棺柩樸樸木五者。皆有宜上下文處。亦有不宣處。禮記狸首卷然亦影響。呂覽有前和之說。卽今俗語和頭也。似亦未全。惟莊子人間世篇謂棺爲禪傍。則靡不宜矣。此林氏之解也。不知何自。

飲中八儺歌 非重韵也。人各自爲一首也。如贊頌然也。

杜甫北風詩 有風聲拔洞庭。予句有風聲拔海來。予又有梅開成蓋易。其下四韵是難易寒煖。竝犯朱之問。偶一班相合耳。予極忌前人道過語。况肯竊之耶。然此亦特舉其知者耳。

李白清平調 初咏妃。次咏牡丹。末則兼咏花與妃也。味之自見。蓋次首言花之艷。必飛燕可比。而巫女猶爲不及。故云襄王在斷其腸。此豈敢正言太妃哉。

卷上

力士惡而誣之耳。別註以襄王比壽王。恐太鑿。○李白清平次章言此牡丹之色。必何人而可比哉。必飛燕始可比耳。而巫山之神女亦在其亞。襄王腸斷亦在却其腸斷耳。使見飛燕又當何如耶。○末章名花是指牡丹。願國是指楊妃。下三句俱是合言。○首章以雲想其衣。以花想其容。非咏人而何。第二句承花想容也。言春風露華之時之花方可比妃之容也。

奉使虛隨八月槎 唐自吐蕃入寇後。嘗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往使。被留逾年。甫蓋傷之。故有感五首。有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之句。此言虛隨者。正指李之芳等。香稻碧梧。重香稻與碧梧。不重鸚鵡鳳凰。蓋謂香稻之粒。乃鸚鵡啄殘之粒。碧梧之枝。乃鳳凰

棲老之枝。何嘗是倒句。又藤蘿是夏月。蘆荻是秋花。言光陰易逝也。而解者竝可供一笑。又漢元帝時黃鵠下太液池。珠簾繡柱。乃池傍之宮殿。圍黃鵠者也。甫傷祿山之亂。宮殿盡灰。并秦漢時之古跡漸滅矣。故結云回首云云。而解者信口杜撰。或云未詳。又黑米生菰葑。橫桐栖鳳條。又驥馬綠沉弓等。竝梁人語。杜老嘗用之。

卷上

見愁汗馬西戎逼 西戎天馬汗。則血。此詩蓋言回紇初擾京師。其馬汗之血色。已閃我朱旗之殷矣。今吐蕃效逆。則見逼之愁。如向之西戎者。復在眼前。而諸將可泄泄耶。汗馬謂汗血馬。正應閃朱旗也。馬汗之血。至能閃朱旗。極言戎兵之盛也。血色凝紫曰殷。見左傳。北斗都城名也。解者瑣瑣校閱字。竝可咲。

菓砧破鏡 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白頭之謂也。砧是跌石以諱未似矣。而菓者木穉也。豈古時穩砧。或以菓。故連稱之耶。
見楞嚴經及封禪書

劍器 乃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而雄粧之。其實

空手舞也。見文獻通考舞部。杜詩公孫大娘歌亦並

無一字涉劍。可知矣。列子蕉鹿。誤爲芭蕉。與劍器誤

認。刀劍並相沿千古矣。

臧三耳。予注公孫龍子臧三耳之辨。是據高誘本中

注而取之耳。後觀孔叢子。則臧三耳之說。似不如前

注之說。

寧歇冠子弟四十六有曰。其朋黨足以相寧於利害。

正韻寧去聲。又平聲。顧詞也。今人曰甘心。則曰寧可。

卷上

豈卽此寧耶。考韻書誠然。

脛去聲。又平聲。又北人謂愛之極。而心甘之之極。

謂之快。音暫作關。口道。

酒保。兩見歇冠子。

盆成括請合葬母骨於齊景公之露臺。此處蓋括父

先葬地。景公占以築臺也。出晏子

星之昭昭。不如月之臆臆。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

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出晏子

社鼠。社東木而塗之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

敗其塗。社鼠。出晏子。

鹿生於野。命縣於厨。晏子對御者之言。爲不順崔杼

之盟而出。御者令疾馳。而晏令徐之。故云。

舉酒祭之。古人飲酒必祭。鄉里凡群飲。必高年者

舉酒以祭。曰祭酒。今國子官曰祭酒。是專言主釋奠

及春秋二祀之酒也。

滅人之國曰勝國。出左氏注。曰勝國者。絕其社稷。有

其土地。見第九卷

女子詐爲男子而仕者。齊楊州議曹錄事東陽婁

卷上

逞。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氏朔方兵馬使御

史大夫孟氏。蜀司戶參軍臨邛黃崇嘏。楊升庵詩話

有女校書薛濤。女進士林妙玉。女童應試。封孺人。出

弇州說部。又出雙槐歲抄。國初洪武中有韓貞女

亦蜀人。又有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年十二失明

有姊已嫁。父販線爲業。往來廬鳳間。携女與俱。數年

父死。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者。自南京來。與聰結伴

同寢食者踰年。聰恒稱疾不解衣襪。洩溺必以夜。弘

治辛亥。與英偕還。已年二十矣。突見其姊。語之故。姊

疑而拒之呼穩母驗之猶處子也始納後英知之悔
鬱成疾英母以媒往聽拒不許衆白於官判令配焉
又唐書烈女傳有謝小娥亦似木蘭

練香薰宋鵲出李賀詩練香合香也

沈佺期九月寒砧催木葉木葉城在遼東見一統志

魏二得道仙去常手持蒲扇語人禍福出東昌府志

浮丘伯姓李河南府人王子晉之仙與浮丘伯同升

子晉遇鄉人傳言七月七日當升者其人名林良見並志

河南

卷上

十四

杜牧之詠木蘭祠云拂雲堆者在山西大同府見一統志

鬼谷子姓王名謝河南府人見一統志

漢明帝時摩騰始來自西域

文通慧開封府人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欲射

之了向年文通因灌擊死之公案文曰冤冤相報何

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

往西天立地猶言登時也卒卽化文卽索筆書云三

十三年前飄蕩湖月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

在前魔障文通云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而

偈又曰三十三年何也書者誤

龍坂天水鳳翔府鳳翔有隄廉澤

闕伯微子廟宋行新法齋寺而及此張方平上言宋

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王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

亦不得免乎神宗震怒乃不齋廟在開封府歸德州

絡秀汝南人周顗之父俊安東將軍獵遇雨止絡秀

家其父兄不在秀與一婢宰羊豕具數十人飯饌甚

精而無人聲浚使人覘之乃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

妾父兄不肯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許之生顗及

卷上

十五

嵩謨由此李氏得爲芳雅之族秀姓李氏

不銳可燭鬚眉在蕭何偃石門之上漢中府志

關尹名尹喜蓋爲關之尹古以官爲氏故氏曰尹

又云爲關令令卽尹義也見華昌志

臨洮府隨名金城卽西羌趙克國所云金城也或卽

是金壠

坡伯峽西慶陽人

疏屬山見山海經所云貳負之臣者在延安府貳負乃貳

負見

無定河在延安府

獼牛鞞牛出陝西臨洮府

杭州鳳篁嶺蘇長公有題名在偃石上

嘉興亦有五臺山

徐偃王名誕嘉興志。凡人臥仰者曰仰覆者曰偃又曰偃踣也。即面撲地之義。徐生

時覆面而地故名

滕王閣都督閻伯岐所修。其壻名吳子章。王勃省父

次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之故。且助風。其後

有王緒王仲舒皆為賦。

卷上

十六

匡廬山相傳周武王時有匡裕兄弟七人。結廬於此。

故名。俗小說云。即鐵拐李變姓名為匡裕。甚不經。似

匡裕非

康王谷。世傳始王并吞六國。楚康王避難於此。在匡

廬山。

玄武淨樂國王太子

按黃州志有木關廢縣。則縣固嘗以木關名矣。注云

在府西本蕭梁所置。梁安縣北齊於此置湘州。隨初

又別置廉城縣。其後州縣俱廢。後又改梁安曰木關。

屬黃州。唐省入黃岡。據此則木關縣是隋所改而省於唐。

建昌府志載麻姑為王方平之妹。而黃州府志又云。

麻姑乃後趙石勒將麻秋之女。顏魯公碑云。方平降

括蒼蔡經家。括蒼今處州也。而建昌志却云。姑與方

平降吳門蔡經家。其互異如此。

予注郭子取九棘三槐以駁此篇為偽。偽則偽矣。然

三槐之說。不始王佑也。予亦輕而誤矣。淺矣陋矣。晚

始讀周禮而覺。

卷上

十七

戴就上虞人任郡倉曹掾。為其長太守成公白。脏汚

不肯妄證。極炮烙之酷。古所未有也。後漢書

徐登閩人。本女子化為丈夫。善巫術。遇東陽人趙炳

於烏傷溪上。炳善越方。越方禁咒也。二人共處而各

行其道。登年長炳師之。後登死炳獨行其道。章安令

惡其惑眾。殺之。後漢書

容成有御女嬪之術。見後漢書曰

喪禮基而小祥。又基而大祥。並祭名。皆去凶從吉之

義。葬而反祭曰虞。除服之祭曰禫。上聲徒威反練祭者葬

以前之祭皆凶禮。以後之祭皆吉禮。禫祭不同。有基而禫。有再基而禫。亦有終三年而禫者。應歲祭百神之名。

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未三月不為殤。粥厚曰饘。稀曰粥。

古三年之喪名為三年。實則二十五月。蓋一基十二月為小祥。再基二十四月為大祥。而大祥之後一月。則正為大祥祭。而終喪矣。檀弓注大祥後間一月而

禫。正是二十五月也。

革變也。急也。卽棘也。凡言疾革非死也。

朱子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

練小祥之服。基而小祥。緣冠練練姑食菜果。

璧櫃弓注。吉以纓韜璧凶則去纓而露其髻。正韻緣纓冠纓。纓卽綬也。綬音。纓可韜璧則必潤如帶。而非

辨紋之冠纓。羣本喪冠。此言吉者指既葬之所服而言也。言凶者人臨始喪者之喪而言也。纓音。

檀弓南宮韜之妻之姑之喪。三之字疊用。始此伯魚

之母死。基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是倒句文法。始於此。

古尊者不敢以字稱之。而曰幾丈。如范六丈之類是也。

麻在首在腰。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腰曰帶。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經。孝髻圈也。朱子曰。首經大一握。是母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彊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卽今之孝索。

卷上

十九

檀弓練練衣黃裡。緣注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着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裡者黃為中衣裡也。正服不可變。中衣亦正服。但承衰而已。縗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衰之緣也。縗又注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襦衣。襦衣內有鹿裘。此特據冬而言之耳。鹿裘內自有常着襦衣。祥而縗。謂縗冠。此大祥也。練冠小祥之冠也。有練服。則必練冠。又曰練冠者。小祥祭前之冠。若既祥祭後。則服練冠矣。由此觀之。練冠重。縗冠輕也。祥而縗。縗

謂緇冠。此大祥也。

衽形如今之艮則子。今天平所用法子即則子兩端大而中小俗

所云艮定樣也。故又曰古者棺不用丁。漢時呼爲小

要。又曰細要見王符潜夫論不言何物。其亦木乎。承縫合處曰衽。

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亦曰衽。先鑿木。衽然後

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也。

引引樞車之索。縛引棺之索。

索居索散也。

疇昔疇語詞。

卷上

三

釋菜。含奠含音釋。奠者置也。言釋置此祭饌也。釋義

卽舍豈卽舍施之舍耶。不收其饌而埋之耶。釋菜亦

作采按正韵注。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鄭司農

曰舍菜謂舞者皆持芬芳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師

以菜爲贊。或曰來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

飾。舍采者。裁損鮮飾盛服。以下其師。鄭康成曰。舍卽

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

屬。詩簡兮注。舍采亦與菜同。又王子諸侯卿大夫食

邑。顏師古注漢志。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又曰

釋菜者釋采也。置采帛於先師前。以贊神也。周禮春

入學。舍菜合舞。此高誘注。呂覽月令之仲春歐陽公

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贊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然渭又記所閱他書中。有釋菜

之說。謂菜者采也。卽獻幣之祭。如今朔望行香燒帛

是也。此似出王文格黎集二說。一以爲采帛。一以爲蔬菜。而菜

卷上

三

爲長

書百里采。無音。亦作菜採。顏師注漢志曰。采官也。因

官食地。故曰采地。又解韵解去聲見正韵

樂記有祭菜之說。注謂祭先師以蘋藻之采也。釋奠

有樂無尸云云。見韓昌黎孔廟碑注

釋菜諸說不一。及讀禮記喪大祭篇注。有君釋菜。以

禮門神之說。則菜畢竟是蔬菜之菜。蓋祭門神。至微

之祭。故特用菜耳。謂菜爲采。卽采帛。釋菜者猶言獻

帛。此說竟未是。蓋禮記教世子章。既云用幣。而又有

釋菜之說可知矣。

虞祭以後有卒哭之祭便是吉祭矣。卒哭之祭即虞祭之日。

偏節踊躍之踊。脂蟹諸書並曰踊虫。當亦是跳躍

之踊。無翅而群聚於空及竟若有翅然須捉來看驗

祝有大祝有商祝有夏祝。凡儀

誅雷上聲。

昨主階。天子履主階而行事曰踐祚。

社五土之神。稷五谷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

卷上

以見生生之效。故社稷同祭也。

丹扆。古作依。上聲。倚音。

大行之行去聲。即幸字義。言去而不返。與登遐同。

天子於后與三夫人之外。又有九嬪。有二十七世婦。

有八十一妻。有無數妾。

若干數始於一。成於十。千字從一從十。若如也。未定

之詞。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俱可言也。如千若干

千之數十若者如其千之數也如甲則一乙則二累至千百萬亦如之

二名不偏諱。偏即偏。非偏也。不諱嫌名。嫌謂音同字

異者。

犧牲毛色純一不雜曰犧。

牛曰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也。牛肥則足大。故曰一

頭大武也。人平一步曰武三尺

匹音木。即驚謂野鴨力不能勝一匹。雖曲禮庶人之

摯匹。即驚。故孟子舉常執者以爲言。非浪說也。匹音

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注甸服四

面五百里。則總爲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

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

卷上

最遠者。采即察采之采。然謂之曰采。豈官之間其

所建立有可采可用者。故優之地。即名曰采地。

周制。刑有爵不於市。而於甸師氏。

加地進律。律者爵位之等。

士無田不祭。則有四時之薦。謂春薦韭。夏薦麥。秋薦

黍。冬薦稻。

今人稱願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

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畫非嫌

非楷。乃畫于車螯殼上。乃是姑蘇沈氏之至山。

畫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此自畫法至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為蜃。雖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曰。蜃輅載我。江總陳宣帝哀冊文云。望蜃綽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哀冊文云。懷

卷上

三

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自今人至此乃松江何俊所述。

愚按蜃。又震韻。大蛤也。說文。雉入水所化。又蛇亦化為蜃。似蛟無足。亦作蜃。又去聲。服虔曰。蜃。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蜃。服虔。非特送酢。亦自祭肉而得名也。周禮掌蜃。注引春秋歸豚。作歸豚。豕人臠。凡四方山川用蜃器。謂器以蜃飾。因名焉。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古人多以蜃為器。非特盛祭

肉之器也。又倭童子。漢制倭於禁中。用倭子。又燕齊間習養馬。為倭。莊子云。夫養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右蜃畫春情。厭勝之說。恐亦未是。蓋自古以蜃飾祭器。而後世淫亂之君。遂乘此以畫其生時之所嗜。以娛於死也。即代殉之義。他物不久。惟蜃能久耳。君公陵寢。狐兔豈能穴賴蜃以障穴。非貴者之事也。每伐冢。必有如此者。蓋作俑於一人。遂相習以為常耳。諸哀冊文中云云。是並指祭器也。間有男色者。是諸好男嬖者之君也。亦是取男嬖以為殉耶。

卷二

三五

蜃蜃振振四字義。俱出正說。唐書蠻夷傳。夜郎滇池以西。用蠶蚌封棺。此無他故。蓋彼處用蠶蚌成灰塗器。並取其堅燥。苟用以封棺。久之得地氣而化。以護棺。免蟲蟻蛇狐之穴也。在我吳越。則燒石成灰。以封棺。不用殼灰矣。春畫厭勝。誠然。非止防蛟龍。大約狐狸蟲蛇為妖。為祟。並在所厭也。有士人藏書甚多。每置必置春畫一冊。人問之曰。聚書多惹火。此物能厭火災也。世傳藏書家皆然。此恐假言以掩醜耶。設果爾。何公所云。厭蛟龍之厭。

者似亦可存。

黃帝時未聞有宦寺。而靈樞中問答。乃有宦者。去其宗筋。固知此書非岐黃筆也。然其本旨授受疑非岐黃。則決不能。所謂夫有所受之也。可疑不特一宦寺。如筆其易知者耳。

禁呪之術名越方。緣漢武信用南越而禁呪方始出。物原。

至曆經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又具

卷上

三十一

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祀媚人。褚氏遺民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分散。又曰。以婦人則男。男則女。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密癸辛雜識。

筆即贊音義俱同。

功布見喪大記注。云大功之布也。以灰治之。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拭。即桃茢之義。祓不祥也。而曰大功之布者。蓋天子臨臣下之喪。惟大功之親。則親臨。故尚祝執之以祓除不祥。小功則不臨矣。故曰大功之

布。蓋本家始用以接神。而遂亦用之以待天子之臨耶。後世相承而襲用之。則是止可用於接神之時矣。注曰。尚祝免祖執功布。而入自西階。又曰。為有所拂。訪音賈釋云。拂。拂拭也。故下經云。尚祝拂拭。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氣也。大者粗布也。小者細布也。總麻更細矣。左傳曰。晉文大布之衣。粗布也。

大夫芴魚須。見玉藻。

不野雀事。見穀梁傳。

卷上

三十一

陳希宋末元初都昌人。

梁元徐妃與梁主左右通。又通於江季。江季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

後魏相宜武征鮮卑。與袁粲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

機成七紙。

髣髴謂算計勞心而耗血。故髮白。

龐居士二一為龐德公。是後漢時人。一為龐蘊。是唐時人。參禪而化者。女曰靈照者是也。即鹿門居士也。典熊事者。向誤稱高公。輟畊錄曰。高功。

舜生諸馮與馮婦並音平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有聲詭亦男子輟畊錄聲音結

許負相周亞夫當侯應邵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楚漢春秋云高祖封負爲鳴雌侯

招客先開四十發雲南雜志云夷畊田三人使二牛前牽中牽後驅犂一日爲一雙其法以二乏爲已二

已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乏者遍也犂二遍曰已已卽乏也乏與已皆竭盡之義但角與雙不

知何義二乏爲已則二已當是四遍二角當是十六遍總二已共是二十遍也一日畊四畝二十遍謂之

雙一雙計田四畝四十雙則一百六十畝也翰墨志衛夫人名鏐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

鍾書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話云夫人廷尉展之姊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克之母

處子無喜者曰無元陸修靜至廬山時遠公與淵明亡已三十載今之畫

三笑圖者皆妄也一出趙彥通一出樓攻媿之云

附錄

唐時高麗貢松烟墨和麋鹿膠造墨名麋胎殆始於此

孟蘭倒縣也本名烏藍婆拏救倒縣也梵語上都在宜府之北七百里元中統初置開平府歲一

幸在今獨石之北元至元四年建名大都城卽今燕京也金改號中都元亦號中都後改號大都大都

中都自遼金元皆踵號之並今之燕京也上都今宜府開平之外二百五十里是也在獨石之北開平在

宣府之東北三百里一統志又云雲州之獨石衛在元之上都城內宣德五年築城移建於此又云元上

都城去宣府東北七百里元中統初置開平府尋號上都歲一幸焉卽金之桓州地也考金史桓州威遠

軍節度使軍兵隸西北路招討使縣一清塞縣其地名曷里許東川更名金蓮川世宗曰遼者連也取其

金枝玉葉相連之義有景明宮乃避暑之宮也在京陘有殿名揚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有查河有白

樂白樂華言曰勺赤勒白樂疑是白淥桓州疑亦近大同之地

按一統志摩笄山在今保安州西北二十里。以唐太宗北伐至此。聞鷄鳴。故名鷄鳴山。

元禁中有榜云。皇帝過此。罰金一兩。謂過貯史所也。

春秋傳曰。晦淫惑疾。言月朔而淫色。其惑疾為惑。明

浮心疾。言月望而淫色。其惑疾為心。此說見雙槐歲

十三經探注疏天子諸

侯大夫士庶御女之節

綠圖緒薄。呂覽注云。幡亦薄。綠圖無注。他書云。上古

名綠圖者。又露史云

河圖綠字出首葉

呂覽燭蟬。燭即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

不明其火。雖振其樹。無益。明火又資乎闇。不闇則蟬

不走。明火以比賢主之來士。主既有明德。而士歸之

又適遇世之暗益歸也。猶曰為湯武。賊民者。桀與紂

也。

杜甫黑鷹詩。春雁同歸必見猜。所云猜者。正猜結二

句也。蓋異黑鷹之才與相雁。所未嘗見者也。故猜之

白鷹末句。是安慰當時逆節之諸鎮。言苟鼠伏窟中

雖非純臣。然亦聊可免禍。朝廷不決求也。領聯謂因

其在墊。所以難求。設使其自來千人。何用破心力以

求之哉。頸聯正狀其不干人。

遼東都司至北京。一千七百里。三萬衛在遼東都司

北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後曰挹婁。元魏時號曰

勿吉。隋曰黑水靺鞨。唐貞觀二年。始以其地為燕州。

開元中。置黑水府。元和以後。服屬渤海。為上京龍泉

樊。攻渤海黑水乘間攻取其地。號熟女真。後滅遼。

遂改都國號曰金。後遷都於燕。改此為會寧府。號上

京。元改為開元路。本朝洪武二十一年。置兀者野

人乞倒迷女直軍民府。二十二年。罷府置衛。五國頭

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故名舊

傳宋徽宗葬於此。出二

五國城至北京。三千三十里。

今世學官之號房。本名校舍相沿而訛。校為號耳。起

於房額上。編號也。校舍出東漢書儒林傳論。

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作耶字者誤。東漢書

度。亦音貴。爾雅祭山之名。又食閤。亦作度音。祭又

音荷。

骹 音委。又音穢。

骹 音被。又音會。並連用委曲類。擣骹朝法也。

棄 音謂。無他音。

檀音偽。又音為。碾也。

隗 音為。

犍 音以。亦云紀。

庾 又音紀。

磧 音會。滌面也。亦作頰。

馱 去聲。又平聲。

俱負物義。

撰誤纂纂 四字音。同除總切義亦同。饌與膳。纂與纂。同是餐食義。而饌膳不得同撰字義。纂其誤也。

得同撰字義。撰本是撰述之撰。又云專敬之義。饌字音。並同撰。而義則云具也。凡諸饌字專撰又可入產。

鏡二韻。其他又皆入產韻。饌字義又可入真銑二韻。

純 緣也。音沿。即沿邊貼邊之義。

饌 音所駭反。徐行也。俗誤作踰。又以踰為搖音。

足蹈踰曰踰。

俚 抽良切。虎食人而為鬼。詩韻

創 通作瘡。

一音征。謂煮魚煎肉。

一音征。謂煮魚煎肉。

一音征。謂煮魚煎肉。

一音青魚名。謂出交趾合浦諸郡。今滇廣西之間多。

修合眼藥。徑名鯖魚膽。即此。 齒 音道。與囚音。

不同。齒道俱自秋切。讀齒近仇音。讀囚近秋音。酒熟。

曰齒。故名酒官為大齒。 周禮

玄外甥曰彌甥女之子。姊妹之子。與女之子。並通曰。

甥。

青齊云意所好。曰忼。今北曲情麗所在。多着此字。

晉 音辨。隋臣有柳晉。釋義云晉音辨。字本作辨。北。

齊時俚俗多作偽字。始以巧言為辨。又訛其字。以朶。

為巧。見綱目隋書帝第三十六卷七十五葉注

冥子裏 冥昏也。琵琶記作酩子裡。自尋思。即暗中。

尋思意。見四十家小說張太史明道雜志十七卷之十五葉

先輩 即今人預稱秀才等。請綉衣公進士公之義。

乃書簡中書即狀即三元儲元之類。伶人致語一宰。

相之子中狀元者。曰昔年隨侍。常為宰相郎君。今日。

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先輩即狀元之別呼也。司馬溫。

公勸學詩。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言。

亞等者呼狀元為先輩也。總而言之。則凡登科者皆。

可呼先輩也。右見四十家小說宜齋

兩白麓。見綱目卷五之二十二凡言麓者毛之強曲者疑即

今敏駿音厘與釐通牛尾

子英乘鯉魚有翅翼角。見事文類聚后集三十四卷

無姓是一國君見路史子即姓

注莊子者云人影外有一暈淡影曰罔兩。西陽雜俎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重段成式云某常試之

至六七而已此外則亂莫能辨郭又言漸益炬則可

辨郭又說九影各有名一右皇二罔兩三洩四

尺鬼五索關六魄奴七竈四二曰罔八曰玄靈

胎

刑天即渾敦。見西陽雜俎第七

馬宏綱縣見齊民要術相馬法

左傳儉德之共也溫公解共為同言君子小人之同

德也。見事文類聚儉門

物色畢竟是圖其容貌。見韻府通

海市蜃樓水山張昌兄弟恃張易之張昌宗之寵

請托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耳進士張

象人勸其謁揚國忠象曰此水山耳皎日大明誤人

必耳

馬臻永和五年為會稽太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

湖高於田丈餘田高於海二丈餘旱則洩湖灌田澇

則閉湖泄田中以入海是以雖遇旱澇無凶年其陂

之塘周迴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然是時漢政日

衰宦豎專權豪右惡臻乃使人飛章告臻創湖澆沒

人之冢宅徵臻下庭尉及使人校覆詭稱不見人籍

聞是先滅亡者所下狀臻竟被誣以滅其後越民承

湖之利歷數十百年並無旱澇患故至今立祠湖上

以祀之

行尸走肉好學雖成若存不學者行尸走肉耳。胎遺

始皇以衡石程書決事注百二十斤為石衡稱也凡

決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程準則也古文多書於

竹木故重如此非今時紙比也莊子謂惠書五車亦

是竹木之冊非紙車亦是羊鹿之車準紙不過一摠

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符

尚書中候。

謝自然女仙。昌黎以詩責之。后白日升天。見成都志。

其奇事多甚。見太平廣記。

左契右契。見薛考功老子注。下卷之三十九。似謂契。

一紙書之。如今合同文票。而各藏其半。左半是主人。

歸借貸者藏之。右半是借貸者歸主人藏之。至期主。

人執右券以責索之。

拔河之戲。湖廣歸州俗。以麻繩巨竹。分劈而挽。謂之。

拔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一統志。

卷上

三本

天妃。今在在皆祀。天妃者。乃福建莆田人。宋都巡。

檢林愿之女。詳一統志。

綠林。夔子國城黃陵廟。昭君村。並在荊州府。一統志。

浣化溪。在城都府。

木客詩。酒盡君莫沽。詳見譚州府上洛山下。在興國。

縣。

顓頊之苗孫。曰女修。苗孫可用於文字。與耳孫彌甥。

同。

春。曰朝秋。曰請。去聲。

赤白曰瘧。病也。正韻。歸林亦音帶。注。謂匈奴秋社。遼林。

木而祭也。如無林木。亦插柳遶而祭。正韻。

禹明德遠人。出左傳。初失記。妄對人。與前三槐事並。

輕率可戒。

蕉舒花而株槁。見埤雅。竹門。又云。蒼筤。幼竹也。不知。

與古樂府。木門倉琅根之倉琅相通否。蕉花而槁。余

頭陀梵語也。元是杜多二字。轉音為頭陀耳。華言抖。

擻也。言三毒之塵。全於心旬。須振迅而落之也。

骨空積髓。成精滿腦。男子十六年而始泄。女子則十。

卷上

三本

四年而始泄。名曰天癸。勝光無上口。滲而泄。又甲子。

有二種。又包候五臟。又人但知血脉從肺管領。而不。

知脉先到孫絡。此皆素問中要義。須另發一論。

福建土物曰蠟房。今訛曰蠟黃。一統志。

莊子。狻猊。狻猊以爲雌。狻猊非二獸。是一獸。名狻猊也。

見正韻。又埤雅。解。又見。劉向九嘆之離世篇。又狻乃山獺。非水獺。見齊東。

野語極詳。注。家以狻爲偏者。非。

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鄭季自有妻。

史失其姓。

衛姬

長子字長君。

長女名衛姬。嫁太僕公孫賀。

次女名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既通陳掌。又通霍

仲孺。生去病。其後始從平陽公主家得幸漢武。

後立為皇后。

步廣史記所稱子夫男弟者是也。此又非鄭季

所生。不知姬更通何人。而亦冒衛姓者也。

鄭季平陽人。為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霍仲孺亦平

陽人。以縣東給事平陽家。霍光乃去病之弟。仲孺後

娶所生也。其後去病既貴。知為仲孺子。而父仲孺焉。

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姬所生。去病少兒所生。則

去病乃青之甥也。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而封侯。

公主漢武之妹也。衛姬曹壽婢妾輩也。鄭季先固有

嫡妻。史失其姓。愚按衛姬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

鄭季通而生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顧從其

母姓。豈當生時。姬歸其家。而青遂謂長其家耶。如此

則知之者眾矣。安得終不聞於曹壽耶。且長子長君

長女衛姬。次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從衛

姓。又何耶。

尹之蜂申生之毒。一也。申生死謚恭。故西銘云申生

其恭也。崇伯子之顧養。本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來禹惡旨酒故也。

月令反舌。即百舌。出禮記疏。又易通卦驗云。能反覆

其舌。隨百鳥之音。黃山谷云。予讀周書月令。反舌無

聲。譏人在側。乃解杜老過時如餐口。君側有譏人。其

見事文類聚

老萊弄鳥親旁。出事文鳥或作鳥。或作雛。雛為正。

王詒伯謂杜甫西川有杜鵬四句。是題下注。而大蘇

非之。是也。古樂府魚游田葉東四句。豈亦注耶。

禮記鼓匱鼓。召士也。匣發書也。

梅花尼詩。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

笑撚梅花笑。春在枝頭已十分。此即早知燈是火。飯

熟已多時意。即現鍾不打。別處鍊銅意。悔其初騎驢

覓驢也。

非烟詩。贈趙象者。畫檐春燕須同宿。迷浦雙鴛肯獨

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裡送郎歸。雖收縱爭訓。

而情韻淡至。凡作桃源者。都無與比。武公輩之妾通

趙生與武公輩之妾通。武公輩之妾通。武公輩之妾通。

慘猶言眉暗也。待自記絲絲了。待月西廂下。用此絲

爆音豹。新官連上任。又史官連直義也。正韻作爆。又

韻會云。新到官府并上。謂之爆。古者凡到任。但謂之

上。又豹之說。又別有解。摘見形

蘇州土地象極肖。高皇一說是偽。同時異人意

有所屬者。塑此謂。高皇得此土地意也。一說有

千戶某是蘇州人。當下直歸語人曰。皇祖天顏

肖此廟土地。一見孤樹哀

高門縣簿。縣印懸。懸。富貴家也。

古支干惟攝提格。大荒落。大淵獻。亥。赤奮若。丑

三字餘並兩字。

漢文始關潔六畜。即今之紫鵝。紫鵝。漢物原

唐薛矩嘗為韓全誨等作像贊。昭宗自岐還長安。大

誅宦者。因此左遷。又藉借仇昭宗而駁證。又杜讓能

為昭宗所殺。而其子曉不為。稽紹不同。並五

代史

遺妨。嫌相沿誤。曰遺方圓。物原

說音暴。即暴虐。

緣口唇與上下諸膚色異。衣緣異色。取此義。

士無行。曰嫪毐。豈即取秦嫪毐之義耶。

嫪毐。音患切。音嫪。又力員切。音嫪。

唐舞馬。忤祿山。衣緋猴。部頭忤朱溫。宋亡時。白鷗胡

元時駕象。

東漢書。禍衡傳。云。操試諸鼓史。又次至衡。衡方為漁

陽參。搥蹠躍而前。吏訶止之。令換服。畢。復參搥而去。

諸解。及王僧孺詩。悉悞。蓋參者。錯雜之義。甚言其搥

之變也。按禍衡傳。未易服時。一鼓。既易服時。又一鼓。予

嘗見余姚人及董堯章。並能此調。搥時。從倚起伏鼓

面。似舞勢。故傳中狀衡。曰容態有異。今餘姚人自有

其鼓。曰餘姚鼓。而堯章則曰。乃漁陽。訛傳為餘姚耳。

此調本名漁陽參。參。作去聲。呼如參。

陳重。雷義。至與管鮑並稱。究其始終。重舉孝廉。而讓

義。太守不聽。其後義舉茂才。乃讓重。刺史亦不聽。義

乃佯狂披髮。不應命。最後義與重俱拜臺郎。義。劉重

乃佯狂披髮。不應命。最後義與重俱拜臺郎。義。劉重

亦自去。並經報施小節耳。何得此管鮑時人至語。曰膠漆雖云堅。不如雷與陳。雖然。亦可風衰世也。

趙飛燕外傳譜 樊甲。甲是設名。李華陽甲之妻。樊

氏。甲之姊。或妹。李華陽呼爲姑娘。嫁馮大力。大力生

萬金。萬金生飛燕。合德。樊甲爲樊氏之妹。其弟樊乙。

乙亦設名。生不周。不周生女通德。飛燕也。見前。甲

是予假名之也。

樊氏者飛燕合德之祖母也。其妹爲樊嫗。則飛燕當

呼嫗爲姨婆。嫗呼飛燕爲表玄外甥女。飛燕又呼嫗

之侄不周爲表叔。與不周之女通德爲表姊妹。傳中

所云其姑妹樊嫗。此姑字當婆字。呼又云李華陽其

姑。此姑字乃當作姑嫂之姑呼。傳中無樊甲樊氏

樊乙三名。然必如此假設以譜之方易曉。大力呼

李華陽爲妻舅。母萬金呼娘舅母。飛燕呼舅婆。樊

嫗亦江都人。

春秋尋盟尋卽燭。又作燭。並燭音重溫也。春秋左氏

襄公十二年。吳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

也。儀禮有司徹三引之。

辨舜葬事。詳見路史。及餘冬錄。似葬在今萊州府之

膠州。本竹書紀年。謂此地有鳴條。又有蒼梧山也。

竹書紀年。云三十年。舜葬后育於渭。又云后有娥皇

也。又云五十年。舜陟鳴條。鳴條有蒼梧之山。在古之

海州。然則渭亦非湘州之水矣。可證九疑湘江之誣。

又紀黃帝一百年陞而葬。臣左徹思其德。取衣冠而

廟享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可以證橋山龍髯之誣。

雖然。卽竹書紀年。亦多不經。凡十之九。上古茫茫。孰

定之耶。

海州。考一統志。舊是山東萊州府所屬。其詳見石曰

島注。而我朝山東無海州。石曰島注云。島在膠州

南二百里。金主亮以兵圍海州云云。而竹書紀年。乃

沈約所注。則海州之名。由來遠矣。餘冬錄亦稱海州

海東縣。今考一統志。卽無海東縣。但有海州。乃屬淮

安。不屬膠州也。

天子嫡子。世世爲天子。天子別子。世世爲諸侯。

諸侯嫡子。世爲諸侯。其別子。則各爲其國之卿大夫。

卿大夫嫡子。世爲卿大夫。此百世不遷之宗。譜

之大宗

卿大夫之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此卿大夫所生之嫡子。雖世爲卿大夫子。不過五世宗之。謂之小宗。而陳澧所註別子有三。其於別字。覺乖經文之別。

九原山春秋時晉諸大夫墓地。陽處父狐偃士會皆葬於此。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正其處也。九原原名卽北邙之謂。非九幽九泉之謂也。山在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

山西潞州今陞爲路安府壺關縣紫團山之參。名紫團參。

山西有遼州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趙秦爲上黨郡。後魏晉遼陽縣亦多稱遼州遼山而山東之遼東

在金時稱遼陽府。元稱遼陽路。則遼東一路通可稱遼陽。而山西之有遼陽獨於遼州亦可稱遼陽也。

姑射山在山西平陽府城西五十里卽莊子神人所居處。

歷山在蒲州南一百里舜耕處。

鳴條岡在安邑縣北二十里。

九疑 小疑在臨晉縣北二十里 以上四山俱平

陽府楚九疑縣 參因此耳

漢壽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封關羽爲亭侯者此地

毀卽墨及譽阿大夫者其人名周破胡出列女傳

蒙山茶出四川雅州非山東之蒙山也 以上十條

俱一統志 司商協姓名注 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

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國語首卷十三

三山白鷺洲俱在今應天府西南詩人往往以鎮江

之北固金焦爲三山誤矣

芭蕉花自三月中開至十二月終都不了花止一柄

每開止兩瓣多不過三瓣數日遽謝一瓣每謝柄露

一節初露兩三節長數寸漸縮緊至一二三分如竹

鞭然數之可一百餘節柄長四五尺尚剩尺餘節亦

剩數十節然爛於冰雪矣色淺紫畧帶黃狀似荷而

厚倍其五余作詩太早不盡其力量故更記之又每

瓣有黃須夾生節中○簷前花六出出事文類聚

陸鹽者昆吾有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未鹽月滿

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味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盡

君王鹽者。白鹽厓有鹽如水晶。曰君王鹽。西陽十卷

嘉肺槐棘周禮雅士

畫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今禪家往往說許汝具一隻眼。本此

崑山在蘇州者。非真能出玉。以雲間二陸生於此。時人比以玉。遂以名山。

禽息秦人薦百里奚於穆公。穆公未用。息死之。

杏子花間二月風。兩苔溪映掌痕紅。幾翻舊寫黃庭紙。賴取幽姿也當籠。沈石田題其所畫杏花書。

卷五

聖

野萊初出珍又珍。送與安靜病酒人。便好起來和熱吃。不須洗面裹頭巾。坡與包安靜

格五今之楚融。見菊坡叢話廿四卷十四。山谷詩。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引後漢書注。

云常置人於險惡處也。必格五之技為之者。心如此。設險陷人也。與射而不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已者。異

矣

閱唐宰相崔龜從自叙。榜補卽五木之戲。恐格五卽是榜補。榜補今之雙六也。

江淹獄中上書。上劉宋齊書。其書也。中有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提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此全述李陵語也。而蘇長公疑陵書為齊梁人擬作。曰擬作誠然矣。但曰齊梁。則淹在劉宋初。何由得取齊梁間語耶。故愚竊謂此擬多出晉人或東漢三國亦未可知也。昭明生梁初。選文時強所不知。則有之。亦不應梁人偽作於梁初。不詰所從來。便入選也。

卷五

聖

其於陵書。決為偽作無疑也。長公何心胸。何眼目。耶。古今一人而已。毛舉其流。殆亦不少。論人者。正不當如是也。獨怪一件昌黎與大類諸簡。古樸簡淨。唐諸人以文統稱者。都所不及。而長公譏詆之。此必有故。非他人借長公別有所寓而然也。

漢典有草書。不知作者姓氏。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爰崔湜皆工。杜名振。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草章者。漢黃門令史游作也。王僧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頽體。鹿書之。

漢俗簡情漸以行之是也

罵人曰王八因五代時王建盜驢販鹽人罵王八賊

也五代史

雁塔佛國有飛雁一人欲射之佛曰不可此雁王

也後佛化雁群集為造塔故凡塔並名曰雁塔不獨

曲江也造塔想亦不過衍十以成耳進士題名則獨在曲江

十干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

著雍己曰屠維庚曰重光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

昭陽十二支子曰子丑曰丑寅曰寅卯曰卯辰曰辰

卯曰單開辰曰歸隱巳曰大荒洛卒曰敦牂未曰騰

浴申曰活灘酉曰作噩戌曰闕茂亥曰大淵海如

甲子歲則書歲次闕逢之治因數則云因數之事治

者以上臨下之詞事者如以臣事君之禮以別于在

上支在下也朔越幾日如初十日則云朔越十日

之類是也幾朔三十日也幾望十四日也既朔初三

日也既望十六日也凡云望前幾日皆本十五日之

前後而言也上弦初八日以上下弦二二三日以後

上浣初以下中浣十以下下浣二十以下卽上中下

三句是也哉生明始生明也初三日也既明既生

也望後也哉生魄十六日也夙魄初一日也旁死魄

初二日也

如干卽若干齊東野語引禮記鄉射大射云若如也

干求也言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也又引漢食貨志

顏師古註云設數之言亦不實之數也又云干如个

謂當如个數也予又記他書以干爲十取義曰十

也似更有理出略

也似更有理

一統志廣西平樂府賀縣之臨賀領注

國全錄

領之

耳傳秦南有五領之戎廣州記云大庾始安

陽揭陽是為五領大庾領即梅領在江西廣

南安南雄二府之交始安領據志注在廣西

城西一里秦時開五領此其一也越城領注

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三里去桂林府百三十里即五

領之最西領也如此則越城領當即桂陽領不然何

以列諸五領中之最西領歟臨賀領亦云桂領志稱

在廣西平樂府之賀縣此更明甚至揭陽領考潮州

揭陽並無此領及考他省界兩廣者亦並無之獨廣

東韶州志稱孔源縣西五里有職領辟立峭拔為五

領之一而韶郡舊名韶陽豈職領乃韶陽領之別稱

而揭陽者乃韶陽之誤耶不然何以稱職領為五領

之一耶

廣西桂林府與其屬縣臨桂古田靈川及平樂府與

其屬縣恭城舊並名始安

湖廣郴州古亦名桂陽郡今有縣名桂陽屬之又

桂東縣但細考無桂陽領

五領在廣東者二曰大庾領曰臘領誤為揭陽者是

也在廣西者三曰始安臨賀桂陽是也桂陽即越城

領

及考小本地理圖所紀五領曰大庾領水明領白芒

領臘領越城領然載此在江西建昌府云據五領之

咽喉

石敬瑭以山前十六州賂契丹雲朔蔚新

幽涿瀛莫媯檀薊唐書止載此十一

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崇

幽涿新三州今是保安州地屬宣府直隸州也一

說幽州今宛平縣涿州今房山縣並隸順天府

薊州今薊州隸順天一說今大興縣隸順天上

三所云一說者恐俱未是

檀州今密雲縣隸順天

順州今順義縣隸順天

瀛州今河間縣隸河間府

蔚朔雲應四州俱隸山西之大同府名俱仍舊古蔚

州。卽今大同府廣靈廣昌靈丘三縣地。古雲州。卽今大同府大同懷仁二縣地。朔應二州。名仍古。地亦仍古。

媯儒二州。今宣府隆慶州地。直隸州也。

武州。卽宣府萬全都司地。

寰州。今大同府馬邑縣也。隋時屬朔州。莫州古舊屬瀛州。瀛州乃

河間府今省鄭入雄縣屬保定矣。

漠州。卽莫州。當是廢州。據一統志。是今保定府雄縣

地。考唐書地理志。乃瀛州之鄭也。又云唐明皇以鄭

字類鄭。改作莫。

又有山後諸州地。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云山前

山後者。以太行山爲言也。又曰在山南者曰前山北

者曰後。此俟再考

山後諸州亦十六。但忘其名矣。今三衛是也。三衛者

大寧衛。溪福餘衛。朵顏衛。詳後

大智舍利弗。舍利華言鶯也。弗子也。其母名舍利。以

其眼黑白分明。故名之。然則大智乃舍利之子之正

名。而添舍利二字。連其母以爲名。猶言大智鶯之子

也。其母但名鶯而已。

掠剽鬼。非掠陣也。掠人間過分之利也。太平廣記三百五十五卷

一之

裴卽邪。不正也。又圖也。量度疆域用此字。正韻

王超視畢。畢院聚人眼數千。二鬼用巨扇扇之。頃

刻或飛或走。悉化爲人。超問之。曰有生之類。先死爲

畢。超善針。一夕暴卒。至冥司。針王臚得見此。廣記三百四十

光

贛州江東廟。在府城貢水東五里。因名。其神秦時贛

縣人。姓石名固。歿爲神。詳見一統志

宋王賦高唐。乃在湖廣漢陽府。而誤傳夔州之巫峽

詳一統志在漢川縣南三十里

息夫人廟。在漢陽府城外桃花洞

張遠霄眉山人。其彈得之四目老翁。老翁重瞳。故名

一統志又見後作字之蒼頡號四目翁亦重瞳

世傳晏公爲劉晏誤也。乃臨江府臨江縣人。名戊仔

元祐爲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卽尸解。立廟祀之

有靈顯於江湖。本朝封平浪侯。

蕭公宋咸淳新澄人名伯軒元特與其子祥叔本朝永樂中及其孫天任並為神著異靈相次立廟合祀加封水府通靈廣濟顯應英佑侯

廬陵縣學明倫堂之前有文天祥書進士第一四字於板扉方廣丈余故祝文有曰為字之魁但齊美乎丙辰之狀元不知指何人一統志

夕午吉安府安吉人

踰音直即躑音義亦同注住足又跳也引莊子齊人躑子於宋既云跳即跋也

卷下

五

煖促律切注火燒又火滅也發煖正韵又祖

償即產反積償也俗以撥作償音讀者考諸字書並無獨左傳有曰拔衛侯之手

見魯定八年注云推也擠也也猶也見正韻祖寸切

齟音笱牛羊鹿吐而齟也亦作同齟又齟音益鹿

噍曰齟入聲

編音扁注履底也見任氏正韻統宗任名世建號行齋

漢書食酒一升飲盡曰食正韻

蔣侯名子文常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果然今廟食

蔣山即鐘山也大著靈異東漢末秣陵尉

袁音移又紙弩二韻謂一音修一音那也並宋地又衣長好貌

廣記有天神樂卿偶令司命小鬼幹當錄陳慶孫妻兒當死之期而脅之希以取其烏牛慶孫不與妻兒果如期死又脅慶孫慶孫死期原不在錄中遂不驗樂卿乃自伏罪錄即捉

二百五十步古田一畝見通州陳堯八書

五臟神見廣記三百五十八之三開元中鄭齊嬰所見五色衣神

卷下

六

近世孫女婦悍者有河東獅子夜又婆之說凡妻室始柔媚而後忽搏噬生物悉夜又也出廣記

記得唐詩有云書欄紅紫闌樛滿是詠神廟之詩今廣記二百九十四

卷之七載此事

張元河北人年十六其祖喪明元致誠請七僧然七

層燈七日夜誦藥師經哀祈代祖之盲至七日夢有

一翁以金篦療祖目三日後忽明廣記一百十二之三

昆明池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嘗泊船於此池通

白鹿源有人釣於此源綸絕魚去去見夢於漢武他

日遊此池。見大魚銜索爲取放之。他日帝得明珠。謂是魚所報也。廣記一百一十八之一

世所稱高王觀世音經。東魏孫敬德爲劫賊所誣。坐死。敬德嘗設觀世音象禮拜。至是又誦救生觀音千遍。臨刑刀自折爲三段。凡易刀刀輒折。有司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故曰高王觀世音經。廣記一百一十卷之五

夕郎。漢制給事黃門之職。日莫人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青瑣門在南宮門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也。

無說詩。匡鼎來。暴衡之小字也。廣記後辨門之二

卷下

七

凡讀書及點書。並謂之句讀。讀者點居中句者。點居右。讀音豆。又讀一作投。亦音豆。而唐時有團句把麻之說。乃云中。人宜麻多失句。故用拾遺在側。低聲助句。謂之團句把麻。又曰。恐中人不知書。恐失句度矣。則句讀又可稱團句及句度矣。廣記後辨官門

忽然湖上片雲飛。詩及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搖颺采花難。春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此桐廬女子王法智有神馮其身。曰郎子神。又曰十二郎。名騰傳胤之詩也。廣記三百五之一

考諸志。砂五百年而化永。永五百年而化銀。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夫婦雙瞽。忽有一書生爲渠開井汲水洗目。並愈。問之曰。吾太白星官也。遂傳開井之法。其要以子午年用五月酉戌。十一月卯辰。丑未年用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年用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年用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年用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年用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時效。廣記道術門

健幕見廣記道術門。翁健美也。

卷下

八

葉法善正月望與明皇先游涼州。後游月宮。廣記道術門中山有二。一在南。一在北。應天之溧水縣。古傳中山酒大。其地一在北。最真定府之蠡縣。魏使樂羊伐之者是也。北。兎毫劣。不堪筆。筆者南中山也。酒亦然。並屬今應天溧水縣。

太平廣記中每官捕人。必稱所由。所由者是邏卒類也。又見

廣記中李仁矩。鄴足見董璋。鄴足當是穿靴。語最雅。大蘇在黃時。隔垣夜見一女子。徘徊而去。後似欲聘。

之。而女不許此一說可信。蓋正與卜莫子末二句語意相符。似女色亦不甚佳。如楓落吳江冷。好詩僅此一句。所見不逮所聞也。以鴻鴈不栖樹病公者固矣。而他解俱鑿甚。且有回護過情者。夫公本風流人豪。發乎情止乎禮義。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何損公盛德。而故悅以不以道之悅耶。見七修三十二卷十四顧詳

卷下

九

葷菜。齋素忌之何耶。

菘有三種。一曰白菘。即油菜。一曰紫菘。即芥菜。一曰

牛肚菘。即蠶白菜。北地有蔓菁。名溫菘。

薤與韭同。而薤葉差大。本艸云薤葉如金燈籠葉而

差狹。光滑。露難貯之。薤露歌義本此。又云韭雖辛而

不葷。五臟學道人服之。可通神。

蒜有二種。本艸曰葫者。今大蒜也。曰蒜者。一名小蒜。

即俗所稱嬌也。又云一名亂。一名蒿。另的。亂字似切。誤然本

神如此。嬌喬去聲。豈因詳蒿字而誤稱嬌耶。

蛸螭。俗稱蟬曰蛸螭。蛸。一作知字音。一作渣字音。廣記往往捉追有所由名色。輯畧云所由。即今保正。予前注為通。卒亦近之。

卷下

十

集鍾王書得千字使。嗣成文使諸王學之。

句踐嘗胆。而卧則席以蓼。蓼味辛。示不忘辛苦又耳。

後詛為薪。詳見埤雅。然予後讀余州集中有書名短。長則夫差欲報父仇。夕枕薪。畫如胆。見余

如胆。後句踐欲雪會稽之耻。亦夕枕薪。畫如胆。見余

州厄言門。

朱提山在叙州府西五十里。漢置朱提縣。即此山。所

產銀最良。孔明曰。漢嘉金。朱提銀。采之不足以食。統

秦吉了。亦出叙州。今絕

論語疏。公冶長鳥語。喈喈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宋元祐黨錮三百六十七人。七修十六卷

梓潼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人徙居梓潼縣之七

曲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神

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此與世所傳帝君事甚異統志

保寧府大匡山在江油縣西李白讀書處也杜詩所

讀書處正謂此非匡廬山然匡廬亦白讀書處

湓預堆諺諸志但云如馬如襪而不知一統志所記

有湓預大如象瞿唐不可上又杜詩注引說云灝

預如象瞿唐莫上

天棘見鶴林玉露解者謂審矣乃不知天棘是檉柳

見詩韻輯

畧柳字注

諺千里驚毛多昧某兄澤嘗從先君子雲南彼俗傳

不知何代土官緬氏遣緬伯高貢天鷲于中朝過河

陽浴之飛去俄墮翎高拾之至闕下上其翎作口號

云將鸞貢唐朝山高路遠遙河陽湖失夫倒地哭號

號上覆唐天子可饒緬伯高禮輕人意重千里送鸞

毛此與蔡澤淳于及王次仲事何異哉但不知緬地

產天鷲不即無亦似鸞而奇者也唐者凡四夷稱中

國不曰漢即曰唐不可定為何代也或曰右四韻

翎上有此筆跡非伯高口占尤通

返魂香月支國與猛獸偕進漢武者此香出聚窟洲

中樹即名返魂樹能作聲如群牛吼煎之如黑柏有

六種名具見廣記

人見宛委山下有獸身首並似狗長可三尺餘圍可

兩拱足僅尺餘色漆黑光可鑑而去走如風問父老

曰烏竹也能登木嗜九里達食之無孑遺又一人曰

即竹狗耳竹狗色多不全

每見古人詞引琵琶下今詳見廣記有四五處都言

卷下

女巫用琵琶迎神神至則馮而言以應占者也然十

有九偽余備抄注李賀公詩

唐宰相裴休好禪嘗着毳衲於歌伎院中乞食云不

為俗情所染始可說法為人大蘇解玉帶留金山作

詩與參寥正用此事引陶穀者非

楠木年深向陽者結成花紋俗呼為鬬柏楠馬湖府志

鷓冠子云曲制官備主用今孫武子誤作官道鷓冠子注

頗明注孫

唐書宦者劉克明傳敬宗每夜艾自捕狐狸為之打

夜狐今墮民稱跳鬼為打夜狐而俗訛為胡跳鬼即
離逐鬼狐魅也。故借名打狐

蠶知聲也。蠶於蠶身。乳子成蛆。俗呼蠶子。又盼蠶。
布寫盛作也。盼蠶布也。古賦盼豐融盛作也。又盼
飾振整而飾之也。亦作盼。詩韻釋界蠶涌中虫一名

禹知聲者又盼蠶布貌。相如賦盼蠶布寫注云盛作
也。又漢韻盼蠶布也。漢郊祀歌鸞輅龍鱗罔不盼飾

正韻愚謂蠶既云涌中之子。固是虫。然一繭之蛆
能幾何哉。當是凡有窠衣如蟪子類者皆謂之蛹。今

卷下

十一

小虫栖蟪。蟪中作響者。俗呼為蟪子。便是以變為蟪
也。不然何以云盛布。正韻又云佛盼大貌。六選注相

蟪天中

府掌藏貨財。史掌文書。胥掌諸公役。徒掌追呼。見周

昌黎與盧仝詩。春秋五傳束高閣。而今傳釋本乃云

三傳而不知別有鄒氏夾氏二傳。予有志於春秋之
著而苦不得二傳。殆貴志以沒耶。有此二氏。殆得大

展折衷。不過作三個月蠶魚足辯矣。

鹿死不擇音。音卽陰杜預之注曰左傳曰不擇休蔭

之處也。此解誤。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山莊子注者

曰。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此則不作蔭字
解矣。此說是。正韻諸韻書音陰蔭三字通用。

粟米之分帶穀者曰粟。脫穀者曰米。今諱銀既曰白
米。又曰脫粟。脫粟即白米也。又不整之銀曰荒銀。豈

亦借義於粟耶。

量。去聲倫合升斗斛為五量。若平聲讀之則非矣。謹

權量。亦去聲

度支使之度字。與度曲之度字。並入聲詳見後

卷下

十四

十勺為一合。一合容黍萬二千粒。

鄭玄注王制曰。縣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後世稱

天子為縣官。豈因此歟。見讀禮疑圖

城旦春。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作如司寇。五

刑讀禮疑

一夫一婦為一牀。北齊賦民之法。見讀禮疑圖四卷

緡買。緡錢之貫也。錢千文為一貫。見讀禮疑圖程史

錢三百緡與張翁。其文三百石。則一緡一貫。並是一

千也。

以弗無子。乃姜姬惡其無故有身而祀神以求其不

生。見列女傳。

顓頊莊。貌音你。古人有周顓。顓音義見說文。頁部五十七。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以雉飛不過三丈也。故曰都城百雉。

屨音變。屨也。又屨薦。見正韻。吳王作響屨廊。使宮人步其上。則疑有一種美村。有音者耶。

李騫期疑是李陵官名。或是其字。

歐公自誇廬山高。明妃二曲。商山鸚鵡田琢燕。

卷下

十五

蕪長公作硯蓋字云。研石猶在。岷山已頽。姜女既去。孟子不來。○漢上黨郡有石研關。研音刑。見古文苑八卷之九。奉常太常解。見古文苑十五卷十一。西鄰麥魚。古文苑十五卷十二。舜爲

太尉。古文苑十一卷十一。司空解。古文苑十一卷十一。司徒。十六卷之三。三革。

八卷之六。

禹所疏九河。至齊威公塞其八。以取地利。河決始此。○刀之懸在腰右。白虎之象也。劍則在腰左。青龍之

象也。十三卷廿一。云出繁露。

禹貢所云。紆謂石鐵。華陽國志乃云。靈關道江山有

祭火燒成鐵。十四卷九。

林間楊雄之師。十卷之十。○膚寸。十卷之十。○梁父吟解。八卷之十。

○銀佛律。六卷之二。以上並古文苑。

昔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光堅。慎勿言。武王蓋嘗移至太廟。而孔子與市官敬叔適周問禮。因以見者。殆此歟。此餘姚翁公大立掌南禮部時石刻之狀。

四十里下由旬。五十里中由旬。六十里上由旬。

卷下

十五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寘之大藏。所以傳物心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見總經。○僧贊寧作天柱山

詩。曰四野豁家庭。此門夜不扃。冰邊成半偈。月下了殘經。云云。僧家一偈。四句謂之伽陀。長篇六句謂之

祇夜。半偈。一聯也。見總經。

星家云。甘石者。甘名德。石名申。○孫劉馬夏。

孫必達。劉於年。夏圭馬遠俱同時人。且同是錢唐人。獨馬遠河中人。

樊素善歌舞。又善歌楊柳枝。故人以楊柳枝名之。古

詩有楊柳小蠻腰。豈小蠻舞更妙耶。樂天有放楊柳

枝詞亦爲樊素作素初不忍去後亦竟去

那揭國人柔詐善禁架術唐書唐楊陀國之鄰

東女國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

呪呼群鳥俄爲鳥來如鷄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

卽災名曰鳥卜唐書四夷志白疊艸也花可織布出高

昌國唐書

瑟瑟石國大山中所生唐書

扶南國剛金能切玉扣以殺角則判

東印度國人好殺以戰死爲吉利以善終爲不祥故

卷下

周代伯陽父出關化之作浮屠法令其內外剪除不

傷形體名曰浮屠周莊王時佛生因伯陽法以施於

國人今塔曰浮屠不過襲跡謂浮屠人所造者之物

而云然耳此不知何出據新行佛經中書而摘取之耳今作浮屠譯屠也

鐘琰孫孫也嫁王渾生濟渾嘗與琰同生濟過庭渾

指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子不期如此參軍渾第淪也

白帽應嫌似管寧杜詩刊本白作皂嫌作兼似誤杜

時寓蜀已久其思歸之心不獨如張翰而且嫌其戴

白帽似管寧之久寓於遠也古人多白帽如所謂白

綸巾淵明漉酒巾亦是素葛爲之非若今之染黃葛

也事文類聚載此於寓公門作白帽作應嫌是

史記嘗稱任俠自喜自喜猶言自好也愛重其身不

苟且爲好事也觀孟嘗君小論云孟嘗君招致天下

任俠好人入薛中六萬餘家則任俠固有爲好者又

曰孟嘗好客自喜則客固非爲好者耶自喜者亦自

愛之謂也任俠自喜任俠爲句自喜又爲一句○喜

音戲言自玩弄也然則任俠自喜亦是玩弄董賢傳

卷下

云賢美麗自喜注喜音戲俠客自喜好客自喜諸

所云自喜與孟子所稱鄉黨自好者同

麋音穀張衡魏都賦繁富駉麋非可單究卽足義說

見丹鉛鈐音楷帶飾也亦云髻上見正韻

高則誠琵琶記有第一齣齣字考諸韻書並無此字

必齣字之誤也牛食吞而復吐曰齣似優伶入而復

出也考直音有齣字音曰袍義曰露齒則字刑雖近

而義則不若齣之爲尤近矣又俗本凡優人山場皆

云一折二折今韻書有齣字音與折同而形則與齣

益遠矣。故予以韻爲韻之誤。韻音管。又音師。又形字亦作韶。

瑰音圭。玫瑰也。一曰珠圓也。○玫音梅。火齊珠。又石之美者。

瑰音歸。珣琦者。偉夫之貌也。○瑰音改。玫瑰珠也。○

瑰音瑰。玉名。右瑰瑰瑰音並同。而字形頗簡於瑰與

環。○玫字曉音梅矣。而於梅字又多一反字。予故刪

去之。並載經文海篇直音。○近名花之紅。而香味稍

似酸者。曰玫瑰。而瑰作去聲讀。予改之。曰當作梅桂。

卷下

十九

○梅槐叢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俗云梅槐。訛語也。當呼爲梅槐。音回。江陵記云。洪亭村有梅槐樹。

因梅與槐交生而名之。今似薔薇者。恐亦其分條也。

至今葉形尚雜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亦近乎。且未

見梅槐之義也。即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珍此耶。

故取義於此耶。玫瑰之瑰亦音回。不音槐。其瑰字音

樣者是。瑰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梅槐見小說卷下

十三

瑰韻府群玉亦同瑰。并正韻皆姑回切。又與瑰亦同。

音。偃者偉也。瑰瑰音偉也。讀當似懷音。而少濁。又云

玫瑰。火齊赤色珠。又云石次玉。而今呼一種花赤色

多香。用之以伴茶。或餡餅。或擣作丸。與瑰入含者。曰

玫瑰。此何義耶。或以其花赤似火珠之玫。而香似桂

故兼而名之耶。由後說當呼云玫桂。然未若梅桂之

妥。

原懷夷侯。白虎通夷者。蹲也。蹲則夷。立則高矣。至今

倭夷見人。以蹲踞爲恭。

薦薦者於也。食物錫也。駢也。亦作於。又叢云。又楚詞。

卷下

二十

薦而無色兮。○薦於並同音。亦同音烟。義亦同。並是

色敗。與媯然一笑之媯不同。今人多誤用。見正韻

論高則誠。作琵琶記。先得我心者。乃海鹽鄭尚書

曉。采集一書。名群賢彙語中。有此一段。足破千古之

疑。諸解盡妄。

紹興志書。引國史補。李舟得良竹。堅如鐵。以遺李暮

暮。開元中樂部第一人也。頃之來越。越好事者。極筵

請暮。欲以試其笛。坐中客有挾其鄰人偕來。曰。衛孤

生者。笛尤妙絕當世。暮倡而獨孤和之。用其笛。及入

破笛破聲進入青霄。暮驚絕。欲師事之。明日往其居。至則行矣。雖同居鄰客與偕來者。亦不知其善笛也。訪之竟不得。莫究其終始。

宛平戒壇。去京師三十餘里。曇遮寺山後。有青蟒人時或一見之。

善應寺兩廡羅漢五百之相。妙絕諸刹。燕京西山

文選六臣註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並唐 善文林郎太子右府率府錄

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 延濟衢州常山縣人

卷下

三

良劉承祖之男承祖官都水使者 銑 何 周翰

並處士 唐初李善注文選止一人耳。似當曰一臣

注及延濟屬良銑周翰同是爲五正矣故正曰五

臣注。今刻者添上李善故曰六臣。

俞息薦百里奚繆公不用。公出息以頭擊率。破腦。曰

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用之。

張世傑膽大如斗焚而不化。

響。餘廊吳王以梓梗板藉地。西施行則有聲。

反眼也。睡音朶。卽耳朶之朶。俗省寫。見直 腫直音

忽。又音霍。羨也。臉。七占 臉也。臉。已 目也。見似

漢劉龔音 好殺。爲刀鋸支解。剗剔之刑。每親視殺人

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可叶虎何 呀。見 呀。見 呀。見

呀。可讀苛。呀讀賸。人以爲真蛟蜃也。見五 呀。音蝦 正

韻。呀。呼甲切。注皇 呀。注張口貌 正。韻。愚請卽蝦。而

禮記謂

荔枝 四川志云。瀘叙爲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

瀘州直隸不屬府。叙州者。今叙州府也。志云荔枝出

本府府亦無州。亦不云某縣。然今其所屬長寧縣。則

卷下

三

舊名瀘州矣。意今直隸瀘州。豈卽叙州府之長寧縣

耶。涪州合州。今並屬重慶府。荔枝福建福州府

泉州府。興化府莆田縣爲上。荔枝廣東廣州府

出。雷州府徐聞縣出。志云海康。卽徐聞也。予客

肇慶府陽江縣。亦有荔枝。然頗酸。聞府中亦有佳者。

而新會來者甚旨。名進奉。用薄鹽水漬小甕中。至陽

江。須當三日。色香盡矣。而汁愈柔甘。如顏回叔度全

無英氣。右三省所紀支。近於不紀者。亦多產。特紀其

向稱尤勝者耳。今惠州府。古名循州。東坡有謠。循

州守周送荔枝詩則惠州亦有荔枝矣。又書中云香如練家素。二廣未必有此。則廣西亦產此物耶。惠界福建宜有也。坡在惠有詩曰日噴荔枝三百顆。坡謝周詩時已謫瓊之昌化縣。即儋州也。又名儋耳。雷州之徐聞縣舊亦名海康。乃轍之貶所。坡特過之與盤桓耳。

毀賈誼乃周勃灌嬰馮敬馮敬即漢高祖伐魏王豹使灌嬰為騎將而魏使騎將馮敬以當之者也。又賈誼治安策中有云陛下之臣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

卷下

三

口。七首已陷其胸矣。然則賈上疏時馮已死矣。安得與周勃灌嬰等共毀賈誼也。又某覽別書有云毀賈者別有一人名絳灌。非周勃灌嬰。然忘其書之名矣。或亦有兩馮敬耶。是詩也

別字相沿誤作白字。見東漢尹敏傳十七史詳都卷廿五之四

郭使君療小兒專用一物。故人因呼此物為使君子。

然郭使君亦不著何代人。不著其名。見本州使君子弟部

周禮天官分段須合。朋音大腸也。

花朝是二月半的恪無疑。

脂音直音注云。瘦。今省作楷。崔傳云。瘦似麻。楷大。魏雪詩。江雲欲落豆楷灰。俱省

八分書者。始蔡伯喈書夏承碑。用篆之二分。兼隸之

八分。故曰八分書。四友齋廿七卷第二十七修世一

香積厨。見維枯木堂。六卷九。墨皇。見四友齋廿七

文敏大洞王經蠅頭書。四十八百十五字也

書備八體。或云書有八種。篆隸等。或云一個字兼有

四面及四隅。以愚揣之。當即是永字八法。

國初四詩人曰高啓。長州人楊基。亦蘇人張羽。海陽人徐賁。長州人

人。稱之曰高陽張徐。

李成本蘇人。以衛融聘知陳州。聘之遂挈家終於營

丘。

李唐河陽三城縣人。成生五代末。唐宣宗。宋徽宗。宣院

全徽。稱唐曰。如李思訓

藍玉之禍。始一道士。非相則卜者也。予失記矣。詳見鄭尚

書曉所。善今言

時人嘲楊雄以玄尚白。尚猶也。謂所作之玄非玄。尚是白色也。

協汁楊雄方言。斟協汁也。謂和協滋味也。斟也。協也。汁也。並一義。王逸註楚辭。彭祖好和和去聲滋味。善斟。雄羹以事帝堯。而北人院本曲白中。每婦人爲夫饋客。必先曰我去執料來。蓋執誤汁字也。料亦斟協義。料度滋味適可也。而高則誠媒婆曲有云。倒不如度婆頂老。落得些鴨汁吃飽。鴨字甚不可曉。蓋卽協汁而讀者不知。改作鴨字耳。娼家坊中市語。謂老妓爲度婆。予意度當拘錯之錯否。則皮劉皆酷用之也。謂童奴爲頂老。言做媒不易得諧。難飲酒肉。做度婆頂老。則日日客至。可竊

卷下

五

飲其餘也。頂老買辦搬托亦得餘餒。針齒。謂音指。縫衣曰繭。今人誇作針指。發縱指示。縱。謂解大而縱之。作平聲讀者非。

荒親。今俗曰霍親。七修十卷

小麥童謠結句。請爲諸君鼓囀胡。囀胡卽胡囀。囀音沆。上聲。牛之雄也。

國語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爲內。以諸國爲外。謂外國所傳之事。見釋名第六卷愚謂左氏之傳爲內傳。而往往

傳外國事何耶。

楊妃井。在容縣西。唐楊貴妃嘗飲者。今堙廢。詳子真記。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梁維。母葉氏。生妃美都。都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携歸後。進入壽王宮。玄宗召爲貴妃。容州今改爲梧州。容縣屬廣西。○綠珠井。在博白縣西雙角山下。太平廣記。梁氏女。綠珠有容貌。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誦美女。閨里病之。遂鎮以巨石。雙角山有一水流合容江。人亦呼爲綠珠江。一統志博白縣志。容州府。

卷下

五

杌盆。越除冬戶。烈火於盆。雜以爆竹。或冬青樹置大門之街心。可兩炊飯熟時始罷。俗謂之喪盆。無從考其字義。昨讀山陰志。乃作杌盆。已讀武林舊事。南郊云。是夜儀仗軍兵。分列路傍。間以杌盆。黃燭。輝映如晝。又元夕張燈。京尹於鬧地設幕。黃燭杌盆。照耀如晝。則杌盆明是喪盆之類矣。及考直音則杌音森。注云。杌。粥漿也。又粉滓也。而不屬火烈之類。又不音喪而音森。何也。

凡鳥類有豎毛者曰角。卽角鷹是也。非如獸角之豎

也。見輯略
角字注

王褒九懷曰援匏瓜兮接根。曹植洛神賦曰歎匏瓜之無匹兮。咏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欲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則古稱匏瓜皆謂星也。

李白宮中行樂詞。第一首。少小長於官中。而未幸者。故聖幸。第二首。後廷雖晨朝亦不入。而輒輦止夜。夜相過於多樂之金闈。後廷中官也。笑出之笑。嬌來之嬌。謂笑與嬌。穿花度竹也。有語斯有笑。有歌斯有嬌。安得留天上之明月。一沉醉金闈之娥也。比也。

卷下

三

第三首。第三第四句。比也。下二句。所選所徵。卽此。翡翠鴛鴦也。而尤者乃一人曰飛燕是也。第四首。太液瀛州。俱漢武時置。第五首。上四句言樹尤依然。人今安在。况烟花絲管。不過止快落日春風一瞬耳。下四句言獨樂不若與衆也。結句下吟詩者看一塵字。尤有味。第六首。上四句。惟風暖曙新。故有宮花池艸景物。結二句。當桃李之月。自。空着羅綺。言時時着羅綺也。親親近也。第七第八首可刪。

曲家義儀禮每曲揖。兵法每曲詩。必曲。安祿山曲隱

常瘡中庸致曲。常言隱曲。曲直宛曲。又曲折處曰隅。牆屋折處曰隅。俗語曰黑角落曰角落頭。印曰四角。封書曰一角曰屋漏曰與曰隅。坐曰一隅曰三隅。四方舉之曰某隅。舉其處之所在。謂之曲折之折。舉其義。並是隱蔽及幽暗及宛轉。又微瑕之義。蓋曲與面。對如東面之面云。面則方正而大如東與南連折處。則無多量矣。故稱大吏曰方面官。舉一方之面而言也。獸角至稍必尖而觸。曲亦稜角。故俗言牆屋之曲。必曰角落頭。文書亦曰角者。以一封書不可言四角。

卷下

六

故止取一角字言之。唱詞曰曲。曲句也。禮記云。歌者句。音中規。亦是貴宛曲。故曰曲。兵之部曲。曲四角之。兵並各部。其他心曲致曲及三隅反之隅。及不愧屋漏之漏。俱從心裡隱蔽處微細起念。省察克復之功。不得容留回護也。蓋凡隱蔽諸人與物。不論面之內面之外。在面則易見。在曲雖外不易見。如今人避人者。彼人從東面追。則此人隱南面以窺。及彼將至南。則此人又可趨西曲以隱。故云雖外面之曲。亦可隱。人嘗閱諸北劇。黑角落作黑閣落。相訛誤也。蓋角當

解音調則拘閣順故也。又別本作黑閣老者。北人調落與老近益誤。

鄭玄字康成。高密人。注書八種。周易書毛詩

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

鄭衆字仲師。鄭興字少贛。衆之父。興官以明經辟司

空府。以明經給事中。至軍司屬。罷衆徵爲太中大夫。

習左氏。兼易詩。與通公羊春秋及左氏。

願指以唇頰左右指示人供役氣。使固用言語。但氣使不出聲。

卷下

三十九

祖道之祖。注曰始。與他說殊。猶萬里始行之始。亦猶

發軔義。見儀禮然衛風曰飲餞於禴禴考廟。則此祖

卽祖之廟。將行者。奠祭於祖之廟。遂以祭物飲於祖

廟也。後世相沿。凡餞者。處稱祖。偏於此。下士中士一

廟。祖廟共之。上士便有祖廟二廟。故稱祖。亦稱福。出

宿於泝。飲餞於福者。叶韻也。

大羊是痴龍。詳見總龜廿八卷之三

凡食取在筵。重調之曰接。接振於醢也。

鷄斯之製以約髮。今又角袋是其類也。近小荷包云。

鷄素相沿訛也。

量數也。升斗附石俱曰量。而數在焉。並起於黃鐘之

黍。又蠶口之絲量卽算。算卽數。禮飲無算卽無數也。

孔子當無算酌之時。行無算酌之禮。惟不及於亂耳。

不及亂是隨量節飲也。

考功記繪畫之事。雜五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天玄地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赤與

黑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卷下

三十九

唐書每大赦則有板授官。有授至刺史者。

將字義多甚。見韻補正韻。有十數釋。今人解相將。正

云將然未然之謂。而儀禮凡相將皆謂彼此相扶助。

謂相將。

詩或春或檢。音儀禮有司徹十三引之作桃。音又引

詩爲或春或枕。義云桃。音謂之歌。又七之狀如之。則

檢者。詩爲春或轉米於臼之器也。今人熟米於臼。曰

揅。蓋用手轉之。不用檢。故亦曰揅米。

後世訓皆因秦變古文爲篆。爲隸。故訓詁繁多。不

則不煩訓詁。

運日。廣雅鳥部並作運日。考爾雅翼亦運日。義甚詳。劉歆字子駿。向之少子。

畫家有行家利家之別。行家當行。從畫家之行。習而成之者也。利家性資敏快。不從畫家慣習。天成之者也。其性之利。如鋒芒鋼刃之利者。今言不是當行。而兼併他事。云利家子。亦云杜撰。杜本土音桑土。國土並音土去聲。故相沿舍土而直用杜。今人言專局一能而不通大方者。謂之土氣。即杜也。土撰讀拘。杜撰讀便也。

卷下

三

鐸鈎亦作淳于。乃金鐸以和鼓。其形如鐸。有舌也。鐸略疑卽大鈴。

打草驚蛇。王魯爲當塗令。貪民有違。新部中賄賂者。判曰。汝雖打草。吾以驚蛇。打草者。割草者也。雖不爲驚蛇。然蛇卻驚而攪矣。崔氏劇夢逐張引此。只形容奔逐急速。狀如打草中之驚蛇也。故碧筠本云。做箇打草驚蛇。而首者去做箇二字。文藝不全矣。石屋語錄示學人懈怠者。云不圖打草。且要驚蛇。蛇有怪。

謂刺髮者爲待詔。見石屋語錄之十一時有某大夫官待詔。每

施刺於衆僧。石屋以詩止之曰。夫夫只管來求福。

我福如何有許多。今尊稱刺頭爲待詔。本此。

傳負版。爾雅云未詳傳一名負版。乃虫名也。儀禮中有此。

虫。

春秋緯旋璣經曰。魚無足翼。糾如魚。乃糾之云。魚雖

有翼不能飛。糾雖有臣無益於股肱。似魚也。

詔虫也。管火。見爾雅率然蛇也。○果然像屬其鳴自

呼。見爾雅

卷下

三

喜鵲名芻尼。出藏經。入宋人詩話。

其雨淫淫。河太水溪。日出當心。云彼之淫。如雨之盛

滿而漲。河已之有志。則如日之皎。且當心星之火而

出也。雨水也。日火也。心星亦火也。以喻相反之甚。解

者並誤。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

濟。會宋文帝疾。矯詔送廷尉殺之。故時人歌如此。彭

城王何得名白浮鳩。豈其小名耶。

昭君村生女。必灸其面。昭君生一子。名株累。並爲

單于。漢復堦之生二女。

參同契。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封節。兔者吐生光。取兔爲吐義。似矣。而蟾蜍之視封節。未見其解。予以爲蟾卽瞻也。瞻卽視也。是但解一蟾字。而遺卻蟾字。後讀古字書。蟾蜍都作詹諸寫。當亦作詹諸讀。詩云。日居月諸。其後詩文內。凡言日月。多以居諸代之。則魏公此詩。必以諸代月字。以詹代蟾字。乃交互顛倒。以成文。使人沉悟而得之耳。俗書增垂旁於左。失魏公之旨矣。

卷下

三五

今內酒曰票酒。非也。當是縹酒。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賜浩縹酒十斛。縹淺碧色也。然票酒有黃票紅票白票。在四友齊叢說

陶九成元人。去金甚近。云北西廂爲金章宗時董解元所作。而予又見碧筠齋刻古本西廂的。是董解元人不此之信。而或云王實甫。關漢卿何耶。西廂記別有一本云。是董解元撰。乃是彈唱之詞。非可入場戲者。然亦可入。豈王實甫所作者。是世所傳碧筠本。可入場戲者。而九成所未見。誤以王本爲董本耶。

燒田燒音

皆燒田中草木之名。卽苗畝亦卽三易二

易之田。三易者。燒而後種。一年既穫。又須歇三年而後燒。又種。二易亦然。

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有石闌。紅痕若胭脂。相傳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人。淚痕所染。石闌上刻其事。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寫也。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卽景陽宮故地也。人多往游。僧苦之。張芸叟詩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卷下

三五

元日飲椒酒。必先小者。此四時月令云然。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

鳳爪茶。出江西洪州雙井。歐陽詩云。西江水漬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

蘇軾題文本。織用五色。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讀。詳見東觀餘論。

單于妻。號閼氏。焉支山。又名燕支。胭脂字雖異。義則一也。蓋胡地有焉支山。產紅藍。採其花。染緋製其膏。作婦粧。單于以號其妻。正比其色。可愛如焉支也。云

即尊之爲后者誤。西河陽事云。失我祁連嶺使。六畜不軫息。失我焉支山。使我歸女無顏色。又宋之問送人從軍詩。焉支山下暮經年。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洲之句。故詩家多以三翼爲輕舟。如梁元帝口。三翼舸。元微之光陰過是。皆誤用。越絕書云。伍員水戰兵法。大翼中翼小翼。皆長十丈至九丈。悉大巨舟也。

桃笙笙者簟也。以桃竹爲之。柳子厚詩云。桃笙葵扇安可常。而東坡亦不知也。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

卷下

三十五

云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籐條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欽令仲文秀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劉夢得詩云。月露滿桃笙。

木蘭花表紫而裡白。生於溪山者尤大。可以爲船。

東坡詩一句盧橘楊梅並用。張嘉甫曰。盧橘何果也。

坡曰。枇杷是矣。見相如賦。張曰。盧橘夏熟。黃柑橙榛。

枇杷摠柿。亭標厚樸。如盧橘果是枇杷。不應重山。應

劭注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盧橘常夏熟。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之詩。是一老人。

與洞庭賈客呂卿雲吹笛之詩。老人笛有云。其二不可吹。其三是所吹者。而猶波起風動。魚鼈跳噴。僅僕恐候鳥獸叫號。老人不復竟吹。

醪醑本酒名也。以其新開花色似。故取名焉。山谷詩。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又云。風流微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

香也。

唐玄宗有鷄皮老人詩。初不知所謂。昨見某書云。人老則皮急而且不澤。若刺刺然。故曰似鷄皮。此玄宗自作之詩。總龜乃曰李白作。今白集無此首。

卷下

三十六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寔之大藏。所以傳佛心作。印將來眼。佛氏往往參機中有云。許女具隻眼。又云。畫山河大地。是妙門一隻眼。又云。是正法眼藏。

唐德宗時。南詔王蒙氏名異牟尋復畔吐蕃而歸唐。

唐遣使賜南詔金異牟尋出玄宗所賜笛工歌女曰。

先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

宗也。此係注眉上。稷公。句眉上天頭也。

醉眼今人多未解。如王實甫曲云。醉眼連天。改之曰。望眼連天。大失其趣。醉眼卽醉心之謂。服人之德。不

覺蕭然類然。卽飽德之謂也。賜餽旅房。故亦可謂之
醉眼。猶言眼飽也。故亦有餽眼對之。眼蕭於景。如人
之沉酒而忘返意。故曰醉眼是大趣。語話連天者。無
有窮極。思登雲步月之意。而未遇徒懷。故下文盡發
之。自曰近長安遠。至斷簡殘編。都是此意。

古先生 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謂道在空。
輒有古先生。善入無爲。見酉陽雜俎二卷之三

近代粧尙屬如射。月曰黃星。屬鈿之名。蓋自吳孫
和鄭夫人始也。和書醉舞如意。誤傷鄭頰。醫購白顏。

體肩琥珀傳之。珀過多及癢脫。左頰有赤點。如意痕。
更妍也。諸嬖欲要寵者。皆丹青點頰而後進焉。

面麻者曰天點。見草木子

荒鷄 初更啼爲荒鷄。元朝保康訪食事也。按部
至南陽。聞之。知將亂也。卽歸隱。已而南陽果陷。草木
子曰。劉琨起舞者卽此。今人家鷄於初更啼者。亦有
之。亦主不吉。然未聞干豫一方也。此必一方之中多
初更啼耳。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仍假立刻人名字。如茯苓芝黃。

鶴仙之類。見紺珠經十卷之十四

陶隱劉歆七畧序云。古文多以見爲典。以陶爲陰。
陸龜蒙曰。象耕鳥耘。耕欲深如象之舐。耘欲疾如鳥
之啄。他解越絕諸書鳥田者俱誤。

冠準訪魏楚將別。魏謂冠曰。盛刺不復還。留爲山家
之寶。豈當時刺都還耶。

杭州有西湖。潁州亦有西湖。大蘇守二州。其初得潁。
潁人在坐云。內翰只消游湖中。便了郡事。言訟簡
也。泰觀詩云云。

卷下

主人

賈謐乃韓姓。卽韓壽之子。賈充之甥也。得襲充之爵。
魯公陸機賀詩。頗寓諷刺。

黃獨。非黃精。

雲斷岳蓮臨大路。大路陝華間地名也。晉書樞道濟
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粲屯大路。以絕樞之糧道。
作大道者說。

銀甕。瑞物也。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人不爲非。則銀
甕出。

朱提銀八兩。爲一流。流字何義

紫荷囊。晉書百官皆有囊。綴八座尚書。則荷紫囊。以生紫爲外囊。綴於外服。加於左肩。荷紫者。乃負荷之荷。去聲也。南史戴周捨嘗問劉香曰。着紫荷囊。相傳云。紫囊何也。香曰。張安世傳云。持紫筆事孝武數十年。注曰。紫囊也。

敗北之北。音珮。服虔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曰北。

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會寧府賓州之西。卽金之利涉軍也。

卷下

三九

噍類如淳曰。噍。噍也。無復有舌而噍者。故曰無噍類。猶俗言無吃飯家伙也。

脊。卽古慎字。宋孝宗名。孝宗。勅名伯琮。後改瑗。又瑗。

璋。又改脊。太祖六世孫。

聲。強去。卽強鳥獸之聲。

旁午。鄭玄曰。一縱一橫。謂之旁午。顏師古曰。旁午。紛

布也。亦紛紜之義。

范禮記范則冠。而蟬有綠范姓也。又草名。又蟬也。又以模鑄金。禮記范金合土。正韻上聲。二十一咸。

今中人稱民間所戴六瓣帽。曰瓜拉。中人脫本冠。則

時時服之。特大頂而矮耳。問之。則對云。用手瓜拉。至

眉際。故曰瓜拉。昨讀遼書。遼主道宗。名查刺。意查同

揭音。而遼固都燕。宴居。或服是帽。喜其簡便。而燕人

後來踵而冠之。以其始於查刺也。故名之爲查刺。俗

訛爲瓜拉耳。又中人云。我朝至尊。宴居亦常服瓜

拉。然瓜拉者。並至尊所服。又並是燕人襲稱。益可

證遼世之襲稱矣。然未可以爲必然也。本朝奄帽。

是高麗王帽。詳見

卷下

早

請發宋諸陵者。乃猶嗣占妙高楊璉真伽與桑哥相和之耳。

東坡有艾子一編。道是笑話。初不解其書。後讀云。

宋仁宗灼艾。令優人競說笑話。以忘其痛。意艾子命

書卽此意。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種姓文。字禽。楚之鄒人。注呂覽

掃門。乃魏勃貧時。欲見漢齊國相周勃。不得。因每早

掃齊相舍人門。舍人恠之。以爲鬼物。掩得之。爲通於

周。因得見。

陛下蔡邕曰。陛階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言事者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耳上書者亦如之

刺繡門不如倚市門非指娼也言蠶桑之女不如市賈之利也

章句意斷處為章言斷處為句漢明帝二年綱目注

四姓小侯外戚樊鄧馬四姓非列侯封故曰小侯

反支反支日用月朔辰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

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

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漢明帝十八年綱目注又見

王符潜反支日謂諱也車不上奏章

郎翁云吾友王潛橫州刺史時朝命取後因知後無

通臂者稱少時皆黑雄者久而變蒼執與囊皆濃而

北矣遂與黑者交修

鉛鑽鑽去聲鉛通作鉛鉛即缺也音大在項曰鉛在

足曰鈇鑽鑽刑也鑽去其膝蓋骨漢章帝元和元年綱目

沮誦舍頤始作書鳥跡也六義備焉周宣史籀作大

篆曰籀書秦始皇時程邈繫獄作小篆奏之出為御

史使定書壞古文為八體一日大篆二曰小篆三曰

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

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

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

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書所以摹

印也六曰鳥書所以幡信也秦時事繁義難成令隸

人佐書曰隸字貴捷也漢因之

書變之次始鳥跡次用史籀大篆秦程邈小傳隸書

漢因之大漢章帝杜度崔實張芝草大王次仲師

宜梁鵠毛弘楷

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

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羊一適單于凡歷四男子或

邕更有一女非女琰耶或伯仲之女耶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

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

字從辰

古樂府猿鳴三聲斷人腸杜甫用此猿鳴必三聲獨

鳴必一聲見四象之末

凡懸挂當作鈞。不當作吊字。凡調動之調。自是調。今俱作吊。如吊生員考試。吊文卷查勘。俱誤。吊生員應作調。吊文卷應作鈞。

五岳五鎮。及從古以來。岳鎮殊異。其徐開讀書劄記。極詳。而恒山。乃今大同府渾源州之恒山。自五代失河北之地。至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乃以今真定府曲陽縣之恒為北岳。國初定鼎南京。建康摩

祀典。因之以太為東岳。沂為鎮。衡為南岳。會稽山為鎮。嵩為中岳。霍州之霍山為鎮。華為西岳。吳山為鎮。

卷下

聖三

真定之恒山為北岳。醫巫閭為鎮。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北平之南矣。始仍以渾靈州之恒山為北岳。而鎮則不詳何處。

魯文公元年。閏三月置閏差。春秋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一元。而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推舉正於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歸餘於此。以為端。謂之中氣。每月皆有。歸餘於終。置閏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以置閏。徐開記。

輒支礙車輪之木。止則用之行。則去之。故凡始事者。皆曰發軔。蓋發軔而後車行也。今人感人推轂者。曰

足仍。仍與軔通用。卽此意也。

阿堵。猶言此處也。此中也。寧馨。猶言如此也。此並方言。不可究詰其義者也。王衍。鄉邪人。今山東青州府地。阿堵。王衍鄉語也。山濤。河內人。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地。寧馨。山濤鄉語也。而解者多引吳音鄉語以強譯之。可笑。顧虎頭云。阿堵。難書。指眼目。亦卽此處義也。

大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化。風化。鴈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山海經。賈

卷下

聖四

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名曰奇類。皆自化往也。郭象注。

摩睺羅泥孩兒也。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七夕用之。

見武林舊書

林額是大禹制。

凡邊鎮屯兵戍守處。兵耕之田。曰屯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管業。以居其人。曰營田。又食貨志云。代田。漢武末。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歲代耕之。耕其一而緩其二。使地力有餘。則收粟愈倍矣。代田。古法也。自

后稷始三畝其一畝以二耜爲耜一歲之收常過漫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其法云云於是民皆便於代田蓋不畝者名漫田

櫛音現水山雪檻

西廂記香美娘處分花木爪碧雲齋本解云木爪味酸人目秀才輩曰酸子似矣然加一花字予頗疑焉昨讀爾雅翼云木爪初成實時土人取其實則鏤紙作花貼其上重霧之夜露諸沙上旦暴之日則紙所不蓋處皆紅文采如生由此觀之筠齋所解誠是

卷下

四十五

秦皇以石量書莊子云惠施其書五車又東漢吳佑之父順爲南海太守多竹欲殺青寫經書佑以馬援意諷諫之止蓋因前代無紙用行木板爲策牘以書而書又有大小篆及八分隸等故簡牘多而重如此卽稍計片板一枚比後世紙不翅數十幅五車之紙可以肩担負也則秦王之石可知矣又古時書策積板穿釘非紙燃可勝故聚編用韋以穿予嘗以李臨淮侯言恭家見真貝葉番書經每數十葉色黯白厚似麕皮字細如繩如人掌闊長倍之乃不釘於背而

釘於額覽則從下掀之其釘絆如螭蝗然卻是韋也今人多認魏牟爲子牟以莊子謂中山公子牟也不觀此篇下文云魏牟乃魏之公子也安可連子於牟哉

食月之物是天神名阿修羅

見雜摩經

韓昌黎淮蔡碑旣毀今段文昌代之蘇文忠上清碑毀今蔡京代之此二事何其同也昌黎極稱楊雄蘇文忠極詆之此二評何其異也又西漢文章賈長沙乃第一等物蘇文忠稱之不置而昌黎曆叙自古文人乃進揚而斥賈又何也大顛書非韓不辯文忠以爲僞又何也余以爲進揚斥賈者屬顛倒非顛書爲僞者屬鹵莽

卷下

四十六

孔子之孫騰當坑焚時歲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濟南伏生爲秦博士亦壁藏尚書漢定天下求伏生尚書止得二十九篇孝文時令太常博士顏川晃錯受尚書伏生九十餘耄矣令女授之伏齊人也與顏川音異錯以意熱讀而已孔穎達以秦皆非伏所傳武帝時始出故云二十九篇也此並漢書爲

今文

咬咀二字解並不通。愚謂咬咀是嚼其味也。咬咀見七修引本草咬咀。又有別解。謂是杵藥杵藥用椎。椎擣之使碎。而飲去其末也。然甚不便。故用剉刀切片。之為便。曰咬咀。然於久義不通。嘗百草而細嚼之以知其味。今之開生藥舖者。牌上必書此二字。以見已於所齎之藥材。必一一咀咬過。知其性味。不藥本草之所載。不誤人也。飲片是一樣。丸又一樣。散又一樣。云俱咀咬而製之者。云咬咀者。非盡種種而咀之也。

卷下

四十二

從每類取其一顆一枝而嚼之。其餘可類也。亦甚簡易。然本草載陶弘景解咀咬。卻不如某解。云藥有不當徑啞而驚咽。當細嚼緩含而化者。為咬咀。如陶解則只屬

丸散服法思屬飲不用此法

物色二字。物者如眉目口耳鼻及凡繫諸面部支體長短肥瘦者是也。色者面部之色是也。當高宗時用此畫圖。以訪求傳說。其後相沿。凡訪求諸人而不用畫圖者。亦通物色二字。又親見其人而別異記憶。將交好。或君上別異臣下。而非訪求者。亦云物色。蓋亦

本高宗夢中得說之物色。而著意記憶之也。故討求曰物色。別異於心而記憶之。亦曰物色。

野狐落唐人名。官人所聚。當是

梁元年為湘東王時。筆三品忠孝全者。以金管書之。不全者。以銀管書之。文章佳者。以珎管書之。

京師人呼大夫為大斧。承制為承池。有戲者云。大夫何嘗斧。承制豈當池。

鰐井在應天寺磐石上。方數寸。乃一石竅也。深莫測。徐浩詩云。深泉鰐井開。即此時出遊。人取置衣袖間。

卷下

四十三

了無驚猜。如鰐又有鱗。其尾有刃跡。相傳黃巢曾以劍研之。凡鰐出必有水旱瘟疫。鰐龜十七

馬有肉鰐。見龜龜十八引杜詩。鄧公驄馬行。為証。肉鰐是

秦州進

孟勞簪之寶刀。龜龜十八

楮鏐又曰寶錢。唐書王嶼傳云。嶼所造也。嶼為玄宗祠祭使。專以祠解。解祭名中帝意有所禳祓。大類巫覡。漢

以來。筮者皆有筮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富錢為鬼事。

至是。嶼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盛。

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起於王嶼耳。注云漢墓者有昏寓錢。謂昏晚埋塋於塋中。爲死者之用。至嶼乃易用紙錢於喪祭。焚以代。

投壺中而躍復出者曰驍。始郭舍人。

顏氏家訓云。古有禿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場郭郎子是也。

都盧山名。其人善緣竿百戲。

高組卽上索踏索戲。梁有高組伎。

影戲始漢武帝。李夫人事宋仁宗。市人有能談三

卷五

四九

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人影始爲魏吳蜀戰爭之象。

中黃。五方之旗。各以其色。居中者黃也。

六蠶。商有蠶。皂絲爲之。似蚩尤首。

覆伏兵也。左氏曰。君爲三覆以待之。

避僧蘇氏演義曰。鄒洛記云。北齊忌黑。文宣帝殺第

七弟上黨王渙。以七者漆也。屬黑。又僧衣多黑。而出

師決勝之辰。多所避忌。至今軍行師出之日。忌見僧

始北齊之忌黑也。今百事多忌。見僧蓋相沿。而不知始於忌黑也。

宋雍熙四年五月。改殿前司曰驍。錫直。指揮爲棒。直。驍猛爲拱辰。

小底。宋朝會要曰。至道二年九月。帝閱試前所。擇兵士驍騎試射中者六十人。以殿前小底爲軍額。

悲田院。事始曰。開元二十二年。斷京城乞兒置病坊。給廩食。亦曰貧子院。唐會要曰。開元五年。宋璟。蘇頌。

奏悲田院養病。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所稱悲田。乃

開釋教。此是僧尼。兼掌。宋朝因之。以僧院名福田。今

亦曰悲田。

會稽山。古防山也。亦曰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

鎮也。南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

吳越春秋。稱山覆釜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

遺識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象。禮樂緯云。禹治水

早。天賜神女聖姑。卽其象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卽

位十年。東狩。崩於會稽。因而塋之。有鳥來爲之耘。春

拔艸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

則刑無赦。水經四十卷之第八

宋太祖製海青。裁褶效南番也。物原三卷第五

大宛油麻大蒜 大夏芡苡首梢葡萄 安石石榴

西羌胡桃並張騫移入 占城早稻 康國金桃

波稜菜唐太宗時移入 五代時胡蕎始移回鶻西

瓜入胡蕎友人姓名或疑蕎豆之種

幅巾周公所作周公作縱宋太祖易以經巾人言出

我 明初神樂觀道士

蕭無底者曰洞簫西漢十七史詳都

韓侂胄善水墨竹石大葉琳瑯用安陽開國印記

孫天佑安國公之孫善翎毛蘭竹清致可愛圖書周

安吉開國

切字始西域漢人訓字正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

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二字者如不可爲巨如是爲爾

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音爲切字之

原也如要字從而大亦切音殆與聲相生莫知從來

也

杜詩早朝聞笛白帝城雨三首佳甚乃詩成珠玉風

飄律呂及戎馬歸馬中着不如二字並腐余惜之文

云詩成馬上待揮毫戎馬杳無歸馬日風飄隨水何

年咽工部佳處人不易到乃在真率寫情渾然天成

而語多頓挫沉鬱如其自所許者才是妙物至如不

分桃花波瀾蕪米等雖寓刺乃其句格只是學堂中

偶對而詞伯往往登爲高品以爲上上風騷在愚則

以爲上者五古如前後出塞等五律如岳陽樓大宛

馬等七律則如黃草驛前不歸等如撒手生駒無一

毫把捉斯則可稱絕品又有謂七絕非其所長乃盛

推太白昌齡而不知杜老七絕直寫胸臆高者加李

雅樸矯硬動自樂府中家常語豈昌齡可到然杜之

全本須刪去一半便是一庫周鼎商彝矣

大江東去句浪淘盡句人道是句造 有公瑾當年

四字應對大江東去句小喬初三字對浪淘盡句多

不應笑四字對驚濤拍岸句惟遙想二字是接過不

對餘皆是字字對也○右詞當雄視千古而或以爲

用鍊綽板唱大江東去此妬婦口也用一字陰陽平

仄而盡棄連城可謂知音乎○深陽司馬業刺此詞

云是魯直草余觀之極春蚓秋蛇之最惡者而人多

信之新建公云矮人亦復浪悲傷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雜劇。打猛顚入。卻打猛顚出也。呂氏童蒙訓。摘入總龜詩話。考諸韻書。顚卽譚。今劇中之打顚是也。正韻云。顚諸劇也。唐元結議云。諸臣顚官。怡愉天顏。楊雄方言。又云。們渾。肥滿也。



路史二卷 浙江吳玉
屏家藏本

舊本題青藤山人撰。青藤山人徐渭別號也。渭有筆元要旨已著錄。渭以才俊名一時。然惟書畫有逸氣。詩文已么。茲側調不入正聲。至考証之功。益爲疎舛。是編蓋其襍記之冊。王士禛香祖筆記。嘗議其不知隄。隄爲漢縣。而妄云唐時高麗貢墨以隄膠和松烟。謂之隄。隄又云中山酒。中山免毫。並是應天府溧水縣。非古中山。亦出杜撰。今考其書瑣事多據事文類聚。訓詁多據洪武正韻。故事多據十七史。詳節頗爲舛陋。甚至檀弓之壘指爲喪冠。月令之大酉指爲周禮。以暨季江爲江季。以寒具爲寒食之具。種種臆談。不可枚舉。至云劉歆字子駿向之少子。亦記爲異聞。則更無謂矣。

梅花草堂集筆談十四卷

〔明〕張大復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刻清順

治十二年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花草堂

筆談十四卷二談六卷》提要

張先生筆談題辭

表兄元長先生有集凡若干卷今所
梓筆談十四卷其前茅也事無方巨
細人不問親疎多借以發其詆訕感慨
之氣往、有關於世風經濟語蓋先生少
有雋才有志于用世而不遂故不得已
而有言如談萬王二先生治漕殺虜
事皆津津不絕口衡嘗讀而悲之至讀
樊孝介先生碑記云此老善、固長
惡惡亦復不短此議論大有感於崑
歆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若但以
文字觀則亦一坡柄已耳非先生著
述意也或一日先生孫安淳來謁予乞
贅一言以弁其首嗟乎人而不為者

晏先生者何以序三都刻先生早已聞當世亦非俟後世子雲者我何序哉唯是先生之為筆談數歲矣至庚子而刻始成此其遲速先後之間未為無說是不可以不序而衡亦重有所感蓋予佐饒時先生嘗以二小刻見視當是時錢公祖龍

二

門公為堂翁讀之而喜謂先生運筆之妙別有機趣于是公留中常記得一元長及奉

命秉蘓松憲衡始往見公、即問先生起居曰張先生佳不而曰元長有誤應以為張孝廉某者公否之應者有慙色及行部至崑城有式

廬之敬焉知筆談之刻未竟也微以意屬之一署篆者顧其人不好文久而不應既訖工公適以言去未半載而先生長逝矣嗟、始予與公誦先生之文其時在二千里之外夫何知後日公與先生為文字交而刻其集以公之造福我吳民能令豪強者相

三

戒而不敢動此大旱之時而也吳民方幸以帖席乃未久而亟去之皆出于意之所不料況于西州之慟涕淚轉深蓋嘗廢書而歎今所幾者唯天不棄我吳民一旦是非明白公來開府吳中復問張先生梅花草堂無恙否極兩世遺孤慰九京白骨斯不

更成一佳話者乎且衡亦非固感憤
正不忘好德之誠耳去年冬公自武
夷歸有書示不佞問先生全集公之
不忘于先生如昨也俟全集梓完日
衡將謁公而請序之

表弟高陽許伯衡頓首拜書



梅花草堂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為九家自稗
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
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
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
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
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忽
序一

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則不然
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
交游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
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荊公云不讀小
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
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於是收諸臣
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群

書比時摠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我朝文集孤行而楚史獨詘惟楊用修王元美說部最為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況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我友張元長聞雁齋筆談其派便尔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徃徃與甘言冷語相錯

摩二

而出劉義慶既成式所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派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友弟陳繼儒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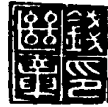
傳啓

張元長先生一代宗工所著古文辭皆千秋必傳之業晚年成筆談一書尤清真雋永如大蘓海外之文讀之恐其易盡嗣孫庭貽寶而藏之兵燹之後藏書之家十八九而梅花草堂諸集巋然獨存獨筆談刊板散失約七十餘紙庭貽欲為補綴以

成全書而力未辦也為傍皇寢寐者數月而來謀於余余曰君勿憂也昔大蘓獲罪權要玉局之後隻字點墨禁其流傳士子誦習其文者至不得以科目出身亦云厲矣迄今眉山之文如日星彰而河嶽之流峙也文章一途豈水火盜賊之所能劫而愛憎憐妬者之所能輕重哉今是書具在

視其存者以思其毀者補其毀者以無致憾於其僅存者海內不乏有心人君其俟諸無己以鄙言為前導則云此不第鐫元長先生文也亦與坡翁結海外緣可矣

谿默散人錢繼章題



安淳幼稟庭訓不敢妄交一人故馳驅東南者十餘載幸不見棄於海內諸君子而諸君子師友淵源氣類相慕皆傾心我先大父高風道韻每出遺文共相恭訂輒相與歎慕咨嗟派連不置淳竊私心自悲更自幸也夫生遭鼎革國破家亡回首玉峰七葉故廬鞠為茂草迄無一椽為容俎之地良足悲矣獨百卷詩文歸然獨存詎非九原大幸哉況當兵燹之際淳適遊三山意古今圖籍其散亡磨滅何可勝數而先籍之所以幸存者實賴彝堂

主人爾斐先生高義珍秘愛護僅而不失惟三種刊板藏之故鄉者數失十二未能行世悵悵至今一日先生進淳而言曰令祖筆談一書堪與眉山志林並傳不朽其刊板亡失亟宜鋟補而保殘守缺無益也因請諸同志咸願捐貲以襄厥事誠武水盛舉而諸君子縉衣之好與先大父洵為曠世神交亦以見先大父雖謝世三紀而流風餘韻猶未澌滅云爾

乙未秋日孫男安淳謹述

較訂助刻姓氏

錢繼登字龍門

錢繼章字爾斐

錢茶字仲芳

丁鑛字九貢

葉鈐字重君

張宋字子服

毛蕃字穉賓

丁胤淦字茲免

蔣琢字禹書

錢士貴字巖燭

錢黯字長孺

錢爚字介子

錢燁字子明

梅花草堂集

筆談全書目錄

卷一共六十二則

品泉 李紹伯夜話 畫

麻姑仙壇 雨勢 樊父語

言志 古人不知 降仙

食笋 沈先生 謎

寃報 張燈 蘇齋紀興

王伯符 賈休羅漢 學安閒

欽李 獨坐 今日

白民 元字 疑

眉公語 詆語 先君子夢

五十贈言 煎茶 病瘡

智量 結伴 草玄

陸小拙 中節 上床法

摹古 田孫二監 詩句

夜 罷鎮 句法

夢 姦偽之辯 紀文

紀異	食橘	不幸
試酒	夢	顧道民
許先生	三姐	第一不可說
自警	前輩	自勵
瘡	唐子畏	習
顧而尹	悶題	
卷二共六十六則		
釋未	巢居	三奇
蘭蕙	醉哥	薛捕
書		
舉業	風箏	此坐
張胡嘴	壯丹	南庭
陸仰山	晉翁	雲栖食
效贖	嘉善廉吏	應粹
東坡作墨	讀酒經	梅庵東
戲書	夢	渡巴城河
陸翁承	許家郎	戒殺
送春	樊侯	墨窓二僧
	罷果	鄭筆峰

文務	談言微中	放生
夏龍衢	交情	自述
初二月	北庭梅花	夜坐
黃沅	上元	夢
人面桃	徐公善譚	燈下書
王伯欽	雪夜	口業
東坡石竹	戲書	牝馬之貞
范文穆公	王性海	試茶
紀遺	寒食	三老
卷三共五十九則		
沈桐	吳因之語	許穀
林春	張氏表	齒豁
周友山	論文	趙道人
心月	度曲	仁脉
顧惟訥	王伯欽	論文
三境	陸彥先	先輩
見玄	安孫	張伯華吹簫
月能移世界	我輩怕老成	雲霧茶

喜泉	我不如	里翁
別澄伯	千葉綠梅	人日
張先生	東坡賀誕	容安館
水勢	猫	適
運水	船不舫	燕壘
劉夫人	二仲	度荒
邵仲書	顧明卿	服藥自在法
真	識字	自戲
姚孟長	夢	馬士龍
偏頭風	過海虞	吾力
青溪犬	洞山茶	王先生
盜有子	周先生	東臯
病	世長初度	沈雨若
獵心	錢先生	
卷四共四十八則		
玉祖玉	沈叅政	阿聲
高杏東先生	馬天閑	夢張伯起
夜書	平淮西	奉養

衡叔寶言	劉管	朱夫人
爾彰痘	世長	故隣
破山長老	真澄	支和亭
王世周	二奇	顧靖父先生詩
金翁	嚴公調	俠邪
崑山社	元神	惇
鄧文紫	夢王季和	孟光祿
朱懷東	三文	許寅季
病暑	陶馬	玉柱壩
梅花草堂集		
王房仲故宅	偶紀	金子魚
子系	王公子	修梵
秋暑	曹周翰	聞蟋蟀
西瓜	姜顧	
卷五共四十六則		
里社	雨洗	奚亨之
經元坊	討便宜人	杜醒陶
李公嘉	梁伯龍	水學
譚公亮書	董解元西廂	袁陶

燕	祈禳	朱子魚
破戒	無錫恠	祝侯書
石巖花	壁歲	姚孟長
夏德元	王孺和詩餘	大母生忌
偶句	病眼	山神廟
龔張	居息庵	性
文墨	文章獨行	思二遺
此女	女仲	擬古
王子顯	思宥	勝場
海清	懼心恕心	趙御史
城居之樂	息	清和社
理官		
卷六共七十一則		
三念	八文	十損
龍	父子兄弟	張氏
孫道光	周霏	業錢
婆子桑	蓮葉巾	馮先生
雁松	游松陵	記徐公語

記朱白民語	午睡	暑蒸
善交人	談局	易醉
憐才	王鳴皋	請張
將還	周自強	杜小僮
醉生	為子將喜	杜夫人
改樂天詩	齊雲書石	顧三娘
別元孚語	仁言	栽檜
蘭	士風	恤囚
釣雪	顧黎與	甲寅元日
臘醪	記元孚	陸自彥
自在賞心	中表	夢
春雪	我三人	移喜泉
三適	玫瑰	顧影
慶三	薔薇	華如蘭
歌	雲水詩	夏東隱
噓雲軒稿	庭梅	沈雨若
春蘭	顧九鹿	夢女仲
改亭先生墓	齒脫	方長史墓

坐息庵	海上
卷七 共六十二則	
吾女	先
飛霧	譚
山谿泉	夜飲
朱伯還	蔡藍田
楊扇	此君
陳元	王子彥
顧民服	元昭書
取	春光
月華	王怡庵
花木事	有耳
徐道士	白龍
病甚	沈子諤
十姊妹	渥丹
苦瘡	酒政
枇杷	境地
聞夫人	庚戌紀
	艮龍
	西施乳
	三上人
	梅花下
	西林
	歸季思
	出
	霰
	番徽
	志幸
	綢雨
	賣花
	作解
	放螢
	天竹
	王仲宣

二月初度	六月五	俞娘
促與	此方	偶憶
夢因	紫笋茶	譚公亮
祖孫	今歲	問客
聽受	勦捕	
卷八共六十二則		
蟬	蚊	盛暑
紀若夢	睹憶	二翁
于鱗文	梁顧	許君實
目		
蘭	顧九毫	陳迹
螢	秋暑	鳴齋
肺熱	早計	王孟風
田者	志遺	好古
害飲	合釀	小閑
囊螢	瑣	此日情性
狗	夢管先生	中秋
秋葉	今昔	不作客
論脉	王奉常誠子	陶周望與弟書

孫氏學	張家即	鄒公優
西愿非過	李樊	顧僧孺
飛霜	兎孫	醉語
發念	夢世長	沈汀州
先賢遺像	有體	溢村吾友
張翁	今夕	宿維亭
金伯闇	欽愚公	李茂初
顧氏	抵青溪	岳荆玉
舟行	經外墓	顧宇清
井竭	來玉	二無
卷一 共七十三則		
登浪	頽	智評
梅	婁子桑郎	問情
作戒	徐陽初	譚家文
趙必達	狄虎	吾哀
哀	哭世長	書
屠長卿	王子震	放利
掃墓	問居士	風木軒

王季和	周新	孝介碑記
心術	耳目	望雲圖
王辰生	小立	志不樂
夢李公揚	癖疥	周與言
登土山	牡丹	破老
中庸	古鶴澗	白民登太華
扯淡	盛世事	徐有望
過惠山	息香草	王商山先生
諛入	訪孟長	蟲口
三花五子方	過唐市	先合後離
周仲昭	伯衡夢世長	春
偶書	藤花	日者言
景物	戲書	優伶
怨	張環蟠桃圖	西窓
才難	數見不鮮	得禍
報身	金小二	祝燕
桐夢	交秋	楊忠愍
頽人		

卷十二共七十六則

王於潛

潘叔猷

曹幼安

產正溷人

交情

衛元

去江城

五星亭

顧山

大河

長至

萬先生恭

漕河

嵇先生鑄

機

殺虜

畏寒

江陵

邊賞

耳入

王世周

天竹

許媼

孟夫人

水壺

鄧文潔

許元倩

未見此人

萬情

夢

清貧

倖名

徐文長

易地則慕

純常

時大彬

破躁

文人

野

情有餘

難易

戲書

繡野橋

先輩矩矱

物色人

江右奇文

花朝

閒

邵家即

硯池水

李韜仲

梅花草堂集

目

顧氏社

劉思諧

繆仲淳

崑腔

淚零

樊伯煥

許文舉

劉中翰

檀條

湘君

道皮

允例

視履編

小青

新嘉驛

蘇渙

于美六絕

惡夢

病中

春秋

溝壑

優劣

不必

遠別

不妨

梅花草堂集

目

卷十三共一百二則

醫王

馬恭政

吾物

陳抱元

櫻桃

鯢魚

璽

鼠

乘

朱康卿

于昭遠

拯溺

雪堂社

破山

月夜

數

暑處時

金先生

徵文

神往

旱甚

緼才

二葉

明媛

小家相	楊長倩	淳化帖
茶	紅碧	運水
得季常書	陳元石	梁生
飲甘露寺	來雲閣	周昌東
諸虎林	快雪堂	趙燈
楊文襄	淡月	張元玉
徐幸之	清映堂	練水
濮若溪	臘八	宋刻
吾燕	坐小閣	過君淑
梅花草堂集 月		
梁雪上	趙瞻雲	楚蒼
又筆山房社	老梅	出迎曉門
觀放燈	謁廟	勝林
三一義	許元倩	西湖約
寒山僧	求志	物聚則散
修梵	茶史	吳工部
山塘	至誠	胡虞生
高文蘭	牌刀	草堂客
詞牒	珠池	白醲白麓

孫靜玄廟	年機	為是
恭昌初	還扇	登黃
蔣九叙	何上舍	王慶長
諸慧慶	過選佛場	張平甫
論孟解十二條		
卷十四共八十一則		
水仙	臘梅	楊上林
夜雪	過弇山	孺子
金文甫	目者言	見利
梅花草堂集 月		
夢	吳士	檢故冊
綿州翁	周急	撫掌
除夕	過王氏	聲歌
人日	乞梅茶帖	葉翠竹
不可停知	衢橋	志感
簾	孝若書	病
籤絲	脩引	春寒
花朝	驚鴻	陸文斌
求生錄	李果一	周可順

荅中	顧叔來	夏文衡
茅瑞璋	皆空道人	寫蘭
悅上	汪趙	周和仲
萬綠樓	全少府	堵先生
龔季私	西寺二雲	孫家郎
衡橋	曹宣	楊卷阿先生
秋圃晨機圖	秋葉	血脫
甲子	住心	故疾
瀟溪	瑯琊王氏	臍習氣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西空例	耿御史	楊梅
柳生	秦侯	聞人提學
韵雪	王微	白民題壁
登鹿城	王孝先	胡道士
堯封二僧	吾社	月季花
害金	存養	黃翰林
右草堂筆談通計一十四卷共九百二十三則		
梅花草堂集目錄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品泉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 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瑟如松風響 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競扁其門而以 甕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嚴張生饒口訊之家人輩云 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兒子快讀李禿翁焚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 五月中著履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 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水月當軒殘雪在地予與李紹 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二鼓間無人聲孤鴈嘹 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予謂紹伯二十年前中 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雪中冰凝履底高不 可步則相與攀樹敲斲而行聞人鼻鼾笑之為蠢夜		

東聽窓外折竹聲亦嘗命奴子啟扉視之酸風裂鼻
頭岑岑作痛自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卧

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而不
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叫奇特予
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因與伯遠世長
寃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不能一予笑曰自白陽
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也兩人莫對予曰今
日但見白陽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

梅花草堂集入卷一

二

叫好不知其平日經幾鑪錘經幾推敲太山長水丘
阜溪壑一一全具于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像
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處具諸
生韻所謂死枯體上活眼再開者也今人寫得一草
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
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致又何怪哉

章田鏤麻姑仙壇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游益邸時華亭李鷹守建
昌麻姑壇碑板以爲庫吏所跌召田新之既入石矣

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佑我詰旦有老
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一瓶腰下田懇爲僧
曰可瘥也取藥敷之應手瘥然既去田問寓何所曰
暫住從姑山斗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
問廟祝絕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
言嘗爲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于王孺和家療眼之
說當不虛耳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鳴水底砰
砰

梅花草堂集入卷一

三

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閃閃如列
炬郊行來著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雲垂垂欲墮道
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俚啼深林
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聞雨勢益恣
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威怒狂走氣盡
愈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若此時胸中亦絕
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歟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競觀以鋪張美麗爲

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號召妓女樂工聲歌雜遝結束鮮麗然黠胥亦有夤緣爲奸利者今歲迎春貳尹及廣文先生頗從吏樊父父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也有道之士辭氣自別

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廟後之佳者連啜數甌坐重樓上望西山爽氣憲外王蘭樹初舒嫩綠照日通明時浮黃暈燒笋午食拋卷輒卧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談流鶯破夢野香亂飛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麥翻浪手指如冰不妨散裘著羅衫外散悶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用故寔輒虛之往咨劉貢父乃下貢父曰好箇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安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訝曰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語子瞻曰此老不知世間儘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大率如是世人笑何不食肉糜乃是痴語平其氣以觀之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咒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之以爲文芝自爲之也萬曆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告人者余時方衣藍衣急急如世人狀以情叩乩乩判云急亦來乎其答曰不來又判云急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爲真仙人語也今日偶出古文示趙綸叔綸叔亟稱之曰誰以兄年來多病爲不幸哉脫幸不病必衣藍衣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日之病棄去舉子業知兄故不當爲舉子也余因憶降乩語書于蘇齋兩窓下

食笋

凍笋出土中味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笋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漓也出胎稚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驟道遇橋輒輒挾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予不敢信先生笑曰有之然

非牯牛也

謎

以布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
白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
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冤結見性自分明又臂鷹
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著手上然後鷹
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爲這脚做來著做了脚不著著
了脚不著

冤報

梅花草堂集卷一

六

海上人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沈之吳淞江者其讎家
得之訟之官而白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
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噬之蛇且斃盡
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
者跳而視之以足指伺死狗不意狗之驚起而噬殺
其主也或曰此冤報也死僕化爲蛇蛇不自嚙而毒
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于海上
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麗麗士
女闐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宮中祀太
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
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花則知
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予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
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爲宰上元行學舉鄉飲
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
綵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
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許先生爲之倡而里人杜谷
塘金玉涵又歛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
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繚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
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啓扉者
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
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爲傷財廢事無過于
此予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
衰颯氣象雍雍博大之世當不爾衆皆愕然

蘇齋紀興

臥聽啼鳥忽疎雨隨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

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
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花已爛開
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卧
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汛
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倏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
符死矣一日之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祝語相
眎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因憶余年十七時就

梅花草堂集卷一

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為兄
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
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予聞之
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通簡精麗凜凜
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予
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我與君淑不及見耳是
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若王世周僧雲居默全

定空無念

學安閒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著形飢飢如裂痰壅嘔逆
烟生舌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
之幾遷變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可傷
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有
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
閒法八苦交煎搃不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
花盡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閒但求自度

梅花草堂集卷一

欽李

長蘅好外淚濕張筌曰舍予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
內愁饒馮伴曰舍予無能好馮郎者異哉兩人自謂
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又更相笑也此
所謂吾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邁者耶而世共痴之
而癖之此繫風捕影之流豈足語于道哉讀窈窕閑
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

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今日

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卒乃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爲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黷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白民

梅花草堂集卷一

十

萬曆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春初方食河豚白民言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匕屠膾衆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以食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庖人所及而坡亦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卮字

予閱妓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予胸者獨

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卮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幼昭之俠而不能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生言諸少年冶游不遺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予聞之輟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睨已也奮其臂擊焉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爲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聞之曰智矣哉是主僕之相盜也聞者不省張子曰果然盜至而窺之奮臂而擊之噤其口而詐之世未有不智之者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將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寔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脩遠寢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

千秋前三日

詠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窰內釀成碧綠青黃措大口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人作詠語意味自別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予謁山人憇秋婁雲陟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瓦石紛委窓枕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予夢中所見也因

楊花草堂集卷一

三

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丙子已二十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也婁雲死亦三年矣

五十贈言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孺和士琰季思率吐珠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荃好世周詩云幽徑蓬蒿滿道遙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年座有忘憂物門多

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罷意超然士琰云仲蔚門居

日清風滿敝廬故人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閑史虞貧合有書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嫌疎孺和云五十風塵鬢色殘爲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秋健不盡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劒動雄心欲耗唾壺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季思云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蹤繁華裏十年負病同韞匱非君比岐路四茫茫顛波逝靡靡燕雀帷幕間黃鵠舉千里擾擾競名徒視我元長子

楊花草堂集卷一

三

煎茶

童子鼻軒故與茶聲相宜水沸聲喧致有松風之嘆夢眼特張沫滅灰起亦是煎茶蹭蹬舟中書

病瘡

水國多瘡每每遇符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亦如響白面鰥生心知其不然寤或用之輒亦不効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書生手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傍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此寧不然及其沾一災一

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異乎固不若小
夫婦人其誠寔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峰和尚
嘗造麵以食大衆大行菩薩下之據獅子座遠香積
而行中峰取麵板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
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火不
焦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日僵卧齋
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老且

梅花草堂集卷一

五

倦即書亦不佳蓋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吾而神情
正旺于君何如有乞書者輒又云當吾世而有錢叔
寶安用我爲人謂二公之名起于待詔然不謂待詔
之書盡故出二公下也吾鄉某某皆藉弁州公以成
其名頗與諸英少往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
絕無一字然弁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
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觀否則

惟默識有力中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
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于晡
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
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
說法或坐默然雲栖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玄頗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
予嘗以扇請之爲書淡雲疎樹而置一艸堂其下頗
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去後寂寞子雲

梅花草堂集卷一

五

亭蓋贈語也扇亡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
之者思之惘然旦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
硃文章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拙

嘗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淬成良劍利
匕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縷文蠅字輕若羽毛蓋陸
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而憐焉世人拙
于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
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一眎予今日招而酒之而王

世周偕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季季應沈衛安在
坐吹簫度曲襟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慕居士而來
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子眾客歡笑樂
甚予亦竟醉

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君德
旌者吾位正不相妨孺和囑主行者默道人携以歸
予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不得宜默携以歸
此舉固恰中節耳人生宇內豈獨惡不可縱爲即善
梅花草堂集卷一

上牀法

亦不可顯爲至于年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
見一人其益無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于密以約
失之者鮮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上牀法

高峰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別了襪和鞋三
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予年來頗學上牀
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有嫗誦此偈者不覺喚醒
前念顧視溝中卧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
是上牀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殊寫藻荇
其旁蓋裱竹紙爲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志林云昔
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予所見殆倣是耶雲間新安
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
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
儕往來者以漆板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
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
截齋中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予曰君倣此
梅花草堂集卷一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隆以織造久往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的
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
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
閩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
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遞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
至今賴之而孫尹欲盡出其美餘開渠潯河爲城中

求永無窮之利竟爲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琰從西湖歸爲予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進集翠裘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孫立訪織者主名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世稱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彊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救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梅花草堂集卷一

六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蹶張不可捕縛之狀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和宛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

王摩詰云北陟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

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晉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落空淒清真文中畫也予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怯風露不復窺戶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罷鎮

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縱橫可畏世廟即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驤相君臣相得歡甚每上殿輒

梅花草堂集卷一

九

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吳寶秀爲中使誣奏檣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清明日偶見科臣救寶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字爲句則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

義屈舊以南八爲句不若南八男兒爲句乃有味也
夏白庵亦云

夢

汝寧蘇商巖從其父司訓公議居崑五年與予輩遊
甚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音問時至
嘗寄予隔江還望圖以通其意又嘗作七言律悼先
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商巖來訪神情如昨
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
江東去詞後又吟一絕云佛印燒猪待子瞻子瞻猶
梅花草堂集卷一

干

伴曉雲眠醒時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僞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
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
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辯辭虛談高議以爲美容窮居
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離巧素朴兩
者皆害而素朴之僞至于不可近况可寵耶然則僞
與姦蓋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者以其說告同舍生
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祕之弗出其業以相
眎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亟呼曰以爲若德
遂選是卷爲禮經冠後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
姓名訝曰吾故誦其卷以爲一時治高唐生學者莫
踰之也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
之遂登第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窘者之魁而窘
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偶也哉

紀異

梅花草堂集卷一

北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々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真人
坐牀辨上將及予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忍矣心忤
忤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而僧性仁遺我
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答云近禮雲臺靈臺三元真
人道場也知君脚痛私爲祝之亟問以何日往答云
人日聞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
頂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橘

橘之品出衢福二地者上衢以味勝福以色香勝衢

味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也福彥小
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迎承不暇洞庭
有張樵海者嘗貺予角柑四顆甘脆異常然是一丘
一壑之秀物外逍遙者耳世長懷福橋相遺割而甘
之書此

不幸

顧明仲叙云居常妄想恨不見曠起關兵貴育關力
龍施關辨張許關法倭般關巧秋杜關奕此數人者
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

梅花草堂集卷一

生

以各盡其奇也予讀之輾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
成其名于後世是未爲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
王昌或以虐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奔山中擢
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雨無爲於室則
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搗斷之力稍解嗟乎故有不
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下豈少王
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古爲權衡也今夜許

仲嘉出新酷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
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
興豈出廐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異
者甚恐其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
余能以舌爲權衡者也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
書之

夢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略具又有老人既
死強焉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王端然自
焚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剩一雙空手
此語頗有省記之

梅花草堂集卷一

生

顧道民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
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故其
人曰吾父小返什一于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窘
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
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手
書出懷中款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

器又能數日不食異人也一時莫詳其異云

許先生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一篇相眎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一日會風雨疾甚父乃呈稿先生賦詩云冬來文史未應疎手掩寒茅試課渠風雨滿堂燈火映真成今日是三餘一簷風雨繞書缸忍凍呵毫意未降若個珥貂溫室裏初來能不困

梅花草堂集

卷一

古

寒窻又爲代和二首雨撲寒窻點點疎風釀雪總關渠書生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氊丙夜餘膏火頻添續短缸寒威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窺人到半窻吟罷手酌巨卮飲三子曰今夕勞苦不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倩兄弟常誦斯語輒嗚咽不勝

三姐

往寓長安聞棄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事也今日過王祖玉第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三姐者尤

異江常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奚奴誦之率以爲常主人旦晚使婦女進饌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物甚腆而後主人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乃爾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官女十六來歸能騎會驢高不可上倩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行至水側伴呼驢者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中嗟乎江翁

梅花草堂集

卷一

古

即奇恐無淪其妾三姐矣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焚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看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于第一奇文奇事之下何歟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

着着則是糞耳

自警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鸛鷺并坐鷺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北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覷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旨亦非二乘淨名經云外道六師彼所隨者此與隨隨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奈有物頓

梅花草堂集卷一

其一

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前輩

有一人形俯捺履行者居尚書里其主人刑部公自外歸群鵲亂噪于傍刑部問故或云捺履者取其離故噪刑部乃責之云汝捺履而行故是徃生業報奈何復取鵲離汝亟縱之去免汝捺捺履者取離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略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爲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履者上樹如飛吾豈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

寬于吾者多矣蓋前輩每事警省猶如此偶憩東林靜室舅氏省吾爲余言如此

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卧床上如坐釜甑中起則蚊蚋撩亂寤間撇撇來聒人徐步庭中見月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瓶薪無慙魁之山庭無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

梅花草堂集卷一

其一

率狂狙愁喜爲用哉書此自礪

瘡

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病瘡人誦此霍然者遂相傳告杜詩能已瘡此不然三年猶病瘡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非杜陵詩耶由此觀之老杜正自不免予今歲病瘡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至飛湍瀑流爭喧吼砗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颼颼有爽氣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此苦只自知忽憶秦少游云發于頸中起于

毛端欠伸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沍壑
陰崖單衣犯雪龜竇蟻窟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
大來方畢煤毒回祿祠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
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噓未足爲快此老更道得吾
眼前事也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爲方以待病
如病瘥而必求愈于子璋髑髏之句幾謂文章無用
矣

唐子畏

我觀古昔之英雄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
梅花草堂集卷一

已所以與人成大功吾觀今日之才秀交不以心惟
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
老村庄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
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
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
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
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珠履中子畏此詩定是
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乃不知其
穢宸濠之席投金灘上竟以身免輕儇人有此作用

否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艸澤與賣菜
傭編戶而處而角巾措大猶指之爲獮爲狝也不亦
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富者
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然矣居之
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力怯風者羸弱易病醜
毒胎于養養藥石進于窮勞如是而曰貴賤殊稟貧
富異骨謬哉

梅花草堂集卷一

尤一

顧而尹

松陵顧而尹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罷公
車對意不自怡忽行吟見者痴之嘗謂予曰某于
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予不能降請故牘觀
焉其罪言曰怪歸而屈首三年未嘗窺戶自謂得之
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
君無恐悠悠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
療耳因大笑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
果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解其縛

否

悶題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必嬰兒攝虎事以信虎之畏
不憊已者其說有理小生作悶題便解開闔擒刺而
老儒下筆格格然豈亦爲題所攝耶題亦畏不憊已
者乎李宏父自言吐詞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
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得起若人而悶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釋耒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
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耒殆是昔人
觀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耶杜少陵云開門面
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不解事世間那得如許閒人
知者不爲爲者不知境與人之不相值久矣今日再
梅花草堂集卷二

巢居

雨氣溼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簟繩床無復着手足處
支頤默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三奇

果之極攬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絕未有

儷之者友人某鮮衣貧錢願爲典花主而念不及蘭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噉橄欖盡一枚此舉又是強解事不如無噉爲直色耳偶在息庵下種蘭思之不覺失笑

蘭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徵與蘭氣醇遠不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是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于衆少之間則荀氏八龍當以多故

梅範草堂集卷二

二

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僅然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爲貴賤之證

醉胥

偶粘樊侯小記于壁一少年醉毀之既醒來謝訊之則胥也予告之曰君毋憶記中有胥吏豪胥字耶君其人也父茹冰藥一時從事閉閣學書久爲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君若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徒有詐許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

龐德公隱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人感動而去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之群盜散散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群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

梅範草堂集卷二

三

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爲盜者即啖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叵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舡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分我某尸居餘氣無能爲也盜手顫亟命家人挈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爲余言

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字漸玄妙方可草書而世人競率意爲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癡忙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草者其人輒妄對云草艸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躇滿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日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養下戲取粉板作掌大數十字如杜

梅花草堂集

卷二

四

士囚縛愈法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科蚪當存之以俟識者

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吹入雲端有異鳥百十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襟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爲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故亦一時之冠也

此坐

一鳩呼雨修簷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馬呶嚶林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軒忽止念既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舉業

舉業儘可寄興予寔無所得嘗戲爲之以眎練川李子李子曰君病應爾何有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從來未剖之談不虞招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肯拾已落之唾耶李子笑曰若者任爲之今日澄伯書來道某稿多會心乞之以去歸時且問之何

梅花草堂集

卷二

五

語是會心處耶

牡丹

洛陽人呼牡丹曰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祥寺指爲智巧便佞之物止抑其爲時眼所逐耳今托于修竹之下叢梢破欄而出窘接無餘而花猶悴悴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盡也智巧便佞豈亦有時不幸耶柳堤開步花氣迎人顧謂兒子一笑

南庭

雲情霞態不楚流滋麥鳥駭飛樓烟正咽亦有怨蛙

拱息草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萬馬奔沸
踈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霆如裂氣散溽收
浮臚亦歛燈火青煌南庭閒寂撐頤解寐故自悠然

張翳嘴

顙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顙有硃文云三躍龍門
關九飲大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翳嘴陸仰山見
凌醉樵嘗云

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八歲其游如兄弟然先
梅花草堂集卷二

六

君既歿翁必迂道過予里嘗謂予曰如腹痛何今年
十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褻短幘楚楚如
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歔歔泣下翁性忼慨每
飲輒醉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未齒豁矣
會童子來報練水姚適之在舍惆悵而別翁送及門
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食

杭州人有其母溺江求尸不得計無復之矣忽婦人
踵門告曰予夫某年墮溺死予聞雲棲放食無不

度也曾以銀五分附薦事且數年昨夢予夫告我曰

吾向與潮偕往來藉汝願力得爲行潮者首再一得
食當離此苦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取諸溺者尸
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之請以雲栖食相報
可乎溺者子按其言求之果得尸于江之澚蓋聞之
陳繩伯云

陸仰山

里中陸仰山好辦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頗有
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寒生愁際衾紙寔殘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七

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半生牢落人冷
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許元倩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嘉善廉吏

許鉉號石塘雲南人世廟時以進士令嘉善剛介廉
直多惠愛歲大饑囊空不能負肩輿竟跨驢而去至
郊中杜門待命與人絕無交涉後徵入爲御史隨以
年例僉憲不久致仕偶談樊侯清操古今希有朱硯
山曰往見許公如此

應卒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長至習儀有狂生出班白事曰糾舉其生負大不敬天臺頓足少頃徐曰如此大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當之誰爲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卒觀量頓足時正復難

效贖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予嘗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筆疊浪間偶發一枝輒爲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桃不成不作效贖婦也

梅花草堂集卷二

讀酒經

數朶薔薇嬌媚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遍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于末吾觀畫工寫生大都于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

梅庵柬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備未畢雷聲隱隱起西北電光如綫予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柬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柬也其略云延陵季子之喪其殮

也以時服則既有聞于君子矣予每感其意自憫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飯僧蘇齋追憶往事而僧有問周先生故居無恙者輒揮涕紀之

東坡作墨

志林云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按年譜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蓋元符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

梅花草堂集卷二

九

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趣之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爲錠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饒興致亟于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九華朱觀相上下惜坡名以行故是墨價常態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哲長爪嘗爲縣胥又嘗賣藥于市予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夜夢至道院堂有三額中曰紫薇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宇鮮潔應祿着帽衣青衣楚楚出逐歡語如平生既覺侍慈氏予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湖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丑深秋予歸自海虞阻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不可動者

梅花草堂集卷二

十一

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過湖坦然此甚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爲之緣影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流轉之妄矣膠之日公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茶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于仲純爲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塘繆仲純譚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意歡譁亦既驕矣奢矣淫而佚矣燈前捉筆作文一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之富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履一笑

許家即

許家即名士狎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立就

梅花草堂集卷二

十一

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爲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爲吾輩食葷者之法傳孝玄言鱸魚就烹時必以首尾抵釜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怛怛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痴暗獨不然耶宋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

取其羔進御遂不御羔予嘗見光祿寺側有群雞亂
撲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盡
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鰲者庖人思
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文火煨之鰲燥甚其首向孔
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鰲乃大醉其味美
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症索漿甚急輒昂其首如鰲狀
其庖者之死亦然如如居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
後只添油幾滴亦可以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
乎可不戒哉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癢痕笑輒
搔首攢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中小藝花
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負外王
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未叙寒暄慙予懶亂
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歿每見予輒相對而泣曾
作挽詞三絕見貽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爲桐鄉耆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

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
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樊侯治崑三年將入覲
誠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紗燈傍輿至水側揮
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唯竟不問爲何人

墨意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
采顧予墨窓下時小雨南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
理甚浹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
如亦學於雪浪議論豐豐而面有不齊之色爲言其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三

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實諸所無伴雲唯唯而已未
一年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往

送春

己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卧于德州之逆旅土床濕
蒸遂不成寐明辰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一絕于壁其
一云燈魂隨燭死居人寢不禁中有傷春客披衣看
啟明一云東方有啟明行人不成寐極馬亦長嘶疑
爲春婦去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折得牡丹着瓶中忽
憶前語而燕子偶入予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

三萬卉爲春忙春歸卉亦老獨有雙雙燕尋春拾春
草吾聞雙燕子不入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
花

罌粟

罌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宓侯種之盈畝萬朵爛然
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予此堪作何比予昔過廬溝橋
一寺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櫪下其色相錯如繡始
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爲似之二
生皆絕倒

海範學堂集卷二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減塑有聲彷彿人佛像往往逼真
多于神處得想嘗與予縱觀南朝神像問誰最者鄭
指金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次之予曰何也鄭
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
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也會左髻曇陽子羽化婁東
祈塑者相踵于門竟以悴死死之時眼根先絕或曰
以塑故多得鑑神弗佑之此不必然神竭烏能久視
人世哉

文移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群胥會言其官行文移將倩其
往衆皆從吏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中民受其
害矣衆莫然之有間復曰某三家村訟師也訟師告
訐主于紮陷辨駁而已豈念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
然必須委曲婉轉兩無弊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于
供者庶足辦此衆皆嘆服袁中郎爲吳縣其弟小修
自楚來見案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修嘆曰
常恨國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擬肖物
梅花草堂集卷二

五

處不減太史公聞周孟起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爲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于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入大
內供養詣師言別師無言但去上苑已無蘋婆果且
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省後召對不稱
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之言高皇寃得之檻
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曰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
藏中果得此偈遂捨之僧慕上苑見殺故不足道彼
師殘命蓋亦岌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爲英雄所窺

而世競以智先人嘵嘵咸謂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隰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爲乎伐之斧離數割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萬萬計此王侯宰官今生作者之因也吾鄉亦有放生會每朔望輸錢於櫃至期買羽水二族放之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

梅花草堂集

卷二

六

捕逐甚有伺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厄可度此等人也正且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爲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于玉柱塔之側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闊天空即不能禁民勿捕于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夏龍衢

古歛王民輝字惟華以傳神寓居世長許嘗令寫先賢遺像可七十餘人方購王理之先生鏡容趙綸叔

言鏡容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桴齋周秋汀高埽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之于曆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衢善諧謔而聲奇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淑借書一帙手携以歸疾吟其所自爲詩有無柰廉纖下傷情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青岑者有父風

梅花草堂集

卷二

七

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傳訃李先生者先生即爲位中門外哭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人不能竟讀又七年不肖始克葬先生會有黔陽之役休沐里第不肖以誌文請先生揮涕許之其明日来奠一牲一飯必令家人滌器再三而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不欲嘗食曰吾所自通于亡友者此一念耳又明年使書記陸弢持誌文來不肖且拜且泣弢亦揮涕言曰自叅政之爲此文旦起

伸紙和墨輒嗚咽不勝其淚灑長江者不知幾何所
矣丙申冬日記

自述

積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惘自念處堂之燕不知
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爲燕之處堂
者于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吾喪我也一日
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夫誰與接構而不以
心闢者乎袁中郎有言學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
即須自逆有味乎其言之矣

梅花草堂集卷二

六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于西所謂側視之則粉處如鉤
者也戊戌中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皆見之予未之
信也今歲三月七日至五月一日霽霖傾注見日者
僅四五而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顧
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鉤斜掛時有赤英射
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
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已亥新曆閏五月已又判定閏
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奈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皮鹿門
恠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梅花者世
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北亭外有梅一株
倚窻數蘢白如擁雪恨脚痛不能坐卧其下時候消
息于童子而已今日奇香破窻而入而侍者來報雨
意垂垂豈梅將別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
哉應不恨我隔斷窻前月也

夜坐

梅花草堂集卷二

九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淨院禪誦聲甚肅心樂
之遣童邀守源源輒誦而出然默持不懈已邀雲居
謝曰少須吾完課也已默全至三僧意皆自得相與
談頃漸法門予笑曰天下決無頓教悟處皆頓學處
皆漸耳雲居曰六祖不頓耶予曰此爲宿根元來是
漸四人相對大笑因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
中作課者獨本源一人耳然不能談今日爾爾可爲
拊掌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遊者蓋赤
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古一事耳其賦云西
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壁矣不然武昌
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耶此老胸際洒落故黃
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索便爲千古不朽計故是
宇宙間討便宜人金先生汝礪自楚反嘗至黃州赤
壁磯下有堂三楹祠子瞻旁刻趙文敏手書前賦于
壁又嘗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深濶三四室者所在
多有其一曰鍾鼓洞此地流平徑濶易爲登覽中有

蘇軾草堂集卷二

廿

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鍾聲一鼓聲石之鏗然者
緣江處處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酈道
元石鍾山註云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
洪鍾坡老常與子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酈
元之說信然而唐應德氏亦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
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鍾山下則鏗訇鏜鞳驟發而
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
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段議論
決不可易而由鍾鼓洞觀之又不可謂石鍾之說皆

非也唐李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
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鍾鼓洞遠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爲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
意坡乃作詩云門前歌舞闌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
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此老胸次洒落
機穎圓通聊作此志笑耳崔液云玉漏銅壺且莫催
鐵關金鎖輒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
來方是真實語老盲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
隨逐行輩稍穿城市而瘡鬼惱人裹足高卧幼女提
一蓮燈戲視亦自燦然書之以爲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第二人後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先生
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馮有經典
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于鄉出兵部張其
廉門下其庶故馮翰林門下士戴仲豪候兵部于京
師楚中二舉子來謁聞之云

人面桃

苑之品亡慮數十絳碧天緋摠堪極目然天天者其
正色耶至人面苑而變極矣瑩白如雪光昱白外素
者故艷不艷於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
藉使敷蘄一時堪作梅花壁天天者雲從可也

徐公善謹

傳海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爲博士徐五
湖與人書云適晤海墟檀帽絨裘據胡床而坐儼然
一戎王也乃就廣文選意思太貶損矣徐公善謹多
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水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世

客云故吳越之區魚龍襟處今雨勢如此天意殆欲
復古耶見者失笑

燈下書

歲已丑朱宓侯從予萬卷樓中蓋贈公顧圖南寔主
之樓去翁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予寒暑陰
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輒爲溫
語相督曰日出事生天下寧有無公之日耶且先公
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辛丑十月十九
日與叔顯送公之葵偶記于此

王伯欽

王伯欽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幼文舉於鄉伯欽
瞿然曰何有遮陰帽先進賢冠而走者乎乃避喧樹
中閣改竄經義一目纔就即呈家先尊偶及生財義
尊曰此經國體面好舉子手下見得乃佳以吾而論
生衆云云可彷彿州里四段爲之伯欽笑曰遲我十年
當能今無及矣明年伯欽中式鄧卷出伯欽以爲非
人間物也而終身誦先尊語爲不可及云

雪夜

梅花草堂集卷二

草

小飲周叔明第雨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著屐登
山去也歸擁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卧遠
鷄亂啼紙窓如畫啟扉諦視則雪深半尺矣昨歲孺
和卧病予亦倦遊窓外玉塵無情照管曾作調瑤華
相眎檢之篋中墨痕未舊忽忽又一年往矣頭顱如
許半事無成言念童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
雪夜示衆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
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啟窓猶看玉琅玕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往予與陳繩伯沈修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語孟夙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勤念佛不作戲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予聞悚然年幾半百尤俟人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年來口業種種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絕無譏刺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前言衝于口恰中戲解即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此以自惕

東坡石竹

書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萃于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予故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書必不佳正惡其從門入耳自寫墨竹乃必有冰耶今日得石刻于吳郡陳雲卿簡遠蕭放絕類坡之為人刻本後又載姚江錢德洪跋頗恨蘇氏之學雜于藝而未精德洪嘗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竹以排蘇氏夫使陽明見此竹必

好之矣予然後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

戲書

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老色之訛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雪浪師于海音庵師問牝馬之貞如何予舉朱註對師笑曰不然大地衆生皆

梅花草堂集

卷

七

因淫欲而正命然却無正知見故曰衆生馬則否予家廐中有一牝者牧人言他牛驪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姓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

王性海

王性海現身宰官

極便修苦行擔水斫柴和

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文以勸世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子無不了知然袁小偈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叅透此語於脩行更是着實

有范公亭老桂扶疎相傳是文穆手植晚又號石湖居士有集一百三十卷郡志稱公吳縣人始此亦猶李青蓮慕謝東山自稱東山李白而劉昫修唐志便以白為山東人曾子固據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稱白蜀郡人范傳正志李白墓謂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亦稱蜀郡人也古今人物名垂宇宙爭欲得其人而鄉之斯無足怪范長白得石刻于石湖之陽有文穆田家雜咏四十八首語逼中唐字亦道媚知為百三十卷中物也長白遂就

梅花草堂集卷二

壹

其地為崇祠龕碑四壁此舉亦何讓古人獨肖其父兄遺像于左右使入快上范氏世譜文正後何得不信古而直行其意耶

王性海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忝雲棲便修苦行擔水斫柴和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文以勸世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子無不了知然素小修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忝透此語于修行更是看實

雲浪師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呼盡矣

試茶

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某故貧士何得致此奇貺其人謙謝泠泠解所謂公熟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蓋泉冽性駛非局以金銀未必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貺也然予聞

梅花草堂集卷二

共

中冷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鉤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間難為力矣况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予性蠢拙茶與水皆無揀擇而去然者今日試茶聊為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崑庠起送生貢止五人一曹瑜一戴義一陳劭一王永和一夏景是年皆中選而永和景皆為名臣此亦一時之盛矣邑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于劉向新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爲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疫死遂移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日說鬼話耳子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者晉文公封子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可徵矣安有恨于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于燔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蘇軾事類賦卷二

辛

三老

孫雷號懷角卒時年七十五少客魏氏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絲長指爪雪髭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倩者手操斧鋸營丈室墻壁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栢如意以相貺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往信義村婦問其夫去此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倩童子追之母令翁餒也吳豫號心田其父黥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其佳者襟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

豫亦善畫竹洒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介士軒軒

行市中項出人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濶

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不出

卒時年八十二黃彪故嘗貌之真得性情者也伊

伯陽號古峯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不喜談養生事

卒時年九十四八十時陳負外王道貽之杖伯陽持

而仁謝焉婦則曳之而行明日不復御矣人問之曰

空手行何不便而以杖爲年九十餘始絕慾所噉食

頗多而飲亦不下數斗予嘗過之伯陽方噉西瓜其

蘇軾事類賦卷二

水

大如茶甌笑曰安期之棗如瓜此瓜欲棗矣

沈桐

杭州沈先生桐妙解佛法偶與友人五六輩詣山中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往問焉問曰汝非有警欲報乎願解之蛇昂首向沈不去又問曰汝警將母在我輩中乎願相與解之其蛇昂首如故也又問曰即吾非汝警耶莫知其因吾恐離離相報無已時也願終解之蛇俯首去沈歸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刀者

斷其一指楚甚頓覺則一指爲蛇噬矣覓之牀即山中所遇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知所存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許穀

薛方山應旂乙未北上謂天下才無予選者荆川翁語之曰兄居榜首何惑焉雖然白下許石城其文溫潤典雅元品也兄謹備之薛訪得許乃大服是歲許

梅花草堂集卷上

七

第一薛第二語云文章如金玉珠貝是有定價然惟作者知之

林春

嘉靖壬辰林會元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老母嘗日中不炊林拾穗行歌翛然自得後官吏部卒于邸橐中僅餘四金幾不能飲先是大學士張玉陽評其卷曰布帛菽粟之文此必篤行君子

張民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

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汴城將往生焉其神遂出尉

氏北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母遂托之以生

甫洗沐輒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慕勝地來此母

大怪將殺之有神人被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根故

付此兒若欲見殺請携以婦遂雙手捧兒出汴東門

入尉氏北門則林宗瞑一日夫既甦使人至汴訪之鞠

母曰兒隨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

林宗其證歟陳古白之父嘗爲尉氏尉聞之林宗云

汝南王楨伯亦爲予言林宗夙根甚異自結禱至今

梅花草堂集卷上

七

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身也伯楨與林宗同舉于鄉其人凝遠真素苦心學道今之友輩罕見其儔

齒豁

韓退之云髮禿齒豁不見知已故自此老上書時語耶知已何容易乎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死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覷不交一談一恢彌天之網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

機鼓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
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今日食櫻桃
亡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聞間從隙處入也因憶
退之齒豁語慢及知己用解其無聊云爾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周友山

周友山思敬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友善天臺忤
新鄭家居侍郎嘗爲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
署起天臺田間遲遲不進江陵謂侍郎曰爲語耿天
臺當一出及吾在事侍郎輒感曰天臺老矣豈復能
婆娑即署間僕僕作磬折態乎江陵自侍郎良久未
梅花草堂集卷三
幾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皋劾奏政府奪情
非法政府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請與解圍遂
入見問江陵何怒語之故侍郎笑曰豎子何足圖一
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烏有矣天子事大此者凡
幾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爲一豎子伐性
乎不虞天下窺喜怒耶江陵色定侍郎出語人曰已
解圍矣鄒竟免死

論文

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觀

題之意跳出題外寓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踈寫
題之情運筆不滯馮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
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
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律僧洞十禁足玄秘閣趙道人年七十餘事
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溫餅餌候俟雖禁寒不懈其
徒從外歸有遺道人棗栗者必盥手藏之以奉洞十
洞十益不自安謂吾何德行徒勤苦老人吾寧高枕
睡不經行念佛矣而道人意彌虔不少怠顧僧孺言
但看玄秘閣僧兩頤翕翕如洞十師則道人之虔是
不虛耳

心月

趙玉林之徒孫心月白晢微班舉止恂恂朝夕持圓
覺經甚誠年二十餘病死將寂始取衣置榻上笑
曰著何衣某杓墮地時著何衣來耶請留之以供堂
衆何不得而殉死人乎速如法毘我有問及者但云
朝海去矣遂瞑

度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
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
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
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
日納涼張時可北亭上聞徐生猷大有故人風味不
覺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詼雅冠一時後爲尼數
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達
旦有居先生東玉者年七十餘與生狎客多獎之而
予獨愛其婆娑自喜之狀生或怒輒與解圍或又笑
予君奈何左袒老人予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衆
客皆大笑去今已二十餘年予忽五十沈生來自吳
興觴于草堂坐客幾三十人無深識者孺和爲歌一
絕句云滿堂絃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
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

仁脈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觀恭簡使人鑒之深三尺
有血濡濡出石端工乃止聞者驚相訝也優填王思
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切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
世尊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
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
不可化誨之人覽之失笑

顧惟訥

故人夏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主風世故多所抄錄
嘗藏一篋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

梅花草堂集卷三

四

僅秃管數百枚抄錄襍記可萬餘帙奇人也故嘗爲
立一小傳今日得倫倭始末一卷載任公寄子二書
辭旨忠壯附錄于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
數惡滋味嘗些也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
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奚必一堂
哉其一云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
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
少百姓不得安家鬻鹽裹革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
對兒等相泣幃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

則父子享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
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可與汝
母言之不必多話

王伯欽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又號
倚梧吟叟辛未釋褐即遺先君書云秋風漸肅池上
芙蓉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
舉酒相屬呼爲鳥寧復念王大拘迫拳拳之苦乎
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麋鹿野性

梅花草堂集卷三

五

終在長林豐草間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罷時
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咏不輟視
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彌篤
嘗邀先君過西園坐卧萬梅館中輒懷母太夫人德
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澄澄細竹鳥
雀度開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嗟兄弟違如何酒
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書云暇則縱帙獵奇
倦則擁姬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
豐豐累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麓高可三尺字畫

道遠不遠。更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倚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遙開我襟。朝朝白雲飛。飛彼高山岑。暮暮孤禽還。想在中樹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朝復暮暮。孰知古與今。

論文

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官羽迭變。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無寐忽思里中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

梅花草堂集卷三

六

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內慕尚之交。譬如親賓。設席鷄猪魚鴨大畧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率然遇之。食指自動。雖裂鼻析吻。縮舌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

背麻痺。吾鳥乎。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容易。管鮫之交。遇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傳其神。

三境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蛩聲。暗折脚。鐺邊敲石無火。冰月在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思虛閑。世界清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士不碍真空。一動道場方

梅花草堂集卷三

七

斯邈矣。其一曰人殺窮陰。殺節悲。銘亂鳴。撲面驚塵。穿骨飛雪。嘶枚寂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肅陣歸營。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拍隨膚裂。此一境界。差足神王。亦有東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殘孽。非曰能之。願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盡屋曲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樽蒲百萬。名妓持箋。玉兒捧硯。淋漓揮灑。冰月流虹。我醉欲眠。鼠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一境界。亦足賞心。有年少王孫。擁姬酣卧。壺魚墨士。典衣論文。既腐既

酸所樂不在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趣去
嘗行山中有蟪蛄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
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兩童子候伺毋
令鬼闕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
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間出
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者
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爲童子祟非鬼祟童
子也君直鬼耳彥先笑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爲脫
于鬼矣而烏知爲祟耶

先輩

予自卅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有抗
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坐方令童
子布席呼予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予年五十猶然
見葉先生雲嶼稍稍款曲予心慰甚以爲先生之外
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
昔歟予與吾鄉名兄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

之和毅朝列之清真臨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
之豪雅甌寧之沉敏孝庸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
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他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
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病目玄心
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却立栢影下
使童子問曰松師在手玄掉頭不顧而去予心知爲
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通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
從栢影下識予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
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霽澄華語其事不覺悽
然昔龐安常病聾求診者必相眎以筆東坡居士云
君以眼爲耳吾以手爲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
日

九

安孫

龐德公釋耕壠上不就官祿劉表問之曰何以遺子
孫公笑曰吾遺之以安至哉言也吾指衆食貧曾無
十金之業而朝來桐復舉十指可呼其乳名曰安蓋

吾故有以遺之矣若能渾其好醜之見而免于黑白之勞吾之所遺較德公更爲勝之乙巳正月廿三日書于息舫中

登惠山

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子瞻過之名之曰惠通其說云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二年前有餉惠水者淡惡如土心疑之聞之客云有富者子亂決上流幾害泉脉久乃復之味如故矣泉力能通數千里之外乃不相渾于咫尺之間此惠

梅花草堂集卷三

十

之所以常貴也歟李文饒置水驛以汲惠泉而不知脉在長安吳天觀下鮮能知味大抵然耳今日與鄒公履茹紫房陳元瑜登惠山酌泉飲之因話其事顧謂桐曰凡物行遠者必不雜豈惟水哉時丙午冬仲十二月月印梁溪風謾謾着聽松上公履再命酒數酌類然別去

王先生召張伯華吹簫

大梁王松筠先生治崑山酌泉茹水風流自賞至今人猶思之立祠江干口碑載道先生嘗聞部民張伯

華善吹簫使人召之誠不得辭伯華窘甚着布帽衣青衣倭行而前先生揖之入命吏設酒脯慰勞談言歡譁令奏新聲伯華彈技馳騁先生倚歌和之有白金純棉之賜明旦伯華移家匿吳門聚徒授書竟先生之任不歸先生亦不復問

月能移世界

邵茂齊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澗梵剎園亭屋廬竹樹種種常見之物月照之則深蒙之則淨金碧之彩披之則醇恠悻之容承之則奇

梅花草堂集卷三

土

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大吠松濤遠于巖谷草生木長閒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爲我也今夜嚴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華可愛旦視之醬盎紛然瓦石布地而已戲書此以信茂齊之語時十月十六日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也同游者朱白民邵茂齊顧僧孺茂齊之弟仲範嚴叔向沈雲父子桐侄櫟

我輩怕老成

丙午冬虞山錢受之初試鹿鳴予見之舟中着潞衣

甚歉心疑之以語瞿元初王季和二公曰不然受之即年以高捷肯着意耶今日方有外祖母之戚故爾予笑曰故疑之非我輩人得意怕不老成我輩人得意正怕老成耳二公絕倒

雲霧茶

洞十從天台來以雲霧茶見投亟煮惠水發之勃勃有芰花氣而力韻微怯若不勝水者故是天池之兄虎丘之仲耳然世莫能知豈山深地迥絕無好事者賞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茶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即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三

喜泉

早起發惠泉將薪火烹之味且敗意殊悶悶而王辰生來告朱子將所得近業小有花木可觀清泉潄然出屋下甘冷異常石甃甚古聞之喜甚當遣奴子乞之名曰喜泉他日過子將齋中當作一泉銘以貽好事者我之心淨安往不得歡喜哉病居士記

吾不如

歸季思死吾輩無此清真之友矣獨居修行遠絕塵囂吾決不如季思托志簡遠固窮自完吾決不如王孺和兩歲之中二人者皆全其傲而吾以殘敗之面目向人日受其顏色而不得自休悲夫東坡有言此處有甚麼歇不得要是談理不談事耳雖然夫事則何窮之有吾言妄矣

里節

予友許公舜忠雅多情徐叔行翩翩自喜皆一時快士也亡何後先天歿而公舜之婦汪撫遺腹子孺瞻未三十年諸孫繞膝叔行之婦朱嚴冷自持三孤迄有成立麟趾振振今年丁未皆五十善飯無恙操作如常此亦里中一盛事也嘗因是觀之吾與賢里不過數十百家之聚志士才人往往比肩而女子之祥如汪如朱如周汝蕙之婦孟如曹秉鑑之婦朱如周迥之婦葛或倚嗣子或撫稚女皆白醜自保冰玉讓清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堯之時比屋可封于斯特盛矣

別澄伯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五

澄伯從雲浪師將歸白門過予言別予方患腳氣受諸痛楚不能發一言澄請教爲書東坡遊廬山詩一首貽之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是處看山迥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却因身在此山中雪浪庵聞于天下他日澄歸請問此行作麼看

千葉綠梅

梅之品萼綠者最然予故未見千葉綠梅也昨歲正月二十九日遇于魏孝廉書舍之南奇香鮮綠英英逼人燃燈照之光態浮瑩時有吳生搗彈沈生吹簫

梅花草堂集卷三

四

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飲酒竟沉醉今忽一年矣寒威且轉梅萼再敷偶想見其處以語廬山王維烈輒寫一幅見授命兒子掛息舫中潑洞山峇賞之覺香氣馥馥從壁間出蓋丁未之元日也

人日

俗以人日陰晴占一歲人物休咎出田家禱志然杜子美詩一日至人日無有不陰時則憂憫之情直現乎詞矣朝來雲物澄和日光明麗偕子將子琴步西林憇默全僧舍因話顏子亦足以發正是春和之色

偶得白云天機發于會心之候顰笑舉止忽改其平日之常形容變于快意之時神情意態盡更其步趨之舊笑謂二子此吾人日氣色也徐步抵舍月印澄潭覺風物一新無所不適

張先生

黃門張先生伯任面冷腸剛投閒物外可謂涉世之雄其詩曰大隱從教近市城浮雲無迹與同清只愁史氏搜遺逸擬向深山護姓名又云懶病須從習懶成餘生無事可關情幾迴欲把魚竿弄猶恐人疑似

梅花草堂集卷三

五

釣名千杵萬鍛非念念不忘天下不作此語也昔周茂叔偕費令遊山亦有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學道之人更覺斌媚

東坡賀誕

丁未蠟月十九日命桐持辦香過容安館爲東坡先生賀誕僧蘊虛澄伯朗僧仲遠各誦圓覺經一卷相與禮白衣大士懋精舍久之過澄浴室洗次已與客飲數盞頽然竟醉因思坡在泗州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二闕記之攷其時蓋元豐七年十二月豈亦歲

俗滌除之意歟從遊者陳元瑜陳純伯沈雲甫朱子將子相侄擯隸而從者石氏子坤

容安館

蘇子瞻取淵明語欲作一小軒以容安名之多患未果予嘗以所得子瞻像供奉蘇齋不久齋廢已寄守源僧舍未久舍又廢然則容膝之安可易而談耶公之存也既不能酬斯語于流離轉徙之鄉而歿數百年後又曾不得安一小像于僧俗方丈之地此無與公事而吾重有感矣今日澄伯來云有丈室迎子瞻

梅花草堂集卷三

六

常住快哉澄又言公謫惠州寄居佛寺隨僧一飯吾免一飯之供而晨夕與公共享容安之適道人憐閔其許吾予嘉澄意取世長所臨龍眠本併長洲文文起書容安館三字付之且與之約凡良晨永夕願燕香煮茗如儀否則貯清水爲供戒一切妄庸人不得嬉戲鼾睡其苟何者吾悲吾庸人爾時不自安耳上可侍玉皇大帝下陪卑田院乞兒則子瞻故言之矣

水勢

臣浸不十日市中犬羊肉不論錢聞者怪之然莫知

其故朱簡庵去茅簷而壁魚蝦襍處而犬羊鷄鴨與民競爭寢息之處用是不免見殺其多宜矣憶昔已卯歲吳中大水然猶有薄熟游青二項冬初有老氓輸租求免曰念某揀秧時無所得羹殺一猫以充之予時憫然嗟乎已卯之亂民家猶存猫以代羹而今僅僅數日之間爭殺犬羊鷄鴨以謀寢較論水勢今昔竟何如耶

猫

萬曆庚辰先君從濟上得一白猫尾黑如漆時奮五

梅花草堂集卷三

七

爪聲如吼鼠輒從壁上墮扼其吭死輒棄之先君愛之特甚家人具食必先飼猫即坐有重客勿間也既八年而先君歿猫伏不見者三日既殮散然從倉間出伏樞左飼之輒哀鳴數聲終不食凡五日死嘗戲謂猫者虎之流也人力不能馴虎必畜一猫以存其武健尚有典刑焉自此猫死弗忍畜也昨歲光甫弟貽一黃者貌甚庸然能騰空搏鼠又能騰躍而下追得其已逸者亦力矣戊申五月十九日夜書

適

向苦頭風未能除服朝來謀之小婦盡其橐質錢亦足爲先夫人禮懺行除服禮兒子桐爲我製葛宛野服修見客之儀吾事豈不小康也哉蚤起沐髮方憂髮甚落童子訝焉倩即歌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此三事亦吾今日之適也

運水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車致之句曲者且誇于衆明日當會茶車至而亡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故運鐺水耳何運焉坐客大笑主人怒不止然因是以水

梅花草堂集

卷三

六

之

舟木坊

虞山北關外曰李家橋竹樹參差河山明豁其勝與西郭之湖田相伯仲邵兵部壩蓮厭闌闌雜置別業於兩地造一舫濟之來往莫定榜人請作坊蔭舟兵部不可曰吾以舫寄吾浮踪興至則掉矣何用坊爲且計坊之費不下卅金吾存其金而買田收其息

歲歲新之何如洗吾橐而膠吾舟哉吾聞兵部負英雄之略不可則止有舫不妨殆是寓言也夫昔有倦游而名其室曰壑舟者此夢後思夢之侶較之兵部竟何如耶

燕壘

禮部丁長孺布席中堂誠家人輩即客至不得移席有雙燕欲壘其上正營度時丁喜心念燕主我不與客等當徙席護之然未言也明旦燕營東偏度其地剛避席耳志壹則動氣豈不信哉此聞之陳惺源云

梅花草堂集

卷三

元

惺源性悃忿善鼓琴嘗主禮部家見其如此後客死長安

劉夫人

婁東張起潛先生以雄文素節表于世宗朝海內宗師之配劉夫人志性公勤允稱伉儷夫人在室時家壁立有議姻非其族者父以貧故將許之夫人與兄相持對月而泣月英射人忽見桂樹浮空森發丹葩翠葉諦視愈真久之乃滅後配張先生榮名福祿至今上甲辰考終予與表在心爲文祭之有云御龍

舒瑞光騰月內之輝其子蒼崖公與孫九服讀之泣然夫人兄名大綸有學行晚歲鄉貢通判嚴州

二仲

近有二張仲一華仲一聲仲華韶穎可喜見人歛容不發言更似有致嘗偕予看月恨不識王孺和予告孺和如月色政復冷淡耳華喜孺和聞之作詩酬予其詩曰點點黃花貼地霜西風一雁下寒塘故人此夜思顏色落月應憐照屋梁碧天如洗月如霜遙憶相看共話長我欲將心寄明月清光落處到君傍

梅花草堂集

卷三

廿一

度荒

每日但吃陳米粥六甌渴則煮菜羹湯飲之煮羹法俟一二沸後取粥器之淨者瀝去其殼存實煎化少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水鄉多艾稚女日剖其實并許以佐午前後寂寞兒子命倩錄香山絕句百餘章時一歌之吾意中事無所不能寫此亦

夏秋間度荒之一適也

邵仲書

海虞邵仲書隱居竹村圖史外無長物而急人貧患嘗有揮金不顧之略讀書破萬卷意殆不可一世而後首濯園隨衆作務不以爲苦神氣不能當風日而科頭萬竹坡下臨流清嘯竟日夕無倦色斯其人亦奇矣仲書之兄茂齊雅務經濟坎壈不偶吾未嘗見其悶鬱之色弟叔文恂恂言若不出諸友季狂游于酒人而不放何邵氏之多才歟或曰其家太丘先生實成之予嘗過茂齊西爽閣流水鳴琅風鳥樵和先生匡坐高歌隨水風聲下上爾時如遇君家康節於洛陽橋低徊不欲去

梅花草堂集

卷三

廿一

顧明卿

顧明卿長不滿五尺喜談譚偕予至吾谷看楓樹明卿驚喜曰何物滿庭芳竟爾于霄予笑曰君言于霄當是滿庭芳耶明卿亦大笑明卿名國賢作字端楷而面多不可之色雅通岐黃家言

服藥自在法

吾以時好事多服藥了不知勞苦年來畏事如避敵而飲藥之時不啻茹荼齧藥肌骨俱動此吾衰甚也華亭李恩甫能以手按諸穴而知病之所在募運數番不藥自愈服之亦頗有驗嘗自笑衰野之習不堪法縛人亦無有以法縛之者獨服藥一事如法而止頗不自在李生之術可以又得服藥自在法矣

真

嚴中翰道晉不務結客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醪心骨俱醉如啜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真性多情表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三

如其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驚人之癖而多酒過至中翰所脫帽岸幘箕踞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禮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于山人饋遺勿絕予嘗與山人語溫溫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壘塊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真感真惟真忘真不亦信夫

識字

倩郎粗識字讀書嘗不能句問何故予曰只是不識字耳倩曰能句者已識字耶其言有理書之

自懺

夜來與朱白民自懺往業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即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一傳二傳倘帶夾襖基德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庶幾少損愆尤斯吾等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戊申四月廿五日

姚孟長

姚孟長將有所之拉友人同行不得亟命菩提子作伴吾悚然有動其言真正學問人常懇無消受虞三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三

月十二日月下書

夢

邵茂齋既有子心念之夜宿嚴中翰家夢其子跌驚焉亟走婦子方與乳母戲無恙也茂齋喜置懷中繞行庭除間無何失手墮地茂齋大驚豈人生小小撲跌故不可免歟夫如是則茂齋不婦兒未跌耶雖然誠不免跌茂齋必歸萬曆丁未初夏日

馬士龍

湖州馬耘石士龍鑄石爲業喜飲酒戊戌冬過予請

鵲先府君誌墓石端勁有法度孺和賞之別十年矣
昨日率其子白眉來拄杖聲歷歷然訊之眼翳三光
已週乙歲醫經云鵲刻蠅文一不治此殆是耶時方
流火士龍衣麻衣短襦囊中惟印色數十兩且云受
異人腦漏諸奇方將以施病者士龍故信士其言當
不妄也

偏頭風

偏頭風之苦病者莫能自言方亦多岐而罕効戊申
予忽病此政悶鬱時周叔明以餅法見寄未服也五

梅花草堂集卷三

治一

月五日顧民服貽二餅貼太陽上一夕良已法用南
星半夏白芷三味等末爛搗生薑蔥頭爲餅不服不
吹不薰視諸方更簡徑也頭風與赤眼相表裏患藥
氣相觸而數味獨不觸朝來真如挂鈎之魚忽得解
脫但右眼微赤耳民服語我留以濟人故記之

過海虞

今日過海虞舟從田間破浪而走水光接天廬舍半
浮水上每葦聲漸瀝涉涯如瀉舟人不辨南北但望
虞山時忽不見蓋雲水掩映諦視乃隱隱得之然相

訝以爲迷失道者數矣午炊抵虞偕叔向過竹村訪
邵仲書始聞枯地聲相訝爲祥

吾力

吾力無如之何矣不得不痛自儉削以存吾耻但親
賓喪事不敢不勉過此恐無所用吾情要之意到可
也

青溪犬

有自青溪來者舟經古墓前有數十餓犬徬徨其上
見舟至競躍而入依依作乞憐狀蓋垣舍陸沉犬無

梅花草堂集卷三

蓋

所歸過此將攫人亦不復搖尾矣而我城中諸貴游
日來多市大食之以爲肥而美此犬殆未及塚上而
殍者耶聞斯語想亦投箸

洞山茶

王祖玉貽一時大彬壺平平耳而四維上下虛空色
色可人意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飲倩郎問此茶何似
若曰似時彬壺予驟然洗盞更酌飲之

王先生

王先生長幹昂首吐音清暢與人談必固城壘不能

相下不勝便有忿忿之色其人既去但稱說所長不
訾其不及人以此思之垂老家益貧而被服襤褸無
慘悴之儀許仲嘉嘗訪之時已病甚須杖乃起然猶
矧倚杖容俯而不頽又嘗作書與予訣曰歲月逼人
所復何怖但恐杖頭之贈不及盡雅負多情言之哽
咽不三日先生死先生名廷璧後更去非

盜有子

張某者販槎溪聞婦病橐其金而馳中道呼舟有父
子並櫓搖者渡之張取橐納舡中仰而坐舟父問張

棟枏草堂集

卷三

共

所往來頗以情對父有欣躍之色有頃至漫水江多
斷岸寂無履聲父奮櫓床撲張張中撲墮水其子驚
呼曰父被祟耶若者欲自予且以遺兒子乎亟持其
裹投岸上指張曰從此取道而北不須舟有問及者
亦勿言吾翁痴若此其父噤無語張行既遠猶詬讓
不止嗟乎盜可謂有子矣使天下之父聞其言不泚
然汗者亦盜也

周先生

王孺和讀周先生傳作詩歌之覽者如見其嚼齒罵

坐奮肘爭言之狀末乃云元長有舌在不律寫公神

情得公癖臨楮呼之驚欲出嗚呼芝孫不死死亦得
此殆相好之語先生不死正由孺和之歌耳每憶先
生屬纊時予見之春和坊小樓下喘喘盡矣強執予
手言曰吾生平多酒失都無所恨但氣不平時頗亦
開罪於未必不善者則吾死有愧耳又曰往從傳孝
雍讀公悟言吾眼中未見此人嘗欲倩之寫一通今
已矣公其勉之又以予所贈七十壽言付侍者小三
竟瞑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七

東臯

出海虞小東門五百步得徑豁如則何季穆之東臯
在焉踈林修竹精宇廣道嘗與邵茂齋瞿元初龔淵
孟王季和錢受之陸孟鳧沈雨若飲其下歡甚有荷
一畝碧葉亭峙一花初出水上日曜之愈麗如仙姝
輒詣人間羽蓋簇擁而立予樂之笑謂季穆昔王無
功居東臯與仲長子光爲友此地故隸醉鄉今君負
濟世之略世必不能相捨故不似三升美醞主人諸
君一笑今去此忽忽一年餘矣昨日季穆來過與

予談疊疊不欲別予正病瘍亦復不覺痛謂李穆曰
東臯主人好結客非瘠則盲云何李穆復大笑而去

病

木之有癭石之有鸛鵒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
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
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傳其形文病
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于俗吾每與圓熟之人處則膠
舌不能言與驚時者處則唾與迂癖者則忘至于歌
謔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佳
梅花草堂集卷三

世長初度

予一生善病而神全病亦不及胃腸以故旋作旋止
止即忘之凡一切時俗占驗都無關涉世長力不及
予不免爲諸惱所怖病輒作悶喘喘不能吐思之殊
令人骨戰也今日是其初度雲物澄和不覺洒然豈
從今不復病之驗歟然回視往年予所見不及爾以

何故記之以問世長俾有省發焉戊申孟冬二日書
于嚴叔向齋中

沈雨若

沈雨若恂恂耳而筆下乃有如許輸瀉跳促之勢迴
旋往復而不肯自休奇哉雨若好讀書無寒暑晝夜
時嘔血數升面輒如土頃之作紫青色觀者大恐則
雨若已構思作文矣今日讀其稿三篇語語嘔心殆
是青紫時作耶

獵心

梅花草堂集卷三

北一

徐于王居恒齋素動止翩翩可謂素心人非獨一時
佳公子也嘗出其文相示多不衫不履氣色讀之喜
迴旋室中石倩忽磨墨汁不肯休予詰之曰主有獵
心頃之予琴口馬琴腕下時不給畧餘得二題亦
頗有致然不得其似也琴取一書讀云王獻之書如
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疾讀一過覆咏一過
予默不敢應

錢先生

錢先生景行古貌赤心好談名理聞之者如從避秦

人話桃花谿中事心形俱遠煩悴都消嘗下帷與其
子孝廉治春秋家言冥志搜討忘食檢括每雨窓閒
癖互以所得題決賭作酒脯慰勞太史公云其遊如
父子然蓋觀先生而後見父子之遊令人慙負欲死
或曰先生處大事引經據傳議論鑿鑿雖貴育之勇
弗能奪之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王祖玉

蘇泗水初到婁東鐫價未定祖玉爲置佳石伯十枚
語之曰但爲某作衆始翕然其向蘇索烏絲紙祖玉
聞之輒投三千幅諸人偶集其許揮灑略盡

沈叅政

叅政沈全吾歸德門下士甚相知愛叅政雅自重都

梅花草堂集卷四

典所請其孫雨若幼孤意憐之令就童子試貽書歸
德祈共獎成荅曰公善人也後必有與者都無一字
而是歲雨若補博士弟子叅政愈益誦歸德之相成
至老不替焉某嘗從雨若游叅政喜爲置酒具樂歌
闌醉罷不肯止性又不飲對客危坐啖菓微笑而已
啖罷罷酒天且雨與客着屐而去客強之輿不聽曰
母令後生輩笑老人憊也

阿聲

吾每思阿聲車鞞臨池令人欲忘灑掃嘗得句云世

問亦有傳神筆誰識披襟解帶情

高杏東先生

高杏東先生予祖行也豐頤長眉清約爲務多質古之儀一冠十年不換爲鼠所傷補綴而冠之或以他冠進謝弗御也嘗爲予父講說經史號稱淹博習戴氏禮爲遠近所推譽會稽陶文僖公嘗延致之還得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夜盡一卷用朱黃識其旁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書小詩或括前意爲一二語或紀日月誠一時佳玩也先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二

生甚加秘惜不欲示人予特愛其繪像請之輒得憐予稚小故今書不知所在矣

馬天閑

馬天閑于藝無所屈心獨下予嘗尊稱之于人此天閑所以未至也予何藝乎天閑負靈秀之姿意在淺出而未盡深入此其未至也今入矣至矣筆之所到而境開焉若有使焉我何以益天閑哉昔者梁丘據問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爲首常成行者常至嬰非甚異于人也常爲而不休常行而不息

而已矣

夢張伯起

生平不識張伯起已丑之歲一邂逅李仲和舊居而已其弟幼于之亡其身也伯起誠不發喪予聞而正之客歲晤孟長于故王孝子宅與文起期久之乃至文起曰會與張伯起訣故遲因言伯起都無所苦殊不失潔清之槩予又聞而善之予與伯起如是焉已昨夢欸伯起別署容止都雅居然已丑所見謂予言五味之節可以養生其要在均調之時不偏其用斯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三

保合太和山澤之民不食鹽醢終于羸憊而無力又言物有土有人土和者上人和者次如螫生于海水能傷人經其蛆則不傷推此類具言之其言駢聯而不可窮其儀楚楚自貴而遺物殆是伯起也耶

夜書

伍子胥知王僚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及其離而有切切之色讀書至此未嘗不憤懣而嗟吁也丈夫具須臾成天下事竟不免向人喉下取氣哉偶有所撰牘令子琴誦之欣然自得也而門外隱隱

呵導聲甚壯小婦曰有如蒙子進賢冠則必有就矣
安所得紙上快人事乎又曰有如此象意物足可無
愁然不免雖曰安貧吾斯之未能信矣爾時深有愧
其言

平淮西

韓昌黎平淮西碑政堪與段碑並傳譬之舉業焉韓
者程義也段者墨義也後生強解事往往左韓而右
段非之非者也不見程義以武士不以取士乎韓子
曰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又
梅花草堂集卷四
四一
曰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
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由是觀之然則韓子既自知
之又知其人以有以取之矣而左右袒焉何哉

奉養

人子之所不能自必以致之親者進士也既登進士
則其力可以無所不竭無不可必之心然有一焉範
繫官守地遠睽隔而國家功令得予告終養皇祖以
孝治天下恩孰大焉然制曰一子許終養有以其弟
出為人後請之而得者吾鄉刑部主事王先生執禮

也制曰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歸養有以嫡
子既歿庶長子請之而得者上虞廩憲鄭先生一麟
也噫寬奉養之路廣求忠之門其至矣哉而世又有
借以行巧者朝廷亦徃徃知而不問也

衛叔寶言

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子與其
逆子也寧逆人故卒吐之此東坡養生之說也子每
逆人而久之愈不能平逆子而頃就消落斯知東坡
之澹斷乎不可及已夫既不及之而猶爲其事豈不

梅花草堂集卷四

五一

謬哉衛叔寶有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吾將行之終身焉蓋年老境逼苟動于氣自
知其不能堪故雖所尊信如東坡要不以其說爲是
也

劉管

劉遺民就舡作鱸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管幼安懷
寶遁世灑澡手足始闢園圃噫幼安秀幼安貞

朱夫人

顧莪州妻朱夫人女丈夫也性挾風霜尤攻文藻唯

後流離顛沛之際朱黃不去其手慘悴不形其少

之近古楊用脩婦莫能過也有集未行世知者憾焉
偶檢其送茂倫之楚一律漫錄之以俟壁合茂倫莒
州初字也

長亭柳色漸移陰一曲驪駒酒漫斟春夢每驚巫
峽遠離情還共楚江深無魚羈旅休彈鋏有鴈來
賓好寄音別後試看清漏月關山千里鑑同心

爾章痘

今日遣訊爾章且悲且喜吾女能留一塊肉人間矣

梅花草堂集卷四

六

住歲婢子荷花言吾女大病時乳母劍二遺立于旁
相視流淚尤不能忘其子今幸脫此關覺人情安妥
妥妥須其成也爾章痘疹自月之十七日陳與培貽
書來告即稠密猶堪勝載吾爾時眼光落江南樹色
矣今日敢筆其事豈不幸哉捱過三十刻許當又得
痘回消息也小者雖未然顧神氣可仗吾且必之于
理無恐耳

世長

先世長去年此日猶着新衣觴予草堂予謂之曰君

宜自逸不煩便作主人世長依依久之而去步步回

頭是日午餘繆仲醇自婁東聞世長病來訪予喜甚

偕詣西林看之冠幘儼然意亦甚喜仲醇爲好語慰

藉而私予曰元長何得無第除赤身入山便能無念

乃活耳予固強之仲醇曰此症釀久所致但患其發

今發矣如之奈何既別予步不能前而世長迎予笑

曰竊觀仲醇之色我已知倘猶事在我乎兄毋恐予

歸草堂而座上三十二客競相勞問予唯唯不能措

一詞也蓋予之憂世長自知其病已切而雅信仲醇

梅花草堂集卷四

七

聊試以其言卜之耳自是以後亦屢見臧可予憂之

甚自世長歿而後痛其相好神完不似便止于五十

三歲人也悲夫甲寅六月二日記

故隣

里人七十有請爲祝詞者率爾應之不暇深思也七

十翁豈所謂許老名堂者耶予與賢宅後凡六姓

曰瞿曰許曰吳曰陸曰湯曰吳皆小有垣屋多墳墓

互相婚媾頗能自食其力而瞿爲之長故比部伯賜

先生裔孫也後徙而東不百步許氏常賣卜祀玄武

至虔予髮未燥輒祈之許老多語言之贈乃不意其
即便爲七十歲人也陸老名尚文過事輒辦與許隔
垣而處而許氏房巍然獨存不啻魚靈光矣吳老文
秀墓賴其甥名壽者保之壽之子今給事縣庭不復
食其力如初湯子恩侍光甫弟爲縣守城卒其一吳
其故鐸者頗有風儀恂恂然言不出其口後絕詩云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予不免率爾于許氏之請母
乃非其義乎

破山長老

梅花草堂集卷四

八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士中了
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
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爾長老曰貧道爲十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
此其後破山常住爲鉢菴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
純以身教化人不以謝世其徒六空者威眼辯舌威
有血氣能言其父爲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
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
寂乎無着故具眼然見予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

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爲予指授方藥則疊疊
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進其有風因耶伊君強
自破山歸具言今日收爲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
鍾吾輩東坡故言之矣

真澄

川僧真澄號海宇募造旃檀佛像一座請予疏焉予
昔與洞十師約貧人念無可捨意欲以筆墨作佛事
無問根智師許之迄今不敢忘然予言故不足重而
事各有緣性往願而不至澄勤苦晝夜具四威儀將
必就眉山有高明者嘗於西林燃指供佛務苦瘠其
身具足諸願而去予亦稍施筆墨助之不知別來精
進何如澄順慶人出家興福寺嘗爲王平倩先生主
能言其居家孝友狀又能誦其所作諸義累牘不遺
澄亦可喜人也

支和亭

昔與沈元澄戲多流連彌日支和亭嘗與馬丙申而
後遂不復見今日與仲開季淳同詣其所須臾晤如
而言笑舉止宛然無異蓋其人但取自適而無甚感

慨不平之惕其懷得之故有道矣元澄適然天放今之古人昔之吾友見和亭不覺傍皇竟日

王世周

王世周先生捫虱談詩故自脩遠而鷄骨支床俯首便睡時有帶夢翫翫之容哺啜亦不及曩時可念也可惜也邦有先生所謂山川之秀而世未有能安之者真隱之于人遠矣哉錢受之爲關尹馬仲良言之意欲相邀聽其談義不知如先生者政不須談豈二公知之不盡耶王右軍晚歲與人別輒作數日惡其

梅花草堂集

卷四

十一

于先生蓋有甚焉

二奇

今日得二奇士曰魏肇曾曰支世程皆終童之年耳魏揮灑自如無不滿志其博浪椎聞蟋蟀諸論琅琅有作述意支醇遠華腴才料可兼十人自有耳目未見如此眉公目魏如鳳鷄破殼虎子食牛其亦目支如孫策遇劉便恐英雄忌人

顧靖父先生詩

某作日記意欲隨所得多少書之然終不能盡今日

偶閱顧靖甫先生詩則又未恐其不盡矣先生詩文

至多而世未有傳者此卷得之謝舍之所藏云舍之

事先生久能周旋于貧苦患難無聊之中又嘗自賣

一吏部家爲先生白冤狀而先生用是卒顯於時及

先生之歿也舍之繪像而祠之飲食必祭語及則淚

霑霑不可止世人謂飲食談笑之交未必可仗豈盡

然哉然因是可以知先生憐才之素矣詩十九篇

重來歌舞地一望一鬼銷楊柳樓前塔芙蓉院裏

橋夢餘今夜枕曲遠舊時簫縱有空梁燕誰能認

梅花草堂集

卷四

十一

王鏞感舊

憶昔千金散頻將百寶裝厭厭成夜醉點點是春

光大樹烟迷席雲屏月映棠試看今日徑寧似舊

時堂虹玉光俱盡驪珠影尚懸一朝辭畫棟何

處照華筵撫已知膏鑠逢人悟火傳所嗟違壯志

無興覽韋編燈數

壯志辭塵鞅禪心就法林入山春欲半去路雪猶

深茶乳時來雀花香屢變禽不知晨誦廢幾度綠

蘿陰

送張仲立讀書虎丘

地遠機能息群鷗狎不飛漁人催鼓開鷺女抱簾
肥雨氣來峰色烟波散月輝平生湖上意於此澹
忘歸過紫雲湖上新居

念爾居偏寂經旬長綠苔隔城看月過出徑問花
開扶病性餘骨題詩拙擅才門前新景合春水泛
渠來舍之病起贈以詩

入秋常作客向晚尚尋僧榻與雲同卧臺因雨未
登寂喧俱幻境去住惚離形夜半看明月松蘿色
滿庭宿鏡湖上人房

梅花草堂集卷四

七

海色逢君思不禁共携輕屐快登臨客迷芳草春
初半人問堯花歲已深坐久城霞微歛黛晚來山
翠尚成陰尊前惜別須沉醉每負年華折寸心孫
齊之招飲堯花洲

同游流落恨如何轉惜年華逐逝波青鏡能窺遠
壯志綠樽頻御且狂歌書從庭下披芸草衣向山
中戀薜蘿畫靜掩關無過客祇堪趺坐學維摩東
張仲立

仙郎標格玉壺清綠髻青袍烏帽輕展墓已酬人

子志到京重喜大宮近山山不飲芙蓉天上惟
調芳藥美明日登高君已別何緣笑語同春重
陽前一日送孟光祿

少年報國欲從戎萬里長驅逐塞鴻誤被鑠金成
積毀羞論射石建奇功櫪前荒草無嘶馬匣底寒
霜有螫龍聞道君王方拊髀誰將魏尚起雲中賦
得棄將一首

傷心萬事獨淒涼貧賤那堪別故鄉名愧仲宣還
寓楚才非賈傳亦浮湘雁書天外憑妻寄魚鮓江

梅花草堂集卷四

三

頭憶母將芳杜汀汀隨處綠祇飛春夢到池塘別
家一首

春山西礪幾登臨坐倚長藤玩夕陰客至可方招
桂隱興來何異撫松吟纏綿心事滋新蔓俛仰風
光隔舊林縱道南枝懷越鳥亦將無住卧禪心山
之西有藤蘿春凡四宿其下感悟命篇

東郊已見三陽曆北苑仍看五出花應是隨風迷
蝶舞還疑照水傍梅斜避寒祇許局奴戶乘興無
須訪戴家縱有妍辭能作賦梁園今不重才華春

雪詩

夜月驚鳥影寂寥
雲飛處下亭皋
群飄孤寺迷
蒼徑亂洒重河響
碧濤客謝平原珠履散
兵殘楚帳鉄衣凋
誰將薄命題詩句
流向春溝出御橋

落葉

江水風吹最可憐
隨春飄泊向誰邊
飛成小蝶猶疑夢
散入群鷗亦是緣
謝女才情凝夜雪
起妃愁思亂朝烟
韶華未離人間劫
滅度無餘始悟禪

院楊花

梅花草堂集卷四

車

人世流光抵易通
芙蓉欲放又驚秋
山中到處攜輕屐
湖上重來浮小舟
百里土風元自合
五陵豪興未全休
逢君妙曲當杯訴
忘却平原十日留

沈生泛秋累月詩以贈之

扁舟桃葉倚吳歌
秋思如春可奈何
神女堂前弄雲雨
漁郎溪上狎風波
宜顰西子容顏在
苦昧東隣歲月多
自是鵲橋非易度
焚香澤國比銀河

題

北却山頭啼破春
野田棠梨愁殺人
松枯石碎麒麟

麟死風乾草露吹
行塵千年碧土埋
香玉有酒無
兔向誰哭
垂楊裏裏
逗輕烟下馬
東城挽新綠

印行

金翁

先從姑嫁金翁名汝礪
少與支有功張伯任諸老稱
爾汝交賦詩飲酒凝然有大家之氣
諸老既起家爲大官翁獨浮沉
諸生間時驟時起不甚屑意
伯閻既知名當世便謝去
其諸生掀髯萬卷中邑人自推重
之嘗游楚黃歸爲某道其江山之勝
歷歷在目今日

梅花草堂集卷四

生

讀翁大樹齋詩如見古人輒爲紀之
伯閻能文章定有紀錄爲翁頰上加三毫也
從姑甚愛于王叔健甫君擇壻得翁齊眉舉案至老勿衰
說者爲有梁孟之風焉

嚴公調

住在沈先生許見嚴公調陳公虞王孝然作義歎爲
方今之俊而公虞孝然遂相繼脫泥塗雖未完局可
俟且暮公調獨翮騰諸生中意思都盡昔孟風讀嚴
我深相賞識謂可當世一人今日閱貽清堂諸篇教

當不負孟夙

狹邪

某年以時頗好狹邪游然未嘗不自貴重所以往往
誦其強有力者而絕未嘗有辭色之傷花風柳月豈
必召侮啟羞要以求爲當家好行小慧則不免僂辱
不然倩女歌兒將成長物也哉李世民不衫不履楊
裘揚揚而至遂令天下有心人銷殞殆盡韓淮陰驅
市人而用之提百萬兵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乎虎
有俚火有燄皆物之不自知者也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七

崑山社

吾鄉文社最盛于顧文康之十一人其後皆去爲大
官得謚者三腰犀王者四其規人受一目目之難就
者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予猶及見其社刻一編于
顧元宰之東園彬彬質有其文者也歸太僕有南北
二社同日並舉太僕外午之南未酉之北飲酒談笑
寬然有餘于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如李廉甫方思
曾張自新其最著矣而又時就政于吳孝廉秀甫今
文而步古文之脉自吾鄉始也 穆宗章皇帝初元

有詔限字短調聿新則陳晉卿許公旦顧茂善主其

盟王伯欽顧實甫王幼文踵其盛二社人文後先熠

燭邇年以來多以廢閣爲老成狎主爲迂妄四方修

文之彥間數鹿城豎指而過之矣攷其藻麗豈曰無

人而合志者寡有美不著王淑士張宗曉筆力振其

衰旗鼓相望然出處後先杜友離合暉映先哲領袖

後進其在遺清堂諸君子耶癸丑之冬有介金伯闇

俾予爲序者會先世長之變不果自今觀之鐘鼓管

簫等瑟琵琶叶唱齊鳴而其欲操豚蹄盎漿爲諸君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七

子一擊缶也豈不認哉讀社草孟義之四漫題數行
以謝不能作序之過非獨爲先世長之變而輒止者
也

元神

寒暑之變至于折膠流金而人能堪之者元神在也
童子琢冰以爲樂田畯賈豎赤日焦面飲嗽如常此
豈有異術哉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天之生
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謂吾性怯暑久而彌甚者此
諱老之談也降地之魄斯湏則堅夏死之人不日而

腐今吾喘喘之形所爭不能尺寸矣危哉危哉

悸

少事伊吾苦心擬議戊寅在大樹齋每構一目輒局其戶有十易草不得者政營度時秋仲魯相詣聞呼厥然而驚怦怦若墜仲魯曰此悸也故嘗有之但食病奴乃止然亦旋已不知奴之効也又一日侍先君子奕落子發之醫者教服天王補心丹未竟而已已不竟服自是每有驚悼輒發不藥自止癸丑先世長之痛發漸數今年四月十五日至子今發不可止矣

梅花草堂集

卷四

本

若騎追若椎擊若帶夢相視惘惘不知身何處所若有不得已之出摠之無深楚而有久悶茫昧恍恍而已或對客談笑或聽童子讀書或潛思小令小詩則差減久亦大劇不知何為也所藏方書既漫漶不可檢童子不健于視字又不能向不知檢但憶經云心痛九種悸處其一又云久病無寒暴病非熱予所患殆熱厥乎予自二十歲後無月不病無病不劇所最苦一脚氣一怔忡脚氣類傷寒其楚無類者顧守中云衝心則不治爾時多服楊梅仁及膝而止遂不復作

今之爲患其與生俱者乎死而已乎

鄧文潔

鄧文潔公爲舉子時屏處山中獨與李某爲友李至必出所構義相商質遂命局其後但命局耳李訝之公笑曰會元文難就更不易看辛未在場中與王伯欽先生連舍王頗自負見鄧卷愕然出語人曰未見鄧時妄意場中無如予者既見鄧場中莫須盡如鄧者

夢王季和

梅花草堂集

卷四

本

夢訪王季和山中臨澗依谷頗極野宕之致季和散服亂頭教小學生數人聞某至徹講而出已入畢講床上圖書紛披庭中小桂爛發粟委香浮逼人鼻觀其爲致南零水兩罈而去昔與季和別在癸丑正月之八日今歲正月十日詢受之知季和山居耳如水之交夢寐無異豈晉孟嘉使還當有山中人消息耶南零之餉殊有異意更覓便羽告之

孟光祿景淳

某與孟光祿交幾四十年每見其門戶之擾意外之

事多有非常光祿處之晏如絕不見其矜感之容未
久輒定故是可用之才非賢即之匹也家仍素封世
眼所矚而徵仕公當晏然之日厚施戚屬爲力頗易
于光祿斯亦彼此各一時矣由是觀之寧能免參差
之舌乎藉使光祿爲一介書生當在有志之列即不
富非指名亦必與于厚倫睦族之品欲以吾說作
一祭光祿文病甚未果乃因弔而志之

朱懷東

舟行熱不可忍與杜醒陶小憩子魚郊園則朱明卿

梅花草堂集卷四

主

在焉晤言之際默然久之念懷東先生見其嗟賞將
有却公坦腹之觀雖未竟約終不忘北海偉器之待
手神談笑宛然在目而某一生坎壈使先生不名知
人慙負何極既別去猶復卒卒自語

三文

昨公亮携三文見訪未嘗吐音發韻酬答之際虛室
冷然或難其暑月僑居羸瘦之甚政不知籠禽婉慧
故由樊縲中取勝耳

許寅季

許寅季訪某草堂甫入座便奏新聲兩闋笑詠而
去其甚重之愧不能操阮千里琴與之相答響也寅
季上虎丘石歌吹寂然斯亦獨詣于此道者矣又有
李希虞者貌古渾聲若老人之咳且譁而寅季自以
爲不及此意未深解也某嘗識李于鄒先生座上周
旋竟日其意亦自云爾腔推崑山音稱無錫而許李
皆吳中人政猶文在鄒魯而風必吳會也耶

病暑

人有病暑者某健七筋肌肉暗削乃至不能自言其

梅花草堂集卷四

主

所苦某則不然見家人具食徹體都汗性好薜荔
壺列水簾以數十次第引啜童不暇炊至五六月都
不得盡一器烟生喉舌肺腑焦枯少嗽時菓差覺小
潤膚汗潏泚如荷縲綫拍蚊沾血竟夕無眠清蟬嘶
露皮毛蜩起而體不加羸心情殆盡此則某病暑之
候也加以頽年害憊百感具興空谷乍響如追突至
談笑喧湛不異平日被髮朝吟俯首思睡涼風短夜
或不就床又併儲嘗耻黃口嗽嗽計筭米鹽朝支暮
訖寧有好懷消此永日然而紛床盈几無非蠹冊開

徑延賓時來英彥砌卉盆花奇香馥鼻池鮮樹嫩足
比尊鱸雖云寄視坤筠故自洋洋盈耳敢唏不足妄
有遐思偶三伏之云狙聊支頤而紀日

陶寫

謝太傅疲暮之年賴絲竹陶寫王右軍觀田里所行
故以爲拊掌之資此二境真攝養之妙旨某佩王理
自入春不詣游晏間課弱孫句讀既成誦亦自欣爾
有喜今日聽周小一歌覺謝理更優然終不欲以寒
儉向人使陶寫之致未秀

王桂塔

卷四

七

經王桂塔下聞鐸聲錚然徙倚久之念建塔之議始
于江右劉先生文正其說云崑無百年之家難爲長
族建此則一變矣今李中丞濟美寔聞此言其後二
十年白之觀察邢子愿伺得贖爰八百金而侍御劉
在田應龍爲縣命性長老董其事十年而成其始末
中丞之力多焉長老故汝寧人饒血氣有爲之功往
往而就晚歲始畜徒持誦竟爲僧戶長然非營私所
致也徒昵匪人不免破碎或疑長老之果無招迂曲

因此不然長老端然坐化自因自果而此匪破碎則
其徒之因果明矣某與長老爲世外交幾四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房仲故宅

路逢九服使知在陳道安許亟詣之則房仲故宅也
長廊棲鷗穴鼠竄瓦間所爲房仲嗣者則以不類歸
宗矣潘嫂亦老病力支故業多買金爲房仲收拾遺
文可敬也延道安課其從子聊以遣昕夕庭戶肅然
問逸季所居則聞無一人門施扁鐫獨三殯在焉傷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七

哉傷哉昔游房仲仲季間甚相欽重其後祖玉視予
真有通家肉骨之誼間一候之必迎予曲巷中握手
之情可掬每過予極歡乃罷但以一童自隨便令給
役曰張先生家故貧毋令奴輩從旁揶揄也一日與
子顯偕訪予默坐聽其兄弟自相往復各數十交不
倦真王謝家佳子弟也祖王已逝子顯病且久使人
不欲以刺字通此日我心何如哉

偶紀

有孝廉將對公車以素簞留別所私妓援筆書云我

攜長鋏赴神京君向秦樓理舊箏已袖手久之未下一同游績之曰正是將軍不下馬果然各自奔去前聲程

金子魚

金子魚方強仕去不詣公車居鄉務行其德不求道廣故是陳太丘以上人宅後有園因竹樹于隣舍週遭菁蔥參差翳鬱獨坐彌月時呼子柔叔達歡飲其間境與人嘗相得矣予至見其二子止予宿不可子魚曰吾與若皆老矣地且隔安所接昕夕而輕別焉

梅花草堂集卷四

四

予曰然故不欲冒暑相就作一番交際耳既別予亦依依久之因憶子魚無子之特意甚憂子柔獨否今兩家即已見頭角子魚指其長郎額乃出予頂上子柔即見予令小坐聞同舍生讀亟馳去前際後際寧有窮乎

子柔

子柔櫛而揖予予知子柔休夏不櫛也見所知何櫛馬子柔曰不櫛非例也取適而已矣子來我不能為主然必有主者子在我必爲客且勿問主矣今日不

解櫛矣已而仲和主予果以休夏不及子柔而子柔至于是衆客大喜江生援掬而歌其聲泠泠然輕重疾徐無不均節訊之則江文字之子襟歌新令者也座客凡六人叔達寔甫公路吉父子柔暨予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鳶跼跼水際故不減武陵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烟霧翔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

梅花草堂集卷四

五

長倩許我葦絲千縷當乘興訪之

王公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去崑五十年吏民幾無在者聞其即至爭雨汗觀之咨嗟載道無問所不知何人此可以占人心矣神明之後行李蕭然不知有大力者將何以謀之先生晚歲得子三人而此中訛傳先生無子驚相告語謂天之報施何如也李中丞保釐東郊始識其次君一見宛然嘗語某舉體無弗肖者先生辱與先君善而某亦以童子就試得當于先生僅能

隨諸父老咨嗟惋嘆而已可不哀哉二子名廷樞廷棟天啓甲子卿薦

修梵

訪祥符二王因過晉長倩許修梵出迎既揖不知涕之何從也先世長頗物色修梵謂可成名而梵與處三事世長危急之中周旋甚力勸止之際捨二士無當者世長既歿二士哭之慟可謂方外情深今不知其近詣何如方便咽時故不及詳也

秋暑

樓花草堂集卷四
是月之五日至今年來無此秋暑矣今日頗有風而無涼颼然樹杪時作淅瀝聲藕花瓣亦稍露筋脉秋後熟爲時幾許耶爲之慨然

曹周翰

曹周翰患風瘰勢漸平復躁更非常顧端木云恐無瘰理予謂不然凡症惡相反周翰之非常固其常耳端木笑曰乃不畏盡耶周翰蓋功名之士雙眼不可一世其才故足相當老而彌固而世人競以富人之苛禮責周翰即非周翰之才性將不免躁猶憶乙巳

歲周翰別其詣長安曰設有盡得吾產者奉我二頃村田三畝園圃數廬精舍萬卷圖書至老而不間吾安肯衣藍衣冠幘頭僕僕長安貴人馬足間耶某聞惋然去今九歲矣藍衣如故能無懟乎昔王逸季既歿論房仲事者多異同周翰在青丘梅花樓上墮樓以白其不然此何如肝膈哉世人欲殺周翰惡其驕而自矜故誠有之然某與孺和務以氣凌周翰幾二十年無間言陳登曰所敬若此何驕之有

聞蟋蟀

樓花草堂集卷四
候蟲時鳥所知不過春秋晦朔之交所居不越藩籬庭戶之際然猶爲天宣化應時而發雖復悠揚均節自詠其咸若自喜之情而田夫閨婦爲之感動奮起不忘其所有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獨老不復振如其者矣夜聞蟋蟀於砌下搔首慨然但喜暑隨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來

西瓜

夏秋間多病肺熱沃以瓜液則頓然而消昨在練川問小予柵橋色味淡惡不及常品某怪之疑其非種

土人曰不然直是土變耳今其派在黃慶出練川之北城門五里曰黃慶也往購之亦不佳連啜數十座皆曰黃慶皆無故柵橋者既抵舍晉長倩見貺數顆稍甘令奴子索之玄明村甘而脆矣吾鄉土故得不變耶有問邵平瓜當何所似某噉不徹又問曰如后妃葛如九畹蘭如東籬菊如天隨蟹如小童團茶如寶管谷筍

姜韻

某好自放少嘗問射于顧生惟訥多所指發終不能

梅花草堂集卷四

六

身其事又嘗問數于姜老雲峰廣試射覆以為樂隨所觀變必布之以卦如郭璞王早隗炤之能所言立驗雖久遠無僭者自姜老歿而其所試射覆家無慮十數大都取暖而已矣言無當也丁亥之歲周仲昭求卦于先春館中得乾之亢其占曰龍亢而戰血玄以黃陰陽相搏五歲偕亡爰此宅兆無首在堂不六年夫婦相繼夭歿堂更他主中祀一陣亡者今塑像在焉可異也庚寅秋姜老在某許有鑒者楊擁蓋策良揚揚而至見老慨然改容曰翁真仙人耶某問故

下

楊曰三十年前翁肆如市予抱一兒往觀之翁笑曰此非若子若若無金吾政憂若無子耳後十五年吾肆且東吾門可以羅雀而若黃金滿籬矣吾隨兔走當與若相見翁斯語常在心頭也今日再見翁真仙人耶第免走云何老曰吾行在邠君不知明年辛卯乎卒如其言楊亦終無子老好黃白之術為之輒敗不剩一錢某嘗戲之曰神仙恍惚不如粥數老曰吾數不可粥縱得金如山終不給殮耳嗟乎翁豈自知其無成而故以黃白耗其日月哉要之亦數矣惟訥

梅花草堂集卷四

九

夢

論射以心手眼若一為用養氣為體某嘗語惟訥昔人射牛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豈心手眼到耶惟訥曰養之將自及吾愧未能也惟訥好異書又能曲其才力得之手自抄錄寒暑晝夜不輟噫前後際人多不相逮昔者吾友已成古今矣傷哉黃裏音容歡然如故困援筆紀其一二某嘗為惟訥作傳猶未盡而雲峰之奇不可殫數當若之何

冷枕單床未面而息多夢山石玲瓏與之曲折上下

而絕無林木之觀意亦不怡若有所赴而求至者解
者曰此勞力之象米鹽迫逐之應也頃風流得意之
事憑仗夢神政可得半及其衰也山骨都來碍人欠
伸而覺兩脇殊苦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筆談

吳郡 張大復 著

里社

吾鄉之社始月之十三竟十六邑乘所謂喧填三日
一國之人若狂指此予自少不喜觀社而好當其時
蓋淑氣清和卉物條暢鼓吹近遠士女雲集亦歌風
貢俗者所不廢也亡何國丁其戚吏息其民素車蹕
躅以避潭濕鼓函胡而乏響言念曩昔感茲舊笥筆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墨如新日紀可述甲辰開卷註子女婚嫁之期乙巳
空文垂海虞顧李之號丙午失恃于護庭何知歲月
丁未剖書于雙鯉獨紀南昌戊申大雨如澍魚蝦襍
處之災爲之兆也已酉好賦閒情有美薜花之詠樂
忘死矣庚戌珠沉掌上誰能對景不傷心辛亥茶閒
同人喜聽楊彈邀夜月壬子之歡會合尊促坐者十
二人寧知豆冠花先埋塵土癸丑之索居冷醉閒吟
者如平日不信同林鳥且欲離群淚灑空花燈寂寂
游魂昨夢漏沉沉紫艷離披露雨洗來香獨膩烏衣

嘆惜麥風吹起燕將雛自喜門前息交人傳簾外寒
會神面自新衣冠禮樂日增其舊民情漸減狂歌醉
舞竄失其初何人能故貧病老敢信十年閱世彌窮
丙庚矣那堪三痛感時序之無情悲週甲而猶載

雨洗

雨洗碧落多作青錦幕
玫瑰花鮮芬照日風流近遠如
敢陳家紫甘香不可定
重羅楚楚指端時有冰氣

奚亨之

奚亨之浮沉諸生間
慷慨耳一行診視裘馬增色儒

梅花草堂集卷五

二

家無小康方技多速效此定理也吳趨張五河元舉
為諸生庭可羅雀及以繪顯其門如市先是張有弟
元士號支峰眇一目善寫生為時人所物色張頗躋
之其後張顯而支峰之價稍落蓋技之上下不可誣
云然舉用山水顯士以花鳥著政不妨二難舉先世
長所從受染者也

經元坊

方奉常曾建經元坊于興賢里曰念吾姊歸于張其
貧有婦而娶堅柏舟之節里人倘以予之故莫侮乎

其後銅仁公徙坊于北塘新第先君嗚咽不已顧謂
予異日倘足于貲必復之母忘奉常之誼而今已矣
會有問經元坊下張家者輒紀之

討便宜人

世間會計便宜人已是世間曾喫虧過者何也會討
便宜的人靈利玄通其于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透脫
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聃馮
道之徒胷中壘塊無所不抹殺故無所不便宜此豈
落地便便宜也哉僧孺曰故不如沒孔竅人饑食渴飲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三

夏葛冬綿胡亂酣酣醉隨地昏昏睡為討便宜之尤
者耶予曰誠如君言一切眉眼唇舌惡乎知之矣僧
孺曰此非我所謂便宜也其必眉眼唇舌之所必不
及而終其身泰養圈牢不知喫虧便宜為何物者乎
快論快論

杜醒陶

杜醒陶見訪輒揮涕非今世人也醒陶言去年此日
世長求診于顧昌甫頗自危即昌甫亦為世長危之
矣獨予不知耳經云諱疾一不治痛哉令世長早自

寬無料理之勞莫須免醒陶曰誠不免必不肯自寬
必且勞痛哉痛哉甲寅四月十七日

李公嘉

李公嘉生不失權量對人不能欺曲殆與予同年未
五十便能移家僻壤欲以農圃自老較予故爲勝之
公嘉云惱人情性莫如館賓必免此然後眠食有味
吾不能不記其言

梁伯龍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

梅花草堂集

八卷五

四

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
奇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每傳柑襖飲競渡穿針落
帽一切諸會羅列絛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
龍自以爲不祥人有輕千里來者而曲房眉黛亦足
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古人駢瞻而已
今日得刻稿于其從孫雪士雖不盡讀覽其品目多
勝游名侶居然不俗中有甲寅二詩亦多傷感之致
摘附于此

晉世銅駝荆棘滿石家金谷水雲屯白頭空作江南

賦青草誰招塞北魂

此日燕歸空有樹當年鹿去已無臺憑高一望千山
暮零落浮雲天際來

水學

嘗與王先生夜談水學及會通要害先生曰汶接東
平有戴村壩云蓋前爲漕梗乃導百餘泉入汶築壩
戴村橫亘五里過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於
淮泗六分北流達于漳衛而國家數百年芻輓之利
賴焉其計乃出自英白英者汶上老人也未樂中宋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五

司空禮尋勝國會通故道英乃獻策永便國計亦奇
矣至今分水廟廡中有英木主而戴村又有英專祠
世給冠帶其子孫一人主祀庶幾古鄉先生歿祭于
社者哉王先生故經世才好談治河事語及之津津
欲吐矣今日閱汶志見檀戶部芳邃序云圖湖泉源
流併悉漕渠利害不覺心動因錄汶志五則以便查
攷先生又言過汶流便漕不便于汶擇利莫如大利
大不得不計故末又錄漕壩如左

邑之川爲汶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

蕪原山之陽一發于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官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鄉無鹽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瀆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于戴村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于濟寧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會漳衛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利焉

梅花草堂集卷五

六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爲蓆橋河西南流至草橋堰受龍聞諸泉及蒲灣濼水爲草橋河又西南流爲白馬河聖泉河爲鴉河至南旺分流爲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靳家口凡七十有二里夫水一也其源之發則爲泉委之匯則爲湖導于遂而通焉則爲溝域于隲而止焉則爲窪爲泊溢于堤堰而決焉則爲口

泊之關於漕者爲蒲灣距邑北三里一名仲勾泊

一名五花池蓋魯溝自軍德橋而下遂爲堤岸水因漫出合于停潦民田多沒焉其水出和浪橋逕周家河入汶邑之東南爲輶王石橋泊拔劍泉水匯焉西南爲釣臺泊則馬踏之餘浸也若魚管石樓二泊秋夏水漲未用不植然來弁之入常備餘曰是稱沃土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遏汶奉符以達任城每至此而舟膠焉自宋司空分汶于此而漕始利矣然汶之裨于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潦也故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七

壩於戴村以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壩以聽潦之決焉蓋以潦水汨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所衝始微淤之所挾始寡堤不歲潰淺不歲填民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疏濬復廢而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狹上流之勢僂欲西趨石壩聿築潦始爲害番鍾之役無歲不動夫額弗充漸及里甲崇原平壠變爲沮洳結茅積稼或隨浮苴舒司空開渠河口之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挾潦

而注西觸于石驤折以南其勢彌怒故愚終不免耳或疑潦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壩之時潦非盡西也若今之泥濘則盡啟諸閘及斗門洩之猶襄隄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願司水衡者濬泉防湖監臨閘座復于泗汝河身務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潦是需待命于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爲國家長計哉按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曰草橋土壩其接隣境而關于邑之利害者三曰

梅花草堂集

卷五

八

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曰長溝石壩按自沙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于坎河濁潦怒湍沃壤爲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以嘆懷襄也陸水部撤土壩害減十二乃汶猶挾潦括沙底于分水以爲漕梗故大挑之役歲爲民病而始則築隔繼則起水終則挑隔每用力于無益之地曷若于上原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濬撈扎板斷流不用樁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終不猶力少而

功多乎

譚公亮書

譚氏纂嗣于草野之鄉而公亮夢其父風泉輝顯告誠于燕臺之下皆以癸丑八月十七日公亮既覺即爲沈湛老言之非已事而神之也公亮面頰方常若不可一世世人競拾其潤達高華之好以相訾詬有識者或和之然而非也大德不踰閑今日友輩中吾信之公亮矣頃得其書云父子恩深音容相召三千里外如對面談弟是以捐心自誓糜爛爲期決不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九

爲自全之計乃不意抄家斬嗣之揭反出其夫挾通神之資連鎖骨之舌其勢應爾我又何辭但不爲知己羞無憾耳覽之欲涕漫紀于此

董解元西廂

董解元西廂吳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壽承家得之西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後何拓湖得完書于楊南峰而三吳好事者皆著一編矣又數十年袁石公爲吳令酷嗜之稱爲几上之書而此譜益著海虞嚴伯梁索周氏全集付之剞劂然急于成書疎於攷訂未爲善

本識者憾之予嘗見顧明卿手寫一冊字畫道楷圈識截然云錄之馮嗣宗家今不知所在顧全書既出繕寫不難惜乎世未有傳其法者先君云予髮未燥時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坐分諸色目而遙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未有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天雨無爲于室偶與李季鷹梁雪士談因紀其事

袁陶

袁石公遊盤山記如春花美女婉媚多風陶周望台

梅花草堂集卷五

宕路程綽有烟霞氣色

燕

燕夢相恐聞聲音驟然未成聲也朝曉之娓娓兒語矣核而花卵而飛胎而走皆宇宙至奇之變而人以爲常也

祈禳

祈禳之說吾所不然近見五行家按星辰飛流躍次之度爲休祥之符往往而驗此又何也豈昔不然而今然耶氣盛時不然而衰則然耶將氣盛之時一切

抹倒則我旺而神衰而今反是也耶母病瘦死生貧惱憂患惕其中而神憑之也耶遲暮之人曆日所不載與俗委順斯理之常每聞日者言焚香薰掃正襟危坐此吾祈禳之法也必不免視力所能爲行之久之病患亦良已吾欲推之人事輒紀於此昔有苦獅子吼者或告之力與之角將毋免周公馳先生笑曰俗言凶星過度側身修行以禳之凜不可犯此河東者吾凶星也敬之禳之不暇而角之也哉聞者絕倒然而此非戲論也

梅花草堂集卷五

朱子魚

朱子魚超穎可喜時有詆氣頃見之又似凝遠已讀其可禪草紫金政與瓦石相錯較是寶色勝不可滅也聞之趙九如子魚方治園亭竹木紛委匠石喧襍料理之下不廢研席斯真可人矣紫金光相要從瓦石中洗出

破戒

里中多飲酒之會而吾家特貧賔而不主吾齒特長首而不二吾面目語言特不祥穢褻而不可近吾七

勢不能自主寄與人淋漓而不穩便念春秋六十一
切謝免而支季淳設席徐天倪館邀之必赴曰不令
君破戒而行吾意焉予亦欣然就之二鼓乃別已自
惟吾舍近而就遠去故而即新辭鷄豚之雅而詣聲
歌羅綺之歡何論人非吾將毋眊耶孔子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

無錫恒

今歲三月廿六日無錫人忽恒擾不知所定守城卒
捍之蹂踐益不可止卒亦乘機相煽暴劫民家姜侯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主一

勅守者縱開城門民乃息然未午至酉舟亂于河尸
橫于道棄子女相枕藉死者不下二百餘人而北城
門尤甚或曰蓋孟河盜徒相搏訛傳至此江陰一帶
皆然或曰盜販殺人潘葑自潘葑始已按之絕無殺
人之事亦絕無被劫之家此殆不可曉也軍中夜驚
于傳有之然是帶夢惘惘未有白晝若狂蓋粉二百
人者往歲辛卯七月某日吾鄉訛言寇至驚擾踰時
良多棄子女而遁然未嘗相踐必慘烈如此不知爾
時士大夫作何解乎日月之食也陰陽厄也宋儒猶

曰聖人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士大夫作何弭乎
陳按察榜掠城卒爲倡亂者戒雖不然今日事勢故
應爾金雅少言嚴中翰雇舡無錫舡上人指其舡言
曰是日曾渡一百五十餘人伏湖口舡相接如箔蟻
汀鳧顧視天日一片函霰陰風襲人姚姚矣

祝侯書

祝侯述之有所取士某貽書乞憐者侯荅書曰憂之
而不能去者貧也却之而惟恐其復來者俗也貧俗
二字橫據胸中豈有清風颯至乎侯與人多沃澤故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主一

既去而人望之如此錄其言爲讀書自守者式焉

石巖花

吾鄉傳家舊有石巖花六株傳君植之數年每歲花
開鮮艷奪目弇州先生歸其所售田數十畝取置小
樓下用雲母石紙裝四壁花光浮昱都作映紅寶色
此亦風流之極致也年來市花者頗多易得絕不聞
有如此好事者人與花不相值耳花出溫台間江陰
人偏解南中花木意接植頗繁三四傳輒售售輒萎
而花故不逮溫台或曰其地氣云偶與晉孟嘉談得

種花訣訣曰種用黃泥細細揀夏日陰冬不管手
矢浸水續續澆歲歲花開枝枝滿

壁箴

多情爽口是汝之質易事輕怒是汝之習汝手老矣
汝眊不識何物靡々層籬重棘

姚孟長

姚孟長爲諸生時嘗草疏盟于佛曰某甲自知黑業
深重白法輕微叨覩人間踴踏天地何敢爭衡皇路
問徑雲遠但母氏劬勞涓涓未報而今病軀多瘁淚

梅花草堂集卷五

五

眼欲枯松栢徂冬桑榆傍晚儻此生不資于世福將
捐糜何當於顯揚覽之令人嗟咽孟長既舉於鄉而
行益加脩可謂孝子當節婦始娶時人謂節婦婦於
姚而女子于文即少寡可幸無患乃不知孟長以十月
之孤几困重役節婦乳之哭付大母大母抱之哭于
公庭其當日情形何如哉蓋是孟長爲諸生湘南先
生致少府歸而節婦始得安其孤寡之常距其始十
六年矣予嘗讀黃節婦旌門銘頌嘆姚氏門輝代有
婦節云金華宋文憲公銘曰寒颼蕭々青燈在壁月

落參橫猶聞夜織眉山蘇編修頌曰霜風淒其落月
照帷闌關機杼形與影隨覽斯言不凄然泣者無父
無母之人也今 天子仁聖顯貞遂良表厥宅里姪
一門雙節豈顧問耶

夏德元

夏德元久不過予談眉宇間多感奮之色而口不言
所言皆後來英妙無貧賦容真白菴先生子也試義
清飭聞然而不耀當必有進焉

王孺和詩餘

梅花草堂集卷五

五

孺和詩稿猶存什七癸丑以後詩餘殆不復見辛巳
歲曾閱其手錄一冊幾半咫菁華艷發號稱得體壬
午而後遂不多作壬寅歲端陽日有點絳唇一闕雖
復神情蕭散而感慨有餘不無張氏愛姬雙鬢黃冠
之意矣先世長唾不可止正在去年此日無聊檢閱
復得此義我痛何如

大母生忌

晉大母閨生其後七十年設帳之辰都不相值先父
母以觴進笑曰待閨月始爲之後六十當賀會三姑

喪未久先父母不敢言今上辛未爲大母七十在床
得四寒暑矣先是母四十病瘡輒劇至五十六劇不
絕如絲然猶淹淹二十年至屬續神氣湛然不亂分
縑析釧井井均適曰若爲奩中物若爲姑家物絕未
嘗有絲縷銖兩之廢先子泣曰母少孤貧更大病三
十年非艱心倍人數等其輩安所得先世手澤而見
之即曩者更窘乏不可縷狀亦絕不見母出此質錢
也小子識之守成者不當如是耶先子言猶在耳而
母亡三十一年矣近死之孫母忌不能謁家廟命桐
梅花草堂集卷五

去

代之因述其事甲寅五月三日

偶句

剛腸難忍英雄淚死地誰堪兒女憐

病眼

祭已予館周元裕家四月十六日夜里社送神觀焉
眼迷炬翌日發腫心患之而南昌饒先生適行縣得
失之念擾擾矣饒至病假又二十日爲五月初六始
試崑山目已暫然無恙也甫就位不辨天日豈非數
哉時有同學生沈玉涵名存孝者忘其試翼予見饒

先生又有王司訓名體仁者爲先生具言某平日狀
饒頗惋惜免色詞之辱未午放歸又有兩堂役顧某
沈某送予歸舍亦一時患難交也歸至草堂先母憂
惶不知所措先世長從外入面予無言先叔父多好
語慰藉吾爾時已不復作全人之想矣其後十七年
已酉不免爲鉄鞋道人所紿床頭金殆盡病者思起
其信然乎然予故知道人非相紿技盡無復之耳脫
逝而去則真可笑既去先世長語予曰每見道人視
眼其始漸有欣喜之色後額漸顛搖首頓足不言知
梅花草堂集卷五

去

無能爲矣

山神廟

慧聚寺四柱有張僧繇畫龍陰雨晦冥麟甲加潤詔
僧繇畫鎖鎖之此吾鄉異聞也嚮公方經營寺址山
神役五丁助之一夕而就臺名鬼壘自縣官建崇功
祠而所謂廣十七丈高一丈者不知何所矣其存者
獨山神廟耳廟建于唐中和著于梁天監更額于宋
秩祀于明燬而復新若持左券豈神効一夕之靈非
幻不滅耶顧元錫請作山神廟募疏檢志慨然大凡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也慧聚寺崑山一隅
勿耳如楊惠之之天王李后主之書額張僧繇之畫
龍嚮公之講堂竟何有哉

龔張

先甲寅倭寇吳中前輩張仲起龔瑞周爲寇所執令
張擔而龔不能忍語多嘆喑張指地曰此豈若死
耶龔終恨恨然寇飲輒令之歌張取所憶詩歌之
語言動止輒以身翼蔽龔一夕令漁張以蓆置池中
奮手擊水魚躍而上寇喜而張又睨旁舍有釀方熟

梅花草堂集卷五

六

者取以來釀而飲之大醉遂與龔遁去其後龔僵蹇
仕路終杞縣令不能飲張經紀其事甚悉王奉常爲
作誌曾見之其從孫季弘家龔可謂孤憤人矣始教
定州抗州守入簾抗主試司大理抗理卿後令杞抗
御史豈古之強直自遂者耶張生曰龔先生不能忍
寇孰可忍乎仲起名振之瑞周名起鳳

居息菴

歸先生居項脊軒輒扁其戶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
當時人知之謂之踰井蛙耳乃不知其有丹穴隴中

之想如先生真功名富貴人也予所居息菴不減項
脊每旦計米而炊不繼則縮步僂行與小嬾躊躇久
之日出豈復有他念乎獨燕坐寂然隣家樹能分綠
蔭娛人春鳥滑滑如簧則先生所謂揚眉瞬目謂有
奇景耳有沈嫗者時賣絲予家多見予坐起庵中聞
若無人嘗私于小婦曰即老夫猶類閨閣中物予聞
之唯唯否否

性

扶善鋤惡人之性也予性鄙不能鋤惡然願扶善微

梅花草堂集卷五

九

顯聞幽文之道也予道淺不必微顯但務聞幽

文墨

南充王都御史廷作侍郎王思質傳頗詳密已讀李
于鱗作如盛暑臨流披襟解帶又如乍脫冬衣徹體
輕利文章故有定價非世人之憎愛所能損益也弁
州爲父叩關寃沉痛至其情結鬱而文加條暢援引
舊例卒用其言其言曰查得先年尚書王文于謙因
石亨等奪門誣枉重罪伊男王宗彝于冕奏辨各復
原職欽賜祭葬贈謚臣父事體委與相同循覽顛末

要知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文墨也大喜峰口一擁至
于遷化當時之慘亦烈矣而城寨故未陷也相嵩父
子安得妄引條例耶至兵部附葬奔州一疏可謂奕
葉重光其言曰臣父屬續之際遺書戒臣濫受國恩
死不瞑目不可復希身後之榮裸身而葬以奉先靈
是吾志也嗟乎王侍郎真不死矣

文章獨行

睡菴兩孫文序云時文者攫時之物耳譬之高下眉
之廣纖娼者之笑顰賈者之貴賤朝更夕易而不能
梅花草堂集本卷五

五

以自主且人亦走其便秀易與者耳迎世之心急而
獨行之思寡豈惟舉業哉嗟乎夫子豈可謂獨行于
文矣往歲求子晉文不可得癸丑得之王元孚以爲
非後人間世人也王駕部書云此中如郭爾光孫子
晉諸人雅相慕尚尊稿至輒便持去此何解歟豈亦
不與于便秀易與者乎眼中識字以來靈異莫如孫
郭皆出睡菴門下真最奇事周自淑嘗言高玄圃先
生其人可方子晉惜不見其作義然亦湯先生門下
士也先生評兩公卷數言耳令人無限洗發錄置凡

上爲獨行者之助云

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錄策論入安得有佳子
往往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模子
孟義尤最百年來惟婦太僕先生差解此也子晉
韶年耶老宿耶才子耶學人耶認之其目中不曾
留一書留一人空空如也云爾吾是以驚就之爾先

思二遺

女若有乳母子甫三歲母棄之爲乳母東倉與其兄
依怙居而怙故縣羅卒守城每夜臥衣也溫無常處
梅花草堂集本卷五

五

予視之真萍梗飄飄不知棲泊何所矣駭稚不知念
母皇皇逐眠食耳予每見其顛躓離披之狀心憐之
未嘗不思吾江南二遺也大遺養於嗣母就外傳光
祿言其讀書時能得意旁曉他旨小者整秀如其母
絕不肯向人索棗栗繼亦慈撫之然而眉眼之間吾
不忍轉吾念矣

此女

沈志烈女傳有此女蓋正德中流賊掠西南村落獲
一女欲污之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悟以衣濺血書

此女可旌四字於壁王又新先生作志特表出之且云漆室憂國得名以地義姑退兵得名以屬而此女絕無姓氏可憑里井可據特系之烈女之末竟亦良史矣先生雅志維風闡幽爲務錄白英于人物存此女于貞素諸家志乘未數數也吾鄉有房氏者嫁于顧甫結褵而夫客外境隣家失火延燒里中氏居小樓夜倉皇起亡中衣將出戶忽自訟曰吾婦也且倥偬時而奈何以褻見舅姑且不令外人睨耶亟入樓焚死明旦出其屍瓦石間燒過半矣面目儼然上衣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七

如故亦烈矣哉

女仲

女仲乙酉生其明年丙戌秋孟光祿將問名仲詰朝行矣予時讀書大樹齋本源之僧舍卜之夢夢仲四歲死意乃大惡念欲罷約而有成言且期逼不可遂許之常欲自忘其夢甲辰仲嫁孟氏夢無驗矣而于心終不忘庚戌春季仲卒其子爾章方四歲豈不異哉今日讀歸先生所爲母夫人志自言見家人哭其亦哭然以爲母寢也又曰家人召畫工畫出眎某某

曰鼻以上畫其鼻以下畫大姊以其肖也吾爾時大慟幾欲絕憶庚戌之日聞仲計檢篋中不得一錢解衣質之亦不滿半兩許而風狂雨暗不可渡呼舟無應者其明日始往哭仲姆抱二遺于側問之亦云母寢無恙也予既不能贈仲舍與予婦淚眼相對留婦視舍而予亟馳歸光祿送之予再叩首而別意欲以無使後人悔祈光祿且知光祿之德吾女且愛其孫不令其既長而遺之憾也其地即今孟主簿攘奪之處予性絕憐愛兒女而仲特慧又絕愛之然于仲死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七

絕無所自盡于仲念二遺特甚而家貧又竟無所致撫時感事潛然流涕嘗謂吾父子之情惟枕知之即同卧者莫能知也仲死五歲絕不忍聞仲死時何所言予婦云仲方無恙抱爾章問曰兒將以何報母兒長孟爲母持三歲齋仲死而予婦齋至今不肯罷豈念爾章幼不如約乎予亦不忍問也當年風雨倉皇惘惘而出惘惘而歸其他一切皆成涕淚而又不能召畫工留以眎二遺若婦先生以上畫其以下畫其則予更添一斛淚矣偶與桐語書而藏之令爾章與

日者得以觀焉

擬古

擬古之作常患其類徐昌穀五言詩學漢魏而不類所以爲高故常欲另寫一編模漢魏歌之北地信陽多類之矣或言昌穀無近體故亦宜然

王子顯

王子顯絕無少年傷生之事而一病幾危殊愁朋友是何故子顯措意周謹于事都不能忘其稟受或未必爾昨又遣人致粟于其覽其書訊其使其爲霍然

梅花草堂集

卷五

帝

無疑而予不能不嘆惜于拜賜之時人既去而猶爲之躊躇却顧也子顯于四方合志之交何所不適寧獨某即某之無似或必不能忘念于子顯今何時乎甫脫萬有一起之危庸情所好爲之肅書運米周急以時則豈非不能忘之性歟使還其無所致子顯但附語表夫人無令而即不自逸一切後其身圖也甲寅五月十二日

恩宥

恩宥天之施也然不能及良民何也良民于法無抵

勝場

也于相無通也昔人慎無赦豈無見耶近詔徒流以下量加寬恤猶以爲恩之未曠也此非君子之言也言文大家各有最勝如昌黎之志柳州之記香山之終端明之表更無一篇可參因知孔子博學無所成參則全體無可參訂耳然勝場之中又有最勝如昌黎殿中馬少監志是也李獻吉頗爲諸王志墓亦無所不佳其志僖順王云王好夜宴鐘鼓管籥闐喧徹宵鷄鳴月墜香粉銷落烏履襍糝而其興愈酣或勸馬王弗之從也竟以此殂殆非高華公子游閒少年酒色之事斯亦化工之筆矣

海漕

海運必由淮踰青萊多山少壤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經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忘覆溺有故址可復江陵初山東漕河開海虞徐少司寇栻與其長劉公應節上疏具言海運事劉公萊人也徐公倚之爲信遂秉憲職往用軍興法不能亡所調發人以爲擾爭言之兩憲其後劉公秉戎政詔往勘處鄉

梅花草堂集

卷五

藍

人狎公噪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議遂寢徐公既謝政雖暮年猶扼腕談天下事每及海運輒曰天乎以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予嘗聞江陵在政府集諸門下談治河刑曹商公爲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入御史臺出按山東江陵身天下之重而敏于用人類如此當時忤江陵者謂欲立奇功自固朝端爭言治河便不效又紛紛爭言海運矣嗟乎譬之操舵于江河風掀浪舞豈能刻程而趨即多方行之而有一便顧不快

梅花草堂集卷五

共一

懼心恕心

哉而況乎海漕並運皇祖之法斷斷乎不可易者耶予憚不擲聲遠與祥治過之問所疾苦祥治曰大抵靈利人多作悔無及事而又曰某政不免故知之而又曰韓某有言垂老之禍莫大于偶然試之而不覺其習之生常也此猩猩之醉也其始有戒心焉何知其醉也張靖孝先生曰欲心起當以懼心制之又曰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此兩言者易曉耳其孰能知之雖知之臨事忽焉失之矣

趙御史

江山趙御史方泉先生鐘以嘉靖壬子督學南畿受命迫期三閱月而事竣所閱卷不下萬有幾矣明年歲試先君餞于庠御史校文但得機牙不責聲句或彈削竟牘而名第乃獨完或次少後而獨于衆中抽揚之聞者不測後乃大服先君卷蓋彈削而亟賞之者也嘗聞之大父云先君領牘時始無不削者竊訝之經義未始有批識及韓非作說難一論則硃鉛互覆賞識殆盡矣又大署其尾云此傑才也疊斐訪博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七

有傾山倒峽之勢右先君者何公天衢陳公王道周公穀馬公致遠陳公允升先君御史第六人也其後某浮沉黷校落落無所向偶一合于德清房御史竄用第六人增廣右予者狄紹程張振得沈廷用陳夢龍徐紹伊先是辛巳歲予就郡試祈韋蘇州祠夢學掾胡守朴者語予予所得半尊人予心莫善也自今觀之先君授餼而予增廣先君膠庠者二十七年予十四年不半哉夢學掾語者先君晚貢入太學而予濡首黷宮病廢也

城居之樂

周茂仍嘗誇我村居之樂莫最于不聞戶外事但苦索居乃不知城居更有樂焉莫最于索居不聞戶外事也須其來語之

息

寢之義息也息則生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記曰鷄初鳴咸盥漱聖人垂世之書後世養生之節也王龍溪先生有言今人全靠夜來一覺酣酣睡足補一日之用所謂後天安樂法也今寢而不睡睡又不能

梅花草堂集卷五

九

起息乎睡夢擾擾若勞極骹不知身何處所息乎意煩肢楚唇燥而口不潤息乎未寢輒鼾息乎醫經云順之徵生逆之徵死夫既息矣而若是順乎逆乎生乎死乎莊子曰其寢不夢息也孔子終夜不寢不知老之將至息則生也有問卻老方者荅曰但眠食恰好處噫後天而奉天時中庸不可能也或利而行之其庶乎

清和社

先君晚歲每逢花開鶯囀蛩吟霽集乃至寒食重九

坊燈里社爲歡如不及惟恐後時既往而黯然自失也予既病于事多不相關清和之夕獨喜聞穿街簫鼓隱隱入座輒思與陳更生王孺和顧元宰輩取間道逐燈火豈可得哉前月有令民家不得燃神而今夕亦寂無繼者蓋藉口于上之令以藏其貪乎爲之慨然

埋官

陳鄂州理台子病悻不能送爲書答縣篇寄之六經之言于今世未必可試試亦不盡效其斷然可試而

梅花草堂集卷五

九

立效者惟好生一念耳生死之門宜屬老吏而此官必筮仕者爲之庶幾寡過不在此念耶往歲與王又新先生夜論文極稱王文恪公充類至義之盡篇而劣馬孟河子問故先生曰文恪主開孟河入之豈義也哉予笑曰埋官之言也先生亦大笑

張馬談

偶閱馬君常澹寧居刪而莫然自失也譬之避秦人聽漁父說漢晉事不覺欣爾有喜作食慰藉求與之決而鷲避之也技至此耶庚戌以前果哉末之難矣

君常言寧爲缺陷毋爲圓滿夫未有缺陷者不圓滿而效也張治生曰效則效矣何與十八房事祇費一揣摩耳快論哉雖然二兄故武陵溪上人何得相悞

晉代衣冠事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三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三念

嘗欲作一文弔王孺和如有物梗塞喉間不能吐亦不出弔婦李思則廢卷而屢歎如臨流傷逝不若無言弔顧朗仲如觀玉碎驚魂動魄而故匿其言之狀不忍示人此三念殆未曉何故也蓋茹素發願作而復却者數矣姚孟長曰方今友道衰薄但作一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一

篇祭文便結一重公案吾深有味乎其言

八丈

譚公亮有歌兒八文皆極一時之選後來如馬如費更自通舉或云物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此不盡然聚而不能盡其才即盡其才不免淫焉以騁雖得之必失之公亮故有家法諸伶歌舞達旦退則整衣肅立無昏倚之容舉止恂恂絕無譁語詠氣考訂音律展玩法書濟如也八文見予至輒大喜多煇伎以待今日偶與文筆語筆出其主所爲歲寒篇相

眇口誦無遺且曰主人倦于筆硯聊試一曲爾客至乃具樂否則竟月習字耳友輩如公亮亦樂矣彈力徵歌乃不忘買金急友年來才料俱老厚自檢押故是天壤間有心人非有情癡也其歲寒篇首云世多脆薄之人而又值尋常之會萎然聽命于造物者有由然矣每誦斯語不覺眉墜

十損

有從不佞談者其損凡五面目殘破對之不祥一損也語言率直無益於數二損也世之所是我之所非

梅花草堂集卷六

二

三損也向人翰寫了無避匿四損也衰老無心過即忘之五損也不佞與人談其損亦五未見顏色動悞深衷一損也多言損氣屑越神明二損也談言無味衾影懷慚三損也吐之逆人茹之逆予四損也老人嘆喑旁鬼揶揄五損也具此十損而來者不已應者不休不亦癖乎聊書此自警

龍

驅駕風雷騰驤萬狀而物不傷此應龍之所以爲神也發屋拔木驚怖有情而席捲之委諸莽蕩之野人

物遂死則蛟虬之事龍無與焉易曰神武不殺蓋神龍之謂歟然使輟劉累父豢之物令從事風雲之勞其勢必不得故夫天下之可泰者非龍也

父子兄弟之樂

王叔士有二弟兩郎皆擅人倫之雋熈班燭燭一時耳有儷者近日休沐里第讀書不輟如諸生多研丹砂爲子弟批閱竟日達夜耳目應接不暇其年固未四十也快哉父子兄弟之樂古來多有文章相聚莫如眉山蘇氏東坡自言子由之文實勝僕又云幼子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三

過每出一篇見娛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此殆近之然叔黨文妙時坡年且暮矣

張氏

屠者沈蕃負責死妻張氏年二十一抱二歲孤嗚嗚而泣淚盡流血蔽面垂縵見者悽慘既三年孤已斷乳其舅姑爲蕃禮懺擾擾不知所爲張抱孤復乳之孤不吮張泣曰兒今夕以往安所得汝母乳而不吮耶抱以貽其姑而入既入復出復抱乳之嗚咽不成聲其姑末之察也懺畢呼張寂不應竟閉閣縊死服

衰執杖悴悴如生事在萬曆已卯前後間邑中頗有
知其事者而蕃死責事不可白更有人持之遂寢張
與予同里嘗召其奴李鉞者問之道如此今麗澤門
外有市房面門而峙者張死節處也乙巳秋為晉陵
沈先生言之先生欣然欲叙其事付庫中以便查照
會遷去不果或曰其孤六歲亦死嗟乎使張幸不為
屠家婦即歸於屠家而夫不死責或其子有成立則
名不沒即無子而當時有大力者不畏強禦力任之
則名亦不沒然而沒不沒于張故無與也三年茹荼
梅花草堂集卷六

孫道光

同學生孫道光與予同年生居同里既長徙居滄濱
村不復相見一日見道光被髮行市中予拱揖光不
顧而去或云癲或曰佯狂不癲也予念道光故渾
爾無佯狂性趙綸叔亦居滄濱村近語予曰道光可
謂孝子予驚喜問狀曰光赤貧隆冬衣鶉衣足無履
而時時買鮮以奉母其母或窮愁不欲食必多方勸

慰之盡鮮乃止每入門呼母柔聲下氣聞者多感動
之迥異哉予亟訪之則道光死一月矣

周霏霏

張薜如別我游吳興且曰遲圓情客來當往虎林看
畫西湖落花乃返快哉圓情故是少年場一法而薜
如樂此不倦殆是一癖也朱白民云攜李有周霏霏
者名文作詩多佳句近游十八澗詩云烟深鳥不語
歸路正漫漫格力適上絕無兒女子可憐之色又好
讀書見燈輒不欲寐時時達旦此真可人矣薜如自
梅花草堂集卷六

業錢

海虞邵茂齋瞿元初輩以除夕運米六十斛來為
子三月糜飯之資夫使盡室不糜于炊不輟二日間
亦安用許多粟耶窮陰殺節鱗鳧紛然粟至應手而
盡乃得剋刻清曠自笑從今三月枵腹愈於衆口憐
噪者多矣戊申之水黃州樊李常使兩奴間關數千

里賣二十斛相餉予命家人春菴藏之取供山僧思
老游女韻士不充他用較是去歲之情閒于今日今
年之橐貧於戊申也語云不使人間作業錢無事而
食其爲業也又多乎哉奈何

姜子柔

姜子柔既齋素不飲酒晨夕嗽糜飯不過六器稍飢
輒用錫糕少許不食餅餌子柔曰餅餌難化糕猶有
滓也吾欲取糯米之良者炒熟置瓶中仍淨炒胡麻
伴之置無風處以備午前後未春之用蓋風則韌不
梅花草堂集卷六

六

蓮葉巾

朱白民著蓮葉巾多風韻可喜要常用荷衣芒屨行
若耶溪上韻乃全也白民于世都無所染而食物服
用多好行其意不便于人而人亦不見其相碍者蓋
其所須者簡而于物無必人故樂而忘之昨勸予省

事自便以安晚節其言甚有味白民不能忘世自丙
午罷職不復談舉子業將買山築室寫竹自給省事
自便此其得力處耶世呼白民仙人而白民亦自謂
散人仙耶散耶竹耶蓮葉耶蘇子云與五爲六居士
不可見矣

彷彿會真語

張薜如能琴能歌能圓能騎能博而耻言其長語及
之輒不應但不能識字而能解文義喜聽人說書史
不能發言而能辨答款款微中可以解紛不能見俗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七

下人而能容順予曰此老不時可與語微者不能容
僕之小疵務逆予所從出而夾擊之忿若不勝而世
所訾予者輒以爲佳亦奇矣故嘗欲寫數行紀其舉
臨文輒止今日讀會真記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
極而貌若不知詞則敏辯而寡于酬對待張之意甚
厚未嘗以詞寄之庶幾彷彿其人亦彷彿吾意中語
馮先生

馮開之先生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答曰此
事如美人如曇鼎如古法書名畫豈宜落他人手聞

著嘆美之然先生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壺以待會
感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
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云

偃松

外舅顧亭承藏得東坡先生偃松圖根鬚草中其段
偃根左都無枝葉一新枝怒發根上針筆蕭散意欲
挺茂而力不可段作蒼鱗翠蘚具諸生意亦有一二
欲發處此真化工手也予于他畫無所好而此圖獨
往來胸中去今四十餘年矣畫亦不知所在

梅花草堂集卷六

游松陵

連日飲陳孝將來雲閣風和氣明果鮮茶嬾頗極友
朋觴咏之樂夜來周季侯使其侍官者周臣襍歌新
令臣時苦脅謝不任強之歌一闕冷冷鸞鶴聲也衆
客樂甚舉酒相屬臣亦竟忘其脅而彈技焉予謂季
侯歌若此不乃混鷄群作苦耶季侯笑曰有之願受
一卮沈知樂曰松陵俗以賽會張水戲有歌者趙無
瑕在兄豈有意乎趙伯邕曰誠得請計安期亦從虎
林歸矣孝將科跳狂叫如是如是毋敗乃公意予心

念顧蔡與約不果留既抵舟漏五鼓矣遂不成寐
以寄周安期有便羽到分湖併寄葉仲韶一笑也

記徐公語

南昌王先生間訪予談言甚決同事者訝之栗水公
徐某曰世棄元長于未病之先而止敬獨收之既病
之後夫又何疑蓋予聞之受之云爾時不覺內自慙
奈何以其故汙諸公齒頰乎今日汶上王先生惠然
見顧命爲館賓且曰聞之釋氏稱孔子爲儒童菩薩
請授此例于君何如爾時更不知愧自內生矣吾何

梅花草堂集卷六

九

長輒溷海內異人耶

記朱白民語

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時與孺和輩常詣予時僧孺方
年少多在其所衷馬翩躚解音善謔白民輒嗟賞不
置今日復會某座訝曰君面多不可之色豈復吳下
蒙耶然而吾殆老矣昔歐陽永叔謂石曼卿予乃見
君盛衰其聞之慨然而僧孺心竊喜謂白民知我也
世人棄僧孺僧孺亦厭而去之于事都無所涉年來
甚得閒居之適益好讀書不入城市必予呼之一命

履而已

午睡

睡魔惱人最是當午不可止稍置思便結爲境時混時清悲喜違順其狀多端今日館人告冷強承之放箸而歟矣夜就寢軒聲頗怪耳驚輒省省不復睡卧聽衙鼓襲襲徹明湛然梳櫛後昏昏如也或云氣濁多睡或云血衰少睡云何當午血不衰暮夜氣乃得不濁耶神懶境淺今而後故不知所止矣壬子四月
噓雲軒中記

梅花草堂集卷六

十一

暑蒸

暑氣蒸濕礎汗交流枕席衣被間如帶膠黏錫癰潰疽敗至使人以手承之眉眼口鼻俱覺愜愜無歡境與情之不相安甚矣何物老龍鞭駕雷電令在必行而風伯雨師承而行之轟騰澎湃了無吹生滋長之形須臾氣收雲物清朗神情舒暢豈不妙哉世無無忌憚之君子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而下多有忌憚之小人舉前曳後首鼠兩端欲使天下人情釋此孰斯亦難矣

王先生善交人

汶上祝時齋瑞王觀墀登對皆一時異人王先生莫逆友也先生善交人不守一行兩公者喜就先生談雨必命履屐必張燈退而各自得也祝性周謹讀書外泊然無所嗜好顧獨好石其癖乃不減米南宮而蒙山故有異石雨後輒露光氣土人按而求之紅黃青白五色燦然祝裹糧時往購工者就石大小製爲環玦簪導乃至鎮墜之屬窮工盡態輒佩之以行其聲鏘鏘然自謂衣褐懷寶莫如予者友人間奪以去

梅花草堂集卷六

十一

亦不復念所製方圓硯尤奇予息庵中藏得烏石圓硯黝然如漆蓋得之王先生其一也觀墀有蕪人之形不拘小節好諧謔矢口縱心罔與世合即世人競欲殺之弗爲動嘗以書抵元孚令具載僕之性情狀貌語言動止以來予笑曰昔曹孟德云豈有四目兩口其言甚大若僕者即兩目不能有此外更何有乎先生又言周自淑鄒人曹惺倪壽張人其人決定無疑當從先生求之

談局

談文則讓談局則事世人之情也吾每見國手推枰默然無語而文章大家惟所讚頌頌之而已矣乃知價定者忘言拔萃者多暇

易醉

朝來飲酒不滿三蕉葉微體都醉當由左臂作楚神氣不足以堪之邪吾寓清署中多卯飲飲常五合陶而已今何爲至此吾蟲臂也被之以年而楚若是飲宜削耳倩語我風日甚新因移席庭間昏然便睡聞鶯鶯聲內自喜謂可占今日疾愈也吾衰手吾衰

梅花草堂集卷六

五

乎壬子十月記

憐才

夜來語次偶及後來之俊愈出愈奇受之因誦其所識周君名迪文不下數題凌厲顧盼真一時雄也然而受之之憐才亦少槩見矣含香視草之客翩翩年少寧復念繩窺閭浮沉顛頓未列青衿之士而口誦其辭惟恐一日不聞於世乎近日王又新先生行縣還喜甚蓋得一莫生云生名汝璜且謂予曰此生文有首尾都不作秦以後調度而世未有知者將使

就龍城會課心念生方瀟落應童子科而今婆娑諸多士間恐損其氣遂止此老婆心更是真切顧謂桐識之且歸告吾鄉朱子魚海虞馮已倉晉陵將九叙弘獎之路于斯方盛君等不落寞如前矣

王鳴皋

雲陽姜清源與弟長源偕王鳴皋詣予王故武將饒臂力夙聞名理三人徐商文史稍及品目王委聽之嘗恐其盡引觴低回狀如美人不勝盃酌鼓動促別雖復不能少留覺中懷自吐都無所恨

梅花草堂集卷六

五

詣張

閨初詣張治生庭除閒寂一童子候門不滿五尺六主人且起久之張出迓止予云劉元美當來已元美至予識治生元美始此已焉君常與弟君闇及翟公琛至遂命酌供食鮮芬五巡雲瀉張都不作主予等亦復不知爲客歡噉久之予告去君開曰主爲咄嗟之具而客無信宿之歡予情不勝手欣然聽之及瞑分手猶復步步惜別

將還

歲晏將還元孚邀有之觴焉杯酌之際各叙所懷元孚警敏殊異有之深情獨往予謂今世丈夫皆從個裏出然須有先天在可無疑于二君元孚曰某于此道中有志未信他日必爲師門弟子則所自許至于表裏皆真不能不推有之有之退然色若不足予歎謂元孚如君言政復真于是洗盞更酌嗟咨良久惜乎凌雲既東不聞斯語吾近與凌雲箋舞雩一片心處屬之孚志行不飭請以有之凌雲自礪也暮年形影何妨岑寂雖復飲酒歡噱之談豈虛也哉并記于梅花草堂集卷六

此以貽桐兒漏三下矣時壬子臘初六日

周自强

鄒縣周自强貽書王先生倒書名諱用筆鈎轉先生笑曰此事吾未嘗作予觀自强書間淡疑遠靈氣襲人當是見影而馳者耶倒鈎書誤正從清淨流出故可喜耳自强名願孔與兄自淑齋名

杜小韋

杜小韋不施膏沐舉止恂恂殆非風塵中物所居面錦峰石骨玲瓏細皺類高房山畫所謂伊人知其所

止者也有至性孝事其母會葬冠蓋相望於道小韋蹣跚如禮送者肅然

醉生

夜與諸公飲甚歡有醉生敗之意殊不憚偕元龍蔡與輩閒步庭中猶聞朱元越與醉生辯從門間聽之生語不可了而意似旁皇頗知自悔者或云深夜醉後不宜復呼與語予曰不然此必不更事人因醉而發醉醒則慚耳盍以少言慰之不爾將令之展轉終夕豈吾意乎且或有他念焉乃啟扉出微言冷擊不梅花草堂集卷六

圭

爲子將喜

今日聞朱子晉娶婦心竊喜蓋爲子將喜也子將悼亡時嘗詣予形懶神悴如餌鈎之魚惴惴浮水面上予謂君無婦有母且糊口四方將奈何子將曰故籌之天不欲令其有室不二年奪之敢與抗耶近累數金將爲弟聘婦但有一婦事母母情不大傷其可無

家念矣予曰甚好君家事體合如此但恐聚沙成塔力正不易今日塔就矣

杜夫人

蘇才翁官尚書即夫人劉封仁壽縣太君卒年八十一孫魯男女五十七人才翁與弟子美聖欽既名家其子孫多即官大夫可謂盛矣吾鄉李中丞羅村之配杜氏以公貴誥封夫人死時年九十三子孫曾玄幾五十人女孫二十餘人苦次林列班行相向蓋亦一時之盛歟今日偶讀劉太君墓誌信筆書之杜夫

梅花草堂集卷六

去

人少歸中丞日夜織紉雖貴顯不輟然衣無重帛所居處竟日不聞聲歎聲孫曾有不見其笑語者又不知當時太君能如是否劉志云薄于養身而厚於施人嚴于教子而寬于御下蓋古今命婦享其福祿榮名者大都非偶矣

東坡改樂天詩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此東坡改

白樂天詩使郭生歌之者也而祝和父便謂郭生改樂天詩誤矣坡嘗言寒食重九不可挫過今觀其感時傷悼悲歌泣然真能盡四時之樂者

齊雲書石

齊雲巖奇現尖秀天門石罅尤勝絕但碑碣填塞不遺卷石表申即極嶽之謂當與盜山伐鑛同科然聞石壁上有二句云道人控卧龍鰲背寒露滿身披月華雖無勝情却是勝語此等當從末減

顧三娘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七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此李丞婦顧三娘詩也顧蔚有才華尤閑女則母皇雨淑人絕憐愛之所遺資裝奇服不下數千金而李多外嬖不軌于物數年揮斥殆盡顧視之泊如也兄懋仁請雨並擅菁華每加欽重晚歲葛披練裙荆飾髮髻與嫂朱夫人讀書不輟絕未嘗有自憐之容

別元孚語

元孚東矣所欲與元孚言者無窮粹不能盡念之有一三欲吐者雖腐不能默默也天與元孚如許才情

如許志局政以磨礪之具厚元孚耳自謂吾性固然惟其意之所至不缺則割

當怪世人讀書汲汲以及程限爲意凡書隨意繙閱當無不可要須必有所入速則易終而無味

吾鄉徐尚書素奇其子謂是必得之技尚書既貴見其子羅列圖史肅整玩好訝曰失之矣凡讀書如爲官東西南北惟上所使心在長安者得焉吾入子之室而知八股文字中無汝心也其後言竟驗元孚在家未必作文但所見無非舉業乃得之耳

梅花草堂集卷六

木

門第清峻鬼神且將矚之况天下之耳目哉元孚仰大蔭政復難耳循理無過故是甚高論雖復飲酒談笑間易爲世眼所物色雖然若者非元孚事也吾過矣

奴子束裝且行復書此紙有之凌雲相訪可令一見

仁言

粵東劉喬黠士也以讐誣告廩生談大韶盜掘祖塋論死時傳爰者亦莫辨死骨之爲男女而徒以黠取勝人頗寬之然莫能決累年未白也韶既繫獄子某

爲諸生坐從惡免孫某聘某氏亦以家難故不竟約吾峴李晴原先生分守某處當按檄讀爰書悶然乃溫語劉喬曰汝即與談有隙今已殘其兩世矣而所發之塚不辨男女事不可結汝故有口豈能無心試自證之得毋有默默不容自欺者乎汝爭地理吾與汝言天道汝心謂何喬曰噤不發詞徒叩頭請罪曰劉喬從此不敢置對矣先生旋以其言白觀察某觀察召喬詰之喬叩頭請如對先生語談事遂白時學道其聞之從先生問狀先生語之故某曰烏有大龍非首惡而子乃以從免耶予誤矣遂檄縣復其子廩餼如初其孫婚事亦如約嗟乎一點者能殘人三世而先生以數語全之仁人之言豈不溥哉

栽檜

先壠檜栢爲大風所拔先君偶有觸樹以杉不數年挺而茂先君大喜已焦然枯色如赭殆不曉何故通客野曰杉性高不宜水壤然湏水而發宜其不數年挺茂不數年焦枯也其說有理今年春予定豫章三先生之惠召山人顧璣栽檜栢如初而又以其餘建

風木軒左松右藤玉峰在望想者歡甚亡何巨浸稽
天舟人破涯而渡樓泊軒下洵洵不知所爲予橐且
盡工亦停止

蘭

與蘭俱化故有是言然而非也今日倚蘭而坐游香
氣氤隨風近遠時有爽致逼人鼻觀間急起從之則
不知所如矣無人自芳久而愈奇者蘭耶

士風

一少年初與科試予聞之喜問名第幾答曰苟不至
落格耳已按之則高等也爾時不覺欲嘔至今羞見

樓花草堂集卷六

七

此人新羈之馬須有翩翩試步之興異日者可望絕
塵甫出廐便作昂首悲鳴態豈吉事之祥乎是故士
風之鄙莫嚴于詐老成人貌之薄莫天于妄言不得
意

恤囚

濱州杜公欽恤河南沈先生爲裕州往見公公問裕
州慮囚有平反否先生曰如郭某者合反公問何也
先生具顛末以對曰安有殺人無驗而辟者乎公欣

然取冊示先生謂此冊如先生有之乎又夏先生
將恤山東爲予述其事且曰此事大難除是一寸心
可無悞耳予曰昔歐陽崇公夜治書卷廢而嘆鄭太
夫人問故公曰此死微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夫人問
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
也矧求之而有得耶先生欣然曰吾意也

釣雪

趙凡夫倩人製茶壺式類時彬輒毀之或云求勝彬
壺非也時彬壺不可勝凡夫恨其未極壺之變故爾

樓花草堂集卷六

七

爾聞有釣雪簾錢受之家備純如云狀似帶笠而釣
者然無牽合意亦奇矣將請觀之

顧蔡與

顧蔡與飲酒不下數升時或潦倒一言勸沮便能減
削自言近來頗得少飲之適與人奕不能對手求讓
數子卒不可勝四十日間便能勝之今反饒二誦習
香山詩百首予自抄錄字畫清潤居然不俗此予別
後之快也今日過草堂強之使醉亦復欣然

甲寅元日

年來不復知加貝節之禮獨世長早詣卧所起居眠食
便馳去各開閣謝客矣今日目斷窓際那得履聲如
爾時耶且恨當爾時乳乳相對神多不怡何知白首
兄弟對景述懷之樂乎日滿南窓雲物依舊不覺無
言之涕自零一往之痛欲絕

臘釀

臘釀頗烈誠家人不得浪飲留候梅花朝來取三升
今三情澆庭中卉木然不能盡笑曰袁石公詩花無
百枝亦藏鳥茶到三鐘也醉人却爲某作

梅花草堂集卷六

問元孚

樂天寄書微之作詩云五聲宮漏初鳴夜一點窓燈
欲滅時此善道相思况者吾久欲致書汶上公苦無
羽便既得泗水力矣臨書却不能下下則不能止膏
爐漏沉展轉無寐何故記以問元孚

陸士彥

小少城西觀群少年躍馬青紫紅黃爛然已謁武穆
王像凜凜如生徘徊久之與客相携而返路逢故人
陸士彥自言去鄉二十三年今已歸故里且將訪予

予甚喜復念二十三年間彼此况味亦何所不有爲
之慨然

自在賞心

崑山一卷石不至其巔者三年矣今日與僧孺輩飯
訖鼓勢而往怯風而歸循城坐者再倚堞者再晚歸
過限左右脅隱隱作楚逾時喘息請佩世長臨遊之
語兄且老春花秋月但宜自在賞心不須共少年生
活

中表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中表兄李紹伯善叔皆一時開爽士予少無侶獨與
中表游最密其後各居守貧落落不復如曩時每相
見慨然太息而已昨除夕紹伯語予見叔而自省不
免墮淚後四日叔亦念伯病匍匐往候依依不能置
善哉然予聞紹伯一病輒見城郭宮室市橋田舍老
幼子女襍然更換此氣衰之徵也善叔遺其子聚徒
村舍亦復嗚咽不勝醫經云先富後貧病自内生甚
爲二兄憂之

夢

予不識臧古渚安識其子夜夢與一人飲面色微蒼
美髯鬚善談譔年可四十許人云是古渚之子孟巡
甚促談笑以時遥望路傍一帶皆杜鵑花方開鮮麗
可愛又有似榆莢錢而白如雪者芳馨襲人臧云此
渚中銀錢花與江南不類展玩間一小舫感波而至
顧見瞿元初陸孟鳧招予趣馳之遂覺

春雪

春雪不盈咫光着軒幔亦便似明月窺人童子持米
汁候帳前曰風厲甚飲此可以釀和歌枕一吸盡五

梅花草堂集卷六

芭

合許暗想當年僵卧人劇有慚色

我三人

子桑子魚衝寒來訪予意欲小飲不可輒辭去期以
春和日再渡淩水子桑與予同年生子魚後三歲其
生爲丁巳然皆老矣吾年來對客不復閒後期如我
三人乃可期耳

移喜泉

朱方黯宅有喜泉每齋中惠泉竭輒取之其味故在
季孟間而炊者不知悉以供盥濯貴耳賤目古今智

愚一也

三通

荆溪史翰林家藏蘇子瞻自寫三通圖梳洗摩按皆
有法外之適世長得之以眎予相與嘆賞不置神逸
品也朝來鑷已而摩適矣客至竟徹洗三者故不可
得兼耶

玫瑰

玫瑰花之最濃艷者而好腴壤得壤則香韻尤絕人
多笑之此不然若耶溪上浣紗女三三兩兩曾有幾

梅花草堂集卷六

芭

夷光否凌寒耐瘦古今之品獨梅花耳水仙花雖凌
寒已不耐瘦今日乞玫瑰于紹伯書此

顧影

友生招飲雅不欲以服爲解而攝衣顧影則不知涕
之何從矣七飭閒那堪他人作相耶伯玄聞之吁嗟
而去

處三

處三學染於世長服勤如禮而皆發于情世長德之
不減修梵今日相對惘然亦由人事多端匪獨死生

動念

薔薇

薔薇花最古美而艷三十年来種類競異至于今麗極矣其叢生路旁花四出而香特媚者曰野薔薇近亦有千葉紅暈者香差減樂天栽薔薇詩云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疑是前品蓋東籬黃菊故未與手葺幢之觀想當然矣

薔如蘭

梅堯章集卷六

共

張薔如寫蘭相贈世長稱之曰如此風調會須拔起但恐未脫羈絆不免向人作應酬文字耳薔如黠然其明日世長病漸劇蓋癸丑十月十三日也展扇懷絕聊復記之

歌

予于歌無所入但微聲耳然聽還魂傳惟恐其義之不替聽西廂拜月則按節了然豈初盛盛初之說乎湯先生自言此案頭之書非房中之曲而學語者輒有當行未當行之解此真可笑也諸君會歌于元越

西第酒醒後耳中猶自作響

雲水詩

寂上人惠示雲水放言多羈旅窮愁感憤栖屑之致而自恨不閑于藻則未免有作詩之意也夫篇名雲水于世宜若泊然無所起而卒不能自匿其真詩以道情性庶幾近之

夏東隱

夏東隱立愈脩倩三齒便能飲酒數升快哉吾日來政患此食冷則痛嗽熱亦痛試問東隱我何如脩倩本不祈飲修倩愈故不當獨後耳

梅堯章集卷六

芒

嗟雲軒稿

王坦老微嗟雲軒稿甚急質明且函其板而歸之念家無藏本此中友人有請之至再而未如約者將柰何聞之太質云小築方更事稊棗不識就否

庭梅

庭中梅花爲陰雨所勒半粧輒止朝來露色可喜花亦爛開如雪陣陣游蜂作深夜聲聲戲取昨歲贈語令倩亟樸歌之命酒再酌僧孺誇吾山頭萬樹何

如此三尺地一番香雪也詩句歌如左 千卷不憑

雙眼獵寸心長吐萬珠寒 王世周 鴻鵠翔遙海不

飲華池漿麒麟躡崑崙不服千里箱 薛君叔 半生

皂帽堪圖畫一顧紅綃借品題 陳眉公 爰挹仙掌

露和以玉井漿携婦當遠餉蘇齋佐一觴 朱白民

蒼茫愁日月瀟灑動江湖倒屣憐才子調箏狎酒徒

貧緣金易散健以藥能扶 靜籟時聞竹疎陰欲據

梧 夏士璠 松濤浣耳清吹濕菱荷衣 徐元果 草

堂日落飛香雪蓬髮春深映鐵龍 龔季弘 酒結孔

梅花草堂集卷六 融貧後客興乘王子雪中如 何必有錢稱俠骨肯

因無事廢婆娑章堂今夜春風滿幾樹梅花發舊柯

沈雨若 別有文心供汗漫任將俠骨付支離 王開

美 清時見丘史白屋隱田文 顧民服 瓊漿釀出

花奴手白苧翻來倩女裙 顧仲從 靜聽松風常對

客慣移漁艇作浮家 張叔維 玉峰一卷秀興賢五

世廬 張伯安 夜雪挑燈閒縱履春風閉戶促飛觴

僧朗僧 源口共談秦世事城居聊着晉衣冠 王爾

曉 香清塵尾僧題句花落檐頭客送貲 鄒榮公

短髮未愁暮長吟以不朽 曹襄仲 海內豪駿望顏

色門外饑寒乞恩澤 張夷令 病裏烟雲居士觀醉

中風雨謫仙才 西山爽氣藏秋籟北海殘樽濕暮

烟 彩筆舊傳鸚鵡賦紅牙新按鳳凰歌 顧端木

風來松徑詩初就月在梅花意更閒籬落纖雲流紫

翠苔階新雨弄潺湲 沈肅之 綠尊呼夜月白雪賦

梅花 僧涵虛 李鷹秋老一杯酒仲尉春深滿地蒿

顧良弼

沈雨若

梅花草堂集卷六 沈雨若病後索居不通賓客入春一月便了二十七

題見予口誦其九皆辯爽可喜顧盼偉如也問何以

益我雨若不聞乎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歛得

春蘭

春蘭出陽羨山一名興蘭土人叢移者久而芬茂枝

植者不再歲益氣聚而根不傷散而失根故此易曉

耳南郭有傳家蘭藏可十許年花葉競爽里人趙氏

嘗竊其法亦頗驗云妙在若子若葉間手用之輒敗

知非九畹中人也栽蘭不成書此一笑

顧九扈

張慎其傳跡顧所建即九扈文終軍之年耳風義若此芝蘭蓋有種耶所建故將家子氣橫才飛然知天下事無可爲者去縱情山水文集間嘗與夜語多瑰異可喜當世偉男子也汗血之駒三日起其母即之謂歟

夢女仲

女孝仲殯張浦舊地既五年杳然未有夢也辛亥秋一見夢於虞山十五松下嘗有紀錄昨夢仲復延貌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七

莞爾氣不甚舒既覺欲言未忍旦方午聞其族之黠者既已據仲之宅又謀所以移仲殯而盡有之矣仲靈在天焉可誣哉今日詣光祿請之許以事白乃寃寃焉勢故如此然聞黠者將縱火仲之禍未知所稅駕矣生則孝端任睦周于三黨殺不能庇其一身仲乎仲乎命耶人耶

謁方政亭先生墓

從父家抵南新瀆里因便拜政亭先生墓仰視松楸悲涕橫集某少讀二方先生與先半閒手劄弟兄姊

妹間悲喜憂快無不相聞四傳耳週甲之孫乃姑謙先生墓道耶先生有知應念當年張德升高祖字有孫而傳若此悲夫悲夫

齒脫

已酉清明日卧蘇齋中無端脫一齒對客惘惘竟日不怡未久更生及半輒止人皆見其之已脫齒也今歲上元日患齒痛至今既勝叩嚼內逸其半吾舌自覺而人不知亦便安然六十人脫齒不足言而欣戚易情故以知吾意之減耳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七

謁方長史墓

垂髫時父祖課其下文字必稱方師曾先生一代爲人也九歲未屬文侍御公取白簡令試破破先生以意爲之盡簡而破不休名言絡繹侍御公喜戲稱作者肅皇帝庚子魁南服意殊不屑獨好神仙中舉之事坐卧百尺樓上往往竟月不窺庭戶與同里婦熙甫季子升爲莫逆交該達強識號三傑云死時年四十至今人猶思之今日拜古巖長史墓聊識其槩古巖先生傳也

生息巷

舟行兩日百事悽感深夜坐息巷下悒悒爾小婦爲
置茗筍梨橘而侑之以蘭盡圖書所前後花影凌亂
香魂夜發予亦飄然而喜燭既燼而不能寐也昔李
端叔一生坎坷晚景更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
相順適以忘百憂蘇子瞻聞之曰此豈細事不爾人
生豈復有佳味乎

海上

嚴漢濱參補陀還同飲徐氏拂石軒中具言海上諸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世

庵勝概如白花之精舍梅福之丹泉修竹之蒼翠
窈令人心目開爽濱又言世長所畫龍樹菴紫竹觀
音大士像與予庵記頗爲武弁貂璫山人香客所購
僧意苦之將柰何世長既死一片石猶復苦人海外
耶雖然像果流通僧必不以爲苦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六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吾女

沈聲遠門工甫畢復爲隣火延燒其家老幼子女爭
保囊橐而吾孝伯獨移二稚避火竹林下動止如常
斯亦不愧吾家女也人言貧累重乃不知以慮憂患
故獨輕乙卯元日

先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一

歸季思得氣之先落墨成趣可冠春闈惜乎其年不
至自後爲朱濬吉爲戴仲豪爲周伯繩爲顧元昭爲
葛方錫皆宇內先手所謂出廐良駒見鞭影而行者
也徐稚昭先而不至竟阨于年馮開之先生言此道
但虛心養性人人可學然學者多不至惟聰明人至
之則其一人焉是已張宗曉顧九疇殆其人耶綺思
層疊俱從筆尖上拈出意盡而詞不傷

艮龍

白止祥夢其母夫人更生問何得此母曰以葬艮龍

故生時雉衡方謀相地待其客謝明宇至或云謝已
物故雉衡憂之而是日謝以書來即病不故也謝廬
州舒城人孫子桑嘗稱其術可以壓倒名下艮龍之
夢莫須待謝然後得地耶雉衡攜其七歲無母之子
共客夜話乃不知某寸腸欲絕魂飛江南張浦上矣
白家即與兄戲不勝訴之父情詞岸然而吾爾章見
人輒低頭稚女雖復作驕終有視人顏面之情箇裡
誰能放下得

飛霧

梅花草堂集卷七

二

飛霧如雨或云雨也旋止傍午又作亦時聞滴溜聲
竟日懨懨但濡土成溼耳王與遊嘗言數月以來多
十日一雨不破塊可稱皇古從此漸縮而微乃至如
霧旱極矣安所得月離畢施滂沱耶

譴

許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虐者詞不雅馴之謂太史
公談言微中雖虐不害矣晉人嘲譴都以一言案之
更翻一案則不復作令人可思而不可究故足述耳
活剝生吞盡意醜詆此何譴乎善耶虐耶然有才情

滾滾聯翩絡繹者不可無一以供噴飯疾甚無觀書
想即紀連枝秀慕䟽一篇或云華亭陸宅之居仁作

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
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
中園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閑人赤緊地無
是無非到大來自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鬧
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
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厚頭釵合歡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三

帶生紉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
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
可裡草履麻衣遍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
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笑從前歷盡虛花一朝
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
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
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
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
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撥心即道道即心

無非妙用牢着眼看鳥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鐘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柳子歎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口宣揚老子經文鼓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嘯擦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

梅花草堂集卷七

四

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撒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裝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僊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

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者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

西施乳

東越有西施乳狀類舌而長瑩白頑然一物耳但能捲舒饑則舒有數十小蟹旁行覓食飽則聚舌端乃捲蓋此物之饑飽寄於他物飲食或取置數蟹不令復聚則死不復捲往周伯繩從新會婦爲予說如此今日與朗僧言一人食時衆人飽否嗟手故有衆食

梅花草堂集卷七

五

而一物獨飽者乎爲梅掌一笑

山谿泉

山谿橋有新泉味極冷澈日可濡百十戶聞之僧孺云雨霖且訪之

夜飲

夜與子顥子器子彥孝若飲子彥請與孝若對壘各往復數交談言清到子器把盞胡盧而已其既易醉子顥但飲少許藥酒輒止袖手以觀之默想當年識子顥政在船歲不啻劉玄德見孫仲謀也一經病患

居然老成石火幾何隱几三嘆

三上人

古松晉蒲州人年九十餘貌似阿羅漢膚黑眉蒼少室受具戒戒師命取庫錢使知人事松伏地不敢仰淚蘇蘇沾具戒師憐而受之持如律既九十有侍松浴室者偵之故童身也松恭訪遍五嶽多結廬其間常爲其言天柱峰之勝且曰吾蛻後猶當遊此又自言舊題壁云飛泉數點雨非雨空翠幾重山又山洞十楚當陽人爲縣諸生性流逸然知自懼棄之出

梅花草堂集卷七

六

家乃至持戒律如儀猶自言猿心不滅嘗掩關海潮菴某訪之揮扇與語十游目圓光間能舉扇端十絕而分其好醜既相語又默然揮涕自懺也某承慈旨甚悉無所進然予數年方外交獨心推十十奉戒不肯以手提錢有持鉞金固請者倩人捉之呼渡輒授金渡者此事于律甚常而他律者弗能爲某故獨心推十也

楚人嘗休夏守源僧舍見人將與語輒深匿人莫能近其以此故異之每持鉢乞食食已輒休樹下

晚乃就源舍宿質明旋去某與孟風常飲食之甚久不問主名人有碎其鉢者詣某草堂求食既畢語某甚而善也嘗訪洞十關次故爲箕踞而觀之十不能堪呵彼少年威儀安在白低頭作禮而出知十之未忘境也白與古松後先抵岷一時學人謂之老松少白病居士曰某喜交方外人顧自幸識此三上人者猶謂其獲未艾也今日與澄伯語才難不其然乎

朱伯還

朱伯還抵暮相訪數語別去何似不停橈乘夜發乎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七

孤舟淺沙風寒甚厲乃力辭知已斗酒之歡于伯還自爲計大非便深爐煖坐中懷耿耿

蔡藍田

陳眉公嘗謂予言蔡藍田老而篤學胸中多奇字夜來同宿慧文閣乃端然危坐徹明而去斯真得力于學問者矣余州洞庭記有蔡丈人年踰九十能爲縹緲峰爲衆先導藍田丈人孫也王氏子弟周恤之至今

梅花下

盡日梅花下白民寫竹不下數十紙某據石頽墮而
已世間適興事一有程限儘可作懶不免沾滯語云
日長似歲閒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豈易哉方欠伸
岸側而背後有相呼者促視之則姚孟長偕王鳴皋
從郡城迂道而至挑燈縱談不覺午夜

楊扇

澱湖西曰楊扇以楊氏名扇方語也或云地名冷灣
環湖而處冰堅時多得不凍或曰地暖故此不然左
右皆海長風破之不成冰耳土人言三十年前夕大

梅花草堂集卷七

八

風夜聞摧崖裂石聲又有若版築而譁者或啟扉矚
之若漫天白雪多紅燈蠕蠕其上旦視之則冰山也
高五丈許蒼觀古木狀宛然中多徑大牙錯互儘人
攀陟此異事也楊太權又言萬曆壬午七月十三大
風雨湖水東吼壁立如城垣湖西頓涸居人亂走其
上所得古器古錢甚多亦有得金寶飾者久之風止
湖水汨汨而下無倒瀉狀或云河奔海立政可不作

形容語

此君

朱白民携此君相過寒齋四壁都作青翠色風颯颯
然當得數日簪簪之游也

西林

晚食訖偕雪士子琴三倩步至西林龕燈無火臺殿
寂然雪士作曼聲數闕棲鵲苔響而已俗以此夜占
月影隔岸可望而不甚辨斯爲大有年庶幾近之更
餘月出更復宜人

陳元

墓隣陳元者饑餓所迫自縊羅漢松下此松是先人
梅花草堂集卷七

九

手植也有勸某伐松者某謂不必然元即餓死不肯
爲非義松又何患乎但恨其力不能賙之于平日又
不能盡理其送死事耳已告先靈去其所縊一校然
未免有俗之見矣是夕五更時夏卿夢有乞者踉蹌
入墓門肩一樹枝而去亦奇矣哉萬曆乙卯正月二
十六日

王子彥

王子彥筆陣玲瓏關捩敏便故云天縱綽有家風再
檢四義疊疊近人

婦季思

婦季思一見姚孟長覺胸中悶塞頗有開省而孟長之念季思彌久益敦可稱存歿之誼昨出季思贈貽詩三首購文休書之某錄其詩於此白氏見文休作字極稱其有法于竹則否人各愛其昌故是爾爾然白氏之竹殆未易相比也

道同不用結氣同不用求神在未有先彼此潛相投感君嚶嚶志高廣無匹儔慷慨燈前言奚止情網繆男子患無志有志良難酬懷居易隨俗安樂

梅花草堂集卷七

十一

生煩憂可憐早春色風雨維揚舟不知何所牽行止不自由殷勤孟秋約期屆無淹留

顧民服

顧民服約飲孟長王爾瞻携兩生侍酒吹簫度曲甚歡未幾沉醉辭去而李生歌益酣惜所憶杜女還冤傳不付一孟長云自有此傳遂令古今學步不免蹣跚某笑曰言及此已是斌媚

元昭書

得元昭書多自悔一悔不知養身故病一悔不知治

生故貧一悔不知讀書故無成立受此途窮之苦某謂資性如元昭但恐不知悔耳誠悔事政可爲何患焉又云太尊念其深至恨友便不偕來大尊沈汀州也此海外猝遇舞忤倉皇之語不爾乃不知其精已銷亡惟茂林松栢耶

出

每出輒悔本不忤物物亦無加于我而然者今非應出時即是可悔事冷煖自知故不以相觸不相觸爲斷也幾番起念畢竟不可罷是何故蘇子云此處有

梅花草堂集卷七

十二

甚麼歌不得雨後清霽輒思野步書此

耻

俸福不可處處而無患終慚兒女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或問雲棲師何功課荅云但一句彌陀常生慚愧

春光

九十日春光半消風雨中人皆惜之不知風雨中春光政自佳但笑世人不能領取耳某無寵辱憂歡之事而最起急急不知所爲至與白氏周旋風木軒亦

僅了友朋談款之具故是真負春光人夜別長倩與
安期元玉子魚同飲數盃舟泊信義村官舡伐鼓聲
徹曉不絕我何爲于此

霽

朝來霽色可喜庭間卉物茁然豈所謂怒生者耶陰
寒所勒得雨而滋見日則長物之道也作詩云閒看
草木生如怒戲潑湯茗味政新從此韶先知幾許風
風雨雨莫愁人

月華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三

風雨如晦竟日坐息庵中無佳思既就寢而小婦言
月下五色雲爛爛如綺其初白雲飛耳着月則麗而
色各殊周環如輪蓋月華也月者水之精其華應在
雨後秋冬間多有春亦爾耶豈久旱而雨水氣映發
固亦宜乎乙卯二月十六日

王怡菴

王怡菴教人度曲間字不須作腔間字作腔則賓主
混而曲不清又言諧聲發調雖復餘韻悠揚必歸本
字此字宙間不易之程非獨一家事也王在長安薄

遊營妓間戲演張敏負外識者絕倒諸部聞之競相
延致至馬足不得前斯豈無挾而然耶然諸部政不
知此劇其一班耳擅場事故在崔徽傳子嘗叩之兩
願翁翁自動私談阮笑誰不自喜周旋竟日絕不及
牡丹傳予問故曰政復難然難處最佳又問難處後
巡久之曰疊下數十餘閒字着一二正字作麼度予
笑曰難難政復佳

薔薇

三日前將入郡架上有薔薇數枝嫣然欲笑心甚憐
之此歸則萎紅寂寞向雨隨風盡矣勝地名園滿幕
如錦故不如空庭嫋娜若兒女驕痴婉嬾未免有自
我之情也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三

花木事

花木事當家人以消遣心爲之動得其理不更事人
以急就心爲之必乖其節孔子曰吾不如老圃未嘗
經歷體驗而能爲是言者真瞶人也每見僮孺栽蘭
莠而不花其植玫瑰則不如某母其消遣之興故不
勝急就之心耶如某者即幸有獲亦所謂鹵莽報予

琴子蘇氏父子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純是消遣此謂當家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蓋計功課利之極而自然生焉孟子勿助勿忘不覺道出

有耳

有耳不得無聞嘗試接之凡吾耳之所有都爲心之所無故嘗忿盈不可吐至竟日週行屋壁間格格如在者伐生之事非一惟怒爲甚安得洗耳莽蒼之野清淨自快昔人云請君堅塞兩耳勿聽言者是或一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五

道然塞已怒矣簡出以當貴抑其次乎

志幸

女仲卒取材于千墩沈氏僅周衣衣亦周身而已權殯所居右廂無銘無幃無郭未一月所居房又爲孟主簿見奪辰午之奠禁不得舉每年某一省其所揮淚三爵擔槨而出傷心慘目忍不欲言香山所謂年年寒食一開門不意身之然自念寒儉之家子女無命其境應爾了無所恨今日再往聞婿有改殯墓傍之意從今其母嗚咽亦可得失聲野外矣豈不痛哉

然五年來都不欲言而今云云者寔志幸耳夜歸書息菴下爾章長亦令見之

徐道士

真君殿故有徐道士守之道士號樂閑面瘦而一眼白其嘗質錢爲亡兒懺道才與其徒周敬山者輒婆娑其間去今幾四十年矣頃過之有道士捧茶而出自言乃敬山子問存歿則敬山亦已物故久矣白下山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

白龍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五

有白龍見西方蜿蜒食許時朗僧呼倩觀之頭角隱然冉冉而上雨絲霏霏風光澹蕩或云龍見不即雨必且滂沱果然此野人所願也但二麥之占又在月八雲上于天莫須不出此三日間雨耶

網雨

徹明網雨不沒馬足簷聲亦愁而不揚如悠悠輩人竟夕相語了無滿志之事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耶雖至治之世雨不破塊顧久旱非治象也田者布種茲而未拆驟則有決溢之患此可喜耳

病甚

病甚然不能自言所苦腦中昱昱浮動眼光灑灑無定色步不知所往每過限婢子停紡注視予故自知貿貿然行也念他日落暗界亦當如是但須省得如覺婢子注視時求省得湏如東坡老人所謂第一五更起可以勾當自家將得去者

沈子誨

沈公路以其郎子誨來訪故是濯濯之器非屋宇下物也公路久病後不堪與人作緣聽其辭去然公路

梅花草堂集

卷七

志

病根故可量不似九服雨若子顯纏縛而不可見也

賣花

賣花古之遺事然未有無所不賣如今日者少遊白下聞賣花聲心樂之吾鄉故未有也然止茉莉一品玫瑰時一二賣而其人皆有聊試高華之色無得失想年來老婦稚子敝敝于道典花取錢市賈無異揀串謬種非意所及至有豪右之族閨房之雋轉相效慕與倚門兒女爭半錢之息拔葵去婦之風哆爲迂浪久矣好華而甘偽世貧而情窄烏手知其所終也

十姊妹

十姊妹

十姊妹花之小品而貌特媚媽紅古白嫋嫋欲笑如雙環邂逅嬌痴離落間故是薔薇別種伯宗云折取柔枝插梅雨中一歲便可敷花故知其性流艷不必及瓜時發也

渥丹

渥丹俗名石榴紅色似安南且相先後政當照眼前鋒耳先君植之砌下種猶不絕今歲一莖數花特肥

梅花草堂集

卷七

志

艷着雨脂透醺醺欲燃掘置几案間可取醉五日石倩曰金谷園中甲乙者多把玩者少不乃非其倖乎

作解

女仲奄忽怕看見女婉戀之歡世長背捐無復友朋讌喜之適非獨觸景生情兼之解人不再自分今生已矣轉思前境茫然若云歿後有知可信重逢不遠則膝下傳前較是現在少而將來多何如戀生離而忍死別依此作解似落便宜

苦疾

窶人之子畏寒誅負者多也伐生之家懼老作敵者衆也吾三日苦疾其始累累焉已若有壓者洶洶欲崩屋矣賴有人焉堅壁而守之任其拔木揚沙四面受敵而不敢小開隙穴以延之入也久之而條條而刀刀集慮視之逆旅之館端然視其棟圯而不支其礎腐而垣敗矣客曰子何孽致是予唯唯且忘之客笑曰彼惡得忘然則柰何客曰堅壁其人何在請與謀之

酒政

梅莊筆堂集卷七

七

梅雨既時心情舒暢偶閱中郎酒政大都依倣宣尼無量不及亂之旨溫克爲務者耶然不知政有方而方譬之韜談阮嘯各盡所長斯爲聖耳如中郎言殆是遊方之內矣至其評列諸人亦何嘗不自適其適哉政何用焉雖然大雅不作瓦缶雜鳴則願請中郎爲政評附後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

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

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喁喁終日

丘長孺如吳牛噉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

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

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

袁平子如武陵年少說劍未入戰場

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

袁小修如秋青破崑崙關以少服衆

放螢

隋煬帝聚螢火數斛登山放之光照林谷誠賞心戲事顧難爲捕耳然不聞群臣呼萬歲頌功德其風朴

梅莊筆堂集卷七

七

略一至于此偶季弘談劇書此一笑時五月六日乙卯歲也

枇杷

文選盧橘夏熟註云盧橘枇杷也色正黃味甘而差小一核曰金丸軟作鵝黃色膚冷白液多味蜜曰白沙二種爲異吳閨市上多白沙而少金丸吾鄉王氏清夢軒旁有金丸一株以喉客多懷其核而去然不聞有他本豈亦貴重之徵歟或云秋夢冬花春果夏熟脩四時之氣東坡枇杷多核以爲恨至與文字雅

俗並稱蓋貴之也昨食枇杷而酸客有進者置之都不復作甘想今日啖可三十許枚歎如飴核亦嚼上然笑語若曰此雅俗間文字政未俗下耳

境地

少年悲憤摠屬多情老去多情轉生悽感譬之落紅春沼增其點綴遠砌寒花助其吁鬱又如載生之魄吾見其新下絃之光倍爲慘悴非獨人心爲之境也故爾

天竹

梅花草堂集卷七

辛

秣陵勲衛家多植天竹或云能辟火不知何據寒窓素壁雪壓丹九腥紅映發良可愛賞先府君嘗植之聞雁齋中一時特艷後落他人手輒萎敗至今恨之離間數枝植可四五年悴悴耳昨歲始發今盛敷榮可異也已知庚辰間嘗遊碧梧僧舍見枝上珊瑚纍纍如斗大驚詢年月政與某甲齊生後數載同孟幼嘉再訪之則爲墟矣身與物形氣相值偶同年歲不無他偶之感今此數枝亦復發于甲寅之年心獨喜輒紀其槩生平不辨南中花木事辟火之說尚更攷

之

聞夫人

許元倩之嫂聞夫人畢竟不復起傷哉或言夫人信巫其疾不可治某謂殆將不治所以信巫不然嫂一生拮据了不以門第自逸其肯容心于不可知之神作無益損有益哉往年嫂善病且亟元倩夙汗勞皇召工爲樁多呼先世長與偕爲世長魯爲樁自防度用材幾何當知之當是時世長寧自念先湓朝露電光幾何河清難俟癸丑以後覺歲月逼人眼前多

梅花草堂集卷七

廿

淚

庚戌紀

偶曝亂帙得庚戌紀遊一冊載是歲九月十二日別邵茂齋于嚴道普舟中是日訪薄味玄外第自今思之某與二兄此後皆不復見蓋永別也一日之間別兩知已生死之隔此豈細故哉冊紀云夜泊南關將詣郡念茂齋久病飲嗽不甚異曩時而面黧黑時有呆狀然自謂病已去不煩人念可慮也味玄神氣索如音亦稍變動止間多強免之色載酒徵歌故是情

勝然恐只此是病矣昨歲八月五日復于神情間重
憂愚公竟于不起動乎四體或遠或近可不懼哉頃
飲徐伯衡第伯衡賢其神不洽退語僧孺曰吾驚焉
豈亦有先告之者耶但此日我心自知其不甚洽差
足自解云爾夜夢大不佳又覽斯冊不覺惘惘然自
念生平無一事當不罹世網如夢如夢定是生死關
揆也鷄猪魚蒜遇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即行且守
之

王仲宣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七

金沙王仲宣見眎秋洗近社一時翩翩才也今世佳
作多高華矜喜之色不務透出題髓間有入者必另
鑿戶牖無關本目袁伯修曰子不見繪者之貌人手
豐幹王立風標秀舉頽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觀者
爭嗤其弗工諸君子直肖之矣神情骨態間尚少如
生在仲宣許我將訪艸堂書之以俟其至社者四人
龔季常銘鄧爾建之皆鄧晉伯藩錫及王仲宣明俊

乙卯初度

某以癸巳四十方病目甚悶家人故洗泖召客以相

娛悅草堂初度之會自此始也是日偶問先世長顧
敬亭家盆中山柅何以年年如雪世長援筆作山柅
圖以進殊肖衆客大噱又十年癸卯時年五十飲者
不下三十人世長爲作恠松圖真有龍攀虎踞壯士
囚縛之致癸丑六十世長病且甚猶欲爲某鼓勢作
圖而喘喘倦筆硯矣今年夏常不能理薪水客有如
期至者採葵蓼佐飲意亦甚歡漫追往事注視目前
當年會飲之客亡者幾半世長外如芝孫文園孺和
幼聃季思行可沈文卿之徒更堪揮淚也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七

六月五

已酉夏朱美甫在顧叔來許搗彈清嘯各暢所懷薜
夫人在馬夜半輿出關雨甚大燎明滅襍燒銅花以
佐照予又輿而尾馬視其鍵然後歸去今七年曾復
有斯致否今日會飲叔來雨如前屐駭解履行渾泥
中而晴特甚燈熒熒如鬼火自笑境惡匪徒意減乙
卯六月初五日也

俞娘

俞娘麗人也行三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顛

十三疽苦左脇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
容愈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牀褥也好觀
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
魂傳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
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
真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註往往自寫所見
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註云吾每喜睡必有夢夢
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看鞭耶如斯
俊語絡繹連篇顧視其手蹟道媚可喜當家人也某

梅花草堂集

卷七

書

嘗受冊其母請秘爲珍珍母不許曰爲君家玩
孰與其母寶之爲吾兒手澤耶急急令倩錄一副本
而去俞娘有妹落風塵中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
母私于某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錄副本將上湯
先生謝耳伯願爲郵不果上先生嘗以書抵某聞太
倉公酷愛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數語入梅花草堂併
刻批記幸甚又虞山錢受之近取西廂公案參倒洞
聞漢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錄甚急某無以
應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斯無足怪

不朽之業亦須屢厄後出耶挑燈三嘆不能無憾于
耳伯焉

促輿

富勢之家偶沾一疾百計醫禱惟恐無他謬巧以苟
活旦夕此亦天理所安而東街老媪無端仰藥命如
腐鼠不幸過之故知其猶在呼吸間促輿忙進而已
何也吾力無如之何也客冬聞寡嫗夜哭低回無柰
發意不復閒遊兩月病瘵裹帽強出又有不忍聞問
之事此土缺陷不淨何處安身

梅花草堂集

卷七

書

此方

凌晨怯冷雨氣混濛故似小滿以前涼風蕭蕭天亦
迥寂又似秋分以後城社之鼓喧填岐黃之舌同異
斯乃天之道不可得而違吾欲薰掃以當祈禱節燭
以養天和抑正法乎稟弱不喜睡每夜啟燭火炷蘭
艾赤坐帳中左右換摹湧泉百十次少汗乃止亦時
觸床卧不及鼾覺神血清穩夢亦無異故嘗爲家人
布告此方聊復紀之東坡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
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吾意一切如此

偶憶

古壇蜀人其學止靜爲務每七日與人一交語或自吐所欲未期即貴勢人問之莫對也嘗叅訪聽受後亦弗往時應坐期輒跏趺百日而去

蘊輝南畿人住虎踞關側種竹及韭各數畝以給往來瓶錫衣履垢敝不更爲問佛法弗應坦直而已時人呼爲懶輝

竹壑住天界寺毘盧閣畔年三十叅牛山爲惡黨所怖輒禁足日念豆兒佛教升或訪之輒以相與爲客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七

供而客之施豆者亦源源不絕不出山者四十年矣不知在否

月山住早犀門內結屋數間以安行脚一麻一豆無不平等置則忍飢常至數日居人信之施捨絡繹不絕未嘗求募

艾衲住天界寺唐宜之好與游處衲性敏慧孜孜力學澄伯言後生可畏吾子白下必以衲爲首

印海住石門檻警敏絕人聽受剝刻可兼十人之悟而法侶未有振之使竟學者利根人應須自至

正非或曰指非金沙人工行草嘗衣垢敝衣自免而光愈瑩識者曰梨花溶月不足當其麗也

覺月玄秘閣僧溫克之性宛宛可悵故嘗欲書酒婦月下以名之

幻初荐嚴僧嘗自秘精舍中勿令看殺時有蓮生者相伯仲謂之幻蓮

夢因

夢生于因故多見生親亡友而談笑舉止則自成境不必相襲蓋借因爲端而游魂變焉或曰勞心漏血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七

多見疇昔故氣盛夢獵腹饑夢取類可推也先君常與顧惟訥處張華陽至必命局其交沈子行歲不數矣然張沈之情特昵出處必偕昔昔之夢華陽爲主子行爲客惟訥雁行先君秉禮甚恭各不相期也卒然相遇于林麓之間華陽拉先君往惟訥從之子行側身詳視拱揖于道雖當年未有此境而宛然四公之神情進反旋折各肖其度既覺令人依依猶在目中也則豈非因之徵耶然而吾衰甚矣

紫筍茶

長興有紫筍茶土人取金沙泉造之乃勝而泉不常有禱之然後出事已輒涸其性嗜茶而不能通其說詢往來賢茶人絕未有知泉所在者亦不聞茶有紫筍之目大都矜稱廟後洞山漲沙止矣宋有紫茸玉豈是耶東坡呼小龍團便知山谷諸人爲客其貴重如此自今思之政堪與調和鹽醢作伴耳然莫湏另有風味在古人當不浪說也爐無炭茶與水各不見長書此爲雪士笑

譚公亮

梅花草堂集卷七

太

譚公亮一片熱腸今盡無色皎皎八文亦復作羊叔子之鶴毛羽種繆而已丈夫不與阿堵作緣大無活計相視惋然久之顧見若坊者土耶石耶世長在耶長寢萬事畢公亮曰此兄應復笑人命倩書之風木軒中此地夜別孟長不復至忽忽不知夏之徂矣

祖孫

朝來先世長得一孫櫬鳴咽不能仰視予亦且悲且喜錫之乳名曰祖孫徃歲壬子櫬生次女世長過草堂語次甚憂予心疑之未老望有孫何急急乃爾明

年世長卒故凡皇皇促促者非壽者相也徃時予無子不憂後舉安轉二孫亦不加喜頑鈍之性政甚懲世耳世長不得抱孫且祥而櫬不減戚雖甚貧俸食于外故不爲無子也予自視于人世所有無一者每父子兄弟夫婦之適他人所或無無一無者倘更有望焉天且殛之矣

今歲

今歲二麥如雲薪可給爨甫旱輒雨桔槔在懸瓜茄蔬蓀之屬蔓生駢實斥圃充畦而物力大減斗米百

梅花草堂集卷七

元

錢里多蕭條之色人無自固之謀倘亦氣運所驅一二有年不足償其銷燦耶徃歲辛酉大水先夫人時坐某北軒下蒸麥噉之共相娛樂已卯又水日令某輩食豆粥一器略知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戊子先君歿歲比不登疾疫相繼某初爲政未諳情形戊申之亂可謂涉歷無餘然未有茹苦含辛親歷其境如今日者也始謂一家之事興替何常檢觀四境年非饑饉民實貼危豈所謂脉病之人美好長大秦越人望之而却走者歟

問答

往過閭閻問客料娘何似而譽之甚客曰與談家具則神旺餘無所異又問有劉壽者昔為松陵小吏既入郡價重千金其人則奚若曰常過舍主人而雨食已不肯別謂主人且具與如是如是某笑曰壯哉首郡故有家具娘子乘軒小官客大噓而去

聽受

勉詣南城往還不二里支牀輒睡喘喘作暑態家人具食石倩以所錄文字進且噉且受不覺過多臃腫作脹夜半洞洩矣來日苦短每有千里之別都不問後期所御服食常生慚愧恐踰其分獨聽受一事孜孜不及或復作數年想老不戒得有如是耶

勦捕

王鳴皋聲如裂崖力可伸鐵儘其才分足敵萬人而落落皮弁間長為百夫長所如不合甚且有楚辱之者近把截海口統兵三百無非沙戶僮奴橫不可禦小有差遣輒以主家作務對不至也又上官每聞海盜輒言勦捕鳴皋曰勦捕易爾但所勦者無非護勢

之徒勦之者無非同盜之伴雖有韓彭將若之何鳴皋好讀書識道理與人談義疊疊不自休其以此尤難之今日過草堂往復數交慷慨自壯安得有大力者養其生吞活剥之氣不至感感作識時務語哉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蟬

昔人咏蟬之作葩藻聯翩無能具紀余獨喜虞恭公垂綏飲清露流響出踈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宛有俯視塵寰之致予友許元倩擬作憎蟬賦以反曹謝諸人之什謂是附炎鼓噪意亦有激而云正不知不幸處炎炎之世居高飲露斯何品格哉淮南子

梅花草堂集卷八

二

曰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斯亦神通變化不可得而緇涅者歟予家闌闌之中苦無美蔭隔隍踈柳間有蟬嘒嘒若爲永晝破寂者因書蟬噪林逾靜于壁且以見不必憎之意焉

蚊

意甚觸遂不成寐起坐庭中間人聲近遠若咳若嘔謂且旦久之無履殆是帶夢人苦蚊相語夫編戶之民多無衛蚊之具故忍夢以就風而吾獨以處境之惡至于棄帷而宵坐性情甘苦則必有間矣施肩吾

詩云任君繚亂錦窓中十幅輕綃圍夜玉故是得帷之適者耶俗以多蚊少蠅爲有年之兆連宵徙倚真所謂江頭夜起如雲哭午餽時盤匝寂然田家占不妄又是一喜也

盛暑

許仲嘉邀莫胡仍侯雖盛暑不能不往數武八拜遂有昏倚之容汗如雨自頂達于腰連服香茹飲數甌不能止也往見老人偃而蹣跚自言曳踵如千鈞腰替與足了不相用心竊憫之念人生至是便當脫巾

梅花草堂集卷八

二

疊距勿令筋骨楚人忽忽不意今者親之矣

冒暑

昨晤夏士琰將詣江上求試自言他少年或可不往吾所處勢不爾否者何以慰老親朝夕頃又晤晉孟嘉亦以求試故還自諸賢信宿便行某對之喘息而已二公翩翩筆藻終能自奮于功名不沒沒于獨異其冒暑馳驅了不以爲病也深山松栢凌冬愈茂汀蒲岸柳未秋而零志與氣天與人豈可強哉

紀若夢

其少時苦腸風用醫師言食團魚不覺遂多後夢群
魚延頸若相齧者因不食至今蓋殺群命以祈療不
仁之念應償此夢而況縱口腹之欲忘刀几之苦則
豈人哉女孝若噉食絕少于味泊無所嗜亦夢一豕
踟躕意欲操刀斃之覺而大恐遂斷豕肉或言允女
鮮鼻當有善根故以夢相恐其曰不然多生以前鼻
惡乎知之但堅持此念充類其餘庶幾夢中之恐永
不復作耳昔與沈先生同食聞厨下切肉聲續續然
頃之以肉圓進先生投筯曰不知何鼻乃至于此嗟
梅草堂集卷八

三

大此仁者之心也乙卯七月一日

睹憶

鄒如姓金氏便體倩輔美流盼而藏所靡多穎秀之
侶久而彌連客有稱其柔臆者法不宜微始竊竊自
憐嘗誦之非其好即久與處勿善也後稍牢落悵悵
死
臧一良家女性不喜岑寂居閨中軒窓微觸目周游
不定既嫁夫繼而安之光態驟溢若豈若浮又諳曉
房中之事曲情取憐無不婉至稍會意而目精爛爛

人靡矣久之爲梁溪人婦見者都不得前臧凝睇
猶多一往之色

項五少有殊色初寄居竹林下不知者以爲彩雲間
飛仙也嘗扶醉踏月亂頭跣步無不人人欲狂性豪
麗悉以所贈遺爲旁緣者飾又多召倚門娼大醉之
以爲樂晚不得志冠女冠爲尼行遊不定

金淑貌麗整多愛所居輒擁香自衛翠袖金釵姍姍
有大家之氣飲性中下好促坐徐飛履膝綢繆婉婉
特至有女美豔而夭淑乃敝服自晦光態彌出

梅草堂集卷八

四

徐燕燕行四識者恨不見潘淑妃疑莫上也善鼓琴
撫絃動操別有愁思妮妮兒語閨閣無異客謂燕燕
艷中之艷間外之閒久乃聞知意甚得也有俗子薌
羶之輒趣去

病居士曰以予所睹憶如此蓋不無質文之代矣香
山有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有味哉
其言之也

二翁

紹伯已酉生猶能負汗疾馳入城遍歷親知致所欲

語又負汗而返計其長酉往來日可二十餘里不喘
不頓神明湛然望七人于吾黨未一二也善叔後伯
一歲生齒無毀缺鬢不改玄視伯更爲勝之而步履
之際不無遭回較其老健正相伯仲耳昔吾中表歸
劍聯騎華艷一時又天性孝謹不期忤物至于交歡
貧友以奉太僕先生好客之志雖日費數金勿問方
以爲樂于時又不能盡取之官中儲蓄兩翁今人故
其比

于鱗文

梅花草堂集卷八

五

世稱于鱗五七言律而文章不其至不得與元美子
相諸人等以予所見于鱗之作故當伯仲獻吉馮開
之所謂深入無垠一筆透出疑爲于鱗言之耳徐子
與文章老自知于鱗輒誦之故不知于鱗之自言之
也今日讀王侍郎凌節婦諸篇令人反覆不能已已

梁顧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爲設廣牀大案西向坐而序
列之兩兩三三迭傳疊和二韻之華觥斝如約爾時
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

爲東甚峻每雙環發韻命酒彌連順翁翁而不致動
伯龍已矣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別輒
與鄒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許君寔

許君寔椿芳丁卯生偉軀豁度談笑有適嘗與予爲
氣類交嗜酒結客貧者至以君寔爲婦君寔亦仍其
父兄之故無所別擇獨不肯與禮于其客尊賢容衆
坦如也孺和故主其家相得歡甚嘗夜詣之爲設廣
被共卧閣于下旦起有寒色君寔獨露頂坦腹揚揚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六

而至衆大笑目之爲神血人亡何庚子病死去今十
六年矣君寔與婦顧同年生今亦死予往唁之入門
恍然意是故友地詢宋輔卿則予友王伯符舊宅也
三易姓矣人生六十年人世遷換之感何處不爾耶

悲夫

蘭

蘭之味非可逼而取也蓋在有無近遠續斷之間純
以情韻勝氣氤無所故稱瑞耳體兼衆綠而不極于
色令人覽之有餘而名之不可即善繪者以意取似

莫能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者耶徐伯衡採蘭見贈微風適至歌曰薰
爽南來虛室生白漪漪幽人觀此大國觀此大國吾
愛吾廬紉斯佩斯寔彼枯魚

顧九扈

顧小侯即九扈字農長文筆滾滾有飛湍滌洄之致
其故未識其人閱其文異謂是凝遠之器道民云其
人長身玉立而神耐性溫茂稱其家兒昨再晤道民
起居小侯及農長則病且亟若類瘵者昔年道民爲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七

小侯求婚于某受之從吏之辭以勳衛故不敢許更
不知凝遠者不免折耶文不足以知年乎天其佑德
且無論農長當不令小侯一子輒天秋杪過毘陵再
就治生詢之倘或霍然起耶治生農長今歲師也道
民湖海之性久別無異又携歌童自隨且欲款其婦
他年歸天之費令縱覽西湖沾沾自快如道民亦奇
矣

陳迹

兄原周氏子出家積慶庵少時重聰對人輒然和氣

作務常爲諸行者先意所不愜脫如也或謂原耳不
能聰是非省了多少間是非原欣欣如是如是

一明徐氏子出家棲雲房性便爽笑語劃然去
悵于懷晚更靜重見人道故時有欷歔之色年五十
自憊無裨于佛法悲涕不勝未久卒

惠心方氏子出家樹中閣嘗慕雅宜山人之筆摹輒
肖多取名下文錄之母令辱吾書也秀目有神膚冰
雪可念然厚自持不肯以言徇物久之遇諸途聞其
聲喑矣亡何死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八

病居士曰往在大樹齋每一明披襟而至問所往來
見聞未嘗不動色相語也惠心如玉人臨池自喜猶
能想其循牆間往之處見原非公事不出語不及之
則低回過之矣予嘗以憶月下得原而原真以予見
也喜欲狂然斯稍後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豈浮屠
人善幻而人者戀戀耶悲夫

陳迹

陣陣流螢穿雲暗度便令小輩生涼靜統欬老杜子
美忽驚屋裏琴書冷真有味其言之也一莖腐草偏

之至也而世以所化微之夫誰非腐化者耶黑明
空邪不愈于襪襪走炎馳驚不止乎莊生夢蝴蝶蓋
猶有輕華之思焉吾取流螢時一見哉向人生冷可
矣梁簡文詠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傾騰空
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
拾光彩不怯此身輕覽此有餘輝矣

秋暑

暑酷至今日止矣昨猶有間也片雲駕輕雷旋風逐

梅花草堂集卷八

九

逐從之若空遊四壁而人無與也朱霞半天如樞火
煙霧籠之作愁鬱也蟬聲急直而不收有收文字責
候報者據案如附燭竈席如沉醉人酣卧其上湯湯
焉而代之也喘喘鷄骨誰能堪此吾每思王右軍北
窓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徒聞其語耳

鳴鳶

有鬼車軋軋黑雲間居人譁而向之方言曰懼以狗
乃得不下此未必然傳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云
鳴也彼軋軋者鳴耶世以其聲之高下徵風之狂恒

其說特驗夜苦熱棄室而處有少女嗒然起于窮巷
之間自謂庶人之雄也比就寢廳可發屋車之聲亘
以長不亦微乎

肺熱

十年肺熱每盛夏如燼火之將烟將焰也自經達于
咽蓬蓬上指矣腦滿湧皆空無所賴足如凌虛焉蹶
蹶而不赴者猶在我也然如稿葉之旋風三却而反
矣其始蓋日月至焉已日至已至湯沃之去者什五
膏什七西水水什九張子曰吾蓋仰視吾廬而傷之

梅花草堂集卷八

十

吾始見楹丹渥而望如黛如雲也非必有蠱蠹蝕之
日遷月化木理筋立垣色若赭樞失其居矣故夫左
闔而右闔者礎敗也首進而步退者火上人也人無閱
世之能百憂煎心勞之以寒暑雖有容彭安往而不
得賴地哉是故無揖讓而聲折無怒臂而蜚揚其言
嚙啗其步踣跚近死之聲譬如寒蟹登木喑咽咽而
不張

早計

風雨如晦虛堂致有爽氣顧不知煩暑何之矣朱方

蘇謂且冷輒思着新脫故此太早計見外而求矣耶
相視一笑乃別入卧閣子下紙窓翳然風來踈檻間
甚力而絲灑灑幃幕盡濡雲安君蓋兩手裝之輒颺
去或附骨而穿其中猶髣髴也則相與支潰抵決何
不至焉張子笑曰吾已知招不來麾不去風乎雖然
其事也大塊噫氣徂秋則鳴木葉將脫威之以兵巽
女戒塗告予靡寧予何迂朱子之早計其有感于白
露之將零也耶

王孟風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主

涼颼驚秋甚有類孟夙其人也衝泥踏水冕而漢言
析楊鎖鈕糾紛襟還翼翅蒸熱悶人矣朝未及夕晞
髮松陰濯纓茗水掀髯長嘯與山川相映發宜何如
魂夢哉癸丑夏先世長卧病僧舍孟夙訪之勸食人
乳以滋榮衛而世長顧見孟夙面目有光毛間膚際
多作紅玉色笑曰相君之面殆是耶孟夙不答退又
謂予諄諄言之自悔其晚也孟夙解組時語人云一
官龍繫髓竭神疲入山之目便不欲茹芝餐柏聊試
築基焉此語龐雜然可信世長之所見于孟夙不謬

矣

田者

甫旱輒雨既渥乃止田者大悅不二日猶有憾焉曰
其誰灼我以火而噓之又喂之以菑我何不爲西北
之民予爲辭之曰令爾爲而北之民其將嚙汝以蝎
不日而滅汝無苦熱又將凜汝以冰使汝膚裂矣故
曰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得隴望蜀人之愚也故曰君
子委運而不爭得少既足是爲遁天之刑

志遺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主

志遺一卷成亦了却心頭幾許事也吾家素業無論
今日此僕僕作勞者摠苦海男女錄而存之毋使泯
滅女知其後不邁種起乎卷首數言實出肝膈子孫
不信鬼神信之嗟乎嗟乎昔昔夢爲僕役昔昔夢爲
國君其夢一耳夢中之事易生顛倒君乎牧乎哭乎
笑乎斯亦惑之甚也已

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杏壇之席執虞氏之器策鄧禹之
杖曳東郭之履而乞于市曰誰與我園府錢也有擔

者投之李不顧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

害飲

有嗜飲者夜夢壺馬驚喜亟呼其妻燥之失聲而覺自訟曰冷飲之何不佳自是不復呼燥酒矣以為呼之害飲也

合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糲乙愕曰然則何如取之甲曰亦水者取水糲者取糲耳猶是水與糲也水入糲而糲亡糲出水而水貴此未易得其解也一人曰吾舖其糲而啜其醕令甲乙不失貴矣釀可合也

梅堯章堂集卷八

三

小閉

茂仍以問詣予知予久疾也自言初夏病小閉法宜食桂而醫者持之凡五日悶幾殆思飲而盡溺如常飲方如常不多于用桂乎哉經云血虛則氣不升不升則關闕則水不降而醫者莫能及也嗟乎學醫人廢夫學豈有是哉茂仍以飲導閉溺如常矣乃至今不得見風久閉之潰利于決川夫其艾之人不能勝

之歟

囊螢

書生以囊螢聞于里里人高其義晨詣之謝他往里人曰何有囊螢讀而晨他往者謝者曰無他以捕螢往捕且歸矣今天下之所高必其囊螢者令書生白日下惟孰詣之哉

頓

雨無爲于室索漿飲之不知其過也頓馬始以過其飲頓也旦日未嘗飲頓如期此有頓習矣頓者形神

梅堯章堂集卷八

四

之大迷也一蹶開之莫覺于此其將老于頓而遊焉卯之敲歟胎之叻歟捧之喝之不足名其劃也所頓而覺者形神之大覺也

此日情性

不與僧種語甚久顧嘗集念以候交既見輒失之但出此冊聊爲一笑而僧孺以予之真有樂于是夫子則何樂焉要以如意而云大言浮語都非所屑令覽者知此日之情性面目不假于人故以爲撫掌之資要草蟲不自意遂傾人耳

後

若投股目中而卧狗舐之叱曰畜故是汝家物何不待也不知有待之而非其物者狗多也以爲不如今之舐之也

夢管先生

管先生號虎泉故李中丞壻也先子弱冠時嘗稱莫逆云先子之喪管先生來弔哭甚哀且曰將詣太僕長安當爲子訃予泣謝之是夜夢太僕與先生同在魏恭簡祠下遣邀先子泣而省私自念此何祥也先

梅花草堂集卷八

五

夫人曰汝家大考嫁汝先姑而娶吾爲婦中丞亦嫁女于管而娶汝姑皆同時日往來之誼自此始也三人者既情好又苦次之語豈有因焉何惑乎管先生既抵長安因訪故人居庸死焉而太僕亦以是歲十月歿于京師矣偶憶往事用識於此

中秋

山桂盛開明月如畫天香飄忽花影凌亂與元初輩小飲山房呼雪崖閒步野田陟石徑有小犬伏葦中作豹聲民廬佛火聚散村塢間念初秋吾谷雪後破

山畢竟一了此願也歸附小舟旋風忽起而月色愈淡愈麗兩中秋如此豈來年燈夕之占乎

秋葉

秋葉純黃者上班衣次之水紅又次之丹之品百無麗於此乃其憔悴之神多在爛熳之際其紅鮮以悴微縮其綠膩而紫暗其黃特韻然無餘籬落之致殆盡而韶華不存豈相家所謂色嫩者耶老猶履霜不安寧也夏初乞之朗僧甚早不堪其憂今盛敷榮致足撫掌持螯拍浮之酣十餘日豈顧問哉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六

今昔

雲安君露香于庭修中秋事兒童皆有欣肅之容緬想先夫人整衣達旦誠侍兒更卧起然無寤者今昔心情即兒童亦稍異矣念此遂不成寐宴坐息舫中冷螢穿戶捉得半床秋水

不作客

病眩三月有折柬相招者隨掣一短刺謝之故有既謝而聞者矣以此頗知不作客之適覺貧客至落落又略諳不作主之儉獨耳根甚貪未必日知所無居

爾快然有一法溫故而知之可也

論脉

夜來與季弘論脉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誰切于此世之君子自謂耻一物不知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渥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脉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名其所以也夫與圈牢之養何擇哉

王奉常誠二

梅丘事堂集卷八

王

王奉常誠子書云自今以往杜門省費惡衣菲食我爲汝先汝爲我守子顯蓋嘗誦之今日閱其全書不覺赧汗世祿之家才名滿天下猶諄諄以好事好客爲戒况乎產不及編戶名不出四境者哉稽生謂讀莊老益重其過故嘗心惡斯語草草勿勿慎勿輕看過古人書也

陶周望與弟書

陶周望與弟君奭書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

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此古今跌撲不破之語其意非造于陶至陶始暢真令人讀之可盡而味無窮也末又云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又一味妙悟惟周望能爲之惟君奭能聽之以語中下根人則不可王文肅公梅丘事堂集卷八

六

此事難說

王安

少元旭先生以內艱歸聞訃便行屬下吏有不及弔者此于事理宜然而世莫能爲告別上官動以旬月廣敏之用豈有異術哉裝儉不欲溷人又庭無滯事一身如葉矣昔在癸丑王坦老以十月初七日聞訃計十二日行衣裝書籍皆留署中至明年五月始從

萬通府送去此亦近來未有之奇也

吾戒

吾境甚閒心獨擾吾念尚強神獨耗擾則滋垢寒儉屑嗇皆以爲情之常耗則迂遠衰容習懶皆以爲老之症蓋有生平小自振勵而暮年不逮庸人者吾見其人矣戒之戒之

許子洽

許太公治生之暇讀書不輟其持論以長厚無競爲本子洽兄弟恂恂明經涉史多所纂述亦人倫之至

梅花草堂集卷八

尤

快矣比聞其魚軒賢德爲能順適子洽之意令人慕嘆無已故不知其通曉文義爲子洽左右掌故也物生不齊福不可備而子洽處之真有謙謙不足之槩天之厚子洽何如哉

白陶

傳孝玄好取景于盆盎之間有白迎春不盈尺甚加愛護至與淵明集並列額其齋曰白陶孝玄自謂即嗜陶不勝其嗜白迎春也嘗卧病舟中冬初微熱而病體又怯風甚水窻夜不扃曰恐愠吾白友繪圖而

歌之使其爲記某政不得其解未下也孝玄方病腸癰有潰決之苦而索記甚急患難寂寞之交有如是哉吾知所以記曰陶矣

登尹山

過吳荊抵松陵嘗往來尹山間時多早暮今日蓋一至焉棟腐礎頽從破壁讀高皇帝御製落魄僧詩又讀姚少師塔銘真可並垂不朽而管大夫爲和御詩四章多感慨透悟之語令人悵然有僧如山者疊蹠繩牀納履起謂問尹丘所在則云已寄死南里寶勝

梅花草堂集卷八

廿

寺低回久之而出

古栢

自震澤西有普濟寺寺有古栢一株大可數圍而屈偃山門之上若中斷而倚者枝葉扶疎菁蔥蟠鬱久乃與屋相得條皆上指若游龍盤螭欲竄欲突其勢可望而盡其槎芽穿互不可名狀也寺傍有三賢祠亦不審爲何人壬子歲曾經其下聞風不欲停止今日又風利不可泊夜宿東阡稍聞問沈千秋土人云卧病如昨風流蕭散入那堪五年藥爐遠也

老桂

茗溪施水庵有老桂本可合抱枝覆蕙之其高十仞
周廣三十丈許每秋盛花香雨繽紛黃金滿界庵僧
編帚擎畚忙忙作掃花使數日乃已顧莫知其勝也
而溪上人亦絕無賞之者酒盃茶碗皆未所嘗何論
題識然此樹竟以是得全其天年而僧亦無害即不
韻何患焉然則茗溪俗賢于他方遠矣未遠又有圓
證寺丹桂合圍秋風紅雨狼籍不收較之施水即不
以香自伐未免勞人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七

靈薈

瘦居士刻靈薈一卷皆群仙附此之作絕幻絕竒然
非真有仙人爲之也居士負邁往不屑之氣釀酒如
河揮金如土不足快其致去窮靈萬卷務廣博物志
以抗張茂先而不足乃溢爲離竒天矯不可究詰
之事如居士者援筆爲詩人運觚爲仙爲開元皇帝
爲陳王子建爲李供奉杜工部諸人乃至爲徐掌爲
獨角山鬼王斯真異人也哉雖然當其時即居士亦
必有不得而自主之者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仙人

手仙人乎即凡而是即居士而是焉可矣舟中無事
漫摘其句之最者于此

擊楫中流靜雲光翻蒼茫采菱 陳王子建

廣陵一曲淚八月涕江花無題 嵇叔夜

月出燕山冷風飄雁影愁秋閨曲 輕衣依葉舞蹀

影淡波光白蓮花風吹蟬語數聲秋古木陰森隔

酒樓欲任涼風飛不去午鍾隱隱促行舟即景 倒

開明月水千里浦口漁舟不掛燈無題 李供奉

孤燈織就機中雪蟋蟀吟 杜工部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七

流雲澹如烟長天逐秋影夕鳥 李新脩

烟飛光若水漠漠澄林樾南莊秋夜 王右丞

石臺拂露花如草溪樹生烟白千秋夜即事 新

泥拂地梨花舞白燕野戍悲荒草黃雲帶晚晴游

下蘇城雲迷祇樹冷雨散落花青何山廢寺 月落

挂歌僧入定 梅花欲舞松梢雪嗚雨後

琴歸雲菴春風如入遼陽郡應滂人卧鐵衣

征鴻似得遼城意夜夜空庭帶雪飛閨怨 劉隨

州

俠氣千秋貫白虹丹心六月飛紅雪 睢陽府君

三尺飛虹開綠玉雲枝夭矯石根促天目山寒山

樹小谷中百歲花初老 廬下天目松 李協律

何處扁舟還擢歌深楊樹杪落魚簑回首荒村不

相識逢人錯問洞庭波 戊申紀事 升庵

忽然睥睨天地空驚聲嘖嘖落春風 少年行 青

草仙

五侯結客能知客俠士論思不論讎 殺人寧俟

飛輕箭隱躍微茫看不見 戰士無聲走白沙中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七

軍奪色迷青電 吳鉤悲夜月易水擊寒聲報恩

心未死俠骨氣還生千載遺編猶飲恨令人空復

憶荊卿 讀劍俠傳 千金買笑不盡懽百金擲地頻

呼酒 顧盼只餘今日意紛紛終是路傍情 平陽

伐樹樹飛香不見花紛紛落葉還歸路 看毒 桂

歌堂主人 山雲黯淡天欲低 草衰石冷空迷離

短歌 獨角山鬼王

二遺

怙恃之子畏而驕即畏亦驕也失恃之子頑而畏無

教故頑非其母之顏色不時及之故畏吾徵之舟人

之子矣寒飈乍起吾江南二遺不必寒于家之兒女

也母在而寒雖寒何病吾念二遺政念其伺忍顏色

默默低頭就之可痛也可念也

小憇

風日明麗黃雲覆畝信步鹿城遂依巖岫小憇王氏

墓傍逢故人問存沒非獨人事多端幾欲陵谷遷變

六十七甲子信亦人間世之一局乎悲夫

王管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七

管席之王國重皆寘乙榜而國重卷尤爲范東昌所

識賞諍不得解遂以落格可惜也士患不遇知己既

已知之矣又不免品序之阨然文章故自有定價而

通塞疾遲之數人力何與焉國重饒膽力多磊落氣

不妨耐久

好菊

王文肅公喜菊多畜異種杜醒陶造之卒見白剪絨

不覺身入花叢間都不交一字文肅笑曰君興故不

減吾乃贈與之常夏六月文肅科跣據地手捉菊蟲

鄰里意花丁也頻呼不應直入蹴之文肅曰叟愛翁耶亦贈與之此二事可稱佳話如文肅可以言好矣吾鄉魏孝廉善價訪菊既得多羅置倉中不肖眎客有求看者輒出之袖中曰此甲此乙其好更不可解也

海盜

海上有巨盜孫繼宗榜檣數年不能獲而王鳴皋赤手縛之身被四創受杖幾百愈力不捨鳴皋曰吾但見其手腿便利故揣意窘逼脫知其爲繼宗則不可

梅花草堂集卷八

蓋

得矣然就擒之後吾處此甚難海上三百健卒誰非繼宗耳目嚮導耶某問如是何以成擒鳴皋曰彼直盜賊之雄寔無心腹可伏吾所難處政在內地爭功之輩耳鳴皋雅好讀書識道理故其言如此又曰太湖揔練楊國柱者與其同起家其武健故不在其下

速化

儘此色力可未衰憊無奈痛心之事刺目犢獨之戚怵懷晨夕間覺精衛毛裏都無所賴譬之霜曉秋葉忽忽憔悴令人不復別識乃知形生之候其變也以

漸其化也必速

人生

嬰兒離母而悲見母而喜索棗而啼得棗而笑嬰兒之智已此矣歲月逼此矣晝動晦息暑露寒居醒治醉亂人生之智已此矣而歲月逼此矣豈不大可哀哉

真哀

過真義送顧夫人之喪因謁丹谷先生墓敗棘鉤衫黃茅割面墻墓之哀無慘于此而左旁更穿一小穴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共

當是魏氏之子孫魏故兵部贊婚受產主祀者也荒涼野草責有所歸而穿穴其旁猶曰魏氏守之矣既死之蹟揔屬輕塵不祀之藏尤堪酸骨吾爾時虛願難期真哀自涕

許曲陽

許此懷爲曲陽寄眎恩綸冊覽之使人生敬中冷先生半度詳雅居心寬潔應有此兒曲陽故有殊俗之性可無名實一行作吏乃爾清勤觀諸薦剡所云不鬼廩直自遂矣曲陽嘗自語與吾囊金帛令子孫多

通與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鄉民也斯亦無言
不到卓然有念者歟親在捧檄親沒實給此豈人子
細事觀中冷夫婦兩勅備寫至痛雅非草草完局者
所能徵矣風之下也揚名一念亦時有不能不三
致嘆焉

周先生詩

世稱海門先生都不曾聆其作義今日始讀其所爲
挽李秃翁詩知真正學道人持論極平眼界極寬憐
才極切其詩曰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
梅花草堂集卷八
惹得世人爭欲殺眉毛狼藉在囹圄又曰天下聞名
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面目由
來此老無有一字破綻否有一字不墮淚否

天忌

張賓王耳熱後細誦新義大有遲暮之感更復自疑
筆底類索其意殊可念也其謂天生才具除自免外
決無干休之理賓王墨楮間晶晶寶色豈終埋沒李
東一自癸丑開榜後誓別長安家居自老然目光四
射持論疊疊不休恐須一戰李愚公內外憂阻故不

得其邁往之氣葩經一人定自虛席人言袁小修篤
疾賓王云此妄傳耳丁未之役當事者競覓小修至
取薄蹠戲書袁胖卷已落吾手務相矜眩今復十年
于此矣天與之天忌之此真不可解也

茶菊

甘菊單瓣味香甜性宜分植駢久則瓣漸稠香亦漸
減寒菊差而滿中小鈴簇湊成枝俗謂之金鈴菊予
所意東籬故種不過如此顧未聞有茶菊也黃介子
自顧山來貽茶菊一本花似馬蘭中滿不鈴而香韻
梅花草堂集卷八

清遠殊有金石荳花之氣絕不類菊名茶當不誣耳
顧山菊冠江南其小品亦自超

武夷茶

武夷諸峰皆拔立不相攝多產茶接笋峰上大黃次
之幔亭又次之而接笋茶絕少不易得按陸羽經云
凡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夫爛石
已上矣况其峯之最高最特出者乎大黃峰下削上
銳中周廣盤鬱諸峰無與並者然猶有土滓接笋突
兀直上絕不受滓水石相蒸而茶生焉宜其清遠高

謝茶中第一乎吾聞其語鮮能知味也經又云嶺南生福州建州詔州象州註云福州生閩方山建詔象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豈方山即今武夷山耶世之推茗社者必首桑苧翁豈欺我哉

九月雪

秋冬間風氣如暮春知必乍冷頗誠家人爲寒具但吾力不能具者且止夜卧故絮中覆肘漏足酸風淒其透入念即冷當不遂如歲宴乃不知雨雪霏霏幾封條也九月雪江南絕少或言今已初冬即初冬江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光

南豈遂雪耶寒暑速變人事參差恐冬春之交不免疫厲則如之何

脾濕

醫經云秋傷于濕冬生欬嗽又云因傷肺氣動于濕則爲欬嗽吾每至六七月烟生喉舌覺肺氣脹滿夫安得清每秋飲茶髮不暇櫛輒索茗芽少可三十碗許肺氣不清而動于濕其欬嗽宜矣昨晚食後欬不及輒唾唾復不可止而噉食殊不能少所吐痰涎亦略相當倘從此日甚終爲肺傷脾濕之症即內關七

情此二事故其根脚矣間時書此以待忙用可不至大錯也

李魁

有百歲老人李魁飲于鄉其二子以竹輿舁之而行觀者塞路蔣適老令詣某巷滿不可出乃就輿執手與語仲明湛然手微顫或云尚未着絮也老人不知書亦不識城市自言其少時以賑貸曾一至縣有長女年八十先老人死矣吾令人熟觀老人貌殊不鄙野但瘦甚多班長不滿六尺庠友周之從因勘租至梅花草堂集卷八

卅

其里物色之婦以告僕遂延致賓飲一特盛事也國朝魏侯守郡周壽誼爲上客年有十歲自後毛尚書亦年有十皆吾鄉人今復見此老豈易哉

張如

月下遇張如光逗袪際所著青衫政與瑩肌相發敏便之性都從間間中出

李超無

李超無負異人之姿而有無賴之性酤酒發狂易爲世眼所物色浪得慶忌荆軻之名卒以賈禍豈不冤

哉超無聰明小孺子雖復顛癖要爲禮義所可遷化
視之太奇疾之太甚宜其及矣所遺詩若文儂輕脫
可喜受之云今後世讀其義謂詩人故嘗作賊雅亦
不俗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筆談

吳郡 張大復 著

懶城

形神不親讀書無所感發俯首輒睡豈昏默之守乎
將齒骨既朽不復浸灌歟昔人擁書萬卷不假南面
百城吾且辭百城之王退老睡鄉矣王子曰八埏之
內蓋有懶城云邊孝先嵇叔夜嘗至其境其後備文
之士惡之遂與懶城絕噫嘻安所起斯人于九原而
接花草堂集卷九

問津焉

陸懋仁

家先尊與陸懋仁先生善甲寅之寇先生爲賊所執
令擔戟髯而走僕僕然先尊遙望見呼之而走益疾
既脫語先尊曰吾爾時謂不免虎口矣其後見某輒
嘗言之某猶憶先生村居好藝花果每冬月輒懷橙
橘相餉猶衣白紗衣風度樸略與先尊爽必竟日而
去去則步步惜別也今日再見其子純卿問其舍則
爲墟矣然純卿客游二十三年能自立得返吾里二

子皆束髮授經苦心哉

甲寅遁囚

將詣海虞長年艤舡相待與約曰黎明當出關明久之關不發使人偵焉曰方大索遁囚誠守者二日不啟關矣蓋有酒繫者獄卒皆大醉因乃縛之而去去者十三人隨獲七人旁午從民舍草間獲一人皆折其足未獲者五人故曰三日不發關言必獲乃終之昔彭侯爲縣外府災侯率僚吏救之曰官有司脫走市人搏之取市者刀砍搏者中面得不死事在梅花草堂集卷九

仁

每思仁以爲已任令人茫然此非有大力者不能長樂老所謂佛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可念也勝熱手冷人何益此世界毛孔事耶

慘

雖有富人不能金屑其目言外之無與也每煩暑爲虐頃冰片少許眼得不脂乏內藉外果有此理乎冰片政與黃金同價與屑何擇焉吾終日視而未嘗觀脂則猶人用則過人非怪何哉

求自見

從來此道中人大都求自見耳何論稽談阮嘯各用所長即元之輕白之俗郊之寒島之瘦李之鬼皆務自見而作病處故是佳處也文有俗筆決不佳無俗

梅花草堂集卷九

三

腸亦決不佳故嘗欲子居更求之徐聲遠云文字頃一目一機局引而伸之乃至如鹿角之與菖蒲花其類甚幻然非聲遠之言也東坡曰一身不成二佛一佛能遍恒河沙諸國是在道中人矣

訪白民山房

或告某朱白民淹留公亮許以侯公或曰計行矣某謂不然白民即淹留侯某當不在公亮且不行亟詣元初山房白民聞予至隔牆笑舞某亦笑舞于外空若答響某語之故白民笑曰何以知不公亮而元初

某曰故知不城而山中耳已相視黯然淚淫淫交于
頤痛某之失世長也元初與雷崖倒屣而前四人相
顧都失其所欲言已何非鳴至既飯訖白民索紙爲
作一竿相貶而元初之侍者爭就几席舍者煬者俱
有求贈之色某笑曰漢川脩竹賤如蓬于君何如白
民揪髯酬之無貴賤老幼各得所欲而去

訪公亮

某與朱子將訪公亮東城之寓地頗露襍更不宜暑
而公亮處之晏如知公亮之進乎忍也然其侍者形

梅堯章集卷九

四

貌甚削蓋不能以其所忍達之所不能忍矣受之偵
某在公亮偕其猶子仲侯暨許子洽徐叔美相就望
之如玉有不衫不履之槩者仲侯也公亮命酒使諸
文襟歌新令侑之某方病眼爲盡三蕉葉而罷涼風
亦旋旋起仍宿舟中

分開

頃爲高陽氏作分開嘆賞累日何有蕭山公成進士
幾三十年畝不及千死又三十年其家賢子弟更直
辦事不自與庭無間言至繕部貴顯孝廉鄉薦久之

始議均析析又讓所美而就所下欣然自喻適志如

其家今日者哉或曰夫如是則關可無作是不然吾

頃者故言之矣其家兄弟叔侄毫無背面異同何煩

口類長此空言然而事係分析理合謹始不爾故恐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張氏之忍徒曠乖離故不

如分荆荆枯存荆荆茂曉然知修讓之道也孝廉每

見其尊讓腴居瘠意色都快高陽氏方興更在斯人

矣陽氣寤於大夏故其成萬物也有力夫豈虛語然

就中更有一事今仲所授產李氏物也李翁以重瘠

梅堯章集卷九

五

故不欲取贏於蕭山故當翁既歿其子亞夫稱自父

命折券完壁斯亦古人之高誼矣孔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無已夫

有年之象

對雨崇朝幾尺有咫而風不大烈真有年之象也七

八月之間旱惟非田家所堪然不知水潦風狂將生

蟲蠹其害政與大旱等五行占驗要在中秋前三日

過此以往即時時破塊無憂矣天其福人杞憂何補

政如在晚之婦見花之童常欲其順不害耳

白氏子

白超宗文有來脉才情之家故所絕少其即子祥妙有凌厲之姿收以真穴爲甲爲鱗爲雲爲雨復何疑哉吾輩婆心正切欲令其句字皆調于適不至拔木發屋揚沙也紀其一二爲將來之券云

私試

戊寅某讀書大樹齋始與關允揚爲文字交而允揚方授經童子晝日未遑但卜其夜鷄鳴而至平旦而畢要以一目爲限方初秋時風燭淋漓莎鷄鳴咽更

雜花草堂集

卷九

六

相憫已相樂也未匝月而大母晉孺人感風疾蓋中秋前之四日也倉皇就舍侍先君子迎醫檢方未嘗解帶重九後復修其事顧視明月而樂之彼一時妄謂人生不得意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今夕何夕較視前念更何如哉

張時可

張時可揮金自喜意有所慊雖傾其囊勿恤甫三十選爲同寺叅軍未久懶罷亦游戲胡盧申矣年來種秫釀酒不樂城市其鄉之人喜就黑頭即飲而齒乃

大豁今日詣某語其故頗用自悲某曰剛強者死之徒君何用焉時可笑曰公乃自喜舌存耶命酒更酌刺舡載月而去甲寅八月十二日

捉月

標指見月畢竟屬明眼人盲者無與也吾每喜雙目不拒三光自先世長之歿餘明殆盡萬里孤懸之鬼不復了然于目矣小婦忽有寒暑之患夜中不免一起彼熒熒在地者絮耶乃不知故人相視窓際也以手捉之啞然大笑無眼人帶夢猶復拾得這些

雜花草堂集

卷九

七

月

月明如畫殆是女中丈夫之云也故有丈夫所不能至而女子至之者矣何疑月乎何也日之光不韻而月韻也日之明了了而月不可了了也不可了了者其韻何如

貧

八月十五雲遮月准備來年雨打燈故有是占然未必驗也又况方暝而雲既更而月乎人生幾中秋幾燈夕奈何以片時之雲失兩清夜料爲造物者所不

忍矣人年三十如下弦月然則六十而羸者將猶載生覓耶人言貪吾見月始欲貪、

殺不辜

劉真長言小人不可與作緣雖然更不可與作敵作緣之禍如引蔓草如近婦人作敵之禍如犯猛獸如服毒藥諸君以嬉游之故不自重而與之敵雖至于殺不辜猶未知所稅駕也

已殺

達師棒下多度人而世有用其術于家庭父子之間

梅花草堂集卷九

八

者吾見其慙不見其度也卓老紙上多罵人而世有借其口爲意氣肝膽之用者吾見其往不見其意氣肝膽也大冶鑄金金踴躍曰吾且必爲鏌鋹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以爲不祥之人嗟乎人耳人耳猶不祥况肝膽意氣哉而非其有乎不祥之實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雖然其上人殺其下已殺悲哉悲哉

甲寅秋分

昨秋以八日分今以潮生日較遲十日也日者言每

分至多不利病人昔嘗爲先世長憂之而此日獨不然未辰冠憤慨然而至侍予草堂言笑之間爲加七飭吾爾時真覺日月清朗神情開豁也時移物故我愴何如加以暑毒未消西風相苦謀質晨炊未遑其夜紙窓竹屋新火悽惶方欲掃此四壁釵痕修禊色隙而楊長倩諺我湖上樓記便覺境往心開不知今夕何所

秋老

錢仲侯報我山中桂發始知秋老吾窓前一片月俱

梅花草堂集卷九

九

在屋外庭中亦有木樨二株幹不暇枝葉如卷耳向人愁縮了無吐粟意年來貧病相習未嘗作厭離之想入秋已還伸脚偃卧輒思異境得之欣然隣鷄破夢悵悵不樂

是母是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之二子偶來省祠寓西林僧舍有結髦者持百錢跪以進二子訝之問故其人曰小人有母荷侯之德不果失身于強宗後舉吾等二人臨終誠吾等汝曹料無能報侯請辦香告之大山長

谷侯之靈必在焉且訴且泣二子亦泣謝而遣之其人必得請乃去嗟乎此母以不失身之故德侯而結髦者不忍忘其所以有此身以白母志斯兩賢矣若夫侯之德在民間如此者可勝道哉吾鄉十萬戶五十年來誰非休養生息于侯子之子孫之孫應若而人使盡如是母是子則亦非王侯父子之意矣侯居官不肯以手捉錢而五十年後能以百錢遺其二子亦榮矣哉

卒爾

樓花亭集卷九

十

空翠莽庭秋蛩四壁容膝之座頓爾虛閒白日沉彩雲情闇淡忽憶香山舊房詩云遠壁秋聲蟲絡繹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暗步徐吟黯黯欲涕而龔季弘適來相詣張燈小坐爲設枯魚乾葢數酌而罷覺一飽之味無餘率爾之歡易盡

朱子魚

朱子魚文不盡才功不及志而疏宕通明綽有千里之致多情少至亦不失快士氣色倘有諧佞之物相

遭終益其過決然捨去下幃謝客縱復頽解自放故可令人刮目

智量

朱白民游黃山貳貲於竹用不盡輒以飯僧周急其持十指乃不能給一身與家人分挫針綳緝之利而索文者日盈其門人之智量相越焉可誣哉

知命

黃葉無風自落某之時秋天不雨常陰某之境違境易時不祥莫大焉湯先生有言公逾知命知之而已

樓花亭集卷九

十一

金葛

張子松言葛孟文已死不覺憊然孟文與予交甫弱冠耳其文滿而有力儘可命中已好爲艱澁之語心甚不然之既予病廢亦不復見孟文作義義先是金仲瞻者其制舉業略與孟文等而入處過之旋亦天歿惜哉仲瞻多情人也凡文不滿者不發氣索者不壽予于二君子失之

掩骼

徐嶽生以水清命來請作掩骼疏其言曰州故有漏澤園而人諱其名貧無葬者多不欲往乃至裂棺蕭蕭暴骨原野烏鳶蝼蟻之患慘目傷心夏五六月穢薰天地較諸釋氏荼毘之法真清淨大海矣可勝痛哉語有之骨肉復歸于土儒者之道也吾儕頂立天地于時何補請置高阜地作義阡掩之然不敢專也將白當道子豈有意耶嗟乎此仁者之心也仁者之言也人生世上何富何貧即裂棺暴骨掩歸於盡但以誘焉皆生之人目擊其痛而不爲之所不尤甚于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五

烏鳶蝼蟻無知之噴噉乎吾聞吳興有朱叔紀氏精誠堅固行之數年矣合請其收埋錄觀焉觀既乃焚香紀其數款于左期以來月之朔爲諸君子疏之嗟乎某既貧且病動不敢爲福先歡喜讚歎倘亦無所碍於世乎

一時節 凡埋屍隨時昇至即埋爲妙至于大收令奠必于十二月三時之暇人肯効力且膾中百無禁忌耳

一報官 凡屍棺之經官驗者俱封記南義塚決

不誤葬然恐地方刁橫者出須具呈道府委之縣捕責成各坊總甲開報并令具結狀方可

一屍骨 凡屍有四種一者棺二者骸三者枯骨四者煨燼餘骨棺不堪昇易以新棺不則駕以堅板覆之以薪仍以兩新具夾埋無棺之體捲以草薦亦以新棺夾埋之骨雖零散不可使錯須市綿肆中舊蒲包盛之一柔軟無觸二潔淨不朽三價廉易得也所慮土工貪多常有一人之骨析包爲二則當以頭顱爲記無頭顱者須滿包量與之值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五

可也煨燼餘骨已置甕中誤損者斷不與值提之身親爲政不容輕托人者也
一埋法 凡埋屍者尤當惜地其法從地之儘北處開一大溝從東至西盡地則止其闊八九尺其深三尺然後以棺鱗次中藏空處以包若甕實之南去丈餘復開一溝即以新開之土先掩初溝至第二溝亦埋訖于兩溝之中復開一溝即以其土增掩兩溝以漸而南法皆例此不傷本地不借客土法無便于此者

一酬工 土人開壑掩埋者計一屍棺銀二分一
包銀五厘一瓶銀一厘七毫土工舡載殯歛則一
棺銀三分一包銀一分五厘一瓶銀七厘五毫用
力有難易故也

一施食 凡餓鬼無地不有何况積屍之處而啼
夜哭見形聞聲掩畢之後須齋戒禮請僧就其地
建立道場爲懺罪業夜則嚴淨供具多備斛食延
一大德登壇庶使無主孤魂不沉九地有冤怨鬼
且昇三界其功德豈可思議者哉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五

已酉以十二月廿二日動工至正月廿二日止計
棺之埋者爲數八百七十七具枯骨七百四十一
包焚餘九百六十一具

庚戌以季冬朔日動工至廿三日止計棺之埋者
爲四百五十一具枯骨四百二包焚餘一千一百
八十二瓶

辛亥數目半于庚戌原錄云不具論

壬子十二月初五日始事廿八日訖工計屍棺之
埋者四百八十有五枯骨三百十九焚餘九十

偽君子

有詛寃者頌其先之得意而詛其子孫觀者曰此昨
是而今非信乎不然也此其先蓋不誠之極詭說以
塗目前而徼倖于其人之終不較者也其頌也詛也
不詛其死而詛生死復何詛焉然則不鞭其後而嫁
禍子孫耶夫世安有行其意爲子孫計而不嫁之禍
者故父兄偽君子不若其父兄真小人蓋真小人之
惡陽偽君子之惡陰且得長厚譽焉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五

夢王李

年來多夢故人覺而思之輒潛然泣下昨夢李亞夫
衣麻衣危冠而殊製談言豐豐皆其平生好異之情
王孺和僕頭儒服歛手相語恂恂如昨其言皆所未
嘗吾久無好懷不知日月去人昨與張甫孟揖始聞
桂花香有餽乾薑者而後知其落爲箕也暗苔漠漠
無所與語煮秋葉數升啜之踟躕便卧不謂故人来
思共此歡劇既覺得句云夢神若許常相共何不于
今歸去來

曹懋思

曹懋思好房中之術不精其理削木人爲戲能驚稚
魯人癸巳之疾頗賴懋思作伴好風涼夜燕不偕也
嘗戲爲之額曰曹某春方無真戲法無假懋思亦大
笑甲寅懋思年七十四顧予草堂以手爲予按熱如
火聚負予而運左右換不失其法久之不喘期以明
秋再罷鷹揚試乃辭弓馬亦奇矣豈房中術年來頗
有得耶凡懋思所爲游世者皆非所長也其易學先
天數真可以買田築室而老焉然而賣教之術故未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其

諳耳其實實心可質衾影人皆信之樂與之游不須
粥技而活其壽而康豈非天道哉懋思嘗有僕應門
能以鑷佐懋思飲食無所自顧戊申春予意甚惡應
門事予草堂數日低回不忍去予意其且病甚憐之
不一月死

李繼仲

李繼仲自叙可稱編年亦稱寶錄其百義可稱几上
之書述而不作李氏多才嘗疑茂才長衡用其才不
盡如繼仲所謂能盡其才者非耶繼仲每脫稿必政

之長蘅惟長蘅之去取是信可謂得師矣婁子桑意
不欲繼仲之文數變而茂初亦耳予曰吾家千里駒
風氣日上而家長蘅信之不知所裁恐其決溢而遠
于世也嗟乎此皆愛繼仲之甚而過焉者也繼仲之
才如川之方至豈惟日變抑且時化而不見黃河之
決乎怒濤拍天崩沙陷聚落而後稍稍爲奔流爲洪
爲渠久之復爲河也諸君子毋憂繼仲將自及然予
以爲几上之書其惟百義乎其惟百義乎繼仲自謂
丙午義世人目之平平無奇此繼仲欺人語由百義
觀之即繼仲亦自平之矣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其

桂梅

桂吐一粟則香一樹則酷梅開一萼則清而芬一樹
則更清蓋桂近而梅遠桂觸而梅閒也雖然向寒而
酷非桂不能凌寒發天地之秀者梅乎桂爲味梅爲
骨桂爲黃金梅爲玉

夢霍道南

某少與廣德王景南學長其十年而近師事周先生
雅相習王嘗言其鄉夏官明買金藏書狀甚悉又有

霍道南者亦游學於岷嘗見之李紹伯座交臂之歡耳霍俊于王年亦相埒動止馳騁多自喜之態其視之意其年長非儕輩人也庚午而後不復聞問而行卷中嘗一見霍道南名姓覽之慨然迄今四十餘年不甚措念而夢中見霍舉止如平生意爲先府君客束裝將行其禮送之甚謹而時及其往時嬉戲之事此不知何徵也週甲外人忽忽不自老夜聞安淳讀自謂有孫且長而寤寐之間年少無異其曾見外家薛宜人年九十多見其子兵部公盛時事望空自語

梅花草堂集卷九

六

或云人衰必復見其故夢而見者亦衰之自耶

揚善

昔歐陽文忠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負之者輒曰是罪在我非其過夫然可謂真好士矣某平生了無寸長惟揚善一念每過其實往往爲親知所呵而臨事忽焉忘之庶幾自附于孔子其有所試之義豈吝改過哉夫何人之難知也受某揚者居之不疑見某揚人者訾其多譽甚者望其之揚已不至而疑人之揚于某者必有說造誣騰謗漸且以其爲非人清夜

思之求所謂在我之罪不可得然而使其人如此者殆是其之罪耶昔有相歐公者曰耳白過面朝野聞名又曰唇不枯齒無事得謗蘇學士每見公恨不請其唇齒之說嗟乎某無歐公之耳豈亦有其唇乎書此爲將來一戒

鮑馬

鮑我生少負飛揚之才稍有詆氣頗爲一時所物色而浮沉黷校間莫能自見嘗與談藝多礪落之思然而感慨係之矣某于慧業無所窺妄擁鼻比初得我

梅花草堂集卷九

七

生既得天開便謂將來且未艾而荏苒年華驅馳南北如兩人者政復絕少然則顙如元乎沉如有之秀如凌雲豈可復得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天閑不釋于俗謂功名可立就某故抑之而不以爲慙故知天閑畢竟可喜人也

九月

小雨膏和不及破塊杞花承潤半吐輒止嚶嚶之蛩欲啼棲畝之雲損綠草烟近遠迷離桂子黃金銷落九月授衣愁看鬢絲如雪重陽在望誰家遍插茱萸

香山詩曰關蟲切切夜綿綿况是秋陰欲雨天猶恐
居人暫得睡聲聲移近卧床前

包儀甫

包儀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
其口然人有稱其作義者隨所擬議笑而承之無讓
甚矣儀甫之自知也從來文章之脉信在儀甫馮先
生曰此事須結聖胎而儀甫結也吳無障曰要須有
春和之色而儀甫春和也韓止修醇腴多寶光周王
繩匹之加艷焉其盛矣乎然此數公者皆得之則人
皆知之儀甫獨否故曰世人知儀甫不盡不如儀甫
自知

梅花草堂集卷九

辛

相

相家必有奇中故能鳴于時李鬼眼一見申文定便
與人決賭此必壬戌鼎甲後雖憂阻不二其說卒以
是年魁天下陳新安爲布衣郁候潮許爲五品京朝
官新安竊笑之時僉憲方四歲適在庭中戲郁愕曰
公所以貴者殆是此耶後用子貴封如兵部郎官
周恭政澱山方詣府郁曰此必本兵部而觀之聞與

太守語訝曰惜哉兩司耳此三事某少所嘗聞庚午
猶及見李于闐關府君令予揖李却立久之徐曰耳
白過面名滿州縣然吾老不及見此即成名矣因指
其地角謂先府君曰還憶某十五年前語耶吾云法當
餓死今嗑矣先府君好稱人多稱郁某云何李某云
何然而府君之物色人多不減李郁一時如楊夢洲
俞海山之徒皆不及也戊辰馬恭政一居某里府君
笑謂座客曰甲子之歲方載道歌鹿鳴而還鐘鼓懸
吾右脇此即當作黑頭公右脇鼓動矣馬果以庚午

梅花草堂集卷九

辛

解省其後園居未五十也陳僉憲既貴問吾官何等
府君曰子必師貳然不免貧其後視學三楚服御甚
都庾廩相望而府君私于某曰此老如斯焉已法宜
貧而驟富且有德色焉雖然官則不至獨安所免貧
乎試楚返竟謝政多聲伎之樂而常有塵釜之憂李
中丞爲諸生辰起詣府君必卜其夜或問何語之多
府君曰其人政可與語即毋少其貧耶秩二品貲十
萬其刺事耳且必有相繼爲元魁者其眼鳳眼其唇
塗丹其指笋而玉其神藏而厚故知之府君奇中人

未可悉數然而非獨法也蓋多參之人事而觀其文
烏戊子始識顧元昭去府君之大病不十日矣問其
此何即予以元昭對府君頓足曰咄哉龍巖今年又
中一即耶乃元昭以貧就廣文選似未償府君之相
不知竟若何

前輩

弇州翁見人售古玩惟恐其不真不能長價王世周
觀戲法恐人言其非信多飲容焚香而後觀之此皆
前輩至誠惻怛非獨好事者之性也有晚弇翁之
藏者曰奇而贗翁笑曰人慕弇翁而來安有弇翁也
而不聽真贗之數弇翁豈不知之其人愧謝而退

小橫山

吳中土木之工半居南宮鄉其人便巧而少冒破其
地有小橫山袁中郎嘗以勘災一至小有紀錄而不
能知其莼花之盛不減蟠螭去橫山不五里又有法
華山每歲梨花盛開一帶浮綠中燦如積雪此亦吳
中佳麗之區也里有善民者曰徐東疇年九十餘能
馳馬截衆望百考終今其子守耕亦年九十里稱善

人如其父神明步履不異盛壯人每獨行山中遇其
鄉之工于四方者輒問山川土俗與其所耕堂宇
塔廟有會意則欣然而喜或其人所得值稍贏更大
喜小橫山綿亘二十里多稱徐氏徐氏云今日偶見
工者王某問守耕知之特詳則其祖若父世相往來
者也王某父鶴與其兄鳳皆忠實人能竟其業訊之
皆老壽考終矣

史

錢御史纂兩晉南北史其家太史公爲之序大要言
錢花草堂集卷九

並

世界棋局也史者棋之譜也史漢爲正局故可究房
玄齡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爲變局故不可
究御史好其變者而盛年謝事不無局外旁觀之感
故有是纂云以其觀之人心之變不可究詰而史家
之言寔關文運某自少見老儒先生好讀司馬子長
書惟恐不及取材模畫乃至剽竊文詞往往而是其
後句櫛字比忽出于班氏之書然而不能盡讀者多
矣再變而子又變而佛牛鬼蛇神爭出爲政于是目
班馬爲芻狗詆書史爲無奇譬之雲擾之代莫適爲

主父之而清言逶迤無論房氏正史不入魚腹即世說語林半供殺免又久之而漸綺也則李延壽南北之作稱艷史矣其少讀馬班之文心好其說于他史多無所窺晚見南史而悅之自笑不免爲風波之民今觀御史是編竊嘆人心之變不可究詰如是李雲杜自言欲合南北史爲一縮胸未敢任第作小識不知何時得請觀之

諸史皆一統一代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末分崩離析而一統虛號猶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

梅花草堂集

卷九

茹

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十七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耳宋之繼晉與齊梁陳之相繼統宜屬南而南北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

橫叙

始爲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

鳳徐廣于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謫之張劭傳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凡二十餘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屬共刪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爲本而益附諸家傳記爰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焉是時玄齡爲司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衆人之長要亦無難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即不能無襍采然提綱列緯命藻吐詞井井有條

梅花草堂集

卷九

茹

既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往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人詆北爲索虜北地指南爲島夷故其史往往訾美失傳略于他方而詳于本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于是延壽追終之以彼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前人之功豈遂出于長下乎

錢受之叙

詩義

周子居將詣白超宗請觀詩社超宗詩學淵源于唐

中丞而海虞諸人皆自說文懿嫡派國朝葩經之業
宜萃於此矣某嘗以沈雨若作義臚王又新又新大
喜亟索其書義觀之又新莫善也又新雅以詩自負
屈指當家不及白義某問之曰人言白義不減易之
有太僕又新言如是將不令島賀齊稱李杜耶

在貧

在貧之日長老去之年促吾每不堪其憂未信不改
其樂

讀書

梅花草堂集卷九

其

先府君教某文選熟秀才足故嘗熟讀文選至于今
盡卷可憶又手錄唐文粹八大家集讀之皆可成誦
至于司馬子長班孟堅蘇子瞻之書則如饑渴之於
飲食其他泛覽而已或謂某多讀內典正不知某于
此道如學佛沙彌俱從耳入乙未之歲館姜門郭氏
空花日增忽念從今以往吾眼中恐不得見如是經
典亟就圓明庵老僧借得華嚴善本誦玩各一遍又
僧慈濟持示馮先生倡刻楞嚴圓覺維摩經亦各誦
玩數遍予無目見者如大慧中峰語錄或其他律論

皆授之學人兒桐居多晚好聽香山集則半出于石
倩之口不暇數過矣然猶不能盡舉其詞人言讀書
豈晚歲事耶

文

黃貞父白門九義羅玄甫一言蔽之曰竟不曾做然
斯難言之矣昔有禪客欲指示人門版牆壁到處書
一心字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還他門字又一人曰
我則不然門上不必還他門字不還門字恰是見得
然必有心字斯有門字有門字斯有不還門字此未

梅花草堂集卷九

其

易徑造也某讀貞父靈鷲山房刻便有不還門字之
意至于今乃得竟不曾做豈易而談耶孫子晉初讀
貞父義疑是成弘問物貞父之爲成弘何必子晉後
知之然謂文必成弘必嘉隆此言非也某嘗見嘉隆
初學人士猶庶幾稚魯無妬心浮氣則嘉隆盛矣而
子晉輩何必減嘉隆每讀成弘問文字古渾簡練成
弘盛矣如貞父輩又何必減成弘哉故夫人之不成
弘不嘉隆則必有爲成弘嘉隆者夫文亦若此矣其
不然者聽其自趨自至而斐然成章焉可也

代殺

采王欽若請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功德無量而蘇子瞻黃魯直諄諄戒殺尤極懇至子瞻食蘆芥詩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讀之自令人心動五雲開山主戒人妄殺多引孔重鈞弋孟遠庖厨而馮開之屠緯真諸先輩又借西教以警發人心其間因放而起捕心因戒而開賣殺之路者故亦有之然而所全者不爲不多矣友人黃經父將還京見豚飲食代殺論某讀之而心怦怦動也經父通明儒術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七

現身宰官乃能搜取草木之寔詮其清芬揚其淳潔而動引古之騷人達士詩章語言以示必可用而有味其心良苦矣有富者子藏白粲而患其糲之無用也爲說糲入腑臟不煩兩脾運化糲爲立盡周公馳笑曰此巧爲方便以賣糲者然而糲之易化誠有此理富者之言豈欺我哉世人但不能善草木之用見爲相苦有經父之論在不知何苦食鷄豚人人言之矣經父以書抵予謂服官之始如初入暗地但持代殺心夜光明月寧耀于此耶

僕姬

戊申張知死僕無逮事先王父者今年金姬死嫠無事先王母夫人者傷哉金姬夫曰金愛蒼面蓬首有蕪人之形性嗜酒雅不失事然嘗爲里甲賦千民多結繩而辦亦不廢醉後貧死姬無恒德又不能其婦某心憐之嘗召姬使就其飲食久之輒請去蓋其分定人莫移之如此晚歲重聽而瞽于視某所出入必停紡注視伺某過限而後紡如故某嘗舉以詔後表給事者終莫如姬爰其死矣傷哉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七

雷震

沙村有婦姑相得而其子不孝者父死母再醮而婦姑之愛不絕也歲時伏臘相貽甚歡其子恨恨只如昨今年七月十三日婦薦蘋藻使其夫邀醮母飲食既抵中途乃墮其母水中蘆葦叢之莫覺也扶服歸悻悻其妻曰吾固知其少顏色當不來何遽之爲妻莫疑之十七日雷雨大作其人懇甚語其妻必伏我盜下妻不聽乃柔身而夷覆其盜自蓋久之雨霽妻往出之則不知所在矣于是里人共其妻踪跡之至

蘆葦間其人跪醺母前而口就母乳若吮者震死矣
天眼如電彼且謂覆其盞遂可自蓋乎哉顧章甫曰
此聞之非幻云非幻者西林僧是日作佛事以村詳
知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張元玉文。

松陵張元玉稱某文或堪酸鼻或堪絕倒此自昔傳
神之手有之吾文豈能如元玉言已觀元玉寄示六
義如蔡少霞入異境人俗潔清并物鮮茂又如武陵
年少裘馬翩翩要有揮金不顧之槩如元玉文政
堪絕倒耳

梅花草堂集卷十

顧仲先

石門顧仲先以書抵予得盡觀其所爲玉樹山房刻
及甲寅十義蓋苦心此道而漸近自然者周安期嘗
言石門三顧當不虛耳仲先云自幼聞人說某姓名
疑爲嵇阮陶謝之流聲施千古太過又云已讀某文
疑爲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夫得志於時者則安肯爲
其所爲哉要不顧仲先有如此癖好也末云昔人言
太虛爲廬日月爲燭吾與諸君日相往來甚善蓋某
所欽四方兄弟相聞而不相見者多矣嘗語人吾面

如須菩提僅存枯骨耳見所見何如聞所聞耶仲先聞之應為撫掌

桐夢

桐夢世長誠家人汛掃意若有待者已而樊季常至已王又新先生至遂具樂沸然而醒時已得黃州信矣桐告予莫果有東方客來耶未轉盼而童子持兩函至則又新與湯先生之書若叙也先生之序吾七世之神血在焉安得無夢世長正性在天意亦喜其得先生之作與客歲寄書臨川世長猶堪與元孚飲

梅花草堂集卷十

二五

但不能終席耳幽明之感日惻我懷故未能少狀其厓略遂請不朽于先生則予不免滋懼也夫

卜者

卜者言其自今至來月之五應有非意相干法宜居外政不知老人宜居外為耳邊嘈譟故貧人宜居內為資斧無懷故請齋心而盟于佛一切作非意觀則許之乎雖然世間之人世間之事知為非意也者謝之知為非非意也者了之可也雖然難言矣為是了心即心則不須了為了事耶事則何可了

文

蘇子瞻燈下顧自見其影使叔黨就壁橫之不施眉目觀者皆失笑知其為子瞻也此叔黨之妙也以燈取影而神出焉使他人為之未有能肖者也文章之業自王房仲黃貞父妙為簡遠之作蕭疎自喜未嘗有法不可謂之無法矣而世之小生輒欲以一兩筆傳駐賢之心髓曰吾得其意止耳譬之俗工不施眉目求肖子瞻者耶

述夢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三

王世周獎拔後雋哆口閉目意思都入裏許聞予述夢意二葉相繼解省手足矜蹈眉睫多有欣躍之色雅無世味人乃爾心動殆是期二難急了本色放開千秋手段也世周已死明年解省時那得如此人從旁跳躍耶

朱王

朱靖之往年文務肥滿整瞻有餘靈利不足秋初見投三義讀之不知其為靖之也故知凝靜之力但須行滿自然脫化王平仲操必得之技而無快意之遭

其亦疑之謂天不可與期讀至予欲無言篇疾徐再過卧又思之此當定是平仲作主

三秋

三秋風物其所欣賞自世長棄去但知秋景堪悲小步閒吟意都不忍七夕淹留練水殘暑薰人中秋還自虞山關門謝月重九雅無風雨但有催租暗蛩切切寒漏綿綿豈徒好景虛閒抑且連床病卧孟浪之性無餘如絲之髻盡禿點檢秋事種種難堪然而三月之間所接新貴齊魯江右荒林樵李石門之問不雅花草堂集卷十

日記

駕部王淑士問其間居何所自遣其以日記對駕部曰政疑世間文字都不必作只此自真性所流便是世間真文字孫子齎好閱草堂筆談意亦爾乃不知其之真性自朝抵暮半為米鹽所驅奮不覺落在何許上床計過後乃課程限隨意授寫一二則儘有草草匆匆處無不欣然箇裏幾希全靠這些捉得

天池茶

夏初天池茶都不能三四碗寒夜澄之覺有新興豈巖常之習其所不免耶得岭之不足覺池之有餘乎或笑其子有脊癖當不然癖者豈有二嗜歟某曰如君言則曾西以羊棗作膾屈到取芟而飲之也孤山處士妻梅子鶴可謂嗜矣道經武陵溪酌桃花水一笑何傷乎

從門入

顧亦伯自谷下文字則其機愈出其想愈奇爾時覺梅花草堂集卷十

張伯英公孫大娘諸人猶是從門入

李紹伯

李紹伯所藏帶下小兒諸方無不奇驗蓋修製之法必與方合故驗奇也家貧不能多蓄成藥而性好施與不肯取直某謂紹伯兄有濟貧之具而不務廣其活人之心嘗戲目之為忍異有激發紹伯弗為動也孝伯有女曰止者疳發于目啼不可止以眎紹伯伯取十餅投之未半而瘥又孝若之乳母棄其子乳他姓子其子骨立矣又不任見日紹伯曰渴乳傷食亟

治之必服羊肝散一具活矣其謂紹伯其即不知醫
是兒子望聞二法俱無生理紹伯曰固也吾藥能生
胃突腹四頂骨開者此症未見何得弗活乎

張媼

張媼者小婦之母爲人修潔好揚善而掩其所不及
齋素四十一年持念甚虔作務不懈年七十又七而
終媼嘗病必有人以果啖之輒愈頃病弗肯啖其人
甚喜辭去後病甚亦稍稍悔之已又自知其悔非正
念也曰豈吾耗耶何爲至此媼聞佛法吉祥而逝心

梅花草堂集卷十

六

好之誠其子必吉祥逝我既絕頂與踵俱作吉祥狀
而力弱不任者斯亦持念之致効矣小婦病久不堪
視舍其爲代稱佛號送之自子達郊都不得一言端
然卧化昨歲見世長一心不亂雖復摧裂時若無所
恨今年又送張媼亦如此自顧瞿然甲寅十月四日

欽愚公

歲乙巳冬十一月十六日夜某與白民孟長深爐煖
坐愚公偕諸君子忽來草堂傾壺大醉月落乃罷後
七日復會草堂諸君子畢至丙午五月十三日愚公

爲文祭先夫人多肉骨兄弟之念是歲十月十三日

往謝愚公止予不果留丁未重九愚公訪某海虞嚴

叔向館後三日同飲瞿元初第是夜某歸鹿城別于

虞南門水次戊申再晤愚公于郡是爲正月二十七

日其歲二月二十六日飲愚公草堂同座者十三人

已酉上元之次愚公率其仲典來訪某命桐侍飲時

月色如畫金鼓喧闐相携出西關乃別庚戌九月愚

公葬其尊竹塢之西某後期往弔月望後會郡中又

一月初十愚公率其長姪東謝小飲別去辛亥十月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七

十日愚公過草堂十一月晦再至十二月朔又至遂

往葵東其明日又至留飲座客十四人壬子臘月二

十一日訪愚公不值癸丑八月朔飲愚公第甲寅三

月二十三日某過閭關意愚公已往茗溪未相造孟

長促予往訪之神情不懌倉皇別去八月五日再過

愚公久之乃出某聞聲而訝之曰病乎愚公曰政苦

咯血某心大恐然豈謂堂中數語遂成永隔耶痛乎

痛乎其忽焉聞訃心怛怛不可止偶檢舊曆所識與

愚公飲酒談笑十年間大率止此乙巳而上雖不可

致然其來也或在孟夙或在游士或在某所某之往也或在慶生或在元邁或在孟長或在愚公許更不下數十會要似甲午至乙巳情致淋漓無不酣暢而午而後時有默默不自得處至癸丑臘月一書頗若孤憤甲寅兩面意殆不能吐痛乎愚公孰知其先我朝露也耶愚公文章如虹肝膽如雪故是我輩緩急有用人可人韻人而今止此耶家貧母老子未成立不知屬續時若何痛乎痛乎

想因

蘇子卿吞蘊蠶雪蹈背出血猶不免爲胡婦生子子

八

瞻曰此事不易消除誠然某年來于此事但作不淨觀亦無不消除之理而寢寐之間時關因想年少情形恍恍如昨思之雅不得其故昔樂天晚居草堂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而夢中游思屢形篇什其詩曰應被旁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逢又曰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又曰平生生意念銷磨盡昨夜綠何入夢來又曰還有少年春氣味時時暫到睡中來如此之作徃徃而在此又何也蓋

嘗思之夜之有夢猶如五更風雨誰不起念風止雨息而感念之懷當不知其所如矣樂天有筆如掾隨手寫出覆爲一笑而其不能喻之于懷故嘗脉脉久之八識田中已成故物含藏傳送不亦宜乎

孫道人

孫道人一去五年而羶羶腥穢之狀淋漓如故神亦不減此無賴中有色力人也道人頗曉房中之術能動諸年少諸年少追逐之所得錢輒付酒家壚而一時游食之輩爭願出道人門下道人亦盛服揚揚從

蘇子卿吞蘊蠶雪蹈背出血猶不免爲胡婦生子子

九

者常數十人或一夫賣之倒囊提篋而去輒蓬首徒跣都不得衣履敝敝行市中人或怪之道人曰方情如此吾處之素矣意都不恨道人能牽羊於柱出魚于脅走掌大石可石許而飛砂如霧迷離一室孫于喬錢山民之屬競効之故不如其巧便也今年七十四老矣

缺陷

明月驅人步不可止因訪龔季弘不相值且歸遇諸金小憩月橋水月下上風瑟瑟行之作平遠細皴皴

讀可念二物適相遭故未許相無也人言尋常一樣
憲前月此三家村語不知月之趣者月無水竹無風
酒無客山無僧畢竟缺陷

陳鄂州

陳鄂州一為仕宦所羈日往來台宕間不知山水何
若且言晨必帶星宵必見燭誠知如此何不于秀才
時打徹此道必不為榆枋之飛矣其言良是乃不知
榆枋九萬挺是帶星見燭人如曹孟德橫槊賦詩白
樂天蘇子瞻官事湖中了夫非盡人之子歟某嘗讀
梅堯臣詩

顧元昭

友輩中真率簡澹無如顧元昭某與之交三十年不
相見者時或一二載然追論平生親故必思元昭之
多慧而言有味也元昭于此道真如千里之足可不
須鞭影竟不免以好弄損業且取貧焉勉就廣文選
得汀之連城冷矣又以長科員缺不即佩符旅食長
安者幾一年而不返旁皇未有行色天之因人毋太
甚耶元昭與其嫂朱夫人可稱梁孟也與同出不與

此其形影之相弔又何如哉其謂天與元昭之
慧與其為人而故厄之必自有說然恐簡澹之性于
世味終泊然無所起也汀守故水霜傲吏雅憐才必
能復發其念乎

吾老

吾老于日月之下數年來未見日之新麗月之冷徹
經一旬不變如八日至今夕者吾朝而望日萬里一
碧青錦羅都作寶淨色令人欲拜昔人云就之如日
正不知其有味若此夕而望月如積水空明可數毫
髮一片玉壺冰殆疑融盡吾軒能來月啟板扉輒低
眉向人爾時不覺身之在庭際矣年來傷逝不復看
月儘有閉戶不窺時故人誼重忽復相逢其情彌戀
矣今夜登城頭西南角望馬鞍浮圖佛火隱見呼龔
季弘小憇鹿城步仄徑看一線天作跨驢想正擬議
時有騎馬者過之鈴鐺鏘然笑語季弘此謂想因相
與大笑憇小橋望屈氏墓雙松秀出天際如三丈夫
徘徊月下便欲乘風歸去昔屈可菴先生投壘竹于
夏太常不能獨步竟以寫松名天下今夕何夕彼謾

謬者盡耶其下澗而不泉惜無淙淙聲相答響

孤鴻

縹緲孤鴻影來牕際開戶從之明月入懷花枝凌亂
朗吟楓落吳江之句令人悽絕

不可已

李卓老行年七十五筆墨常潤硯時時濕雖自笑何
爲爾誠爲卓老亦何得不爾耶蘇長公在學士院一
日但書平時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百十紙將退倚畫
給諸輿皂此意欲何爲哉但是不可已耳

梅花草堂集卷十

圭

也可人

先府君在聞雁齋嘗吟日滿南牕也可人之句憶有
刻本粘于壁故不知何人語自今思之始見其佳其
性愛日早衰不可風循吾窓而坐覺髮膚脉髓充然
若薰几上寒花小卉亦欣欣有向榮意故嘗欲乞書
子柔以也可人顏之

辛稼軒

往時見閣本辛稼軒集用真行篆隸襍書之鐫刻道
潤類名手新落墨者或云稼軒自爲之凡二本而詩

餘得半中有寄調賀新郎詠水仙花二闕予愛其婉
麗吟咏累日今十有七年矣夜檢合璧事類再吟數
過併錄于此

雲臥衣裳冷看瀟然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塵
生凌波步湯沐煙波萬頃愛一點嬌紅成暈不記
相逢曾解佩甚多情爲我香成陣待和淚搵殘粉
靈均千古懷沙恨恨當時念念忘把此花題品
烟雨淒迷傷憊損翠被遙遙誰整謾寫入瑤琴幽
憤弦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礫銀臺潤愁滯酒

梅花草堂集卷十

圭

又還醒

貧人不樂

看來貧人不樂只是不能行其念如乍見孺子入井
之類開眼見得側耳聽得畢竟無能下手付之無可
奈何也何得樂人不得樂則必感慨於所處之地縱
不怨天亦須自怨故曰貧而無怨難貧人不能行其
念而自謂于心無怨者吾見亦罕矣聖人念頭緊當
下行得一尺決不更留一寸所以樂所以無怨又何
疑哉年來空囊羞澁常無半錢及至利害切身處亦

常有百千萬錢之用如是則亦可以盡行其念而有不然者得毋念頭不緊之故歟曹孟德言二十五小時爲頃丘令至今思之所爲都無悔于心此與聖賢念頭何遠吾欲拯一離母之子起念二十日而不遂雖曰貧故究竟未有切身之念也今亡矣悔何及乎

夢顧靖父

夜夢顧靖父先生丰神秀楚情更真至欣奇文而共賞挾簫史以彌連宛然當年掀顧婆娑之致而某寔無想于晝無因于先忽然遇之不自覺其灑然若有夢草堂集卷十
得也五更殘月冷枕空床意念悽悽莫能自遣某年來獨處眠時輒思異夢庶幾意有所適故人相聚雖復傷神譬之筵席必散猶愈于已

沈李

今日固謝朱子魚之約不可遂往觴咏之際言無零襟沈衛安吹長簫作水調歌頭李季鷹和之其聲冷冷然若鸞鶴穿雲而瘦蛟舞幽壑也某謂衛安君等但及時爲之過是即欲流連日月爲所欲爲而恍然不怡不能自言所苦矣某鷄骨作楚僅僅支床復與

君等開口而笑亦大希有事暗思之不共此席者一年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既別爲檢香山老病詩一再歌之其詞曰晝聽笙歌夜醉眠若月月下即花前今年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一十

孫氏學

程式以下無文壬午以後無程漢以後無書此孫先生家學也子喬既貴猶復不看試錄蓋奉其尊之教如此先生樓居子喬與弟讀書樓下既成誦必登樓爲先生誦之不錯一字乃止子喬之仲弟曰寶碩湛

梅花草堂集卷十

五

思結志與子喬同子喬十九舉于鄉兩試不第寶碩疑之遂繙閱時義殆盡然其文皆獨造子喬曰吾故不閱一義亦售寶碩改步亦不售然而寶碩之淹貫即子喬自謂弗及之矣湯睡菴曰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不其然乎吾每觀載籍所記獨行之士何止文苑終不奄沒急急者何爲耶雖然必以不窺時藝爲獨行斯則孫氏之學非通行之路也

張家郎

張季修之即紀甫十六耳筆下滔滔便有屈注天潢

之想上流人也某老矣見此不甚驚怖顧欲以安瀾語之飛湍怒浪何如海晏河清可濯可濯而不可使溺也

鄒公履

歲餘不與鄒公履聞問而氣類彌親如公履政可不聞問也兒子出其義一編當是壬子春作意欲力操飛揚之性執于塗轍楮墨翕翕欲動真異才也兩歲之別當復融香山詩有酒薰羅綺煖五字試問公履是俗是秀世人應不解惟公履解得

梅花草堂集卷十

共

兩愿非逼

姚孟長言且不須爲愚公計身後但令次公典日親吾黨不便作落落故人子弟相看愚公庶幾不死某嘗信友輩中惟孟長多力政爲此等處看得見然一時未有承當者何故談云兩愿非逼難言哉難言哉

李樊

文起傳張嘉玉先生具載忤逆瑾始末因及李漸卿事漸卿好任俠有骨自其少多買異書讀之晝夜無間南歌鹿鳴世眼以貴壻誣誤物議謂是目不識丁

者後登第爲上饒興鑛使抗削籍世人始信之脫不然吳城一男子幾爲婦翁沒矣某于陳僉憲喪次一見漸卿訝然曰乃今日識面耶聽其言侃侃如也後有封禁錄傳於世宏詞直氣焉可誣哉昔樊玄之先生爲商城有中貴人以開採至先生鳴騶列仗往謁之令輿人上堂中使氣懾執先生曰曰好手先生笑曰此手幸不捉錢中使默不應卒備賓主禮而去當是時先生豈微倖于彼黃頭者不至如逆瑾哉文起所謂大者死小者斥胸中故已預辦之矣

梅花草堂集卷十

共

顧僧孺

年來家居未有與僧孺一月別者今歲忽忽多有之頃就日庭中爲設菜羹乾飯意各欣然僧孺約某稍和且過顧伯宗郊居致有野適某謂野適固佳不如屋簷深穩下日色可人隨畧生活念不到向夜僕僕歸也

飛霜

露結乃霜而霜花擁簇處綾片無異有毫穎可摘昔人去飛霜當不虛耳

兔孫

母舅家侍兒曰兔孫父喪慶謹事外王父三十餘年平而免孫代顰笑舉止皆不類俗下人事主更艱苦有裕下人所必不能堪者母舅流離轉徙幾二十年而免孫周旋其間無害又多自食其力又嘗以其餘奉主人或問之歡如也雅無戚容而衣履亦楚楚不鵲結異人也戊申疫死

醉語

李卓老妙稱飲食之交故是不免傲人然而非也飲

梅莊草堂集卷十

六

食所以養生惟精惟潔雖鑒不害所苦在微逐耳病瘍以來頗思肉味而朱子魚適呼飲欣然納履從之踏月而返吾無陶公叩門之拙而有香山醉勝之心香山詩時到簪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發念

小憇迎仙橋望雙松而返迤邐間有姬哭其夫甚哀若初喪不能殯者悽惻久之念齋中無隔日儲御寒之外都不得貨一錢可償匠家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從此發念雖好風涼夜不復行遊庶幾不生耳目之

感無益徒傷神也學道人儘有隨念往生者果然某念甚堅亦無所戀今之世也

夢世長

隔簾聞世長聲某嗚咽不可止漸近連稱謝謝者并逐去亟追之不得大慟乃覺六親夢裡相逢亦何知昨夢今夢也昔孝仲死既祥一見夢十五松下深巷曲舍細語悲情顧視香箔上繭纍纍如貫珠都作黃金色至今思之猶疑非夢某之夢世長教矣亦無有如今日五更時者稱謝豈三日前曾爲世長作紀畧

梅莊草堂集卷十

九

耶再取讀之龔季弘曰世長在焉呼之或出

沈汀州

甲辰除夕某與兒輩晚食且訖而汀州公至甚倉皇問所從來公曰歲晏蠶鳧知必騷繹晷暇故來相視耳某笑曰過去勿思公曰思之更是一適辛亥公恤山東便道過草堂執某手喜曰人言君瘦之甚今見已安其如一家瘦何某曰吾分也豈至于今而猶思之公笑曰吾兩人脫驟富不祥莫大焉昔與汀州快語極多此二事當識于心今日寄書連城更及之

先賢遺像

新安王民暉爲其寫先賢遺像一冊事在萬曆癸巳
甲午間積以歲月頗煩搜討而民暉之筆又多得之
清風朗日人跡罕到之時往往神來具諸生韻得五
十餘幅雖隱顯殊途各就所立而吾鄉之操行文章
大略可觀矣故嘗裝潢成冊瞻拜以時間與後來之
秀焚香展玩追述前美蓋草堂中勝事也亡何竟失
所在但使得者知重不供酒家之覆壁上之觀其亦
何悔當民暉染素時嘗覓王理之像于夏氏夏氏子
梅花草堂集卷十

子

云昔吾先君龍衢公夢葉文莊顧文康諸大老與理
之同堂列坐心異之故嘗識之于曆此豈今日之徵
耶取示宛然共相嗟異甚愧慢藏流落他手當必有
傳寶之者先賢在天之靈肯容凡夫褻視也哉偶與
季弘談追錄畫像姓氏以俟豐城兩龍庶幾合焉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 光 君實

歐陽文忠公 修 永叔

蘇文忠公 軾 子瞻

雍國虞忠肅公 允文 彬甫

殿中侍御史龔先生 猗 遇仙

明兗州知州盧先生 熊 公武

侍御史王先生 遜 謙伯

叅政林先生 鐘 仲鏞

中書舍人朱先生 吉 季寧

建文忠臣龔安節先生 詡 大章

兵部侍郎虞先生 祥 仲禎

中書舍人夏先生 昂 孟陽

太常卿夏先生 景 仲昭

梅花草堂集卷十

子

侍御史王先生 復 從道

山東左布政龔清惠公 理 彥文

提學副使張先生 和 節之

進士鄭先生 文康 時人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 盛 與中

刑部主事孫先生 瓊 蘊章

侍御史夏先生 璣 德乾

禮部主事貞孝吳先生 凱 相虞

贈大學士顧先生 恂 惟誠

四川叅議虞先生	臣	元凱
德興訓導周先生	瑞	應祥
上杭知縣高先生	以政	養民
山人王先生	綸	理之
山人周先生	恭	寅之
侍御史朱先生	斌	良用
雲南布政使王先生	秩	循伯
侍御史顧先生	潛	孔昭
刑部尚書周康僖公	倫	伯明
梅花草堂集卷十		
贈禮部主事方先生	麟	節庵
太常卿方先生	鵬	時舉
侍御史方先生	鳳	時鳴
刑部侍郎周先生	廣	充之
太醫院判盧先生	志	丹谷
大學士顧文康公	鼎臣	九和
禮部侍郎魏恭簡公	校	子才
山人屈先生	祐	虞誠
通政司叅議張先生	寰	允清

南昌通判顧先生	邦石	孔安
工部員外晉先生	憲	其章
國子司業王先生	同祖	繩武
翰林諸先生	邦憲	貞伯
寧津知縣諸先生	邦正	
孝廉吳先生	中英	秀甫
余憲周先生	美	濟叔
孝廉周先生	士淹	孺亨
明經周先生	士洵	孺允
梅花草堂集卷十		
太僕寺丞歸先生	有光	熙甫
明經淳靖顧先生	夢川	
孝廉陳先生	時	
有體		
劉侍御為崑山有言某某頗不利地方者侍御笑曰姑待之將自至聞者服其有體		
湓村吾友		
陳起田讀書守禮動有繩墨未嘗以言忤人范桂臺力修舉業吐詞古渾幾不知世有詭譎之情趙純所		

攷訂六書至老不倦諧聲切韻出內鏗然皆一時忠實人溢瀆村中老友也今日過之都無在者但遇嵇三谿於薛君淑座上噉啖如常面有色澤與之語亦多笑而不荅矣

張翁

立冬日雲安君母死冬未至而其父張翁又歿某無一錢可資送皆雲安君自爲之不令某知及其聞知都非意中所欲盡於雲安君者而君故自得也張媼老壽考終說者以爲潔清之報翁既疾亟思食魚羹

梅花草堂集卷十

廿

既爲其子言之矣忽又作媼語曰此何時復起殺機但一心念佛故已後矣從此不復言越一日瞑端然與媼無異嗟乎媼既以念佛自度而又度若翁持念之効焉可誣哉吳俗火葬佛家謂之茶毘于法爲正其心不然之然不能不借此自文矣

今夕

寒燈夜雨雖復意象蕭瑟故屬佳境今夕疎雨振瓦頗與初蟄始電相當礧潤侵衣令人有脫故着新之想甲寅十一月廿八日

宿維亭

夜宿維亭自隆慶庚午始先君曾假沐于徐先生館舍雨霽月新若低眉窺戶先君顧而樂之徐先生接席相語甚歡趣告主人爲客具咄嗟具辦將命酒而甌寧公顧茂善適至夜闌乃罷轉盼四十五年矣今夕與僧孺同泊此因話其事

金伯闇

金伯闇居喪哀毀都不得一聲聞者淚落

欽愚公

梅花草堂集卷十

廿

某于欽愚公殮不及視含裹不及執紼哭不及憑棺望空四拜長號數聲便結二十年兄弟之局豈不痛哉每訪愚公開右扉延其入笑語泐然聲出戶外已揖而出頃形握手步步惜別馬策叩門之慟故嘗悲之今乃信其不堪耳朱白民云愚公死覺閭關不熱行客無味

李茂初

李茂初低頭忽忽見人都無一言想其心際殊不可堪傳孝玄誦其除夕詩云莫言此夜非佳節猶喜明

朝未索通聽之直堪愁絕茂初昆季競爽一時雅非
不遇于世如湯先生所謂數冬不違一春恒夜不經
一旦者坎壈如此殆是數之所定耶雖然有子公朴
可以不貧無論長蘅縉紳方聯翩而上也往年與七
賢作會無不奇窮然必以孺和爲首某與白民政在
季孟之間雖然白民潔

顧氏

顧氏科甲三世蟬聯後來愈出愈秀其人皆澄清自
立都足不朽仲從方年少便以詩若文並駕官替至

梅花草堂集卷十

宋

元熙中陽華絡繹聯翩五世矣語云樹德務滋于顧

氏尤信

抵清溪

發小虞浦掛帆走淞江渡吳橋涉磧礪數折而風愈
正勢愈烈然不能速蓋水淺舟膠盡帆多碍政得風
力之半耳夜抵青溪得訪陳伯玉路遇開令遂返

岳荆王

岳元駿之尊荆王年未五十廢視三年聞某至惘惘
相看有不能自吐之意某謂公患猶淺庶幾可治然

頗聞過服大黃脾土作難此其所遇庸醫其故未之
有也而念亦不能遂捨經生業某甚爲此公憂之二
十年來其故未嘗廢此道要以爲適不以屑意矣往
過徐州有李九山者與其同病相視低徊却顧大略
與荆王同病人思起罪人思赦殆如是耶

舟行

關風如吼雪片如掌一葉歌行汙瀆中紆纒而挽之
岸谷若山不數武輒膠老子所謂蓬累而行于斯特
甚矣王季和又刻檢日記與之語不應賴臆釀政饒
不妨竟日昏昏也

梅花草堂集卷十

宋

經外墓

將訪顧伯宗郊居度虹橋經外家先墓入揖愴然類
垣墓莽真成墟墓傍有老屋三楹壁立童土間一人
揖予而入則從表弟某也週視空屋不覺淚下每春
祭掃輒從諸長老享餘於此今無在者獨王岑爲兄
文山爲舅然皆六七十餘矣慕故德諧翁主之先外
祖五山先生附殯四十年遷葬白魚段予乃不復至
已過伯宗少憇來綠軒寒花盈几日滿南窓伯宗偕

沈姬隱耕于此自言偶感風癘不復入城市往與伯史諸兄弟作達伯宗年最少乃亦爲退老計耶徘徊久之不知日暮

顧宇清

憶與顧宇清兄弟相識在義興之陳橋其歲庚午先君語其叔茂善云兩郎皆利器長者較穩出處當與王伯欽同時伯欽尚未第也伯欽第爲兩邑宰罷歸未幾卒宇清亦宰兩邑卒于京宦囊俱薄而宇清多男子貲頗勝然不第相提而論大約政相當耳今日

梅花草堂集卷十

六

送宇清表途次思之輒記于此

井竭

井竭多作淡鹽味然猶不惡取之鹹井直鹽水矣往時不飲井水必患必寶雲必天泉此念竟安往哉童子提一罌給炊意頗矜秘某亦欣然啜之舌端權衡固在政作古人點茶觀耳

來玉

某嘗因藤于隣地作風木軒工未半而藤伐心惡之止不復作先世長覘某意不憚會買隣地仍某舊額

既建風木軒矣某將撤去以軒規造傍舍而藤忽生世長軒不始是也今自與桐行營其地度用萬錢可就精舍何毀已成之工琢而小之耶此念若就故當以未名

二無

每除夕吾家無所不無今又無二籠無香炊無水更坡喜雨亭云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旱若此即雨粟其得而食諸

梅花草堂集卷十

某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筆談

吳郡 張大復 著

疊浪

群豕石一名疊浪取類不同肖物各得暮夜月明常與僧提竹爐小憩于此群動既息覺此身出沒洶湧波濤間自詫吾生能與鹿豕游矣昨有至其處者見群石皆裂初以爲斧細視之裂自上下諸不受斧處無不裂者嘗聞蛟之出破石夫其下有伏耶山中人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言石之裂自去冬臘月廿六日改其時雷雨駭作俗謂之臘逆噫嘻終臘而雷鼓非其令至于逆石氣復何餘化之舛歟人之戾歟石之災歟

穎

茅順之有穎癖每言吾穎不獨佳可令意在筆先予嘗癡之年來果得狂疾崇不可遣王道彰以穎謁愚公爲作穎表蘇州人謂之穎彰言非彰穎則文亦不能佳故是標榜之習要非無實而云也今日聞道彰此舟中雅無疾既死人未有知者當有記白玉樓者

聞之帝耶何死之遽也嗟乎十年之間道彰已死順之亦癲發而世方竊其價以自高無實無癖不亦難乎

智評

楚黃樊孝介先生智評一書其第季常留以別本相付且云顧元城有梨棗之約心常念之此書不可無傳世人亦不可不讀此書乃不知李翰林試楚還既有成言于季常矣李云先生述錄群書時意就一時所記憶書之尚須編次就中所載時事亦有一二與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此中傳聞不類者姑置之第存副墨於意云何予曰疑以傳疑政古者闕文之義以其信而傳之疑則已非先生全書也李以爲然夜歸草堂喜不能寐令倩發其書讀之併錄跋語于此雨氣淋漓覺殘燈黯黯多致先生書凡七品一神品神品者機將萌而先知禍未發而先觀光怪么麼望之而走即如神之智何讓矣一妙品妙者機已萌而禍且發運其智力轉移甚巧致宵人忸怩以韜穢群豪跼蹐而歛暴功什百于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一能品能品者事已遂而

禍已成運策出奇旋轉咸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
即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一雅品雅品者以割
至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械非機非械中倫中慮
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爲端人而要非畫地拘方以
異耦變諸務者也一謫品謫品者踪跡詭秘蹊徑迴
環揆之正人端士多有不爲而于事亦或有藉儻堪
稱藥囊中硝砒乎一具品具者備也可備爲有事之
用具者器也可通于一器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窘
無之未必決癰有之亦足破結大之未必濟時小之
亦足解頤聊存以資用具耳一盜品一作織品盜品
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械橫心穿窬對
面壁盜憎主人不必其恒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
羿之彀中良可畏焉

梅

庭梅將開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萼正繁予不
忍或云宜亟剪以專其氣童子戲投腴水中花爛開
碩而圓澤于本根者毛嬙西子之入後宮也曜朝日
煥浮雲設老于江皋獨存標格耳嗟夫

婁子柔郎

婁子柔有郎而慧善讀書子柔心甚愛而嚴勗之如
成人嘗語人曰爲吾家兒不得不如此蓋年老子幼
誰無此心予聞其語久矣夜夢子柔携其郎來訪豐
頤秀目顧盼甚偉語言嘖笑間子柔多侃詞正色務
逆閉其所將然而憐愛之情隱然自見于眉宇殆不
可擬議此何爲者乃知八識田中下些種子必結爲
境可懼也哉

問僧

問僧齋否荅曰不吃齋但飲酒

作戒

汀州便道歸省思一往候忽念東坡云無益徒煩報
答也便欲取此作戒不生勞擾

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徃徃力就弘偉未
盡其才而求助于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
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
初甚矣予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

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囊書此

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譚家文

文真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又如王夷甫捉王麀與手都無異文筆如楚腕數莖香韻無非大國又如道縕談玄米亦成澤文昭如半天朱霞踈梅掩映又如子太叔美秀而文文蕭如出水芙蓉不妨秋老又如子長作賦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餘子種種所謂梅莊草堂集卷十一

趙必達

趙必達扮杜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狐虎

田狐獮食于楊村皂虎脫視于涇口啓梅開竇露自內生雖人生不可無外恩而泉下豈容有隱憂疲暮之年誰復堪此

吾衰

丙午居先夫人憂哀至則謝客庚戌之痛多忍哀對客而至于今直借客遣哀矣自證本心其實等哀耳而情若此此以知吾衰之甚也

哀

哀不可忍哀不可遣故凡平居忽忽俯首多睡若夢若醒以至髓枯而髮白者皆忍之致效也一往而深盡哀而出猶愈于遣手

哭世長

梅莊草堂集卷十一
六
爾章既勝拜跪環亦漸知女則雖復淚眼相看覺有悲喜不勝之意淚亦自止不似哭世長傷魂動魄一往而不可收也

書

書入富人之腹如積米太倉只有篩揚時未便有支用時入貧人之腹如村兒驟獲異寶隨便示人但知入手光耀不覺寔態無餘蘇子曰流于既溢之餘而發于持滿之末韓子曰獵其華而咀其英況其流而涉其源當家人字字實證

屠長卿

屠長卿云眉睫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打徹夢醒開換直教衝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王子虛

予與王子虛既定交對人計算輒不自休或疑其賸臆予嘗私于孺和曰是殆不知作家者孺和問子何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七

以知之予曰知者不言故知之久之又嘗私于僧孺曰子虛將不免貧僧孺問故予曰子虛好親于豈富者相耶春來予方理敝帚子虛喜請行之四方其貧殆不瘥矣

放利

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蘇子曰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果是未見不好人之眼則亦不見天下有放利之人矣何怨之有顧處今之世但恨眼界不寬不憐世路太窄語云財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視世之所

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捐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必以為不誠不情之極矣故夫惡放利者其怨滋多不亦宜乎

掃墓

清明前後多冷風霖雨而今歲慷慨甚矣狂飈間起雨十日不止朝來光甫約掃墓予心疑之乃不意自設奠至享餘雲物澄鮮禮畢而陰既享而雨此人事之偶然亦人心之一倏也記曰祭則受福吾甫定儀節行之自光甫始而陰晴若此知予祖之格思焉書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八

此志喜甲寅二月三十日記

問居士

餅無粟薪勞軸瘍手足蝸延屋此貧之至變也以問居士居士謝曰皆有之

佳水名茶奇香野嫩異卉新書此貧之至適也有諸居士笑曰則具體而微

風木軒

先世長建風木軒於墓旁傾橐倒廩薄有野致世長既病人或私曰悴乎予知其非也吾向者因藤于隣

墓嘗作此軒素洗而止世長亦偶見數弓之地有藤
蔕焉即試為之以發一笑耳貧家無易事則必傾囊
倒廩心且安之何悴之有吾兩人故是天壤間長物
何論作室此一副皮骨抱之棄與而來與盡而返者
也

王季和

王季和因參五雲遂携家山中儵然自遠錢受之曰
季和故有嚴棲之適不無禪誦之勞友輩禪誦如季
和斯真勞矣未審只此便是否昔方山子隱居巖谷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九

環堵蕭然妻孥皆有自得之色山中人莫有識者東
坡過之訝曰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自是方山子之
姓名可得而稱云予將詣武林知季和在甚善然既
已知之便少執手執視一段佳話矣

周新

瞿元初之侍者周新謹身媚主便體而多慧燕一切
驕痴之色人言元初能自放賴有此即

讀孝介先生碑記

持辯香謁孝介先生再讀其所製重建廟及勝生

祠記情文深至直不可朽之作也先生好獎善至以宵
須叢陋之汪惠諄諄稱之且云神効一日之靈令竭
三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今予解
組馳還視此土求如惠之數椽留在民間者而亦不
可得嗟予不及惠其稱之也至矣昔者羊叔子一言
可令鄒湛不朽惠何幸耶然攷先生之作亦是有激
而去前不言乎屬有他懷偶一登山徘徊乃不覺愴
然有感此老善善故長惡惡亦復不短

心術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十

投其所欲聞雖甚拂意嘻笑而承之此倖災之淺夫
也然而心術關焉犯其所最忌雖甚賞心反唇而詆
之此修郤之躁人也然而愚直存焉由後之說徒為
識者鄙由前之說不免為明者疑故夫心術不可不
端也雖顯然修郤可也

耳目

碍世之物惟耳與目知道者一之龍亦不更廣書生
亦不更小鵝亦不驚者是入世者混之脅肩諂笑順
口接屁者是二境人我願學焉而未之達也則柰何

望雲圖

先世長大病時曾爲故侯呂渭陽寫望雲圖意頗自
愜請予題其首予政以世長病悶悶未暇也今日與
張季修話其事默想前境不覺潸然昔王子敬既死
子猷負病來奔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曰子敬
子敬人琴俱亡遂慟絕人生當爾時安得背疾都不
成一聲即潰裂耶

王辰生

孺和母梁夫人昨午時終今日辰生遣人來告曰且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七

晡矣予心遲之然不可罪辰生也孺和之母死而予
不知予何爲者頃過之牀無幃舍無貝周身無衣哭
無亂女內外子孫之役搃于燕家無室之辰生意孤
苦極矣猶憶孺和之歿家四壁立而母哭其子子
哭其父壻哭其舅妹哭其兄男女哭其主十年之間
今昔又何如哉

小立

晚刻偕趙九如小立城西覺眼光意識都減綠陰紅
雨亦復不成佳境語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

是主人要須精神健在

志不樂

貧者何以不樂爲好禮也富者何以不好禮取自適
也富非適已之常禮非貧人之素吳長卿聞之曰蓋
我師眉公亦云日來擬賻王母而卒屈于力之不勝
不及吾情用志不樂

夢李公揚

李公揚父客長安心甚不然之汗漫遊亦古人常事
要須此身寡累耳公揚多郎而不檢于則女長未嫁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七

此豈父客之境耶昨夢與公揚語將取道松江乃抵
家北游南轍又非將還氣象也

癖疥

語云癖疥之疾言雖疾不害也自今觀之疾無害于
此者今夫糠粃眯目芒刺在背雖木鷄之養誰能頃
刻安此者乎夫疾至于通體不安則必損眠食眠食
大減則必傷腹心蓋呼鷄逐犬之奸而天下之大盜
出焉且非獨于此也其用物必鄙而不經穢而不可
近治之者未去沉痾先取羶患即得其術而薰眼傷

神之害疊出矣王祥治爲予言吾方能已之且不敢將請試焉

大風子

四十九粒去殼水銀二錢杏仁一錢研泥椒紅錢一飛礬錢一

生肌散

一錢五分黃栢末一錢五分用胡桃肉拌研爲丸

周與言

前輩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婿周一子婿丁二公皆孝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子幼母異所產紛紜丁爲其婿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婚意耶槌之爲其子樹人耳不聞婿周使隙于丁婿丁使隙于周

梅花堂集卷十一

七

也丁大感悟懼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之益先君聞之曰與言可謂條暢

登土山

循土山而西步仄徑上坡則爲鹿城其地有古垣喬木映帶左右若山迴路轉高迥幽邃仰睇碧落政見雲光常戲語同人此山中一線天也宜從小奚奴跨驢于此否者暮夜月明或孤影長嘯或二三靜默風香露濕清吹遠聞斯亦境與人相得者乎偶思其處呼季弘晚食而往有衣冠四輩先予徘徊都不發一

語何歲無月何地無竹栢但少閒行如吾兩人此夜未許予道

牡丹

晴光雨思盡態而出砌上牡丹便有一二瓣欲吐新韻晶然作水紅寶色淺于堯花蠟而醇膩過之真人工所不能肖也念西行當復十日恐遂無花然朝來已食其鮮矣偶得句云幾回欲問催花使上苑何如趁曉看

破老

梅花堂集卷十一

七

水滸傳何所不有却無破老一事非關缺陷恰是酒肉漢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

中庸

有鑿池畜魚而日取數錢買魚放生者或告之曰君功德甚善其尤善于不畜乎主者大恚語云不養不殺是謂菩薩噫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古鶴澗

癸卯張范馬任廣寧予與友輩數十人送之舟抵古鶴澗而雨甚不可上使人負以行夜宿悟空僧舍其

又明日戴星科跣領暑秋曉之勝遂解維而西迄今十二年矣苑馬之第行可既化為烏有而世長亦稱古人今夕徘徊澗口追憶其事仰睇明月都黯黯無致

白民登太華

風正帆懸鳴榔可喜命三倩再讀于鱗遊太華記因憶白民自華還語予曰世人讀此記多異同初亦不然之然未習其妙云其說曰東北雷中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五

又曰罅中穿如峽中峽中之繡垂罅中之繡倚皆自汲也又曰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吾昨者從雨若雪舟中覆按之覺腰脅間始隱隱楚矣張生曰夫所謂痛定思痛者乎然予覽白民游華紀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大亦善載腐肉朽骨矣

扯淡

東坡見悍婦爭言笑曰一點靈性都攪入猪狗咬中此非戲論也蠢茲庶民當其心頭火方熾喉下痰

未消誰不為悍婦者而笑人猪狗咬也哉新鄭作相可謂赤心為國其歿也疾書扯淡數字投筆便瞑大根器人到頭自脫今世之人處非高公之據腔無救時之血而沒沒不知淡者其性靈何在乎

盛世事

崑張某者使酒恣橫嘗以睚眦殺人莫敢忤視有貴者休沐里第遍訪親戚故人不及張張恚甚遣其奴曰為我取若頭來免汝死其僕旁皇貴者之間惘惘莫知所措貴者屢出迎客屢見之使使問狀其僕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六

屏息求死不敢言強之始道故貴者曰若行矣亟命輿詣張謂曰若何痴耶吾頭故自在母令而使落膽何張亦歡然置酒盡醉乃別王祥治曰此盛世之事也今何望乎白面即擁千金之資揚揚出入里中飲食婦女自快諸黠者陰螫之扞直指網囚矣况夫朱家郭解之俠非盛遭時惡能行其意而愉快焉

徐有望

徐有望風流自賞老而彌敦許伯清冷醉閒吟不改其樂江上美人也蓋嘗聞之薛君淑云今日偶候無

急于有望之姪元修道其梗概如君淑言而有望今年七十又六老矣

過惠山

去歲秋末抵惠山不能登遥望聽松亦復強作一詩飲酒五合許此來絕無心情飲亦不能一合類然軒矣語云情隨年少酒因境多吾于斯語政復得半耳

息香草

橫田之草曰息香稻田之草曰穀精蓋精氣之所傳會而生稻之貴于五穀其末流猶可觀矣忠穆王之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後數傳爲穎士尤肖而班姬蔡琰之徒文采表于後世微乎微乎夜泊伍牧遺于田野香襲人或曰此息香草也記之

王商山先生

顧升伯嘗語予金城有獨行君子曰王商山先生心識之時未甚了夜飲君常齋中於修甫言先生蓋有堂聯云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澤天地間要做獨是男兒由自觀之豈非獨行哉修甫又言先生有庶叔三歲孤育于先生之父居無幾父死先生肩其任而力

壽之歲有歲會絕無那移出入累數千金還叔而叔多樗蒲狎邪之好先生思所以感悟之萬端莫得嘗夜雪裂膚先生手持燈大候道左鷄鳴喔喔叔從博徒來先生謹身處容拱語曰叔毋勞耶其叔莫悟也平生有所造未嘗從親戚飲食一時北面先生才戶外履常滿絕不通十挺之束君親之外獨是男兒殆終身不易其言者耶馬誦虛曰予游金城久知先生然未盡其如此因與修甫君常輩嘆古今獨行之士見于載籍者多矣然皆苦節不貞之務如先生之忠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六

諛入

貴者不好諛此非人情一縉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曰如公言縉紳大喜乃不知諛入矣

訪孟長

訪孟長知愚公未詣茗溪往候之談笑間知二兄之交歡如故也異度幾不免虎口今已放還將抵舍公

鳴掌教石埭地僻而民習于厚絕與川日相宜

部郎元璜緝甫婿也孟長言其人大快士江左右
有儼者文起居竹塢白民謁黃山凡夫偃仰山中貧
而適古白游雲陽卜居已定數端者皆所樂聞但風
利不能晤康侯此兄才高眼濶不審其近菴若何

蠡口

望齊門北有蠡口相傳云范蠡所從逃海地也王元
美曰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徵哉予
往年客蠡口舡上人指以相語竊笑之今日將過虞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九

山取道于此因載元美之說以信世之借古人為觀
美者多妄也

三花五子方

予自初眇有教予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寧益
于用乎遂止揚州張斗嶽謂予准僧某者久眇暫然
問之則服三五方丸也此古本所載耳而修合之法
稍異則効不効應焉此婦請以相與予病久且老無
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劍術其言
多不妄

過唐市

長枕大被兄弟之歡也辛亥中秋前五日與世長托
宿于此時暮夜月明如畫僧天涯者出近小憩廟中
洗沐訖乃以兄弟之歡已此矣今日舟過唐市撫景
悽惻覺風風雨雨都來惱人

先合後離

戊子哭父辛卯哭姊丙午哭母庚戌哭女癸丑哭弟
二十七年之間肉骨殆盡而毛髮爪齒髓腦顏色無
一如故者語曰三十年為一世此不足怪顧念其間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廿

有何佳味而戀戀乎陳眉公云凡傳奇所演先離後
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合而哭鬚髮
合而白齒牙合而落手足筋骸合而拳縮乃至歸地
歸土歸風歸火豈不痛哉可不念哉

周仲昭

周仲昭既死垂二十年而風度宛然夢寐可異也仲
昭饒志而多情見予輒有婉嬈之色望樓迎笑隔岸
依依此其生平必然之致即夢神巧于造境乃至著
明親切爾爾耶將朝來因見陳仲芳而思其兄長茂

所居又思其卽婿于鄉不知今何狀耶吾春來多夢
所見無非故人或曰此老人之態常然其果然耶抑
別有徵耶三歲相親五更一夢冷風間蝶栩栩魂銷

伯衡夢世長

徐太史伯衡夢世長辭歸金潼橋召櫬相語其辭甚
懇莫是魂魄猶思豐沛耶寢寐相接之交當世能幾
偶然值之必非所樂或諱之者多矣

春

予十年不見春物頗能識其光氣自謂領畧殆盡凡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廿一

冉冉而不襲者淺也澹然先悅者香色含也巽狂震
怒坎踈者妒也麗已遲而神意懶者盛也寒峭日中
暄者晚也憫然充盈卉盡態者盡也忙疾者性也此
予之所領春也而今者大抵一忘矣然猶憶白公詩
云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
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偶書

六時靜默由他燕燕鶯鶯三月烟花交付風風雨雨

藤花

藤花膩紫而清芬螺屈善麗其狀爲攢爲拳爲竄爲
偃爲蓋爲橈因高爲幢過俯爲虬飲蔓衍駢羅所在
多有而予所見朗仲之藤溪未一二矣李雲杜言金
陵劉村有雪坡墓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糾蔭廣
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羅拜而已雪坡
之裔孫所建語予每春晏花香聞十里而李衷一又
引太史公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之言疑
之也雪坡讓鎮遠侯不就後世高之宜與許由等耶
往歲曾訪藤于薦巖寺左頗森蔚觀者絡繹而至昨
使吉甫偵之葉而不花寂無履聲矣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廿一

日者言

有日者言日逢已祭君多言語擊刺之傷必遠游乃
免且有適焉嗟乎予患不游游則適耳其如頽索之
形不得輕載以出何請盟于心守口以待之不免則
堅塞兩耳勿聽之日者笑曰夫且塞乎聽畢矣

景物

蘇子由曰于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
以激發其志氣此實落讀書語也予爲兒時顧洗馬

嘗教之就學山中曰君好讀書必求助于景物否者
所讀書必不靈迄今三十餘年眼光久廢胸中猶存
種種大地河山洗馬之教也陶會稽居佳山水間與
無念和尚閉戶參學袁伯修問之曰近來參得何如
蓋諷之也今日讀歌菴天池台石諸篇覺袁公知陶
不盡

戲書

凡有形骸之隔必生淨穢之觀剖苑終繫於靈公吮
疽兆殺於吳起是以明智承恩務鞭其後仁人用愛

必顧其安

冷熱性也吹冷爲熱非性畢彰好尚情也非好之尚
虐情已著是以鳧短鶴長斯爲同仁之化終首穿鼻
摠屬後夫之刑

王喬飛鳥豈伏謁之鳧趨莊子尊生羞越俎之庖代
不求字義巧竊書詞往牒具受剝膚今文所以充棟

喜則相靡皂櫪之交自然蹄嚙進若加膝率情之
愛難免淪淵是以傾蓋之歡必有知人之哲投杼之
懼不生屢至之時王夫人有言其與人也易其去之

必速

何如老白舡中羞抱琵琶半遮面爭似蘇家堤上試
爲長老戲叅禪香山社偷得些閒春夢婆還生顛倒
齊牙善意柏公之口無所施其舌張李衛知微君
集之馬不得信其馳驟斯蓋神之着形非關我之相
物是以淵魚之察謂之不祥知幾之神行所無事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爲老友但窺
半偈轉思前境真空

逆來順受甘爲罪已之歐釋怨存恩不作書門之瞿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告

蓋人性豈必無偏我心不容有悔直須洗却意塵方
稱人道但欲自乾唾面已結冤家

學問講習少年無不老成罪過風流白叟常如英妙
此今日最陋之習也耻躬不逮以思無益

非里巷間物政須自允其不時非愛憎中人豈宜望
人所不及

理直氣壯明目張膽便有小丈夫悻悻之意必如孔
明之綸巾羽扇如曹氏父子之橫梨賦詩乃秀嗟乎
夫非盡人之子與

優伶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令散處于野比視之旋行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成名遂身退而終不能自放者乎張伯任先生曰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優伶舍其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修邊幅于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怨

習懶成癖且不欲以面孔向人每有倩作一書游揚他技或從中居間者輒逡巡累日不得已然後為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並

及投人人或不應則咨嗟不已蓋予之為人常踈自為常密如此而奈何猥以所不欲溷人不得則怏怏哉已懶人安得獨勤已癖人安得獨通已不欲向人安得為人忘已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張環蟠菴圖

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週甲子有繪蟠桃園為壽者曰張環筆力道細有宋元人風概而世不多傳其品故在妙能間上有序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弟

也詩于左者曰德興訓導周秋汀瑞餘干令闕時望

雲瑞安訓導鄭子充近仁右上杭令高歸田以政樊

府教讀王真愚下則金憲周鶴村孝廉吳純

甫中英皆當時知名士圖藏先九德家萬曆癸丑先

甫弟歸予自先君歿不幸廢視家藏殆盡得此如還

珠返璧悲喜不勝亟付裝潢家表而新之久兩初晴

將命桐曝書畫復紀其事屈指春秋蓋九十四年于

茲矣萬曆甲寅四月初五日

雨窓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共

焚香啜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窓却不可少

才難

晚刻與元瑜平甫時可飲追述先世長言笑風調燕不絕倒而所作書畫戚友間罕有存者世亦難得因知手足之痛隱隱怛怛至于今白晝多清淚非獨哭才私蓋亦有才難之感焉

數見不鮮

往歲與諸賢作會謬承推獎心知其無當也要以一念之信則自證不負云中年病廢便有一二眉眼之

傷匿影避之其游如昨者較然不欺矣邇來氣衰神
憤每臨流對鏡輒欲自掩其貌柰何以此僕僕向人
陸大夫有言數見不鮮不可不念也况人合之交既
老而不能見顏色者乎

得禍

謝靈運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
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知為靈運乃安此藉
祖父之資自雄高華極矣然終不免於禍本朝解學
士與王檢討恃才放恣上書請鑿章江水便往來奇
誕彌甚擬禍彌速不亦宜乎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七

報身

賦性迂懶不喜作達耳目所及多冠服語言之妖泚
然欲嘔張紉于一生標榜妓荷揶自言賣色于市
此豈復有人道哉其得禍宜烈矣豐進士坊才高一
世晚膺腰膂之疾僵不能起常着五色雲衣使兩人
直舉之作張道陵奮袂狀此死人出櫬中屍立耳何
觀乎寧惟不足于內要亦今世報身應招耳目耶

金小二

金淑真女小二慧婉多風喜談譚多以意甄叙人物
而綢繆之雖甚有力弗能間一時空群物也癸丑游
虞山有富者子集珠翠數千金為小二飾會里社扮
孫夫人凜凜有捉刀氣觀者艷之為之語曰就中一
騎粧偏好昨日崑山縣裏來未半歲死張氏或曰張
蓋其所甄叙云予觀古今佳麗誰不黃土合在人間
十二三箇簡之後最先朝露者二耶雖然二月春霜
殺飛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二過之矣獨其母覲然無
倚又多慧兒之擾予每出南郭望東偏綠楊樹色歌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七

彩雲易散慳然少之

祝燕

雙燕惠然主我心念之昨夢也而不祥云何海母將
颺耶民或侮耶將情結為境告予以先徵耶神予戲
耶抑夢禳者祥耶母如日者占感騰蛇耶將予有不
祥徵耶旦起盥洗馨醴再拜而祝神許之耶祝曰母
寒惡襟母汗吾琴載飛載雛共語春深

桐夢

桐夢世長與一紙纏纏百言多不能憶其末云名清

故使汝不足然未嘗苦汝之終不足德淺故使汝不
發然未嘗服汝之足以發斯言不爲無理可深味也
又語桐曰里將社多張水戲囑汝弟慎勿往觀則諄
諄命之矣記以示櫟檀柚

蘭香

周舍章有婢曰蘭香王夫人媵女也薄有姿調舍章
昵之遂謹其身撝內外之勞周旋妯娌先諸作務垂
三十餘年章既病備兼子女之孝章死事王夫人益
勤左右之奉行年五十屏處床後聽夫人指揮無不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九

麥秋

麥秋峭而不肅小春華而不靡

楊忠愍

野夫見慣不情事鵲噪鴉鳴提不知楊忠愍題扇語
也戲場上真正活法聰步步本色

穎人

明人姚玄倩以華亭薛更生書來求為穎客且云當

不減古諸葛諸葛以子瞻名後世今子瞻生是時或
未必與澄心紙廷珪墨並稱何也湖筆自陸希皐後
無慮數十家日變月化至茅瑞彰非獨筆價蕪多筆
情矣玄倩少年耳聽其言多爽氣且知爲瑞彰之繼
子技必不俗晨起試之果然

梅花草堂集卷十一

卅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王於潛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梵
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連絡而至人爭奇之發見頭
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于吾鄉無先於潛者况復
世德肯終沒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先生
曰今日餞秋榜新即座上無金伯闇意殊不愜頃退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衙聞於潛得子又是一喜也

潘叔獻

潘叔獻讀書茗南山中經歲不踏城市雖所欲造低
回輒止選刻義杓宗馮黃二氏而訂以已見謂此道
不妨門入吾觀少室棒師常以門頭引人要須打出
門何疑於作義耶沈丹東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將
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奇觀矣三十
年前故嘗率吾之力為此藏可二百餘本在樓雲僧
舍之東軒頗自矜秘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意必

有物妬之不意茗中乃有叔獻然則吾曩者故慢藏
為祝融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疎密間久之彌進幼安
雅不欲先人其言咄咄如不出諸其口要於款會無
不了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吉人之辭寡相與昨
見某面瘦其容蹙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既別便使
齋訊不交書又數日使使告某所欲聞曰念瘦之甚
不應以此營念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產正溷人

張冶生卜居千秋巷席之宅青雲坊相距不數武得
友七人故名其社曰青雲里冶生序之曰興會所到
駭電奔濤沉寂以思枯髯吹骨慮無不並茂苑之鏤
奪雲間之席讀其文可信先是冶生居南城里曰雙
桂劉元美在焉元美城居獨行不欲以名自達於官
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惠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美
農部馬仲良為某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逃不無
快吾始知產甚溷人予曰某故有田不下十頃寤

則割之不遺錐而數椽魯靈如故夫先人之廬與田
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負之而趨治生笑曰有是
哉

交情

周自淑曹惺倪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理常州何
所不足曰政欲攻其短有美吾信之不須言王先生
嘗語予此二人者決定無疑果然果然大江以南無
此交情矣嗟夫

衛元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三

歌者衛元名冠部籍賓王求歡不可乃曲謀于媼得
之而媼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媼以箋請贈賓王中韻
云三千猶是空群色四十難言不動心一座絕倒賓
王形體頽索好偎紅促坐人或笑之輒云誠為蕙蔭
定倚玉樹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皇岐路間適有巨鰐
當洲伏於不動遂依古岬而宿枯葦拂時與孤鴻
相聞暗想仲蔚當年故有苦竹點綴安所引流水環

之也濁醪數酌亦自頽然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況甚惡念江上諸賢頗更夜行曉起
之累十年足力頓可無餘馬頭殘月亦復低眉笑人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訕
於足也黃介子云相傳花蔭七楹樓許則敗必淨
盡乃旁挺小榦漸盛如初距其始三易榦矣今之花
杪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作一小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四

刳也山多花丁好栽牡丹芍藥石岩杜鵑而芍藥之
奇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菊品二百春秋爛然
自二黃結社於此花品爭奇庵僧多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縷橫逗林際若
續若斷吾谷丹楓都作沉紺色蕭蕭蔽空而下寒江
簾笠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性未能脫落如所
云日與諸君往來其間耳夜扣受之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還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為長至夜比入城
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為限曩時追逐之歡
流落何許朝來坐艸堂二孫擁膝而立楚々如常自
辰抵暮絕無履聲相訪嗟乎聖人明四序之節以休
民吾猶及長至之賀與獻歲等今亡矣夫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肅卿先生恭有錢穀屯田二議其略曰鑛
期開發諸有鑛販官可勿問錢期流通雖轉易無禁
屯田期於開種邊帥兵商惟力開墾永不報科淺識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五

之夫所謀毫毛所見眉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
捨之以為取而失之以為得何者鑛期則無窮錢
通則子無窮屯鹽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為
守無煩保聚此視渺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鄧
文潔見而稱之謂為石畫嗟乎何論萬先生濶大之
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即文潔亦自見其一二矣惜
平華亭既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是萬先生試童子
科華亭異之已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適在
政府言曰萬君衡士固當何如衡吏遂自驗封擢郎

考功後理戎政偶以微疾卧邸第忌者螫之世廟怒
不測賴華亭力救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用
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王觀過
龍江府部迎之大璫肆橫以朝妃相恐無能對先生
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默然倭寇留都倉
皇閉諸門男女數萬人號頻城下先生曰奈何先棄
吾民悉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其有所
信之矣

漕河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五

六

王先生汶上志頗留心漕事卓有定筭而所言不出
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漕要害在戴村壩某
嘗按志求之亦畧有會而未暢今日讀萬司馬治河
筌蹄蓋抵掌可述云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開漕自清
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
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洸并山東諸泉
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
石攤坎河口為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
開漕利河水溢往々開支河殺之萬曰交肥則幹瀆

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鄆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于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河利高寶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閘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湖脹則閘口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績河勢歷然其云閘漕資汶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汶而汶東可乎此信要在壩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公又言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允令漕船無與河怒值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七

此又以時運河斷不可易矣

嵇先生鑑

慶符令嵇先生鑑清強有守初試如臯以鹽使者牒掣鹽儀真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先生往還總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譽之心啣之矣遂改知安鄉人或尤之先生曰吾少貧吾母以縫紉衣我挾策詣塾綫溪新故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著之吾父見讓曰若耻履敝吾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

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為令抗御史者自遂其性為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耳嵇先生不易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知故足重也後補慶符年五十七詭引年律以老陶會稽曰先生嘗云令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調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令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予讀其言凜々矣再補慶符行請京口舟幾覆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臯令君耶以其徒拜橋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假手於此斯非自威之取效也哉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願其用在速緩則膠信陽高鉄溪先生嘗判鎮遠洞夷有相仇者守使判輯之不服判乘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質明往卧榻已碎判乃從容東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嘉靖間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璫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生宗沐曰是駭可給走耳乃陽啖以夫直陰令衛師挽王舟從舟不得緩

逡巡去有司省費千計先是王主事行部霸州惡少
七人殺越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捕其六
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
逸獄久不決有司切責理官急即中仰屋嘆移疾卧
閣耳先生攝印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敝
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已獲復何辭
六人見墀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此其機發于心湊於手即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
稍淹留人未有不洩之者也何也機之用活緩則
死故曰緩則膠

擬花草堂集卷十二

九

殺虜

王敬所先生嘗語鄧文索子謂虜不可殺耶文索未
及對王瞠目搔首曰虜可殺也我畏彼亦畏我及
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利其器械自度可
戰固以卻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犁庭掃穴
豈難事哉當是時俺酋新款王以刑部侍郎閱視宣
大山西諸邊常為圖說以進大要謂撫守戰三者提
衡同而三鎮形勢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

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為主此非明于
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亦畏我猶是
從旁說破矣或云閱邊之遣大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不如其畏熱五十後常取時壺煨手稍
去之輒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然即隆冬不用火
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
勝必使人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晷之熱應是水下
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而不勝上

擬花草堂集卷十二

十

下不交潮汐不信生理滅人道息矣吾每正襟危坐
不知其俯有時而睡其斯之故歟

江陵

江陵既秉政上六事內有飭武備一款伏乞勅下戎
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
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否以觀軍
士之勇怯上然之將大閱科臣駱問禮嘗之曰大閱
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又曰伏乞先
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崇端宜防巡幸宜

謹蓋隱然與正府抗而江陵弗罪也且曰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誠使國家輔臣與科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偏無大臣之度者何也

邊賞

邊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發縱指視允為功人亦不得與權堅陷陣比江陵在政府遼左大捷擬票恩加必以將士為首其時該鎮諸臣首叙提兵恩資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事者亦視之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十一

有差此真宰相之事不易之論也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專其利夫誰堪之江陵辭恩疏云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必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為能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吾祖宗盛德事妙哉謹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耳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人耳根圓利蕉團栞坐

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上曇摩羅菓往見三際亦爾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文皆從耳入還從口出未嘗錯一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曉波畫人或問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寔好之故是巧持門戶人王開美客舊紀遊便欲破垣而出

天竹

盆中天竹既于妝而畫雖葉不復長計五年矣有教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主

某植之士者屢沃不花長亦不踰尺或云不取沃如法輒茂星丸累々光瑩鮮碩不受氛滓嗟乎既折不害又辭腴而就瘠南方花木性故有如是耶尚覓秘舍疏攷之往歲嘗乞金錢于顧附巢云隸竹譜知卉木之挺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盛明之象也於方為南天之正位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媼

許媼者能釀白漿相貽又能儲一醅待給醅耳盡缺其意不厭當年白承人邂逅間何得便了一局

周泰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壻佳幼壻周泰叔也往讀泰叔試義謂有橋刺都不自旁門入雖復落：將必售泰叔見某近草云足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性好文史能爲五七言律吐音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秘嘗一見之王世周許不下數十章朗：可誦夫人所居處絮多異微嘗注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經宿不散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三

夫人喜祝曰爲吾見者願見蓮花質明有蓮花半粧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侍兒勿洩女仲歸寧爲某說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慟對二遺輒嗚咽不勝今日聞夫人召爾彰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請趙端肅端肅爲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摩周望頂：即小去母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爲覆被者不致：悽惻計爾彰侍夫人寧獨安：即鄭母畫燕之事將：有聞焉

冰壺

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幃直欲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冰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等世界殼而欲逃之自謂楚越肝膽笑猶然我也已在告則甘不能而置之托迹僧房亦罔習禪定若起若臥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未有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情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十四

夜與元倩仲嘉僧孺語意頗忽：不復能另開一境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元倩又言月冷房空政賴女孫婉慧以消寂寞天又奪之某亦相視悽咽背香山居士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人生佳味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兒女不須多能又金鑾子猶是懷抱間物既歿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淚涕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不忘吳在大徐思曠每諄：言之

清以不得一見為恨尊賢而不能容衆於今世未見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燕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絕無有學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穉入画則肖垂戾入傳記則奇是故世界合而知缺陷萬情合而知不平香山之詩謂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名其醜也庸庸十指許大氣力乃欲翻缺陷之案強貌全人其孰定之哉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夢

十五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五雲飛湊潏潏如水淪漣如堆子班之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屯絮界五色中虛文許其藍特異如鋪翡翠如空青澄三星綴之如夜明沙如初夜長庚英刺人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懸如梨花春半浴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水動搖久之不滅自詫吾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不如佳境雖然猶恐

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五鼓半環政從屋梁墮吟微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希則貴則人貴之矣惡乎希夫夫非驚清而求貧欲貴而却知者也竟于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羸出位之思必辱

倖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履之而不名者矣櫻其害者食其利未有櫻之而不利者也是故造化靳名未嘗靳利倖利者存倖名者絕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十六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里巷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酒襠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一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獨憐之至則啖以糗糈餽饌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為拂沐縱為針紉游屐不憚細瑣而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

與牽樞馬不啻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趨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詎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事兒女絳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荅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朱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人慕僧也雖然今之紙扇多畫寒林雪竹易地則慕故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七

誠有之

純常

負日者忘其腹向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之政也重綿而居溫徹四體無陰陽之患其孰能易之故曰王道平、狐裘貂帽以為觀而民始苦寒矣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窰寶刀不可使滿天下使滿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二為而已矣時大彬為人埴多袖手觀奕意嘗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

吏惟恐匿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傳雖然偃蹇已甚壺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二三蓋壺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後之價不可以先不可以盡吾友鄭君約之塑也曇陽死之夫先與盡猶不可況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政雨此破躁之藥而聞者以為可笑也蘇子瞻舟淺江灘作書不輟殆是雨中徐行者耶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太

文人

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一二險句累辭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楊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為淺為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涵、洎、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復有楊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鑒、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盱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為險句累詞者也其為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于濟

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為昔人所嘗為
今之人何鑒也意殆蓋愚一世之人高閣濟南惟
吾所悉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愚之意嘗試
一齋語舌去之曰某家嘗云尔此夫以耳食者所謂
一解不如一解歟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宕
子史如黃河決溜雖至于不可窮詰而終為天下之
奇觀也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野

每見作達之人輒欲嘔見野老則忘夫非吾未能達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十九

而自忘其野哉雖然作達政可嘔故有野老而作達

者矣政復可忘

情有餘

絮善而稱必有餘譽節口而規不免煩言故是吾情
之有餘終為人理之不足

難易

速之有望易近之不厭難貧賤不移易富貴不淫難

戲書

花之光浮昱水之色蕩漾雲之影捷出香之韻乍來

有無之際殆不可得而傳偶讀梁鴻傳鴻既死為墓
要離塚傍曰可令相近念忽至此輒書之某亦不解
何所起也

繡野橋

舟抵繡野橋望西城門不覺占袖憶昨歲與王季和
從朱伯還夜飲歸膠舟於此俛仰之間伯還已成陳
跡豈不痛哉自邵茂齊死欽愚公繼歿覺桃花澗水
鳴咽吳閭簫管無聲寧堪華亭鶴復尔寐耶披襟
解帶之致而今而後政不可得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二十

先輩矩矱

陳顯達言蠅拂摩尾是王謝家物汝輩不須捉此其
言甚善願使子弟捉得塵拂亦一快事也惜乎未見
其人耳先輩多矩矱悖爽飲酒雅非閨門之惟獨王
京兆嘗率子弟圍棋雖復推敲之際樂然後笑未嘗
發聲先若婦語予此老風流故非吾所及也

物色人

邵仲書初不喜薜如輒語僕物色二字姑未相與今
日見薜如即未盡者卻佳夫知不美之為美如仲書

可與物色人矣

江右奇文

癸丑九月文起偕孟長邀丘毛伯遊青丘掠予且止
受之當會座已列觴千頃雲下問陳大士毛伯頗額
曰良苦往與大士閉門作義獨形影自憐耳某問毛
伯王淑士言尊為文至多可一日數目毛伯笑曰有
之昔郝仲與自關門戶幾欲嘔心顧荏苒州向郝索稿
輒得四百五十餘篇苦心人功行圓滿不乃大適耶
毛伯大笑泰昌元年冬留源彙丘陳行卷暨艾千子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世

羅文止費無學諸稿為一帙題曰江右奇文書此

花朝

風遶竹間輒成大和予家居無竹不知其甚若是早
間聞之悶然曰花朝若此其如歲占何啓戶視之則
雲物澄鮮冷風琴、從東北來耳陶周望將發天目
夜宿雙清庄溪流觸石作聲徹曉來枕上周望憂之
曰雨甚不成行矣夫陸處之民不識溪聲何怪而予
乃不辨風之敲竹真可發一笑也

閒

夜無穿街之鼓則閒村無驚夢之哢則富吾子今日
見其象矣往時踏月見酒薰綺煖之處多發殺機即
有念者常不能自主夜來啟扉寂然緩步里許百道
虹光黯、穿窻而出作寶光色來着人面不謂疲暮
復逢其閒

邵家即

頃見茂齊即拱揖如成人喜輒復悽咽我每見吾
家孟尔彰舉止寧笑轉捷而終似無所賴如空游之
魚悵、不知所止豈孤者之神自相輪耶邵家即生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廿二

三日病疫茂齊憂形於色俱不免泡幻戰、皇、汗
出如漿數矣乃不能見其勝揖時悲夫悲夫

硯池水

東西洞庭山關氣湧水波千里喊沸而瀕湖一措大
硯池中亦應其類隄然起立可憐哉小附其大智量
乃尔耶洞庭君聞而笑之然不知俊厨頤及朔蜀洛
黨戰壘觸于角端分主奴於夢寐洞庭湖洞庭湖亦
若是焉而已矣

李縉仲

茂初書齋石崗先生列盆景處也縉仲出百義於此其與縉仲交十一年其文不下數變愈變而愈逼古翻空徵實無非篆籀之文昔安元旭見其刻語王又新曰今日又讀世說一遍王笑曰不然前有世說今有茲刻恨不携縉仲義眎兩先生當云又見枚乘七發也

顧氏社

往游顧氏諸兄弟間約為社都在舊府東園或霖雨堂中時令時分凡七輩雋者五人盛矣憶昔庚午先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廿

君器仙居沂水于陳橋庚辰奇元城於髫歲丁亥識今進士於草堂謂氣骨深穩神宇和粹應受福德其明年戊子春見連城驚喜必今秋搏風之翮未數日而先君歿是秋連城果雋進士以丙午鄉薦又十年登第先君之言不失一二矣獨元宰善病元亮閒居每一把臂不勝今昔之感云萬曆丙辰春三月潤州古樸堂記

劉思誥

中翰劉思誥貌如敦彛多奇偉之識而必依于厚貲

選中未見此人其即子約有俊氣未便了然于心手需之將自及思誥與汀州翁善因是館予予自知非其任也為相念特至不敢不一往思誥于此道最有力即錙銖濃淡高下莫能遁也少與華珏徐大用篁繼良弟覲文相砥礪四人者皆得之竟失中翰天意豈有待耶丙辰記

繆仲淳

憶與仲淳交自壬寅馬經庵始癸卯予病血日夕卧公亮南軒仲淳為製方與之笑且仲淳在王子顯許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廿

聞世長病馳過草堂執予手言曰元長豈可無此阿弟特請視之視之而有憂色予曰頃以足下自天降今奈何仲淳悅然曰即天降奈何今日再晤甕城為識其語令吾後甚無忘仲淳也

崑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教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之屬爭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勿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

者亦善轉音頌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樸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鑑然譜傳藩邸戚晚金紫熠燿之家而取穀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于藍偕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為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常為門下客解說其

接花草堂集

卷之十二

五

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舍之為一時登壇之彥李季鷹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

淚零

往與陶逸則周旋北山下彌連數日時湘夫人初到膠城為歡如不及然其情志頗能得之飲酒談笑之間其後四年再題書不類多欽華就實之思友輩中可喜人也自是不復聞問薄味玄思致精爽有氣骨既歌鹿鳴稍似華艷亦其本色非強作之者虞山數月往還便成千古傷哉吾邇來匿影白石軒中度日

如歲偶逢故交輒問訊當年人物罕有詳者念此寂寂無言淚零

樊伯慎

樊伯慎言名宦去思是先孝介意外之事置田輯宇是崑山人法外之情據王豫章批允諸儀部魏孝廉之請甚善終是崑山人可問樊氏子弟不必問也伯慎有妹壻杜子堅名鉅年十八落筆如古敦夔寶色瑩然獨居山中遂精六壬之用伯慎不輕許人為予誦子堅不去其口

接花草堂集

卷十二

六

許文舉

許文舉將侍臨穎公過存朋友戒默僮僕然後行里人噴、嘆嘆之士大夫不徹此障終倒牆壁張可蒼先生有言貪士登科第但要牢立脚跟轉動一步不得一步伸縮步、須與走過此解殊有味也吾深有望於斯人

劉中翰

潤州士大夫如徐行甫華德夫劉叔熙可謂君子惜平皆無年當德夫被逮時劉中翰許嫁女與其嗣宗

不其嗣甚偉行甫既死遺孤學古方稚小中翰亦許
嫁女與之每月朔必就徐檢校器物量度錢布出入
既長則籍而還之叔照有子夢祖翼祖甚謂中翰
為籍所入劑所出十年而不怠學古有文自可脫穎
宗洙以尚璽之卹升成均弟子中翰意亦少慰矣獨
夢祖不川青衿翼祖有雋資壻于延陵不知學就否
中翰亦不殊可成進朱方黯曰子約氣直上駸
欲夢駸駸可矣

懷德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七

檀條金山華者佳甕城屏風街亦有之氣韻故不
速大功坊青八百氣稍觸使人有居京洛意

湘君

湘君嘗自謀孫孫偶瘍不詣塾湘君自教之既一月
見者訝其孫動止有式多雅步一所親詣湘君許庭
戶寂然孫擁榻作字君亦讀書不輟

道伎

道人葛了澄故陳州諸弟子觸憤學道自言我於諸
行稍習便詣入獨持鉢一事每旦發憤為之至則

忤而退積四十五日始得不怯唐應德與羅念菴分
門持鉢入期會寺中就所施多少為優劣既會羅鉢
常盈唐或竟日無施者固以此自定其操昔謝尚能
鸛鶴舞王丞相問有此理否謝便着衣憤而舞坐客
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阮千里善鼓琴人
或諷之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終日連夜都不知向人
所在此際功行豈復有道與伎之別耶

凡例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廉其困頓時乃肯下否則善價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七

都不得乞一字里富人求書墓石謀之其客客不許
久之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與設凡例約
五文下一字取簾納之為欣然下筆書石將半馮目
其簾曰已足遂不復作昔裴晉公祈皇甫持正作福
先寺碑記酬以千緡皇甫怒曰碑文三千字一字一
緡更減不得裴笑而足之張子曰吾欲處皇馮之間
半則不半滿則湏滿

視履編

視履編故贈司徒李濟美先生平生視履之作分章

名篇紀錄詳雅予嘗得而讀之意頗不便繙問何如
裁為年譜如指諸掌乎發意良久未即語人而先生
春宵見夢談笑動止宛若平生執手叮嚀意欲以此
事相屬某亦心許徐君允謀掛劍矣夢回雨驟令留
源書其事請以一月程圖之先生與家府君誼敦管
鮑交定生死念無所自致于九原此夢何容泯滅又
晚年訪舊意思彌增雖復垂老多病之餘不忘草堂
相對每一至輒促膝相語動移晷刻某愧不能為主
竟談而退猶復步、惜別平生抵掌之歡幽明永隔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元

人世會合蓋可以忽乎哉甲子正月十四日記

小青

長洲許仲謙見示小青集湖上異書也首冠一傳却
異俗工寫照正遠神情青詩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卿
須憐我我憐卿如此流利從何處摸捉爰、居士許
大膽識乃爾放筆自恣耶集中書應入昭明選不爾
品外錄中豈得無此

新嘉驛

鑠拈出新嘉驛題壁三詩首絕云銀紅衫子半蒙

一盞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
成春江行十三日抵雄縣又於客館得四句妾心江
岸石千古無變更即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後題銀
紅衫子古履李秀書然則新嘉驛詩其為李秀作無
疑江亦可人居然不俗丹徒鄔善夫索和秀韻竟曰
不得一字非關才少正惠情多

蘇渙

杜子美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
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辛

舟楫而已茶酒內請誦近詩肯吟數荷才力素壯詞
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韵紀異亦紀老夫傾倒于蘇至矣
按唐藝文志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
稱白頭以比莊騶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瓊
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據此真與靜者
不類世人不達變化遂謂子美譽渙太過亦何知言
與人迥無交涉渙在廣州嘗作變律詩十九首其一
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

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
辨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
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有步外目
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九引
淵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究
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斃才力素壯詞句
動人接對明白夫豈虛語當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
都絕後不免伏誅要當以世考之

子美六絕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世

不學前賢畏後生是今人通病不薄今人愛古人是
作家要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書必不佳吾欲日誦子美六
絕一過應江小補

惡夢

某居貧無酬應一切酬應之文皆是為人作奴心厭
苦之而其人或有以某官功德未揚某事避忌宜竄
令人欲嘔欲割無地自容幾欲焚燒筆硯誓不復作
勢未能也春來無此念頗自寬夢神相苦便發狂大

耳隣雞破之不覺欣爾有喜因念世間惡夢覺已思
之亦是一適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惟覺時之枕席失
向來之煙霞較此又是一適也世路惘惘正苦不覺
耳誠覺亦烏往不得自適乎正月念三日記

病中

杜子美戲爲馬墜歌結云君不見稽康養生被殺戮
固是真語却有屠歌兒舞健氣樂天病中詩云病來
城裡諸親故厚薄親疎心從知惟有豫章于我分深
于同在翰林時雖屬婆子話須要知得但是開口便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世

俗

春秋

天下春秋義無先王氏而安福鄒汝光輒語人此事
但對胡傳看外論自公蓋自謂勝之也然稍聞辰王
公終年作義時借格力於鄒理或然歟然而弘偉精
健兩家正不相及頃求兩家四書義於許文舉文舉
曰不是說先輩便佳固自趨棄予笑曰正欲以此事
相煩文舉默然坐久乃去

溝壑

往與王孺和言志士不忘溝壑此語大尋常但小人
跡不到處的溝壑可安意行其志斯為苦耳今日讀
放翁姚平仲小傳陳眉公署其尾曰西子入五湖姚
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
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予深有味其
言因語留源要是此老省得

優劣

外父顧厚田名允烈隱德弗耀大都如騶虞潛深山
雖復不踐生草世不得見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世

神廟乙亥冬院試聞而賞之是夜旋宿荆溪故周御
史玄暉合樽促坐甚言今日之舉可使人心不死天
理常存引滿更酌喇：不能自休衆容色動皆有滿
志之意學校優劣談何易哉而今世以干謁覲優劣
開媒進之路比司免劣棄懷肥橐之謀陰陽鬼馘莫
可端倪天漏地震星孛晝晦不可謂僥：胄子無關
氣化也悲夫

不必

物以類聚青襟那得餒駟軒業以群分圓顧何用談

舉業此皆理之不然者看來事亦不必

遠別

飽煖生淫直是敗國亡家之本是奸必殺誰非聚麀
喋血之根是以聖人明微吉士遠別

不妨

不妨淺衷易盈但恐多積不散不妨入眼難合但恐
去人太輕太輕之去毒於刺心不散之積臭於聚穢

梅花草堂卷之十二

梅花草堂集卷十二

世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鑒王

潤有何繼充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塢老少
婦女無餘閒與無停畧爨無停薪手無停批口無停
荅殆駸駸在世鑒王山中宰相矣繼充診人不活淚
蕪蕪自落

馬恭政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偶經鷗適園西見馬恭政著半臂獨往來秋葉間眉
宇有營構之色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恭政黑頭謝
事夙有棋癖與人奕都不欲饒一子猝遇國手無所
乞然聞其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矣作詩滾滾不自休
日可數十紙內外子孫歲時羅拜常百十許人世間
黑頭公如恭政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祀今日雨如注幾不能迎主
于庙南灌雨稍間既畢禮啟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

還索奉以入仍奉祀主潔焉仰視棟棟顧謂桐吾家
世奉嘗於此荏苒一百四十年巔藻楚楚幸不墮祀
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徙異日者令我為高屋宇如故
豈不大幸哉朱方黯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
不徙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
吾每笑人此是我物聞方黯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銘金京口依麓循澗輒回
白首割炙分甘歡尔休暢吾亦為兄曾有弟嚶鳴一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二

樹是何年

櫻桃

他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失下有線紋如
桃作水紅實色土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游觀謂
之櫻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鉤光明浮昱令人不
忍下咽

鱗魚

漁子漾舟江中網鱗魚甲光向日如銀潑潑耀水上
一鱗傷損即浮幸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

殞其金翠不使流落人間鱗魚愛鱗富猶孔雀愛羽耶

蝗

飛蝗蔽空食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諦視其高厚不知幾丈許也縣官責捕甚急劉中翰一戶捕可百八十餘石或云句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火焚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梓蔽江而下竄入蘆葦中根苗立盡沙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三

亦崩殞此江南怪事也振養默從白門未以二鼠見跡短尾方喙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群鼠啣尾而渡然不滿萬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都動以萬計于事應將何如

乘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嫌耳客問何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關闕間朝來不得已一至馬而勢佃之冀具伯職謬進虹霓臭息潦倒優

伶之肩輿遮旌嚙膝相望于道可令飛黃圍王之御泚然無色吾豈肯奸之哉客大笑而退宦僕某者贊買劄副冠帶儼然遂置酒張樂與客勸酬七日齋絕而地輒死此二事頗為邑中所傳笑而謬進臭息優伶之徒揚言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不懼哉

朱虞卿

諸延之心事不愧古人弟婆心大切從義太速聽言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四

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延之負人每傷直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面發赤而口譏諍者數矣延之嗒然而受憬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延之苦貧行義常不能給輒夜起傍徨虞卿知之傾囊勿吝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星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日益先生弗能給也必問之其弟東溪翁東溪翁如教立辦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為東溪翁矣諸氏兄弟蓋不愧其外祖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
尔尔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昭遠笑人

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
興化舒氏李阻修內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死
奔告中翰不踰日便拯出其長者屍屍全無害其小
者烏有矣中翰悶然問何所憶其僕云憶有匙繫藤
裙帶下又線蹊鈴記劉漫唯越十二日江人來告
已得裙匙印記矣取鑰合之宛然舒氏子不盡葬魚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五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
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長曰文休曰開美
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幼疏而顧
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為
隔竹石槩構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

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
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慘悴
甚淚痕瑩瑩然輒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
記白至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
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著道爽有氣開士中了
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
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尔長老曰貧道為十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六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
此其後破山常住為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
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威眼辯舌盛
有血氣能言其父為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
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
寂乎無著故具眼然見予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
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為子指授方藥則疊上
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我
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為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

鍾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收放明月滿飲數盃陶陶然顧蔡與呼之疾出閒步冰壺中戲捉枯樹影恨不借韓生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升許風來吹面薰薰有煖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鞍時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某草堂既暮矣勿勿別去自怪不能為主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七

而周安期張元玉適至乃又許飲朱子魚遂偕往為賓為主故亦有數耶吾鄉蘭法甫昏而棧二兄兄欲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苦旱偏欲水浮不須陸走豈吾黨多變耶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未嘗減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如仇讐其為戒否大矣昔與世周會王淑士座有時客作達者世周俛首挽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既供具噉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甚和人豈有癖之

者哉故夫善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為海鷗野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師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面修髯苦吟多佳句亦時有謔語傳聞里閭間里人呵之先生意乃大得嘗元旦為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揭之觀者失笑隣之婿馬某登牆詬先生甚厲先生怕如也子雨武選體不勝衣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俱壯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八

所在然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鄱陽王公為譜引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晉孟嘉作十贊光被幼穉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草某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性

李中丞方嚴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綠音感耳都能辨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譁聲則編修公附耳

分號之順翁翁開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失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旱甚

旱甚思洗鉢金適以蔬盆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頽然縱水揮洗甚快曳履不衫當風搔首如三四月時不知其冬且至也鉢金云土人掘地得蝗去土不盈尺傳云蝨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縕才

縕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承二紙相與曰將寒為子取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九

縕季弘之貧故不減僕其念故不可辭某將送裝潢家為二卷縕才足可無憂矣季弘儵然有骨于世多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了然有度又如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弘者不有立于先必有述于後也

二業

歲壬戌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曩與王幼文先生讀書沈聲遠許每課易義輒語予悔不習詩抹煞多少風味予心識之而季思還自武陵為予言黃貞父

之善易也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匡衡善說詩令人解順而海虞桑民懌有言直可令匡衡解雖其言不遜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懌無與語輒飽丹砂刺鄒臣虎李愚公經義授守而以太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詭經之妙人思一竊乃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主盟此道耳貞父自言不如解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拮据稍有累贅挈授不肖竟以盲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為爛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今二業並興恐似以蚊負山而蠱測海也書此自勗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十

明媛

徐小淑詩高自標位雖復婉麗牀頭不乏捉刀人故是凜凜陸卿子幽清古澹如謝道韞談玄融米成汁遐周所謂匪簪珥之瓊株故執壺之火棗良非虛語國朝楊用修婦獨建旗鼓雄視一時吳有顧氏嫁陸完子為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為家人所火其被逮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今朝含淚下扁舟當時若作田家婦無此榮華無此羞聞者憐之又吾鄉顧

舊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情其稿不盡傳于世
令千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于斯特盛也

小家相

水到渠城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不若預
為渠以待水縱小家相故是安閒但自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鷺點
立水際故不減武陵畏墨夏秋間龍吟湖底煙霧翔
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主

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
長情許我尊緣千縷當乘興訪之

淳化帖

馬大叅之尊夢澤公嘗藏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予聞
雁齋把玩嘗數月後請質米舁州遂不知所在或云
大叅傳寶之裝如故榻中故有孫過庭書李濟美先
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摹之以為法較馬本細而綻
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率更榻嘗借
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質甫每借觀輒

題數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歿榻留齋中先君命
歸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吾家藏榻甚多
獨晉唐小楷諸河南夫子廟碑麻姑仙壇記識者稱
為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雙眼崇之
也偶閱輟耕錄見陶九成淳化榻記畧追憶前事紀
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齒頰
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九字內道地之產性相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主

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顧渚連
啜而醒書此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裏鬚眉皆碧王長公龕杜鵑樓下
雲母壁都紅

運水

昨曹幼安遣訊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日後當還乃
領報乞水之便無甚於此而某不知寄鐔缸上少可
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

也朝來索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無暇想喘喘思茶耳而念不及泉此何故歟僞孺曰為懶而忘之者性也為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願以性

得季常書

甲辰別季常而午季常使至得觀智評戊申春書至冬臘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李愚公之客毛克甫以季常書至又四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十一年間一面一客三使五書而季常之念愈至某亦無異

梅花草堂集

卷十

七

季常悲喜皆不能勝所為悲者綸川先生之訃也孝介之嗣曰維鼎天也其他種種吉祥如黃州之特祠孝介先生之謚奉祭之田祀典之脩奉祀之青衿子弟樊家坂之克葬黃岡志之立傳江夏郭鳴龍之傳東婁王緄山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銓曹諸公智評之刻嫁女漢陽情李應橘為諸生名士太夫人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人為子母歡吾黨小子能無喜耶且不獨一喜而已也開械而讀若有得焉進使者問故若有得焉仰觀日月之清明若有得

焉寤寐若有得焉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十四年歿十三年幸與侯之弟季常為傾蓋交十一年而彌老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陳元石

郴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百卷集錄碑板遺文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其人天放其言皆特請可喜偶及邊事抵掌指畫無勞聚米更自言吾親涉其世如此他時憂端終在海外今日渡江相訪談竟一日抵暮住金山寺信宿而去約以明年春載書過某州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三

七

堂不知必踐否萬曆丁巳初夏寓潤州劉氏記

梁生

譚孟恂捲簾畫卧廳事忽壓乃安寢破瓦腐棟之間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所敗故自號曰梁生馮子玄為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珠絕吾但欲識其人如斯人不復問義矣

飲甘露寺

鏤窗緯潘無隱趙石生觴予甘露寺僧舍是日小雨甫晴修篁罷洗空翠滿人襟袖涼風颯颯從東北來

與歌聲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數闕不覺大醉
密緯得戴顓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雙柑斗酒且更
俟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話往時徵歌踏月
之致回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一二別耶然今日甚
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光黯黯委蛇高
下覺步步惜別

周昌東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主

周昌東宅聞蘭之間老屋閒然童子迎門見人有退
避之色甫里先生讀書修行于今殆屬昌東矣昌東
名 長洲縣諸生

詣虎林

某詣虎林周季侯適宰仁和語聞子將曰頃求仲語
我元長且至子為物色之某既到季侯載酒徵歌觴
予湖上雖復絲管啾啾雅無酒熏綺煖之意某與子
將禰問五雲去後事季侯唯然之時有令人李九
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峭靈淡月相遭某為

傾耳季侯笑曰咄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辭
去酒歸月下遇張子羽鴻舉如溶溶一樹梨花月落
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罽修髯結跏趺坐顧道
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萼
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暘
印持子將無敕遲我舟中與子玄盡三蕉葉而別

趙燈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主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為之嵌珠玲瓏寶
光四射大略仿建燈而加艷焉今年戊午爾尊為置
一架予艸堂傍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文
質正等相間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孟
竿徐飛銅花間發劇有穠季落梅之致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擢船即鼓棹而至
文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搬換盡一室如世人揖遜
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滾豪既就擒知

是與王文成指援兵法其鼓柷者徐曰仁愛文成妹
壻也郎生繼武見脉文襄遺像像十三聘童子科乃
至出入將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藏其裔孫楊九
華家遺文剩板剥落殆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
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俄逢角妓面人而西舉步繁促
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王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七

周安期偕元王訪予得讀其所為應觀風試卷辨與
饒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侍元王飲都不減沈
公容恨家無美醞又斗筲不堪作敵耳約歲暮過汾
湖從仲韶索酒十斛便請對壘當從壁上觀之

徐幸之

徐幸之取適于酒不及醉借興于花遂曉其理留連
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溫

克自持令海內俠遊之士如歸其家而產不及中上
東所入僅償所出而已又獎扶孤貧往往昌遂老友
王天池才令也歸洗其橐而主人左右之寒燠饑渴
必令均調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如徐尚
書之博太毅員外之秀美使人讀其書疑為千載上
人張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為王文恪公之
作既老該達稱五經庫唐叔達妻子柔繼之頡頏一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七

時王翰林辰王將死囑其子誌我兄唐與妻故亦重
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期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蠹
魚萬卷其人更長厚可重李長蘅滾滾千言倚馬立
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駸駸眉山襄陽之亞
矣鄭開孟龔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欲苟同
生活十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淹博乃亦卜居練
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覲者哉偶念李縉仲侯
豫瞻兄弟風氣道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練水
固以朴茂相高乃不知其人文獨盛也萬曆甲寅秋

仲

發舊溪

秉夜發舊溪韓止修謂予何不造令某念歸安廉吏
安所得精飼過客遂行質明泊菱湖有老垞輪官租
還頌侯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常得某呼石倩小
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情亦欣爾有喜色

臘八

訪薛更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餉與郭九解方子旭各
啜兩碗侍兒皆飽噉而去覺何家肉穢人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九

宋刻

有傳跡宋刻者其文鈎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窪然問
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憲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
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洩有是哉吳質清惟
恐人知即于古未數數耳趣記之然非守意也

吾廬

徐娟潔手拂簪傾影生姿燭下淋漓使人欲領麝部
金淑真絳桃玉藥愈麗愈妍旖旎情多不堪滅燭張
美昂藏脩遠意常獨步如緲縹孤鴻棲飛不定鶯花

寂寞賴有斯人

杜小韋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澣衣裙布直令純
綺無色

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

色愁人侍兒不解春愁但道杏花零落便有深閨自

憐意

上幽禽二語徐小桃作侍
兒春愁是周鼎之八官語

褚溫卿茗雪間人敏視清辨多出塵之想所居不事

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管衣染緇衣襟綺坐而貌

宇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煩不矜時人目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五

溫友又曰不交褚仲幾不盡友朋之致

袁倩梁溪人眉目如點舉止間適意及之凝眸一往

無所關說其婉婉天性也嘗居郭南艸堂披籍梅花

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主周始貌如花光艷發不定好任俠嘗撲地

作梨花舞便身猱捷令人有魏博間想居恒以輪藻

物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數子語蓋低徊不能去云豈非以其

神

損廉子故自信吾廬不審也

坐小閣

季弘和訪因約僧孺過土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澹澹
相續平蕪如錦舞綠搖金偕飲數盃竟醉路逢汪千
頃拉還草堂方晚食簷端作滴溜聲僧孺不欲久留
跣而歸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篤漸老益至暗思僧
孺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延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
敝敝然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三

淑健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援長鋏向人此可恨
耳壯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之朗秀可喜大有
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瘦為人辨韻不免取憎故
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既病與予坐城南角歌春
歸一闌再喘再啞竟作廣陵散藤花村右欲名西州
門矣

趙瞻雲

兩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眎崔
灝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
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
老布衣也至今又肅公有題画像必引瞻雲之言為
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魁蒼

魁蒼面目嚴秀不肯聞隔壁環珮聲真行人也今居
選佛院中與市廛僅隔薄板邈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三

予識王濬仲文于潛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
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其即玄度三兄弟之文皆
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七年陳魯庵應薦殊可喜然恨
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榜而玄度與其姪元修暨
濬仲夏元禮彙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其獲未艾獨
太常之後寥寥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曆戊午九日

老梅

老梅倅倅欲盡爾尊移玉蝶一株將易之予低徊不
忍既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蝶于北剛一步許意雖

萌不悴也今忽成蔭敷儻如雪交枝布葉中作綠龜
夏雨灑灑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飄風送濕乃去

出迎薰門

出迎薰門而南憇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處茶
者不能答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于此不覺失笑既
出登迎春橋勾萌始青如潑黛遂折而西野梅岸立
睨人垂垂欲笑與季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
先生祠拱揖而退讀壁上遺詩乃行忽踈籬綴雪浮
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巷問棋花所在陶去亮云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三

橋斷不可渡季弘曰僧蓋斷橋以絕游者偵之果然
却立凝視良久一僧招予入乃是以誠故王侍御孫
喬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
云結伴徑山未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為
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子
渠西城上

觀放燈

僧孺季弘方黠晉行晚食訖出駟馬關觀放燈大都
駕竹葉為棚金鉦隨之每試銅花士女填塞至浮行

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霽後
逢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
倦久之入關小憇景德寺一片空明龕燈無火為謂
蘇子瞻不把琉璃間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之句顏
然孤往二鼓乃別

謁廟

將賣辦香謁廟恭大士曇華亭遂上西峰拜武安王
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安淳候伺四鼓遂行過
半山橋初聞鷄鳴聲道上行復特々廟火熒煌一燈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品

黠艷製亦弘麗整衣肅拜而出經文康公祠下望東
嚬石壁如削成然迤邐入山有童子弛擔候門呼予
且坐予得龕石甚安久之落鑰禮大士遂歷翠微陟
雲磴問武安守官人何在既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
言路滑不可復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晨鐘
隱々與磬聲相襍憑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濕挺
脇望城外茅舍着霜都作雪色笑語安淳今夕故佳
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山廟祝延予坐度不可歇遂
還

勝林

勝林長老疊拓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大慧師草庵也泉頗幽潔不類往時林云故有泉甚苦吾度殿之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芬而甘關內棋數株植甫二年今盛數榮子累累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于此長老剃度補陀為內家濟世凡數歲三賜紫水度嶺謁慙公隱海虞山中又八年修証人也眉宇開豁酬對便爽雖與世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一義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荻

近得李三一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勇壯多風

許元倩

許夫人老壽考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倩四歲間夫妻相繼淹忽也為伯玄者良苦矣友輩如元倩可謂經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興在西湖某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帷發憤遂忘湖上耶石生能忍講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徹而永不能酬其興

非某所聞杜子美云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某有一力甚勤然不得于少主逐之夜風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偵之則人也迫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機而卧夜半機發有聲僧曰尔恐我耶尔為此不法之事倘聞于不相得之主尔無命矣尔第入質明相遣其人伏地請死將旦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荻

小不失為人否者亦聽若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座見其人聞其事袁石公嘗閱書函于寒山僧舍詫謂力不如者此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嫂為女仲志墓已得請三年矣吾欲待尔彭稍知文句携之偕往今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誑誤

觸憲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不開睚眦之際者也
同里人譴然寃之當事者廉其狀付所司按治時漢
陰王新宇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
拔實偕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無得情性云
久之郡李安元地公覆安始白然歸視其素洗矣物
聚則散故不必其入者之悖歟又况乎丁必散之運
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哉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受染于先世長致有筆氣顧不謂其便解
梅莊草堂集卷十三

艾

竹妙也予雅不知竹理觀梵作覺運腕使筆都成二
昧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攷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團
鳳餅紫茸驚芽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
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人皆
具口鼻類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
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茲勉取道婁東特乘小舫候之不相及聞工
部還家頗完向予平事子殊可喜然又不免在原之痛
將母悵悵耶此老以汶上翁知某又申之以孟長其
眷顧周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
階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開滌真不負二十
年來作觀相方約請陳古白驟雨如澍將更日而郭
仲至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豚魂飛湯火間矣然念
梅莊草堂集卷十三

艾

孟夙在慧慶此日不一往後復何期乃予于而行雨
益甚孟夙驚喜出迎步履輕安談笑自適爾時又如
飲冰五內清澈

至誠

生平無刺心之毒沉舌之寃自恨未經煅煉忽盡償
之雖復骨戰魂驚信知至誠莫破

胡虞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麗必負處不競之地
飄雲過之矣李文長見某二談怪不及胡虞生正不

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穢珠玉耶然虞生視其如觀漢宮老娥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蘭

高文蘭吐音圓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就使隨衆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間其在甕城獨劉中翰一人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駟馬石氏至景德黃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紅罽相宜刀名于小杜陸氏至薦嚴之沈氏朱氏絕無斧脊芒刃之用浸失其傳殆是牌至黃而始全刀至于陸已絕盛難為繼也

草堂客

前輩文王唐祝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未盡靈變石工章簡甫輒為撇步其韵愈勝其嘗問章林石田輒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田為人質訥無妄言布袍楚楚有道者氣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事亦不識其喜愠之色語及頷之低頭微笑而已嘗

客蒼霄間更數不星在人鵠志據石而脫時又有陳雲卿亦及侍文待詔一南碑版無間頽利破塚豈碑小碣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譴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且病亟買舟西歸某遣力顧成送之入舟便欲顛墜成以背抵之不踰時卒二人者清淨專一其去應爾吾往時買金鑄字金石鏗然氣衰人遠草堂政自寂々

詞謀

庚申二月廿三日夜余聞謀者狀于陳全漏下四鼓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矣帶夢扣扉錄舌本盡縮女若獨悲喜不勝願如謀者決存孫氏情詞挺々殊有丈夫之槩爾時酸風殘月助人愁恐每念斯境可令燕地霜飛齊臺風製故知迫窮之狀必真自心之信不惑

珠池

廣南珠池大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全老守廉請除之遂為令表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于汙泥下矣朝廷設邏卒數百人艘三十守六

池舟既不得行遲者即資緣為盜然無多取獨新會
鄉山人駕巨船乘秋冬間盜取之而珠始累人出
聞矣每盜置一輩叢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
沈斷望者即不名而稍圖或云斷望池龍守之人莫
能到

白釀白簋

王弼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
為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為之罷市王文肅為人書
扇問是張芝山白簋否張家簋幾滿天下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三

孫靜原扇

扇推李昭馬勳劉王莖我皆識之信名下無虛士今
日檀持一簋羨而淨展闔如意令人不忍去手云得
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饑

某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曆戊子乃至戊申
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小民持錢入市抵暮
無所得粟解水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痼祈禳市空
無所得鷄猪鵝鴨造物者預挫斯民母已甚耶往時

傷稼其勝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息而枵腹
者相踵于途至取半莎之草充晝脯之膳自詫良民
不能從衆不亦悲夫聞吳閭罷肆比屋絕糧不識將
來竟何如

為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踰踏無餘閣中橫廣
十丈高可三尺殘函斷線紛披狼籍使人見之出涕
孫氏既罹奇禍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家往在
譚氏嘗見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函周列三屋其後流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三

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龕寶珠于屋梁梁高三丈有
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燭繁絕珠燼而屋不敗此
四恨者千古所不能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
嘗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悖得禍之烈豈
為是歟光宗元年記

恭昌初

恭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關梁扑舞詭誦即窮巷
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伯三十錢民間不見
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歡歡掩涕

如喪考妣果有此事

還扇

樊孝介將行夏士琰瑋作二詩書扇頭為贈樊受之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閣關扇貴樊笑曰本無拒諸君之心筒狹不能藏也為錄其詩而還之偶讀華子魚還金事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終是委曲

登黃

登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為佳故凡物之出類者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墨

未有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月東樓下書

蔣九叙

萬曆甲辰九叙以樂府見投擬古惟肖壬子為汶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御史杜府君已卯領鄉薦丁巳偕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手珍重而去已未讀避暑社草致有格力泰昌庚申卒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市問賓仲使者知之予一哀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叙予深惡夫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葉文莊尚已其後為顧侍御孔昭周孝

廉孺允兄弟能畜能讀為一時大雅之冠周于舜多買法書名畫博要彙景藏凝香雲谷夢芝六觀諸館中殆可充棟華艷富瞻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力漸訕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每一刻纔就善價而求之一藏本一讀本一副本較他家所畜完好十倍而上舍頗能搜討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孝子今日聞上舍之孫卓然者書聲略紀其槩蓋何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墨

氏之興于文學自上舍公始也泰昌元年庚申元月

王慶長

王慶長英氣淋漓故不乏長者之度一登其座可使五陵長價山河動色世間服孔如萊豆人莫動齒頰

詣慧慶

顧僧孺拉詣慧慶小與孟風語而爽然失也孟風以此月過華山聽一雨說法除夕當在五雲獻歲携行者拙成八石孟山便有終焉之志石孟去餘杭不五下里僧孺躍然曰即耕硯必一往僧孺故上根人夾

帶稍雜泰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煩悶俱寂憶往年清夜先君嘗至此疊遞移時而去風景不殊山河遼邈其自倦游後念都下及二十年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齋素低頭默々都不欲見一人偃卧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宜如此一生強酒即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重

沉湎不肯言醉望五而療酒療也傷哉泰昌元年十二月九日風氣如春鷄鳴後踈雨墮瓦獵々忽聞其婦哭聲遂不成寐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或曰此東家丘也貴遠而賤近世態從來如此註則近者可知非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兩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剗肉成瘡高峰祖師有言萬法歸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遲八刻予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顏之請事以水洗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美

無所取材蘇子由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為粹也雖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詁材作裁無味亦無自歎自証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即父母昆弟之言也味于其字自見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馬用牛刀

割雞馬用牛刀是真語者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

曰前言戲之耳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比是舉業起股之法又因賢者不賢者翻出經始昌喪二節以定証虛損槩變換又可為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是

曾子

曾子苦瓜避杖藜藿不糝何來損損必有酒肉在家左右或隣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曾子所欲與針鉉不接便相遠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面多赤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縱聖人象傲父母愛之亦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畧傲弟程子曰觀書

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二語弄龍捉脉便成鐵案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道何消問易地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大都在案在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廣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宣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

梅花草堂集卷十三

是

捧腹也我每想其操觚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筆談

吳郡 張大復 著

水仙

阿昌云循北郭經淮雲寺路徑平行土人結蒿為籬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矜貴之色稍北一二里花丁易售今日得花五十三株子柳為立石盆中參差植之風煖日曛晚未爛開三百許莖

臘梅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一

臘梅爛開浮香直入樓際小坐綺疏下暗想海朝菴尺許黃玉忽爾盈庭故知物靜則生自然條暢雖復敷蕩受敵不能勝本根之寧息也頃在婁東移植水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帶左右歲事豈不既濟矣乎

楊上林

某在孫氏與楊上林周旋遂久信今世故有死生患難之交

夜雪

夜微雪小坐東樓下令阿昌讀東坡乳泉賦併後題

云軾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寓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讀畢周行迴廊簷溜滴瀝星鉉刺人盆梅點雪白石几番作鶯黃色欣然久之不就寢五更後寒透重綿足趾欲裂

過弁山

過弁山訪王錫之循牆而眩且仆矣賴担夫免輿歸東樓下冷如鬼手汗可一升許爾時面孝若覺五內都裂唐申十一月廿一日記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二

孺子

徐玄提琴入獄戴子繁墨行歌輔卿倚石而嘯李季鷹曰千載後徒令孺子成名

徐玄名季子輔卿宋姓名子相李鷹名文翰

金文甫

金文甫急朋友之難饑不及炊吾甚重之文甫曰往時在獄聞人救援聲脊梁上竟一日有力

日者言

予頗不信日者言而言某今歲庚申夏不利于臘月非獨旦晝紛紜亦且夢魂顛倒由今觀之若付左券

夜夢柱下史降于草堂端然持誦緇穀紛委其傍豈
來春清淨之徵耶傍委穀未便棄人間從赤松子遊
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

夢

某自傳人物以來多夢先賢必肖其情性語言舉止
殆不解何故昨又夢許蕭山水冠儼雅路逢顧甌寧
揖讓甚都而周思州步履蹒跚笑容可掬鷄鳴夢覺

梅花草堂集

卷十四

三

猶有條暢之氣

戊午己未晚寧孫錫時聯第
進士辛酉蕭山孫士紳薦于鄉

異士

萬曆戊子間有謀蟄不類兄弟者令健客陳少開允
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雞為黍延予
上坐自懺其倉卒誤許之狀至于流涕予心藏之事
頗聞戚友間稱陳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
此良友恨垂老途窮無能為役也當奈何陳雖浮沉
里間為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如脫鮑我生之奇禍
撫狄婁雲之遺孤皆非今世人所及蓋棺論定雅亦

無悔焉

檢故冊

先夫人之喪為萬曆丙午帛者于二百有幾迄泰昌
庚申僅一十五年今日偶檢故冊亡者四百八十八
人李太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可不大哀也哉韓
昌黎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臆月二十
八日記

綿州翁

訪錢汝洽其家綿州翁考終傷哉翁志欲有為肯任

梅花草堂集

卷十四

四

事服官綿州半署他縣事如郾灌安陽汝川綿竹皆
有興革惠政退老于鄉至不能給殮賴猶子汝洽周
身周衣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
有體不失鄉邦士大夫之歡其後家居三十餘年有
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周物公務私舉犁然如故公實
與有力焉某里中故有朱老名僕才力不及翁周旋
世故足可相比死後寂無弔者而翁有裔孫漸露頭
角改為勝之恨汝洽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
徽字仲柔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輩周急故時有然多及其貧時尔汝之交與所
周旋器重之士太史李集虛獨捐數十金佐學租外
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秩然疲暮之
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陟聞此事不覺破顏大喜為
畫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
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日念諸友當饒時景色
為之慨然

撫掌

梅菴草堂集卷十四

五

戴鄖陽仲豪神情開爽多趣故舊之思某謂仲豪
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既屬同人正伏天飛者四第
仲豪領于言執手珍重而別已伏軾思之當年作社
莫逆者十一人亡何伯符病歿孟文早逝二秋相繼
淪亡元倩賁志長畢鄂州小試于台無端奄忽青雲
故人獨仲豪與叔顯奮躍天衢馳驅皇路濟卿以子
恭符貴笑傲泉石孟千仲安猶復僕耕硯端自給
然口鼻眉眼依然如故某獨何為此捲簾長嘯寒
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拱撫掌

除夕

蠶鳧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某
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猙獰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
節物盡佳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往不
適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黯然未免有情不覺
潛然流涕然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挺々自信殊有丈
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泰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梅菴草堂集卷十四

六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妹婿葉蒼衡夫妻相賓也心獨
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媳大學王伯圭女
也伯圭婦曰張媼生女而愛妻君與子豐其粧而與
之而君與子好佚遊輒敗不一歲洗其奩裝又多為
無行以辱王氏王氏弗能堪請與母居義弗可見乎
而有吞吐之色手羨予淚蘿々沾羨具尔時心獨勝
之計所以安王氏而未有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
良不能庇一婦人又多為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
昔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天啓元年二月二日世
長子袖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此心故獨負手

民矣王氏有美行饒女德將為立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沈衛安不知泰昌之世楊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啟之朝顧儂儒奉行新曆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之年足開雨雪逢鳥咏嘯耳識稍鈍發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為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戶以候演者沽酒作食無怪于懷問其年亦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七

不得

人日

泰昌元年除夕風雨如晦遣奉子瞻像于大樹齋將更名容安從公念也其明年人日過此儂察聞寂齋厨索然跛行者為煮白粲相餉食之盡二盂菜一器念此老謫居海外隨儂一餐于此味何如阿昌曰將母勝之食已雪甚為歌坐太白蜀道難再過抵暮而去

乞梅茶帖

乞梅茶帖顧儂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

十三日某從婁東歸則儂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發熱思嗅膈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元後祀臂耶此帖字畫通勁不類病時作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時之相憶云尔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伎而知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八

而知其解其顧盼疾也不與作緣而知其安其神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所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纔就為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于心亦便了然于口與手所以不免為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時衝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興廢都不關心夫亦知其不可使知者耶

衢橘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韵不絕恬膚澤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其次膚不澤廓不圓穩而味特恬西安人都販蘇州所在亦時有獨吾鄉市上無此何故土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販乃不知味韵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先此味不全入春則易敗採者利易脫而售者無厚價吾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九

鄉人不好事故弗賣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其大如孟腰潤厚多液香甘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寒甚獨不敗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為某言蘇石水先生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文足下必一往來時方有尚平事求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請今日得李愚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其曠世逸才以欲盡見其所為舉子業愚公問何從知之答曰

之賀對揚許其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栢間物淹：欲盡奈何輒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刺且告兩先生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朔日

簞

古團扇可捲懷不施書畫班婕妤所稱白團扇是也純扇以純蒲葵扇不可捲王右軍為姬書蒲葵六角扇是也今之扇簞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為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十

揮之絕然見外舅顧亭承家有陳白陽手筆蘭花水仙對人欲笑馬勲者見仇十洲為周氏寫六觀堂圖如絲如髮宮室竹樹器皿蓄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咫尺庭中毋雞哺數子嘴距宛然不碍庭廣其致圓根疎骨闊闊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于徐慶生汪園中喜謳善酒好縱博手削竹如風聚竹秤之輕重政等不差抄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也顧我法真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以然劉之先

人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于整淨見王秦孺家有其家理之先生書画頗自矜秘今觀女家所藏即大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既踈宕文待詔書特弘放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已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字正月廿五日

病

首倪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飄風此衰老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上

故然非病也然自知有深于病者無愁常不怡腦空若無所賴眠而不睡睡即見故所與游或其他荒瘡不堪之處此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也孝若為我卜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中不窺戶甫離席而仆矣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主之而崇者亦病也或曰不如勿卜即勿卜當必尔然則殆是衰老之故然也耶

籤錄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于利而

行多怨書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卿大夫有一于身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死生之籤錄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甚笑世之祈籤而索錄者

脩引

往聞弁山翁為人志墓多抽寓細小不掩其寔吏部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肖此太史公之胸懷本趣也某不揣俚崑山人物自謂不欺旦起拈一題必盥手焚香念某官某處士之靈寔式臨之然後敢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于志至生平交游所及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上

賸侍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一念稍欲據發閨房之秀以脩彤史力頗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叙列八人輒識之念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脩援引忝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為陰雨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日不禁雪飛雖甚積雪絲飛殆盡土不成膏尔尊念某在病贈以貂帽係某即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用之矣而十指如冰呼吸成凍寒矣哉衰矣哉憶昔

戊寅之冬可謂初寒飛霜沾樹冰凌憂々然謹云甘
露時其待試義興前川阻絕用肩輿躋躅行日不數
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傍有白鳥蠕々若矯翼者諦
視之則號水而啄膠矣命輿者鑿冰出之以為一笑
歸語先君州堂先君訝曰我墮地五十一年未嘗慣
此夜與弦公話其事輒紀之蓋倂仰之間四十五年
于茲矣

花朝

癸丑花朝某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

特峭與王元孚垂簾坐喑雲軒下談說甚歡坦老既

三

放衙酌比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
燒此未嘗肯其味者也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
家辦此坦老兵部壻也故常得之乃知北地故自有
麥燒耳夜微寒飲市沽三爵不異煮水書此元孚今
已矣故人風味自在昨歲繆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
京將築室而老焉已得懶暉種竹剪韭地矣故將訪
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耶云風清弄
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經信知此娃無所不先彼
能識者亦是當來香案吏

陸文娥

陸文娥爽氣踈韻故是飲中勝伴周旋竟日愈覺真
素即甚醉無潦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鬪局

求生錄

許約疎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其生而不得其治
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凡十有二人丹陽姜大

蘇花車堂集卷十四

四

泰士昌為之序載此老除夕縱囚事殊可人懷即宦
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于世無疑耳
約疎十三秋試文名籍便有光宗潛邸始通朝籍
之夢世之皇々者欲何為乎約疎名復萬曆丙辰進
李衷一

聞衷一已倦游自老其即蚤有譽于天下殊可喜衷
一名滿天地已落其實矣縱後得雋亦便不能盡酬
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王為鹿嘉莊作
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社卷頗似當

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氏警敏能識字工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諧聲辨衆無所不覆遂遊弇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從其說者無訾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勝憤也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為見衆口呶也噪之矣晚歲布衣履烏往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嘗不踞然涕也年深物化迄于今治喪者猶稱周禮

梅苑草堂集卷十四

十五

茗中

茗中董退周如通犀桃蠟無非奇外之尤覺珊瑚火齊為下茅止生如徑寸墨寶光茫不可睨視

顧叔來

暖茗裁菊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有之其小恙應爾即小恙自可不害何以故叔來樂

而不淫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衡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衢名禹功次雲衢禹錫次文衢禹範長公和而流次公詆而則季公嚴而不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貧獨行斷非今世人所及竟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左而意獨以今文自雄長公不好為應世之業落諸生間雅好吟咏純以詠語相高正如曼倩割肉帝前自然天放季公追躡騷雅不肯下人所如不合無非論詩考訂之故然世未有傳者偶檢家乘得所為壽先夫人八十詩一章學選而未至却不俗為再錄而存之或曰季公死塋殮不具其妹婿任汝楫稍經理之任亦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梅苑草堂集卷十四

十六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充意甚快也而茗中茅瑞璋適至殊可喜且備聞董純常安貧養晦不就秋試太守張石林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脩遠之致十年前直以一一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其

心好瑞璋稱有穎癖一茗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
紅旗下走耳馬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試又惜
王令則之試而不遇于時疊々不休穎豈有斯人也
哉純常名孝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孟夙
絕愛之携入徑山嘗自言吾于世無所不舍獨此石
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夙蓋得之錫
山張雨臺云龍章而金飾御前物也偶過于昭遠論
梅菴草堂集卷十四

主

墨及此昭遠云訪孟夙山中已見貺某笑曰咄々孟
夙舍至是耶歸臥草堂有一僧持此石從徑山來薄
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桂林公手澤惟公知之故以相
與萬曆戊午四月日記隨付石情藏之又二年倩以
疾告歸常熱悞其逸也今日得之笥中缺一角悅然
再記其事天啓元年秋九月

寫蘭

泰昌元初舟過青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畹數莖
既不值則與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葺某笑曰古白

在山何得葺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傳統
以奇香為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韵勝
已又自訟勿作是念不令白民大得志耶朝來就日
南窓檢得邵茂齊所作幽香圖十紙殊有風趣又得
先仲所藏周公瑕蘭譜一冊妙談蘭理恐為孫知微
水也且就古白問之

悵々

往在甕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降其志氣可食
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某在病倍加憫恤伯銓蕭散
梅菴草堂集卷十四

共

有奇趣志不忘功名所夕依々真有相親之意予每
愧之聚散何常再更秋試不售令人悵々

汪趙

新安汪令聞嘗為某鐫世界某稱其人靜而有常無
刻急浮偽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問倪甚悉累
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盡煩雲槐所計直嘗不給雲槐
揮刃不報更大寒暑無間人或怪之輒曰願為此君
力此殆不可曉也

周和仲

周和仲昂儻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不蓄應門必有詣
則倩一童子持刺并日為之既還衙門寂然南陽陶
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弗往見俛首隨諸
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稍以故人念諷之仲
弗應蓋其為人挺有氣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
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為佳既老蕭瑟仲輒語人
人何得不貧如元長政可無悔

萬綠樓

君淑既移居萬綠樓予往訪之頗得軒櫺踈豁之觀

樓花草堂集卷十四

五

與徐幸之嘯咏移時而去樓在烏夜村左故里人咸
度作背谷枕流薄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此念村上
四姓舍宇巋然獨盛氏無存者懷然久之徐幸之曰
君正不知村中燕子已飛入人家益復寂

全少府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樊孝介適少府在事禮以行之
至誠以將之殊可為孝介氣類之喜少府食不過一
飯庭宇蕭然兩蒼頭衣短後袴馬入署中竟半歲始
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少府金給人名廷訓

堵先生

堵先生恂上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為德不必令人
知可謂長者君章茹淡絕驚致有膽氣可作大使與
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齊芳為父詣闕季弘納履便行卒成大事可謂不
負興文今日之役遭延弗欲進予問故季弘曰但如
向者提一革蒙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樓花草堂集卷十四

五

僧白雲晚居景德寺不諳方脈但修合瘡藥賣之所
到城市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計輒市酒肉持歸遇
人即呼與飲不必其所與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
筵登殿角剗削若薛上下如飛既七十餘不倦生平
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剝落自婁東來
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懺施都付酒家取飲之
適及同舍無所悵惜天啓壬戌初夏忽持辦香肅迎
韋馱尊者已就隣僧飯食無異曩時行者呼雲晚食
取帶下錢索飲未醉又更起為謀已撲被而寢質明

視之吉祥逝矣大業經教無非為臨命終時二雲所
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謂直心是道場者耶蘇繹
長齋繡佛前醉中佳士愛述神讀者輒失笑索解人
政不可得

孫家郎

孫數年十八病且先白其父玄錫曰侍兒周且娠生
子耶吾子也玄錫泣領之及期生于培又一年而玄
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付妻王氏撫為孫而婦
周女王氏撫培有恩勞長育教訓無所不極提攜周

孫家郎

二

氏女新然為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數之告父周之生
子王之存孫皆天也何也數十八歲童子耳是非通
曉大義亦烏知嗣胤之重向父養其所私務存不絕
之綫以有培耶即周氏舉培時年甫十七不有王夫
人堅忍強自衛寧無瑣尾小言幾令培童而習之為
孫氏小家相乎或曰蓋孫之先東莊公與玄錫父南
京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莊富好行其德嘗為
吾鄉代逋賦金萬雅為邑侯王應璧所嗟異經歷既
貴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誠其家人輒曰其

下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此
二事不足以逆天休能使數日必言之而王夫人
必存之乎天啓癸亥長至日予見培于南城里第舉
止有則如成人一姬一蒼頭屏息候俟予雅重之是
夜為海上顧繩所義與培心瞻江都蕭毅心言其事
共相嗟嘆謂孫家郎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
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王有小積將為培聘名
家女會隣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為繼者遂鬱死
傷哉嗟乎予每聞王氏諱孫狀幾古賢母矣提兩歲
孤脫釧易穀以長以教又能卒塋玄錫夫婦墓庶祖
姑凡五櫬楚上如禮家象之自食其力者畢會操作
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寄一綫于
王夫人存孫藏櫬丁以不及培之成立而死此其際
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發迄于今家老夢身實與有
力焉

衡橋

衡橋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涼盡矣乃不知正以香
脆為佳吾每試衡之良者體圓色細潤觸手便解無

粘滯切有聲如魚吹如微風墜輕雪如裂一尺綃
煙沫濺射如霧著人指掌間多作方于魯青麟隨墨
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今歲橋通不佳
衢品更不可得將除孝若為置百十枚籠置牀頭夢
回瘡已速令相對割嗽都不狼藉

曹宣

今日識曹稚甫玉泉院科既裸袒手持酒鐺揚而
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為生也亟就之不淺可踪跡
矣予謂太古此人必成令器古因出其所臨地獄變
相示予莊嚴肖物都不減閻李近聞其追覓周萊洲
事甚奇自說暗中摸索可不失人稚甫名宣

楊卷阿先生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者時卷阿先生
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胡召生語之故曰即公明事理
違于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人何為者得毋為敵人
開禍情叵測乎不然何起伏擒刺間彼直而君却寥
寥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卒直之說者噴稱先生
法吏法吏云知先生真循吏公生明者也先生

署崑多善政有深德于民予不能悉紀憶昔亡兒桐
以童子科應試先生拔其第一為博士某抑兩名先
生終不然之後以誑誤遷秩王府瀕行語人曰吾故
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進然終不知桐之為
元長即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紀之先生名鳳翥號卷
阿

秋圃晨機圖

錫山張復為澄江徐弘祖振之作秋圃晨機圖以奉
母王夫人夫人早寡憐振之有奇骨聰遊五穀每歲
旦長跪請期夫人輒與之期及期乃還多秋藤樓上
機杼聲札達四壁毋慰勞振之輒呼振之子卯君
誦所課章句相視愉也如也今年春振之持凌石圖
見臚子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願吾念之昔司馬
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鱗薛仲貽之徒其遊亦何
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肉骨可以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而君勢慈母之所愛萬里如期不憂老母耶振
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年土夫人八十振之不復
請行母獨心憐振之治軟輿率振之盡遊善卷銅棺

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王夫人寢疾卒嗟乎古今稱母子慈孝者多矣勤織課孫為其子理向平之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自有載籍而有母子如夫人能幾子耶正賴振之露吾視書以問之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不必佳何則矜名者不肯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僞先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著人手辨別辨矣先生嘗自為之不免白水之謂何居今日試

蘇花草堂集

卷十四

七

堵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相發而味不全民窮財盡巧偽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

甲子春三日

血脫

萬曆戊午六月初七日汀州翁在王岸先司訓許子往候之留半日乃別賀元朗拉汀州飲石丈齋子偕往既到則腸血下注不可忍胸腹間都作滯悶痛亟辭汀州馳歸草堂血濡縷滿地乃著禪機問嘔有聲元朗使人來報舟陽王礪恒適至君無恐頃之礪

恒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貝母一兩令細研為末分作十劑寘盆中立紙之酒少許咽下三紙而注者減色昏黑又三紙之息矣後七日納涼容安軒下忽鼈如瘡其明日寒熱怒發九日夜就地而寢都不省人事元朗持予泣又十日而愈自後血不復脫壬戌冬注如初而勢差減其明日寒熱亦如戊午而甚予心大恐又明日強起迎黃州樊伯慎語竟日反覺小損不五日愈今歲三月念七日展仲女墓而哀血復下注連十日不止腫發左脾刺痛不可堪凡五日乃潰意思輕脫有賽社者號觀之據牀欲就坐跌矣方顛跌時意甚旁皇念老人不得有此而又避左腫乃傷右脇傷時不甚覺楚有徐季白者進膏并藥酒一罈敷而飲之既十日楚甚不可席展轉如山如錐刺強而席有聲泊泊然達于腹及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弘濟曰君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孝仍曰且非獨于此驟跌必驚其神子皆顧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泊泊聲稍上乃達于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

蘇花草堂集

卷十四

七

而幾何有傷逆行違于背者耶璧云一句可了火是已既玄級索沉香磨酒飲之不三日咸瑞陽次日與桐言其狀姑記之始知予十年三脫猶須慚愧病來遲矣今年脫後重以跌撲其不可忍應耳然是年進非閑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虛他年脫時驚疑或不能言勿輕用劑

甲子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正統九年再甲子弘治十七年又甲子嘉靖四十三年又甲子至天啓四年凡五甲

續草堂集卷十四

七

子知先輩以甲子領鄉薦者自王遜始登十八年乙未開科榜進士次項璵乙丑進士王汝霖戊辰進士陳奕朱旻凡四人次魏校乙丑進士張申甫丙德戊辰進士周愚戊辰進士秦雷呂繪陸表徐申徐樊徐小年李維楨王懌九十一人次方範萬曆甲戌進士前後鄉薦共一十有七人今年甲子絕無一人八子孫與秋試者獨侍御遜之八世孫榮一人八子耳二百四十年之間寥落殆盡而榮以眇孤依寡母顧讀書不輟能慰其祖濟南公于人世之外嗟乎

以其人則賢矣以其世故之則亡亦六感之事為之三嘆

住心

孟風誠性高遠不樂塵鞅敝屣一官決然捨去斯近來絕特之行矣乃其不忘病子身教於余尤是安心息念之本蓋王氏自西御史開基歷石門祭酒王臨安德安奕葉有集大雅不群而其子欽補衡之性犯米顛之癖從青蓮浣花輞川襄陽之陽艷輒頌猶如瞿曇斯亦難為孟風矣孤孫榮八歲喪父

續草堂集卷十四

七

便能狀述先事累牘連篇王氏青衿應在此子就使釋迦出世亦必獎成近列青衿已登前路孟風可以高枕無憂矣李長者語人你要住境我勸你住心入室聖人不踐成跡如此獨其留心像教未免與世相關致于唇舌某不解神尚從孟風商之

故疾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諱公澤由童子科擢第自長州丞辟宰崑山見祀名宦驛署剝宇至今多載公名仕而致之也某但云以文學飾吏事云

政肅敏留意學校嘗修玉峰志官至中奉大夫頗意
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永嘉訪其
墳墓于孫悝七父之偶閱漢陽李愚公東甌條議錄
內一款看得永嘉先賢項喬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大
叅茹古含今經文緯武標風猷于中外垂型範于簪
纓七典藩封丕著茂烈戒書競楚王之危禍日揭霜
嚴方畧創峒蠻之逆謀神出電入且明德遠播而達
人世濟公澤公悅宋代瞻畏壘之崇項任項旻先朝
褒循良之德景行道業濬發淵源著作昭垂名流競
梅范草堂集卷十四

范

誦風微不泯實紀具陳萬曆二十六年前任學道伍
俯念名儒特錄一孫奉祀冠裳零替令典久缺查得
童生項君挺委係項喬嫡長曾孫相應例請仰乞
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夕更長燭明遂欲忘寐命
安淳盡書其說兼題書愚公能令千載上死人重開
生面如此舉動即五年理既僅受一博士銜以去何
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日

濂溪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軍移家廬山蓮花峯

下前有溪合于潞江自號濂溪蓋取營道所居故有
濂溪云許參如言嘗見公像于太倉周氏溫茂寧粹
可以想見其為人今丹徒劉氏所刻周元公集亦有
小像冠其首故不知于周氏所藏何如然雍七氣象
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按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
五里自廬山西北流合龍開河入江去城南一十三
里為元公墓今潤州亦有濂溪祠在城南鶴林寺之
西或曰公嘗從其舅官京口故京口人祠之萬曆壬
午癸未間汶上龐公時雍令丹徒重建祠鴻鶴山下
予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嘗任公為分寧主簿
楊用修升鉛錄載公與費令淋山詩云是處塵勞皆
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即此二語是可不開而知其
為人亦不必按像而後知其貌之溫茂寧粹矣曰與
費令淋山豈其簿分寧時作耶用修云由泉之語有
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崑山間均是瑯琊之裔某小時
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也勝國時

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選為崑山州學政是為余州族始祖侄安貞亦自安陽來知崑山州是為京兆族始祖復幾傳兩族各贅太倉趙辛一家侄長而叔次長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句容趙姬性視之走死句容趙氏族與長壻閔次贅者亦從史其間因之為利兩壻大閔久之各別族于瑯琊其後京兆祖潛山公布政江右質庵公時為江西巡撫語次因復合宗古之人歟夫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倬潛山名秩京兆名執禮

臍腑習氣

劉思諧好服人參乃不減顏升伯而二公碩膚魁貌至老不衰不可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克多人參畧與繆慕堦等而二公名滿江南活人無算不可謂非用參效也至于予獨不然食參則吐求劑于名家則神速不如他人豈富厚貧窶之臍腑各有習氣而神聖工巧之心手皆時者主之耶諺云醫不療貧其時乃名莫有此理否

西空例

朱方黠自蓮子峯還述西空例云要將這個度日子去看峯頭當喫茶病居士開之笑曰此老生計大善只有進氣更無出氣

耿御史

太倉州庠生周一楨崑山人也坦直無他腸不幸常見疑于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廖疑周所為私整之矣迨廖行學黜吏過周于尊經閣下白廖縛之周不屈廖乘醉掠無數竟一夕痛死崑庠張允中李春芳等冤訴當道時耿御史判牘云州自有人故應理直于崑則為鄉鄰之關何須披髮廖以城旦去而奪張李兩人諸生耿俊德南臺張始得復而李不逮矣說者謂鄉隣之喻于法甚確蓋前輩之惡要挾重法紀如此今亡已夫耿名定向世科天臺先生

楊梅

楊梅赤體甘液易嗽南方之果罕儂之者去歲六月一日若致楊梅甚圓美予嗽不下二十許枚自誇為健恐向後遂不為例今日有餉此物者嗽都不減量

時予自四月朔罹大痛齒用大損物莫能着都舍明
下咽而于楊梅不然豈性之獨嗜哉牙固不得作主
乎李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壻王內翰家食訖則必
召讓其家之給事者家給事為增值取之不稱旨乃
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值較給事者所增值三倍矣歐
陽永叔言物嘗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蘇子
瞻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是也可為撫掌一
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嗽恐亦不
得如居東坡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挈其最園美
者望如王內翰家走耳朝來汗出如乘無為于室聊
書此當渴時說梅也

一柳生

詣天發觀柳生作伎供頓清饌折旋婉便可稱一時
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
心石腸看到此輒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
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
伯龍宛沈白他徙崑腔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
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吳江姬上江蔡姬而後寥々矣

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
愁絕任傳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傳川行年八十忽
作此言索解人政不易得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煩紆
與民更始乃不知青藍碍人而一時譁張者昂之卑
之正賴天性明斷如棄激發當時論者謂侯不必爾
由今觀之崑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書識時之素矣
侯掛冠日忽過堂情詞慷慨慰問周至一似相視
莫逆者然如此癖好知侯之不能久處崑也他年詩
文之業尚拭目觀之

聞人提學

邑諸生金某數往來新洋江口有驚鳧者放船中流
縱鳧江上手持一冊行誦不輟金往問之曰是何院
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就與語雜問之
無所忘失更時有擬議金自謂弗如執手鄭重而別
後十年其人入為御史視學南中則紹興聞人先生
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惡紫之奪朱也等日金義稍

涸微入恐其亂朱語友輩為金危之既放試金名籍
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提議綱目時耶若義頌
涸徒以造次之會畧識梗概然若且老休矣金陳服
久之謝去其諸生金一子號咸溪以小兒醫特聞于
世

韵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為山窓絕壁摩雲挿天故云
此所謂貪天工為已私也為谷語我軒有僧字韵雪
雪加韵猶之手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細秀就律討
義此則詩家之大難今世所絕少果然則窓間陟壁
猶是他山之石也方求其稿觀之

王微

顧子貽還自虎林械一簞一集相貽則修微所著閒
草與手書抱疴詩也修微名滿江左秀出仙班乃知
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茹者耶讀董侍郎鄒憲
使眉公及夏令則諸序志令人喋口不復措一詞獨
聞西安公造修微眎以集修微嘆雅道既興騷宗未
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寄懷宛以詩

甚多夫宛叔何為者而與修微生同時居同室神情
同抱焉如此哉知修微在鄧尉不欲往應憐我索莫
至此

白民題壁

楞伽山石佛寺有白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偈讀之
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臥白石軒下遂不成寐因憶
東坡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
人益豪傑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斬截顧念胸中有一
分拖帶瞻前顧後者皆歇不得者也然快活受用如
白民吾見亦罕矣遂命守淳書其事豈惟吾老自棄
即獎也兩孫子不及朱子收耳偈云立春日放生石
湖水正新魚魚波浪濶安度有觀音偕來共放生者
三峯蘊空玄旭白與戒堂恒西小孫子收也為天啓
丁卯春一日西空朱鷺識時年七十有四崇禎元年
十月初六日元長記

登鹿城

由土山西折登鹿城固有小徑松篁高密茅屋數間
巖綴其左耕者雜居之雪朝月夜多與龔季私朱方

雖游衍其間仰睇雲影一往而逝徑狹不復可踪跡
故嘗以一歲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削稍
聲草煙蓬上過人低回慨然殊有林谷之氣

王孝先

予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嚴親見背泣
血損明喘上且先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療之予性不
能食參遇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輒不止此劑用至
三錢當時以為神效戊辰冬守淳惠三瘡脫上一月
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
矣必兼用參附乃可小減予瞿然縮舌不敢應孝先

卷十四

七

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瘡粗損六七明
年已已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性溫室好服
參以為臟腑習氣由是觀之顧其用之者何如耳孝
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尤著張宗曉曰
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本
臟腑通變血脉自謂吾家而父猶有讀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此二

項良友寢寐求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上而更不
能得之談玄者私心快上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
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矜不伐可謂彼家良士經理洞
天衣鶻食糲曾不肯持短疏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
玉泉一院之需吾友其人十年矣喜怒不形其顏倉
猝不損其操其徒有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士
玄理朝徹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聊
識其壁

堯封二僧

卷十四

六

堯封僧文惠正念子族弟也已巳春日尋周旭初小
閣飲堯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還自堯封惠以見餉且
有故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為張氏子往叅湛公龍
洞時方結園覺社顧荀洲以露船庵疏見屬為序近
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一往飽
啜泉水十斛以其餘為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可
乎旭初笑曰如是願為助法期以今秋九月不知必
遂否

吾社

讀履仲台行紀陡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數
春生次第此吾社之兩奇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快
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月夜記

海虞興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周廣
可十丈許長條駢羅如織每月落紅成陣至隆冬寸
雪鮮麗奪目卉中奇觀也僧能誦云相傳是趙宋間
物春夏花繁密于秋冬輒有虫蝕之幾半故所得花
正與秋冬等予不識花木事意此品必隸蕃薇并月
夜記

海虞興福寺

卷十四

苑

為季而花特繁多歷年所如此殆是艷雅婦人老于
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晚其根株不甚蟠
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々有芬芳氣將地僻山深
去人漸遠自為一籬落獨與生々之氣相舒瀟者乎
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尺五間嫣然欲滴書此

害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餽粥已
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毒乃出平生所積俸羨
可萬金顧佐公帑之不給吏告帑金不縮亦無公事

須助官乃請令穴廢院而害之題石版云還之造物
既百年害如故萬曆辛酉奢酋亂劫掠公私物殆
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炭々不守有知其事者白
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義直貫千古無論即其時宦
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廉吏廉夫矣日來掩耳不欲
聞顧相國害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盛德事也然必其存之可久焉不然而因之以
為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也心術未壞也昔聞
海虞興福寺左荒塚蕭然令造之間何不券東溪曰

海虞興福寺

卷十四

平

券自可吾觀其子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令
拱手曰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此古人之義也然不
知東溪宅至于今斯塚尚在否近有悍僕幾盜葬劉
侍郎之墓賴陳子欽存之許聽庵美之以詩中有忍
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省聽庵訝然曰
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遷令昌化今盜葬侍
即墓者即欲存昌化墓者之僕吾不能忍憤々之性
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志象山墓且曰

予將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灯單一記後不
果刻已見此友就塚規松崗多蓄鶴鹿其上予心不
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娛樂徒點綴耳目耶由今
觀之夫其存之以為名而終去之乎南門孫別駕宅有
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恐家人之發也懼之
以神道多積瓦石護之終別駕之世至于其子不能
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江上徐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梅花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四二

堂記獲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過又風厲不得泊
兩年隔載覺振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意思惆悵倍從
曩時其述東閣黃翰林道周事使人神聳玉堂金馬
之客自閩巖岫讀書味道不復與世相關猶是男
行徑獨其魚軒沉寂欲令東漢王霸婦不免
光矣奇哉振之語我倘肯惜君家庭貽兄
暫過澄江當為君盡航海遊榆林事姑俟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梅花草堂筆談十四卷二談六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明張大復撰大復字元長崑山人是編為其梅花
草堂集中之一種據江南通志文苑傳乃其喪明
以後追憶而作也所記皆同社酬答之語間及鄉
里瑣事辭意纖佻無關考証第十三卷中有論孟
解十二條以釋家語詮解聖經殊屬支離二談輕
佻尤甚如云水滸傳何所不有却無破老一事
男破老逸
周書之文非闕缺陷恰是酒肉漢本色如此以此
益知作者之妙是何言歟

聞雁齋筆談六卷

〔明〕張大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顧孟兆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聞雁齋筆

談六卷》提要

聞雁齋筆談叙

六經之支流餘商教而為九家
自稱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
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
盛於唐、科額歲一舉行才子
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
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
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忽
吊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
不然家居退閒注、能稱說朝
家故實及交游名賢之言行而
藉記之有國史編而野史獨詳

若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此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改得各國舊籍降王諸臣或懷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以時採片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

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藝史獨註惟楊用脩王元義說部常為宏肆驟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宗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以得吾友張元長中鴈齋常讀其流便尔雅似子瞻而物情必

理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拘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介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卷有九

家而已哉

友弟陳繼儒撰

歸昌世書

病居士筆談小引

病居士者何吾友張伯子元長甫也筆談者何元長胸次間有二酉藏齒牙間有三峽水津、稱說今古不厭從耳根入從舌根出單語蒸烟霧片牘生風雷任意而談任

意而筆即元長不知其然而冥不得不然也吾觀元長氏家徒立壁而坐客常盈堂窮巷敝扉而車轍馬跡日踵戶外橐無留餘錢而緡錢綫入橐中尋復一擲去孝友至性俠烈生平頗不逾中人而氣雄凡

軍諾重千古元長奇人哉其人奇故橫筆吞吐語、類奇至黨奇男子元長外當不能數、指屈惜乎奇男子之為病居士也有如曰此病居士之談也則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噫嘻濁世庸、難與莊語南華氏蓋言之

矣

萬曆乙巳秋七月既望穀元道人沈應奎書于玉峰獨石齋中



聞雁齋筆談卷之一

字中丞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飲泉水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
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瑟
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
競扁其戶而以甕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
之饒口記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

筆談卷一

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禿翁
赫書維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着屐
燒燈品泉於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
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冰月當軒殘雪在地余與
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二鼓聞無人
聲孤雁嘹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余謂紹

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
雪中冰凝履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琢而
行聞人鼻鼾笑之為蠶夜來聽窓外折竹聲亦
嘗命奴子啓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
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臥

看陳白陽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
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

筆談卷一

叫奇特余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
矣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
不能一余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
如古人也兩人亦莫能對余曰今日但見白陽
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
知其平日經絕鍾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阜
溪壑一全具於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施却影
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

處具諸生蘊所謂死枯骸上活眼再開者也。今人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又何怪哉。

章田鐫麻姑仙壇事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遊益邸時。華亭季鷹守建昌麻姑壇碑。極久為庫吏所跌。召田新之。既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

筆談 卷一

三

佑我。詰旦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一小藥瓶。腰下田懇焉。僧曰。可瘥也。取藥敷之。應手暫然。既去。田問寓何所。曰。暫住從姑山。斗母廟有郭良璧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絕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言。然嘗為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於王孺家。療眼之說。當不虛耳。

容城屠者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適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旦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者不復見。至為諸城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去。公贈之廿金。并絹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鏹。豈為黃金。未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金。而以與

筆談 卷一

四

某也。辭不受。持一緇去。後公被逮時。每秋。獻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即君曰。不在。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黨。築事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奇矣。昔文丞相之友張千載。詣相。因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迨其末也。置囊并積。函丞相骨。以歸。

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人之儔歟然而
翁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谿王海齋
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恨不
請其姓名云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喊沸不可止雷鳴水底
砰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
閃閃如列炬郊行來着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

筆談

卷一

五

雲垂垂欲墮大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
入坎大叫如偃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
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
輒明旋即昏暗如人盛怒狂走氣盡愈舒稍稍
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
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與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競觀以鋪張美

麗為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往往多方
蹄召妓女樂工聲歌雜遝結束鮮麗然黠胥亦
有蚤緣為奸利者今歲迎春貳尹及廣文先生
頗從吏樊父父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也有
道之士辭氣自別

清和月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天池之佳者連啜數壺坐重
樓上望西山爽氣窓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

筆談

卷一

六

通明時浮黃暈燒笋午食拋卷暫臥便與王摩
詰蘇子瞻對面縱談或被流鶯驚破野香時度
鼻孔間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麥翻
浪亟取散裘着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欲用故事輒虛之往咨劉貢
父商確停妥然後補入貢父嘗曰好箇歐九只
是不曾讀書耳張安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訝曰

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謂子瞻曰此老不知世固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處往往如是世人聞何不食肉糜便笑為癡語不知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張文芝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咒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之以為文芝自為之也萬曆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

筆談卷一

告人者余時方披青衿急急如世人指以其情問乩乩判云急亦來乎某答曰不來又判云急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為真仙人語也今日偶出所作古文示趙綸叔綸叔頗稱之且曰誰謂兄年來多病為不幸哉脫幸不病必披青衿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日之病棄去舉子業知兄故不當為舉子也余因憶降乩語書於蘇齋雨窓下

食笋

凍笋出土中未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笋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滴也出胎稚子便解觸忌手書此一笑

沈先生格鬪牛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驟道遇橋輒挾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予不敢信先生笑

筆談卷一

曰有之然非牯牛也

謎

以布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冤結見性自分明用禪語作謎頗自天然又臂鷹者怨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着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為這脚做來着做了脚不着

着了脚不著亦可發一嘆也

雲臺沈先生事

沈元澄既死未葬其母卒余與薛君淑訂元倩周叔明張時可唁焉敗幃瓦燈苦無胤嗣其婦哭聲酸楚僮僕見人皆含淚相視余輩亦潸然泣下歸以告陳先生懷龍歎歎久之懷龍曰元澄之尊人雲臺先生故古人也嘗館於蘇之貳守任公任故名臣冰蘖自勵偶來署縣聞先生

筆談卷一

之義而迨之一日從容謂先生曰吾北人不聞南方土風之厚所以修於先生者至薄矣倘有他事可直願請如教先生面頸皆赤以手拍案曰明府以某為何如人耶請辭決矣任亦愧謝汝南蘇時兩嘗為余言其鄉有張自立者家貧甚下帷苦吟絕不與公府事令素重之既解省令以一事應贖廿金者使居間為路貲張遲回不言令使人趣之謝曰某窶人也甫寸進而啗

手得廿金吾恐金盡則復思其得之易也竟不言嗟乎二公却非望以自防而後人競辭分內之與以賣潔後數十年天下無復有稱二公之高者矣

冤報

海上人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沈之吳淞江者其仇家得之訟之官而不自白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

筆談卷一

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跳而視之以足指伺死狗不意狗之驚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冤報也死僕化為蛇蛇不自靈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於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麗士女聞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

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余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為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綵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見魯許先生為之倡而里人

筆談卷一

上

杜谷塘金玉涵又飲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燎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啓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官人自歸清節者極惡之以為傷財糜事無過於此余謂清素可持身不可以御俗尚清素終是衰頹氣象雍雍博博大之世當不爾眾皆愕然

蘇齋紀興

卧聽啼鳥忽踈雨墮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卧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汛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倏布兩意垂垂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

筆談卷一

上

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祝語相示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因憶余年十七時就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為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看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余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道簡精麗凜凜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余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吾與君淑不及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

夢陳笠川先生

筆談 卷一

陳笠川先生少負才華老困場屋僅以貢途入太學選為儀封主簿嘗代人作捧日樓賦獻江陵張文忠公公一見嗟異將留詞垣為九品孔目官議既定矣會吏部唱名先生衣繡服偃蹇堂下持銓者抑之遂得簿儀封簿故主水利水部使者行縣重先生為語道使者及府貳曰陳簿故文人之傳不應責以小吏狀道府亦雅重之而先生動止倨傲上官多不能堪道使者嘗

筆談 卷一

謂先生某為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之於陞轉正如衆口鑠金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道長自愧其言之悖又啣其慙而是時主縣者為同鄉顧熙宇調護之不至大辱然竟罷歸歸居南陵州堂日與賓朋談說經史尤詳宋人言行每更端輒旁引數十典故疊疊百千言不休第談鋒不甚適警識者少之然其該博強識近世未數數也夜臥州堂中群盜劫之先生以被蒙其首徐曰某所有金姑持去慎勿恐我已而盜牽其被先生笑曰老人豈可無被哉汝亟去否且追者至矣盜亦大笑而出先生既死數年辛丑四月初七日夜夢先生北向坐窓下手錄歐陽公叢翠亭記若有塗竄者余意古人文字不宜竄先生笑曰且將作之非竄也追念前輩風味不可復見而兩甚不成寐輒記其大畧云

喉痺問許仲嘉

喉痛已解未大抵相火衝逆多成喉痺俗謂之喉閉又謂之乳蛾病一而名異也經云一句可了火是也似於此証尤切然不可驟服寒涼之藥而正治之須以熱行寒乃不為熱病扞格耳乞與明者商之然又有懸門暴腫閉塞喉嚨亦如喉閉但懸壅在上腭與喉門自別謹述所聞為病中一助想既脫然不如飲甘啖美為得策

筆談卷一

五

也一笑相火醫謂之龍火古人取喻之當如此

學安閑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着形骯骯如裂痰壅嘔逆烟生舌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之幾千遍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德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搥不

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亂撒從今發願誓學安閑且求自度

欽李情深

長蘅好外淚濕張筌曰舍余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內愁饒馮伴曰舍余無能好馮郎者異哉兩人自謂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又更相笑也此所謂我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遘者耶而世共痴之而癖之此繁風捕影之流

筆談卷一

六

豈足語於道哉讀窈窕閑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退之不譽墓

劉又持退之金去曰此譽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譽墓得金何異乞兒獻天堂之福利以希半菽乎有力男子定不如是且非獨於此也文不徵實行之不遠子瞻不肯為人誌墓殆是意耶然古今墓誌絕未有勝退之者使退

之誠譽夫且不肖其人烏能及遠哉劉又意在得金故云爾然譽墓一言非又故不能道吳中人喜壽好為辭侈之其譽生有甚於墓者獨柰何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筆談卷一

偶書

太學三萬人○嗟枯吹生卒○召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黨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燈下思朱白民

萬曆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堂中○春初方食河

豚○白民頗謂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匕○屠膾衆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以食仲天○既王元直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庖人所及○而坡亦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書夢自警

筆談卷一

自六月十六日瘡後○寤輒姦姦多夢○奇鬼或觀音大士吉祥凶醜遞變迭更○省時不復一○然夢中未嘗不念彌陀也○初二日夜見數十棍徒○紮誣人命○一王者掬之○無弗証余者○已如世法蒸餾腥穢可怖○而大士或現鬼身○或現慈悲相○反覆力解辨余○非是余亦合掌念佛○而覺覺時口念不能定○又明日夢坐方丈中○喘喘欲死○身心輕安○似有得者○忽自念言○本來不掛一絲然

須着件簾布衣服可禮世尊一人亟取藍布袖裏者加余身上便起軟愛此時遂見兒女竊聽室外甯中亦便默默不能放下大悔驚覺今日讀蘇子瞻與參寥書云省事以來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吾損死數矣夢寐中時受導師悲憫而難化若此幾非人哉孟子曰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

筆談卷一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讀禪喜集

華亭徐長孺刻禪喜集八卷大都選居士所為佛菩薩阿羅漢贊頌銘志與浮屠人往來酬應之文及弄翰戲語等此不知禪意亦不知居士者一部蘇子瞻集段段禪喜誰處可選况又就其所為禪語者更加選耶道晦於分部文殘於去取可為觀書者之戒

詆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瓷內釀成碧綠青黃指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人作詆語意味自別

荔支

閩人林白海訓導崑山曾以新荔支見餉名小苑紅麻兒所謂殼薄瓤厚核如丁香云者王伯欽好奇品嘗求生荔支於廣中同年某其人以

筆談卷一

二十

蜜漬特遣急足致之分惠於景德寺大樹齋中肌肉真是瑩白然微有蜜韻白香山荔支質序云一日而色變二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矣然則余固未嘗見荔支也吳越之間所賣荔支多隔一年乃出販凡本年者即謂之新荔支其味甜厚亦自與隔年者迥絕生荔支已矣獨好誦蔡君謨所作荔支譜如云福州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裳

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又云陳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莢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冰精食之消如絳雪豈獨饒口流涎亦雙眼眩亂矣

葡萄

魏文帝示群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筆談卷一

廿

不銷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足者故帝賦荔支有西域葡萄之比說者謂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要非的論此殆不然天壤間果木之奇各自第一正不相掩如大宛之葡萄閩廣之荔支吳越之楊梅譬之元方兄弟豈容伯仲耶向寓長安過前門見葡萄一株紫實

累累亟告之舍主人覓而得之凡渴時常食百十枚喉吻欲仙信魏文之論不虛耳江南葡萄厚殼硬實蓋昔人所謂係水土之氣揔是西來種耳王孟夙嘗與家世長以意釀葡萄酒二日後發之大敗竟藏去其汁不復言余聞之笑曰大宛富人藏葡萄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豈其然耶孟夙掀髯絕倒

種菜

筆談卷一

廿

王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謂菜也嘗種菜一本於盆中有母雞穿露籬而食之如童笑曰禿子諱雞謂之鎖籬菜夫鎖籬者殆是害菜者耶士大夫之鮮能知味也其有鎖之心夫

沈生口鑄卮字

予閱妓多美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予胸者獨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出卮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蒲卿極稱王

幼昭之俠而不能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
生言諸少年治遊不遺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余
聞之輟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
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視已也奮其臂擊焉
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爲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
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聞之曰智矣哉是主僕

筆談卷一

世

之相盜也聞者不省張子曰果然盜至而窺之
奮臂而擊之噤其口而詐之世未有不智之者
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
也

殺

殺物以療病不若金物以療之之善也昔子舅
氏之病疹也外大父將求鶴卵而療焉既得之
矣鶴且逐卵而仆於地大父傷之曰有死子而

求生之有生卵而必殺之何見之舛也遂捨之
夜半疹愈夫使食卵而愈未有不以爲卵驗矣
鶴有其卵而子得生亦非鶴之能生之也然而
生非卵驗也因是可以解世人之惑余常病悸
有醫者教之食鼈曰食鼈則血滋血滋則悸去
從之暮月而悸自如也一夕夢群鼈來啖余自
顛以及於臂膚無完者覺而心怦怦焉悸乃益
甚嗟乎固有以殺而病甚者矣

筆談卷一

世

後母

余既書捨卵事而舅氏爲余言曰其後又有異
焉方鶴之逐卵既還之巢也卵殼且離矣會雁
者執其母以去鶴旦晚飼其雛輒昂首而鳴若
有思者有群鶴翼一雌者合焉於是兩鶴鳴立
巢上人視之則雛已仆地死矣故閔損曰母在
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非慮夫母也慮後之又有
母也故善言後母之必不慈者未有如閔損者

也并書之以畢其事

浪花

僧浪花江陵人嘗叅訪名山道過德州有編葦為庵而掩關其間者花與語大契留數日題其壁云自己已有閑閑不住如何鑽入鬼門閑遂別既二日矣而花自念吾行天下且遍未見斯人奈何不之呼偕行而輕別為因還訪之則掩關者行亦二日矣視其壁則有書二行曰如今跳出

筆談卷乙

七

鬼門去端然自在入靈山後又云弟子海印奉荅海上趙季隆為余話其事余笑曰誠如印解當不在浪花弟子列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欲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余言大都

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脩遠寢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看論語

癸卯夏與譚生元龍講稅貞節堂中僧有自婁東隸號巢雲解歌詩清慧可喜從余問論語大義已霽澄蘊虛至已定慧至虛沉默寡言笑遇有會心處輒復絕倒澄與人款曲然面有不及之色慧朴誠自持恂恂如也四人皆好學不厭

筆談卷乙

七

余于論語亦自覺微有發明命相忘之題曰標畧秀水馮先生嘗欲為余作叙刻而傳之于世余謝不敏今日舟渡婁水漫思前解未是消冰為冰也何時復與四人者商之

聞雁齋筆談卷之一

聞雁齋筆談卷之二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余謁山神憇狄
婁雲陟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
瓦石紛委窓枕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余
夢中所見也因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
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

筆談 卷二

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
丙子已二十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也
婁雲死亦三年矣

錄五十贈語

始哀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
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士琰孺和季思率吐珠
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其好世周詩云幽
徑蓬蒿滿逍遙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

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罷

意超然士琰云仲蔚閒居日清風滿敞廬故人

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閑史虞貧合有書

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嫌疎孺和云五十風塵鬢

色殘為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條健不盡

玄詔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唾壺

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季思云

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蹤繁

筆談 卷二

華裏十年負疴同韞匱非君比岐路四茫蒞顏

波逝靡靡燕雀帷幕間黃鵠舉千里擾擾競名

徒視我元長子

董家溝老人

黃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
月十五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覓小車行
二十里許至董家溝大兩如注亂落兩鬢下自
頸及於腰溝水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携至河

口得小舟渡焉始抵溝北溝上人竊竊睨予車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輩循溝而走兩望紫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頤廣顙衣裳楚楚亟延予輩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董家者也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謂其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余不能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出胡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

筆談 卷二

三

君不能飲此酒也則更出一甌置几上長跼而請曰客語我此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餉於是盡執而傾之壺中而手酌一大壺飲予又酌二壺飲兩生予曰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為君盡一壺盡一壺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壺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與走溝上溝上龜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火焚之老人曰火

後得雨則葦怒生余憫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然久之曰余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屋廬田舍為魚鰲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謂落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一更者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幸河流暫息吾是以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旦暮小吏叫號於門輒負耒而築築已而鑿而河中槌鼓官船踵接予又腰纜而

筆談 卷二

四

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者又必曰董家董家黠隸賁緣為奸呼鷄逐犬傾瓶洗墨不啻行劫矣而余不忍溝之不董姓也夫是以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濱河之民而不遭水患豈有是也哉且而不聞絳縣之老乎白首不知征役說者以為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幸亦明矣老人入予亦拍枕而卧嘆曰死名者耶忘其身而守溝姓雖然猶愈於

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遺若傳舍者

記濟上看月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
掛柳端萬里空碧與邃之徙倚紗牕下戒童子
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
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
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
如畫風氣如秋濃陰如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

筆談 卷二

五

如豹櫟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煙如縷
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決海立萬珠
噴薄幽語如鬼邃之故不善談爾時目開心豁
意思活活欲舞余謂邃之此景不應虛擲余自
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
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
州之日簷聲潺潺擁衾愁卧時聞鍾磬聲或曰
此碧霞宮香客也糜後之市上士女駢集余馬

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妖麗
每百十人為一聚持幡捧鑪鳴金擊柝以萬萬
計而道旁巫師佛媼乞兒歌郎啞女孿子獻天
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蝟起多於黃
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風毛雨
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為我也因
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
嚼耳書館清閒嘗令邃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孟

筆談 卷二

六

絕不果

煎茶

童子鼻鼾故與茶聲相宜水沸聲喧致有松風
之嘆夢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踏蹬舟中
書

病瘡

水國多瘡往往遇符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
佛應亦如響白面鰥生心知其不然窘或用之

輒亦不効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書生
乎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旁
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
此寧不然及其沾一災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
不信之說豈有莫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
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峯和尚嘗造麵以
食大衆大行菩薩下之撥獅子座逃香積而行
中峰取麵板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

筆談 卷二

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
火不焦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
日僵臥齋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
老且倦即書亦不工盍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
我而神情正旺於君何如有乞書者輒又云當
吾世而有錢叔實安以我為人謂二公之名起

於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吾
鄉某某皆藉弇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往
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絕無一字然弇
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覷
否則惟默識有力中阿舍經云尊者阿那律陀
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

筆談 卷二

歸坐禪至於晡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
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
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栖
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誠哉言乎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凡頗解琴理能寫山水
竹石余嘗以扇請之為書澹雲疎樹而置一艸
堂其下頗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

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亡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思之惘然旦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硃文艸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拙

常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卒成良劍利匕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縷文蠅字輕若羽毛蓋陸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

筆談 卷二

九

而憐馬世人拙於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眎予今日招而酒之而王世周僧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李季鷹沈衛安在坐吹簫度曲雜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慕居士而來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子衆客歡笑樂甚余亦竟醉

戒

字無意文無筆女無態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也張旭之治草書也七情六慾天地事物之變一寓於書故曰草聖蘇子瞻聖於文然其得意之作多得之飲酒談笑之間故其叙南行集曰非能為之為工不能不為之為工也比子瞻自寫其影也李夫人不見漢武帝轉嚮歎歎故帝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淮陰侯倪首跨下如狐兔見獵人迹影俱滅人

筆談 卷二

十

不識其雄氣者故曰忍而至此故曰多多益辦其用一也章七日暮蘭亭舊本自然不佳揚子以玄擬易可必後世人不好梁冀之妻折腰踴步當世不數其淫賈誼遠才也不能忍涕於漢文之世祇自蹄年少耳鬱死長沙何怪故曰臨摹賊意補湊賊筆結束賊態童心賊殺嗚呼此天下之大戒也

機

萬里從來之龍脉渡嶺涉澗迂迴旋折更數十
百轉而結為穴不啻針芥然相地者應其處而
空之令謝世之死骨聚沙成鱗烝氣成甲斯亦
天下之大奇已為肘後之說者曰沙水可按也
郢人之斤如風削人鼻豈恰盡而不傷此其質
能也非其質而斲焉不割必餘舞百尺之竿者
置兩足竿頭上手提甕菴而顛之足左右易幾
百變而色不動觀者驚相告也然使竿之外加

足焉械者不能也故夫置虛空之足揮無質之
斤古及今未數數也韓信寄食淮上曾無一卷
之書十人之聚一旦登漢祖將壇驅市人萬萬
而用之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哉信而後晉司
馬師其庶乎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一朝
而集莫能知其所自来也

分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刻不交一

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膠之天臺入
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為宰相
雖然為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
幻形焉斯二人者無言而相斷以神如交左券
是字內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螫於江陵之手
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陵既為相不及
膠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持千金之璧而之
市者予之九百則怒予之千餘亦怒必予之千

而後市者無言市之者不復言也當其分而已
矣

古

天下無世而非古也日旭月朗水流花開有以
異乎否也無人而非古也眼橫鼻豎首銳足方
有以異乎否也無物而非古也商之盤周之刀
秦之碑漢之鼎唐宋之書畫宣德之窑有以異
乎否也無事而非古也堯禪禹繼湯伐秦爭劉

頑項怒以至范蠡之逃張良之去劇孟之俠司馬相如之賦曹操之猾王衍之白嵇康之懶李白之詩陸龜蒙之怪蘇軾之文米芾之顛石曼卿之飲李載贄之禪胡友信之舉子業各赴其時各騁其致有以異乎否也然則古何以貴解者曰夫古何貴古者所以識其既往以別于未死之人如人之既死則曰已作古人之古也又如年之高者稱之曰尊曰長曰老曰翁是也世

筆談 卷二

十三

人不解古意譚古則驚譚今則笑亦見其惑之甚矣噫不減古今之號不破好古之習而能新天下者未之有也

今

天下未始有今也一言出口則已過未出則未來也戒途者曰將至某處既至則曰已過某處矣此何以然也天下固未始有住也天地不住之氣也日月不住之兩丸也河山不住之積聚

人物不住之傀儡也心不住之幻影也天地住無四時日月住無晝夜山河住無盈竭消長人物住無死生心住無前塵後念種種云為則世道之死久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位欲行不欲止也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貴思不貴止也金剛經曰見在心不可得見則已有在則有所此過去未來涉歷之閑而不離不即之名也故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今字之証

筆談 卷二

十四

據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又曰其毀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此今字之註脚也大抵聖人制字多虛活圓流權其異同之形似而稍為之分別對待令人可想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據後之曲學外道必皆強為之說如體用寂感形神性命之類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樊王事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
君德旌者吾位正不相妨也孺和囑主行者默
遣人携以歸余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
不得宜默携以歸此舉固恰恰中節也人生宇
內豈獨惡不可縱為即善亦不可顯為至於年
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
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
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筆談 卷二

十五

高峯上林法

高峰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林別了襪和
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余年來
頗學上林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前有姬誦
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卧一醉人鼻
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林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殊寫

藻行其旁蓋裱竹紙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
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余所見殆倣
是也夫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
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
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
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
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
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余曰君倣此甚

筆談 卷二

十六

善但侯君家童子持來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余
答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貺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隆以織造父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
建的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
公堤相映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
故不可廢非特閭閻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
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

遶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盡出其美餘開渠汎河為城中永永無窮之利竟為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琰從西湖歸為余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進集翠裘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狀孫立訪織者主名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世稱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

筆談卷二

七

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詐謂今世無呂彊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救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驟張不可捕縛之狀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

和緩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景

王摩詰云北涉玄灊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溪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

筆談卷二

六

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淒清真文中畫也余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大怯風露不復窺戶者久矣讀二公語默然欲涕

世廟罷鎮

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恣橫可畏世廟即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驥相君臣相得歡甚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

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父之明日竟罷鎮曰
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
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於道武康太守
吳保秀為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
清明日偶見科臣敕保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讀史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字為句則
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

筆談卷三

十九

不可為不義屈舊以南八為句不若南八男兒
為句乃有味也夏白庵亦云

夢

汝寧蘇霜岩從其父司訓公議居崑五年與余
輩遊甚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
音問時至嘗寄余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
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
霜岩來訪神情如昨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

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
絕云佛印燒猪待子瞻子瞻猶伴曉雲眠醒時
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
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逆
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辯辭虛論高議
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

筆談卷二

二十

謹勿寵雕巧素朴兩者皆害而素朴之傳至於
不可逆况可寵耶然則偽與姦盖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筆者以其說告
同舍生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祕之弗
出其業以相眎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
亟呼曰以為若德遂用之為是場禮經之冠後
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曰吾故誦

其魁卷以為一時之治高唐生學者莫喻之也
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取
之遂登第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害者之魁
而害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
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憤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
真人坐牀辨上將及余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

筆談

卷二

三

忍矣心怛怛久之騷熱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
而僧性仁遺我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答云近
者恭禮雲臺雲臺三官真人道場也知君脚痛
私為祝之亟問以何日往恭答云正月人日聞
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頂
上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橘

橘之品出衢福二地者上衢以味勝福以色香

勝衢朱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
也福產稍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
迎承不暇洞庭有張生者嘗貺予角柑四顆甘
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逍遙者耳世
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讀王昌傳

顧朗仲叙兩生十義云居常妄想恨不見臚起
關兵賁育闢力龍施闢辯張許闢法僞殷闢巧

筆談

卷上

三

秋杜闢奕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
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也余讀
之躍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於後世
是未為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
虛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葬山中擢林木
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兩無為於室則
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解嗟乎故
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

下豈少王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醅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庖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異美甚恐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為權衡者也

筆談卷二

三

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

飲松蘿茶

松蘿茶有性而無韻正不堪與天池作奴况吟山之良者哉但初潑時臭之勃勃有香氣耳然茶之佳處故不在香故曰虎丘作豆氣天池作花氣峽山似金石氣又似無氣嗟乎此峽之所以為妙也

夢語有省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畧具又有老人既死強焉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王端然自然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剩一雙空手此語頗有省記之

顧道民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而哭甚哀道民問故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

筆談卷二

十四

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其人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平安信一通出之懷中道民二日一夜能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誠異人也與予交最善其它行誼一時莫能紀其詳

許先生課子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

一篇相眎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會風雨疾甚。久乃呈稿。先生賦詩云。冬來文史未應疎。手掩寒茅試課渠。風雨滿堂燈火暝。真成今日是三餘。一簷風雨繞書缸。忍凍呵毫意未降。若個珥貂溫室裏。初來能不困寒窓。又為代和二首。兩撲寒窓點點疎。飄風釀雪總閑渠。書生

筆談卷二

江妾

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氈丙夜餘。膏火煩添續。短缸寒威縱橫也。湏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窺人到半窓。吟罷手酌巨卮飲。三子曰。今夕勞苦不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倩兄弟常誦斯語。輒嗚咽不勝。

江妾

往寓長安。聞棄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

事也。今日過王相玉第。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三姐者。尤異。江常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奚奴誦之。率以為常。主人旦晚使婦女進饌。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物甚腆。而後主人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而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

筆談卷二

乃尔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官女。十六來歸。能騎會驢。高不可上。倩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行至水側。伴呼驢者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中嗟乎。江翁即奇。恐無渝其妾三姐矣。

開雁齋筆談卷之二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然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於第一奇文

筆談卷三

寄事之下何歟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着着則是糞耳

自於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北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

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觀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旨亦非二乘淨名經云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與隨墮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奈有物頻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呂光午闕僧兵事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數

筆談卷三

千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為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院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為兵所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輒與鬪擊傷七十三人群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為朝廷養兵何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呂岍憤羅衫長揖階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為也阮色解遂罷僧兵

又海上大盜某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人衣白紬衣短髻曰眼來肆中食麵問縣中陳老三安在知為別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此是美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船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撐篙其疾如瀉衆兵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懈篙益縱橫不可上會遇小橋陳以橋板從空投下船

筆談卷三

三

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岸上持巨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鍾樓下聚觀為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為余言如此余又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銀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輒撲殺不果劫呂每大恨以為失人云或曰呂昆季三人長曰老山其人類鬼谷子次某善談

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為江陵所殺陳其尸道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舁之歸葬廣中或曰其一人即思峰也

前輩警省

有一人踣地捺屐而什者居尚書里周刑部鳳鳴輿歸群鵲亂噪於刑部問故或云捺屐者取其雛故噪刑部召責之云汝捺屐而行故是往生業報奈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撻

筆談卷三

四

捺屐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畧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為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屐者上樹如飛吾豈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冤於吾者多矣蓋前輩每事警省猶如此今日憇東禪靜室中舅氏省吾偶為余言

末麗素馨

末麗俗云茉莉花之香穠者也尤堪月下相對

如太真洗粧露坐明皇憑肩私語時然不耐久
慶久則覺有草氣正堪與水仙花作對耳楊用
修云茉莉即髮花與素馨隸名八珍中今馬鞍
山後亂石中徃徃生素馨花特小而白枝葉稍
似虎刺但微瘦葉亦稍尖僧心月嘗植一本覽
之亦是可人而世莫知貴豈利與素之效與書
此以發一笑

夜起自礪

筆談卷三

五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臥床上如坐釜甑中起
則蚊子摻亂窓間撇撇來囁人徐步庭中見月
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
之然自顧栗無徵君之瓶薪無怪魁之山庭無
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
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
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茅狂狙愁喜為
用哉吾亡無日矣因書此自礪

瘡中語

璋鬪骸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人病
瘡誦至此輒霍然愈者世遂相傳以為杜詩能
已瘡也然又有非之者曰不然三年猶病瘡一
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此非杜陵
詩乎由此觀之杜陵正自不免余謂文章之妙
可以泣鬼神要在知其味者得之耳今歲病瘡
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一篇至飛

筆談卷三

六

湍瀑流爭喧飀砅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颼颼有
爽氣也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家人輩無
知者忽憶秦少游云發於景中起於毛端欠伸
乃作其始也委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泓整陰崖
車如犯雪龜宮樓密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
大來方畢燥毒回祿脚穴躁外渴中卧已復興
欲挾斗杓東適漱酌以注盃未足為快讀之
便自神王不謂千載上固有知已然則古人妙

處何篇不可已瘡何篇為已瘡而製方也哉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瘡而必求愈於子璋觸膝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杯酒談交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義重生輕死知已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

筆談卷三

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為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然觀其為宸濠所辟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猥人有此作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

偶遭負俗之累委身州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烏巾指大猶指之為獐為狔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富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然知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加怯風者羸弱易病醜毒胎於養藥石進於窮勞如是而曰貴賤殊稟貧富異骨豈不謬哉

筆談卷三

楚中老人

楚中耿仲子好遠遊縱轡所如不問程路嘗誤入大澤深山中以為庶幾有異人焉一日走岐黃間迫暮未知所稅駕望見一老人軒軒然來騎服甚整遂並馬而行至一店店主入具衣服率妻子迎之上座如主僕禮乃多市牛酒邀仲子同食至雞鳴時去主人送之如初仲子遂淹留店中伺察之店主云吾為老人守此店此吾

主也問其姓名店主云不知嘗過臨清與老人同載老人見吾忠實遂托千金為資使貿易於此亦不知其為何方人也每年一來會責耳然聞老人收責於四方所在多有仲子悵然惜老人之年已暮不復能大有為也然斯亦奇甚矣偶見眉山有豪士為長公輸奠磚五千而人莫知其姓名漫紀老人事

辛庵苦心

筆談卷三

九

松陵顧辛庵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罷公車對意不自怡忽忽行吟見者痴之嘗謂予曰某於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予不能降請故卷觀焉其罪言曰怪歸而屈首三年未嘗窺戶乃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恐悠悠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於北亭

果然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解其縛否因與兒子話其事書之

嬰兒攝虎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攝虎事以信虎之畏不懼已者其說有理小生作悶題便解開閨擒刺而老儒提筆格格然豈亦為虎所攝歟題亦畏不懼已者歟李宏父自言吐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

筆談卷三

十

得起若人而問之

周茂仍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耒殆是古人觀稼之意耶吾思田者作勞故亦不怡唯釋耒濯足婦子相饁時致足樂耳杜少陵詩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大不解事世間那得此等閒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

人之不相值亦久矣。今日再過廟，涇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挑花爛熳，想見七郎婆娑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入世，但入城時見故人，話時事不覺莞爾，自喜此語真有味也。

思巢居

兩氣滛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簾繩床，無復着手足處。支頤自想，豈多事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筆談卷三

種蘭

果中之橄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絕。未有儼之者。友人某解衣贖錢，領為典花王。而念不及蘭，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嗽橄欖三枚，余嘗疑之。此兄又是強解事也。今日得與蘭一本，植息庵中，思之不覺失笑。

種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

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骨？與蘭氣醇遠不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是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於衆少之間，則荀氏八龍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僅然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九畹，号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為貴賤之証。

樊侯父母之心

筆談卷三

嘗以樊侯小記揭之土山，偶為醉少年所毀，廟祝窘之情，其友來謝訃之，乃二胥也。予告之曰：憶吾記中有豪胥猾吏四字，二君豈謂此耶？吾聞二君情貌非其人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閉閣，學書父為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二君苦務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徒，有詐訐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龐德公隱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

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友感動而出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之群盜敝敝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群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

筆談卷三

七

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啖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叵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船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顧若分我某尸居

餘氣無能為也盜手戰亟命家人擎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為余言

論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乃知字漸玄妙方可艸書而世人競率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事芒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

筆談卷三

七

草者其人輒妄對云草艸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躇滿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庵下戲取粉板作掌犬十百字如壯士因縛愈發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科蚪不復能料理久矣當存之以俟識者立耶行耶走耶毛雨穿櫺書竟失去

聞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狀吹入雲間有鳥百十隨而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為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蓋亦一時之冠也偶聞風箏悽然有感

靜畫

筆談卷三

十五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若挽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啁嚶窓外韻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軒忽止念既塵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霽上人看舉業

舉子業亦可寄興而予又不能有他長時復拈其一二以眎練水李長蘅長蘅怪之曰君病應爾豈可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從來未剖之談如造物相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

肯拾已落之唾耶長蘅大笑曰若者任為之今日霽上人書來謂從周參父家讀某文語語會心向予乞一部去歸時問之何語是會心處乎

牡丹

洛陽人特呼牡丹為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祥寺指為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耳今托於修竹之下叢稍破欄而出窘接無餘而花猶悴悴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

筆談卷三

十六

畫也智巧便佞豈亦有時不幸耶柳堤閒步花氣迎人顧謂兒子一笑

暮雨

雲情飄飄石楚流滋麥鳥駭飛蜩正明亦有怒蛙拱息艸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萬馬奔沸踈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霆如裂氣散渾收浮膩亦歛燈火清煌南亭聞寂拷順解寐故自悠然

紀異

髯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龍門關九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髯嘴陸仰山見凌醉撫嘗言此蓋得之目擊云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而窻閒寂為兒女輩畧說圓覺大義既久輒軒就枕昏然夢與元倩輩循坡而走高崗突兀野境逶迤携手遠

筆談卷三

七

眺忽見萬花爛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至道旁寒實累累枝壓不勝余輩拾而啖之入手瑩然味亦甘滑余與仲嘉稍折而西巒坳有石大如五石之瓠面而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某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於此者空中危亘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五尺梁之根

則樹之杪也余亟呼叔顯觀之叔顯曰虹氣也

余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余烏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曠復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如紅玉辨葉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道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苦不能記憶耳時余念言祝希哲唐子畏蔡林屋諸人飽飫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長圖

筆談卷三

六

之而雞聲喔喔漏下五鼓矣余自頻歲病廢衆口食貧日為米鹽所迫遂對月臨風了無情緒形神暫息乃復得此奇絕境界豈化物者以是償我哉書此志幸

見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子八歲其遊如兄弟然先君既歿而翁不忍過余里中必迂道而行嘗謂余極欲相見然無奈腹痛之感今年十

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裘短幘楚楚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歎歎泣下翁性慷慨每飲輒醉每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來齒亦漸豁矣余方低頭自悲會童子來言練水姚適之在余舍拭淚而別翁送余至階下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放食

杭州有其母溺於江而求尸不得者計無所出

筆談卷三

廿九

笑忽一婦人踵門告曰先年余夫墮潮死余聞雲栖放食無不度也亟以銀五分附薦焉事且數年矣昨夢余夫來告曰吾自隸名鬼錄與潮偕往來也以汝願力得為行潮者首倘再一得食可離水苦吾旦暮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取諸溺者尸而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之祈某以雲栖之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求之果得尸今日余在景德寺中看默上人放

嗽口食陳繩伯言

仰山詩句

里中陸仰山好辨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寒生愁際衾紙窓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半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元倩兄弟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王孺和帖

筆談卷三

三十

今日友輩中受樂莫如沈修幻受苦莫如余余自五更即料理薪水稍稍支一日便焚香煮茶獨坐蘇齋中友生相過縱談山水文籍或說詼語笑話夜間脫幘坐榻上呼兒子稍理時業家人輩亦時時相勞苦而余亦對景慨然自笑鬚眉男子僅僅為不終日之計可鄙也今日得孺和一帖云無日不在死法中恨又不能死耳造物頗以貧賤困人能於此中稍不受纏縛者不

免於貧賤外費渠種種安排罪過愈深正未知
受譴何極然則余之樂殆又不可量也時事碌
碌誰能為終日計者余過矣余過矣

性相

性宗以相為桎梏相宗以性為籠統兩種人真
是操戈入室可憐憫也僧古源將恭少室過余
言別道人錢虛白在坐錢戲源曰用不多圖箇
快活自在罷源忿然作色余笑曰不是一番寒

筆談卷三

廿一

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源喜虛白目余余謂源
曰不然朱考亭有言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總是春兄行矣要識取東風面也虛白大喜
曰好判狀余曰不敢聊勸和耳

嘉善廩吏

許鑑號石塘雲南人嘉靖中以進士為嘉善令
剛介廉直多惠愛時當入覲既渡河度囊中不
能乘輿竟騎一驢而去至邸中杜門待命與人

絕無交涉後徵入為御史隨以年例僉憲不久
致仕今日偶與客言樊侯冰蘖之操近世希有
客謂余言昔嘗見許公如此庶幾近之

天臺應卒語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冬至習儀一狂
生出班高聲稟曰糾舉某生負大不敬天臺頓
足少間徐曰如此大郎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
當之誰為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

筆談卷三

廿二

試之卒以觀其量正是頓足時難也

子瞻桃花詩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
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余嘗
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筆疊浪之間偶發一枝輒
為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
桃雖不成然不至作效顰婦也

讀酒經

數朵薔薇娘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
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
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於末吾觀
畫工寫生大都於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
有然矣

梅庵東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備未畢雷聲隱隱
起西北電光如綫余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東

筆談卷三

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東也其畧云延陵
季子之喪其殮也以時服則既有聞於君子矣
余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
飯僧蘇齋追思言笑而僧有問周先生故居無
恙者輒揮涕錄其語焉

東坡作墨

志林云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發幾焚
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九入漆者

幾百九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
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
紙按年譜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蓋元符
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
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多
趨之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
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
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

筆談卷三

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錠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
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
饒興致亟於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
九華朱觀相上下惜坡名以行故是墨賈常態
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晳長爪嘗為縣胥又嘗賣藥於
市余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

余嘗夢至道士院堂有三扁中曰紫薇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宇鮮潔應祿著帽衣青衣楚楚出迎歡語如平生既覺午餘侍慈氏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之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卯深秋予歸自海虞阻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

筆談卷三

五

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至湖寂然此大平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流轉之妄矣膠之日公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茶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於仲純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壚繆仲純譚

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燈下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口歡譁亦既驕矣奢矣淫矣佚矣燈前捉筆作文一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之福

筆談卷三

五

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履一笑

許家郎

許家郎名士戡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立就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為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尺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為吾輩食葷者之法傳孝玄言鱸魚就烹時必以首尾力抵釜中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怛怛

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痴暗獨不然耶宋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御遂不御羔余嘗見光祿寺側有群雞亂撲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盡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鱉者庖人思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文火煨之鱉燥甚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鱉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症索漿甚

急輒昂其首作驚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居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以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癢痕笑輒搖首擯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中小藝花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員外王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未叙寒暄慙子懶亂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歿每見余輒相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絕見遺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樊侯治崑三年將入覲誠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

紗燈傍輿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唯
竟不問為何人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王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
雪浪來顧余墨窓下時小雨南晴秋氣漸肅相
與談無生理甚決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
知識者又有觀如者亦學於雪浪議論豐豐而
面有不齊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

筆談卷四

實諸所無伴雲唯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庵
如亦不知所往

送春

已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臥於德州之逆旅土
床濕蒸遂不成寐明晨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三
絕於壁其一云燈魂隨焰死居人新不禁中有
傷春客披衣看啓明一云東方有啓明行人不
成寐握馬亦長嘶疑為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

九日折得牡丹着瓶中忽憶前語而燕子偶入
余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云萬卉為春忙
春歸卉亦老獨有雙雙燕尋春拾春艸吾聞雙
燕子不入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花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宓侯種之盈畝萬朵
爛然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余此堪作何比余首
過盧溝橋一庄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櫪下其

筆談卷四

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
日所見頗為似之二生皆絕倒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減塑有聲仿人佛像往往
逼真多於神處着力嘗與余縱觀阿修羅像問
誰最者鄭指金小乙總管曰此其最美周太尉
次之余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
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

也會左髻墨陽子羽化婁東祈塑者相踵於門
鄭亦日夜不少休亡何卒死死時眼根先絕或
曰以塑故多得鐵神弗佑之此巫覡佛媼語非
然也神竭烏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古訓誥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群胥會言某官行文移將
倩某往衆皆從吏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
中民受其害矣衆亦莫然之有間復曰某三家

筆談卷中

村訟師也訟師告許主於紮陷辨駁而已豈念
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兩無
弊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於供者庶足辦此衆
皆嘆服袁中郎為吳縣其弟小修自楚來見案
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修嘆曰常恨國
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擬肖物處
不減太史公聞周孟溪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為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於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
入大內供養詣師言別師無言但云上苑已無
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
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
之言高皇寃得之檻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云
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
之僧慕上苑見殺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豈
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為英雄所窺而世競以

筆談卷四

智先人哢哢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隰
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為乎
伐之斧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放生
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
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此王
侯宰官今生作者之因也聞余鄉亦有放生會

每朔望納錢於櫃至會期多買羽水二族放之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捕逐甚有伺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厄可渡此等人也正旦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為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於玉柱塔之側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濶天空即不能禁民勿捕於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筆談卷四

夢飛翠樓記

沈聲遠飛翠樓故嘗讀書處也今樓亦移他所矣辛丑三月六日夢至其處窓檻玲瓏香氣芬馥週遭羅列奇石如刀劍峭削舞袖蹁躚之狀或如真官仙宰正笏鵠立又如奇鬼猛獸欲來搏人余謂李文饒故物一旦盡置几席間平泉庄虛無石矣令米顛見之豈勝僕僕乎池上芙蓉凝露欲笑翠蓋靜植水中藻荇皆可數菱花

盛開有結實者鮮紅射目年來病眼齋居不復有豁然之見間遇佳山水惘惘如行霧露中一片遙白耳今夕何夕得如是觀乎或云畫之所為夜之所夢皆是識神亂飛無関因想夫使僕隸之夢必為國君百年間就使憂苦三萬六千場亦快活三萬六千場矣

記夏龍衢夢

筆談卷四

古歙王民輝字惟華以寫神寓居世長所嘗令寫先賢遺像一冊時方構王理之先生像趙綸叔言像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桴齋周秋汀高歸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之曆本上乃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衢善諧謔而聲氣奇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

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淑借書一帙手携以歸疾吟其所自為詩有無柰廣織下傷情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清岑者有父風

利弊不相遠

古今治亂利弊大抵不甚相遠蓋心計之吏往往乘民情之急而故緩之則可以速得志於天下往歲渡淮見歲課旁午市舶填塞舟人與估

筆談卷四

客閱戟手言曰左右如此奈何廢我歲月而安坐為余心憐之今日讀子瞻上呂相書云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怨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眾賢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宛如目前光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我朝魏恭簡有言古

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明秦以其苛聖人大公秦以其私三復斯語不覺長嘆

巴城道

明日春歸矣風雨淒然小舟掀舞水中追思乙酉歲侍先君送鶴林公之喪拜將齋先生墓下鬱鬱芊芊彼藏者皆一時大賢人也相與慨然久之是日雲物澄和卉木條暢舟中携得香山

筆談卷四

長慶集焚香啜茗更讀而互聽之緘談快甚且曰宇宙間討便宜人古來惟陶靖節白香山蘇端明耳余謂陶無容喙香山端明徃徃竄逐何謂便宜先君笑曰小子識之此所謂與之為嬰兒也夫與之為嬰兒焉徃不得便宜哉其後又五月外父茂承公亡又十七年是為今歲辛丑其子始克葬於享齋墓側余再過巴城追記其事

李先生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於家有之長安者以告李
先生晴源先生時為儀部即即為位中門外哭
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
人不能竟讀又七年而余不肖始克葬先君子
先生會有滇南之役休沐里第余以誌墓文請
先生揮涕久之其明日復來奠一牲一飯必令
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

筆談卷中

止

不欲葷食曰吾所持以通於吾友者此一念也
又明年先生歸自滇南使其書記陸生持誌文
來不肖且拜且泣而陸生亦揮涕言曰自參政
之為此文也每旦必齋心而後伸指和墨已復
嗚咽不勝輒棄去其淚之灑長江者不能指數
其數判丙申冬日記

自述

債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惘自念慶堂之燕

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為
燕之慶堂者於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
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
夫誰與接構而不以心聞者乎袁中郎有言學
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即湏自逆有味乎其
言之矣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

筆談卷四

止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誠哉是言也
生平少記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
所以損氣者甚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
此自攷其學

茶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於日而遇知己於水然非
煮之茶竈茶爐則亦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
也趙長白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

耳此老於茶可謂能盡其性者今亦老矣甚窮大都不能如曩時事猶摹學萬卷中作茶史故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於西所謂側視之則粉霞如鈎者也戊戌正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見而異之相傳以後常然余寔未之見也今歲三月七日至五月一日靈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

筆談卷四

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頗恨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鈎斜掛時有赤英射人父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已亥新曆閏五月已又刊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奈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皮

鹿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之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窓敷蘼白如擁雪恨脚痛未能坐臥其下時候消息於童子而已今日奇香破窓而入而侍者來報兩意垂垂豈梅將別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隔斷窓前月也

夜坐

筆談卷四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淨院禪誦聲甚肅心樂之遣童邀守源源輟誦而出然默持不懈已邀雲居謝曰少頃吾課完也已默全至三僧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余笑曰天下決無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耳雲居曰六祖不頓耶余曰此為宿根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源一人耳然亦不能談今日爾爾可為拊掌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游者蓋赤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古一事耳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也此老胸次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索便為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余姑夫金玉崖近從楚歸曾至黃州赤壁磯下云

筆談卷四

法

有堂三楹以祠公而旁刻趙文敏所書前賦於壁又云曾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深濶三四室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鍾鼓洞此地流平徑濶易為登覽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鍾聲一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處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酈道元石鍾山註云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坡老常與子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酈元之說信然

而唐應德氏亦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鍾山下則鏗訇鏜鞳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鍾鼓洞觀之又不可謂石鍾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鍾鼓洞遠矣

筆談卷四

宗

富者子夜歸

富者冬夜從外歸天大雨懼傷其履也跣而疾走抵家家人將洗焉富者大怒曰止止無費而翁薪水旦且盥盥既可濯也以其兩足就寢懼傷其衾竟外其足而寢足僵甚夢人刖之大叫狂走衾與履皆敗矣或者笑之曰又多乎哉刖其足可以無履而衾不傷張大復曰雨之愛履也夢之愛足也是兩情者吾惡乎知其辨客有

渡江而溺者亟呼曰援者與之金一人援之猶出沒江上已悔其援金之多矣此天下之人情也夢乎覺乎一也

夫婦

雁之從一也婚者真焉吾聞其語矣未見其徵也顧敬亭先生曰吾徵焉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繫其足而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

筆談卷四

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矣故鸞之見鏡而舞也傷其容也偏棲之燕年年繫縷而孤飛也重其恩也夫物之有夫婦多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為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意坡作詩云門前歌舞闌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此

老胷次洒落機穎圓通聊作此志笑耳崔液云王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方是真實語老盲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隨逐行葦稍穿城市而瘡鬼惱人最足高臥幼女提一蓮燈戲視亦自燦然書之以為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第二人後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

筆談卷四

先生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馮有經典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於鄉出兵部張其廩門下其廩故馮翰林門下士也戴仲豪候兵部於京師適楚中二舉子來謁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絳碧夭緋搃堪極目然夭者故是正色耶至於人面桃則桃之變極矣瑩白

如雪光浮白外素者故艷不艷於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藉使數萬一時堪作梅嬖天天者雲從可也

徐公善謔

傅海墟先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為博士徐五湖公與人書云適晤海墟氊帽裘裘據胡床而坐儼然戎王也乃欲就廣文意思亦太貶損矣徐公善謔能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

筆談卷四

十九

永兩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胡越之區魚龍雜處今兩勢爾爾天意其欲復古耶今日步庭中念偶及之不覺失笑

戲題辛丑誌

讀書談笑登覽作文自是人生南面王樂至其留滯而不釋吾未見樂之不為悲也兩目兩足人所同具獨余無有朝饔夕飧人人如是余獨力勉之而常不能給噫亦大苦矣然一日之間

一事之暇輒捲簾薰掃默坐朗吟目不能讀耳

受之足不能行人扶之客不能集過友人而訪之口不能吟隨所見艸木虫魚古今人士賓朋談吐意興所觸筆之識之臨卷欣然事已不復追念客有舉余辭而問焉莫能憶也吾未見余之苦不為余之樂也噫嘻墮地四十八年何年孟浪何年不孟浪辛丑三百六十日何日舒眉何日不舒眉今夕除夕歲時之事既往剥啄之

筆談卷四

二十

聲漸歇聊尋所志漫題數言以為異日一笑

夢記

偷閒學靜終不能勝彼之煎爍也意恍恍不自懌而叔明招飲連舉數十杯頽然徑醉而別睡至五鼓夢先壠上蘭蕙盈畝花萼競發然中有委敗者余手自移植之心念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彼何人哉忽得一甌青瑩有光入手爛然余方愛重之顧視土中如砌忽又見大窖如前甌

者不可勝紀而又有籠匣茶具金寶之物余皆手取而置之一室中既重不可舉遂覺余家先世力農積行累義至於余狼狽已極不絕如綫矣誠如昨夢後世當有不墮先人之志者命兕子桐書之

燈下書圖南語

歲己丑朱宓侯從予萬卷樓中蓋贈公顧圖南寔主之樓去公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

筆談卷四

予寒暑陰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輒以溫言相督嘗曰日出事生天下寧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予頗泣之以為長者言辛丑十月十九日予與叔顥送公之葬偶念前語不覺潸然至歸燈下記之

讀王先生會卷

王梧林先生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槐里公

舉於鄉先生笑曰吾不能著遮陰帽先進賢冠也乃避喧景德寺樹中閣改竄經書文百餘首每一題脫稿輒以商之先君子至生財題先君子曰伯欽固好舉子何事襲經生口吻為先生瞿然曰云何先君子曰是題須見經國手段乃佳中四句何不開講而強串二比為夫練格之謂何先生搖手曰遲我十年讀書當能之今無及矣明年鄧卷出先生心服先君子誦其言不

筆談卷四

休然先生墨卷云如徒惡理財之名而又無生之道則國家將焉賴哉此等殆非經生語也壬寅閏月十八日記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兩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著屐登山去也歸擁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臥遠雞亂啼紙窓如畫啓扉諦視則雪深半尺矣昨歲孺和臥病余亦倦遊窓外玉塵無

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脉檢之篋中墨痕未舊
忽忽又一年往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
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衆一偈
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
中花未瞥啓窓猶看玉琅玕讀之惘然復記於
此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往

筆談卷四

余與陳繩伯沈修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
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
語孟夙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勤念佛不作戲
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余聞之悚然年幾半百尤
俟人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
年來口業種種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絕無譏刺
短長之心第事觸於前言衝於口恰中戲解即
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

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之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
往求之襪材萃於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爾
予實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
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
書必不佳正少其從門入耳而其自寫墨竹乃
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一幅於吳郡之陳雲卿

筆談卷四

簡遠蕭放絕類坡之為人而姚江錢緒山嘗記
其始末頗恨蘇氏之學雜於藝而未精緒山嘗
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此以排蘇氏夫使陽
明見坡翁之竹其論故不爾予然後知從門入
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
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

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岼茶之氣
世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陳先生

今日讀樊玄之先生智評載吾鄉陳晉卿先生
守開狀頗悉蓋所謂心勞撫字者歟陳才料寬
敏知見過人其編徭俵馬審盜救荒皆有成算
而穎乎其機之捷鋒之利也豈非才術哉其文
便賞雅稱其人穆廟初文體創變吾鄉之善短

筆談卷四

調者必推先生與公旦許先生世謂之陳許亦
云許陳不虛耳陳既鄉試意頗自得以文呈許
而許祕其稿不出陳曰吾所畏惟子耳許笑曰
子又以子奚畏哉文章相賞今亦不可多見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於海音庵師問牝馬
之貞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
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

曰衆生獨馬則否余家廐中畜一牝者牧人言
他牛驪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妊絕不與牡相
交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淫也牛不言貞謂無度
也余聞之輒然曰如師所說聖人是真語者實
語者夫易之辭係豈易而談哉

王先生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
柴和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

筆談卷四

文以勸世人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
子無不了知然袁小修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
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
叅透此語於修行更是着實雪浪師云不可無
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
呼盡矣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聞雁齋筆談卷之五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試茶

茶性必發於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君故貧士何為致此奇貺其人謙謝不辭所謂公熟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

筆談卷五

蓋泉冽性駛非高以金銀未必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貺也然余聞中冷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鑿取竹作筒鉤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間難為力矣况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余性蠢拙茶與水皆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為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崑庠起送生員止五人一曰曹瑜一

曰戴義一曰陳劬一曰王永和一曰夏景是年皆中選而永和後為名臣此亦一時之盛矣邑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於劉向新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為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殺死遂移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

筆談卷五

日說鬼話耳子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下者晉文公封子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可徵矣安有恨於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於燔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泗上戲書

一卷書一塵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一奚奴一駿馬一谿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

一曲房一竹榻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
逍遙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
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
意隨我一場也絕朱衣紫後擁前呼粉黛迎歡
兒孫鵠立我則樂之自分無福腰纏萬里逐浪
隨風臥箕子母歸問田舍我無其貴亦無此志
書字抵此舟過南陽將之豐沛漕船塞河炎氣
蒸骨欲借劉季故鄉之大風吹我煩熱復思文

筆談卷五

三

叔澤沲之堅冰無端復合也投筆狂舞噴飯滿
案而某怪余之說不及博山鑪何居余笑曰人
有好時者其鄰之富者衣緋衣其人亦勉而緋
衣明日富者更衣以出始恨其家之不能酬美
子以子之鑪而吾以吾之樂子母為緋衣以亂
我也吳會之散人佛士家置一鑪客至必焚香
煮茗貯之時大彬壺以手拭而進之謂之近人
矣而不知其習之非性也今余之所欲甚奢歸

視齋中曾無一焉即使終無一焉而吾寧不樂
也某笑曰即使吾無一焉而鑪不可已也故曰
獨造成家雷同市厭今夫茶與香天下可愛之
品也天下人愛之謂之大同蘇州人愛之謂之
習氣知天下之愛而愛之在天下亦謂之習氣
出於中心之好而愛之在蘇州一人亦謂之大
同故曰人情不相遠也天下不一人也情則自
同人則自異子有香之癖而吾為不好香之祖

筆談卷五

豈相易哉雖然不好香所以有香之樂癖則無
香而憂矣吾不以祖位易子之憂亦明矣故曰
依傍古人古事成俗見從已出偏見亦經陶淵
明好琴而琴無弦世人有為無弦琴效之者蘇
子瞻好書與畫為人取去更不復惜世人莫能
效也然此不足怪世人也省一弦而有陶公之
好故爭為之即無子瞻之名而必求吾之書與
畫猶得自詭曰好書與畫也甚矣世人之逐利

而不愛其情也不愛其情者謂之益生夫惟不益生則樂矣陶之琴無弦而吾琴何必不弦也蘇之書畫可為人取去而吾何必不為人取去也吾之興可以如陶如蘇而何必如陶如蘇之為我也某將有荅而岸上郵卒有以賭亡其馬者哭聲振野張子笑曰又多乎哉夫好賭則賭而已矣某亦大笑會大風從西北來河流有聲舟之膠者盡解是夕焚香煮茗啜之忘倦

筆談卷五

沁雪

或云沁雪子昂妾也子昂愛妾嘗鐫其字於石上石勢玲瓏若舞袖方罷而拱揖以趨者竟為世所傳寶海虞錢侍御頗睨之毋柰此石在縣治中力莫能致會令之女病求鬼錢使巫視鬼者詐言石崇令昇之水中女病良愈自此石歸錢氏甲他寶矣後其子不能守歸徐上舍家余聞而笑之朱慎餘問我何笑笑奇章公愛石

意常逆其子孫而趙文敏又以愛妾故必與此石並存不朽夢中說夢豈獨虞山錢侍御哉昔米顛見石輒具衣冠拜之呼曰石丈為立拜石壇此老故是可人拜之丈之不聞其誠子孫守之也噫衆香國裡來衆香國裡去當爾之時豈復有石乎

遊夢

昨夜城頭看月遂至土山獨坐移晷聞無足音

筆談卷五

徘徊三松下寒泉伏不流風行之齟齬而已歸時二鼓而道上人有開扉立者蓋風氣如春月明如秋其青如黛仲冬之月未數數也今夕微風稍緊偶坐玄雲石傍從松端看月而許孺瞻來遂與偕坐移時孺瞻不耐深語遂歸周行庭中亦復二鼓夢與二三友輩行至水側夫容千章靜植水中夾岸皆蘆葦一人飛採一花花半蹀而旁有二小牌刻畫甚精其辭曰翠蓋風來

動紅粧洗更新前有一白鹿色瑩然牧人飲之水復有一羊潔白亦不與他羊等鹿千年而蒼又千年乃白然不能逍遙長林豐艸間遂逐然群羊而索飲此殆不可曉也初十日黎明呼兒記之

里中三老人

安居半日喜無剝啄聲偶思里中三老人往年時時聚話因紀其緊 孫雷號懷角卒時年七

筆談卷五

十五少客魏氏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絲長指爪雪鬢面微紅如世間所畫見少曼倩者手操斧鋸營文室一楹牆壁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栢如意以相貺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嘗之信義村婦問其夫此去信義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倩余家童子追之母令翁餒也 吳豫號心田其父默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

其佳者襍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謬亦善畫竹洒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介士軒軒行市中項出人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澗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不出卒時年八十二王彪嘗觀其像真得性情者也 伊伯陽號古峰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不喜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六八十時陳員外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往謝焉歸則曳之而行

筆談卷五

明日不復御夫人問之曰空手行何不便而以杖為年九十餘始絕慾所噉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數斗余嘗過之伯陽方噉西瓜其大如茶壺笑曰安期之棗如瓜吾瓜如棗矣

沈先生勸蛇事

杭州沈老先生稱妙解佛法一日與友人五六輩之山中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往問焉問曰汝非有仇欲報乎

顧解之蛇昂首向沈不去又問曰汝之仇得非在我輩中乎顧相與解之其蛇昂首如故也已又問曰吾非汝仇乎吾莫能知其因吾恐仇仇相報無已時也顧終解之蛇遂俯首而去沈歸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刀者斷其一指痛楚殊甚覺則為蛇所噬矣覓之牀頭即山中所遇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知所在

筆談卷五

九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閑忙者不能造閑者之命閑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薛先生

薛先生應旂乙未北上以元自期一日過唐荆川先生唐謂之曰兄居榜首必矣雖然白下有許石城名穀者其文溫潤典雅會元才也兄其備之薛遂遍訪長安得許卷讀之大服是歲許

第一薛第二

周先生

憲副周先生美嘗以父病禱於神神降乩曰為汝父四十年前稗當相救先生怒筮者不誠置之父聞之曰暗室昭昭如此乎先生訝而請之父曰吾少事某而某與鄰某不相善使吾以稗亂其苗吾懼伐天和又主勢弗能禁也遂熟而布之此事已四十年往矣先生相視大駭父病

筆談卷五

十

亦尋愈復善飯數十年而卒

觀東征獻獲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虜次周山又數日而虜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繫虜人而陳所獲鎧甲兜鍪旗幟器械之屬長安街上令吏民縱觀之予與金季化顧遽之同往則路上人吼吼相逼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余與二子破人

有而入見每車二輶盛砲一幹碩而膚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燦燦射人目所謂佛即機者也美哉其衝陣之健卒乎已觀旗則夾道而堅皆輕繒為之又畫以五采如瓶銀花勝之屬其短長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字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紈扇而大者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鏘鏘然或曰此虜幟也倘或然歟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輶

筆談卷五

士

所載皆銅砲烏砲鉛錫砲余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砲特甚時已有技虜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為戈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或角而技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技也邏卒拔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俚啼而鬼哭又况乎操其二張翼竭蹶以趨而有不拔者乎哉故曰此猶虜之長技也弓競而長鏃利而多

稜人言虜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邏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顧守者取甲若鑒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健者着之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虬鱗銀白金黃丹猩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麗余所見馬一如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

筆談卷五

士

跳踴而已矣

觀東征獻俘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擁盾戟立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援鞍而遠望塵起風腥則群醜出長安門矣余時望見一小樓陞登之樓上履滿不可置足則跨一馬上群馬為象所衝亂蹄而走不可止余乃下馬

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有兩童子夾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敝敝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么鬼胡不早投死而費官家萬萬為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淚潛潛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字醜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字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者曾未及炊黍時余心痛焉不

筆談卷五

覺失聲墜城下然幸生還今吾子復戍於東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征諸帥數年來負貂璫及大姓金錢各萬萬勢必取償於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虜縛象所時有與其故人言者余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其兄而投虜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林會元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聊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飲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為知人已

淵明信遠公

戊戌予客長安四月初八日孟夙邀予訪度門

筆談卷五

瑞雲寺聽說楞嚴五因信宿而返今年有戒嚴者說法華大義於東塔院孟夙拉往過之亦以四月八日五年之間再同斯會令人慨然時有隨喜者既入欲出輒引淵明自解予聞而笑曰昔遠公拉淵明入蓮社不果後許飲酒乃往夫必許而後往當時之信遠公未有如淵明者也眾客絕倒

張林宗王伯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汴城將往生焉其神遂出尉氏北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母遂托之而生甫洗沐輒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也慕地靈來此母大怪將殺之見一神人按金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根故付此兒若欲見殺請携以歸遂雙手捧兒出汴東門入尉氏門則林宗瞑已一日矣既甦使人至汴訪之鞠

筆談卷五

五

母曰兒墮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林宗其徵歟陳古白之父嘗為尉氏簿聞之林宗云汝南王伯楨亦為余言林宗夙根甚異自結褵至今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不休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身也伯楨與林宗同舉於鄉其人疑遠真素苦心學道今之友輩罕見其儔

齒豁

韓退之云髮禿齒豁不見知己故自此老上書時語也知己何容易哉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就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覷不交一談一恢彌天之網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彘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今世座主門生謂之知

筆談卷五

五

已直蟻聚耳然韓子齒豁二字自是有味今日食嬰挑亡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間聞從隙處入也此所謂齒豁者歟午睡昏昏頽然自笑

論治眼

齒病勞之眼病安之此從來不可易之語然治眼亦須少勞不宜久逸余嘗病赤眼暝坐數刻眦流蔽面輒作睜目狀左右旋轉數百次便覺氣爽久之亦愈乃知天下事未有不勞而久逸

者也今日夜起看月獨坐旋目偶思及此已就寢夢見古物數百枚中有二鏡大者周尺餘小者徑寸余取大者視之哲然眼若蒙利已取小者一人云此雪銅為之盖古所謂江心者歟照之凉沁肌骨予聞古鏡能療目疾常恨不能致佳者夢中得之豈亦還明氣象乎

談言

周侍郎思敬號友山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

筆談卷五

相友善天臺既忤新鄭家居侍郎嘗為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署起天臺田間天臺遲遲不進江陵嘗謂侍郎曰為語耿天臺當一出及吾在也侍郎輦感言曰天臺老矣豈能婆娑郎署間向諸少年作折腰態乎休矣江陵頓足頃之遂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阜劾奏江陵奪情非法事江陵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銳意為鄒解圍遂入見徐請江陵何怒江

陵語之故侍郎笑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為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凡幾皆政府身肩之柰何以天下之身為一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斯亦升沉生死之機已

論文

許允倩携某文字來看頗是平正通達不作世

筆談卷五

上影嚮掇拾之談可喜也但元卷常秀密魁卷常疏通則此猶似未辨耳因謂兒子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觀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踈寫題之情運筆不滯然此非余言之也馮開之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僧懷愚禁足玄秘閣上道人趙玉林年七十餘事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溫餅餌候僕禁寒不少怠其徒從外歸有持棗栗遺道人者輒盥手而藏之以奉懷愚而懷愚益不自安嘗言吾何德行奈何勤苦老人脫老人復然吾寧高枕臥不復經行念佛耳一日余與顧孟兆訪之孟兆曰予云誰謂懷愚無益於趙吾入玄秘

筆談卷五

九

閣而諸沙彌兩頤無弗默默動者予謂孟兆不意公等亦能觀色積厚之光蓋可誣乎哉

心月

淨心之徒曰照明號心月面白而麻舉止恂恂早夜持圓覺不休年二十餘病死將寂淨心取其所御衣置榻上明笑曰來時着何衣墮地留以供堂中給事者何不可而蓋死人四大乎請亟如法焚我有問及者但云已朝海去矣遂瞑

記潘姊文夢

予姊文潘對峰名士元孝友剛介誠然君子人也萬曆甲午春暴卒先是館於青浦得一夢甚異夢青衣數十人喚對峰對峰曰誰召青衣者曰汝有罪故相喚耳對峰恚曰吾生平正直即不敢自謂有德安得有罪則隨數十人偕行至一所流水洋洋橫亘一木水上對岸殿宇參差一僧謂對峰曰坐殿宇者聖賢也常人走木上

筆談卷五

十

有罪則沒入水中對峰問僧曰吾將誰從僧曰汝從木上行耳對峰自念人生當坐殿上柰何效常人行視其木危不可渡則故作數武越之青衣者從傍睨視切切若數其武則對峰行愈疾既渡岸傍見一豕人立而言曰不必前與汝皆豕耳對峰大恚曰畜何敢言行數武又有一羊特起若使為羊者對峰愈益恚甚前一吏謂曰從此入則入一門王門也轉迴廊至一殿則

世所稱閻王者在焉黑面秀眼冠忠靜冠據案而坐牛鬼蛇神森立階下階下吏使對峰跪對峰不可挺而前問王曰吾何罪乃相喚乎王謂吏曰對簿吏取一簿呈王王執簿笑謂對峰曰汝不可謂無罪也汝為吏時而好譏議人又私某人鏹汝墮畜道矣汝何無罪歟對峰笑曰王誤矣吾安得吏吾為弟子員生平讀聖賢書慕聖賢行事而家貧困前年奪吾妻數年間奪吾

筆談卷五

五

父母常自恨生不如死吾安得吏而應墮畜道乎王閱簿良久變色曰誤也雖然汝既遠來則使見汝妻焉轉眄間則見余姊立庭中遂相持而泣執其手若冰對峰又懇之王欲一見父母死亦不恨則父若母隨念至矣望之大慟遂覺覺時汗浹腰背館中童子聞對峰忽忽自語者幾二鼓矣俗以為魘故弗敢呼也對峰為余說如此是為癸巳七夕後之一二日後八月對峰

死

紀異

甲午初秋余從顧升伯夜飲聞王子虛家僕婦為妖狐所中叩其故則曰婦方夜績有飛虫集火上撲之遂不省人事疑中妖也或曰曰來言狐妖者紛紛矣余歸時則金鼓鈴鐸之聲徹於四境甚有持釜而擊者數十夜不休縣官禁之不得一日於西關外酒樓上捕一道人蓋言妖

筆談卷五

五

者也搜而拷之則有數百紙偶人繫腰裾間皆以小鐵線作手足狀曰吾呪則紙人能飛去有鐵線所以傷人吾又呪則能收之余聞之笑曰使道人能飛紙人可謂得呪矣乃不能呪使母捕乎恐其術不至此後械街彈所又拷之輒哀鳴曰吾術何能飛紙人也吾聞境有狐妖故作數百以相煽亂以為收者若干矣吾意不過得錢耳乃殞其身愚人哉真可憐憫也然言狐者

竟莫知其源後又聞之是時一府皆然抑又異矣

聞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日納涼張時可亭上聞徐

筆談卷五

五

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快然李昭歌者也微言冷謔雅冠一時後為尼數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詩畫

蘇子瞻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楊用脩曰此語似偏晁以道補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李宏甫又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

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以道用修宏甫皆聰明絕世古今奇男子也亦安心為長公蛇足耶姑錄之將使三家村學究咬牙提耳日為學語小兒解說萬遍則未必無小補云端陽日戲書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達旦有歸先生者年七十餘矣亦與生狎客

筆談卷五

五

多笑之而予獨愛其婆婆自喜之狀生或怒輒為之解圍生謂予吾能遊老少間頑矣故不若君之左袒老人也予笑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今歲癸卯予既五十而沈生來自吳興觴於愧古堂中竹肉遞陳談言紛起生視坐客都無故游相與追話其事不覺潸然王孺和贈之一絕云滿堂絃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生大笑引滿顧

然竟醉

仁脉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召工鑿之深三尺有血濡濡出石端工乃止當時之聞者驚相告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栴檀像世尊下忉利天時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況不可化誨

筆談 卷五

三五

之人覽之不覺失笑

聞雁齋筆談卷之五

聞雁齋筆談卷之六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任公

故人夏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土風世故多所抄錄嘗藏一篋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僅僅秃管數十枚抄寫雜記百卷而已此亦吾鄉之一奇也故嘗為立一傳今日得其所錄備倭始末一本中載任公寄子二書辭

筆談 卷六

旨忠壯附錄於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此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奚必一堂哉其一云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噫我輩輩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悼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

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字而已可與汝母言之不必多話嗟乎世之論任公者以為不愧大夫死綏之義今讀其書名之下寧有虛士也哉

貞烈

碩貞婦王氏女歸烈婦陳氏女此誠間氣之鍾積善之慶也異哉貞婦聞變成服拜而不哭便

筆談 卷六

欲守夫歿不復歸寧之義而烈婦投火不得自縊不得或勸之從容守義何不可而憂汝母為烈婦曰吾籌之審矣興廢家國所時有至此不可守而自盡母寧及是時耳料理周身事甚具遂絕粒死語云從容中道其一貞一烈之謂歟吾鄉吉祥善事近世多有徃徃出士大夫名家後如吾友許仲嘉之刲股言或及之頭面盡赤黥黥移時殆非世俗之孝也

王先生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又號倚梧吟叟辛未甫釋褐即遺先君子與沈聲遠書云秋氣漸肅池上夫容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舉酒相屬叫呼烏烏寧復念王大拘迫拳攀之苦乎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麋鹿野性終在長林豐草聞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罷時

筆談 卷六

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咏不輟視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彌篤嘗邀先君子過西園坐卧萬梅館中輒懷母太夫人德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澹澹細竹鳥雀墮閉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嘆兄弟遠如何酒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子書云暇則縱帙獵奇倦則擁姬酣卧太夫人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疊疊累

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麓高可三尺字畫道
遠不減率更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先生倚
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
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遙開我襟朝
朝白雲飛飛彼高山岑暮暮孤禽還想在中樹
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朝復暮暮孰知
古與今

夜泊論交

筆談 卷六

偶與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宮羽迭變
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
無寐忽思吾里中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
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
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
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內慕尚之交譬如親賓設
席雞猪魚鴨大畧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
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

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卒然遇之食指自動
雖裂鼻析吻縮舌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
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
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
味但覺有之則肢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
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背麻癢吾烏乎知其所
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容易管鮑之交遇
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

筆談 卷六

五

于心傳其神

記作傳

風俗不雅純正是長幼卑尊之情太洽不及禮
耳太史徐伯衡以禮率人卑行肅然不命之坐
不敢坐也友輩有以真字推伯衡者心領之每
誦其言以為知己余交伯衡久矣當是面不譽
人背不毀人非忠益之數不以勸人者耶家世
長戲貌伯衡于扇端余心許作一小傳徘徊不

果何者真者之性方日進其道未應傳也甲辰
七夕後四日記

寒窓戲語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
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蛩聲啞折脚鐺過敲石無
火冰月在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
思虛閒世界清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
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

筆談 卷六

士不碍真空一動道場方斯邈矣其一曰人殺
窮陰殺節悲茹亂鳴撲面驚塵穿骨飛雪啣枚
寂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肅陣歸營
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指墮膚裂此一境界差足
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
殘孽非曰能之顧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畫屋曲
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樗
蒲百萬名妓持箋玉兒捧硯淋漓揮灑冰月流

紅我醉欲眠鼠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
一境界亦足賞心亦有年少王孫擁姬酣卧蠹
魚墨土典衣論文既腐既酸所樂不在

燈前自語

原夫男子之事故少樂而多憂不謂鷄肋之人
亦好難而賤易燥濕輕重不涉其時幽快娛悲
每狎其變見抱甕之無械薄視機心感磨杵之
多勤恥言順運乃至愛月性也悲茹吹落霜天

筆談 卷六

魄則愛之情愈王微歌情也曼聲灑盡羗人淚
斯情之感彌深病非所患但使面留五管不愁
二豎之忽膺負故自甘不必家餘宿春常望三
徑之客至不貪虎子好入虎窠未見龍珠欲櫻
龍怒捫心自分據理有由昔老氏無為直須絕
學惟宣尼發憤然後忘憂常樂豈入門之方上
達非修道之教客聞唯唯余心否否凡所有相
盡是虛妄世人以苦為樂不肯空其所難吾欲

以樂為苦敢復住于所係首銳足方難甘園牢之養眉橫鬚縱羞整兒女之觀借此筋骨度彼年華非則兩皆非是則差近是苟全微尚任笑福輕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遯去嘗行山中有蟪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

筆談

卷六

兩童子候伺毋令鬼瞞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間出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為童子祟非鬼祟童子也君直鬼耳彥先笑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為脫于鬼矣而烏知為祟乎嗟乎如彥先者真可人矣觀其詩格泠泠然有風舉態識者以為此道中散

聖今未見也

燈下懷先輩

余自壯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余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余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嶼稍稍款曲余心懼甚以為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肯歟余于吾鄉名兄

筆談

卷六

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之和毅朝列之清真臨安之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之豪雅歐寧之沉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它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病目玄心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却立相影下使童子問曰松師在乎玄掉頭

不顧而去乎心知為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遍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從栢影下識余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霽澄輩話其事不覺悽然皆龐安常病叢求診者必相眎以筆東坡居士云君以眼為耳吾以手為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日

玉蘭堂夜話

筆談 卷六

張子之友許公舜既死七月得一子曰孺瞻孺瞻生十八年而公舜舉孫孺瞻飲張子張子嘆曰快哉公舜之有孫也宜哉余與公舜交自今上丙子于時同擯于主文者相與徘徊陽羨山中久之而歸時公舜方翩翩年少然其情念已居然長者又八年公舜死世人悲公舜之死不幸無子也而今有孫使公舜在春秋僅四十餘耳夫使公舜在而得孫世人之得孫固有不得

四十者矣夫何足快孺瞻生不識其父而公舜死然後有其子今又有其孫余因公舜有感矣昔余大父之失怙也甫三歲曾大母憐之大父泣亦泣笑亦泣既長時以衫繫著大父額角上沾沾喜曰異日者庶幾偉男子哉已又未嘗不泫然泣也大父常自言吾五六歲時夜半起如廁見明月當空雲物如錦亟呼吾母觀焉母立月下顧自見吾母子影淚潸潸如雨會有雁戛

筆談 卷六

然長鳴悽慙欲絕其後又十年而得若父母且喜且悲自言可幸無恨嗟乎余因孺瞻益有感矣公舜未有子而死而今得孫後死者見公舜之孫而尚未有子誰謂公舜死而後死者生也許叔顯曰難言哉難言哉天地既闢吾與物偕入偕出與其機未有知其所以也而迷者切切然議之小大修短近遠張子不對顧侍者書之

艷詞引

世無窮途道喪分別興之所到不妨嘔出驚人
心故不然也須隨場作戲開眼便覺天地濶過
鼓非狂林卧不知寒暑垠林空筭老驥自壯何
關唾壺蓮花不染曾出泥下是以維摩榻伴天
女解禪摩登室中慶喜證法即腐即奇非花非
幻漫露淨丑之脚恣逞兒女之歡看他布袋猢
猻東跳西勒始知門前田地水綠山清當場偶
傀還我為之大地衆生從渠笑罵詞共一百二

筆談 卷六

十首

剽語引

天地剽氣也日月河山剽影也人鬼鳥獸紛然
錯然剽夢也竺墳魯誥剽典也詩賦古文舉子
業剽語也蓋得道之精以遊無窮而其土以為
不化之物則必有剽與剽相尋于天地日月
河山人鬼鳥獸竺墳魯誥詩賦古文舉子業之
中以至世出世間謂之不朽謂之不滅總之此

不化之物而已矣余年十二而自以其意竊為
文章父師見而笑之又十年而以其文浮沈于
世什一收之什九棄之又復三十年而什五棄
之什五收之什二憐之什一歸之男子之義有
殺而無憐余弗敢受然余亦弗敢以收之歸之
者為是而棄者非也故錄其剽語以俟後世有
楊子雲不者剽之敝篋剽之蠹腹則已矣嗟乎
余之剽語如此而已矣顧影自笑胡蘆中有張

筆談 卷六

元長如此而已矣

蘇齋二約

飲酒約

性好朋友又有天幸不重絕于當世之賢豪
者故自數年病目以來強顏陪侍非為飲食將
以領玄旨開笑口也乃者殘光增蝕漸解白晝
雖喜客之性不能自禁然而動止倉皇噉嚼狼
籍客方起立我則宴坐我欲舉筯客正引盃頤

之倒之可嘆可涕當爾之時好友周親必然憐我夫以憐我之故使諸君臨食不樂我則何安此其苦一矣又行酒青衣無論頑鈍即諸曉主我聞彼笑意豈能自忍喜怒之情見客迷謬必然發笑情寔不堪彼為中節之歡而我有不言之恥此苦二矣又長隨奴子我所寄視凶醜之性公侮其主蠢然下走求庇于客或者止防主怒不顧主羞或恃客愛主為主生咎此皆吾所不見實則

筆談 卷六

人之時有其為苦三耳具是三苦毋索彼何敢告朋友慎勿召我若我為主不從客食客怒不食便請別去我心之苦甚于作客亮之宥之

作文約

生平識字不滿數行為人作奴已盈萬紙傳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然豈其然耶邇來病悻終夜悻悻客告我燒却筆硯勿藥有喜此徒妄語耳使吾文可以得悻又何患焉然因是少謝

戶屨但乘興為之片語會心欣然竟日久之病亦良已乃知筆墨作祟正為俗下文章使退之受金何妨譽慕昔長吉無命豈閑嘔心便欲斷鬚萬餘運運數百曰爾不見蠹魚無目飽嚼群書殺兔不言揮染五色者乎汝既傳粉難禁出場然恐率易之習不易消除請覓對症之方從吾所好唯是墮地以後種種貪求乃者饑病所驅老不戒得欲別俗鬼無出此符諸君慎勿笑

筆談 卷六

我交不匿心士故有癖耳

寒窓戲作二約

付長鬚掌管客至便以眎之客或嘲我不赴飲損趣不辭金損廉者輒荅曰正是學趣不赴學廉不辭也時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病居士病居息舫中不窺戶者三十一日矣

茶說

天下之性未有滯於茶者也雖然未有真於茶者也水泉之味華香之質酒醜米糲油盎醯醢

醬缶之屬茶入之輒肖其物而滑賈奸之馬腹
破其革而取之行萬餘里以售之山樓舟服之
窮酋而去其羶薰臊結懣膈煩心之宿疾如振
黃葉蓋天下之大滛而大貞出焉世人品茶而
不味其性愛山水而不會其情讀書而不得其
意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甚矣夫
世人之不善滛也遽之怪茶味之不香為作茶
說就月而書之是夕船過魯橋月色水容風情

筆談

卷六

六

野態茶烟樹影笛韻歌蒐種種逼人死矣

雪窓自遣

窓隙窺見同雲簷茅不聞集霰無樹飄花片片
繪子長之壁不粧散粉點點糝原憲之蒹布衣
自短猶堪絮起風中足指畫穿行看鴉鵲城角
屋張融之舟游情訪戴塵范史之甌礪志卧袁
党姬故解煮茶敲石無火王仙即思披篋質典
多鶴或云檻外封條悵望山陰之有橡俄聞庭

前折竹驚看篋內之積栢玄陰脉脉子卿齒之
與皎日增光玉屑霏霏孫康映之覺靈室生白
織兩鬢之絲文成雲錦飛履體之絮玉蔽長空
恨無道蘊奇才比物見推于叔父不數王元豪
右迎賓式重于暖寒漫看剪水率爾雕冰

祭樊父文

維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我師棠翁樊夫子
以疾卒于楚黃之正寢是歲五月十四日訃聞

筆談

卷六

七

崑山農工相與哭于野市人哭于巷門下某某
等各採辦香哭奠于生祠下越五十二日緘書
函帛拜授使者而為文哭之曰嗚呼痛哉夫子
而果逝也耶日何歲而弗麗于天斗何旋而弗
居其所而夫子果非逝也耶則夫泰山之或頽
黃河之時竭蓋事理之所必不然而亦有不必
不然者則又何必致疑于天之不可問而使善
者怠不善者肆耶第某等之所瞻依而趨步者

唯夫子之為質既攀轅而莫挽終翹望而靡極
即遂為天外之冥鴻深林之威鳳奇文秀理猶
足以陰長某等之骨而作之氣而今遂棄我弗
復返矣天乎天乎荆山之璞剖而未耀于天下
也耶合浦之珠藏而不久媚于澤也耶其記白
雪之樓而去耶其乘王子之鳧而飛耶夫子之
生也人之君子今之古人道之龍象類之鳳麟
其在崑也衆人之毋學士先生之父而胥吏之

筆談 卷六

六

神君槩乎白雲在望至性遄發揮清風于懷袖
委章綬其如脫夫子辭崑棠陰滿庭崑思夫子
惟蘄惟冰此固智愚賢不肖之所共知而共信
抑亦當今有志者之所願附以為同氣而同聲
而某等竊窺夫子之貌想像夫子之心有深而
不可窮者不然而何其度之抑抑而色之溫溫
商城無鑛崑人有生尚不足以抒夫子之萬一
而夫子亦邈然深思以為此何足云天乎天乎

詎謂舟中數語已奏雍門之曲楚水茫：遽聞
山陽之遽也哉惜絨書夫子獨坐廬山之頂今
日書去某等會哭婁水之濱天乎天乎誰與之
多而誰不盡其施也耶誰留其有常而誰奪其
無常也耶天耶人耶命耶道耶夫子其果逝也
耶果非逝也耶雲耶松耶鶴耶仙耶江派吳楚
淚灑西風夫子聽哉如聞其語如見其容尚饗

祭沈元澄哀辭

筆談 卷六

九

維萬曆三十年冬十一月三日是為仁兄沈元
澄寔寔之期其歲壬寅其月壬子其日庚申其
教下弟張大復束藹酌酒寓我哀思其辭曰痛
乎我兄之死也光明磊落之度飛揚掉之才軼
群絕倫之志發憤忠益之辭談笑胸開排盪氣
振有骨非賤死病長貧人之君子今之古人憶
與兄交歲在癸酉白門把臂倚馬數言兄不恨
予之無賴予不驚兄之過方雅操相先務存古

道奇文共賞誓不後人或兄俞而我吁如虎之
爭不必上殿或我嘲而兄哂同心之誼利於斷
金兄涉西岡我先布席我泛黃潭兄蚤迎門村
上花開時時班荆道舊酒後耳熱行行措足溝
中投壺角奕我讓兄才冷擊微言兄饒我興樂
此未歇幽爾明依依裏相逢幾迴鬚眉可見
漢重泉未曉終是彷彿難憑時聞古木悲號
意者金石之章聲：嗚咽陡看秋鶚奮翻應知

筆談 卷六

五

薄雲之義片片天飛怪風凌雨還疑戟髯談心
瑞靄祥雲豈是橫經論道忽：數載悠悠我思
所恨墓木若拱貧無短制赴此芊草未宿畧嘔
寸心悶書客問羨兄正性結為大年傳寫兄神
笑我後死何不速滅白眼問天昔胡調高之無
和倚風長嘯今胡仁壽之不然又况乎突冷如
斯伶仃似鄧長賁壯志款款下泉独抱孝誠陶
陶永夕征雁嘈：淚灑空幃孤影寒枝瑟：血

染江上卅楓吹旄風酸歌挽聲死一盃之土既
覆化碧之日何年夜雨傷神空山寂寂土膏凝
秀正氣漫漫兄事既終而我何待喬公車過之
痛步步斷腸蘇子簣竹之感葉葉成血呆不解
彈有弦亦絕何處無笛那忍再聞尚饗

居玄嶼哀辭

山林之性見人則驟野死之質不擾于原故佯
狂非聖托盲非真米顛盡船于書中狂衡過鼓

筆談 卷六

五

以自斃絕代異人風斯邈矣若夫喜怒哀樂不
知所措恣口傾倒其意云何挈手行游瞥然而
去吐舌陳義俯首便眠人莫能解彼亦不知昔
者吾友嘗從事焉故長洲散人居玄嶼名懋時
外形放浪中心混然挾絹素以東遊儼數屢而
至止寒蛩四壁殘書攤案濁醪晨引松枝夜燒
興有所至時同千里之彈琴意見暫偏輒如立
本之伏匿漫罵王孫非閑醉酒大笑欲絕不必

賞心持纁祈請漫擲機材窘市肆中人爭葵扇
狀似野鹿心實寒灰飲如吸川嘯逾鼓吹咄哉
若人可謂犯人之形無人之情任天之放不知
天之樂者也時惟冬月酸風裂鼻敝裘無煖足
指欲穿搔首西望薄遊故園忽膺二豎不及迴
轅嗚呼哀哉牀頭無火被不覆足兩目猶張顏
色如故婦子牽挽哭聲泉沸啓視手足一笑而
瞑嗚呼哀哉頡突煙冷雲釜塵生胤嗣僅延蔡

筆談卷六

女未嫁子畏蹶死吳趨公望沉魂鄧浦輦數
子夫子兼之嗚呼哀哉世上畸人其有總乎

鐵兒葬誌

鐵兒張元長初生兒也母顧氏娠七月生方娠
時大父九川先生夢玉一塊墜懷中大如瓜有
文故乳名曰鐵示非玉文無害也或云七月子
當長大父信之然羸甚五指僅如錐具體而已
及暮齒骨怒生秀目方口長耳豐準伏犀骨隱

隱貫頂見者莫弗奇之甫三歲能誦糖絕句幾
首首而尤喜誦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之語
大父頗戒乳母不令人見也適有巫媼視鬼者
見之訝曰此青州四舍人何在此乳母置其不
誠媼徐曰會當去久之病瘕疹醫禱一月始愈
又半月而痘疹見啼竟夜不止是時大父卧聞
雁齋中夢至大梵宮叅禮如來一人導之而東
阿羅漢結跏趺坐又道而西西則祖堂瓦甍皆

筆談卷六

碧琉璃色莊嚴璀璨一僧結跏坐蓮花臺上以
紅錦覆其首啟視之則兒像也大父放哭而覺
而童子候帳前報兒痘見矣痘九日不發竟死
是為曆五年丁丑三月十五日戌時葬之馬鞍山
陰大茅真君殿後年四歲其生以萬曆二年
甲戌四月十二日丑時既葬嘗欲誌之不果今
年己亥余再遊燕臺三月初九日道經潤州夢
兒笑語如曩時起而為之誌嗚呼夢而生之夢

已死之又夢而葬之誌之惡乎知余夢見之
原其有夢之者耶嗚呼此可以觀人世矣

馮雷葬誌

清河張元長之僕馮雷字子聲以童子事先大
父大父卒事先君子勤苦自勵未嘗以智先人
以虛駕物往往見信于里之長厚者先君子既
卒予不能事家人生產多困乏老僕之狡者輒
謝去雷獨依依惟力起舊業是望予既病瘳則

筆談卷六

五

又望其幼主終始不懈年五十二妻潘氏少雷
十二歲早夭葬于馬鞍山之阿無子生二女長
嫁金鳳鳳予童子也次嫁楊楨雷既疾亟猶強
扶賀節見予予聞其經紀後事甚悉告之曰汝
身非汝有也可置之汝病瘳矣雷自是遂不復
念又兩月乃瞑遣鳳來謝意欲啟潘婦之藏而
合焉且曰為語主人倘不忘幃蓋之義苟存其
姓名異日者即為若教氏之鬼而目長瞑乎予

潛然許之雷既葬玉山之陽乃為之銘付鳳且
勒之石銘曰死不忘其主生欲留其名呼婦同
穴長蔭松陰吁嗟馮生亦何愧乎天與之形

有傭書生陸弢者少以其業侍予浮沉四
方且數年矣客歲顧予張行可先月軫中
瞿然請曰公方有文章而弢病且死懼不
復從事豈有帳中秘弢堪為後者耶吾願

筆談卷六

五

也予聞之惻然自愧吾非羊叔子而弢幾
湛矣命兒子桐取筆談雜付之錄未五卷
而弢死稿藏篋中幾供魚腹今年夏海虞
瞿元初梁谿鄒公履促予付諸梓人予乃
請之華亭陳眉公又請之善師湛元沈先
生皆曰可于是求吾友顧孟兆唐淳伯校
而刻之凡六卷蓋弢書其五其六則茂苑
章林石所補也時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初三日貞節堂記

方外友

悟善字隨時

廣先字蘊虛

廣清字霽澄

海從號巢雲

寂靈字歸元

真志字定慧

門人

顧天挺廣伯

錢 賓于王

李 熙伯雍

譚仕登元龍

筆談卷六

鄭胤驪彥逸

朱泰徵子將

沈 綏叔和

孟時來幼逢

張 桐子琴

張 櫟士美

張 樗子喬

聞雁齋筆談卷之六畢

聞雁齋筆談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大復撰是編大抵欲仿蘇軾志林故多似古

人襍帖短跋之格然所推重者李贄所規摹者屠

隆也

河上楮談三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河上楮談

三卷》提要

河上楮談敘

曩余在金陵往從諸長者遊得聞所未聞遇曹中無事時取架上書誦一二過稍紬繹其義偶見管一班又憶往昔長老所稱說一一命楮生錄之積幾成帙會領渝州守郡故繁又多奔走之役更不暇理既由渝守移潼關關地雖當險塞然簿書少暇賓客軒蓋來有時是歲夏五月天雨閉門獨坐琴鶴軒中取曩所錄閱之意稍會又更益數語追念金陵舊好及生平所知交亦略疏其出處大槩存之為傳雲小志以示不忘蓋旬有二日而畢視曩日三倍之乃刪其繁雜取可代客言者都而命之曰河上楮談而附以志其言漫無詮次惟所手

錄為先後曰庶幾籍以贅容無事帖
帖為也或曰桃林之塞為函谷即今
關內地昔柱下史乘青牛過焉關令
尹喜強為著書今其言五千故在也
言道德者師之河上公者當漢景帝
時結草河湄為菴居之景帝從授柱
史言已雲霧晦冥天地斗合失其所
在彼二氏所言何如哉而子顧從河
上為是也余曰唯唯否否夫子不云
乎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余
茲備抱關之吏幸

皇路清夷桴鼓不驚不以其暇從牧猪
兒袒跣呼梟盧又不解奕不能效蛛
絲蟬蛻斃其精力為爛柯者所竊笑
吾庶幾為此即不得稱賢於無所用
心殆將免矣儻以是質之長者為發

墨守俾淺陋日有益又詎知非厚幸
哉則吾籍吾談多矣因敘次其語弁
之以俟後之日
萬曆己卯夏六月朔秦關散吏郁水
山人朱孟震書

河上楮談目錄

卷之一

高皇聖度

報應之巧

練中丞恩遇

練中丞遺事

花狀元書樓

周所立

胡惟庸

五穀樹

孫典籍

王吳死節

明玉珍父子

鄒興

鷄鶩食邑

關鐸萬勝

金文靖

聶大年詩

楮談目錄

一

前輩博雅

建文遺事

葉希賢

陳尚書詩

劉文安母

石潭戒舟人

枝山志恠

壽寧侯

練中丞降箕

石龍城

洗墨池

蕭公靈異

周公狗

白髮詩

魯孺人節

黎先生

教中丞去婦

黃給諫

胡廷尉

睢寧恠

武昌風水

胡後坡

淮清橋鬼

乙巳土食

麻陽苗亂

洞庭水鬼

桃川洞

盤瓠石

辰砂

水銀

張長壽

岩洞奇異

玉筍夢

廣壽石刻

虹沙夢

石匣池

雷斧石

東海使者

田生傳

前輩風節

楮談目錄

二

許先生

睢寧蜘蛛

記前生

京師宅

胡貞烈

金陵泉水

古鑑銘

詩識

卷之二

萬鑑遇呂祖

二僮傳

梁公

閩中孕婦

四節指

羅氏婦

魘魅

王中丞

張中丞集

石鍾山詩

灰石	陳憲使
峨眉佛見	昌州海棠
荔枝園	釣魚城
石頭草菴歌	溫湯寺
定遠白兔	井露
謝慧卿	唐行宮礎
箕仙	孟密寶石
巴中二水洞	華嶽靈異
武安靈貺	漢壽侯爵謚考
秦宜祿妻	女媧風陵
惠逸人	華州二烈女
趙生食澡豆	裴黃嘲謔
甄生滑稽	史記錯誤
吳起蘇余	荆軻傳
雍樹	恩公
牛鼎善畫	陰重不泄
同姓名	秦觚投筆
喫酒救火	慶虬之
二杜二陳	張世傑
杜標語	寶積記

紀事差誤	著書遺誤
古今詩誤傳	太白集
永王東巡歌	長干行
太白贈杜詩	杜註
杜誦詩	韋蘇州佳句
杜常	僕散公詞
鴈門太守行	四十雙
節婦詩	簡西岳
升菴在滇南	黃夫人
李玉英	古今才婦
骰子詩	朱素娥
趙氏女	高王二傳奇
卷之三	
停雲小志	
河上楮談目錄終	

河上楮談卷之一

新淦朱孟震東器甫著

高皇聖度

高皇帝廓清海宇驅逐腥膻而又不階尺土以有六合自有帝王以來功烈之盛無與爲比惟漢高起泗上亭長滅秦誅項爲幾近之然漢高不事詩書輕士嫚罵

高皇帝既克太平卽延禮儒臣陶安李習方取金陵卽遣使聘秦元之訪問政事而又時引儒臣談論經義作爲詩文天藻煥發真不世

續漢書

出之主也及元主既殂爲謚曰順後復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屢遺書幼主入與其臣劉仲德朱彥德書令諭幼主取其子歸至七年九月竟遣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歸仍厚賜而面諭之曰爾本元之子孫國亡就俘曩欽卽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遠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又致書幼主大矣哉帝王之度

涵蓋天壤所謂商周終愧德克舜敢論功者詎獨區區征伐政事之間哉

報應之巧

自古盜竊之君聶聲紫色雖能暫奸天位然不旋踵而禍敗隨之至得失之際造化者又獨巧爲報應不爽毫髮秦滅六國楚最無辜而卒之滅秦者楚也魏以鬼域代漢狐媚欺孤而芳髦廢弑慘於辨協璜封陳留爲獻舊國較若銖兩晉之取魏自爲得矣乃冒姓之劉淵起而議其後至繼司馬而禪者又彭城

續漢書

二

之劉也朱梁篡紀李宗以覆沙陀之賜姓乃壓鄆州而蹙之元起沙漠穢亂中原宋趙氏之禍下及陵寢不知瀛國之封已陰奪其祀至倡群雄而開我明者則林兒之宋也孰謂天道夢夢哉

練中丞恩遇

鄉先達練先生子寧洪武乙丑廷試第二余鄉人至今稱爲練狀元蓋是科會試首黃子澄次先生次丁顯及廷試丁首選次先生次黃子澄先是

高皇夜夢三絲墜地將臚唱以子澄年少論議過激稍抑置二甲第一而以二甲花綸易之三人者姓名俱有絲適與夢叶

高皇喜甚俱賜狀元授翰林修撰於是京師有黃練丁丁練花之謠他書以為黃練誤余鄉舊有狀元坊在學宮之左余少時猶及見之今毀矣而先生集有送花狀元歸娶詩花娶未幾卒先生詩有云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蓋諷之也人謂先生詩識云又先生父伯尚洪武中以起居注直諫謫廣德州同知

比登第

高皇帝曰江南無練姓是必伯尚子也考吾學編資治通紀雙槐歲抄塵談丹鉛狀元諸錄及陸文裕外集諸書所載互異未有得其實者歲抄謂子澄第三名得之中秘不應錯繆若是豈革除之際前錄盡毀而秉史筆者亦不及詳攷耶至以三絲為雙絲謂狀元為美稱又謂以丁易花者皆出臆見水東日記又謂是科狀元為張顯宗而以雙絲事附之此尤誤矣張辛未許觀榜第二非狀元也前輩

博學多識諸所記載必當有據後學小生僻遠寡聞非敢輕議第練為鄉人而長老傳聞非一皆鑿鑿可據若先宜入外家魯氏世以儒業著玉屑集有送魯師德詩集中詩多出其家所傳聞尤可信者先生大節耿耿區區一第不足輕重第當時

大君寵異三人至形之夢寐若抑黃一事非英明蚤見何以及此故特筆之以俟博雅君子他日採擇且以備鄉之故實非敢為異也

練中丞遺事

練死於靖難

文皇帝怒其不屈誅及十族余先族祖及先宜人吳氏祖俱以詩朋謫戍其他以片紙隻字株連者幾千餘家練有一妾一女靖難前俱留滄後就先生金陵先生一見輒泣下不止蓋知二人者不能死也先生死俱發浣衣局仁皇帝時女得歸嫁東坊陳氏今滄有練小女戶云練之先由三洲居城東坊為東坊民而祖籍尚有人靖難時或死或竄俱無存者今三洲有村農姓練氏蓋遠孫也羅太史洪先

過三洲訊之因哭以詩曰三洲烟草暮江濱
未問遺墟淚下頻破冢有山歸別主遠孫無
食寄貧隣百年天地誰非幻千古綱常獨在
身莫爲英雄倍惆悵天涯多少未歸人

花狀元書樓

花狀元家藏書甚富魯之先有隱者某博學
嗜書尤善篆戲曾授徒東魯積求修幾二百
金歸道錢塘適鄉富商數人以篆戲與他賈
角輸直百金見魯至請與之角魯先從傍觀
知其以二馬勝次日與角盡還諸商直并得

卷一

五

瑪瑙衫一乃從花氏遊盡捐所得書以大船
載歸魯故藏書諸達官過途必從魯借觀今
微矣書散逸殆盡余家所得第大倉一稊耳

周所立

余鄉磐谷國初有周所立先生者善口辯能
詩文所馳不羈今所傳僞漢上梁文其手筆
也時有定住字子靜者爲陳友諒守臨江與
周詞賦往還頗密子靜与

天祖抗于鄱湖被殺周哭之以詩曰綠錦池頭
舊使君近傳消息不堪聞的盧竟死檀溪險

鸚鵡翻成鄂土墳蒿葉滿條生夜月棠陰迢

迤起秋雲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

文清江重鎮牧旌麾常憶蒸餠餅餽時文采

風流三國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

濤變金鳳翻從澤國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

人揮淚岷山碑至洪武中以臨江十才子同

梁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黃體方徵入京練中

丞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其子以

明經中鄉試仕止縣令先生扁其門曰皓首

窮經郡祭酒馳四方之翰墨青雲接武邑大

卷一

六

夫化百里之絃歌黃體方亦余近鄉人仕止
王官詩效李青蓮亦俊爽可喜余僅見其古
風一篇二公家世微矣集皆散落志亦無及
之者良可嘆哉

胡惟庸

高皇帝詔罷中書省以胡惟庸事覺故也故諸
載記多不同如憲章錄云惟庸總中書政專
生殺黜陟資威福兄子妻李善長從子佑相
結擅權以陸仲亨費聚掌兵馬令都督毛驤
耿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令

太僕寺丞李存義陰說善長邪謀事皆未發
會徐節商嵩上變告

上命群臣訊之惟庸遂死陳建資治通紀云丞
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
其謀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勃舌駛不能
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搥亂下奇垂斃右臂折猶
奮指賊臣第

上方悟登城眺察見彼第內衷甲伏屏帷間數
備卷上

匪亟還遣兵圍其第罪人就縛召奇死矣追

封右少監賜塋鍾山唐樞國琛集云太監雲

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通胡惟庸第刺知逆謀

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蹕勒

馬銜言狀氣方勃碎舌駛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搥搥亂下雲垂斃右臂折猶奮

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

匪亟返機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賜塋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太平

門外鍾山西弇州山人史乘考誤云胡惟庸

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舶約是

日行弒即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蓋

薛言事發于徐節商嵩陳唐言事發于雲奇

而王言主陳而詳其謀逆之實余官南刑曹

曾遊鍾山雲公墓實在焉有穹碑載其事其

悉則出雲奇似為實錄或事發時徐與商繼

上變未可知也而薛並奇前後逸之似為失

實

五穀樹

留都大內丞相府相傳有五穀樹其質如鐵

石樹中能生物如五穀諸曹有事大內者往

往入觀之第以禁地人不常至不得就彼一

驗耳

孫典籍

孫典籍黃五羊人有詩名今廣中刻五先生

集孫其一也

高皇時坐藍玉事死臨刑口占一絕曰鼉鼓三

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

高皇得詩怒監斬者不以聞因并殺之雙槐歲抄載朝雲集句數十首殊膾炙人口乃以註誤不得其死惜哉

王吳死節

資治通紀載洪武六年梁王殺我使臣王律吳雲等攷他錄律以五年正月使而以是年十二月死雲以八年使而以是年至雲南沙口爲戴知院等所殺非梁王也憲章錄逸王死不書而通紀合王吳爲一俱誤

明王珍父子

九

余以甲戌之夏領重慶符重慶古渝州也勝國時明王珍據其地國號大夏今府治即其殿基譙樓即午門也舊刻天下太平字尚存余一日登玩其上見所懸奉天殿金字扁置積塵中亟命燬去橫江鐵鎖三今故在督糧碎宅中一日構小軒發土有石龍二蜿蜒丈許口有穴似當時宮中注水具然基湫隘殊其淪形勝固奇第山石參差勢急促無停注涵蓄之意僅有險可據耳他載記謂據成都誤也明氏當宇內擾亂獨據一方頗能撫有

其衆天兵至彭氏母子就太平門面縛不血刃民得免兵革渝人至今猶稱明主人云其左丞宅亦在城中頗高大爲綦江羅氏居余及見之左丞者戴壽也右丞萬勝者黃陂人智勇無人王珍寵愛之甚妻以弟婦號明二開國之功勝居八九王珍殂昇即位勝與知院張文炳有隙密使人殺之內府舍人明昭因矯彭后旨殺勝保寧守將吳友仁以勝死非辜遂據城不受命戴壽攻之友仁登城語曰使參政文彥彬來吾即降矣彥彬入乃告壽殺明昭友仁出詣壽軍馳至重慶謝遂爲君臣如初昇性溫雅好辭賦其賦桂花詩云萬物凋零我獨芳花心金粟帶微黃莫言些小難堪玩露冷風清天地香昇降後封歸義侯後送高麗彭氏召入宮俱不知所終

鄒興

鄒興者隨人也仕王珍活灌縣饑民有功守瞿唐中火箭死

高皇帝嘉其節爲立廟夔關祀焉

鷄鶩食邑

明氏存日以長壽墊江太足爲鷄鶩食邑所
徵穀以石計後遂以定稅額故三縣歲課獨
重云嘗條其事上官以額久定不便改第稍
爲減別徵然後當有處也

開鐸萬勝

開鐸崇仁人豪俠負氣嘗北遊賦詩有西風
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後以策干劉
福通號開先生與破頭潘沙劉二等破元澤
潞等州掠塞外焚上都轉破遼陽兵不留行
遂度鴨綠江入高麗高麗王奔耽羅海中

其臣納女請降將校以下皆配以女鐸恃姻

姪荒妮無備高麗密繫其馬山間一夕傳王
命但非國人皆殺之關沙遂死萬勝者黃陂
人壯年智勇無人明王珍愛之妻以弟婦稱
明二王珍僭號改元以勝爲司馬復姓萬二
年遣勝攻雲南勝兵不滿萬咸以一當百二
月抵雲南元梁王宇羅先二日走也金馬山
以自固夷部皆震懼約降遂上平雲南表曰
大軍甫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又曰慨
念中華之貴反爲左袵之流在位貪殘生民

困悴又曰初臨烏撒蠻酋迎款以供輸繼歿
馬湖敵壘望風而奔潰因以馴象爲獻王珍
遣使勞之初勝之入雲南也元兵不測其多
寡既孤軍深入饋餉不繼梁王獲勝親吏知
勝兵僅八千人又皆瘡痍遂聚兵大理勝知
情見勢屈乃引兵還夫以漢唐全勝不能克
六詔而有高麗二人者轉戰倏忽俾二國之
人智不及守勇不及戰堅城重險若履平地
可不謂才略過人哉鐸以驕淫死勝以孤軍
敝使鐸左右有人勝鄒李繼至又得主而事
則二人者當前與英衛論功後從藍傳紀績
矣僭竊中未嘗無才特在人主駕馭指示之
耳若二人者乃爲福通王珍所得惜哉

金文靖

練中丞子寧金文靖幼孜少在膠庠相友善
中丞謂文靖曰子他日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二公後俱以春秋魁多士臨春秋之盛蓋卽
二公後稍傳安成今人知安成之盛不知三
公實始之也中丞死靖難而文靖從
成祖入內閣其勸班師及密謀不發喪最有功

社稷傳云公處僚友能讓鄉父老相傳

成祖謂公金老實然以文貞文敏之才同心共濟愈於忌賢者遠矣至却或人之請卒不爲子弟求祿老實者不當如是耶良臣之期爲不負矣

聶大年詩

臨川聶大年爲仁和學諭后以修史召至京卒其詩在國初頗爲人傳誦有辭四省校文詩云名藩較藝遺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大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林寒木葉疎寄語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

前輩博雅

余郡前輩博雅在宋稱二劉三孔貢父至識歐公不讀書他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存有六帖雜記餘皆泯泯國初邑先達稱魯侍郎得之張司城美和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史金帛之賜魯爲首編禮書歷舉傳記以決是否二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

上辛鍾山撰耳露賦獨見稱賞嚴陵徐遵幸曰

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筆爲舌一以舌爲筆蓋指宋學士濂及公云今其後皆爲耕農無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撰著最富載性理諸書又有群書備數傳于世洪武中以十才子舉後致仕歸

高皇親洒宸翰賜之今尚存余同年進士張員外克文鄉進士克文其後也

建文遺事

建文君之生也頂顙頗偏

高皇撫之曰半邊月兒也又與

文皇侍奉天殿

高皇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可對之建文曰雨洒

羊毛一片氈

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又試新月詩云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江湖裡魚龍不敢吞

高皇蓋策其不終而知必免於難也乃匣髭縚及牒授之曰有變發此或云劉文成教之及靖難師至發之乃楊應能慶牒也遂削髮披

繼從地道出有程濟者朝邑人有道術爲衆池教諭常寢食朝邑而治岳池事不廢先上書言某日西壯兵起繫至京下獄後兵起以編修克軍師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往祭碑人皆不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怒令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按碑索諸將名族之獨濟姓名以推得脫至是與御史葉希賢從每遇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免遂自湖湘入蜀由蜀入貴州程番店白雲寺由程番入雲南武定居獅子山復由閩最後

入廣西橫州南門居壽佛寺十五年僧徒聚者日衆又遁居南寧陳步江一寺僧聚如初又去南寧雲遊四方正統五年復至廣西思恩適知州岑瑛出當道立呵之不避索度牒視之乃楊應能也因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朱允炆也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潛由地道以出由湖湘入蜀雲貴關廣轉徙流落今四十年老矣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送赴京寓太興隆寺號老佛程濟從焉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嘗曰此海外高僧

科道官恐其惑衆乃下獄朝廷不忍以太監吳亮經侍建文使審視老佛既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佯曰否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飴之何誑我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老佛入西內卒塋西山不封不樹程濟者後不知所終云或曰朝廷命三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一人至建文君曰我昔欲殺曹賊擲下金鎗誤中一人是汝也今瘡癥在乎解襟示之遂抱頸大哭良久乃止諸中官爲之掩泣蓋曹國禦

文皇敗歸建文君鎖之太廟持金鎗謂曰國若亡爾必先死于此後城破不久殺云鄧人黃潤玉爲廣西提學見建文君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鍾是歲陞思恩州爲思恩府先建文君焚宮時

文皇疑匿僧溥洽所以他事禁錮洽又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三卞爲名又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不可得嘗賦金陵詩是日乘輿看曉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

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又詩曰流落江南四十
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
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
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風逐
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
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
宮猶望翠華臨又曰閨罷楞嚴磬懶敲笑看
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
里高欵段父忘飛鳳輦紫裝新換袞龍袍百
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然考通紀
憲章錄皆云歸自思恩野記傳信錄皆云歸
自雲南吾學編於遜國記云自滇南呼寺僧
曰我建文也乃聞于朝乘傳之京師於吳亮
傳又云出自田州土官所今觀思恩之陞爲
府及黃督學潤玉言其歸自廣西爲實此一
事也以鄭端簡之該博亦或自相矛盾後生
淺學則又妄所取衷執

新月詩出草木子王司寇元
美以爲元順帝作

葉希賢

葉希賢一名雲浙江松陽人國初以賢良

進任監察御史去後授士于六月之變家
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乃發喪以衣冠歸塋
希賢實從嗣君出亡隱姓名削髮爲僧西南
走重慶之善慶里遇隱士洪景賢與之遊常
往來白龍諸山傍有松栢灘灘水清駛每就
憩焉景賢素豪有力爲之寺希賢率其徒數
人入居之朝夕誦經呪人諦聽之則易乾卦
也景賢固知其非常人婉辭之曰相釋誦儒
將儒行乎不可可誦佛經希賢亦會其意
遂專誦觀音經寺因以觀音名希賢好觀楚
辭或放舟中誦朗誦一葉畢輒投於水而哭
哭已又誦終卷乃已性又嗜酒日注一壺俟
客客至即飲客不至雖稚童牧豎拉之入飲
飲半酣呼兒童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
號雪菴和尚一云希賢號雪菴頰形秀爽指柔白剪
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感
愴人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
也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遺詩若干首可
真子爲刻之時有補鍋匠亦毀形韜跡往來
隆安里中竟祥狂以死蓋希賢條友同出亡

者也又有河西傭及馮翁則莫究其踪跡云
此出攜李郁衮盡心錄攷鄭端簡雪菴和尚
紀曰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末又曰此松
陽葉希賢也至葉希賢傳則曰葉希賢監察
御史也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
侃自負建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
二大將失律金川門失守又詐藩守門者後
坐逆黨死之則與雪菴爲二人矣然詳葉傳
死不甚明其爲雪菴無疑余至重慶詢松栢
灘今屬順慶府大竹縣士大夫亦云葉希賢

補遺卷十

十九

即雪菴云

余既述希賢事矣偶閱王中丞筆記有葉希
賢傳贊因附記焉葉希賢松陽人繇賢良舉
異等授監察御史事建文主有直稱壬午
文皇帝下京師兵亂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
位哭而希賢實不死陰從建文主出走變姓
名削髮爲僧亡何至蜀重慶建利松栢灘朝
夕誦經咒不絕或聽之乃易乾卦也而又時
放舟中流歌楚辭畢大哭乃歸又有補鍋匠
者不知何姓氏毀形爲人傭工往來隆安里

竟徻狂以終人蓋言亦御史希賢同出云逸
史氏曰偉哉諸賢乎爲建文君死也然所仇
猶從義焉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回面而改嚮非
忠也激忿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托
方外之奔跡下可見故主無辱先人若葉生
輩者足矣贊曰壬午之載帝蹶於藩神龍潛
藏哲何淵猗歟二臣各徇所安不見比干爲
奴則難

補遺卷十

二十

陳尚書詩

陳尚書汝言潼關入天順初以奪門功至兵
部尚書後竟坐石亨黨敗然其詩亦清麗可
誦秋夜云喔喔荒雞唱五更起瞻北極大星
明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江海
久慚生計拙干戈深動故園情尺書望斷南
來鴈惆悵空令涕淚零余入關意家必有集
存訪之後人微甚矣關志僅載汝言資敏家
貧嗜學不倦時衛未有學廼遊荆蜀訪聞人
學學成歸客寓西安有某公者每夜閱讀書

聲不輟問之因閱所業乃爲占籍長安遂魁
戊午鄉薦壬戌登劉儼榜進士潼士選舉蓋
陳爲首云

劉文安母

宗伯永新洞山尹公臺爲余言劉文安母夫
人事甚悉頗與祝京兆野記異尹翁者公會
祖也與文安父石潭先生髦交莫逆翁莊居
在潭之上去先生居隔一水每歲秋翁攜酒
邀先生過莊居談論連日夕先生素負氣節
雖甚貧絕粒亦無所干翁每歲莊之入悉貯

櫛說卷一

二

以待先生先生年四十無子翁勸之買妾曰
吾莊居張姓者有女三俱未適人儻有意余
爲君聘其長者於是擇日令其室會先生之
室俾於莊居見其女女稍聞之避山後萬松
中不可得見止次女侍前奉卮酒因相與謀
曰長者去無福次者當之可也乃共取鰥繫
其耳於是次女竟歸先生是生文安公與方
伯少叅春元四人文安貴封夫人年八十餘
尚健稍前知未來事天順癸未二月十五夜
文安第試禮聞夫人忽曰今夕月色紅甚恐

禮闈有事是歲禮闈果災文安第僅以身免
又言莊後有萬松嶺其上有玉女祠自夫人
生神像屢塑不就終其身云又言文安少七
歲時翁與先生從潭中浴解衣掛枯樹文安
在側翁曰千年枯樹爲衣架爾可對之文安
應聲曰萬里長江當浴盆翁曰是兒他日必
大用今張氏子孫尚爲農劉子孫甚盛過其
家敘中表不廢野記稱拯溺而得其母蓋妄
也考先生母本姓錙氏非張氏也恐尹公以
同姓諱之與尚俟他日質之也

櫛說卷一

三

石潭戒舟人

石潭先生篤學好古起居最慎然頗近迂相
傳先生計偕買舟北上戒舟人曰舟止許去
岸三尺舟人曰秀才第閉船牕無出外我則
如約於是先生居舟中舟人竟放舟中流不
知也先生後覺之竟不北上終其身不仕

枝山志恠

野記作于祝枝山允明枝山好集異聞而書
爲吳中第一每客來談異則命之酒或與之
書輕佻者欲得先生書多撰爲異聞以告先

生不知其偽輒錄之今所撰志恠蓋數百卷中可信者十不能一野記所書大率類是矣

壽寧侯

尹宗伯又言近世紀錄多失真如救壽寧侯事出李蘭汀閣老而徐咸錄於張文忠傳蓋是時文忠罷相尹公在京師

世宗內批甚厲蘭汀懸之午門以示百官公所親見也

練中丞降箕

余邑城東百華寺練中丞舊游地曾有題云

楊漢春

二十三

閑抱瑤琴訪百華者是也先大夫爲庠生時歲大比督學使者將至有宋某者頗自負授徒二十餘人就寺肄業乃請箕以卜進取箕動如飛問宋某云何書曰黜宋不平之諸生叩之皆書一不字宋大恨恨因問仙何人乃書曰乘春重過百華臺野蔓穿窓帶綠來柳底黃鸝聲欲碎花間青鳥意還催又書一練字乃知爲中丞也將去復書曰宋某事勘得是實是歲宋以文藝黜二十人無一錄者中丞精爽尚未忘故鄉耶又何其言確而中也

余亦嘗叩箕中丞有贈詩數首寄寓期待之意辭稍質茲不錄

石龍城

臨江爲石龍城父老言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角爪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有神術察龍爲恠一日運霹靂碎之今城中民家有石如假山置屏間皆龍石也石色白文隱隱類鱗甲居人習見之亦不以爲異

洗墨池

邑百華寺有讀書臺陶桓公故蹟也下有洗墨池池今爲井寺僧云往歲邑有占魁選者池水盡黑鄉先達劉公麟占禮魁是歲水黑甲午黑先大夫應墨泉之號以此戊午又黑余復忝竊桓公母爲淦人第不知桓公曾寓此否也池真偽尚未必然所謂黑者亦泉脉偶然不足爲異也

蕭公靈異

余鄉太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公名天任祖伯軒宋咸淳間死爲神立廟元時以其

子祥叔合祀本朝嘗遣官諭祭公永樂中屢著靈異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相傳公客遊四川時從舟人求寄一猫重千餘斤舟人難之公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去不知所在舟至洋洲船淺不進前夕其家夢公云吾寄一猫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至江問客舟猫所在舟人恠訝家人云昨夕吾翁夢報我因共曰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寄猫後不果來豈即此也因共從舵尾索之猫繫其上又客舟載芝蔴江上舟忽漏然不可尋因共祝神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如故索之有一魚從漏中出腐矣年八十一坐化洞庭之上

成祖北征見有神從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封順天王今其猫在廟門之右大可盈屋又有甃桶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時囑無葬我第以甃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者叩之無不嚮應於蜀尤著云

周公狗

有周公者余鄉人去余舍僅一里許其像乃

肉身瀕江舊有廟後圯家人移入舍祀焉相傳公爲水神大著靈應有爬沙狗能爬沙湧泉水余舍之後通大江岸高三四丈上多民居近十年岸崩及民居下爲一深潭潭上下水甚駛潭中有一物狀如黑犬第脚稍長每炎暑時從潭中出曝對岸沙中人競噪之輒復入水或投之石殊不懼如是者三四年今潭又稍平是物無復見矣豈張司空所謂癡龍者乎抑即公狗也

白髮詩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唐人詩也先祖素齋府君挽周氏父子云于今白髮無公道不上周郎父子頭蓋反其意而用之也府君少豪俠好義尤喜爲詩惜散逸不存余又嘗於敝曆中見和唐人無題四首俱有致後計偕往來數四歸檢篋中則已化爲烏有矣止記一聯云綺檻留雲迷薛荔玉簫吹月隔芙蓉此外有桑榆詞稿尚存

魯孺人節

外祖母魯孺人者珠溪魯廣文嫂女也魯故

儒籍嫁外祖吳皆蓋翁外大祖梧岡翁晉忠
博雅能詩外祖年未弱冠尤有俊才鄉人稍
長者皆來就學孺人年二十一外祖得弱疾
甚劇無子止覽宜人年尚幼外祖爲詩一篇
書付孺人曰善視之詩云魯女吳郎美一雙
何期郎逝女孤孀蛾眉不許他人畫雲鬢休
同舊日粧我口祇今啼杜宇爾身從此效鴛
鴦西風慘慘黃泉路地下人間兩斷腸又書
一紙曰明中豈料無天地暗裡休疑有鬼神
遂卒孺人誓志撫先宜人而朝夕紡績養梧

補遺

子

岡翁翁卒先宜人適先大夫孺人日夕囊所
遺詩佩之年六十餘始就先宜人養八十卒
余弟李奉樞葬吳氏鰲頭山孺人性烈烈如
女丈夫即心甚愛先宜人然每正色戒之先
宜人舉諸子晚孺人保抱鞠育恩甚至余稍
長見囊中詩未嘗不對孺人泣相視也監察
李公循義按江西爲扁負烈嘉之第惜後無
人疏列之朝不及表揚之爲可痛也

黎先生

先大夫在邑庠喜爲詩與黎先生汝登雲交

補遺

子

莫逆黎有滄洲書屋先大夫嘗就其中倡和
或共放舟中流從先大夫湖上飲一日元夕
乘月從滄洲來適族人張燈湖濱因邀黎共
飲酒闌黎去又邀之返見一人醉從月下歌
黎喜甚先大夫復取大白酌黎因聯句曰萬
家簫管沸樓臺想見金吾九禁開清夜何人
歌不寐滄江有客去還來燈幢掩映尊前動
春色分明月下回輸與山人得三昧酒酣餘
興更添杯又咏老人燈云白髮缺三字身輕
火煉成形容雖潦倒心孔却虛明前輩風流
交契可想見矣

教中丞去婦

太公釣渭代傳覆水之辭翁子負薪室有後
車之載窮達遲速難可預期至結髮之歡中
遭厭棄如二公者尚爾況其下乎鄉先達中
丞教公宗慶新喻水北里人少寓思南家貧
績學不輟婦屢求去公從之未幾入郡庠是
歲舉鄉試婦再適郡胥窘如故公送入庠時
過婦門婦竊悔之矣及領薦還郡鼓吹迎公
婦見悔恨逾甚是夕自經死公後娶今南京

兆羅君繡藻女兄閨闈甚睦又自爲室其女弟相守無間云夫不忍一日之約而絕百年之歡婦之死晚矣乃教公貧不廢學勇不溺私卒之身與名樹立烜赫與二公相望而三偉哉此可以風矣

黃給諫

鄉先達給諫黃公名仁山號北川居士當

世皇初年爲南給事中直節耿耿不爲苟合時永嘉當國公抗言疏論又每同諸大臣會議公言不輕發諸大臣皆忌公曰黃某奴視公

楊諫本一

二十九

卿因坐是屢謫公不爲動晚居鄉更爲和易喜獎誘後進余與表弟鄉進士吳子明去公居不二里嘗候公公每出酒飲與論世事性能飲嗜書酒酣間爲說往事一二則至夕乃罷最器余二人歲計偕公必命酒酌二人爲餞丁卯公年八十二余往辭公公呼酒酌至醉謂余曰子此行必高第幸自愛子明雖才恐一鄉無二進士當少讓子夕送余出公立門外視余行泣數行下又曰吾老矣此行不復得見子因共悽然久之乃別先是戊午余

舉于鄉時分宜當國權勢熏灼鄉人無不遊其門者公謂余曰此行當自酌旣爲鄉人不得不一見第不宜數數勉力此行無失身也戊辰余成進士授南刑曹公走書規余曰南都多鄉人商者每來訪謁候門甚虧雅道子不宜拒第禮而遣之余心服其言後二年卒嗟乎公之愛余至矣

胡廷尉

廷尉練溪胡公名叔廉爲人和易居鄉尤退約絕不以勢位加人鄉有武斷者凌之亦不

楊諫本一

三十

校也尤喜獎進後輩余與同年朱文卿在邑庠時公時取其文讀之輒擊節稱許聞余爲先人卜地即推所卜與之不少吝又令其弟約余爲文會會畢公每寢輒起呼燭把誦爲評品稱說乃復寢余讀書虹沙公一日放舟同李廣文訪余談論連日夜將別取酒臨江坐釣石上令童子摘黃菊入盃中飲數爵因誦杜公詩曰舊摘人頻異新香酒暫隨又囑余曰吾鄉所望二三君幸勉力自愛已咨嗟良久別去後二日公卒嗟乎公似有前知者

矣公在分宜當國時厚自韜晦在省中若策虜情等疏皆國大計後分宜胄子縱日甚公稍忤其意即託疾歸令臨海時值海上颶風水溢居民漂溺死者萬計公一一行視其地爲收而掩之又識今司寇王公爲婚秦氏延之官舍卒成其學夫人劉氏温州二守謙夫女兄賢而多識尤知書公在省中一日曝所交遊書夫人間視之爲品詞語藻謬情相與真偽驗之良然里中婦或從夫人誇公榮達夫人輒顰曰主上英明百官廉潔將順不暇

楊東峯

卷一

三十一

朝承恩暮賜死非虛言也何榮達之有公卒後三月毆血死

睢寧恠

先大夫以乙未上春官不第署睢寧教睢自劉六之亂死者十九庠無完舍先大夫假楊氏民舍居焉舍近學宮後有大池一居民言賊殺人輒投池中積與池滿每兩夜鬼啾啾有聲人過者或溺或迷不能去學宮禮殿後有穴五六居民指爲大兎穴大兎者狀如犬稍大每日午人靜輒出殿前向日人從隙中

窺之噪而入輒入穴中不能得楊氏居有書院一往往夜中踰垣入余家老僕賴持藥逐之中其腹墜垣下輒躍而去書院學子二十餘人每夜扃戶歸一夕門鑰不動諸學子書悉裂爲碎紙積室內惟余與南平游明府於北書獨全置案上室內又有虫大如榆莢背若人面耳目口鼻俱全余童子時亦不以爲異也豈積冤所化耶大兎不知爲何物記稱媼能食墓中死人腦者豈其類耶書以俟博物者

楊東峯

卷一

武昌風水

先大夫教武昌時初試諸生見文藻特甚然三十年無一第因詢之皆云學宮面樊湖舊有堤杆外水歲久圯壞氣渙而洩宜稍築舊堤又西山據其右東爲民居卑弗稱乃謀于邑憲使孟公大尹陳公經歷方君及耆民劉君典膳嚴君輩先大夫首捐俸爲倡孟公輩皆捐貲若干庠生諸父兄各若干鄉義士各若干屬孟公主其籍而劉司出納先大夫日取酒邀孟公從堤上行督其縣民踴躍鼓舞

即萊傭樵子皆爭前出一錢為助又立文昌
武安祠於堤之左為石塔其上堤成縣人爭
命曰朱公堤又題學門曰文筆揮天掃動九
霄星斗義堤止水養成萬化魚龍於是諸生
各攜書就學舍業幾百人每旦先大夫坐堂
上為講四書經義畢次命以題諸生爭自奮
勵誦聲洋洋徹曉不輟是歲熊中丞將首領
鄉薦次李緒次孟公子微次方君孫某自後
科第不絕咸歸功先大夫至肖像立專祠云

胡後坡

楊漢春

三十三

武昌丞胡公芳者華亭人也少有聲場屋尤
工詩書學蘇文忠因自號後坡居士居官清
約喜與先大夫遊間命酒從西山諸勝遊酒
中倡咏酣然樂也先大夫有詩云人在西山
更倚樓無端風景上簾鉤萬松關近天低處
九曲亭當雲上頭吳業祗今何地著楚山依
舊帶江流千岩萬壑鳴宵雨洗我年來范老
憂公擊節賞曰萬松關九曲亭自有西山來
殆為今日設公有官詞十首嘗記一結句云
叮嚀積翠池頭水紅葉無題莫漫流大有風

人之致一日先大夫呼余出公面試以對曰
兩戰綠蕉驚鶴夢余應曰風敲班竹亂鴉聲
因呼余為小友先大夫擢應天教公握手嘆
曰子期行矣誰為賞音我自是束管絕弦矣
後擢某縣尹致政歸余家尚有公手書詩若
千幅

淮清橋鬼

少從先大夫宦金陵先大夫遣就何先生家
授春秋先生家淮清橋其子承先嘗為余言
近城有樓多鬼恠魅惑人無賴子嘗携草索
故置梁之上若自縊者鬼輒啾啾從梁上助
之時方授經不及就其地視之相傳國初時
城內外有圍棋擊鞠鬪雞走馬及三五人聚
立而私語者皆捕置一樓但汲水飲之三四
日輒死樓名逍遙在淮清街豈即其地耶噫
亦異矣

乙巳土食

乙巳歲春夏江西大歉米石銀一兩餘山中
民無食采薇蕨已盡乃掘白土為餅餌食之
土色微類粉而膩富家屑米雜土羶肉為饅

首味亦佳然不可久食土民食久者氣塞不通往往致斃又余家厚湖上菱葉最茂貧民競採食之富家取以為蔬滑而細亦可啖先大夫平日詩云聞說土饅充蕨粉且便瓜豆對蒲觴蓋紀實也白土相傳即白石脂云

麻陽苗亂

先大夫尹麻陽時蠟爾苗正亂初遣一細作來獲之其人小而黑首無巾迹手獨骨以此辯之後出掠段家寨寨民符正邦獲其一斬首二又出五寨卜攻城不吉酋憤而來過溪

補遺卷一

三十一

一酋溺死又一酋為毒蛇所斃乃還攻五寨破之又從小坡來攻城小坡兵五百人與之角殺苗百人苗敗走匿山中三日餓死過半自後不復言攻城矣中丞姜公儀張公岳皆欲上先大夫功會姜公去張公卒先大夫亦留滯以殲功不及錄云

洞庭水鬼

余以丙午冬從先宜人泛舟洞庭是日微風天水如鏡舟行甚適夜入湖口泊岸止茅屋數家月色湖光一望無際漁舟數十往來波

間或歌或漁先宜人以孤舟獨宿寢不成寐夜半漁歌寂然聞水中瀝瀝有聲俄上舟之前行速舟後已又上蓬窻聲若以水絮撲窻者先宜人甚懼余夢中諦聽之啓先宜人曰無恐聲忽墜波中良久復上如前先宜人愈益懼余乃大言曰此水鬼乃敢爾耶競躍入湖中若三四人者呼僕人出視之四顧寂然無復人跡詢之舟子云湖中每每如是至有拽舟人共溺者夫水中遺鬼何所附著顧有形與聲揆之常理誠不可曉

補遺卷一

三十六

桃川洞

桃川洞在常德武陵縣洞出方竹即晉漁人遇秦隱者處然洞當孔道又乏流泉似非當時舊蹟疑好事者因陶記而附和之與邑有楊生者題對聯二頗佳其一云仙跡久荒方竹依然環洞口神機誤洩清流無復到人間其一云半空風雨洒天台樵子留連直要看盡了這一番棋局滿壁烟霞迷石洞漁郎消息只因謠放游那幾片桃花先大夫有詩云故事相傳始晉秦桃花依舊往年春明庭萬

里來重譯流盡殘紅誰問津

盤瓢石

麻陽民其土著者皆盤瓢種與苗同祖有一石在某村名盤瓢石民共祀焉人有犯之者輒從石詛之未有生者有犯徙其先世亦同祖尤善弩射目皆豎善坐草往往從草中射人人立斃即苗亦畏之每遇九月某日禁人行是日皆閉戶不出出即有蛇虎之害有病及出兵舉事必倒一牛占之其法取一牛二人握其首向神一人以利刃刺牛腹牛一刃

續纂

卷一

三七

輒倒者占以為吉則病必愈事必濟兵出必勝不然則止又擇他日占之又能以祖術呪脫枷鎖往大征時獲苗數十皆以大椎碎其股而以鐵鎖肘繚禁縣倉中戒無得入磁器一日守者出令人代之誤以一磁碗入見諸苗取碗敲之口喃喃作呪鎖盡脫已出倉矣守者無計乃取火盡焚其倉苗盡死

辰砂

辰沙產錦州萬山麻陽故錦州先大夫尹麻時值苗亂萬山之砂遂塞所出者砂皆各土

司物也邑人云砂在萬山坑中其深不可測砂有床取砂者攜乾糧入首掛一燈行且鑿且行有行數日不獲一床者床在石中色如白玉砂如箭出床上有床寬尺許者去其砂床尚可值金十數兩富人取為屏瑩潔可愛砂所出處紅白相錯亦不易得云砂上者其價不貲每過江湖必累以狗皮藏之米中不然舟中光燁燁起即風雲黯黑蛟龍出波中來戲知者必投砂水中否則人船俱溺矣

水銀

續纂

卷一

三八

水銀相傳為硃砂燒鍛而成者近水西宣慰司皆掘地得之又甚多麻陽獄中土人有掘之者以布盛土從水中淘之土去盡餘皆為水銀視鍛砂省力十倍

張長壽

麻陽北城外有飛山廟天順中浮梁李春宰邑時有張長壽者因貧奉廟中香火一日掘地獲窖銀數百錠皆有長壽字願廟中無芥鑿乃往從匠者借斧碎之稍稍置衣食匠者詰其故不能隱告之邑宰輦而入之銀萬餘

兩盡取為修理費今縣治及城皆曩時建也
邑人云元末紅巾亂有田姓者為魁一夕從
重慶劫長壽縣庫銀故長壽物也而發者姓
名實與之合是殆有神啓之與

岩洞奇異

辰州山水奇異處俱以地支名如辰溪酉溪
大酉洞小酉洞大酉之傍有鍾鼓洞中有二
石叩之一作鍾一作鼓聲應洞又有小穴相
傳有人入者見中有一穴露日光又稍入有
一大池可二畝漸入漸遠至不可竟余曾叩

續集卷一

三十九

其石信然酉陽宣撫司地亦相接間有一洞
亦能作鍾鼓聲又梁山白兔亭去二里有蟠
龍洞中深里許觀者火而入有龍床有石田
有石傘形絕類雕刻所為中有龍每遇旱輒
從洞祈雨兩輒應亭前瀑布雙下如飛龍洞
所出也余丁丑夏過此欲往觀之士人已具
燎火須臾雨乃不果遊僕夫云龍最靈不欲
人犯之蓋從入者或太多不潔每違官遊後洞
必兩居人謂龍洗洞云又永川一山中有洞
亦龍洞也中有蝙蝠大如鴉雅州有洞聞中

玉筍夢

有佛像門屏如人間丹漆繪塑者事載七修
類稿天地間何所不有特人足跡有未及耳
玉筍山去邑城三十里山有九仙其夢徵靈
驗與閩九里湖大約相類余讀書虹沙時黎
先生汝登每約余遊已又中止一日又書來
約余乃以前事詰之先生再據書堅約期以
翼日晨往舟輿已戒是夕余夢從先生遊至
山半有道者來逐共止一亭中設水案石硯
各一又出一冊請余二人題因告曰前有閩
人遊此指亭前松咏之其時十月謂寒易盡
而春且至也二人頷之黎先生乃留詩二余
續而和之中有云江邊細雨看花入陌上春
雲傍馬飛因忽覺夜四鼓矣余呼友人彭體
升曰玉山之遊已矣問云何余曰余已得一
夢是山靈告我矣及明先生遣人報與夫中
夜為蛇噬足不得行因以夢復之次年戊午
余試事畢將放榜移舟候之夜半風大作質
明微雨余乃從江上赴鹿鳴體升因來詫前
夢之異且賀曰春雲傍馬殆來歲事耶次年

續集卷一

四十

余下第還至戊辰成進士蓋二句先後事
乃應又業師周先生易才名籍籍乙卯下第
後往祈夢夢入縣城觀春主人陳氏者肆中
列一香筒甚大問之云此彼中用者因行至
縣見衆人昇一大案余坐其上見先生不為
下心恠之又行見余表弟鄉進士吳子明據
一凳以飯為道其事子明日爾無恠爾不聞
縣尹所出對耶問之云青出於藍會見鵬程
萬里下句先生不肯言先生笑而去及歸乃以夢
告余且賀曰昨曾生惠一香筒宛如夢中者
茲已應他可知矣戊午余中試子明以是秋
補廩生飯謂廩也

廣壽石刻

余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
嘉靖甲子江陵程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
湫隘因拓寺為基鑿池十畝餘架石橋其上
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
得石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脉
真殊不可解後程改蕭姓相傳故郡人云第
壬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解在

庠之左玄割讀書臺之半為書院其中是歲
產瑞芝一叢頗盛公出以示余嘗作問芝一
篇蓋為此也

虹沙夢

先大夫宜人俱葬虹沙其地先為廷尉胡公
所卜後病砂水小瘳乃折券相與先是余卜
葬地遍郡中挾青烏術者日踵至咸言某地
吉余不敢必乃卜之夢是夕夢入延陵五母
舅齋中見案置書一冊視之乃篋墩程先生
集也中有詩一聯云沙色淘新雨江聲捲夜
雷因竊嘆服曰雨不可淘雨後水漾江沙有
似淘者雷不可捲風起浪聲如雷有似捲者
先生用意乃爾工耶迨覺詳夢地當在江次
所指者皆山中遂不果卜後得此乃營葬其
間前一夕忽夢大雨余捧二椀哭見一人謂
余曰朱文公又曰陶桓公覺則江中浪起如
萬雷吼及明視沙間真若淘者乃悟前夢而
是地為舅氏族人物計夢在一年之前信有
數也

石匣池

邑東鄧氏居山中家業農族大而富相傳其
先世喜延接青鳥之術為卜一地在道傍池
中池為某大姓物度不能得乃收綿布數百
疋若將往閩中貨者而故覆之池中走詣大
姓借宅曝之因以布託大姓暫貯之而去久
不至大姓家稍落漸取其布貨之一日詣大
姓取布則殆盡矣其家度無可償直鄧因謂
曰前布落池中數也必無可償願得池為灌
溉因為券納之青鳥者乃令實土其中而出
其水莖之日掘地深數尺見石匣一鄧不知
啓之匣中見二鴨一飛去一為家人壓其足
仍置匣中莖後家族益盛其最富者足少蹠
今呼地石匣池云

雷斧石

吉有謝姓者家迎村其先世喜風水有老人
從魯大迹遊魯指一地在某所亦池也然池
屬大姓不可得因偽為屠者從池近處屠大
姓每來市肉故不問直久之從大姓計所市
直若干因請白欲得池濯屠具大姓與之後
即其地營莖魯教取石似鷲卵者每置一層

池中又以草覆之如是令與地平乃令取芝
麻焚為灰置棺下教之云此地鷲形石卵也
金鷲抱卵主後富且貴謝有一僕嘗隨魯出
入因丐求一地魯曰汝但取而父骨焚之雜
灰內莖之日汝偽揚灰我眼中我擊汝汝便
呼汝父哭之僕如其教莖訖魯謂謝曰地其
吉但在某年有為雷所驚者方發謝亦精風
水者不知所謂至期有孫某讀書山中午方
飯忽陰雲四合聞雷聲學子問雷何物某曰
此天地燭燁之氣也言未竟雷從席間起某
面為焦灼是秋舉于鄉謝從魯訊之魯曰地
來龍某處有雷斧石以龍運計之當在此年
耳謝乃服後子孫二千餘人科第不絕進士
應徵鄉進士中立皆其後也其僕後亦致富
戶糧數百石子孫亦幾千人云

東海使者

余已未下第歸六月病面瘡晝寢忽夢中若
有人云東海使者覺煩悵之是日午忽大風
雨從東北來余書樓屋瓦飛如秋葉下庭砌
舍中竹柵俱吹去有僕安焚香堂上聞堂中

似有物墜地者其聲甚大回視之祇黑氣從地起上左樓屋角入雨中不復可辨皆謂雷也或即東海之使耶神理冥冥又有若預告之者殆不可曉

回生傳

同年刑部郎張宗質克文弟宗欽克文幼與余同學在膠庠俱以童子列高等先後領鄉薦歲丁卯與同年教化甫鯤萬州守李紹賢鄉進士吳子明質愚同舟北上舟過清河宗欽病痢方愈適運舟乘風來勢甚駛宗

卷之五

四十五

欽乘舟小幾為所壓遂驚悸昏憤病增劇乃移就桃源武安廟飲食絕不入口宗質同化甫三四人購醫顧神無所不至顧視肌骨消盡僅僅存膚皮著骨上氣且絕喉中第有聲一線出一日忽大聲作武安語為言病狀病勿藥且將愈且云舟中有魁星弟兄俱得力如是者日三四然聲止則寂如死者宗質又同諸君禱他廟中路子明曰吾輩此行第盡吾心疾萬萬無可為者還至寢所忽又大聲指子明厲曰汝中路云何疾可生顧謂之死

也又顧宗質曰第勿藥將自安母若人言死而弟宗質輩咸相視驚愕已又寂然同舟日久北土期迫化甫三人乃為具棺衾別宗質哭而去宗質獨俟廟中令一童侍寢所如是十有七日忽口中微有聲僮就床聽之問兄安在宗質至問之始稍稍應然氣息微甚以米汁灌之稍能下自是飲漸進聲漸高肌肉漸起一月始復舊初語時宗質恐傷之不敢悉問所向已乃曰自病劇後我乃從諸水神遊玉帝以黃河將決命理其脉我從諸神捉地脉若人間理繩狀自清河起遡河源乃止工畢時我乃與水神爭席鄉人蕭公勸我亟歸我乃從河源歸蕭公者縣大洋洲人死為神封英佑侯後封順天王其神最顯江湖間宗欽亦家大洋洲云宗欽至京師同舟者咸疑以為鬼余從京師訊之言病時事歷歷且云修河時事甚異不能殫述是歲同舟五人化甫宗質俱擢第黃河決一如其言少宗伯大倉王公為作回生傳辭多不載

前輩風節

余初入南刑曹時大司寇則平湖廣川孫公
御史臺則莆田允齋林公林公初一見即謂
余曰初入仕途從今日便當立定脚跟余敬
諾而退奉之至今孫公為人謙抑恭慎而中
更整毅每於諸曹郎接見未嘗不溫顏挹之
至曹事剴決一裁以法比不少假借官箴肅
然司寇故嚴重將上堂諸曹郎先從堂後議
獄讞惟司寇可否之即退更不敢及他語余
每上公輒從容問語及文事或從他所見余
文若詩旦日入必云昨某所見某文若詩更

續纂

四十八

獎借之不為異也部有大獄事公輒自廩廩
又申諭諸司遠嫌疑戢奸偽其勘徐氏獄公
毅然持正諸曹司委勘者俱從曹中寢食不
歸者數日蓋其公慎嚴密如此然竟以此去
去之日更無一言第深自引咎歸閉門歛跡
謝絕賓客人不得一見云公先在北都晨入
朝見一人捧

勅入敬肅殊甚比出復然訊其人禮曹劉郎中
曰村也公異之間又詢其為人與所見合一
日鄉有給諫某當大計偶問公知劉郎中某

乎公以所見對蓋特有毀劉者公力為辯之
劉得白公終不言之人自去南都日稍一言
之因嘆人固不易知也劉後終左轄其在刑
曹諸曹郎出入勤惰一一記之即閨門亦相
敬如賓不少慢也繼公後則建德陶山李公
李公於余為年家然性剛正諸曹郎以獄上
少不比於法輒面責之乃於余顧獨加獎愛
有獄上未嘗不可之即相與言未嘗不委宛
而色怡也間有所咨議或出片札委曲言之
每有所屬文必曰文第觀其八人重即岩穴

續纂

四十八

布衣可當千乘奈何區區較計名位也其持
論大率如此再遷江西巡撫卒會余在曹中
不及具柬芻以奠有負知遇多矣林公後為
工部尚書再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謚端簡
李公不及請謚當尚有待也孫公今有子舉
丁丑進士俛仰舊遊踰十年所徒碌碌無能
少自樹立則何以荅異知因漫識之以志余
過

許先生

余師許石城先生家金陵以尚寶卿致政家

居二十年遊情山水文酒自娛性喜客客來
命酒必醉夜漏下五鼓不輟也金陵當吳楚
之會每門生故人來訪先生必留連信宿諸
官留都者率以歲誕日奉酒為先生壽先生
輒賦詩張宴為樂余一夕詣先生時王大僕
為上元先生折柬招與共飲自日午酌燒燈
竟夕仍起酌太白三出門曙矣嘗舉所為詩
笑謂余曰平生愛我無如酒九事輸人不但
棋先生之興寄遠而達矣錢塘周銀臺與叔
工為詩最不易許可每稱說先生詩曰今稱
詩者僅得一二輒自謂過人若清新俊逸雄
渾古雅無所不有則石城之在白下當稱大
家矣余領渝州先生贈之詩云久遊憲部蜚
清譽新拜名邦愜壯心來往詞林聽屢玉飛
騰雲路羨橫金節過巫峽才逾健堂對岷江
澤共深從此登臺瞻漸遠幾時重和白頭吟
又寄懷詩云論文常下白雲司別去俄驚二
載餘正指巫山看片月忽從淮水得雙魚耳
霖此日隨熊軾靈鵲來年送隼旗宦達有誰
敦夙好知君高誼古人如銀臺詩尤奇脫其

送余赴渝州云春陽已轉殊陵驚紅渚東風
趣上征帆苑登壇誰並駕秋曹獻獄久稱平
三山對酒離襟感百丈牽雲疊鼓鳴舊舞巴
渝沿猛銳待君文教雅馴更

睢寧蜘蛛

酉陽雜俎載鵲山蜘蛛謂能與龍鬪其絲大
如指可傳金鎗隆慶壬申歲余童子師張先
生來訪余金陵云是歲睢寧夜大雨河溢有
龍五現雲中雷火霹靂雨如注鄉人言有龍
為蛛網所罣須臾火龍至焚網龍乃脫蛛死
山中就其地視之其絲尚滿山谷截為馬
鞭殊勁直可用不知其能傳金鎗也張名九
州仕為夷陵判官許寄余一鞭後去不復相
聞矣

記前生

少從張學時有一僕忘其名年可十二三自
言前世為淮陰民楊氏女名小閨子九歲死
死時人引至一處見王者殿上令扶之出男
女群聚各飲以羹人競爭取器飲女獨幼不
能得器或與一瓦女墜瓦地上忽促之去不

得飲已乃墮一池中覺復生淮陰民家為子
三歲時父抱就某橋買糕餌見其前父手撓
之曰我聞子也父不能識乃求歸其家見前
母為道前世事歷歷二家因共子之後貧賣
為張僕歲壬申張來訊之死矣

京師宅

京師舊宅多鬼恠蓋歲久無人居陰氣鬱塞
而強死者精靈不散恒出而為厲余官南刑
曹僦鄭氏居人有言其恠者余初不之信然
居亦無他後二兒相繼夭歲辛未童僕皆病

雜錄

五

疫至無人供薪水乃市散酒奠而告之神是
夕長兒師簡定茅夢一人自內出蓬首跛足
遍體汙穢漸行入園中榴樹根而沒翼日物
色之樹有土阜必曩時死者葬其地也少司
寇李公第貢士一變謂余曰此地名羊枋往
白日中尚聞鬼嘯當急徙之余乃徙就東街
人云徙後見有物坐井闌上人至則投井中
云同年張侍御叔學云曩在都下僦居某室
病幾殆夜中室內如萬馬聲旦視馬跡縱橫
更不知其何異也

胡貞烈

新安胡氏女鄉進士胡某女也嫁同邑吳氏
子吳之父貸商人貲不能償避之浙吳子從
外舅留學里中病甚女聞之匍匐歸視吳卒
女不食七日不死日飲水數鍾稍能知戶外
事鄉人聞者競來視之履跡滿戶限女戒其
弟使勿內然一一知其人姓名將卒父令僕
邀其舅來女止之僕既去女告父曰舅方出
庄居見僕來避之屋後矣已僕還問之果然
卒之前數日異香繞室內告其父曰我欲少

雜錄

五

浴忽室內若兩酒床箒問又告其母曰姑老
矣我二婢在幸無取之歸兒目瞑矣鄉人為
立胡貞烈廟云

金陵泉水

友人盛仲交所評金陵諸山寺泉水凡二十
有一曰鷄鳴山泉曰國學泉曰城隍廟泉曰
玉兔泉在府學為泰繪書院相傳掘池見玉
兔故名曰鳳皇泉在子箭坊鳳皇臺下曰驍
騎衛倉泉在飲虹橋南古瓦官寺地相傳井
底甚闊有鐵金剛擎立故是朝佳處即顧

凱之面壁所也曰忠孝泉在冶城令卞忠貞廟曰祈澤寺龍王泉在高橋門外本蕭齊所建刹最久泉出岩下匯為池自龍吻噴出曰攝山白乳泉曰攝山品外泉在石塔前匯為方池池中有石鑿蓮花形泉自花出洩其流於僧庖曰牛首山虎跑泉與龜池相對池界甚汲寺止此泉及龍王泉龍王泉稍峻寺僧多取此曰牛首大初泉在兜率岩下何司寇所題曰甘露井在雨花臺下曰茶泉在高座寺石成化甲辰寺僧湛寂菴自開鑿得水淪

茗味尤勝嘉禾姚綬題曰茶泉曰玉華泉在靜明寺曰梅花水在坡山嘉善寺本一小坎泉泛其中如梅花點故名曰八卦井方山定林寺僧所穿在山半曰獅子泉在靜海寺寺本昔人維舟處石洞內隱隱有宋人題名曰官氏泉淳化關後一里許地名上庄官氏世居之曰義井江南義井有三茲在南城德恩寺中有篆書雷山義井四大字傍有宋丞相李迪名曰葛仙翁丹井在方山洞玄觀本吳大帝剏以館葛者葛有仙術今傳其井有留

丹曰衡陽寺龍女泉衡陽山去栖霞不甚遠梁有本師講經龍女來聽因獻此泉仲交好奇因紀斯泉仍各繫以銘千載後有攷金陵泉自仲交始之矣任山甫云凡欲遠取泉須得石缸一中貯石子半復以泉貯之久乃不變因附記之

古鑑銘

余家蓄數古鑑其一黑漆古似漢四乳鑑其二為水銀古俱有銘一云尚方作鏡真美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似漢上方鑑而少壽如金石四字其一似漢清白鑑而文更奇但不可句數之自清至潔凡二十八字云清白天事君治志之合時玄錫天汪洋恐流日志美之外承可說天母一潔攷漢銘自清至潔凡三十四字云清白天事君志治之奔玄錫之物汪洋恐天日志美之外承可說虞高願兆思天無紀潔蓋漢鑑少合時流一四字今鑑少奔之物志虞高願兆思紀十字意後人因漢製而造者然漢鑑語亦似不全恐不得為爾時故物而宣和圖以列之

漢似猶未當也黎先生汝登曾示余一銘云
阿房照膽仁壽懸宮菱藏影內月挂壺中看
形自寫望裏如空山禽敢出水質慚工耶書
玉篆永鑄青銅語大似唐瑩質鑑不知為何
代鑑銘也攷丹鉛錄載古鏡銘七內尚方云
尚方作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
泉饑食棗壽如金石佳且好則知宣和尚方
缺三字為後人作無疑矣

詩識

古今稱詩識者多矣蓋氣之所感發而成聲

補談卷一

李五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大夫教應天時典文
泰中偶得句云木散風前葉雲橫天外山因
忽思曰臯魚有風木之恨梁公有望雲之思
今木散風前雲橫天外非佳語也是歲癸卯
十月大父卒于應天比歸不及見矣及尹麻
陽作登樓詩有英雄未解平苗憤長劍倚天
天為傾之句又作雪詩云此際黃紬被何人
說放衙藍關曾擁馬沆芷復開花震竊惟其
不祥也因遽止之已又作送花詩云三春桃
李五更風流出深溝白趁紅霞復以為請乃

續云還向枝頭看青子始終成就荷天工不
半載遂懼大故嗚呼天乎然始終成就尚賴
遺澤之存先大夫所以詒我後人者遠矣

補談卷一

李六

河上楮談卷之一終

河上楮談卷之二

新淦永蓋震秉器甫著

萬鑑遇呂祖

萬鑑字秉時號與石老人性醇慕道以召箕自給每召即呂祖至久忽夢祖與談八卦復夢言某日客當來有手寫書可求之至期果有客至因求書言在舟中於是從取之其書言卜事乃為卜者數十年隆慶庚午得求疾以帛絡臂左手執杖而行鄰人朱文與之藥罔效十一月二十一日早與過普德寺下輿

楮談卷一

而便見道人自對山直下呼鑑為老兒鑑佯不應道人又行又問漸逼鑑乃應曰我不幸得偏枯疾乃如此道人厲聲曰何謂偏枯偏枯樹榮悴相半也樹若此必屬之火人豈如是耶問疾始何時曰今七月二十一日此審雲不雨之象也鑑聞其言乃曰善藥乎曰不善藥乎曰不曰然則何以度曰曰乞於市鑑見繫一瓢曰乞用瓢乎曰然道人因問鑑姓鑑却反以姓問道人道人道曰乾又問號曰思屯曰何謂思思之何也曰屯於義為難思屯

楮談卷二

二

常以難自思也我六歲隨師故不知色若酒與財氣則尚有之但能自遣不似爾致跌爾又問答良久為說屯義畢乃曰今爾以肝氣致疾即屯也因呼老兒可往橋上行鑑不覺扶杖行出寺東門時日初出見道人對目立口喃喃誦而無聲因復問爾非江右能拆字者耶當知易矣乃不知屯何拆字為也鑑曰我畧知小數爾曰數豈有小爾慎勿愛人一錢又呼曰老兒再往前一行鑑辭不能道人若畧以手強拽者遂自橋反雨花之麓倚樹坐以手捫鑑腰腎曰疲乎曰不又捫至膝曰疲矣又見手懸帛將手向衣內上下捫者三曰辛瘦可愈且懸之又曰爾五臟皆火不必藥惟武夷茶能解以東南枝生者佳烹以澗泉葉豎立以井泉即橫鑑感其意乃問曰先生何寓曰清元觀可問思屯乾道人因別去居數日不知手足舉步因循几行出戶限外友人毛儔驚問其故曰公偶仙矣思者絲也屯者純也乾陽也所偶乃呂祖因至清元訪之止塑像在鑑言呂公年可四十餘軀不甚

長面微帶黎色多鬚衣玉色道袍裹青布巾足納藍布履衣上有二綻處手色甚皙終談間投而不放每置於臂前後乃意為呂字盛仲文為作傳余采其畧如此云

二僮傳

友人新安胡岳松茂承作二僮傳事甚奇其一義完者歆方氏僮也從其主泛舟富陽有大魚逆舟而來義完一躍乘之與魚相待江中乍沉乍浮竟出魚波上魚長三丈有幾咽中有二鯉一長二尺一長一尺又吳氏有僮

櫛篦表二

三

二

曰如兒攢而還食於母使牧犢溪潭上乃從群兒涸時倒植兩足而頭墜水中以行或翼兩肘波上或立峭岬側注目潭中初與母約日出出牧日中歸就食他日偶忘歸母自往餉之不見如兒呼之如兒自水中躍起明日又往覘之見如兒裸寢水中磐石上連下石乾其背始覺而出二僮者斯何異飲飛與南海之鮫人哉人固有甚愚而負異能者以貌取之未嘗不失之矣余於茂承傳有感云

梁公

同寅黃君鎮福建南靖人自言其父醒軒先生年四十時授徒縣之古樓道過梁山遇一老人自稱梁公與談易理不覺日暮老人邀之宿因同過一橋老人云纖橋險處須回顧雙鷗飛出是前程問之不答已入門壁間懸詩三幅一云青青玉里草隱隱獨家村日暮客投宿山深虎守門旋出酒共酌一女童侍立問何名曰樂樂先生戲曰獨樂樂乎與人樂樂乎老人怒曰塵心不了女童因前笑問曰汝忘我乎何不相識乃相問也先生徐思

櫛篦表二

四

之女童曰汝於遇仙橋沽我酒今忘之耶既又曰四十年前事想忘之矣先生愈疑又曰不必疑四十年後見之矣老人怒曰無多饒舌因目之入贈先生詩一章云自有安車自不知勞勞奔走欲何為回頭打緊修工課似我南山種豆時先生就寢視床簣無異人間且聞閉戶聲火光漏疎屏間歷歷可見因不復疑薄曉夢中頗聞鳥聲起視之則露寢草間無復人迹後因夜行過纖橋偶回首見一人操斧尾其後驚而走始悟老人所云第雙

鵬飛出不知何語黃在刑曹時適萬曆壬申
覃恩封先生如其官是年先生病甚黃請告
歸因舉前事相質余心知雙鵬之兆不欲顯
言之已黃歸先生竟受封誥而卒所謂雙鵬
飛出蓋指其官位服色噫亦異哉所稱梁
公疑即梁山之神也

閩中孕婦

同寅張德南埜為余言閩縣有孕婦摘蔬園
中虎踰垣取婦坐之跨下婦驚悸神喪良久
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產一虎棄之比再

續談卷二

五

孕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再孕產一子
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異但長大多力
今尚為鄉民

四節指

梁僉憲佐號心泉滇人也祖好道梁未生時
祖夢一道者捧一貴人與之且云異相祖問
何異曰四節指再詢之曰爾臨終當自知之
及生屋後聲如震雷須臾龍出地拆為潭一
日祖燕坐恍忽見一道者前曰聞爾家有異
相請出觀之祖令人抱兒出道者指兒曰此

有四節指問其故取兒中指視之乃四節者
道者去追之不見矣祖悟臨終之語遂沐浴
更衣而逝梁後終於福建亦無他云

羅氏婦

南昌羅氏婦子女三人共宿一室一日長女
歸寧婦留與同宿女不可乃與其嫂宿室之
右旦日起問其母寢門不開候至辰刻令人
從屋上窺之則中炎氣勃勃上逼人視之
母子俱焚死于床之下衣服一無所損更不
知其何異也

續談卷二

前二事徽州太守
蕭曰遜敏通言

六

魘魅

左道魘魅載在律文禁至嚴矣余鄉宜黃縣
有習小茅山法者初學至彼必令飲墨水然
後授之其法作草人鍊之置野外數里夜焚
符響令尺呼之隨響隨進法成則山魘水魅
皆為役使能聚百人白日鳴鑼鼓從城市入
人堂中埋符地下人不覺也與人惡則書其
姓名生命置草人腹中令度水火坑響令尺
呼之入入則必死或命不當死草人至水火
處輒躍而過又能使鬼擊瓦石入入室中或

置汚物飲食內或日中放火火不焚室種種
不可盡述其小戲則能令婦女氣穢自脫或
賤人酒或亂人機絲求之節治營有一人為
此術出望見一婦郎取一草繫其腹呪之乃
以氣鼓腹草斷婦裙已墜地矣婦羞甚歸自
縊乃其妻也又一人學脫衣術歸以試其妻
妻夜中衣盡脫暴露支體取余覆之覺身如
水滑更不能著往求師解之不及歸妻已縊
死大抵此輩悖逆神理多致自敗門戶絕滅
往往如是亦不止也况律所禁止其身乎又

機談卷二

七

土木工亦能禍福人或作木人相擊令人多
爭訟或刻小棺令人多喪亡或刻人推車向
外令人財產散出或刻木人縊或以麻裹磚
謂磚帶孝或以破衣裹骨謂窮見骨或刻婦
人裸體招客狀令人婦女多淫如此不一家
塾事親載襪法甚具辛未歲有人來自廣東
能取水置堂中書符呪即知某處有祟便指
其方出之皆如前所云者郡城諸姻家延之
取魔物甚多土木之工悉遭繫累其人畏仇
一夕潛遁去不知所之

王中丞

王中丞元美名在海內稱七子又其最稱李
王謂于鱗與公視弘正間獻吉仲默也今士
大夫交口傳誦其詩篇如靈蛇夜光洋溢中
外李全集已刻中丞公有弇州山人四部集
刻而不欲傳故人鮮盡識公生平推李甚至
故名稍抑在下今觀其詩視于鱗誠伯仲之
若文之高下雖非小生淺學所能窺然合而
觀之則李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者雖自負稍
高人亦不易及第論其至擬議之功李差盡
矣究其變化似猶局促在繩墨中若信意所
適隨物而施不失往程不滯舊迹滔滔莽莽
愈達而愈神紛紛紜紜愈變而愈妙則公之
文當為明興獨步即獻吉贈送諸篇尚瞠乎
後矣其詩為于鱗所選似止一時贈答亦尚
未盡余嘗愛其聞警二首云春雪經寒草未
長北風吹日晝蒼皇羽書實報臨三輔貂綺
虛傳出尚方愁見材官屯灞上喜聞飛將下
漁陽請纓投筆憑誰寄老婦孤兒更可傷黃
雲白草漢關頭豹虎荒村總百憂永夜茅堂

機談卷二

八

看斗柄中天畫角起邊愁龍驤候月三千騎
雁塞橫空百二州最是

聖明惟薄伐玉門何地覓封侯夏日同僚友遊
崔都尉山莊分韻云別館橫臨鄠杜邊偶逢
三伏勝遊偏夾堤楊柳涼全得出水芙蓉晚
故鮮北極雲霞供檻外西山風雨落尊前誰
家暗度秦臺引回首朱門月可憐即此三詩
置之老杜盛唐誰復辨者况其未見故多也
公自云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
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
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徵長公之所
自負如此蓋大而非誇矣至明興博雅必稱
楊修撰用修今丹鉛所錄公復為正數條亦
續所遺公又為補數卷若公危言別錄如入
海藏龍宮無所不有蓋楊僅止於博古而公
於當今典章文物考索評訂汪洋浩博而精
擇朗識足以垂後來照當世張中丞肯甫常
謂余云與公居常談笑吟諷外或酣酌竟日
達旦似無一刻事佔畢者不知公書從何所
得從何時讀也茲真有天授我

張中丞集

張中丞肯甫銅梁人名在七子中又稱三甫
余在金陵時見俞氏所選盛明詩又得新安
所刻張中丞詩總十之一耳余為渝州公數
以詩示余幾百首其所贈荅余者無論也嘗
欲萃而刻之以渝鮮能書不足配新安本耳
在南都送余領渝州詩云簡書朝下帝城春
此日分符得玉麟自是使君稱長者由來岳
牧用詞人雙旌夜入刀州夢五馬風清折阪
塵便欲西歸從父老相攜簞食大江濱雙門
西望是江城大守乘春卓蓋行蜀道那論難
與易雪山應繫重還輕兒童萬室巴渝舞簫
鼓千峯竹馬迎高第昔稱朱北海知君不讓
異時名寄懷二首云秣陵亦是漢西京詞賦
君垂作者名出領一州如斗大來看五馬似
龍行民間歌舞塞惟見郡裏江山坐嘯清多
少青梧齋閣外政成應有鳳皇鳴乞將骸骨
卧岷峨世事其如嬾慢何散髮林丘憎束帶
避人門巷或張羅山川日待雙旌下田野時
聞五袴歌說道使君能下榻肯容孺子一經

過明虹大守同諸僚友餞余澄清樓偶作云
雉堞全扶閣勢平雄看宛似石頭城奇峯曲
抱青尊起寒斗高縣畫棟明中夜巴渝當日
舞東流江漢使君情登樓無用思吾土多少
風雲倚檻生起家南行舟次渝州朱明虹公
祖賦二詩贈別和韻奉荅云歌發驪駒夾圻
頻騰殘愁見柳條春寒江月澹孤帆客去國
雲依白髮親失計倉皇遠鹿豕垂名未必盡
麒麟笥中尚擬陳情草異日將因上

紫宸天門一佩左符來千里山河保障我滿地

橫談卷二

上

崇留巴子國明堂人自豫章材尊前意氣看
龍匣江上風流憶鳳臺不見頴川終拜相期
君中夜望三台金陵江望有懷明虹使君時
將入計矣云天垂西極望渝州景物偏生萬
里愁江勢散從巴字水鴻聲不盡秣陵秋稍
聞肆觀來群后遙想遮留夾去輶試聽明堂
傳劍履幾人高第似君侯明虹公祖行部山
城喜而賦此云衡門長夏足卑棲忽報前茅
業巴西不盡真人傳紫氣頃教野老杖青藜
天垂露冕千峰出雲拂旌旄落日低小隊儻

從難黍約草堂亦在浣花溪明虹朱公招飲
治平寺云相攜春草遍禪堂紺殿蓮燈綺席
光洞裡桃花欺酒色風前寶樹散天香情同
塗嶺千重厚心逐渝江兩派長語到明朝車
馬路何人不擬醉為鄉遊塗山奉東明虹公
祖云青郊寒削萬芙蓉支策捫蘿破紫茸祠
抱山川思夏后春從天地入堯封桃花水散
龍門東楊柳樓居雉堞重君道案頭蒼翠色
何人持贈白雲峯明虹太守餞余五福宮賦
別云登高遠借紫霞宮福地追攀一逕通城

橫談卷二

十二

郭萬家春樹裡江山雙目雨天中雲穿仙樂
憑闌得露浥桃花照酒紅指點關門楊柳色
誰歌三疊對東風白市山行有懷明虹使君
云躡鵞風氣佳迴光照谷口樵逕分羊腸巖
泉澗馬首白雲非一態烟嵐蔽林藪上餐青
天歌下若建瓴走寺鍾穿峽來松花落吾手
回瞻巴渝城丹霞散培塿掃石時一謳顧戀
區中友山水疲雙眸寄言永嘉守朱秉器太
守擢河南憲副送別十首云使者乘輅入太
梁中臺列栢儼成行寒風六月生沙海玉壘

高橫柱後霜漢庭高第是渝州五馬如龍陸
海遊明發江干攀卧處也停軒蓋慰遮留梁
園百尺有高臺嵩影河流相對開一自鄒枚
裁賦後千秋又見使君來天風一飽布帆過
繞樹流鶯兩岸多峽口猿聲聽不盡巴童又
和竹枝歌詞賦翩翩準二京年來治郡見功
名請看漢史班生傳文苑誰無循吏聲郡國
婆婆棠樹枝尊前折贈慰相思遠城無數江
心石留作地年墮淚碑中原日月半樓臺北
去千峯立馬聞歌罷四愁聊寓目黏天一片

楊東卷十

十三

白雲來驄馬平原此日行繁臺秋色不勝情
黃河自是西來水尺素無由達汴京雄才馳
騁氣如雲愛士時從益部聞明到夷門尋故
事何人不說信陵君紫氣重封二室山三花
留待使君攀懷人若縱西南目天際我眉白
雪問明虹公祖將之中州遺書山中言別適
當七夕之辰也因賦此見懷云小結溪居竹
萬竿魚書忽報下江湍開城已帶中嵩氣倚
杖遙從北斗看點點千峰隨雁落盈盈一小
傍秋寒莫將此日悲牛女乍見人間轉自難

明虹使君明發吾渝不佞屬廬居不能往送
謹解佩劍贈別而侑以詩云乘驄使者將欲
行秋氣蕭蕭班馬鳴紅樹江頭開祖帳峯烟
半落渝州城伊余塊竊寢康成里孔融惠好殊
無比關門遙憶攀轅人恨不相隨諸邑子涪
白飛濤天怒摧黎山九折車堪迴渭城前曲
不得奏側身東望心悠扎寒廓霜空暮雲紫
同心難隔千山水蒯緱三尺平生親脫贈相
將贈行李君不見吾家茂先佩于將斗間之
色從豫章君生璣章望氣石神物會合終當

楊東卷二

十四

有明到中原晚渡河帆前津鼓楊洪波風雷
倏忽劍歌起始信龍泉尋大阿嗟夫嘗鼎一
臠公之所以主盟騷雅者固可槩見矣

石鐘山詩

石鐘山在湖口縣當彭蠡之衝上下二山嵌
空岿嶇余以丁卯北上南宮登焉聞蘇文忠
詩敘謂山下有岩洞江濤流轉觸而成聲又
謂上有魚池今廢不存矣自文忠而外又有
吳明卿陳于韶二參伯詩明卿云楚客登高
秋思濃白雲隨杖入芙蓉九江落日迷山市

萬壑寒濤響石鐘古閣懸空愁過鳥輕帆挾
雨帶飛龍俯看天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成
烽于韶云一片孤城雙石鐘稜層傑閣隱芙
容雲摧峭壁愁黃鵠雷起陰潭上白龍揚子
暮潮搖極浦匡廬殘雪見中峯乾坤今古雄
天塹却訝南州有戍烽一眺滄波萬里流東
南吳楚坐中收峯高鳥鵲凌寒度水濶龜鼉
吹浪遊落日倒翻河漢影斷虹長掛石梁秋
天涯憔悴誰能醉芳草浮雲處處愁時吳以
南康節推游陳以豫章叅伯西歸芳草浮雲
殆有旨也余渝州入覲于韶自閩從丘使君
之請為文以贈蓋余初不相聞而蜀有覲者
于韶初未以文贈也余感其誼賦詩謝之
韶荅以詩云使者書來問水濱草堂芳訊忽
嶙峋豈云問俗憐憔悴耐可論交到隱淪經
術一時歸大雅巴渝何地不陽春舊遊竟阻
登龍會慚愧南州下榻人于韶在豫章吏事
精敏每文牒旁午一一按閱批摘如神諸胥
吏咋舌不得出一語其歸也意或為忌者所
甲云

友石
渝有式燕堂在堂之左中有石二合而為一
上隸書友石二字乃宋余制置所書也又刻
草書一詞歲久石且斷詞不全字亦就泐前
太守閩人黃公乾行移之金碧臺下後復移
堂中故石合處皆非舊迹然亦渝治一奇迹
陳憲使
沔陽陳憲使蘇山先生柏叅知公文燭王叔
父子俱以詩鳴興都王叔守淮安時余為南
比部結青溪社王叔以詩寄社中諸子諸子
為江閣傳雲詩贈之而余為之序余守渝王
叔督四川學相見驩甚因折節為交時從鄜
簡中以詩文相示先生有職方題稿余為序
之先大夫墨泉詩稿則王叔為之序蓋於是
稱通家而先生亦復以詩文相訊荅先生才
氣高一世獨喜與文人遊凡海內知名之士
爭願從先生即數千里靡不意相結也王叔
八九齡即能讀古文詞已揮筆作驚人語既
宦遊所知交益廣著作日富其文不司馬詩
不盛唐不屑也先生所著有職方題稿見南

江閣詩文稿借山亭詩稿夏炳樂府借山亭

續稿王叔詩有廷中集漢陰集蜀中集文有

五岳山人文集俱行于世先生嘗寄余詩有

酬朱秉器使君用原韻云錦字遙傳自錦官

詞源三峽倒生寒才情豈但凌雲似意氣還

同折檻看老去林間悲短羽狂來天外望長

翰平生萬戶輕如洗何意于今更識韓蒼朱

秉器太守云錦字俄傳漢水涯同心千里未

云邀雄詞已訝傾三峽高誼還驚比二華黃

石敢忘曾進履青門猶憶舊耘瓜他時倘協

非熊卜肯以勲名讓子牙先生冢嗣文變諸

孫汝堪汝佳汝壁汝圭俱能詩二難競爽且

駕長文而四頤水德星今移聚漢陰之上矣

峨眉佛現

蜀峨眉宇內勝境也山積雪六月不消遊者

必夏秋之交雖盛暑猶挾纈以往山有石能

作五色光又時有佛光現將現有鳥名佛現

者連呼佛現光隨聲而出楊升菴先生有佛

現詩云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變山川發

精靈草木呈葱蒨佛現佛現卓哉斯言可以

釋千古之疑矣

昌州海棠

大足古昌州地宋人云海棠無香惟昌州海

棠獨香余暇日訊之即無香者亦不可得鄉

士夫云府治之東有海棠溪往春時紅英夾

岷士夫相與遊賞今其地鞠為茂草矣夫急

農桑本業而後耳目之玩此太平事也而勝

跡湮沒無聞良可慨嘆

荔枝園

一統志載忠州有荔枝樓為白香山建詩云

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

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今忠州更無荔

枝惟涪有荔枝園臨江挺荔枝樹一相傳為

楊妃時所植余未至前三四年尚生今惟枯

幹存矣意居民及有司疲於將送故殺之耶

江津縣治亦有荔枝園問之縣令今亦枯死

矣

釣魚城

釣魚城

釣魚城在合州治東北余行部至合登焉登

山處尚有城舊跡山頂頗平有寺一就寺僧

詢故事得舊城志一紙字多訛舛所載城守事與史互有異同為錄如左誌云山在州治之東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上高千仞峯巒級級聳然可觀其東南北三面據江皆峭壁懸崖陡然阻絕修城之後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臨其西山岩稍低於此築城高十仞門有八曰護國青華正西東新出奇猗勝小東始開其山脚周廻四十餘里峯頂有寺曰護國堂殿廊廡百有餘間宋紹興間思南宣慰田少卿所建至元戊戌為兵火焚熄

寺門之外突然一臺曰釣魚臺其上平正可坐數十人上有巨人足跡年代雖遠風雨不能磨滅崖邊挿竿之目猶存此臺在山之巔俯視大江懸崖十仞相去險遠釣可施乎名為釣臺似不侔矣竊嘗稽古之時洪水為患蕩蕩懷山襄陵此山三面據江宕渠嘉陵二江自西北來衝於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則與涪江會同皆浩浩蕩蕩環遶山足而東下往古水患之際勢必環抱此則釣魚之名所自始矣寺後有石菴凡二十四片斷成乃開

山祖僧石頭和尚自造也宋高宗南渡之後北兵益熾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國圖險保民大尉甘澗州觀此山形勝可以據守故城之郡牧王堅發郡所屬石照縣銅梁縣巴川縣漢初縣赤水縣五縣之民計戶八萬戶丁一十七萬以完其城城內因溝為池周廻五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汪旱亦不涸池中魚鯿可棹舟舉網又開小池十有三所并有九十二眼泉水春夏秋冬足備不乾城中之民春則出四野以耕以耘秋則收穫運薪以

戰以守厥後秦鞏利沔之民皆避兵至人物愈繁兵精食足無獲池地之利官民協心是以能堅守力戰而効忠節東有溝曰天澗東北有山曰天澗嶺龜山與魚山對峙城上呼語相聞元憲宗蒙哥於此駐蹕王堅去任之後繼任乃安撫張珪踰年安撫張珪以功陞渝州制置使繼以王立為安撫立至任益嚴守備兵民相為腹心聲息稍緩即調兵討捕隣邑之降北者舉果州之清居城復潼遂州境土攻鐵爐城堡奉命旌賞權授遷秩矣奈

宋天運告終帝與二王航海故忠義之士不克遂初志至元丁丑北兵攻圍甚急如雨以秋至旱人民易子而食王命不通三年矣戊寅正月渝城為守門者獻之北兵矣制置張珏被俘而魚城孤其援矣北軍畢至攻城且曰宋已歸我國久矣爾既無主為誰守乎城中之民皇皇汲汲危如釜卵之魚知其禍在頃刻然皆協力而無異謀王立令眾曰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然其如數十萬之生靈何今渝城已陷制置亦擒將如之何愁蹙無計歸家不食其家之義妹者乃所掠虜營北平渠師之妻名熊耳夫人王立問之荅云妾姓王氏立乃喜曰作吾之妹侍我之母待獲爾夫俾其完娶待之若同乳之妹已數年矣至是熊耳夫人亦憂城危禍及素知有兄在北也謀略應敵出奇制勝尤有過人其時北兵大集駐漢中利沔初冬嚴則來攻圍春暮暄熱則復退去先是已未歲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無雨北兵圍逼其城意城中無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門外築臺建高樓樓上接桅

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內知其計置砲於其所次日憲宗親率其兵于下珏命城中取魚二尾重三十斤者蒸麵餅百餘數俟緣桅者至其竿末方欲舉首發砲繫之果將上桅之人遠擲身殞百步之外即遣鮮活之魚及餅以贈諭以書曰爾北兵可烹鮮魚食餅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時北兵遂退憲宗為砲風所震因成疾班師至愁軍山病甚遺詔曰我之嬰疾為此城也不諱之後若克此城當赭城剖赤而盡誅之次過金劍山溫湯峽而崩世祖皇帝即位北兵大集總元師蒙古等軍於本州雲門山虎頭渠口魚村富峪石山等處連營對壘攻圍甚急而城中出奇制勝或擊卻之或掩襲之斬獲累捷是後不敢久留城下春來秋去出沒不常者十年立憂而不言其妹因見王立之憂而告之妹本姓李今成都總兵李得輝是吾親兄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盡心上聞親來救此一城人民立乃大喜令致書熊耳夫人嘗為兄作鞋有式兄甚愛之仍作鞋以奉必手澤為信遂遣儒生

揚擲等潛赴成都納款李相得其降書知妹
在魚城喜不勝乃遣使星馳赴關聞奏仍領
兵至城下先遣擲語王立寅夜豎立降旗於
城上次日北兵見說款降欲登城而門閉壁
堅不敢入又次日乘舟至城下民皆譁呼焚
香望拜李相公麾退圍兵汪總帥蒙古等軍
曰我等攻守此城餘十年戰死者以萬計憲
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疾而崩臨崩遺詔不降
必欲攻困致斃當上為先帝雪耻下為亡卒
報讐李相諭慰未決又數日朝使適至奉詔
旨魚城既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便殺掠
宜與秋毫無犯李相仍推其功於汪總帥齎
立降書大軍隨退李相令城中之民悉力陷
城築門旬日仍徙其民復舊治所士農工商
各復其業黔黎老稚咸感李相公再生之恩
安撫王立至京奏賀對品蒙授懷遠將軍合
州軍民安撫合民遂於城之西南隅建樓立
祠以奉李忠宣公歲時祭祀以報其恩云此
志文脫誤殊甚又出俗筆然攷宋史釣魚之
城策始於二舟而成於制置使余玠今乃白

彭大雅井潤州不知何也內紀蒙哥因砲致
斃張珪出魚伐謀熊耳易姓全身王立不污
俘虜皆有可採者惜年代久遠寺僧愚闇無
從得他本證之耳

石頭草菴歌

城又有唐石頭和尚草菴歌云亂雲堆裡
棲止亂雲散處千峯起千峯翠滴千丈岩千
丈岩前瀑布水流萬派潮歸宗試問歸宗
那箇是山又高路又陡來往行人罕相偶孤
猿啼鳥斷續聲谷口暴風互相吼祖師印
開口名利是非更何有有時抱膝倚松間鎮
日仰頭看雲走浮雲聚散散還聚浮世茫茫
堪譬喻貴賤高低死復生出沒高低無定處
山僧真箇百無憂樂樂天真任自由迎送不
曾隨世態更無一事掛心頭風雨霏草堂幽
出沒黃蘗帶露收渴則飲泉飢則食睡則隅
岩枕石頭日出起來更何有煎茶煮茗兩三
甌自誦詠自倡酬從來此道寡朋儔山僧不
曾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又云南堂要問
曹溪路夾靠工師回石頭且是一堆百雜碎

從前鉅鑿棄來休又云千尺垂絲坐釣臺
江兩翼自天開烟波未放草亭開引得鯨魚
上釣來又云雨聲通夕助風號踢倒重巖氣
愈高莫向石頭愁路滑要人步步脚根牢又
云散人垂釣釣無餌禪客談玄石點頭此是
山中真樂處世間得喪等浮漚又云當日回
公在此臺烟波湖海豁然開一竿擲向蒼崖
下笑指曹溪歸去來後書曰嘉定丙子閏七
月己亥豈宋寧宗時寺僧錄其語而刻之石
者耶

溫湯寺

釣魚城下十五里有溫湯寺山如翔鳳泉出
山中氣勃勃流為浴池又從池邊出殿前為
大池迂回曲折清暖可掬有魚黑色游池中
又左流入前浴池池三四皆覆以屋又從池
繞山下流入江亦一勝境也陳督學王叔行
部合州因遊焉有游溫泉蕪懷社中諸子詩
云招尋古寺酒等同濯得溫泉興不窮芳樹
青山春更好上方朱閣晚尤紅二千品秩稱
良吏十五詩篇見國風記得向來投贈意敢

人多在大江東

定遠白兔

宣德二年二月寧夏進玄兔白兔各一時總
兵寧陽侯陳懋也

上賜以龍衣玉帶璽書獎諭嘉靖中四方獻白
兔者尤衆在渝州時定遠獲白兔一獻之部
使者擬

上進後以地遠物異止之年伯曹自山先生云
曩時定遠亦曾獲白兔蓋地多產此不足為
異也今梁山官道亦有白兔亭云

甘露

渝巴縣詹侍御貞吉余同年也為余言其鄉
一月前出甘露夜著栢枝如雨點曉視之凝
結如珠嘗之如飴土人競取以食旋檄縣令
問之則已盡矣惟著地尚有迹云攷諸記載
甘露而色微紅有雀餠則色白稍濁味雖
甘而滋雀餠為異甘露為瑞是月侍御母夫
人卒殆雀餠類也

謝慧卿

謝慧卿巴謝氏女也頗能詩雖不盡合亦一

方之秀也有竊仙自樂詩云尋得桃源可悟
仙丹書惟恐鳳飛傳雨收峰頂雲歸洞風到
池塘月滿天頗清脫可喜

唐行宮礎

升菴楊先生題唐僖宗行宮柱礎云唐帝行
宮有露臺礎蓮幾度換春苔軍容再向蠶叢
狩王氣遙從駱谷來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
風雨杜鵑哀始知蜀道蒙塵駕不及胡僧度
海杯礎今故在游大初為余言寺僧今令匠
鑿而丹之乃知李文饒方竹未嘗無對

補談卷十

二十七

箕仙

箕仙之異余所見楊州懸筆畫及詩題神氣
飛動詞調清逸然謂異止此矣比至渝則又
聞能與人飲食坐中相對盃核漸空客欲得
殺酒則令取之某所應聲而得又取土置鑪
中旋化為黃金奇變千狀其神為郝仙劉中
丞維南以無子仙為作表箋達上帝頃刻千
言坐客叩之隨叩而贈若詩若詞皆有情致
嘗於一生書室中贈對聯曰二人草下將軍
左一曲清歌日易斜後大比人叩諸生中誰

當捷者箕曰在某生書室中及揭曉乃蔣太
守弘德曹主政大川也草下將一曲日蓋隱
二人姓人謂將軍立蔣當父遠日易斜非吉
徵也後蔣以太守歸六十餘卒曹仕止主政
早逝云

孟密寶石

雲南孟密夷地產寶石其價至數十倍金珠
者夔州素二守葵為余言其酋長家石最多
每壽日民爭以為獻其大紅者最貴酋鏤為
盃是日以供客飲有某指揮者與酋善歲歲
往壽之情且洽是日酌酒忽泣而嘆酋訊之
曰我有母老死無日僅得一盃為壽吾生願
畢矣酋曰君欲之可隨我往取因引入一室
見大筐數十悉以金絲為之每筐貯盃數十
盃皆其前世物也因令擇其所欲者指揮僅
取三盃以出後總兵稍聞之因取其二其一
尚在不取出以示人蓋其值無價矣西學叢
竊云其地多鬼術能以土泥水石易人五臟
手足又多瘴癘取寶石者多死焉有經歷表
愷者得是差入其地一門子忽墜焉通事者

補談卷十一

二十八

急視之見一雞繫馬竊側曰此必為地羊所
呪即令寨長呼衆夷婦訊之一婦云失一雞
通事賞以物頃之門子稍甦覺腹痛下刺竹
長尺許遂愈

巴中二水洞

巴東火峰鋪東西二溪水皆流入山下洞中
不知所往過者悉停輿觀之同寅王左史懷
梅云此賊水也風水書地有此水主土人多
盜竊渝州龍洞鋪亦有之然止一洞酉陽有
相思洞其水稍大每罪當死者輒從洞口投

之竟無出者

華嶽靈異

翰林盛先生訥少從馬相公讀書華嶽為余
言嶽神靈異每京師遣祭或名卿上謁先期
恍惚間若有旌幢導從出迎者某年大比華
州有庠生某授徒數人一日飯後有二生相
戲陪其一地中往掖之死矣庠生昇入室內
灌之湯液更不能活大懼妨試事馬公謂嶽
神著靈海內今咫尺盍叩之因共焚香叩神
還競趨入室復視盛時獨立室外俟之見山

間去五里許忽若月出或起或下如是者再
稱聞室中語聲再視之光漸近迫庭中忽振
而墮盛殊駭愕聲聞室中競前出問則無所
見矣生死者隨甦又一日中秋雨盛從華頂
望月頂僅一室差可容足盛夜中卧又恍惚
見笙簫幢蓋從山下來比明問之則初未有
人至也開天傳信錄云唐玄宗幸華陰見嶽
神數里迎謁不知者以為訝然名山大嶽靈
異所鍾况明明祀典作鎮金天其微應昭赫
理固有然者矣

武安靈貺

武安王靈蹟遍宇內前紀回生傳其一也然
余家世承靈貺允渥先大夫在邑庠累舉不
第一夕夢王授以刀法因握刀舞舞訖擲刀
于地曰大丈夫會當萬里覓封侯解者曰王
好左氏春秋神魁也授以刀法殆取魁之兆
與甲午歲遂以春秋取魁選辛丑由運河赴
武昌任有盜先後瞰舟不之覺也舟人婦忽
狂叫曰吾聞某也昨有三四人過汝舟此奸
人也何不悟今已就擒矣已前路果獲盜如

所言武昌時建王祠堤上一日家僕福亦獲
叫取磁碗嚼之云朱某已陞應天我方自堤
上來報者從堤上報某矣是日先大夫督工
堤上先宜人在官舍尚未知也歲戊午震復
夢王授刀法如先大夫心竊以為異已又復
應諸如此不一顧余小子無能樹立以荅神
休賚實有深愧焉

漢壽侯爵謚考

程學士敏政漢壽亭侯爵謚考云關將軍羽
仕漢封漢壽亭侯謚壯謬今之祠扁止題曰

備漢書二

漢書

卷二

漢書

壽亭侯不書謚意以漢為國名謬為惡謚以
予觀之封爵既已脫誤而諱書謚者尤非考
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為史稱費禕遇害於
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
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制有縣
侯鄉侯亭侯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
壽亭為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
曰前將軍漢壽侯關某若以漢為國名則不
當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謚法武功不成曰
謬謬穆古通用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

生晉穆彤在史皆為謬蓋傷羽之死節故以
壯謬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斯言
卓矣然王泉顯烈廟有壽亭侯印謂紹興中
漁父得之以歸廟中又謂端平兵火獨此印
不燬自宋迄今相傳以為異噫漁人之偶覓
千載無人辨者而獨存於兵火之中似有神
物護持者豈神自不識耶

秦宜祿妻

華陽國志蜀先主紀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
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公壯羽勇銳拜偏

備漢書二

漢書

卷二

漢書

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
宜祿為布求救於張揚羽啓公妻無子乞納
自納之以余觀之當出吳魏細人之口夫以
王之大節皎如白日封金明燭即細微間昧
尚自矜重肯取失節之婦以自點哉趙子雲
在當時猶能辭趙範寡嫂以王識度而先自
請乞其為誣讒可知且濮陽之破乃前日事
時豈有王王從攻布乃在下邳非濮陽也史
又謂魏將軍龐德子會隨鍾鄧入蜀盡滅其

家按關氏譜漢前將軍壽亭侯關公生侍中興
與生統襲其後居信都裔孫播唐德宗時為
宰相然則王之家何嘗盡滅蓋王世與吳魏
為讐如于禁龐德後裔倖倖得志遂肆誑言
史不察其真遂為收錄使王忠節負謗千古
今世俗戲文小說又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
等記流傳附會真偽混淆然蜀有關索嶺又
有鮑家庄不知何也或曰索即典云

女媧風陵

潼關有女媧陵在東門外三里黃河北岸攷

指讀卷二

三十三

唐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閿鄉黃河中女媧
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中
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涌出上有
巨石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風姓
也事又見喬潭女媧陵記楊用修云千萬年
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攷關志
則云或曰女媧墓在山西趙城縣此黃帝相
風后墓故曰風陵然以楊說及地理參之關
東門外即閿鄉地謂女媧良然

惠逸人

華州張明府維訓為余言惠逸人事余請傳
之傳辭多不具載載其槩惠逸人者名冰字
子趙自謂一松子東西南北人也或曰上世
惠姬族以事謫秦中北里籍乃為秦人逸人
志氣軒豁好古書習名賢法帖長安張太微
與武功康太史鄆杜王太史盤屋王東谷遊
終南見逸人詩有佳句遂引與遊逸人一日
歛有司求籍長安火村里按察孫公限韻令
賦雪竹逸人曰請無拘禮法乃解衣睥睨良
久揮筆題曰誰人種此琅玕玉引得清風俗

指讀卷二

三十四

尚淳待月忽疑青鳳至凌霄常與白雲親渾
如娥女清殘粉清似夷齊不受塵獨有嚴寒
君子節肯隨桃李競芳春孫大稱賞因為繫
籍長安自是名益振振起矣康太史延之武
功作詩為贈然性至孝秋夕忽聞促織感而
吟曰我聞促織音月下淚雙落嗟我白頭親
寒衣著未著康憐其意贈子還里後從雲總
戎徵入為幕客乃遊臯蘭歷雲中又入承天
平生奇崛不平之氣間寓於辭賦晚又從總
制劉公徵作固原志尤好談黃白術或詰其

好仙者逸人曰子欲居九夷而能以王道與
九夷乎子未知古達者之寓言也而何以謂
我哉年六十卒塋長安曲江維訓與華原張
子志川宗尉為題明詩人惠一松墓有一松
集若干卷子拊世其家學為漢中廩生亦坎
軻落魄忌者以先世讒之被黜朱子曰龍蟄
于泥鳳栖于藪澣蓮不染垣竹自直人固自
立耳古用人者不以世故疑不以父故廢彼
訛訛者何獨見之左與然子新父子身愈屈
業愈伸迹愈隱名愈顯讀維訓之傳其不朽
固在也嘗嘗者且獨奈之何

諸談卷二

子五

華州二烈女

維訓又作二烈女傳二烈女者一郭氏華儒
生東群芳之妻年三十一一王氏其妾也年
二十九群芳病亟囑郭氏擇人事之郭大哭
噬指申誓期以必死群芳卒郭命匠具二棺
遂絕飲食三日制袞服哭奠夫柩畢與家人
訣家人防守甚急郭佯許以不死少懈亟更
歛衣縊群芳柩帷之右初群芳與郭氏訣王
悲曰何不及我群芳笑曰汝亦能郭氏死從

我耶王氏曰夫君勿以我不能死我非婦人
耶亦從郭氏請具一棺不飲食朝夕侍郭三
日乃持郭氏相向泣拜而謝之已縊於帷之
左母周氏伺于傍解其索王甦曰吾主母死
吾何獨生因給母他辭是日成竟縊以死王
郡守為豎雙烈旗于門部使者聞之遣官奠
祭如禮

趙生食澡豆

胡蒙溪墅談載盤屋趙生食澡豆事蓋與王
敦陸暢大相類同寅趙君又為余言其鄉人

諸談卷二

子六

嘲之以詞曰祖菴一箇燒薄頭姓趙他在陝
西城誇牽來賣俏他說他新舊二院多走豈
不識一箇香肥皂拿在手裡左觀右觀一硃
凉水細細的嚼了煞時間發嘔子也首菴菜
水飯吐了兩半瓢聽着滿肚裏村皮盡都去
了聽着可惜箇香肥皂着箇燒薄頭吃了蓋
詞寄山坡羊也事既希奇詞亦善謔真可資
捧腹也

或云詞出
王溪陂

裴黃嘲謔

開天傳信錄載裴諱為河南尹素好詆諧多

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謬判云者畔似那
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
著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
貓即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即不是兒貓謬大
笑判狀云貓兒不識主旁我搗老鼠兩家不
須爭將來與裴謬遂納其貓爭者亦哂又安
西衙將劉文樹髭生額下貌類猿猴上令黃
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密賂幡綽幡
綽諾而進曰可憐好箇文樹髭鬚共類願別
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強似文樹上知

補遺卷二

三十一

其賂大笑之又有劉朝霞者獻賀辛溫泉賦
詞調倜儻雜以俳諧其略曰若夫天寶二年
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
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輳鑾輿劃出驅
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胃兮豹
擎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
德云直攬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瓢莫道古時
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自叙云別有窮奇躋
蹊失路猖狂骨懂雖短技藝能長夢裡幾回
富貴覺來依舊悽皇今日是千年一過叩頭

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賞令改去五
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
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
窮薄人也授春官衛上左馬

甄生滑稽

東方依隱玩世視脫舍人優孟抵掌叔敖子
承封地謫諫亦能悟主談言可以解紛至群
居廣坐一語開顏旅次愁邊片言捧腹誼雖
非正劇頗怡神嘉靖初濟寧甄生者最稱滑
稽有中官某聞生名邀入舟次生一見輒大

補遺卷二

三十二

哭中官問之曰公大似我母中官不覺失笑
乃厚贈之又庠司訓某責束修甄不能具頗
遭訛詈一日晨詣齋曰昨夜中與婦起發藏
中數百金因共婦約以金若干置產若干作
室若干供酒食若干贈答若干償貸又若干
以奉門下司訓問安在曰夢也司訓恠之生
曰甄貧士若非夢將何以奉先生司訓愧而
止

史記錯誤

史記書內多錯誤孔子世家云嘗為季氏史

按孟子嘗為委吏似季氏字與委字相近而誤也陳涉世家云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其子當作耳子蓋其耳字相近而誤也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若田恒作田常當由避文帝諱非誤也

吳起蘇秦

蘇秦刺而以車裂得賊吳起射而以伏尸族讐二子智行於垂死之時可謂能矣然不能全軀消變於未死之日謂之不智亦宜

荆軻傳

荆軻傳近解者謂大史不滿荆卿故首以蓋聶魯勾踐發端而後結以勾踐之言按去蓋聶逃勾踐正與蘭相如韓信同故勾踐云吾不知也曩者吾叱之彼以我為非人也此正是取軻處不講於刺劍之術又是惜之以結蓋聶意又秦舞陽年十三殺人董先生份曰以十三童子輔行亦踈矣不知十二殺人乃言少時事非副荆卿時也

雍樹

汝陰侯傳面雍樹註三說俱無謂至謂抱小兒為雍樹尤不可憑余意雍樹或地名不然或雍丘之樹也蓋漢王以虜在後欲馳去故棄兩兒嬰乃徐行以示閑暇令追者疑有備不敢前也即後平城徐行之意至雍樹脫險乃馳太史公用語有意正見嬰為大僕能其官也灌嬰傳云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從還軍於雍丘正與此同則以為雍丘之樹似亦可據

恩公

陸賈傳無久恩公為也索隱曰恩惠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惠公也余按公指諸子承數見不鮮來蓋十日而更日不過再三正欲見之不數若數見則久恩不鮮俗云久住令人厭即此意也索隱謂欲時時來見莫見不鮮之物非也晁錯傳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此公字同指子

牛鼎善畫

史記孟軻傳牛鼎田橫傳善畫註俱鄙陋可

笑余解之後見董先生份解與余合始躍然而喜

陰重不泄

周文傳陰重不泄解尤陋蓋陰重者陰默沉重不泄者所該者廣不特人言一事下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應陰重意後官祕戲無所言及上自察之等語應不泄意

同姓名

同姓名者漢有嚴君平名遵賣卜成都市嚴子陵名光亦名遵隱富春山近王中丞元美

補談卷二

四十一

說部舉同姓名者幾六十人而偶遺此或以光名獨著故削遵不舉與

棄觚投筆

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漢書班超傳超家貧傭書以供養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後立功西域封定遠侯二事絕相類班乃欲效介子豈聞棄觚之事

而云爾耶

嚙酒救火

樂巴嚙酒救火蜀火郭憲嚙酒救齊火又樊英嚙水救蜀火樊郭事並列方術傳而樂與樊俱救蜀火似一事而傳聞誤也攷樊以孝廉徵樂以宦者顯樂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生子賀至雲中大守又載列仙傳此尤異矣

慶虬之

西京雜記長安有慶虬之善為賦嘗為清思賦皆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

補談卷二

四十二

重於世是耳觀者自漢固已然矣

二杜二陳

漢有二陳孟公二杜子夏漢書陳遵傳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欽惡之乃著小冠高廣才三寸由是更稱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二事俱可資談諺又宋有二孫學士且同館俱多髭無以為

別乃稱大鬚孫學士小鬚孫學士此正堪與杜為對先資捧腹也

張世傑

宋祥興帝溺海時張世傑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夫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余嘗疑此倉皇之際颶風大作寧能從容取香致語且當時海上俱溺又誰聞而傳之者然他書載世傑死焚其屍膽

樓東集二

卷二

四十一

如斗不化人有詩哭之云徒聞海上鐵斗膽

猶見雲中金甲神則嘗溺而獲屍矣又

淳皇后父楊王傳云王從軍海上將殞君崩士卒死溺公舟破中流脫死登岸是海上亦有溺而生者耶則世傑之言亦或有聞之者

杜櫟語

莊子入聞世杜櫟見夢曰吾求無所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幾死者謂幾為人所伐以死也蓋實求無所用而得全之難若此林希逸口義以為罵陸石誤

寶積記

蘇刻四十家小說有寶積記中脫簡殊甚少曾疑其贋因出王子年拾遺記校之蓋無一則不出記中至有刪去其半不成句讀者而好古者不暇究其所出往往信之噫魚目混珠燕石登筍不在市肆間矣

紀事差誤

事有出於前古而好異者引以傳諸當今曩毛兵書征安南相傳

世皇贈以詩云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

樓東集二

卷二

四十四

虔刀然不知為

高皇送楊文詩也麻苗亂時有錦鱗箇箇密如針之詩不知為漢中夷箇作也趙風子亂時有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之句不知為元末韓林兒語也第以混沌易大宋耳近有作道聽錄者指黃巢咏菊元果生曉行之作以為

高皇宋人譏高宗養鶴詩載葉子奇草木子而以為武宗北狩書非異聞時非久遠尚謬妄若此泥遠且僻者哉

著書遺誤

校書之難久矣謂風中掃葉旋掃旋生况著書者以一人上下千載網羅摭撫繕寫勘磨即平生精力有不能給太史公父子世其業然史傳矛盾不少又况其下者哉近鄭莊簡吾學編薛憲使憲章錄俱稱名筆然中紀載有一人一事而重出者又或事一而二年並見者豈緝錄之時或有誤筆而校讐者未必盡當耶馮方伯汝言詩紀最號該博余試取漢紀閱之淮南招隱之篇已逸不存矣豈公

稽叢書二

四十五

有去取或刪之與他不及悉校之然無從請質也

古今詩誤傳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相傳為宋詩人龍九初咏沙詩也然余少時觀陸天隨曹望集已有之矣豈宋人誤耶又虞士不生巫峽夢空勞神女到陽臺乃唐洪都西山處士陳陶辭妓詩也而相傳以為陳希夷蓋緣姓而誤也

太白集

太白集近吳刻稍刪其註然中有不可刪者甚多蓋徒省工費而去取非當若妄薄命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注引陶隱居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之斷腸今刪去矣曾以他本校之中字句互異者十恒五六如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他本沈作况內折翼翻飛隨轉蓬他本作翼短天長去不窮聞弦虛墜下霜空則他本勝矣諸不能一一記之孟浩然集亦然豈二公當時各有改本而世兩行之耶

稽叢書二

四十六

永王東巡歌

漢書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李白永王東巡歌三川比虜亂如麻麻字本此一特讀之不然也古人詩無一字無來處信然

長干行

太白長干行八月蝴蝶來唐文粹作蝴蝶黃以秋蝶多黃白樂天詩云秋蝶黃茸茸亦此意然不若來字佳

太白贈杜詩

西蜀詩話云殷璠集李白詩有沙丘城下寄

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其風骨音節為白詩無疑後人不之見以謂李無寄杜詩乃偽作飯顆一絕淺俗特甚未有一字似白語余觀白集又有魯郡東門送杜二甫一首云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蓋不止沙丘一首也然考殷集無沙丘詩意近日新刻者省工費而刪之耳近百家唐詩亦然至有取一人之詩偽作三四人者可嘆也

杜註

杜功曹非復漢蕭何病之者曰蕭何非功曹不知漢書云何為主吏注主吏功曹也改虞註云孫策謂虞翻曰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則杜用吳志虞註為得又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虞註乃云三峽重岩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午夜不見日月此與淹義何與焉又云巫峽之高峻足以遮蔽

日月是以淹為掩矣他解以為淹留之淹似得之蓋此聯正漂泊西南之意則虞註失之矣

杜誦詩

高仲武中興集止取杜公一詩所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者也且云杜君詩調不失而已余鄉簡西魯紹芳嘗以為訝云近取高集閱之乃杜誦非杜公也蓋集曰中興則開天以前當不在所選矣矧首以錢起豈應列杜公於後然杜公集實有此詩又不可解豈後人因姓而誤入耶書俟知者

韋蘇州佳句

長卿家徒四壁立已為貧矣韋蘇州答李潛云相如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是以今事翻古案也蔡謨戲王導曰短轆轤車長柄塵尾而期盧嵩無馬不赴云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轆是以古事翻今案也他如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臨觴自不飲况與故人違不見心尚密况當相見時莫道無相識要非心所親人意有悲歡時芳獨知故不是平生舊遺蹤

要可傷皆抑揚其語而意度自遠謂蘇州止於平澹要非至論

又曲罷碧天高餘聲散秋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草亦知賤微所貴寒不易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涼都門且盡醉此別數年期須更在今夕尊酌且循環別離從何生乃在親愛中昨遊忽已過後遇良未知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烟和我懷自無歡原野滿春光同是山中人不知往來躅日日生春草

補談卷三

四九

空令憶舊居野曠歸雲盡天清曉露新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銜恨已酸骨何況苦寒時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雨餘山氣寒風散花光夕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茲樓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皆玩之而有餘色咀之而有餘味其他幽情遠韻為前輩所稱述者姑置勿論也

杜常

臨潼驪山華清宮溫泉在焉中有萃玉屏皆宋元及今人詩刻內杜常詩四篇晚至華清

補談卷十

五十一

云東別家山十六程晚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夜雨晨霖云栢葉青青櫟葉紅高低相倚弄秋風夜來雨後輕塵歛繡出驪山嶺上宮溫泉云已去開元四百年此泉猶自響潺潺也知不憤當時事長作悲聲恨祿山驪山云漁陽烽燧起雲間玉輦蒼黃下此山何事君王自神武區區南渡鹿頭關前題權發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大常寺杜常後跋云正甫大寺自河北移使秦鳳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過華清有詩四首詞意高遠氣格清古邑人曹端儀既親且舊因請副本勒諸方石以傳不朽閏九月初一日頴川杜詡記及觀楊修撰丹鉛餘錄載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人名姓不顯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以為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余又見范蜀公文集手記一時交游中有杜常名姓不註曰詩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參之為宋人無疑矣修撰當

時豈未見茲刻耶然前詩首句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晚風殘月入華清而此刻稍異今臨潼志並存之一作唐杜常一作宋杜常又驪山首句大類唐吳融華清詩僅易數字豈杜熟唐人詩而暗合耶抑用其語而稍易以後意也又溫泉詩羊山非一韻而志作宋王素詩何也石刻真與偽良不可知以多識如揚公當時何不見此惜生也晚不及一請質也

僕散公詞

餘錄又云於臨潼驪山之溫泉見石刻元人

橫渠卷二

六

五十一

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盡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者嘆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香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磨為他刻矣今觀此詞乃元吉齋僕散汝弼作但空有原作賴有香囊遺恨作紫囊來進有主簿慕蘭跋云近侍副使僕散公博學能

文尤工於詩昔過華清宮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于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晏四方衣冠爭誦傳之稱為今之絕倡云則知此石故在也

鴈門太守行

李賀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荊公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豈有向日之甲光也不知此詩之妙正在此句蓋黑雲壓城正言敵氛方惡而我兵氣盛則甲光向日而氛祲為開猶言開青雲見白日撥雲霧而覩青天也韓昌黎讀而奇之信矣揚用修云凡兵圍城必有倖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此意也荊公大儒乃有此失良工心苦知我者希自古然矣

四十雙

余黃華老人詩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瑟瑟嵌西牕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胡蒙溪真珠船云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略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為

橫渠卷二

六

五十二

一雙然輟耕錄所載謂白夷種田以牛為準
謂四角為雙則所謂雙者雖指田而實因牛
也少時於友人黃汝修家見此不解黃後訊
之潘氏子指輟耕錄為對檢之果然乃後悔
讀書不多也潘儒家子貧訓蒙自給云

節婦詩

莊定山景節婦詩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
癡小舅姑貧自井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
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瑣
窻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先

補談卷一

五十三

生倫評之云苦心苦語可泣鬼神簡西密詩
話謂起俚淺而中穠冶似非本色語惟取楊
石齋一聯云蒸嘗所寄惟黃口形影相依到
白頭然一峯亦有詩云婦人自我如男子造
化由他似小兒較莊稍實近塵談載謝子象
一詩云朗日行天夜照星私嚴淵默竦雷霆
苦經世故艱危地要保人間婦女形萬事到
終頭已白九原識面眼猶青敢偷一死全遺
息莫道冥冥夢不醒又云庶幾擺脫陳俗而
不拘拘用事者然起句似書生語結亦稍不

稱蓋節婦入律詩中較難着力要當於古選
中求之

簡西密

余鄉簡西密紹芳弱冠客遊滇南題詩山寺
楊升菴先生一見異之使人物色遂定為忘
年交凡先生出入必引與俱先生藏書甚多
簡一覽輒記每清夜劇談他人不能答簡一
一應如響在滇南倡和及評較文藝惟簡為
多張愈光諸人不及也簡年幾六十西歸蒙
山先生送之詩金蘭意氣昔論文宴坐朝霜

補談卷一

五十四

竟夕曛千里驅馳來楚道十年羈旅共滇雲
交游落落晨星散蹤跡悠悠逝水分江北江
南從此別何時何地再逢君因大慟不已簡
歸數年卒其子謁先生瀘陽時先生以疾卧
床呼拜床下問西密安否其子曰死矣先生
長吁數四以袖拭淚遂向壁卧不復言數日
卒先生交誼當求之千古矣

升菴在滇南

先生在滇南每出遊乘一木肩輿僅容膝
狀如升即所謂升菴也菴之前題曰士到東

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為張愈光筆與人遊無問貴賤酒間吟次時命聲伎佐之舞裙歌扇笑擁彌日不知者有登徒之譏然先生意不在是也在瀘州嘗醉胡粉塗面作雙丫髻揮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王中丞元美曰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真知言哉

黃夫人

先生夫人黃氏遂寧黃簡肅公文博通經史能詩文善書札閑于女道性復嚴整閨門肅

持錄卷二

五十五

然雖先生亦敬憚之嘗見先生從子大行有仁云夫人雖能詩然不輕作亦不存稿即子姪輩不得而見也今海內所傳若鴈飛魯不到炎方及懶把音書寄日遠久為人傳誦簡西學又記一詩云繞經賞月時又度菊花期歲月東流水人生遠別離只二十字而感時傷別不必斷腸墮淚而聞者悽然不堪殆絕倡也國雅又記一詩云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宮墻則諸書所指不一且聲調與夫人百相遠矣

李玉英

李玉英者錦衣千戶李雄女也父死第承祖幼繼母焦氏有子謀奪其蔭乃毒承祖死出其妹桂英而誣玉英以姦淫指所作詩為證致陷大辟玉英陳疏奏辨詞情哀懇

世皇憐察其冤事得白詞多不載其送春詩云柴局寂寞掩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鬢寬裳半泥土野花何事亦愁人別燕詩云新巢泥滿舊巢散塵掩珠簾欲捲遲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

持錄卷二

五十六

古今才婦

古今宮閨之秀若唐山之樂章大家之女誠婕妤之團扇徐淑之寶釵道韞之柳絮抒才蘇蕙之迴文結思情華並著言德無擅芳氣襲於椒塗清風被乎蘭寢矣若文君之白頭吟貽玷當壚文姬之十八拍失身胡虜易安薄霧濃氛晚節顛躓李蘭寒星遠水遲暮飄零濤箋以佐酒掩秀玄機以答童殯獄風花易蕩雲綵難期紅顏薄命自古而然不若無非無儀之為得也

骰子詩

王中丞危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
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攷元人關漢卿雜劇載錢可謝天香事亦有之謝云一把
低微骨置君掌握中料應嫌點拋擲任東風錢云為伊通四六聊擎在手巾色緣有深
意誰謂馬牛風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朱素娥

羊伯曹自山先生云同年鳳陽劉望岑嘗訪

指談卷二

五十七

金陵妓朱素娥者不出乃投一絕云曾是瓊樓第一仙舊陪鶴駕禮諸天碧雲縹緲剛風惡吹落紅塵四十年朱即欣然出見朱嘗與陳魯南編修聯句云芙蓉明玉沼楊柳暗銀堤又託所歡買束腰其人書問尺寸朱答之曰寄買紅綾束如何問短長妾身君抱裏尺寸細思量

趙氏女

友人詹明府理為余言金陵妓趙姓者女十四亦能詩客有從趙遊者命作寄情詩以床

字為壓女云思君君不見明月照牙床二妓者亦季蘭之派亞矣

高王二傳奇

近南北傳奇之佳者推高則成琵琶王實甫西廂二記西廂事出元微之而琵琶託之中郎似為失實昔人云千古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噫亦冤矣或謂高有友王四者登第後贅丞相不花女而棄其妻高為作此琵琶蓋寓王四字元人謂牛不花故託之牛相云或又曰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為

指談卷二

五十八

作荆釵記蓋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梅溪人知之孫汝權為御史亦有聲故欲以報也王中丞元美云則成此記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不知其說偶閱說郭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同舉進士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與趙處能卑順自持蔡仕至節度副使其事姓相同一至於此則成記或謂止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為朱教諭所補西廂記或謂始之者關漢卿成之者董省元也

又謂王實甫至郵亭夢碧雲天而止此後乃漢卿補也大約琵琶畫出則成手西廂出實甫而漢卿補之為是近華亭張錄憲月庵為評註琵琶最能發作者之意友人金山人在衡作西廂正謔亦校閱精當余家有舊註琵琶殊不佳西廂有近刻校正古本俱列某家本于句讀之上頗佳金正謔內若眼將流血心已成灰仍作中內二字尚當訂之也王中丞云琵琶見一善本期逼春闈詔赴春闈作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心戀親闈難捨親闈作心戀親闈難赴春闈益見作者之工金在衡云畫眉序愧非弄玉弄字不叶又有謂十二釵用唐事者王中丞則云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腔調微有未諧當精思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月詞本序相傳作時八矩文花王中丞謂用古詞大多然瑜不掩瑕不害為佳手也何翰目元明又謂施君美拜月亭記勝琵琶乃王中丞則又以為大謬謂月亭有三短金在衡云月亭內拜星月一套

却是高手蓋詞不他扭中間應答皆於腔內填寫細味良然在衡此論識其真矣

河上楮談卷之二終

河上楮談卷之三

新淦朱孟震秉器甫著

停雲小志

易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大戴禮云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震少也寡昧自入官來始得從學士大夫遊又幸諸學士大夫不以為寡昧而與之進以故竊同心入室之誼時自濯勵於今十餘年計所託為知交者彬彬乎盛矣比來關內山齋長日無事索

指談卷三

居緬懷舊契南北各天每一停雲不勝馳結夏五月天雨十日閉戶因追憶爾時丰神意度及所贈荅篇味人畧疏其大槩手自錄焉命曰停雲小志蓋在南北部曹所與遊得若干人青溪社倡和得若干人由渝入計都下得若干人間一披閱如握手接袂上下其議論又若臨鐘阜玄湖坐邀笛閣對西山爽氣拄笏而歌呼嗚嗚也宣父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震誠非其人也顧今海內熙明賢俊濟濟布列朝野魯之君子詎足多讓焉今卽余

寡昧而輒引之於君子之列固不敢當然他日因諸君子而幸竊附於古之人亦安敢遽自棄也知我罪我其亦有概於斯焉

胡憲使文化名維新餘姚人初為御史有直聲坐是謫為寧州判後稍遷南刑曹即為人剛毅介特至與人交又和易其所喜者卽吐肺腑示之在曹中與余最善有雋才喜蓄異書人有才輒稱說不置書有副本卽以與人亦不吝也性不能飲然喜人飲刑曹在南中僚友最稱輯睦每花時諸曹卽輒引觴賦詩

楮談卷三

太守有大保山集丁丑入覲觀事畢引疾致仕去

曹以漸名子登京師人與思貞同署先後為郎余初入比部以漸獨與余談詩後思貞至而署中稱二妙矣一日署蠟梅盛開以漸呼小史折梅來索余詠因共命酒倡和連日以漸尋擢鄖陽守去思貞後當梅時每集同舍花下余對花未嘗不思以漸也歲丙子余入計以漸為憲使謁選天官曹僅一再晤已復丁母夫人憂余遊西山以漸不及行乃和余

帶敲詩共倚闌蓋道其實也今十年矣一時
交好萍聚星散令人不勝伐木之思云

陳思貞名師錢唐人以國子博士為南刑曹

即喜古文詞為詩直寫胸臆性恬靜寡營與人交澹如也而情愈密嘗作石文侯傳得毛穎家法家故貧然在曹即慎取子布衣蔬食致自樂也客至命酒則又極致豐腴必盡其歡云曹有獄將上乙託所親置百金求為解即白其事司寇竟置于法其奉公持正多此類也嘗為論交篇贈余幾數百餘言為永昌

諸談卷三

文化獨從余三四人日為會時山東曹張太

守志淑毛憲使汝賢湖廣則顧憲使廣東

則解給諫宋王即中執禮福建則陳太守師

陝西則鍾憲使繼元解家興化又多携嘉酒

來會中或奕或咏或談古書或諧謔各從所欲余時稱能飲然不敢盡醉諸君輒藏其帶

俾不得去一時忘形爾汝然各以職相勸勉

亦不至廢曹事文化有牡丹杏花諸詩今在

貴州司稱清麗有風韻余嘗贈之詩曰無多

酌我黃金爵且少探君白雪篇又留醉因藏

詩而述其意具在倡和編中以謝兄萊州守

名子朝允多情致余嘗贈之詩云龍馬雙馳

異野寬眼中兄弟似君難後以漸為東昌而

兄為彰德守余過彰德詩云朋友舊憐寒范

叔弟兄今是大馮君今誦之心以馳於碣石

矣

江子望名所錢塘人余同門友也以春秋魁

北京丙午鄉試戊辰舉進士授南刑部河南

司主事子望家世最盛祖瀾禮部尚書父曉

贈工部尚書叔父暉翰林庶吉士子望居閑

顧自謙抑衣布素食簞糲不知其為貴公子

也閨門相敬如賓於同年中尤敦厚太常博

士左縉卒于宦子望偕余三四人躬為歛送

哭之如同胞親其家遠不能歸又為資助之

其於交道類若此余在曹中子望最相友愛

即家人憂戚喜慶未嘗不相聞自舉鄉試時

才名最高然益自晦居官恬靜一無所營歲

壬申書三年考時廣西督學員缺高相公儀

亦錢唐人也素知子望乃力薦之子望不知

也在廣西一年以疾致仕歸卒子望舉甲戌

諸談卷三

四

進士為北刑部主事行誼亦如子望云

蔣伯孝常熟人名以忠余同年以長樂尹入為南比部廣西司主事伯孝才名久著為諸生時所著藝苑琳瑯已為海內傳誦為長樂最有聲同時州縣皆入據津要乃伯孝獨為即比部又在南人咸少之伯孝獨恬然自得為不為意也時從曹中讀古人書沉酣竟日夕發為文雄贍迭宕有司馬氏風又性不耐齷齪治家人生產居常俸入僅足自給一日聞封君疾棄官歸貧不能治喪事乃獨捐所

櫛篋卷三

五

受田業易質為葬具不以累二弟又不給則令其室脫簪珥易之其孝友清謹每如此余領渝守伯孝為文送之又策馬江干握手泣別不能出一語伯孝所為治邑狀居間一一為余言余心師之余治渝所聞於伯孝者大畧循之藉是寡過嗟乎若伯孝者古所謂蘭芷之室者非邪

袁魯望吳人名尊尼父求之先生有聲吳下魯望克紹其家學才情雅麗而於交遊最厚余自太學游已識魯望後余為比部而魯望

為考功即考功在南部稱尊貴他曹即率嚴

憚之乃魯望顧存念余不置余為詩魯望輒為評校不作時俗語相許可嘗以書規余云作詩才短者乃須容易才長者必求穩安雅調不牽於俗俗調不合於雅難易雅俗之間不可不辯也蓋余初為詩往往率易而近俗魯望之言不啻良藥之於膏肓矣魯望為即久嘗贈余詩曰神駿逸羣方振蹕倦禽垂翅尚回翔未幾擢山東提學副使引疾歸卒嗚呼魯望已矣安得斯人復訂吾文者耶為之

櫛篋卷三

六

三嘆

張德南名煒閩人初為南大理司務署中有奇竹二產簷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為瑞竹賦諸郎競傳誄之又善書諸以便面從乞書者屢滿戶外詩喜為平澹一日舍中芍藥盛開乃命酒招余飲取薔薇和麪煎之佐酒極有致又邀余從南城諸寺玩月極歡而罷以事註誤謫稍遷為龍安推官以歸余為渝州守復會于蜀寄余詩云白下悲歌送我行西風逐客淚沾纓百年盟好耽風雅萬

里羈栖憶弟兄蜀郡兒童迎使節閩洲蝦菜
計歸程相看咫尺難相晤山自青青鳥自鳴
梁彥圖順德人名柱臣為大理評事而師事
黃才伯先生又與梁公實比部黎惟敬秘書
歐楨伯博士結山中社壯乃從仕以母老乞
南後又徙北其詩一以古為憲郢中陳玉叔
叙彥圖稿謂欲以片言明百意坐馳役萬景
蓋知言云彥圖有實劍吟贈余云豫章有龍
劍紫氣干斗牛至人識其精豐城遂奇搜感
君重意氣持贈結綢繆啓匣已電發麾鐔怒
星源太乙曾下觀風胡將見求應同搗具佩
持向漢庭遊慙非張公子靈貺焉可酬
青溪自後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淮清之
間有邀笛步者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
陳明府芹即其地為閣焉俯瞰溪流頗有幽
致歲辛未費叅軍懋謙約余為詩會其上於
是地主則明府次則唐大學賓賢姚典客測
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叅軍倬黃叅軍
喬棟周山人才甫盛貢士時泰任叅軍夢椿
先後遊而未入會者則張大學獻翼金山人

為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彝莫山人公遠王
山人寅蕃進士雲龍夏山人白駒紀亳州振
東陳將軍經翰汪山人顯節汪文學道貫道
會沈太史懋學程文學應龍周文學時復癸
酉復為續會則吳文學子王魏廣文學禮莫
貢士是龍邵大學應龍張文學文柱每月為
集遇景命題即席分韻同心投分樂志忘形
間事校評期臻雅道前會錄詩若干刻之命
曰青溪社稿許石璣先生叙其昔續會錄詩
若干吳瑞數序之會余領渝郡符任叅軍入
與都稿遂散遠後方民部阮葉山人之著入
焉余馳書社中期稍收輯無何胡民部費叅
軍以註誤謫黃叅軍以領郡行已方戶部亦
因事出盛會不常良朋星散回昔江東雲樹
在望秦淮烟月黯爾銷魂因記舊遊畧次其
姓氏篇什如左記以至先後為次無論虛序
詩紀一時遇令其工拙亦非所敢擇也
陳子楚名片金陵人為長沙令九十日解印
歸卜居鳳皇泉之左又構別業新林浦時垂
綸其上浦有橫厓因自題曰橫厓小隱又即

邀笛步為閑其上曰邀笛閑而引騷人倡咏
為樂善墨竹意所到揮筆點染若不經意而
神韻自別人爭寶之喜為章草佳處頗逼真
所著有陳子華集二卷又取古高士自巢許
而下迄于宋元得七十餘人人為之詩以自
見其志號思古吟并前杜稿中詩多不具錄
其喜諸君子入社詩云邀笛亭前舍釣竿丹
楓林外候金鞍吟邊綠酒今逾暖花底幽盟
久未寒才子一時追鄴下故人幾載隔雲端
諸君莫更輕離別萍跡應憐此會難詠美人
走馬云明妝驪駿足晴日麗春風各倚千金
貴齊驕三市中扁遷疑舞鳳恍忽似遊龍一
眴揚鞭去幽情已自通窓中度落葉云靜聽
高林響還過虛牖前蕭條如帶雨閃爍似含
烟孤影隨飛鳥寒聲和晚蟬妝臺有思婦相
對惜華年鳳皇客所社會云鳳皇泉上瑞烟
輕自煮新泉待友生賴有香茶將一盃殊無
旨酒速諸兄賡酬會意思投轄湖海論交惜
聚萍莫以更閑問歸路秦淮東畔月初明秦
淮烟月云淮水平如江水平今人情似古人

情英雄滾滾隨波去留得波間此月明秦淮
烟暝水長流明月空懸萬古愁春去秋來風
景別鳴箏不下酒家樓折欄會和周銀臺雲
新歲詩豪集深更興未闌共憐今夜月仍似
去年看社主歡投轄車徒怨折欄絲梅紅對
酒忘却外邊寒鳳皇臺上憶吹簫云有人春
日登高臺扁扁遷絲服從風來忽舒玉指吹玉
簫花風千林天上飄衆賓各進酒一瓢竹音
稍停繼以肉盡道鳳鳴在山麓彩霞垂天日
西沒衆賓大斗飲不足鳳兮鳳兮勿飛去嘉
爾靈禽在南國長干曲云長干女兒茜裙新
琵琶一曲驚千人三吳少年豪傑士醉待梅
樹回陽春春風一夕朱英發珊瑚枝頭挂明
月茜裙挽住五花驄梅花落盡歡永歇感別
送朱比部云使節三年野老家鳳皇泉水自
煎茶今日西川成遠別金尊空對碧桃花離
筵花雨亂紛紛宛轉情言到夜分已峽聞猿
應憶我江樓望月正思君聞笛有懷朱比部
云空林索莫雨絲絲折得梅花未放枝正是
鄰家夜吹笛倚闌無限故人思虛堂夏月有

懷未重慶云虛堂白日永竹樹陰相錯纖蘿
無風吹嫋嫋隔簾箔乳雀巡簷來翻背映紅
藥時有屋上雲涼氣從空落瞻雲思友生竟
日坐寂寞蜀山修且阻雙鯉何由託

姚典客原白名潮家金陵武定橋以貲入為

即久之辭疾歸性好吟就所居構市隱園水
竹之勝甲于白下時時招詞人墨卿觴咏其
內醉取古墨玩之時引筆作真草數幅雅有
致晚好作梅從閩王山人遊盡得其妙子之
裔為郡博士弟子員亦能詩其邀笛閣喜諸

清談卷三

上

君子入社云青溪文酒已三秋復喜羣公集
水樓藻思久傳鸚武賦芳時今逐鳳皇遊寒
花照座金為蕊明月窺簾玉作鉤夜靜忽聞
三弄曲依然江左舊風流病後諸君子邀入
社云岩廊詞客擅風流自喜漁樵得共遊病
裏愁心遠授簡秋來詩思一登樓疎簾幾几
山當座楊柳芙蓉月滿洲伏想年來題咏處
家家珠斗夜光浮青溪對雨云長空飛急雨
虛閣對滄洲蕭索三秋畫微茫十里收絲飛
桃葉渡雲隱鳳皇樓坐領寒江趣烟簑起釣

舟簪薔園中柳云園柳吐春姿鬱鬱寒塘側

盈盈陌上條日日送離別玉筍掩深閨金鞍

遊上國韶光日以暮雕落良可惜攀條欲寄

之不語淚沾臆中情豈故殊何嗟失顏色離

別勿復道願言崇令德喜諸君分詠小園云

輞川賡和處裴迪有新詩豈意千年後風流

今在茲買山成小隱投轄得雄辭今夜青溪

上文光照水涓冬夜程孟孺莫雲卿姚光虞

過集云坐深銀箭燭花開荒逕能勞二仲來

書變鼎彝傳古法吟餘風雅盡詩才談生塵

清談卷三

上

尾將迴雪暖盎枝頭欲放梅更喜吾宗同笑
咏草堂今夕聚三台賦得白鷺洲送黃參軍
奏績云岷山遠發大江流米石東連白鷺洲
一片蘆葭搖雪浪三山臺殿枕丹丘地邀綠
筆增新色人對離尊起別愁羨爾雲帆天路
近春風吹到鳳皇樓冶城錢吳莫魏張四才
子云冶麓高寒結駟來旗亭卮酒傍丹臺黃
金舊鑄雙龍劍白雪新傳四傑才天半月明
瑤鶴下林間星聚石壇開送君翻念青溪社
醉倚離筵不放杯

華明伯名復初無錫人父楠菴先生雲為此
部即博雅好古家藏書甚富明伯少有才名
老嗣其家學取藏書一校讐之又喜為詩
與盛仲交相交善隆慶癸酉以貢授應天學
訓導仲交尚為弟子員雅相師友意各自得
也從所寓構東燭軒延客客至輒舉白賦詩
為樂軒中兩集得四言云有客容膝亦孔之
安載集佳賓佩玉珊珊佳賓至止德容几几
四座講德周道孔邇湛湛我池鑒爾令儀君
子攸華燕笑孔宜洞酌我泉淪我山茗客醉
而歌亦既酩酊陽既伏止澤藏乃宜迅雷風
烈慨焉非時賓既醉矣兩亦滂矣夜如何其
夜未央矣雪中借馬云踏凍匪無東郭履沾
花空有杜陵詩錦鸞不惜晚來借紫叱何妨
醉後騎自是看山揮策緩非因傍險得歸遲
長安陌上多游冶不似灞橋風雪時美人走
馬云艷質輕千里翩然自出群乍聞采月駟
驚見逐颺輪飛輕矯繞送紫鞭捷有神霓裳
同蹙蹙霞帶共續紛來似花成陣迴看雪滿
身髮拋驚欲墜襍不塵塵拂漾垂青組挑

飛慶錦茵波涵秋欲轉峯欽翠猶掣猿挂正
山夜珠浮洛浦津星流行更穩電掣態逾新
彷彿雲中見飄飄認未真市隱園冬日云殘
冬景倍暄欽似入冬候山家酒初熟鷄盟復
如舊水底見鍾峰窓間列退岫何須絲竹響
但喜花木秀日暮繞池行清風滿懷袖鶴羣
閑觀水邊芙蓉云昔曾吟秋水又見秋深時
芙蓉故遠徑菊英尚滿籬有花不來賞時過
復惜之紛紛塵中人擾擾將何為徒倚不忍
別殷勤對玉卮今日良宴會云今日良宴會
射堂何鬱盤勝友畢來集寶樹棲鸞鸞揮筆
飛雲烟字字青琅玕人生貴適志知音良獨
難主賓既款洽諠諠如金蘭聚散慨落葉誰
能念歲寒姚原白病後入社云芙蓉夢隔三
秋月黃菊歡同此夜尊幾度鳳皇臺上望閱
江樓畔荻花村送朱比部守重慶云巴江曲
曲萬載流提封百里古諸侯江流晝夜自不
息何人遺愛傳千秋曾聞宋李余安撫關錦
招賢賓幕府聚水為山衍陣圖二冉奇謀為
誰吐釣魚山下江之衝移壘依山設險重救

寧拊輯稱良牧至今猶羨中興功使君光價
重璠璣玉筍山中曾著書一麾出守青雲色
棘道新乘五馬車只今有道成沃壤桑土應
須計安攘巴渝千里起淳風重為余公拂遺
像明伯有三子皆才俱能詩

盛貢士金陵人名時泰字仲交少與兄時春
俱有聲庠校時春舉癸卯鄉試為冬官尚書
即仲交獨三十年困場屋所居近冶城有蒼
潤軒貯法書名畫其中焚香煮茗客至留連
竟日又時從冶城登黃鶴樓從友人把酒賦

諸談卷三

十五

詩下筆數千言立就嘗以書千里致揚修撰
用修及文待詔徵仲相與為神交去城二十
里為攝山山之左有大城山仲交結精舍其
地時跨一青驪命小奚奴囊古琴隨往來嘯
咏甚適也無事夜篝燈讀書晨起斫薪為爨
因自稱大城山樵嘗曰孟堅當卯金末造猶
以兩都擅名太冲遭列國鼎分尚藉三都振
響今

聖明混一天地再闢列聖相承重光累洽文物
之盛亘古無前奈何使豎儒專美千載也因

為二都賦期上之歲癸酉以貢入為大學生
子敏耕有父風為詩亦多藻思紹其家學仲
交為社中詩援筆立就已輒失其稿其立春
後一日同莫雲卿蔡世卿訪朱比部用常左
司韻云梅花栢葉彩華新官舍蕭蕭竹樹隣
露塵經時虹氣健雲筒隔歲馬蹄頻久甘鵝
迹為樵客不愧鳩司作從臣最是江南明月
夜共將花柳詠初春送朱比部云幾年官寄
白雲司日日行吟湖水湄五馬西川勞作守
一尊南郭暫相持天邊雲樹依臺遠雪後春

諸談卷三

十六

濤出峽遲自昔蜀中多勝蹟品題應是待新
詩同費民盆黃以藩葉茂長晚遊方山云千
山迴合日將曛一片鍾聲下白雲茅嶺葉飛
寒色早秦淮水落暮烟分風含石竇疑泉響
月朗岩扉過鹿羣却憶向時曾載酒桃花細
雨共氤氲曉登雞鳴山塔院望後湖殘雪云
夕陽歛湖光殘雪散山麓鍾聲飄寒空人家
隱深竹一鳥下高天理翔向藁木老僧澹無
言相看幽意足黃以藩過訪云竹下論詩寒
色生蕭蕭僧舍夕陽明湖光若是山陰道雪

片應飛白下城酒盞暫依梅樹坐琴囊何惜
蘚痕行高天欲晚還留句何愧任翻半字情
寄陳仲魚云臺上重開碣石宮海鵬南徙越
長風青雲原是天邊客白馬羞為歷下雄溪
叟不妨漁艇在洞仙應許鶴書通海陽春色
知能早何處桃花開最紅同莫山人過市隱
園云向夕風吹池水平高天雲淨雨初晴米
闌隔岸魚俱躍蒼玉當軒笋亂橫作客不堪
憑遠眺吟詩一為散閑情醉來坐愛松林好
共向涼臺待月生寄費參軍云青溪流水繞
長堤別後懷人芳草萋同社不堪重載酒逢
人空憶舊留題宦情落莫悲蓬髮世路參差
共馬蹄不信君才原出眾可容長日在途泥
和許太常秋日書懷云淮浦新潮映月流秣
陵曉色又驚秋庭除共喜生三樹鄰里何勞
羨五侯疎廣自知金玉賤山濤不為簡書留
年來贏得身強健却笑虞卿枉解愁池塘坐
見一螢流遂有梧桐為報秋拓境近知新拓
地醉鄉曾許舊封侯不妨出郭青藜伴最喜
尋僧白社留潘岳近來多閣筆悔將詞藻賦

閑愁

周山人才甫字文美永嘉人嘉靖中以詩鳴
所著有鴈川集隆慶辛未遊青溪社所為詩
具載社稿中家故貧客遊江湖以文酒自適
喜作梅每對客酒間命筆殊可人意又自為
詩其上詩才亦秀逸南都士大夫能詩者皆
樂與之遊余去金陵文美從方子及結社以
詩寄余渝州其同方計部集安茂卿寓閣云
層閣倚鍾山芳筵得勝攀乾坤容我醉日月
尚誰關粵客驚狂態吳歛索笑顏相忘軒冕
貴白服浩歌還李比部方計部載酒齊玉孫
園亭見訪云並馬名園裡携尊就隱淪已憐
金作谷况倚玉為人白髮狂何劇青山嬾是
真詞名歸二子誰不仰清塵新正六日同丁
周方三計部集王元德大夫宅云背郭堂初
敞開尊聚酒星歲新頭漸白入舊眼俱新山
水存高調風塵笑獨醒若非憐意氣何以慰
沉冥送王按察四川云憲府開西極分符重
地曹帆前春樹遠天上法星高旌旆懸三峽
圖形按六韜君才堪賦蜀萬象待揮毫迢遞

思山路千盤鳥道懸馬前浮曉日雲重響春
鵲交態慚余拙疎狂籍爾憐不能隨手揮飛
夢到西川雪中方子及席上閱康山人詩傾
尊飛雪滿江津披對瑤華憶故人身寄黃金
臺上月歌翻玉樹郢中春獨醒天地堪容傲
高卧烟霞不受塵客久星霜凋短髮何如回
首共垂綸

費左軍民益名懋謙少保費文通公子也家
世為鉛山人自文憲公以龍首當揆文通繼
起鉛山之費遂為西江甲族民益以貴公子

楮談卷三

九

顧折節下帷讀古人書性又喜吟以陰入為
御史臺都事鄉人楊懋功祠部郢中陳玉叔
大理時俱以詩名燕山民益間就為社會已
為南左樞參軍青溪之社民益實贊倡之又
從樞府第構籌筆軒客星槎淪茗焚香山人
墨客延接無虛日閩有王山人者善寫梅民
益即從作梅金陵陳子塾善墨竹民益即從
作墨竹晉江黃孔昭工山水民益即為山水
皆得其意嘗以十月邀余籌筆軒因命余記
其事任參軍山南繼至時庭菊盛開因共呼

酒飲花下各賦一詩達旦乃罷又招余避暑
天界時炎日方熾旦從城中來黃塵撲撲隨
馬足民益煮茗山中竹院共坐松窓下岸橫
撫几清言竟日薰風徐來拂衣袂飄飄然若
遊水精域中隨出酒對酌各賦詩二章去余
領渝州民益復招余籌筆長洲周秀才懋修
雅士也適同盛仲交來因共即席賦詩贈余
周詩云五馬雙旌滿路輝郎官出刺兩川湄
才同何遜離京日望重文翁化蜀時閣道使
星臨錦里岷江鄉月映峨眉詞情到處堪留

楮談卷三

十

社樞管梅花遲所思民益云追隨白社六年
餘羨爾新詩獨起予遠指雙旌臨錦水先驅
五馬向匡廬江梅試暖離觴劇苑柳迎人執
袂初重握春風更何許涪江魚鴈莫教疎又
從江閣以停雲詩一冊訊余渝州民益詩云
玉麟西館憶當年龍劍分携思黯然雲自褰
帷高北極春從露冕下東川花間曾醉新豐
酒江上猶歌郢雪篇聞道蠶叢多勝槩新詩
應向故人傳余自去渝州民益又掃舍館具
鉛槧延葉山人之芳論較文藝一日有鴈過

雲中影墮席上因觸興賦詩併所倡和為一
集氏之曰見鴈稿其為社中詩最多大畧具
前社稿續稿擬刻之渝州會民益以事謫稿
遂携歸玉山去不及錄民益好客喜談詩客
屢恒滿戶外又喜從山人遊凡金陵諸勝蹟
足殆遍不知者謂荒於酒至或疑民益緣此
干與他有司然民益以資介負奇氣所不足
非財也純袴子目不識一丁字人多竊笑之
民益以彼其資好賢下士空空若不及此其
心顧欲從世俗較計蠻觸間哉嗟夫此可與

補遺卷三

主

知者言顧在民益自信之耳

黃以藩者晉江人司寇葵菴黃公長子名喬
棟司寇子多賢而以藩次居長為博士弟子
有雋聲後乃以蔭補官南樞叅軍事時鄉人
黃孔昭亦遊白下以藩延之館中與為詩山
人歸以藩乃從青溪社為會一日掃射堂延
諸君子投壺博奕校射賦詩各極雅致因各
賦今日良讌會詩稍遷南京兆出為臨安守
文雅風流頗著冰檠聲會上官者與之忤遂
引疾去臺使者留之不得蓋不愧家聲云邀

補遺卷三

主

遂閣喜諸君子入社云曾聞邀笛當年事何
意新聲此地逢多病一官惟閑寂浮生良晤
得從容尊開綠水心同遠坐對青山黛與濃
歡劇不知溪色暝城南烟寺起疎鍾窓中度
落葉云颯颯辭芳樹紛紛積素汀時因微吹
起却傍倚疏經遊子愁方始佳人淚欲零無
勞翻舊曲閣夜雨冥冥青溪對雨云冬暖融
華雪冥濛作雨飛著蕉時滴滴沾慢更霏霏
有衍泉為酒何妨雲似衣青溪多勝事此會
近應稀今日良燕會云坐客莫辭歸聽我歌
一言今日良燕會翱翔集高賢大雅翕然作
希聲遠四筵黃鍾初欲動陽氣忽以還叩角
變清商金木互相宣豈無哀愁音不激亦不
咽浩蕩天地間風馬幾周旋此樂古未聞詠
言安可詮願攬羲和轡庶以永纏綿相逢行
別吳中四子云與君相逢處乃在青溪濱何
意溪頭柳能令傷客神與君相逢處乃在邀
笛閣何意笛中曲能令心不樂與君相逢處
乃在射堂上何意堂前月勞勞生夢想與君
相逢處乃在冶城宮何意冶中劍飛躍各西

東我昔承清盼君亦憐我姿願以朱絲弦報
君青銅枝終日不成縷對君空自持願以江
千淮報君蘭蕙芳終日不成菊對君空自將
願以青玉盤報君金琅玕終日不成琢對君
倚長歎願以錦繡段報君貂襜褕終日不成
章對君長煩紆贈君愛流晷我亦慎區區所
貴各努力聚散誰能無中情既歎歎徒倚亦
何須古人皓首言君諒不我殊贈魏季朗云
季朗富文采人稱吳門魏觀其賦還鶴翩翩
凌雲氣漢落四十年卓爾下惟意蕭然緼袍

溫不求亦不使豈不貴青紫所懷在尚志以
君皎皎姿何用不自致

任山甫字夢榛休寧人也而寓于杭初冒曹

氏姓後復姓任因自稱任公子歛有五安山

又自稱五安山人山甫於社中齡甚少然意

度才藻逾於老成初入金陵從惠山金山携

二泉至余候之山甫出虎丘茗瀹二泉試之

金山泉味頗重覺惠山稍勝昔人評中泠第

一恐非今水也余為賦四絕云山甫遊冶城

過盛仲交蒼潤軒有携雙鶴至者山甫納之

署中仲交與余為聘鶴賦一日鶴飛去半月
復還魏季朗張仲立又為賦還鶴山甫雅好
事為一冊屬縉紳歌咏之遂為白下勝事性
又好古篆籀所藏斯邈氏迹及古彙鼎款識
文甚富又能以古篆作私記文奇而刀法精
絕諸名家不及也出為興都參軍以才著城
孝昌署當陽俱有成績當城孝昌時掘地若
千丈得一函遇風輒燼有古鼎出蟠腹多口
三足兩耳體被五色空青結綠中有識凡六
十字皆古頡籀文鼎出有紫雲蓋之二青鳥

回翔其上所置處有光屬天山甫以古篆識
之知為漢鼎王中丞元美博物君子也心善

之為作寶鼎銘碑其傳古多識皆此類也然

居興都每快不快不樂在當陽觀玉泉山鶴有

感賦詩云豈戀乘軒寵深懷別主情雲泥一

相失難驚不堪爭乍夢傳書舞時聞振錫鳴

試令生八翼可但近遼城時民益量移德安

邂逅武陵因各賦詩數章民益云武陵川上

路旅館忽逢君白下三秋夢漢南萬里雲朔

鴻來浦淑霜葉映寒曛祗恐明朝別相期坐

夜分山甫云我昔出白門黯然欲銷魂思君
隔楚水脉脉不得言我今辭異域夜夜聽啼
猿迢遞萬里餘相思無晨昏因君能縮地怨
漫逢仙源一為具鷄黍所欽古道存伊人洵
芳潔佩服蘭與蓀孰知匣中刀不別讐與恩
世路良悠悠請君勿復論兩中同民益話舊
云江城樓閣暮雲低遷客登臨手重携楚國
大風仍淝淝秦時芳草已萋萋停盃似索黃
花笑擊節還驚白鳥啼當日誤傳流水曲妬
人春色是青溪民益和云白門送爾思依依

回首風塵事已非郢曲陽春知寡和吳鉤寒
色看雄飛孤亭載酒江城晚一榻談天夜雨
微意氣如君復能幾肯令琴劍滯征騑與山
甫登武陵驛樓云高樓時騁望樓下武陵溪
細雨山容失繁霜草色萋帆流江漢遠杯逐
野雲低何處尋幽境仙源路不迷山甫和云
擁傳楚江隈登樓作賦才城頭飛雨暗殿角
曉鍾催客路仙源杳漁舟極浦迴馮蘭話羈
思芳信託寒梅送民益轉運浙東云臨岐日
未曛落葉感離羣望越山猶隔浮湘路又分

關門多紫氣袍裡滿青雲倘到蘭亭下風流
見右軍民益送山甫老貢使入燕云使節度
遙岑迢迢歲月深豪吟多白雪入貢有黃金
滇水春風遠燕關劍氣深蒼生思舊澤莫動
故園心卧病懷歸云伏枕仍羈思邨堪夜雨
聲天涯琴鶴侶歲晏薜蘿情家遠書難到余
寒夢不成何時理舟楫望入豫章城孤劍停
山館秋深此一過愁隨羈旅盡淚向逐臣多
渺渺鄉園路悠悠漢水波倚閭人望久惆悵
白雲阿山甫和云楚客原同病羈人共漢津

孤鐙縣兩雪雙劍老風塵既與朋儕好還憐
骨肉親寒宵不能寐相對淚沾巾萬里事行
役經年往復還多愁生白髮一病改朱顏不
厭沽新釀長思返舊山因君嘆留滯窓外雨
潺潺潏潏二子之志見矣山甫社中詩携去興
都僅記雪中借馬云裘馬千金輕借客少年
倚馬復裁詩即尋賣酒壚邊去更向看花陌
上騎桃葉雲寒垂勒晚鳳泉風急促鞭遲天
閑此日多神駿曾是諸君得意時送朱北部
云使君五馬向西川千樹桃花悵別筵飛夢

卽隨梁月遠愁心還共暑雲懸卽杯白耶知
何日榮翰青蓮亦有年書記本來耽著述因
將高倡郢中傳山甫後遷雲南倅余入汴復
握手西陵一日去天涯知舊忽漫相逢蓋不
勝慨矣

唐大學資賢號鳳臺胡計部世祥號曙峰鍾

參軍倬號玉陽俱粵人大學子為南吏部郎

然以好吟時野服從山人遊咏有許丞之疾

而談吐洪亮性穎悟不羣雖以貢入大學非

其好也計部性介直不苟合在曹中閉門賦

補談叢書

卷三

七

一

一

一

一

詩鮮與人接稍得簡俗聲卒以此去參軍蹇
諤有父風在隆慶初欲抗章論列時事為知
交所阻不果上竟託疾歸入社未久詩皆具
前社稿中

莫廷韓初名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華亭人

以貢入北大學父中江先生嘉隆間以詩名

為廣西藩伯廷韓尤有雋才書畫琴奕技壺

射藝歌曲戲劇無不精絕癸酉以諸生應督

學召校書南都時與吳瑞魏季朗張仲立

邵渠孺從青溪社中為詩會社有邀遂閣乃

陳大令所構初入社諸君各分韻賦詩廷韓

得孤字云小閣邀懽興不孤錦屏華燭照清

娛漫投白社携詩草共許青山卧酒壚風笛

蕭蕭催落木烟楞漠漠暗平蕪倦遊廿載無

知己拂拭今將慰旅途是日雪余以馬載長

孺還長孺會中作雪中借馬詩華明伯因舉

美人走馬詩有云似驕還似怯憐駿復憐神

廷韓因令和長孺詩而又以美人二句令各

成一詩詩成乃罷次日復集賦青溪對雨及

窓中度落葉詩次集姚原白市隱園共賦薔

補談叢書

卷三

七

一

一

一

一

薔園中柳及分賦鶴逕鷗波秋影亭鶯群閣
秋水諸詩次集陳子堃環碧樓共賦相逢行
及環碧樓賴真山房詩次集射堂賦今日良
宴會次集高座寺雨花臺賦雨花臺城南晚
眺諸詩次集朝天宮白鶴樓賦塞下曲次集
晉德寺各為別詩而罷廷韓既以貢入大學
又從都下遊一時名動公卿間乃走書約余
丁丑為十日飲已下第歸余乃入都門不及
晤蓋矯矯雲間之龍也雪中借馬云蹀躞爭
憐駿骨奇瀾橋衝雪漫裁詩還將范叔綈袍

意分得卽官廨馬騎色借五花驄影亂寒搖
匹練容心遲莫言東郭先生賤不是長安曳
履時美人走馬云何處青樓俠來馳紫陌塵
似驕仍似怯憐駿復憐神顧影收全墮停鞭
態轉新稍遲應索伴每避為逢人結就花為
陣翻來燕是身飛楊雲外色撩亂苑邊春夾
道風流眼爭看恐未真窓中度落葉云綺疏
臨野渡秋樹響前林颯颯含風入紛紛逗雨
深拂來紅袖掩積處綠塵侵誰送哀蟬曲無
端攪客心獨樹蕭蕭下邊淮正可憐悞我齋

讀書卷三

六

三

閣裡不似御溝前洒戶驚秋夢翻經助夜禪
江潭悽惻處但莫問長年鬱鬱園中柳云聊
暇陟中園差可遊余曠當春赴和節簷柳報
新綠繁陰憑林起浩霧澄空沐曖曖清池幽
冉冉平臺曲玲瓏起朱扇阿那迴丹轂移根
建章道拂絮雲陽谷宛彼黃鳥言流音戾華
屋華屋栖佳人欣至歎別促况乃及暮暮怒
鳥感情育鶴遲云一逕掩山扉蒼雲墮鳥衣
欲巢珠樹徧閑點翠苔稀霧薄秋陰淨霜空
夜色微共憐霄漢意猶此傍人飛嬾真山房

云嬾慢非緣傲天真亦自宜青山歌枕慣白
日放關遲坐有烟霞色人疑土木姿從來拙
叔夜禮法未能羈相逢行云吾黨本自東西
人閑絕萬里岐形神忽然邂逅漫相值意氣
乃若平生親我時落魄長安道貂裘無色蘇
卿老白眼茫茫視何物先生歸乎苦不早長
安自昔稱豪華結駟擁蓋為高奢羈旅何心
謝聲勢不才差可沉泥沙鄉歌無端涕橫下
調將彌高和彌寡偶因世道值熙明耿耿心
期共風雅石頭城邊霜氣寒挑葉渡口淮河

讀書卷三

六

三

乾窈窕長堤啓朱閣紛紜五色披琅玕余乃
東吳漫遊客誰其傾心借溫澤昔牽先達耻
彈冠今有諸君下逢掖世態悠悠難可論素
交寂寞無雷陳烈士由來重然諾片語相復
輕千鈞君不見侯生睥睨待公子北面刎頸
斯何人又不見荆卿感恩易水上持利匕昔
西入秦夫夫突兀固如此安能俛首溝中死
雄飛雌伏命所使諸君麒麟我鹿豕萬事乍
舌我不鳴爾時但唱相逢行狂來大笑一起
舞芙蓉夜吼珊瑚驚才俊縱橫坐夜發三峽

詞源流不歇飛霞片片儘可食瑶草枝枝盡
堪擷潤色真成昭代觀風流已駕前朝轍海
內文章稱阿誰吾黨崛起何矜奇俯仰一世
未肯下得失千載誰當知嗟嗟空名稍可緩
河清難期髮白短只今且盡壚前歡歸去山
中雪應滿塞下曲用高常侍韻云孤戍十年
心材官舊羽林愁迷青塞關夢遶玉閨深匣
劍韜雄氣邊笳和朔音陰山無過鴈一字抵
南金立春日晉德寺留別云山寺一尊酒其
如欲別何交逢青眼舊坐入翠微多芳草春
邊路雲帆天際渡從今遠公社寥落幾人過
立春後一日與盛仲交蔡世卿同過朱比部
用常左司韻云帝里風光入望新天涯時喜
得比鄰似憐薄命才情減可奈浮生歲序頻
南郭栖遲歸大隱西曹閑散屬詞臣長安棗
馬周行色又見鶯花及早春餘不能悉載
魏季明名學禮長洲人以貢入大學初與劉
侍御子威遊結社相倡和有比玉集後又與
黃大學孔章遊刻永蓉辭崑山連璧蘭澤同
心王中丞謂滔滔洪藻名下固無虛士矣青

溪癸酉之會季明作下第入邀笛閣社詩云
漂泊猶存原憲風不將名墮五陵中梅花吹
落思桓子蓮社邀來異遠公古渡霜寒流水
在石城秋盡暮烟空蕭條莫問招賢事回肯
荆山泣未窮閣在棘院前故云又邀笛閣云王令風
流尚可攀何人清弄水雲間月明朱雀音疑
吐梅落長干人未還憑檻戍懷生折柳倚床
別思在關山桓生千載知公等暮雨蒼茫苦
竹間雪中借馬云衝冷漫成驛裡嘆據鞍仍
奉郢中詩寒生梁苑憑誰賦名傍燕臺借爾
騎數里豈煩千里捷五花應為六花遲黃金
結束曾無惜尤勝昭王下士時鬱鬱園中柳
云園柳何芳菲垂條陰修陌朝華露未晞春
陽益鮮澤攀條寄所思所思在遠道別離傷
春心歲月忽已老河漢多秋蘭原上多芳草
故園日蕭條歡會苦不早思君不能寐顏色
凋美好塞下曲云寒風驚客心飛雪滿長林
漢月臨關黑胡沙積塞深征鴻辭戍角邊馬
識笳音但使匈奴滅無勞捧賜金別朱比部
云曉霜鍾鼓動嚴城秋暑為郎薄送迎玄武

北者雙劍在大江西掛片虹明梁園後至能
傾坐燕市高歌不為名綠綺欲須鍾子聽夜
來空作別離聲余丁丑入覲李朗寓王宮詹
館中為余評郁木稿余西還贈詩云巴江劍
閣似秦關計吏初辭王殿斑腰下雙龍看紫
氣斗邊五馬度青山蠶叢舊國微茫外鳥道
丹梯杳靄間賦就新詩堪照乘漫誇合浦夜
珠還後授某學博士去

吳瑞穀字子玉新安人博學尤工古文詞有

吳子玉集四冊詩亦典實然構思良苦其入

緒談卷三

三

杜詩云銀燭金盃向夜清初冬風日似春城
帝鄉古渡粉榆社官舍新驩薛荔情還弄潛
荷雲外度劍開繡滋斗邊明遨遊上國延州
事欲聽蕭韶入座音雪中借馬云白下久聞
歌白雪不妨雪裡過論詩雲司肯借三花駁
柳外還教十里騎剪拂憐才心獨許驕嘶街
意步應遲馮驩不用悲長缺青眼孫陽一顧
時美人走馬云遊睇過金埒方墮起紫塵迴
花雙弄影入柳一傷神試體疑矜寵嘶馳欲
帶輦裾翻纓絡急裾閃障泥新輕似臨風迅

緒談卷三

三

驕還顧步頻金羈搖釧穩朱汗透蘭紉飄去
香垂手散來雲滿身未須看步襪陌上遍生
塵窓中度落葉云綺疏秋色暮萬壑樹悲鳴
飄戶風將入穿櫺雨送聲乍飛寒鳥亂遙度
片雲輕不次題詩句那堪寄遠情市隱園海
月樓云夫人貪得月海上結樓居素暈浮仙
島金波湛綺疏光生滄渤裡氣溢影娥餘更
有明珠在清輝夜自如相逢行云廿載冥心
汗漫遊一望暝色迷滄洲歸墟直探驚陽侯
風雨黑夜生窮愁持向人間何所投清輝夜
夜照培塿崇臺聚處已成丘幾回渙散無人
收我心自咤還自休鏡中白髮詎寧羞北望
長天慘愴喪人前不慣歌劇綠青溪勝地標
風流相逢一笑大白浮飛辭純藻期千秋論
交一片心綢繆惜無厚風借前籌開懷已許
青雙眸咨嗟漫嘆千古上且盡尊前五甕甌
頗真山房云陶令真成嬾悠然三逕餘意隨
簷鳥倦心共慢雲舒幾几惟玄草匡牀有逸
書勞勞亭上客那似卧精廬贈比部朱大夫
云公車待問蜚名早載筆一心雄妙藻氣橫

渤澥邁千穰豪動

帝王容草草一時會集俱時名大夫緩頰四座
傾俠思如山能借客貞心如水肯逢迎清時
稱幸爰書少蘊籍為郎窮浩渺厚力馮陵萬
里遊詞華交映五雲曉東南有美豫章材孤
高百仞何崔嵬一柱天摩楨秘閣森羅地軸
起蘭臺大國之風漢魏上直數百代神猶王
黃序階前畫象流白雲司裏雕龍蕩南都文
采高燭天憂王猷金誰是先勸君漫把誇時
輩與君相須萬古前城南晚眺云返照駐南
樓耽奇郭外遊烟光團帝里雲物靜仙立二
水清逾落千山翠欲流低回難便去晚色繁
人幽留別青溪諸夫云聚雲疎木澹離筵樓
角三聲鴈去邊歸客風塵看短劍思君雲際
誦瑤篇驅轅獨出長千里聽曲渾依古渡前
勝地從來悲去住青溪壁月幾回圓瑞穀於
文極意憲古故於時義少遠將入貢京師值
督學使者至考列四等戊寅以書訊余并述
坎壈之態為容差久之然以瑞穀之文上追
左馬間區區一青衫奚足置牙頰為也

補談卷三

三

補談卷三

三

張仲立名文柱崑山年最少家貧從其父
遊集金陵後歸補邑博士弟子員邑水涇周
公復後甚器重之寔居一室扁曰綠涎館讀
書賦詩意澹如也詩清新俊逸然以窮愁故
多羈栖咨歎之語其邀笛閣入社云聯翩飛
蓋鄴中聞亦許褒衣一席分白社有情邀弄
遂青山無恙記移文浮盃暝墮秦淮葉下榻
寒生楚澤雲久客不須愁歲暮陽春曲裏正
氛氲雪中借馬云不是即官裘馬意高人那
得慰尋詩暫逢鄭客橋邊思轉憶山翁醉後
騎曳屨已無行雪恨穿林猶為看山遲五陵
年少如相問可以驕嘶十里時窓中度落葉
云裊裊回風下蕭蕭薄歲陰一山方隱几片
雨自前林重以經霜色淒其入曲心高居尚
搖落不敢更登臨青溪對雨云十日卧長安
何人裹飯看尊前今兩合句裏客星寒故國
關河阻他山烟霧寬欲從荷策者隨地著漁
竿市隱園鷗波云聞道五橋莊中連谷水陽
主人滄海意都與白鷗忘沙合寒烟積磯深
夜雨長江頭風浪惡常得聚迴塘薜蘿園中

柳云昔聞隋河柳搖颺千里堤至今名園內
常與東風期陰陰羅曲圻靄靄芳池靜倚
高樓望但見青垂絲無烟亦慘澹無雨亦離
披帝鶯出其中聲聲動柔思我欲一折之恐
使行人知行人會有適春華難及時環碧樓
云不淺元龍卧翛然百尺餘神猶棲澗壑目
已到清虛猿鶴中林近烟霞四戶舒自成招
隱賦真笑買山居相逢行云聽我相逢行悠
然天宇孤且攬鐵如意起擊君唾壺君不見
人世飄飄多客卿我來騎馬長干城秋風落
落今如此惟下青雲心欲死有賦難令天子
知有名不入時人耳手提蒯綬劍自歌行路
難一歌白日沒再歌夜漫漫偶然聲繞梁直
動諸君嘆諸君往往大夫才更到憑高意氣
哉腰間三尺綬為我俱徘徊徘徊荆生市爛
熳阮公厨不奏高卿筑不彈隋侯珠出門大
道風塵黑轉向風塵見狂客或時執轡侯升
車或時曳履迎逢掖向來臨岐淚對君頻拭
之滄江碧海揮無際望入浮雲杳杳馳浮雲
馳處空山暮言問山前邀笛步隊隊征鴻斷

故城紛紛隕葉迷荒渡隕葉征鴻數慘然鳳
皇臺畔起寒烟昔人遺曲今人和莫道相逢
不可憐聽我相逢行視君眉宇都我有遠思
凌飛鳧諸君况是翩翩者金蘭之契古所無
為君高叫揮桑榆好手遭時亦易耳百年鼎
鼎何為乎今日荷君裾他日夢君地聚散由
來萍梗輕行藏稍涉英雄事諸君一一廟堂
身我亦甘心白壁珍門前長揖彭城相別後
相逢是故人塞下曲云有鴈逐歸心無書逐
上林天山陰不斷秋至雪花深白草分秦甸
清笳雜漢音將軍橫戰馬價是一千金城南
晚眺云郭外千山傍夕看稍凌高處覺衣寒
林疎寺靜將歸鳥日落江深更急瀾舊國淒
迷芳草遠佳人迢遞碧雲殘烟中忽辨孤帆
色悔不從風寄羽翰黃鵠篇酬朱比部云黃
鵠有脩翼汗漫青雲期一飛薄九州一息崑
崙池鷦鷯周十仞恒苦渴與饑幸蒙嘯咈意
因風覲光儀天路不可致躋躅從此辭朝覽
城闕間暮愁白日移依依玉林露無由寄南
枝賢貴而愚賤造物固如斯惟當戀明德感

激以心悲留別社中諸子云浪迹頻年類鳥
居羣公相繼枉籃輿馬卿病徹遊梁後莊鳥
聲殘失越餘去國浮雲常黯黯還家寒樹半
扶疎長安米價今猶貴更復何門可曳裾仲
立去金陵携黃孔昭詩序而刻之吳中嗟夫
世未嘗無知音仲立子虛之賦必有因狗監
而得者豈終於不遇也

邵長孺名正魁休寧人父蚤卒母夫人矢志

鞠之成長乃肆力於古文辭為續劉更生列

女傳嘗遊梁客燕已又從燕客金陵入青溪

補遺卷三

五

社一日訪余官舍會雨雪余遣騎送之因就
社中作雪中借馬詩遂為一時佳倡詩云東
郭先生淹待詔西曹才子久稱詩人憐玉樹
朝相過馬借銀鞍雪與騎控縱自防身覺穩
迷漫那得路嫌遲青雲先達客徐步却忘京
華歲暮時美人走馬云紅妝輕結束紫陌騁
芳春色借桃花暈啼翻白雪新似驕還似怯
憐駿復憐神挽有金為勒行知玉是塵過都
應絕足傾國復何人一顧同千里雙飛拚此
身逢歡揚柳陌流盼見情親窓中度落葉云

秋思動蕭蕭前林送寂寥隨風催入戶帶露

乍辭條妾命應同薄即踪豈共飄青年能再

不寬為可憐銷青溪對雨云未了看山興重

登溪上臺好風迎客至今雨為誰來賦擬攀

青桂行知破翠苔為霖時已暮相對且啣杯

贈陳子楚明府云二十年來傲吏身陰成五

柳傍溪濱還將舊日鳴琴意邀取風前弄蓮

聲名士悅傾城云月照流黃滿情將芍藥深

豈緣矜國色應為得琴心比翼看雙舞和鳴

識好音青春願長在莫遣歲華侵留別社中

補遺卷三

四

諸子云策馬燕關雲一駐金陵雨金陵城南
樂事多前輩風流尚堪數誰家高閣青溪邊
集中冠蓋皆時賢閣上署書邀笛字令我恍
忽懷當年我曹意氣要自足相逢何必論因
緣翩翩入座忘賓主大呼岍嶺羣公前青溪
主人陳子楚群官久作忘機者掃地焚香自
晏如客來不厭同瀟灑何知俊逸才莫當參
軍近得費與黃朱君長者能任俠起家况是
尚書郎句吳文學華公子談經亦有詩名起
盛先袖出兩京賦要與三都角長技吳季揮

毫先刻燭魏朗同工翻異曲莫卿發雲閣
龍張即神采崑山玉姚翁久宦稱客卿一時
通刺多豪英清狂復見任光祿疎曠何如阮
步兵羣公豈是平生好以我片言盡傾倒酌
酒為歡重布衣結交即晚知名早靜居情同
落地親男兒四海自比隣今宵興盡且歸去
明日重逢是故人長孺有梁園燕臺詩黎秘
書惟敬序而刻之丁丑余入覲長孺入為大
學生寓歐博士積伯繡佛齋相見懼甚余別
復贈以詩云郡侯不與省郎同倒屣猶存下
士風詩自中和稱益部杜魯淪落問吳宮時
名海內千金重世事尊前一笑空霄漢憐才
公等在豈堪結侶五湖東
方子及名沆莆田人舉戊辰進士為全州守
入為南戶部郎中為文倣司馬史記詩非大
曆貞元以上語不道也當子及入為郎也余
適出守渝子及以詩送余云君去停驂涪水
源回瞻清暑白雲繁山川舊紀蜚叢俗郡國
新推五馬尊已微鶯啼詞客興嘉陵春遍大
夫軒懸知治行燕經術報政先沾漢主恩余

去後子及乃入社中又以詩訊余云別離猶
憶帝城東西去巴山指顧中消息三秋疎鴈
字幃帷萬里入蜚叢政成堪下黃金詔賦就
還傳白雪工知爾高齋時北望五陵佳氣鬱
葱蔥其市隱園橋成云臨流重結搆夾岸往
來通小艇迷花下長虹落鏡中客從蘿逕入
檻倚水亭空興洽思題柱高軒日過逢同社
中七君子冶城納涼云高閣憑陵野望寬翩
翩賦客共登壇百年逸興還河朔七子才名
自建安牛渚風生檣影動龍山翠落酒杯寒
悠然鍾磬江城暮不盡狂歌更倚闌聽竹云
淇園似在石頭城半畝琅玕拂檻清微吏未
忘麋鹿伴空林忽作鳳皇鳴聽來風雨千山
暮賦就瀟湘萬里情自是王猷多逸興還期
尊酒坐深更白鶴樓曉望云紫殿高呼曉伏
收聯鑣猶喜訪丹丘樓開白鶴來真氣山對
青龍擁上游曙色忽從雙闕散浮雲不盡大
江流佳晨誰負登臨興潦倒琴尊樂未休雪
後送康山人兼懷元甫本寧云白下初聞碣
石談何來朔雪動征驂五陵俠客皆虛在

日詞林見指南去路丹楓江上盡思家芳草
夢中含燕臺自昔多同調矯首龍門意不堪
社中諸子夜集寓館余以事後至云結駟從
容訪草堂自公忽謾倒衣裳到門有客題凡
鳥貫酒從人典鷄鵲夜靜不妨清漏徹雪殘
猶傍綠毫光怪來百里星才聚稍似風流汝
頽傍兩夜同丁庸卿集周璩方蔡諸子欽奕
云結客張春宴酣歌此夜偏已擠清中聖轉
覺奕猶賢兩急長江外寒深短燭前不緣投
轄興爾輩好誰憐一局消幽事清齋夜色虛

楮談卷三

望

如澠行臘酒帶雨摘春蔬上客歌魚少浮生
夢鹿餘當時稽阮輩軒冕意何如開歲二日
文美仲玉子虛過飲云椒花兩日媚佳辰詞
客招携漢苑春頌酒風流諸子在談天意氣
一時新已知湖海狂相傍更覺文章老自神
典畫鸛鵲堪共醉清時那數獨醒人姚典客
陳明府姚太守安秀才陳吳周璩四山人小
集寓館云獨守玄經心事遠何來車馬款柴
扉懷中白壁俱明月江上春星半少微斗酒
不辭今夜醉庭花猶覺冒寒稀早知詞賦追

梁苑彩筆憑陵四座輝子及為郎以公用銀
為同舍所許事甫白又坐領勅事就逮降二
秩去子及去而青溪之社於是廢矣

金山人在衡名鸞隴西人從其父宦金陵因
占籍為金陵人在衡初為諸生才名籍籍後
刻意為詩及樂府諸詞曲一時名輩咸服其
工所著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稿嘗取古詞
辯其字句清濁為一書王中丞元美何翰目
元朗亟稱之山人年八十二目猶作細書余
領渝州山人贈之詩云萬里橋邊憶舊遊野

楮談卷三

望

雲江樹接天浮懸知別路初經暑只恐歸鴻
已報秋涪水東來通劍閣岷山西望達夔州
武侯相業文翁化千古巴人頌未休又云遙
憶清谿社於今又五年放歌明月底長醉落
花前山氣平分楚江雲半入川不知垂老日
鴈足幾回傳夕杯初霽後春服既成時桃李
含情久瓊瑤報德遲青尊憐遠別白首幸深
知明月梅花夢相思未有期又寄余云清世
文章早見知湖山蹤跡各天涯荒蕪馬色勞
延佇細雨蘋香入夢思江館正逢新釀酒僧

堂猶寄舊題詩邇來料得文翁教歷徧春風
又幾時

張大學獻翼字幼于長洲人父雲槎翁儻
好義有俠士風喜延接海內士家有園亭水
竹之勝吳故多才幼于從伯鳳翼季燕翼業
其中而與騷人墨客相過從為樂以是名益
籍籍縉紳間文內翰徵仲尤相知忘年既乃
以貲入為大學上舍王公貴人爭折節願與
交即司成亦禮重之不第子蓄之也伯季既
領鄉薦幼于獨困場屋二十年然海內士皆

諸談卷一

四

知幼于聲韻出二昆上隆慶己巳來白下余
乃得從之遊見百一詩及平生所著述因握
手為暱交幼于於人情最親其所知厚不啻
出肝肺示之今所刻秣陵遊稿中贈余詩最
多詩清新雅麗類其為人在吳中與皇甫司
勳子循黃山人淳父輩結吟社而遠招余金
陵余領渝州嘗數千里城書來訊溫然厚德
君子也近著易說尤為時所稱云有寄吳明
卿太守詩云曾於白雪見文章不為青山憶
武昌藝苑才名多七子宦途心事半三湘人

前落筆誇鸚鵡郡內褰帷下鳳皇見說漢庭
思校獵未容長孺薄淮陽今國雅所選幼于
詩六首詩剛選三首然管班鼎鬻佳者尚未
盡也王中丞云幼于朗朗警思伯起正自斐
然伯起鳳翼字有志園集

黃山人孔昭名克晦晉安人善山水尤工詩
其為詩意常獨造一以古人為宗而不蹈襲
其語初從晉安泛彭蠡遊匡廬渡九江登武
昌黃鶴樓吟眺久之乃來金陵在匡廬贈僧
有道高第子堪傳少行苦鄰僧共住難之句

諸談卷一

四

盛仲交亟稱之然孔昭遊楚詩佳者固自多
也其來金陵客黃以藩館中每從以藩遊金
陵諸勝遊輒賦詩以藩輒收而錄之成帙莫
廷韓張仲立初未與孔昭接見其詩愛之携
歸吳中仲立序而刻焉命曰金陵遊稿自金
陵歸又從晉安遊金臺客俞將軍館余以丁
丑入計因從孔昭遊西山孔昭意所至援筆
卽景且遊且咏得詩若干李于美為刻西山
倡和編已又從金臺入維揚所遊金臺詩林
登卿太守刻之通州孔昭有泉石之好不輕

與達人遊而識與不識皆願與孔昭接與人
交默默若無所管者一發之深沉之思而奇
句逸韻見者動色信隱淪之高致文苑之端
人也其贈余金臺云畫戟嶙嶙至青春古北
平別來雙白眼相見幾同聲意氣尊前諾循
良闕下名支離君莫問天地且吾生君入渝
州後新詩句句傳孤雲飛楚峽明月出巴川
春暖談交處風生說劍前請看河上柳開葉
為誰憐自芋源發舟至劍津云畫船蕭鼓霧
中開一日上灘幾百迴野樹自花還自落水

橫議卷五

望

禽雙去忽雙來金沙月亂星星影錦石濤翻
冉冉苔五岳從今遊跡徧不因溪險且徘徊
暮遊武夷至四曲歸宿萬年宮云千峰暝合
水生輝玉女潭邊返棹歸拂逕藤蘿春自引
傍簷猿鶴夜相依來時髮白從教變夢覺身
輕只欲飛大隱屏西仙侶在為余種樹待成
園病中風雨寄歐楨伯云薊門衰病颯驚秋
風雨蕭蕭獨倚樓四海新知名下老頻年多
病客中愁雲連北極迷宮樹水發西湖出御
溝京國逢君歡不淺可憐經月不同遊送額

乾卿馬上值雨云天涯雙鬢易成絲何處
涼不淚垂花下一尊相送後雨中匹馬獨歸
時逐臣離恨迷芳草滯客愁心掛柳枝明發
西山風日好道房禪榻與誰期立馬古城下
云立馬古城下日暮沙塵昏齊國多義士出
自田橫門田橫耻為虜不屈萬乘尊二客甘
自殉感激驚乾坤如何五百人殞首無復存
寥寥海島中烈烈千古冤漢室諸侯王誰非
國士恩礪刃起相向俎醢何足論歐楨伯博
士邀集繡佛齋時魏季朗郭建初程無過存

橫議卷五

望

上人同集得家字云四門已下先生榻雙樹
因過大士家床上詩書連釋部折間袍帶雜
袈裟疎簾映日垂垂白絳帳牽風故故斜古
調自應傾海內同聲况復滿天涯冰河赤鯉
堆霜膾炙圖黃蔬煮綠芽杜友舊曾期惠遠
門生今更識侯芭酒中為壽身先起醉後留
權輿却除落日龍鍾扶上馬寒天蕭索數歸
鴉陰沉九陌雲如墨颯沓千林雪欲花為問
何時還此集吟鞭早拂五城霞
梅禹金名鼎祚一字彦和宣城人父恭知公

宛溪先生名守德以直節聞世伯氏亦高士
卒禹金年尚幼然知公尤愛憐之禹金少工
舉子業後稍厭棄之而工爲古文辭時王山
人寅陳山人鶴俱從然知公遊最久禹金因
友二山人又最暱沈太史君典余在白下禹
金來訪已別去癸酉復來已下第去然數以
詩往來問訊不輟余守渝禹金獨從數千里
來訊其白下寄余詩云雄才元自豫章聞列
署風流盡屬君珠自驪龍干北斗錦從蜚屬
破南雲天低二水回青影日落諸陵散紫氛
卽有金莖慰消渴漢庭今重子虛文延眺高
林宿雨開輝輝初日照樓臺千峰寒影雲邊
落百道泉聲樹杪來紫氣中原遙入望鴻書
南國若爲裁翩然一肅真何意江漢風情濁
酒杯對酒酣歌倒著冠中宵星斗共憑闌三
山只隔雙溪水不盡寒雲醉裡看別來事事
轉堪憐風葉霜花媚晚天不分白雲西署裡
長隨仙客馬蹄旋仙才吏隱大江濱譚劍飛
觴坐夕曛却羨黃金能結客因逢白雪倍思
君梅意衝寒漸向榮何卽名振鳳皇城愁邊

補談卷三

四九

側望城鷺藻夢裡頻疑度鴈羣渝州詩云巴
江楊柳幾回新憶爾行春五馬停舊日諸郎
推起草同遊詞客感飄萍漢家良牧南陽頌
蜀道雄文劍閣銘西望迢迢無一字暮蟬悽
斷不堪聽隔年萬里一書還當代才人岳牧
間矯首青雲縣蜀道銷魂夜雨夢巴山星疎
朋舊驚華髮歲暮風沙戀苦顏妬殺渝江江
上月憑君熊軾入燕關故人五馬在遠道一
鴻稀巫峽秋偏壯蛾眉月自輝丘中從偃蹇
韝上憶翻飛不敢操流水知音有是非余入
汴禹金又訊余詩云雙鯉巴江一札傳西風
落木又經年逢人馬首中原入憶爾嵩山畫
戟前十年開府未爲遲回首青溪結社時王
樹歌聲俱散盡桓家一笛向君吹一片飛雲
入大梁黃河北望正茫茫從知幕府多詞客
日向平臺醉幾場虛左當年意氣真信陵千
載尚如新抱關小吏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
人禹金之於交道厚矣禹金詩甚富有遊白
岳詩黃白遊稿已刻之宛陵其所自校而未
刻者余爲之叙

補談卷三

五十

黃進士雲龍王山人寅俱歛人夏山人曰
錢唐人莫山人公遠吳人紀亳州振東程秀
才應魁玉山人陳將軍經翰南海人俱先後
來白下相倡和黃有社稿其人深沉多苦思
說書自出意見與朱說稍異同然精者獨窺
理奧非漫語也文宗六朝詩亦有致第甲戌
進士卒夏詩已刻之社中王又有詩名有仲
房集其人卓犖不群書法亦佳甚嘗從塞上
遊還至白下余贈之葛山人以詩謝有云秋
來定擬攀鄣岳老去還從善寶刀殊有俠氣
緒談卷三 十一

君風塵自厭遊燕日富麗誰雄喻蜀文尚憶
秦淮為別意至今婁斷鴈鴻羣大守聲華北
斗懸才情原是藝林賢鶯花郡閣晴相媚書
劍天涯秋可憐客計吾惟餘短髮遊囊人自
重名篇半生漂泊思投筆莫望青雲一札傳
汪仲淹名道貫仲嘉名道會歛司馬汪公伯
玉第也族叔子建名顯節吳人與邑文學程
子虛謝少庶結豐干社山中癸酉來白下費
氏益任山甫同余置酒莫愁湖招之仲淹俱
來而程以事不至時宣城沈君典亦遊白下
仲嘉曰有一客在但不速即來速之即不來
矣已君典至大笑劇飲各卽席賦莫愁湖詩
明日子虛亦以詩來遂成勝集仲淹下第歸
數以書相聞甲戌四月從子建北上道中以
書訊余渝州并城所為詩相示仲淹下第云
得路難如此飄零似去年曉風城上月秋水
鏡中天咄咄悲生事勞勞問酒錢啼猿與征
鴈總使淚潛然有第猶分散無天不可呼斷
鴻依落日匹馬泥長途一為芳顏誤俱令綠
髻徂平生肝膽在終不落江湖得家兄書有

感示弟仲嘉云滄洲何事共微名落鳬空懸
萬古情一鴈天南悲自語雙龍匣底為誰鳴
清時敢厭烏皮几綵筆從教白髮生和壁抱
來三獻後也知終不負連城之燕京別同遊
諸子云此別不成久如何客淚長有懷依寸
草無地獻長揚白石憐同病青山戀故鄉應
知朗月夜玄度憶難忘泗上逢殷無美下第
歸云君才仍偃蹇吾道轉堪疑泗水浮萍合
春風弱柳垂異鄉聊慰藉千里足相思不是
無揚意文章喜髮絲子建寄謝少廬方君在

柳色樓頭歸燕子草青臺畔駐驂騑愁來天
地惟盃酒老去風塵只剝緱此日君王方下
士黃金先為郭生求仲嘉送歐頤伯赴國博
云昭王臺枕薊門城騶馬乘春結轡行掌故
舊推秦博士談經今見魯諸生河流萬里沙
為磧郢曲千秋雪有聲聞道中原盛文雅升
壇應賴主齊盟送族叔子建歸吳云臨岐把
袂一沾巾裘敝誰憐季子貧白石猶聞歌掩
肝青山何意戀閒身情懸去住同為客家擬
江鄉未卜隣世路浮雲君自見素衣莫遣化
緇塵偕沈君典登敬亭山云名郊有約共休
文出郭烟霞半屬君竹裡開尊移白日檐端
團蓋宿晴雲畦鋤菜甲山僧供飯煮雕胡法
喜分欲吊青蓮無處所招鳬空擬楚江濱病
起得方一獻成吳二虎臣枉教諸什云夜兩
將愁起因君暫解顏詩投雙白壁人卧一青
山偃蹇甘貧病蓬蒿斷往還飛揚驚雪色三
月滿吳關沈以丁丑邂逅燕都是歲舉進士
第一其莫愁湖詩云盧家歌舞空明月賦客
乘秋此並來一曲晴湖涵睥睨千山落日照

樓臺移尊自動青雲色
抽筆還驚白雪才
河朔風流堪寄興
繁華六代總塵埃
九日獨登敬亭絕頂懷朱比部及同遊諸子云蓮華雙漿莫愁湖余曾有蓮華雙漿盪舟來之句此日登臨意與俱千古敬亭者不厭謫仙人去白雲孤澄江露冷堪龍卧疊嶂風高聽鴈呼二水三山秋色遍知君何處醉茱萸

歐楨伯博士名大任南海人少與梁比部公實黎秘書惟敬梁廷評彥國結社山中以貢入京授江都教諭遷光州學正聞母疾棄官

補談卷三

圭

歸服除遷國子博士為人慷慨負義不為儒生尋摘章句其大槩具王中丞浮淮序中余丁丑入計謁楨伯繡佛齋中邵長孺適在寓楨伯出酒為歡意氣甚相許可贈余詩云新年逢計吏大郡得雄才學豈巴渝曲歌從燕薊來春秋將入對旦夕且銜杯知奏文翁最諸生待爾回余還蜀贈詩云前殿春開五大旗諸侯班瑞寵行時政成小苑栽桃竹賦就東樓擘荔枝巴岳雪消飛騎遠岷江濤起掛帆遲翰音朱博君差勝更有風流蜀郡詩都

補談卷三

圭

下和荅潼關見寄云百二關城借使權河山半在節樓前仙人掌上浮雲過玉女池頭片月懸舊好幾家留筆札中原何地問秦隄側身西望驂騑遠沉陸金門祗自憐楨伯雖以才自見然海鶴雲鴻神志固遠會惟敬掛冠東還意落落嘗擬拂衣去然今公卿愛才禮士知楨伯者不少恐當不得賦遂初也楨伯詩有浮淮輶中南翥北轅諸稿多不錄錄所未刻數章及浮淮集叙可以知楨伯矣荅張助甫涼州見寄云涕淚拭書手自題故人偏憶庾安西孤城落日臨青海千騎浮雲過月氏射石不妨能飲羽閉關何事更丸泥越吟僅得餘雙髻莫向風塵問執珪送金子魯督學楚中云文藻風流爾獨雄傳經寵借省曹中明珠今出隋侯握白雪深知郢客工游獵堪誇雲夢澤題詩應滿祝融宮五花斃向都亭別一躍還看氣似虹司馬曾公澹然齋翫梅云尺書邀賞鳳城隈獻歲春從淑氣回齋裡花傳菟管奏尊前雪待郢歌來上林漸及芳菲日東府今推賦詠才獨有何郎驚節序

十年官閣興偏催

仁聖太后壽日午門酺燕云內殿承歡步輦趨
九枝燈裏六龍扶陛前萬國朝方岳闕下千
官慶大酺膳使頒分青豹髓酒人擎出紫醪
酥金門愧似東方朔三沐

皇恩在漢都浮淮集叙云當

世宗時六七大夫講業燕中而不佞謬名能私
其緒居無何相繼得罪斥謫或自引去天下
操觚之士避之吻齒外而南海歐大任先生
獨好其言以為足當我歐先生於書無所不

諸談卷三

七

窺其大要非兩京建安而下至開元亡述也
其屢屢過戶闕業非以六七大夫亡當也歐
先生授經為南海諸生甚著竟不第而遊燕
一日而傾燕之士人而竟無能薦之者為學
官江都會淮以南海雅慕歐先生默默不自
得益肆其力於文章其文章益高然度以自
愉快而已而會不佞強起過江都者六七未夫
非物故則亦起旬日而過江都者二三輩歐
先生懽甚出一編相示曰此吾所自愉快者
也環吾齋樹首肯而以畝計晨光蕭然旬雨

而首肯無如徑者則以轍迹寡也吾編成而

登網其首晨始拂拭者為子也子其序之不
佞竟讀乃曰歐先生而亦知而世乎哉世類
重顯位而歐先生仕僅一命為學曾世急材
謂北備匈奴南備粵而歐先生操五寸管從
丹鉛之業世好慕俠長者游而歐先生所欲
獨當六七大夫咄嗟吾見而之日以窮也歐
先生曰不然也吾嚮者下彭城度淮而後南
也渺乎若瓠落而無所用之割以為五石尊
沈沈乎江湖而不知其止也彼豈以為有所

諸談卷三

七

直哉必有所直而後稱適則亦晚矣且昔司
馬子長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闕九疑危困
鄒薛彭城時豈有六七大夫足知者吾得長
為我足矣於是名其集浮淮而不佞序其意
淮以南有宗子相臣者是六七大夫中人也
而天往御史檄歐先生采淮賢大夫業歐先
生檄諸邑學官顧獨遺子相歐先生意不憚
也曰豈可以當吾世而失子相乃為宗臣傳
上太史具集中嗚呼歐先生無負淮矣
李襲美一字于美名蔭南陽內鄉人襲美為

舉子時從其兄太史子田將白下陳子楚為
余誦襲美詩余恨不從之游也會丁丑入計
都門襲美為赤縣宰從王大僕見余詩因存
余客邸於是得以詩相往還然竟不及一面
也余出都門止弘法寺約孔昭為西山遊襲
美乃走書約余共往書甫至襲美携酒來因
共握手大歡引酌劇談至夕乃罷明日余與
孔昭遊會襲美有他祀事乃遣人先置酒諸
勝而以詩來報於是孔昭與余且游且酌酌
已復味既歸余叙其事而錄二人詩以歸襲
美襲美因和之為刻西山倡和編寄余甚奇
也襲美才足高一世而心頗益虛為詩援筆
輒就然於他人詩佳者愛之不啻出其口也
尤好延接海內士人有一善輒刺刺從衆人
稱之不置意所當無問遠近未嘗一日置念
也張助甫在甘州見襲美所贈余詩以書來
曰李于美某之年家兄弟也其人意氣蓋一
世某向未面而顧有逾骨肉今於門下亦然
嗟乎世有白首而新若襲美詎足驅千古寧
獨一世也良鄉縣有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

碑歲且久學官規以為礎置草壤間邵長蘅
偶見之以告黎惟敬襲美聞之一夕從良鄉
輦致齋閣為亭度之而扁其齋古墨士大夫
聞襲美事皆詩歌之又為刻古墨齋集其好
奇嗜古類如此襲美所著有李陽穀詩史隱
軒詩話所贈余詩已見他集其得朱憲使潼
關書云書傳遠道動經旬讀罷依然字色新
今日鍾情還我輩向來詛嶽是何人注云公在潼關抱病又露零仙掌寧滋渴峯削蓮花天男女各一
不染塵莫使山靈成悵惘好憑吟筆聞嶙峋
送呂山人中甫歸四明云美爾昂藏七尺身
籀冠芒屨遠風塵只疑黃鶴樓前客不作非
熊夢裡人把臂且酣燕市酒挈舟猶及甬江
春刀名雖利成何事樽散偏宜髻髮新春日
同何故圖啟範二太史集李子禹宅云馳思
無勞入杳冥問奇同過子雲亭春歸芳樹禽
相媚客有霏談塵詎停雙鬢漸于羈旅白一
尊還對假山青明時雅會非容易太史何當
奏德星元夕後二日周民部見過云帝鄉何
幸共彈冠咫尺翻令見面難芳醑喜同今夕

欽花燈猶作上元看雅談頗使塵襟靜春色
平分朔氣寒正是

主恩休沐日不妨傾倒盡餘歡鄭伯良席上同
華府叙馬適之作八音體得如字云金門無
復待公車石戶為農樂自如絲肉漫娛高士
耳竹松長護故山廬抱尊綠滿能供醉土鼓
聲高可佐銅章覆羊袍人不識木公東望有
來書送黎秘書歸煩南云乞歸堂是厭承明
欲向山中采杜鵑興在孤雲多喜色圖開五
岳見真形將因仙驥招王子詎借輝離壽伏

補談卷三

空

生別後漫愁鴻鴈少梅花消息遠含情夏日
丘謙之周元手梅客生李世英集吏隱軒得
風字云吏隱軒開爽氣通曉來花竹媚簾櫳
羽衣遙舞中天月塵尾頻揮四座風訝似接
與狂不減飲從擎筑氣還雄主賓未醉寧分
手况復天涯四美同四月二十日王納言劉
憲使招同馬山人松泉寺看芍藥即席面倡
云牡丹零落已無春芍藥猶堪發興新雅到
未須論伯仲花奇真見有君臣離離影匝黃
金地冉冉香浮白氍巾空處不勞稱色相任

教吹作路傍塵是日大風

胡文甫名汝煥洪都人余讀書洪都時文甫
從其父南湖先生居同仁年可十一二見之
娟娟然瑤環瓊珥美好童子也然洪都為舉
子業者則已推文甫文甫又與余弟仲為同
仁會余見文甫舉子業獨有奇氣蓋心服之
文甫庚午舉于鄉又七年計偕入京師歐楨
伯見文甫詩為余嘖嘖誦不輟余以計吏不
即得謁文甫比事竣授刺郎中文甫知為余
乃出握手叙論往昔然後把余詩讀之余為

補談卷三

空

西山遊文甫以他事不得往既下第歸洪都
李襲美書責文甫西山詩文甫乃為西山詩
以報襲美且為叙述其意曰李京兆于美朱
太守秉器為余治裝游西山諸刹余方疲于
津梁不得往黃徵君孔昭往之各以歷履諸
勝紀詩若干首事在東器語中余既歸豫章
于美走書并梓責和展讀數四神情自王風
雅各殊嵐光水色起自據梧竹韻松聲生于
凝壁真藝苑之慧筌詞宗之上乘也余不揣
謹依來玉謬訓俚音附驥之私真可為慰續

貂之謂是所免乎草具如左金山寺燈字云
尋山君自好林路恍然登看竹無論主拈花
不問僧諸天憑指掌半偈了傳燈余亦逃禪
者相從恨未能華嚴寺航字云最是關情地
追陪此上方千峯凌日起一水浸天長遙望
諸陵紫時驅我馬黃到時為彼哂何必問慈
航碧雲寺遙字云古剎倚岩堯峯峯插絳霄
諸天携縹緲雙屐轉逍遙流水如鐘磬長松
似獨獠攀緣忘去住身世半漁樵寶林寺蕭
字云林壑意蕭蕭遊仙去不遙泉飛三竺鍊
鐘落五湖潮小憇臨空翠高談破寂寥山中
多桂樹莫謂隱難招弘恩寺懷字云思君如
日月朗朗照人懷自謂交難合由來山與諧
營生無長物繡佛有清齋一別經芳草離心
徧九垓香山寺陰字云不禁春到此相憶一
何深自汝開雙逕堪誰賦上林山根晴亦雨
洞口畫長陰盡解遊人意還依靜者心延壽
寺連字云人世真難遇春風一笑前鴻濛開
色界林響落釣天峽斷雲為水村虛柳是烟
懷君如戀景一步一留連山字云風塵偏傲

吏杖纔有名山鼎立文章事昂藏意氣間華
夷天作塹南北燕為關匡濟還公等遊情未
是關古風贈于美秉器云大行接天亘天起
蜿蜒長城一萬里
天子不聞西擊胡但見遊人似流水成都太守
心自閑宛平京兆風可攀我欲從之行路難
遙望白雲求長嘆送秉器于美西遊諸剎因
志近感云遙望旌旗指翠微吏情真與世情
違飄然五馬同杯渡去矣雙鳬傍錫飛白雪
自高同調寡青山不改故人稀浮生天地終
為寄采盡芙蓉亦當歸其六郡良家子云六
郡良家子翩翩意氣雄結管當大白吹劍拂
長虹心折胡塵外名高漢殿中請纓君等事
長揖莫論功秋日答張幼于云登高望四海
藹藹見停雲何物真如練相思疑是君愁從
今日至書以故人聞一葉猶千里關河落鴈
紛康裕卿黃孔昭邵長孺何仁仲集盛泰甫
宅得隈字云北斗近城隈西山照酒杯無妨
車馬地不是侯邪來白雪于今事黃金自古
臺平生多感慨臨眺獨徘徊天得遠字云意

氣看如此滄洲諒不遠同聲歌一曲千里和
應稀寒月當尊墮春雲傍酒飛長安無限景
偏照薜蘿衣秋懷似潘文學云北斗插天天
欲斜水樓殘夜蕩荷花雲流廬嶽杯當手月
泛銀河客在槎三輔故人猶蔓草兩湖秋水
已蕪葭安仁更有閑居賦莫遣星霜到髮華
答張伯起見訪京邸之作云尊前曾問白鷗
狂何意萍蹤又帝鄉葭莢東吳人是陸星槎
南斗客為張相看髮髮蕭蕭短一說肝心字
字長握有薊綬操不得知君袖裡是干將同

緒談卷三

五

康裕卿陳忠甫黃公補公紹蔣兆卿人日集

盛泰甫宅得年字云黃金諸子盡翩翩長見
飛翻綵筆前春色更逢人日好寒光猶借客
星懸特名一附三千牘意氣何須十萬錢尚
有小山招未得攀緣桂樹不知年卽景口占
呈巍父佳父二仲云無數飛花欲暮春萋萋
芳草倍憐人吳鉤翠削芙蓉麗楚服青裁薜
荔新三逕祇緣何客掃一尊偏向故交親談
天况是高陽侶遮莫風流藉角巾集張徵君
節伯宅得侯字云長鉞歸來且敝裘一尊寒

色共江流村當白社尋高士人在青山拜隱
侯三楚樓臺明月夜五陵烟樹碧梧秋投珠
何地無知己不謂風塵已倦遊

緒談卷一

李

河上緒談卷之三終

河上楮談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朱孟震撰孟震字秉器新淦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是書多述舊聞軼事間或評論詩文考證典籍亦頗喜談神怪其停雲小志一卷記當時文士頗詳所載詩篇多可採錄其論文宗王世貞推爲明代第一則當時耳目所染無足深怪其辨王禕吳雲事甚有典據而遼國一事則全沿史彬致身錄之訛引證愈多舛謬愈甚與所論元順帝出宋後事同一誤信之失其論史記訛字最確而前輩博雅一條不知清江集之現存又誤以孔傳六帖爲三孔所作疎駁亦甚矣

汾上續談一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汾上續談

一卷》提要

汾上續談引

曩余在潼關每吏事少暇坐琴鶴軒中取古人書讀之意少適間出舊所紀錄傳聞暨一時意識付之楮生彙為卷三以代客談於今三年所比來汾上奔走簿書之不遑而積習未能盡捐間一染指復取赫蹠稍從繕錄事少涉隱僻恠異可資抵掌者俱不忍散帚視之較昔所存得四之一因思綿上龍蛇之篇列之遷史泌丘貞隱之勒播在人間感白雲而興歌者素波激其餘響援巧笑而稱詩者寓跡振於西河古人往矣撰述如新不敏孱夫故非流品而河山之美向在目前撫景興懷寧當與草木較然同朽茲欲以區區片言存故實闡幽微

補逸漏糾訛繆託諷諭考文辭蓋聊
從所好一寄壯心於是別為一卷以
命梓人即不得當上客之解願庶以
佐醫人之覆瓿云耳

萬曆壬午重陽後二日郁木山人朱
孟震書

續談序

二

汾上續談目錄

鄱湖火攻

洪武中狀元

秦從龍

慶成封號

鳳洲龜石

文四蠻

曲江

奉聖寺

許吏部

安南文

鶴鈿詩

高平產異

小人骨函

崆峒玄鶴

甘氏異

梟亭虎

彭憲使

建德異

續談目錄

一

樟樹二異

高銀童

莊越子

楊老人

東山狐

傅君狐異

蔡李前身

水化石

朱駕部遇武安

廣安雷異

紀蠡子

虹

潼關異

雲麾將軍碑

馬上賦詩

裴王二相臨薨表

黃華老人

風流子

黃巢菊詩

阿房賦

明妃詩

千字文

王岑詩意

李方伯餘話

食鷄見夢

非熊

處女脫兔

仲舒母

賴輶車

王延王祥

劉殷

嵇侍中

子罕

漢晉同姓名

傳鼓

王氏癡

范武子

戲對

火浣布

茹蓮

西瓜

稽神錄

叫子

擊壤

汾上續談卷之一

鄱湖火攻

新淦朱孟震秉器甫著

鄱湖之戰資治通紀等書皆以為郭興建火攻之策遂獲全勝偶觀他載記謂偽漢以火舟來攻而天忽反風敵舟悉自焚焉此殆有天助者余初不謂然及觀鄉先達周所立先生康浪山歌始知

聖明之興固天所命大風揚沙實基漢業千載而下異事同符固不誣也歌云康浪歌鯨鯢振鬣揚洪波天子親乘六龍駕樓舡巨舸高差峩翠華搖搖縣日月左東白旄右黃鉞縱橫大戰數十圍錦浪翻紅漲腥血敵常脂章張毒氛北風反火輒自焚焦頭爛額沉波裏奄忽蛟飛水上軍山為組弓水為練自古英雄無此戰威聲振撼馮夷宮殺氣奔騰龍伯殿康浪水康浪山霸氣奄忽烟焰間鼉鼉蜃蜃總淪沒猱獠梟獍無生還軒轅指南輶飛轂康浪坐令為涿鹿小鯢中身赴鬱攸大鯨左目中箭鏃我

皇笏鼓震溟洲凱歌歸奏丹鳳樓降軍十萬散
海浦太白曉掛蚩尤頭康浪山康浪水王業
艱難自茲始海宇清平垂萬年敬獻頌歌繼
青史周先生國初人所傳聞當不謬也赤壁
之戰阿瞞以數十萬衆火於東吳而杜紫微
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言
似辯而理孫武火攻篇亦云發火有時舉火
有日蓋用火攻之策當察風之有無逆順此
於水戰尤當審之若田單火牛其勢必往以
奔敵軍固無俟他虞矣

洪武中狀元

陸文裕外集紀

太祖開科事甚悉內稱江西通誌載朱善廷試
第一辯之最詳似為覈實至云洪武十八年
乙丑則程以善為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
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
二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
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

高皇帝夢雙綵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卽
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蓋據所刻登科錄而
言其實不然自任以來已有人矣辛未則許
觀備遺錄以為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
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
則陳郊及攷之別紀則公所云皆誤也乙丑
狀元丁顯載通紀憲章錄最明若花綸則第
三

高皇以三綵墜地之夢并丁顯練安與綸俱賜
為狀元也張顯宗許觀榜第二余已於前練
狀元事紀之矣若任亨泰則命有司建狀元
坊而許觀之為黃觀蓋復姓也韓克忠為丁
丑狀元六月再試蓋丁丑事是歲二月禮部
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泰和宋琮等
五十二人殿試以陳郊為第一中原西北士
子俱被黜落咸以為言上閱所取多南士心
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郊等下獄命翰林儒臣
重閱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克忠第一故
世有兩榜狀元之說今日辛未再試而以郊
為丁丑克忠為辛未皆誤也郊既下獄止應
以克忠為是科龍首按揚大史冊鉛錄又云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
大魁吳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
太金榜姑蘇志云金璫榜蓋一歲而三開科
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
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
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
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
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乃知前
輩傳疑要非一人也

秦從龍

陳建通紀載

太祖將下鎮江命徐達訪秦從龍元之既還報
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上親至龍江
迎之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邀與同處朝夕
訪以時事後又以元故御史臺為府居之每
以漆書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常稱
為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而陸文裕外
集以為徐從龍按

太祖初入金陵徵聘遺老延禮儒臣有松江秦
裕伯金陵陳靜誠先生與從龍被禮遇優渥

先後無異豈從龍之姓緣裕伯而誤耶抑陸
別有所考耶

慶成封號

慶成莊惠王諱濟炫晉恭王第四子也始生
日

高皇方御慶成宴喜曰他日封國即以慶成為
號初冊封國之路安道遇審決囚數十人問
曰此何為者對曰將赴太原取決王哀其狀
遽令釋之囚得脫皆遠逝

高皇聞之曰是年尚幼可取回令習世務後又
續談卷一

封國之蒲州王請于

朝乃移就汾封以州治為府支庶蕃盛幾二千
人甲於他郡世所傳上百子圖即王是也此
事甚異余聞之今嗣王攷諸郡王封必係以
地而慶成獨無意所傳當不謬也

鳳洲龜石

臨郡昔有識云金鳳洲連丞相出烏龜石轉
狀元生金鳳洲在郡東岸昔袁贛二水會于
郡前後贛水大漲洲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
贛江之水自洲外瀉而入大江矣龜石在郡

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出狀元黎先生立武登第時石為之轉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云波光峙金鳳而欲飛里巷擬石龜之再轉正指此也然南宋偏安不足當天下之半黎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時也且元人亦日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有聲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舉廷試第二鄉里異焉然竟與識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未盡完者與

文四蠻

續談卷一

六

重慶妖賊蔡伯貫之起也其黨魁名四蠻者蓋二人陳四蠻者勇而知書死於永川之戰文四蠻者與伯貫同居大足之望仙鄉雄壯多力能舉六百餘斤伯貫既亡猶擁眾自固久乃就招居其鄉始稍戢後稍稍聚舊黨武斷其里第二人既長壯力如其兄勢漸盛白日就擱擱奪人猪牛人不敢問眾且二百大足安岳之間居民畏其逼移徙他所令祝宗文者健吏也與余謀牒為義兵長適縣閱武四蠻先從旁睨之武場有石可五百斤四蠻

於稠人中挈而擲之他所又與諸義兵角陪者十數人尹知為四蠻也即收之仍牒其第二至斃于獄而出示散其黨隣縣之民始得按堵四蠻初無他術第日中縛草為人數十夜聚眾飲能令草人行拽飲者衣袂鄉之愚民遂謂其有他異顧其技實止此耳蜀民惑於妖異閔然從之然其武力異常黨與亦眾非早撲滅之憂未歇也又有稱大法王者以妖術聚徒施符水治病實無他長鄉民病者得愈則歸功於彼有杉棺二皆民所施來謝者令朱漆其上人止四兩許積數年朱漆浮其上幾五寸為石殿柱可五六丈鑿治甚工其光可鑑蜀中所未有也其下署法王墓石字徒黨梁廷懷者榮昌人為關房五六處俱良材其製如殿高亦五六丈每間有僧徒二十餘人城內外及鄉民不知其妖也爭相布施徒眾日蕃尋以訪拏法王者走之瀘州以老死梁貸死遠戍徒黨皆散蓋蜀自明氏以妖黨竊據一方下漸其俗鄉愚民佞佛而好善此輩又從而惑之往往誤罹其害蔡賊之

續談卷一

七

亂寃死者幾數千人而今未悟也余領郡將四年如是者不啻數四然窮鄉僻壤訓諭所不及通衢大道珠宮梵宇彌望不絕緇衣削髮寺可百數十人非得良有司潛消而默奪之維穀之集當不知何所底息矣

曲江

余以庚辰之秋入長安遊鴈塔間曩時曲江皆云相去僅一舍許今遺跡第若溝渠中久無水荒烟野草一望無際所謂江頭宮殿鎖千門者無復可求矣詎之故老亦不究所以

續談卷一

北閱賈氏談錄云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為耕民蓄作陂塘資澆灌之用每至清明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觀此則桑田滄海當自不虛若今日即泛舟之慶亦為子虛烏有誰能問天寶全勝日耶

奉聖寺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匯而為池天前行數十步流漸

續談卷一

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澄徹為晉中勝景其西為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為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為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勅名奉聖銷驚氣以慈航欽雄風于寂境蓋異人天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許吏部

刑部郎陳基以事謫知曹州歲久不調疑於風水乃於州前起危樓一列奇花異石其上以供宴賞監生楊森生員王之臣者家樓之旁不便出入屢訴之上官不得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按曹森復哀訴不已公即登樓驗視知州者不意公卒至凡樓中飲樂之具俱未及徹公嘆息呼知州前喻以風水不足

信亟令毀之知州強應曰諾公隨召集丁夫窮晝夜毀拆無遺取其材以作州庫將畢有管工官董懋於樓壁間磚上見題墨數行亟取白公公閱所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樓臺蓋樓庫惱殺陳知州喜殺楊知固公訊當時工匠有一匠云修樓時曾見一風道人題筆書此我不識字因取置樓壁云後公官吏部尚書楊森者為固安知縣知州者竟以此成疾卒于官曹有西營賊夜入劫庫財因樓峻絕不能得此一事也一以見許公之正直

續漢書

十一

裁妄費以便民一以見陳守之昏愚希未來以滋惑一以見人生窮達莫不有命彼許公之與楊森雖所就大小不同然一則為御史而銓宰之柄已微一則為監生而城固之事已定彼陳守者日勞民恣意以冀望非福不知冥冥之間已奪其算彼異人者方柳榆而竊笑其傍矣抑又知樓臺之作預以堅曹庫之守哉此事載公家乘異政錄中宦遊者往往能言之不知其信若此也因為拈出

安南文

曩有錄得安邦鄉試錄者蓋安南省試文也外夷鼠竊一方僭擬諸夏不知出何年代然以此知中華文物之盛遠及海邦是可傳也其國制試四場一場四書義五經義各一二場制詔表各一三場詩賦各一四場策一取士七人經書義較中國初學之士尚猶不及至二三四場大有可取者今錄其木罌賦云康瓠非寶鳴夷曷施瓢何為號嚴之畔瓶何為居井之湄撫木罌之為用助將畧之一奇思昔阜存不綱火牛斯熾雪壘耻于滎陽振槁葉于睢水孱豹何愚背井涉視巢鷦鷯于崔茗舞醯鷄于甕東駕杭海之說鈴拔紹周之將篚沈沈淮陰無雙國士擁鉞奉辭于征伐魏出誤楚之奇謀為取虞之祕計蒲坂猶按乎疑兵夏陽已圖乎經濟於是駕罌為舟裝木為桴綢繆固濟交錯相須匪窳之如匪乾之斟相直莫窺其機械項它難究于來由江之水兮浩洵時流吾樂此兮可泳可游江之汜兮阻且修吾藉此兮是從是浮士自開于汜濟人何擇於善涸免乘淺而石陸非涉

續漢書

十一

深而軌濡謝憑河而不與外翹翦之有無履
長河如平地視至險如康衢又何待乎萬艘
之舸艦千里之舳艫已而涉大川踰扼塞張
漢軍喘魏賊朱旗揚東前戈倒北瓦解之勢
莫支建瓴之威未息平陽之巢穴已空臨晉
之援兵叵測王豹候爾就擒河東遂安反側
雖淮陰善戰之功亦未足翬渡師之力乃知物
貴用大謀貴能成俛仰今古異代同行莫教
採樵而致絞轢枝曳柴而敗荆澣統之藥可
施于水戰鐵籠之計可保于孤城有若淮陰
尤善將兵以短短之木小小之罌謀之孔臧
用之至精功佐漢而鼎重勢臨魏而羽輕乘
此餘力四征不庭樹赤幟而趙破決沙囊而
齊傾項楚之伯圖電滅卯金之帝業星明高
元功之位次浮三傑之勲名惜乎始終參差
倉黃反覆固陵之車机不來齊封之禍坑自
速彭彭震主之威鞅鞅膺伍之辱智已局于
挈瓶悔猶追于鼎足量何小于一罌材何短
于寸木已矣哉鐵券如故人心不同党輻啟
繫瓶羸告凶檻車之困未幾鐘室之恨無窮

狡兔死兮烹走狗高鳥盡兮藏良弓小器雖
由于自滿大度未免于彼中撫淮陰之遺事
羗有感夫英雄安南有十三省安邦府其一也

鶴鈿詩

嘉靖中重慶沈舉人觀者今僉憲總戎鯨
皆其弟也父恭戎某新開一宅其二門地稍
凸相傳宋文人史孟學冢也惡而平之一日
觀坐堂上見一官衣綠披其頰遂得心疾文
思百倍于前後上成都道眉州訪同年張功
用逸思奇語大異平日功用驚而叩之曰昨

續談卷一

十年

經敘州遇詩妓鶴鈿者吳人出其詩二首其
一贈別云纜解江頭珠浦明鶯聲蝶思戀多
情夜郎一夜東風軟吹入渝州夢二更其二
自敘云醉鄉萬里憶清遊忘却東籬路轉幽
只有當家香袖在不教人得夜深偷功用極
稱賞之以為神助及至敘訪之絕無所謂鶴
鈿者其為秀鬼無疑矣觀後風狂不愈竟自
縊死事載西畧詩話余至重慶詢其門地果
然二詩及鶴鈿事問之僉憲君亦不知也因
錄之

高平產異

萬曆辛巳四月初八酉時澤州高平縣臨丹北里圍城村居民吳守倉婦牛氏一產三男里老程代友呈報縣差陰陽官郭治典驗之已彌月矣三兒俱無恙縣為給米三石贍之事具本縣申文中縣尹劉一相山東長山人又塾屋顧明府連璧山東博興人弟合璧俱一乳生其母夫人四乳而生六子二女可差有於八士又永樂六年靈丘縣民李文秀妻米氏一乳而生三子長吉祥次壽山次福海

續談卷一

十

有司以

聞

詔遣官臨門賜吉祥米鈔壽山福海聽隣家乳養皆月給米五斗待十歲乃止後俱入邑庠讀書聞大同有一產四子者尤異矣按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則晉中故事於今不為異也記他書載某村人一產三男而近村一產三女因相與為婚姻云

小人骨函

隆萬間陝西鎮築邊城掘得小兒骨千百各長二尺餘不知殞於何代張憲使助甫云其骨甘肅尤多皆在城南面之半其中或皮帽皮靴襖或小紗帽紗衣外加氈衣者俱可辨色衣帶皆係製作甚工棺或木或石上皆有題識第不能辨一棺題寧夏王妃者則中國書也又一僧盤坐手携一柬上楷書回文初甚全見風即化有指爪皮著肉如乾兔有一官帽而紅袍者不辯為何如人不知何緣葬之城半同年李憲使仁夫云或夷中厭勝之類然安得人形細小若是或云胡獮之類然有僧有官有妃狀貌不異人間良不可解山海經載小人國其人曰蜎狀如小兒海鶴見而吞之今乃在西北去海殊遠意或落間別有一種類未可知也書以俟博物者

崆峒玄鶴

西嶽叢竊云弘治間平涼總兵趙文鑑語翰林都玄敬云余家去崆峒山四十里嘗遊山中見二玄鶴高八尺首大如瓜余欲射之仍飛入石洞歸語吾祖驚曰千年鶴也又言山

中有王道人者年百四十歲容髮如少年飲酒二百巨杯不醉人問曰先生死乎曰我不死但恐為人所殺數不能逃也後果為人所殺取其首而去不知其故其後一事似郭景純疑道家所云兵解者前一事胡蒙溪墅談云崔豹古今注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玄鶴今平涼崆峒山有阜鶴洞洞有七玄鶴相傳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余近訊之宦遊諸公云山絕頂下有絕壁人跡不可到洞當壁之半鶴之出必以晨出時如二黑氣從洞中發者便起入雲中漸小漸沒不知其何適也又山頂有玄武祠鶴或出必入祠或三或五道人云鶴朝玄帝云有某公見之欲俟其還道士云還必以暮蓋數千年靈物不欲狎見人也其出未必如胡所云近北虜就款矣宦遊者多見之但其見之時不可必耳近見張憲伯助甫云曩在甘涼董中丞世彥登山欲見不得令發砲數十驚之出至暮竟無所獲一日偶至其上訊道人云玄鶴在乎有則何不出必誕

也言未幾道人云玄鶴出矣因指巖中果見有黑氣二迴旋而上又一繼之頃更直入雲中漸小漸沒至暮復還蓋前此所未有也
其氏異
臨安井使君一驥與其兄鄉進士一鳳世家洪都洪都據彭蠡上游素多蛟蜃嘉隆間其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鐘鼓然時使君兄弟尚在膠庠疑以為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是一月更無他然聲未已使君乃從其兄焚香登堂告于神曰吾家世居此數百年不意地中忽有聲私竊謂龍也不敢懷土敬徙之他所乃今一月不聞有他異今聲果龍耶必當有靈某兄弟敢以為請約以一月中從地出如其不然或為祥也亦約以一月聲為止某儒生無使父去其土日皇皇然靡所依也居一月聲果寂然無何使君兄弟相繼舉于鄉使君登辛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尚書郎間為余言如此又云其家有一婢為狐所媚至則一角巾美少年登床相狎去其巾架上人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為動僕請善

符禁者治之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一盃誦周易辭入其室旦夕以為常婢覺祟稍遠去因日三四往崇漸不能隱其形甘乃聚僕夫揮劍入獲一狐重二十餘斤殺之後出其婢為農家婦亦無他

禱亭虎

襄垣縣西六十里為禱亭鎮鎮有禱亭驛左傳晉城虎祁即其地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虎亭下虎聚茲虎亭之所由名也余以辛巳十月趨上黨過焉視壁間有詩及虎妖者訊

續談卷一

十一

之門役云此地舊名人頭驛有土地祠祠有八角琉璃井宋初年精魅食人居民走避他處人跡斷絕與有崔生奇古者應試東京投老婦王氏館中不納乃易酒肉祠中而伏於梁之上中夜有虎自外入四顧良久食酒肉殆盡醉脫其皮枕而卧嫫然美女子也生伺其睡熟下竊皮擲井中至曉虎覺不復能作本形見生梁上跪求為夫婦而去既中試授官生子女各一復經故處妻問昔皮所在生指示井中取而出大僅如掌妻貼之頂復為

虎因叫吼入山去生携子女哭尋不得至虎谷口見群虎相聚生且懼且怒挈子女投之虎獲為女形携子女與生為夫婦如昔後不知所往命井中已背矣祠為城隍廟事載廟碑甚詳憶小說中曾記此事而失其名瞿宗吉有詩云書生好色能輕命三載真成抱虎眠蓋指是也亦異矣然官名虎祁地曰虎亭而驛則禱亭而呼如舊按字書虎有角曰虎音斯禱福也與虎同叶又虎食人能使人自解衣故易三禱之禱從此義訓奪而音多今驛豈緣昔有虎亭而附以虎妖耶抑豈緣虎妖而改從禱耶然則又當從多音矣

彭憲使

清江彭先生綱未第時郡有鄒姓者居四方亭因病祈筆于宋武帝初至云李王有詩寄彭某鄒云我問病非彭也神云受人之託不可負耳因書云昔邑令唐昌為我建一祠於治之北乃命姜瓖彭樂中董其事今其孫將赴秋闈故作此以贈之詩云子有凌雲志今當顯祖芳看花馳紫陌開宴出黃堂龍榜名

先定蟾宮桂已香聊成四十字相贈綠衣郎
李王者故唐西平王晟也唐昌者粵人為縣
令以歲旱禱雨有應命樂中建祠報焉樂中
彭祖也時已八旬矣鄒得詩後未及示彭適
郡送諸生秋試彭與弟綬俱策馬過鄒氏居
鄒前扣馬首以告彭以為輕薄子相戲也不
之顧鄒不得已持所書納彭靴中彭歸第以
其事白樂中而樂中先三夕夢神命四力士
界桂一株植于庭因悟其異是秋彭舉鄉試
第一後成進士仕止提學副使云

建德異

萬曆己卯浙嚴州建德漁者獲一鯨其重八
觔人不敢鬻有酒家鬻之懸置室內中夜似
聞有人言初不為異也明日烹之剖腹見一
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一皮帽聞之
縣取貯庫中清江謝啓充先生時為邑庠分
教親見其事桐廬李明府紹賢亦云

樟樹二異

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
氏生一子背有法定再來四字又賓興坊有

鍾屠者宰一猪前足有一大指如人指民劉
順見之云

高銀童

長陽民高氏兄弟二人兄名貴生子文選為
邑庠生弟科者素無賴令子鬻倣髻于市不
售科罵詈之甚其子縊焉科哭之慟後再舉
一子屍之上有紅筋隱起作山西陽城縣周
吉字科每哭其色愈明事聞於縣縣尹取兒
視之因嘆曰周吉果惡人耶不當復為人果
善人耶不當為高科子長陽諸生因目之曰
犂牛之子云子今尚在名銀童

莊越子

九江有莊越者子五歲能作對一日携之看
春人出牛頭山令對之隨應聲曰馬尾水忽
不覺墮井中死是日彭澤某有孕婦夢一兒
至曰我九江莊越子也墮井中死今為若子
次日生一子訪之莊氏果然因感其事作石
闌井上云

楊老人

宜都令蕭陽計偕至襄河見舟人罵其子子

應曰我非若子我楊老人也爾何罵為蕭前
訊之云我某聞老人楊某因忤主政被責四
十竄驚入客袖甫食二棗不覺生舟中詢其
妻尚存有一妾適人矣因顧妻曰我存日有
銀四十兩窖床下掘之果得九江戚某亦云

東山狐

樟樹東山寺素多狐友人彭子化讀書其中
每初更時狐於屋上聽人語子化詢之寺老
僧圓福云此不足異因言其弟子松演曩嘗
襄陽歸夜有女子詣之云我郭十三家婢也

續談卷一

主

我主人女欲來叩松師中夜果至因與松狎
松自是恒晏起有歷演者疑而訊之松託以
他故歷乃夜就其室窺焉聞有婦人語再訊
之松始以實告歷素無賴乃從中路邀之連
二夕不見往訊松則夜中固在也歷知其怪
乃言之福狐遂見本形福遍謁法師治之不
可得每焚疏狐即從屋上取所燒朱書投地
中射之不入後得雷學究者治之甚急狐知
不可留仍矢其陰向諸人而去以上數事皆彭
子化言

傳君狐異

邑前輩傳先生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
市肆見酒壚少女心竊慕之是夕夜二鼓有
扣門者未及起視門已自開見一鬟執燈前
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狎異日
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傳心疑之歸取
一劍置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揮之躍而去
一狐也執燈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傳親為余
言怪語音容止與人更無他異惟舌冷如冰
及門自開為可訝也

續談卷一

主

蔡李前身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為丹陽王家兒訪之妻
子尚在來相見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旋忘前
事雍丘李三禮女小師生數歲自云為黃陂
雷澤男亨甫年十七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
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來視一見
便呼為父政和八年詣黃陂抱舊母號泣與
邑人說平昔皆驗二事載未或可談羊叔子
之探環馮當世之入夢信不誣矣余前記張
氏僕及楊老人事合而觀之釋氏輪迴之說

其有耶無耶要之天地間陰陽變化人鬼鬼升降有不可以一端測者儻盡執以為無故非通論

木化石

雲南城東北隅三十里瓦窰村山岡中有地方三丈許四季熱如蒸火亦生蕪蔓土人云席卧其上能治濕病而環岡諸山俱產木煤夷民挖洞取之根本枝幹文理皮節與水中枯木無異焚之焰如木而烟觸鼻若石煤然俗謂天地混沌山木倒置世久所化余鄉簡

續藏卷上

書

紹芳氏不以為然攷胡蒙溪墅談云河南新安縣西缺門山王喬洞有二枯松欹倒洞上以手捫之則皆石也其一復產枝葉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後閱白孔帖及大明一統志乃知此不足怪帖云田紇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志云金華府永康縣延真觀前唐建中間道士馬自然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往往皆為石刺史楊發

昇兩石入郡齋又以二置龍興寺石鱗皴宛然蒼皮黛色云以此說推之雲南之石為木所化抑或然也

朱駕部遇武安

朱駕部正色別號和陽順德南和人以使事至榆林還過汾上邂逅武安王祠因談王靈異二事皆其身所親遇者君年九歲時習為文會督學按郡試諸生君請于父母欲往試不得乃竊自往郡去縣將四百里又一身無資糧途過王祠叩首默禱禱畢視神座有白金

續藏卷上

主

三兩初謂他人所遺者俟之不至乃携以為資是歲選入縣庠蓋君講書義方至論語訥言章而所試題皆素所習者比年十四郡守李于鱗先生合郡博士弟子試之以君年資青美留郡邸中講學君每請假出還省父母時歲饑人相食一日偶出有四人者與同行至三官廟四人令君止廟中出相與謀乃持刀復入將不利於君君不知也時廟中侍四將其一為王列第四君適與之對四人甫入君見廟神皆起立而王獨起行三步四人

者驚駭匍匐而出君恍惚視之不知謂何已
四人復匍匐入謝神且謝君去君乃出訊之
村中云四人皆盜也乃入廟見所遺刀在因
共驚異

廣安雷異

甲戌歲余在渝州時侍御扶風肯堂孫公代
按部至廣安有兄弟爭財以斧斫其父腦死
葬已二十年矣孫公訪其事逮兄弟二人至
猶不服乃令州官親發墓棺驗之屍儼如生
斧痕故在時天日晴霽忽震雷一聲長子斃

續藏卷一

六

三六

于墓下矣孫公以其事刊示一省惜父忘其
人姓名

紀蠡子

紀蠡子榆林人家饒於貲累數十萬兄某為
榆林總兵虱子故廢出也少遇仙得神術奇
詭百狀鄉里有疾為符水飲之立愈尤善丹
青常為人畫一鶴懸空室中人竊從窓隙窺
之鶴能自下地飛舞每召客歌妓雲集虱子
令置瑟瑟笙管閉他所為紙人附樂器上乃
呼妓從外試取他樂奏之甫奏他所樂聲齊

續藏卷一

七

三七

舉又喜從諸狎邪遊妓有不可意者當食頃
肉片片俱從盤中跳躍入妓衣袖或二妓坐
一氈當起時氈著妓衣裙牢不可解妓叩首
求脫乃免鎮有靈哥者狐妖也狎一婦談禍
福奇中人爭事之若神虱子從婦求狎婦不
敢虱子堅求之曰第從我我至彼且去乃從
婦狎妖自外訶之虱子取符焚之至二妖大
叫叩首求活且曰我狐也壽五百年丹成矣
幸活我我當遠避去自是絕跡總督姚公鎮
最敬愛之一日令傳神作一怒像虱子先布
置衣冠坐次已忽擲筆狂叫口是不可作姚
怒甚虱子援筆立就像酷似姚因謝曰不得
公怒像何由似姚公愈益愛之人或謂仙云
然不脩邊幅落拓若狂者又以貲與兄許兄
尤忘之一日從他所遊或讒之兄曰虱子將
許之京矣兄亟令人追之至紀家臺乃其祖
葬處群毆之不得死嫡母繼至趣令死虱子
素孝乃跪曰太太欲兒死死不可逃乃縱火
焚之黃風大起烟焰入半天中姚公知其故
趣騎救之死矣兄亦以此坐累家產蕩盡虱

子存一子亦子然無復立錐死之後靈奇者復從前婦狎矣初虱子之遇仙也教之奇術且盡復授以黃白術因置一袋竊試之虱子稍易數鋌仙曰汝心不正良負我雖然吾授爾術於爾多矣慎從正道不爾且無令終迫死人咸謂陰報云都閩王國翰言

虹

友人張助甫氏為余言任楚臬時與同官遊河上寺寺有洞下瞰深潭水色澄綠殊可人意潭龍靈怪不測歲禱雨恒應是日張筵洞中坐甫畢有綵虹從潭起其光射日倏忽薄洞門若窺而入者四座辟易酒不及舉又無所避匿咸以為神良久影漸落入潭中蓋平生目所未覩也因賦詩云古剎臨峭岸下有千尺淵開門見波濤洪汝左右盤火雲垂到地兩兩掛前川飄風自南來寒氣洒衰顏慧日俄回照雙虹動我前乃知炎蒸地別有清涼山顧瞻諸天裏蒼茫一龍還云先儒釋端竦詩謂日與兩交倏然成質乃天地之淫氣也然河上之虹乃起自深淵薄于岩洞若有

知者攷諸載記所言若飲薛顗之釜入子良之宅劉義慶廣陵之粥振戶有聲韋南康郡庭之造若驢為首或自蝦蟆赤鵠或化女子丈夫要之物理茫昧不可一端測也

潼關異

潼關察院舊為兵巡道制頗宏壯堂後衙屏墻間叢篁茂密嘗有一老人深衣博帶出其中或與人交語先後任其地者咸見焉即家人亦不為異也嘉靖中南克王中丞廷任馬家人見者尤數公一日於書室中呼與語爾能出見人若此若非精靈必繫神怪儻知我未來事當以告我荅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遷道於潼水西而以其地為察院某年洪水堂宇漂沒殆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後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如浚川公云亦異矣公子婿陳翰撰元忠曩過潼關為余言若此陳從公宦宿其地所親見者詢之潼人吏亦云

雲麾將軍碑

唐雲麾將軍碑李北海邕所書也其石在蒲城縣苦塌者之衆不知自何時裂為三段河南劉遠夫先生謫官其地惜名跡久殘以鐵葉束完遂為全璧余在潼關令工打數紙雖時有磨泐然不失為舊物也涿州良鄉學宮亦有石歲久不傳友人邵長蘅博雅士也過其地見學宮柱礎一面以告黎秘書惟敬時李襲美比部為宛平令聞之移書縣官取而置之衙齋扁曰古墨一時好事者爭為賦詠余以蒲城之刻寄襲美而覓所得良鄉碑大約蒲筆瘦而健良鄉筆肥而整不能辨孰為北海真跡也友人莫廷韓謂良鄉為是余初疑之後訪之華州張維訓明府云蒲石出趙文敏蓋文敏喜北海書而效之者也余乃釋然信廷韓之言不誣然二碑俱經後裂一為劉公東完一為李君收入知墨寶在天壤間故自有神物護持也

馬上賦詩

唐崔湜初執政時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曰春還

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群公望之如神仙云二相事大相類一以曉入一以暮出俱馬上賦詩而人羨之

裴王二相臨薨表

裴晉公度平淮西憲宗解玉帶以賜公臨薨却進之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可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服其切當王魏公旦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揚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畢乃自書四句云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嘆其精爽不亂他時對上語及令取原草視之後章獻太后語榮國夫人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二事一見王公四六話一見王文正公遺事二公皆名臣其臨

堯事相類若此使他人擲管腐毫即語刺刺
尚不能達意乃從容占授語簡意盡非天稟
完厚詎能及此繁獨勲望過人已哉

黃華老人

余曩見黃華老人詩刻四幅不知所自出此
來汾謁先聖見文廟東有黃華亭在焉視其
刻則曩所見也老人王姓名廷筠字子端金
大定二年進士官翰林脩撰嘗買田林慮讀
書黃華山中因以自號其父王遵古為汾州
觀察判官意或省親至此而書未可知也書

續談卷一

五

法學米元章石有新舊二刻舊刻雖稍泐然
筆鋒旋轉覺有神力新刻完整可觀視其跡
無復生氣所謂曹蜍李志雖在厭厭若泉下
人矣

風流子

余前載驪山華清宮元僕散公詞清新婉麗
頗稱中的昨閱庚溪詩話載紹興間陳侍即
相之使虜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書劍憶遊
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檝嫩滑向吳南
浦杏花微雨窺宋東牆禁城外燕隨青步障

絲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烟前後綠楊樓閣
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
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
沙漸瀝寄書鴻鴈烟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
猶到潯陽蓋中原士夫沉淪異域追靖康前
事而作也感時傷昔與僕散公大相類而詞
調亦同合而歌之不必忝離麥秀而聞者殆
凄然不堪俱奇作也

黃巢菊詩

續談卷一

五

黃巢五歲時侍翁父為菊花聯句翁思索未
就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
諸黃衣巢父怪欲擊之翁曰孫能詩但未知
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曰颯颯西風滿院
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執與
桃花壹處開又云待到秋來九月八我開花
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籬盡掛黃金
甲后舉進士不第聚眾為盜號衝天大將軍
此事載貴耳集及清夜錄中然記巢有一小
說中載此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開花後百
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籬盡掛黃金甲與

前小異覺壯質類集語前二詩或記載者稍潤色之未可知也後詩第三句或改云要與西風戰一場而謬以為高皇詩者大自可笑又宋太祖少時詠曰云初出海時光辣捷千山萬山如火發頃更捧上一輪紅趕退殘星併殘月後史臣潤色之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大與此相類

阿房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卧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辭最新麗而譏之者云誤

續談卷一

三

用龍見而雲事謂龍乃龍星非龍也不知杜所用乃雲從龍之龍正取易雲從龍之義蓋雲而非雲也少陵詩云日落青龍現水中與此正同且雲與霽正相對若作雲乃祭名也有何義相涉而引以為偶耶

明妃詩

古今明妃詩多矣曩見閩工書林公燦云當以儲光義為第一蓋即事寫情更無長語而殊域不堪之態盡於二十八字中真知言也其詩云

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但窮廬
毳帳無宮室城郭詩云前殿殆非事實然老
上有龍庭之稱恐匈奴中或別有殿名未可
知也攷明妃事班史紀之甚詳其失身夷狄
又室其子無足道者青塚之傳畫史之誤良
不可信自石季倫濫觴為曲而後世詞人連
篇累牘競新角異總之不出哀怨悼惜更無
質其謬者杜陵氏百代詩聖也而猶祖雜記
之說何也至琵琶胡語本出烏孫季倫創之
後世不察竟指為一事又可發笑矣

續談卷一

三

千字文

千字文相傳梁武於大王書中揭一千字不
重者付周興嗣編次而成今細攷之不但女
慕貞潔與純菊圓潔二潔字又有守貞志滿
二貞字豈揭時故自重復不暇點檢耶抑傳
者誤耶內桓公匡合乃又有以為輔合者想
匡字為正

王岑詩意

古人詩得意句不厭重復王右丞桃源行有
云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蓋兩

用之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雖若不自覺也而岑嘉州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裏看山空黛色即右丞意也嘉州豈蹈襲人者蓋觸象寫微真搜神會意之所到自然合作乃知理在人心亘千萬人千萬世無不妙合寧獨王與岑也

李方伯餘話

鄉先達廬陵李公禎字昌祺永樂甲申進士任終廣右方伯居官清介生平著述甚富曾擬瞿宗古著剪燈餘話既汶郡人欲紀入鄉

續談卷一

李方

賢都憲韓公雍以此少之遂罷然考公餘話蓋於經濟燕閒遊戲翰墨大要畧徵往事以發藻詞如長卿子虛昌黎毛穎外若瑰奇而內存法戒非浪語也其間雖不無一二艷詞然毛詩三百篇中若桑間濮上存而不刪即靖節閒情何傷高雅竟以言辭小失遂棄其終身而吠聲者又信信不已良可惋惜且歐蘇二文忠作為小詞傳播宇宙至于今祀典不廢王弼鄭玄輩視公何如也皆得從祀先聖廟庭韓公之見似亦隘矣餘韻有詩云長

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鄉逸人簡紹芳謂游龍語見宋王神女賦子建洛神寔本之欲改子建作宋王然考之感甄事差與本事相關若神女則事不相屬要當以子建為是

食鷄見夢

蔡元長京喜食鷄每豫蓄養烹殺過當一夕夢鷄數千百訴於前一鷄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如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夫蠢動含靈誰不愛其生者而京為此亦忍矣哉攷京所用厨婢數百人包子亦十五人宜鷄之不免也而他小說誤以為蔡裏事抑以受姓之同與遂使君謨負千載奇謗

非熊

太公非熊事古今人相襲用之然考史記云今日之獲非龍非熊非虎非麋所獲者伯王之輔更未及非熊字豈傳者誤耶然謂之卜獵似不宜及獲龍豈龍熊字相近而傳寫誤

與抑或出他書未可知也書以俟博雅者

處女脫兔

史記田單傳云始如處女適人當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全用孫子九地篇語也意自明白而解者俱失之蓋單初示弱於敵而後出其不意如處女在深閨本畏人見而適人開戶則其逃避固匿之態亦可想矣若士卒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收金遺燕將種種皆是比敵心一懈乃乘其敝而攻之如兔之得脫出人不意跳躍奔竄追之不能若火

續談卷一

三八

牛龍文穴城夜縱城中鼓譟擊銅為聲聲動天地且燕人之擾亂奔走也而解者皆以下二句為敵入至謂適作敵且曰開戶不為備又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此何穿鑿之甚也曹孟德云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斯言得之矣

仲舒母

錄異記云平輿縣有仙女墓即董仲舒為母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耽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

母乃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令裨將領卒百人往發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南妨農因致大饑焉攷仲舒生西漢武帝時求仙女事載後漢其事頗怪有無已不可知而以西漢大儒為後漢之子傳者既已荒唐發者尤自可笑今世俗小說載此事尤怪誕不經非惟重誣大賢抑且致累純孝而儒者亦復信之殊可異也

輶輶車

續談卷一

三九

漢書注輶輶匈奴車也余攷孫子十三篇脩輶輶輶註蓋攻城之車也有二輪取以向城則匈奴所用或放其遺制未可知也而槩指以為匈奴似非實

王延王祥

王延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繼母卞氏遇之無道常盛冬思生魚勑延求取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水上取以進卞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攷晉書延與祥俱

晉人俱王姓俱事繼母不慈俱思生魚俱求魚而魚出似是一事然祥母朱而延母卞似又非誤傳也延之魚食之不盡即以悟母祥必待久而後能則視祥尤異矣祥又有黃雀之異而子孫貴盛在晉代無與比者延六十仕劉聰乃死於靳準豈靈於物而不靈於人耶然忠孝二道延不無負於大保豈晚節有不可信耶延扇枕溫席事又與江夏黃童絕相類

劉殷

續談卷一

卑

晉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童食不飽者旬殷時九歲怪問其故乃慟哭澤中聲不絕者半日忽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重生焉又夢人告以西籬下粟掘之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而永嘉之亂沒于劉聰仕至太保一門之內七葉俱興二女俱為劉氏后女孫俱為貴人良不可曉

嵇侍中

晉劉喬傳云初嵇紹為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悼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耶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觀此則侍中白璧微瑕良不可掩豈史傳有不可盡信者與

子罕

續談卷一

六

四

李斯上書二世言趙高之短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簡公於朝此天下所明知也王中丞元美引韓非氏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為賢相而韓非氏以為弑君之賊也觀斯書又是一證

漢晉同姓名

漢二張武一見獨行傳一文帝時賜金錢者
二韓說一見方術傳一韓王信孫封按道侯
者二王霸俱世祖時一見逸民傳乃太原廣
武人其妻亦賢人也一即渡河冰合封淮陰
侯者晉有二張華一惠帝時司空傳物者一
為慕容德侍郎勸德無退讓者又有安北將
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童冠時嘗謂之
華甚歎異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
服簪饋遺之豈即一人耶然德乃庖孫不應
年代乃爾將即惠帝時司空耶不則有三張
華矣偶閱史傳因憶王中丞卮言所紀漫為
拈出是知載記中若此者尚多也

傳鼓

臨郡鄉俗家有喪事每吊客至鳴鼓為信按
吳隱之傳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
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
雙鶴警咩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
咸以為孝感所致乃知此俗在晉固然矣

王氏癡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

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周易問何用
此湛因剖析義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
也濟乃自視缺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
不知濟之罪也既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
絕難乘因問叔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
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濟還白其父曰濟始
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嘗調濟曰卿
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曰
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子述年三十尚未知
名太武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
見惟問在東未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
癡人何言癡也然則湛父子俱以癡名而竟
不癡也他日述子坦之因桓溫為子求婚言
之於述述方抱坦之置膝上遽排下曰汝竟
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坦之則王氏之
癡似屬坦之矣然述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
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
下牀以履蹙踏之又不得嗔甚撥納口中嚙
破而吐之得無似癡者所為耶然則王氏之
癡仍當歸述矣

范武子

范武子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唐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篴蘊於胸中七日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

續談卷一

四

言滑稽而理良不為詭也

戲對

古今事未嘗無對而極有可咲者唐有東方虬對西門豹弄顰御史對伏獵侍郎又蘇控佛對密陀僧宋有鷄鶩諫議對龍虎大王又偶爾中耳對幾乎敗壺又陳亞有心對蔡襄無口又火迫鄭侯對帶汁諸葛

國朝有水履為鞋足下好生無禮對柳瓢當蓋尊前其實不忠又窮嘴餓舌頭對老手舊膈膊

火浣布

魏志云漢時梁異以火浣布為單衣嘗會客其伴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令燒之布得火燃如灰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魏文帝不以為然為著典論刊石廟門外至明帝立西域重譯來獻大臣乃試以示百寮遂成此論晉武帝時去文帝不甚遠外國又有獻者帝服以幸石崇崇身敝服候帝左右從奴數十人悉衣火浣衫使文帝見之當作何解也按十洲記云炎洲有火林山山有火光獸火

續談卷一

四

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常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依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緝以為布時人號為火光浣布也國人衣服之若有垢汙於水浣之終日不潔唯以火燒兩食火振擺之其垢自落潔白如雪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管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三月行

過此山下取木為薪燃之無盡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文獻通攷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十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木雖著火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煖熱則灌滅之後復復用

續談卷一

異果

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剝灰煮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此數說大同但曰炎洲曰炎山曰火洲曰蕭丘其地小異然皆不出南方其所產之處大約相近或以木皮或以木華或以鼠毛其物小異然皆不出火生之處獨岳蒙泉謂為火浣草所織則又似別有產焉泰和羅子應任意錄云寧國庠生章景掘地得古冢僅一版條燒之愈潔其帶之縷拆之輒

開著績麻然置油膩中出焚之即白似此物所為也然數百年後葬骨骨化而此物猶存無論著火即土氣亦不能侵蝕之真異物矣或云火浣草出西南諸夷余在喻州聞西播山中間有生者然未之見也

茄蓮

胡蒙溪侍云今涼夏有茄蓮頗似蘆葦而甘脆過之飲膳正要出著蓮兒註云是著蓮根圖狀絕類茄蓮想即其物以余觀之著蓮自是一物與此殊異今茄蓮潼關亦有之其葉

續談卷一

異果

尖有毛止關城產去關外稍遠種者便小不及關城肥美亦異產也近會榆林王都閭圖翰云其地所產尤大三倍潼關其家歲種三千本種之方以清明日種立夏日栽至立秋日每日從根起至一葉栽時須以糞泥一二斗許深注其下畧以土覆之方栽候其宗根入土愈肥而美又其根下有一細痕須今與地土平若稍上下即不大矣尤忌人足觸之即外須不見觸跡而中枯不堪食矣

西瓜

西瓜或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一云邵陽令胡嶠陷虜於回紇得之名曰西瓜一云洪忠宣使虜回得其種歸一云元世祖征西域歸始有此種然觀金王予可西瓜詩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龍頭雲則知女直入中國已有之當自契丹為近要之山前後十六州之瓜始於契丹胡嶠或得之而未廣至南宋之瓜或自洪忠宣傳入中國未可知也而元祖之云似非實矣今海內所產不一河津之種尤異其味視他處絕

甘品當為中國第一但其形長而差小不及他處圓大耳又肅州有西瓜乾出虜中其味似甜瓜與中國西瓜迥異每乾一斤價可銀一兩所產白葡萄瑣瑣葡萄價亦相類大都瓜出于西域者皆可稱西瓜今海內所傳特其一種耳

稽神錄

南唐徐鉉不信佛教而酷好鬼神之神之說搜求神怪為稽神錄嘗與選選人詭言神怪因以私禱有布衣劉亮好為大言鉉館於門下稽

神錄中多亮所言亮嘗忤鉉甚怒不與語一日忽云適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升堂而去鉉即喜命筆記之此與前紀祝名明事頗相類而稽神志怪可作千古奇對

叫子

沈存中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吹之能作人言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含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寃獲申此事雖小然自是斷獄一奇不可不知也

擊壤

余十四時在留都每秋冬見群兒取木三寸許銳其兩端置於地以木板擊之令躍起仍以板擲中之可三四十步謂之打棒椿此即古康衢擊壤之遺也風土記云擊壤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僅少以為戲分步以擲搏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為上雖與余所見稍異而形制頗同當或因時而變遷未可知也古今觀戲之技頗多不能悉載有不盡傳

者陸子深豫章漫抄云古之樗蒲六博今皆
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想諸伎倆亦
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為不常元滕王霄
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為戲不知所謂蠟鳳
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
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
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
之茫然殊以博洽為愧胡濛溪墅談云秦府
有方石淺綠色大逾二尺中高四下滑膩如
玉云得諸古墓中不識何用余按唐人有彈

續談卷一

十一

碁譜謂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四角微
隆起此石形狀正與譜說同當為彈碁局無
疑又引蔡邕丁廙賦及李商隱詩云玉作彈
碁局中心似不平觀此則彈碁之戲尚可彷彿見也滕王霄累碁蠟鳳似是引王僧綽僧
虔事其事出晉書云僧虔累棋十二都下墜
落僧綽正坐採蠟燭淚為鳳皇僧達奪取打
壞亦不復惜惟黃詞所云了不可解耳楊太
史用脩詩話又有六赤打葉子之戲天地間
物理無窮寧可一二涯測此古人所以先格

致之學也

河上續談卷之一終

續談卷一

十一

汾上續談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孟震撰其體例與河上楮談同而所記多瑣
事惟安南國試錄一條叙述頗詳足資考證

浣水續談一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浣水續談

一卷》提要

浣水續談小引

曩余飭兵河上有緒談三卷迨移汾
稍續之爲一卷每朋儕接席出以佐
塵賓主訓應竟日忘疲歲癸未再入
蜀叨總臬事蜀三面邊夷犬羊灼訐
時煩大吏以故臬事視他臬稍繁然
藉

上寵靈

督府

直指威德所填懷未期年戎燹冉穉以
次馴服得稱無事又長夏風雨門絕
車馬之客馮几據梧頗自暇適乃取
笥中舊帙時一展玩以代晤言復憶
今昔傳葺與所睹記援管濡墨登之
陟釐可得五十餘幅方較前紀差有
異同內慚楚史丘索之儲外乏鄭美

臺駘之辯腐毫梁苑庶云託跡馬卿

尚白玄亭聊用解朝楊子

萬曆十又二年六月朔郁木山人朱

孟震識

浣水續談目錄

高皇采納

建文考誤

松栢灘有圖

鄒公瑾詩

大足二胡

卞忠貞墓

燕雀湖

王孟端

楊東里

劉玄倩

譙周墓

譙周前知

蕭公神異

伍惇夫

芙蓉廳

謝氏二婦

象戰

渾脫

蜀山谷氏

王子敬

赤烏白兔表

優孟歌

木客鬼詩

短歌行

仲文薑公

木蘭詩

張又新

韓蘭英

投刺詩

岳忠武逸詩

集杜詩

黃體方

馬嵬詩

妙湛寺

隱語詩

風光好

鞋杯

黎陽王太傅

屬對成語

奇對

七松處士

長子衙

驚異

鳴鶴中人

空桑

足下

秦二異

秦始皇

士至士去

越巫

楊州二老人

東方生

士孫奮

華山畿

祝英臺

西域僧

冢中復生

車螢宋雞

浣水續談卷之一

樊將軍墓

楊妃穢

黃巢谷

劉畚獻書

女御史大夫

馮商還妾

鄭光業

并州士

党大尉

浣水續談卷之一

新淦朱孟震東器甫著

高皇采納

高皇帝以上聖之資深識遠慮然虛懷采納不

但謀臣策士聽受如轉圜即野夫細人有一

得之見必錄而用之相傳太學地素多異

高皇后請立太學以孔子鎮之既成而祭酒司

業二廂東南相向不便於行事欲設一屏又

以大學中設此似涉壅蔽有老人曰此可種

竹遂納之今大學東南廂中竹向新植也

浣水續談卷之一

又黃岡置後湖中以防奸弊慮水次多濕一

老人曰此宜東西作向因從之又朝天宮三

門地甚迫隘每行幸鹵簿陳列不盡念之良

久一老人進曰甬道作九曲宛轉而入因從

之金陵人至今能言其事泰山土壤河海細

流

聖明之所以混一六合固不偶也或曰三人者

皆不良死

建文考誤

王司寇元美史乘考誤云建文之出奔王文

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
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九牧也胡漢名訪
張儼健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送入朝
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原本作
亮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
俱有所執伏於地而口取之記否誠始拜而
哭命居大內以壽終塋西山不封不樹而史
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
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土
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
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
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
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
識之其說如諸公攷之史第正統五年有僧
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
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返邦國
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
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
爲楊行祥釣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
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亡命錮之錦衣獄

四月而死同謀者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
與薛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
前說耳其人乃楊應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
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七十四不應九
十餘也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識之又何
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
於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其
陞州爲府也云云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
知僧臘既深當滅跡以終必不肯出而訖危
地斯其考據覈而有理大梁西亭中尉嘗與
余書云曩問之始祖周定王云無此事然定
王終于宣德初建文之歸在正統五年定王
固無從知也諸老之傳聞至今豈盡無據耶
姑兩識之

松栢灘觀音寺

余前紀葉希賢觀音寺事近年伯巴縣曹自
山先生謂余曰嘉靖丙辰三月有方僧惟靜
自隣水來因訪雪菴遺跡靜乃具圖開報云
寺在隣水縣龍門松栢灘寺後山連珠而下

前兩水合流西傍有灘過者乘漁舟渡即松栢灘也寺東有橋對面有嶺土人呼松栢嶺寺左爲杜氏即施地檀越右爲陳氏稍遠爲徐氏即施鐘檀越也其祖曾爲府倅寺有開山僧神主題云示寂開山祖師守牧號懶牛覺靈傍書徒義濟號孤舟神主內書懶牛浙處州松陽縣第十三都徐氏門下生來景泰四年正月初三日在順慶大竹縣善慶里觀音寺開坎寺今屬隣水住持僧宗鏡年可七十徒繹瑚繹璉孫正南正北宗鏡云孤舟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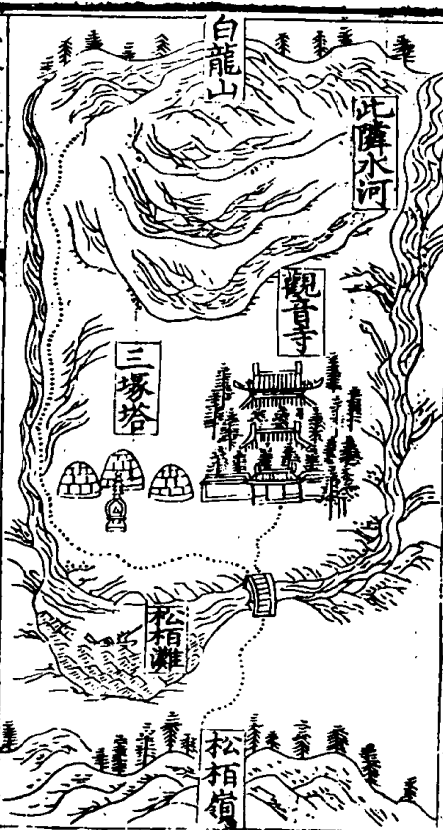
浣水續談卷一

四

懶牛親子寺傍三冢中懶牛左孤舟右懶牛

妻弟也又云懶牛曾官翰林寺有草字詩板二片皆懶牛作有經板數種亦懶牛所遺徐氏鐘亦有開山牧懶牛字並無所謂雪菴者豈其妻弟耶又郡王學諭汝元云長壽戴綱菴嘗爲言雪菴同時有補鍋匠咏柑云生不逢春却值秋霜姿常自皺眉頭金刀試向人間割點點酸辛對客流汝元又言杜氏之先與郡中幸氏爲姻幸氏相傳寺老僧號東橋每夕輒哭我君三聲今有親筆茶歌藏其家

當時止大呼爲絕翰林云又無所謂懶牛孤舟者將無惡踪跡傳布屢變其稱耶書以備考



浣水續談卷一

五

鄒公瑾詩

鄒瑾一名公瑾吉安永豐人常遊成都建文二年爲大理寺丞靖難後不屈死今重慶崇因寺僧續燈方丈有草書詩一幅云黃金甲脊三千丈乘雲直上九天胸中有雨濟八荒四海蒼生皆仰望末題重慶鄒公瑾咏龍之作今四川誌作江津人不知孰是以詩題證之似爲蜀人矣然不知永豐家世何如

大足二胡

胡子昭大足人以榮縣訓導陞翰林檢討歷

刑部左侍郎建文元年充纂脩官靖難初與方孝孺不屈死臨刑有詩云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子義膺薦任威遠訓導歷山東僉事聞兄死棄官隱丹稜民家蜀獻王知而憐之命祝髮為僧子義以父母遺體辭子義有子二各年數歲歎曰嗟乎吾兄無後天不絕胡氏二子當免于難竟棄去不知所終有懷鄉詩云一區廢宅崇山下半畝方塘夕照中鄉國匪遙身自遠乾坤雖大足難容

浣水續談卷二

木 二

卞忠貞墓

今南京朝天宮右有卞忠貞墓相傳

國初時有人夜見一婦胡盧而笑問之云吾夫為忠臣吾子為孝子吾是以笑問爾夫為誰云卞壺也因指前數步曰乃吾夫埋玉之處因發之見顏面如生指爪拳出手背是時城中墓有禁

太祖命掩之因立廟以祀然攷三十國春秋云義熙九年群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壺墓剖棺戮壺屍僵髮鬢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

乃長穿達手背安帝以錢十萬令改塋焉則忠貞之墓前此已被發矣或因前事而附會之與然鬼婦胡盧之說似又非一事者豈公英爽不昧再出以示人與廟祀迄今猶然殆必有謂

燕雀湖

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杯皆武帝所賜既薨詔置梓宮後更塋開墳為闕人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為有司所縛帝聞而驚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

浣水續談卷二

木 二

雀數萬街上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或云

國初劉文成指其地作

皇城不知是否

王孟端

國初王孟端以墨竹擅名雅善書能以篆隸筆法作松檜奇石詩尤有致得風人體有同舍友旅中娶妻孟端贈詩云金猊香冷酒初醒銀燭光殘月正明今夜情懷非別夜有人低語喚卿卿又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

念別離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
友人得詩不勝感慨即日東歸孟端二詩賢
於諄諄勸諭者百相倍矣

楊東里

東里楊文貞公士奇洪武中被薦授教職未
幾以失事棄官更姓名曰易立可遊湘鄂間
嘗題詩黃鶴樓曰黃鶴西飛竟不回青山樓
閣自崔嵬昔年賣酒人何在今日題詩客又
來舟繫城邊官柳長笛吹江上野梅開不堪
回首東歸去目斷長安一鴈哀又先生少日

浣水續談卷一

即事賦詩云霏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路
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爲
劉伯川所器此二詩也一則當流離之際而
瀟灑自如一則處沍寒之時而興致不改出
而當天下事其堅定凝重以致君澤民不爲
是非利害所搖奪三朝相業有光

昭代豈偶然已哉

劉玄倩

劉玄倩名成其先世新淦人以大姓商崇
慶州從外氏爲杜氏大父性謹厚不御酒肉

妖人鐸亂蜀之歲夢吞五色石三占之曰石
之言世也五色備乎文矣三世之後其以文
名乎祖勤菴先生舉弘治壬子鄉試仕弗耀
父朝紳以正德甲戌正月甲寅夜夢有鶴翥
于庭遂生名之曰成別名以嘉壽字曰文
孫志先夢也玄倩生七歲能詩文十歲博識
十五究經史百家談玄理談兵談世務珠貫
川絡且澹然有山林之意嘉靖辛卯朝紳督
餉江西留玄倩侍其母柱史熊雲夢宗憲張
南溟徵有司起試試嘉禾賦經義各一匕成

浣水續談卷一

日未中讀之蔚然因強入試院以春秋舉鄉
試第三又強之試春官不第發憤卒壬辰春
三月二日也先是己丑玄倩夢入五雲洞二
道士迎于門以詩贈別末有重龍望子回之
句龍辰屬三辰月甲辰之三月重龍也人謂
先兆云升菴楊先生甚愛其過漢武陵詩云
歲暮霜殘過漢都武皇陵墓舊荒蕪不將玉
匣藏天馬猶使金鐙照野狐賦客詞園清露
盡仙翁丹竈白雲孤千年惟有秋風曲渭水
長流啼夜鳥余愛其溫泉宮云碧烟霜泉卧

火龍翠華宮冷玉芙蓉遊人綠酒流春殿妃
子朱顏落夜峯石閣獨逢明月醉瑤瑤虛有
晚霞封霓裳不見梨園曲愁聽秦箏雜野蛩
玄情於詩文初不經意即席揮穎有嘉甚者
若秋霖賦之類俱散失不傳所存集纔三之
一初名誠稷南溟改誠爲成易文孫以玄情
故集名玄情集但本多殘缺陳王叔憲使走
書屬余校而刻之然不得初本不易爲力也
恐久而湮滅爲錄嘉禾賦及上張南溟書嘉
禾賦云維皇帝之十祀予臻麗隆於亭噍思
至禮之渙沒予寢嘉嚮於浸微三靈離而弗
叶予醇稷閱其弗彌乃啓衷以抒訓予亮精
詰於玄祇璇旂颺其旣暢予龍軫輶以倏下
豐隆鬱以連陞予蒼虬馳以潛駕擁解溟以
旁及予駸溥施於統纖兆茲嘉禾之穰移予
霑至澤而駢蕃翁獲穡以祭殖予蔓扶疎之
若雲奚馮翼於雕劓予溢工妙於大鈞仗翕
勃之淵令予邈神默以掄機欽濛沱之泝泆
予繹坤輪而超之王莖隔其濯嶠予珠英穰
其形晞浥玄露以滋麗予涵素沈以舉起豈

人力之劬磊兮競冥則以昭示遵祈斯以明
錫予垂茂祉於物象介景袂以重暉兮襲無
言以宣暢覽賸休而輯之兮茲動息使微意
敷瑞符於鑑扃兮罔緣問以默喻爰旁鑑其
芳莠兮無葱芟以迂亂願俟時以成實兮觀
淑賢以授粲將薦之上帝兮備衆盛於璜璫
潔脩於王公兮固不遺於蘋芷亦稽揆於往
述兮羗珍崇以燭晞衆人顯顯以終歲兮紆
相俶以相喜故命之曰天兮實吾民之所倚
昔哲王之峻登兮撥替譱以爲寶皇猷焯其
猶襄兮豈直布夫壘畝離沐之沃野兮又茲
鳧之故都民混噩而詮樸兮唯耘耰以含哺
圻狡輓以弗營兮愚將忘於垌野雖芒昧其
莫知兮亦驩駭以疇樂玉壘岑嶽而盛柯兮
固赭碑之林也岷江澄澌而千仞兮亦多鯨
犀之珍也碧雞金馬之鏐錯兮祇足以爲奇
誇也璫鉤璵璣之瑛煌兮固不可以殫也惟
茲禾之由蓂兮固天之錫於余也乃拊藉而
歌曰朱離菱兮約芳紫梁纚兮琳光獻丹圃
兮瓊霞漿湘沅之碧兮赤瑤琅采嘉禾兮芳

盈隆祝皇仁子無疆文庭秩子緒圭璋臣夔
龍子君義黃海隅照子彈萬邦甄陽垠子壽
且昌上張南溟書云諸生布衣劉成翁頃首
頃首再拜立書君侯堂下穆惟君侯珮懿體
道晉括玄軌鴻曠之見踔耀遠通東

帝選命監士西土閔闢精晷日厲嘉穀于周極
穆寔懋嚮矢從摯躅以敷與教渥敢綴謦長
跼勝說于庭文駢辭敷督亂弗壹亦亮其志
之至衷悲鳴也成穆頃首頃首蓋聞洪素區
決渾頽以襲巨蠡攸達惟類之趨適機者昌

浣水續談卷一

五

或時者亡迴颺疾呼跂險遄望論見而陰載
集震殛而鳴虫起浮雲託於蛟龍則義驪八
圻玄境絃於駢駢則騫耀千里中牟困僕爰
位上客西楚亡卒一授大將苟值其應至黯
必彰載覽古宿納聰獻明迪沃惟順共己以
欽士志過以旌善拔茅采葑實揚幽反朝去
隴畝夕陟台鼎麗赫光世奕於皇紀九德之
行三聘之禮登焉是以愷悌膺如珪之望哲
人著維屏之休君綱君紀寢臻肅謚淵化神
於測深流遯三靈叶貞泰階靖瑞厥次意義

符合夷勢締結或媚于天子或狎于几席劇
辯剡謨動襲暉嚮雄翔青冥垂譽裔業皆俊
異之希觀莫羈之桀圖也漢之盛時崇尚薦
辟延攬奇宕攤珠握瑾者雲會霧集選固淮
南之書記屈誼朔陸之論說雄乘相如之賦
詩倜儻猜進耦並疇錯上臻義農下薄商姬
摹毗炎精之運昭著嚮沕之治鑠乎盛哉向
使漢嚴拘禁崇制賤遠琦瑰高縈卻而不錄
是使朝廷無麗茂之績賢豪甘寂寞之歸也
明興高皇帝聖鑒鴻維旬迅創江左六糾既張

浣水續談卷一

五

駿人景出錦使巖谷之間徧徵遁悔故英會
之鉅儒燕代之勇夫聚止帷幄策猷敷籌効
平海宇頌揚豐隆恢拓經畫靈圖駢於逝哲
令憲求於後昆輝煌必渤垂於無疆至孝皇
帝屬統誕業嘿拱清宴公卿大臣猶事引拔
僻跡南海者賁荷側席待詔東觀者尋至臺
閣黼黻袞袞宣輯禮樂皆一時之元碩也豈
盡必遂舉之耶攸有矯翮深藏經介自守冥
冥外野輕棄宇宙者又莫得而致也鄙懷固
信有慕於此故落魄逸世西來故都衡扶草

莽隱蔽岩穴傲肅寢食隣傍虎豹無依
中夜憤歎悖戾若此顧弗知求誠以群逐多
士不若獨立循步踵跡不若特遭僥倖首以容
於俗夫亢情以逢於知已是謂囓石雖毀莫
稀其堅未丹雖燔莫滅其赤壯士雖蹇莫變
其志故進不欲爲經生之業退不欲爲山澤
之鬼然獨湛思殫力刻上篇章嘗走天下大
觀名都迴迴宛葉識文雅之緒過大梁中都
之墟得空同大復之遺則客處南郡竊沾餘
波是以躡足延頸拊石馳望非一日矣夫濡

則獲魚遂則獲鹿結轡周道乃見軫轍喬木
之莧必繁寒源之綆必添况馮賴倚瑟以俟
變牙游騏驎足以迎伯樂哉顧君侯無棄割
其顓蒙命以銀螭使搗竭智極神底服藝蘊
琬琢藻麗嶠乎炳蔚飈沸閭閻衍溢興象落
六藉之緼祕繹百代之綴蹤務請委身於堂
下也諸生布衣劉成穆頓首頓首再拜書上

諱周墓

今順慶南充縣署舊縣周墓自魏晉以來人
無從之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從之爾後縣

中頻見穿紅貴人出入尹至者輒不利至有
徙他所避之者戊辰歲同年南城吳順應鑑
爲縣尹抵任日妻張氏甫入署即暴卒因徙
他所避之吳能吏也每承檄理他部事母張
留署中有姪某客遊二十年不歸一日行部
遇之因送至署侍其姑而某凶人也覘俸金
在姑處與家僕謀殺其姑逃去吳止一子
存歸檢橐中得所遺故物因疑子與謀笞而
斃之姪某者逃他部被獲所得俸金尚存他
部吏素忌吳因指爲賄當道者心不能無動

吳是歲書三年考念母死非辜欲上考求一
恩典當道以前疑謂吳違家難尚嬰情一考
劾吳去併及所失金吳以廉能違難禍及母
子又以此失官敗名士大夫心冤之不能白
也而周之靈迨今千數百年尚爲厲若此周
家世爲果州著姓子孫纓冕不絕將其取精
多用物弘故也因考廣異記載相州刺史宅
素幽前後太守皆不主出郡即不死亦貶去
開元中張嘉祐至郡便有鬼祟備極擾亂見
一女子自云周刺史尉遲君女家有至冤欲

見陳論祐延入問之云往者揚聖墓奪地以周臣倡義匡復一門遇害六十餘口骸骨皆在此廳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白於人悉皆懼死幸垂顧聘若沉骸不棄幽魂得所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祐許諾他日出積骸以禮塋於廳後復以廳爲廟歲時祀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欲有所問則令答白神必有應神欲白祐亦令前妾出見以爲常也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之出境還具以白後嘉祐入拜大金吾相州刺史皆以遷去故知強死之靈積久不化也之忠義周之明識千數百年尚能爲厲是在賢者察而通其幽鬱耳聞南充署今亦無他云

譙周前知

元和地理志載譙周將死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幾亡吾族周孫縱之生也頭黃齒黑晉末刺史毛璩使縱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柘西人不樂遠征乃逼縱爲主攻陷巴蜀遂居益州既害毛璩自號成都王義熙九年朱齡石討平之周之言驗矣周

善天文又能前知如此前墓地被徙其靈爽猶存理固然也

蕭公神異

表茂文恭伯爲郎日舟行大江中忽暴風後舟覆溺篙師二表思以一人之私冒險破浪致二人者不得其死爲文祭之是日舟行甚駛若在安流中初不爲異也又舟過豫章有盜舟同泊表告官司擒之置於法謂盜且盡矣次年歸壽其父封君過泰和縣尹留之飲夜且半念壽期甚迫解纜宵行去縣三十里

浣水續談卷一

七

盜舟尾其後忽岸頭一夫役狀猖狂如醉者表不之問又行數里夫役大言曰事迫矣請表先生速來吾將有言表察其人賤人也而舉止不凡因登岸接之曰吾蕭公也辱公數加禮吾數報公曩大江之行公在安流中吾力也公忘之乎因曰有盜尾公舟將不利于公即曩者同宿餘黨也其人可擒舟中皆木刀而以錫箔貼之無慮也且一在草中竊聽捕之即得款如其言因大索後舟木刀各插茶具中群盜咸伏首請罪茂文以無賊證可

據諭令改行放之因命酒對酌謂茂文曰神
人一也神聰明正直居官者亦聰明正直何
政之不脩茂文方獻酬間又一人前曰吾某
神也爲蕭公部下茂文命同坐謝不敢因與
其僕同酌頗極歡狎頃吏別部神者醒左手
尚拳發之有紙錢數貼在掌中茂文自言

伍惇夫

同年廬陵伍惇夫典端人也少工舉子業能
古文詞舉戊午鄉試受知於座主中丞建德
徐公紳徐巡撫順天延之薊門官舍俾課其

浣水續談卷一

八

文

子一夕門扃鑰如故而失惇夫所在徐公心
竊怪之翼辰有中軍官自外入鎮城見隍中
卧一人氣息垂盡良久觀之知爲惇夫也乃
入報徐公以肩輿舁之入灌以湯藥始能言
云夜將半忽有人呼之應聲自牕門出初無
所阻不覺身墮城外自此疾或半月或半歲
一作即稍愈亦昏昏如醉夢中經數年乃愈
家人猶晨夕守之後爲國子學正歷官雲南
永昌守

芙蓉廳

臨郡有芙蓉廳其地閑寂素爲土神五聖所
棲先大夫在邑庠時郡司理新昌余公穰延
入官舍訓其子後以官舍稍促移置廳所是
夜神無所止即從余公舍拋擲磚石或火其
簷屋數夕不止余公請還舊舍先大夫以事
近怪不之許一夕夜分有水夫楊姓者聞人
叩門聲甚急往啓門見一人與之閑比明不
見楊乃大病數月方愈先大夫或偶出諸學
子夜宿則舍中棹椅移置錯雜殷殷有聲先
大夫歸又寂然余公苦其擾一日俟先大夫
出密徙舊舍乃得無他蓋先大夫素敬鬼神
然不爲誚瀆故神亦不爲之祟又讀書邑東
山寺寺主僧用邦者蓄髮僧也頗富庄田狎
一庄婦神亦狎之每爲先大夫言夜中與婦
寢似有人扶之床下乃起與角互有勝負婦
每有所須頃刻而得日久僧與之習亦不爲
怪又數年告僧曰吾溷爾久矣今且去須致
一祭我乃行僧問祭以何物曰猪僧指柵中
小猪曰以此曰此猪雖也須大者僧如其教
問爾何神曰取紙筆來須臾作五像冠服而

浣水續談卷一

九

文

坐乃五聖也

謝氏二婦

李公佐記尼妙寂因夢報警事其畧云謝小娥者父與夫爲盜殺之江中一夕夢父告之曰殺我者車中人門東草夫曰殺我者田中走一日夫不解其意因爲尼遇公佐解之獲盜申蘭申春蓋塗人也又江湖紀聞載塗青泥謝氏夜遇盜獲其主與主婦將加刃焉令出所藏一婢前曰無傷我主父主母錢帛出入悉我掌之第隨我來乃秉燭引盜入至所

浣水續談卷一

辛

辛

辛

藏令取金帛去其主尤之曰無憂也向秉燭時盜爭取金帛我以燭淚染其衣明日訪之衣有燭痕皆盜也如其言果獲盜此二婦也一於艱苦流離之中竟委曲以報其冤一於倉皇促迫之際乃雍容以出其智而小娥者今不知其鄉里青泥之謝亦不知其婢爲誰可惜也

象戰

近日永昌莽夷煽亂擁衆數十萬滇南騷動致擄各省兵糧助之稍聞叛首已授首而餘

黨恃衆復驅象馬逼騰越州一時當事諸公必有以處之者歷攷前事蠻夷之性烏合雲集動以百萬謂中國兵力寡少不足以當又恃其象戰蹂躪而至人馬辟易不及交兵即已奔潰然兵之勝負本不在多猛獸雖力可以智取明王珍據蜀時遣萬勝攻雲南兵不滿萬而梁王至遁棲金馬國初傳英公攻成都時明昇將戴壽以象出戰英公以火器子矢取之遂克其城求樂四年英國公張輔征安南安南以象戰王師初不利公謀于衆翼

浣水續談卷一

辛

辛

辛

日以善射二十人當一戰象先落象奴後中象耳眼鼻果大勝獲象四十七嘉靖辛亥浣江那鑑之叛巡撫都御史石簡謀同布政使徐撫以夏四月往征之鑑以象來官兵大敗遂遇害是月二十九日廣南府頭目何英率僮兵八百鑑復驅象來僮兵張勁弩駕毒矢五生以待初中其先鋒獨牙名象繼中其善戰者二象餘象反走踐死者三百人則象之猛突固可以火器弓矢制而取也然則益夷兵造假獅置木鼠設釘板陷窰固其下算

哉謾志于此

渾脫

舞有渾脫舞余初不曉所謂攷諸前紀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毬帽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亦不解所名癸未四月于役三關行次太子灘隔岸群虜來見亂流而渡有騎一物者浮水面問之曰此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縫製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虜人乘以渡水若壺然更不憂沉溺蓋渾脫其肉骨而製之故以爲名也非身親經歷其地而訊之何從作解然則長孫蓋渾脫其毛以爲帽故名亦云云

蜀山谷民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云爲諸葛孔明服孝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今蜀人民不問有服無服皆帶孝帽市井中十常八九余以重午登南城觀競渡之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然有司即嚴禁之恬不爲止聞巷小人不知孔明爲何代官府豈知有當時遺愛無亦相沿住跡遂至今耶

王子敬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王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其後答之甚以爲憾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又王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謂不惡羲之還見云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慙

赤烏白兔表

錢昭序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表獻曰烏乃陽精兔惟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

優孟歌

史記載優孟效孫叔敖事甚奇然所爲歌殊不類偶讀宋費衮梁谿漫志云子嘗游浮光今光州叔敖即其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子得漢廷熹中所立碑云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擲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

楚之幼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
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其歌
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
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
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
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
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
受錢讀之含思哀怨過於痛哭較史所云似
有味乎其言之也

木客鬼詩

浣水續談卷二

五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因造阿房宮入山食
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
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又李道昌大曆十三年爲蘇州觀察使
一日郡城外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
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
幽龍幽龍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
誰知生者樂冤鬼安能迴况復念所親慟哭
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
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

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
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生問
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唯
勅令致祭道昌爲之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
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開詩筆何代而亡誰人
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
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
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辯賢良嗚
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
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
予何處賓悲復悲予萬古墳能作詩予動天
地聲悲怨予淚沾巾感我皇予列清酌願當
生予事明君祭後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曰
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
兩孤墳寺後山之地果有二墳極高大竟不
知何姓氏又酉陽雜俎載鬼詩云流水消消
芹吐芽纖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
殯宮空對棠梨花又爺孃送我青楓根生見
青楓幾回落當時刺繡衣上花今日爲灰豈
堪著又江上撓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

浣水續談卷二

五

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桅竿笑殺儂又一徑
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長歌振林
谷山深不知來落葉下枯木頃更翠烟消月
色照綵服

短歌行

曹孟德短歌行昭明收入文選後人擬者無
復措手今觀山不厭高四句殊有網羅八極
之度何物阿瞞作此奇語其奔走一世誠不
偶也然呦呦鹿鳴四句全襲詩語似覺牽綴
至謂酒爲杜康則與歌後何異宋人酷浸曹
公之誚孟德固自不免哉白璧微瑕良可惜
已

仲文薑公

陶靖節讀山海經十三首宋姚寬以今本差
誤各爲之註釋惟第十三篇云岩岩顯朝市
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繇重華爲之來仲文
獻誠言薑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
哉共繇引竹書紀年神異經釋之矣而下云
仲文薑公未詳愚按仲文乃仲父之誤薑公
即姜公也意指管仲論易牙豎刁開方事耳

後讀顏氏解甚詳乃敢自信孝威博學多識
乃闕疑若此因是服前輩之慎

木蘭詞

木蘭詞前人以朔氣寒光致疑謂唐人所作
信矣近見嘉州安公石磐願山詩話云詞中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將軍百戰死壯士
十年歸皆唐人語且可汗唐蕃夷天子之號
故知爲唐人之擬作也予反復其詞中間有
可疑處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唐制無十
年征戍之兵而一卒之微未必得見天子可

疑者此也有矛盾處既曰歸來見天子天子
坐明堂是漢人矣又曰可汗問所欲則是胡
人矣既爲可汗可汗之制豈有尚書郎之名
哉自相矛盾者此也況同行十二年言動起
居豈無一事足以發露不知木蘭是女郎未
必然也豈寓言者與觀公石所云足以破千
古之疑矣

張又新詩

李紳鎮淮南張又新罷江南郡過淮張有夙
嫌投之以刺乃釋舊憾宴飲極懽又新從事

廣陵時眷一酒妓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又新以指染酒題詩盤上李命妓歌以送酒妓歌此詩神問曰張郎中於汝致情乎妓泣下沾襟因命妓侍張詩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或者病之謂既云求夢何曰不眠不知求夢而不眠即致情而不果納之意也說詩者乃以詞害意未為通論

韓蘭英

本事詩寧王宅左有賣餅者妻王一見屬目

浣水讀談卷一

二

厚遺其夫取之環歲問汝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召使見之注視垂淚若不勝情王右丞在坐詩曰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因放歸而集題曰息夫人有所諱也鬱林時有內博士韓蘭英吳郡人號韓公總知內事善為文章始入為後官司儀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為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為顏氏賦詩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事與餅師同

投刺詩

唐士人投刺不得獻詩有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之句後有萬彤雲者為白太傅所知遊梓州累為閹人艱阻為詩以獻盧尚書弘宣乃怒閹者而禮之詩曰荷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尚書輕下客山家無物與王權蘇秦云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因鬼見帝自昔固歎之矣

岳忠武逸詩

余鄉新修寺古伏魔寺也舊遷大江今移置

浣水讀談卷一

二

山中岳忠武王飛魯駐兵馬留詩壁間曰膽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元惡還車駕不用登壇萬戶侯

集杜詩

正德間江南白丁多以貲援例入為中書序班一時名器之濫無與為比嘉靖政元悉去弊政此輩裁革殆盡有一人官半歲被黜適求名公詩卷掩人耳目一翰林集杜句贈之曰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涕淚滿衣裳可憐懷抱向人盡正想氤氳滿眼香近侍只今難

浪迹青齊作伴好還鄉三年奔走空皮骨愁
日愁隨一線長

黃體方句

邑人黃渠字體方在國初以才子徵後為
周王府伴讀余求其集不得所著有詩海珊
瑚其自序云僕學詩數十年讀詩數萬篇求
其渾然天成之句於百中得一二錄為一帙
命曰詩海珊瑚蓋所選皆五七言佳聯而附
以已作其五言云風月雙清夜乾坤萬里秋
八極風為馬三山月釣鼈盤石中派生青山

浣水讀談卷一

隔岸看對此十分月能消千古愁水天同一
色風月自雙清雲生雙澗口人坐兩松間移
舟秋水渡載酒夕陽亭玉宇秋無際瑤臺月
正明勝玉閣江湖襟帶外棟宇斗牛邊學士
竹玉堂揮翰手滄海釣鼈竿七言有小序云
東坡志林云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旌旗日
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
歐陽永叔云滄波萬里流不盡白鳥雙飛意
自關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藉可

浣水讀談卷二

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今嚴鐘鼓三更月
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
書夜報甘泉宮亦庶幾焉爾僕非敢追蹤前
賢於千首中亦有數聯不揣卑陋輒敢效顰
書于後云遠遊詩興云帝子微臣閤日月天
公助我好江山揚子江云羣江只似三千客
一水過如百萬兵長江云東南形勝包中國
多少英雄據上游扁舟一日馳千里兩岸青
山過萬重關中云千里溪山無限景四時花
木一般春太湖云白晝風雲連海起青山
雨使人愁赤壁云兩篇詞賦千年在三國英
雄一戰休隆中云當時鼎足三分國定策茅
廬數語中中秋云人在山河秋影裡酒斟天
地玉壺中蘭亭帖云盛事一觴還一詠名書
千古重千金蘭亭圖云一時人物風流甚千
載斯文感慨多孟浩然像云鹿門歸去人如
玉驢背吟成骨已仙大風云一天雲霧都吹
盡半夜星河欲動搖寄玉璫故人云三年共
作京華客五夜曾隨劍珮聲送人致仕云三
運水邊松菊在一人林下布衣閑靜即云三

千食客侯門下一枕黃梁旅夢間寄僧云茶
瓜留客竹深處竿木隨身雲半間燕子云去
來不見春秋社新舊幾經王謝家三山客况
云身似無官爲客久秋來有月與誰看送弟
云鄉思共隨雲北起客心忍看鴈南飛雪云
玉宇瓊樓原不夜琪花瑤草總無香餘無題
云玉階鵲序聯班定金闕龍亭進表來野田
青處麥千頃楊柳綠邊人幾家雲澹日昏晴
雨景今來古往短長亭清曉喜聞鸚鵡語殘
春留得牡丹看夜來春雨滿山谷曉起白雲
灝海濤風急數聲聞遠笛月明何處搗寒衣
幾處佳人看北斗誰家長笛怨西風山頭一
夕風雨過門外雙溪春水生疎疎密密雨纔
過白白紅紅花亂開風送花香留客坐月移
樹影過牆來半夜雨聲殘暑退一天秋色晚
涼新野橋流水三叉路茅屋人家獨樹村行
看野岸嫩楊柳驚起沙洲雙鴛鴦江上故園
頻入夢天涯芳草未歸人百年爲客雙蓬鬢
千里思親寸草心秋風足馬黃華驛落日孤
雲白鴈天去帆離汴麥秋晚行李到江梅雨

時楊柳春風千里馬蓬萊宮闕九重城離建
九日黃花酒行李千金紫綺裘杏花雨中頻
過我椿樹屋下時論文細觀其中頗有得失
然不失其爲工也余曩曾見其送周望長歌
酷似太白今稿不存矣惜夫又有詩格百體
皆晚近格不足錄

馬嵬詩

升菴楊太史年十三過馬嵬賦詩云鳳輦勿
匆下九天馬嵬西去路三千漁陽鞞鼓咽塵
裡蜀道淋鈴夜雨前方士遊魂招不返詞人

長恨曲空傳蛾眉尚有閑丘隴戰骨如山更
可憐殊有諷詠又唐溫庭筠云穆滿嘗爲物
外遊六龍曾此暫淹留反竟無焰青烟城埋
血空生碧草愁香輦却歸長樂殿曉鐘還下
景陽樓甘泉不復重相見誰道文成是故侯
亦有致較義山駐馬牽牛不知誰復先後也
妙湛寺詩

新喻簡西密紹芳遊滇南有題昆明池廢妙
湛寺詩云昆明池東妙湛寺延祐露碑空記
年螺房布地照白日鷗草被牆生野烟圮臺

竟作田父逕歌塔尚恭先佛天山門蕭散夜
岑寂燐火續燈漁叩船此詩寫廢寺岑寂之
態良自苦心其自言云鷓鴣草二字雖出詩牆
有旨鷓鴣句然心每不安後見嚴氏曰古人名
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
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鷓鴣青
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雛乃宿疑頓釋

隱語詩

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重山何時大刀頭
破鏡飛上天藁砧謂丈夫也山上出也大刀頭謂月形

浣水續談卷二

大

書

二

一

大

月初又石闕生口中却碑不得語石闕謂碑也又

梁簡文詩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圍棋也

枰著盡更無棋期也破衫却有重縫逢也日

一飯何曾忘却匙時也即黃絹幼婦外孫壘

白之意

風光好

世傳陶穀使江南狎秦弱蘭因作風光好贈
之近有作郵亭記傳奇者然攷之他書云北
朝使陶穀至韓熙載接伴遣妓以奉及旦有

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

妖姿乍至月滿鴻溝舉朝不省召妓訊之云

是夕當浣濯也又曹翰至累日不談笑後主

無以為計謀使官妓為民間粧以紅絲標扶

引弄花猫以誘之翰見問主驛者此為誰曰

娼也因狎之至旦去與之金帛一無所受惟

丐一詞因撰春光好詞遺之及翰入謝因重

宴使樂妓歌此詞翰知見欺乃痛飲月餘而

返然則贈詞者翰也教侍以妓而無所狎今

以詞歸教豈一事而傳者誤耶又沈獻達遠

浣水續談卷二

大

書

二

一

雲巢編云教使吳越娼任杜娘者詐求逸犬

教惑之為作詞娼遂落髮翔仁王院居之而

教郵亭事載玉壺清話良不可曉

鞋杯詞

世傳楊廉夫鍊屋每飲取名伎鞋盛酒遂為

禮法之士所薄然廉夫在吳不欲為張士誠

所用其風流縱浪蓋效阮嗣宗以酒自全乃

其大節固初無少損也青州馮惟敏先生蚤

負才名仕不得顯秩骭解歸海濱以文酒自

娛嘗見所作鞋杯詞頗極詠物之致惜不使

燕夫見之因爲錄出知此君風度不淺也詞
云高擎綵鳳一鈎香嬌染紅羅三寸長滿斟
綠蟻十分量數生生小酒囊蓮花瓣露瀉瓊
漿月兒牙彎環在腮上顰兒欄團圍在手掌
簫兒尖簽破了鼻梁簫兒尖簽破了鼻梁鈎
亂春心洗遍愁腸抓轆轤滾下喉嚨周流肺
腑直透膀胱舉一杯恰便似小脚兒輕擡肩
上燕一口好疑是妙人兒吸入在胸膛改樣
風光著意珍藏是必休指甲兒掐損了雲頭
口角兒展浣了鞋幫

浣水續談卷一

卷六

黎陽王太傅詞

詞林摘艷有黎陽王太傅沉醉東風樂閑二
詞云穿一領麕裘布袍繫一條縵縵麻絲鈎
竿上風月多酒甕裏功名小對溪山蓋一座
園標我將這矮矮柴門閉的牢又恐怕雲來
占了八句詩吟窮了賈島一盤棋看老了王
維也休問劉郎觀裡桃也休問周子窓前草
飲高陽五斗香醪斜枕著溪山半箇瓢不惹
事先生醉了而蓑敝集不載向南充劉繼武
誦爲已作余心賞之今始知其謬也

蜀對成語

古人屬對多用成語而聯綴排比較若自然
如前輩云昆夷維其喙矣周公方且膺之又
對燕人悅則取之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
能名匪衣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與
我周旋寧作我爲即憔悴却羞即諸聯無論
矣余曩遊清江荆山寺見柱對一聯云青山
在屋上白雲出簷端僞漢上梁文云日月光
天德乾坤遶漢宮廬山高幾千仞天子壽億
萬年又四書語是爲馮婦也無若宋人蘇死

浣水續談卷一

卷六

矣盆成括孝哉閔子騫皆稱中的又安公石
云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
歲暮天涯雨久而莫屬劉邠伯曰何不對人
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可奈何花落去經年
未嘗強對王琪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中
書出對曰水底月如天上月久未有對楊文
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王丞相
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
水衡錢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
石曼卿曰月如無憾月長圓唐詩曰二十四

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應聲曰
萬八千戶冠軍侯王荆公集句得江州司馬
青衫濕未有對一日謁蔡天啓應聲曰梨園
子弟白髮新荆公大喜數者皆索之歲月了
不可得而屬對往往出于卒然之頃且下句
每勝上句豈人之才思遲速固自不同與抑
構思者之沉吟反不如偶然者之會意也然
公石尤自妙於屬對如鱸魚正美不歸去對
瘦馬獨吟真可哀請君酌我一斗酒對與爾
同消萬古愁梁間燕子聞長歎對樓上花枝

浣水續談卷一

宋

笑獨眠水國蓮花府對雲帆楓樹林

奇對

余以髫年侍先大夫武昌聞督學松山孫公
繼魯每課士必出一對令士子對之如武昌
江夏鮎魚口裡吐金沙蓋四地名也對云青
草湖邊白馬腰間橫玉帶又黃州常德黃梅
兩廣濟羅田竟無對者又有從九鯉湖祈夢
者夢入告云青草流沙六六灣不知何謂後
登第使高麗其國王云有一對無人對者天
使能對之乎云黃河弱水三三曲因思前句

浣水續談卷一

宋

遂舉以對國王大駭蓋三三曲乃中國水名
而六六灣則彼國水也既出不意又知其國
水土重加禮異而歸又有求箕仙者以羊脂
白玉天請對箕仙云在某處田夫口中往訊
之見其入方剷地取土問之云此鱔血黃泥
土也又一士入夜讀書從其妻求狎妻甚慧
因出一對云能對此方從所命士人問之云
點燈登閣各攻書士人不能答因發憤卒後
屢見異有某官過其地知之因為續曰何不
云移椅倚桐同說月士人默然去因不復見
此事所傳聞不同然亦奇矣又宋太宗時進
士同年有數人似姓者取為對云郭鄭鄭東
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又張君陳陳君張
又前人以名為對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
韶又侍郎侍御羅汝楫檢正檢詳同正同蓋
侍郎馮緝侍御羅汝楫檢正范同檢詳陳正
同也又近時胡蒙溪父九歲時其父槐堂先
生出對云鶯梭燕剪織成金谷錦千機對曰
鯉尺魚刀裁出吳江羅萬里

七松處士

唐鄭少師薰字子博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長史東方虬嘗曰千百年後乞與西門豹作對

長子衙

潞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余行部上黨每過焉縣衙素有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胥吏輩群然走避之以爲常縣尹霍鵬者井陘人也初至亦頗疑之爲徙後園數家怪猶不止乃爲文

浣水續談卷一

長子衙

具牲醪告焉一日其弟忽作鬼語曰某河南人也爲教官陳某妾隨署此邑嫡某凌虐至死思欲報之故爲祟耳今葬後園西北隅尹曰若如此吾爲爾改葬可乎曰吾事發當在後三十年今非其時即改葬亦無益耳尹後以憂歸郡二守董仕者署其縣爲余言如此今尹陳詩皆河南人

驚異

同寅謝僉憲考實言潁州王戶部之屏官通州觴過客烹一鶯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朱髮

藍面皂帽綠袍左簿右筆種種皆具視雕繪尤勝自後遂斷此味不食事與前紀建德老人正相類建德之異貯府庫中太守楊廷諸以木匣携至都同年劉薦卿知杭州入計時與同事者共取觀焉云所戴皮冠宛然逼真無毫髮不類造化之妙蓋至於是豈常理能則哉

鳴鵲中人

齊桓公宰鳴鵲中有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白袍帶劔馳馬罵詈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圓

浣水續談卷一

鳴鵲中人

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乞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李昂救于鳴鵲噤中遊長三寸三分事載博物志余前紀建德通州二驚中人與鳴鵲頗相類今成都萬福寺有佛牙長可一尺許視胡乞之齒殆相伯仲天下事未可以耳目所不及而怪之

空桑

伊尹生空桑先儒已辯其謬蓋空桑氏國名也乃緯書稱孔子母顏氏微在遊大澤之陲

夢黑帝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盤
秦之中覺則若感生子空桑首類尼岳故以
為名而干實又記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縹
則二聖人皆生空桑干氏謂孔子之空桑今
名空實以驗之古尹之空桑其為國無疑矣
然則顏氏之事或假前事以神之與

足下

本復起於晉文公介子推逃祿隱迹介山公
命焚山意迫之使出推抱樹而死公拊木哀
歎以製履每急從亡之功輒視其履曰悲
乎足下足下之稱自此始也

秦二異

秦寶難之祠以祀陳寶蓋陳倉之雌雉也得
之而霸其雄飛至南陽而光武王終南之梓
伐之不克被髮朱絲繞樹而伐之化為青牛
走入豐水騎擊之不勝墮地髮解牛畏之不
出武都郡因立怒特祠後世遂有青牛障二
事具載遷史而雜見於列異傳豈後人傳會
之耶然澤中之媼夜泣曰吾子白帝之子化
為蛇當道宣尼之辯墳羊曰木之怪夔蜩蛸

余鄉裏有豫章為雷火所焚中有道人幅巾
坐火燼乃止張茂先烹老龜不熟乃取千年
蛇藥得之元緒子明夜語以今昔驗之良然

秦枯皇

秦政暴君也能使神人鞭石異人明牌又能
驅鬼兵以解石板指陰兵以疊石菴豈積威
所劫鬼神亦畏之耶抑帝王之興百靈將默
相之也

士至士去

齊桓公禮九九之術而士至平原君不辭策
賢者美人而士去夫九九小術楚足病夫非
賢也而士之來去由之衷誠之形露固賢哲
之先幾也故駿骨市而良馬集郭隗禮而樂
毅歸

越巫

漢武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
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
誦味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事載風俗
通與唐傳表胡僧事相類

揚州二老人

世稱張寬識長星遂稱七車張故蘇文忠有詩云遙知第七車中客又寬爲揚州刺史有二老翁爭訟山界連年不決寬至復來見其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令格之化爲巨蛇而出

東方生

東方朔識駟牙識劫灰識銅山崩識怪哉識太乙星識藻蘆識巫雀識巨靈識畢方識天仙椒又善覆射而時以詆諧譎諷人謂歲星之精雖似不經然神怪莫測自是人中靈異

浣水續談卷一

士孫奮韓休伯

平陵士孫奮富而儉吝嘗宿舍舍額直甚少主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韓康休伯隱於藥肆不二價有婦人詣之曰君不二價欲作韓休伯耶二君廉吝不同叔壤迥異然名實所在即邂逅旅舍閨闈匹婦皆知姓字人患不作休伯耳彼士孫氏者卒以五十萬致被籍沒錢虜無知徒資古今一嘆

華山畿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

客舍中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知其故往雲陽尋見女子且說之女聞感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瘳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曰華山畿君旣爲僕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僕開言訖棺開女遂透入因合葬呼曰神士豈樂府有華山畿本此事與祝英臺同

浣水續談卷一

祝英臺

會稽梁山伯與上虞祝英臺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訪之始知爲女告于父母請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梁悵然若失後三年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造梁塚哀慟失聲地忽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効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婦孺俱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近有

作為傳奇者蓋祝男服從師與古不蘭近世
保寧韓貞女河西劉方事類

西域僧

唐史載西域僧呪傳奕事甚奇往往見於他
書若煮海渡杯種種神異不可悉數少日聞
長老言曩時貢僧入中國亦能以神術呪人
令死頃更復生夜宿處門不用鍵鑰取小石
呪之令大與門等欲啓則呪之令小第其術
經三年即不驗郭薦周學憲為祠部時有貢
僧至試以他術良然西密叢牒云雲南諸山

浣水續談卷二

異

澗中凡水泉咫尺處便有龍居夷民必廟祀
之去昆明二十里有烏龍潭其龍尤為靈應
元時有阿查利僧能降之龍化為青衣童子
隨僧住坐呼為奴得出入侍從農負樵牧無
不聽命雨暘風霧僧能私致數年龍苦之竊
僧數珠逃去不可復制余聞而疑之後詢其
故老曰果然僧能役之者在一串數珠蓋西
番僧有生平不通人道者及死置屍林中烏
鳧狸犬不敢近腦骨堅厚寸餘彼俗取之規
圓成珠貫而懸臂以記佛呪其神在此而已

浣水續談卷二

異

又一種獼夷變秋胡者居深山窮谷平生食
莠麩少嘗鹽鹵之味至九十餘或百歲尾闕
骨漸長如獸尾秃根遍體生毛手行于地漸
食生物其子孫豫於深林窆一坑窟置諸腥
果食物于中一日以毳衫包擁其頭目昇至
窟所潛自散匿而彼遂忘歸乃食所置之物
久則成獸如熊猿之類趨捷勇勁登木卧草
水飲洞居數百歲不死子孫以為榮福冬月
夷人採降真香于諸山中者時或見之猶知
近人又云余十三時侍先曾祖顯能府君府
君明爽好文學教余調四聲作近體詩嘗與
賓客言昔寓貴州思南府之毛家庄夷俗尚
鬼忽一村老祭天王鬼有犯其防忌者遂變
為虎又一老婦虎尾遍體生毛啖食生物咆
哮入山林亦成母虎騰衝村寨夷人夫婦有
張且致獸者一日且有雙鯉食之二人皆化
為虎其妻化母虎前脚尚存二銅鐲云大抵
西南夷徼風土乖異人俗反常莊列書紀西
極之化人

成祖時西僧建功德天界諸寺空中鸞鶴獅

象雲霞變幻大率類是故稱鬼方漢言佛國總之不可以常理論者

冢中復生

干寶因父婢冢中復生遂撰搜神記漢末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后崩哭泣過遂死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活因與俱歸後婿詣官爭之

浣水續談卷一

哭

不決秘書郎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

斷之宜還前夫劉曜時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元意奸宄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州牧以聞曜曰以其意惡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莨卒子褒葬於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兩

浣水續談卷一

哭

甚傷之

車螢宋雞

車胤字武子家貧好學嘗囊螢光讀書時值風雨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窓比常螢數倍來如風雨讀書訖即去充州刺史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置窓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人知有車螢宋雞而不知其異乃爾

樊將軍墓

張安持賢坊階地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生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為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此與前尉遲事大相類

楊妃襪

楊妃襪一云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嵬媼得襪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一云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羅襪銘有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此一襪也力士懷之以獻驛媼傳之

以觀何妃子之襪俱存也妖孽醜亂沒有遺思而曲江金鑑元之十事曾不一動念人情之溺於愛若此不知百錢買一觀者竟亦何謂

黃巢谷

黃巢之亂有太白王山人謁金州刺史崔堯封曰本州直北牛山有黃巢谷金桶水今寇帥黃巢偽號金統恐東此王氣而生請破此山賊當敗散遂起萬役隨山人掘之月餘崖崩十丈中有一石桶桶中有黃腰獸一頭桶

浣水續談卷一

聖

上有劍一口獸見人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上其事至秋巢寇果平

劉番獻書

高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計築成都羅城四十里令指揮姜知古發古塚取磚甃之有鬼現形稱劉番獻書曰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泐於往史載在前文番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響橋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栖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

毀香墳闕香謫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
伐之讎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抗
志託觚翰以申懷伏乞端公俯念無依迴垂
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抔儻全馬鬣之封敢
忘龍頤之庇姜以白駢令祭而封之

女御史大夫

楊太史用修詩話紀女狀元黃崇嘏蓋蜀人
也易男服爲蜀相周庠司戶參軍庠不知也
後欲妻以女乃作詩以見志而唐貞元末三
原董橋店孟氏者事尤奇孟氏者董橋店媼

浣水續談卷一

卷一

也而人謂張大夫店云彭城劉頌自渭北入
城宿店中見媼年可六十衣黃紬大裘烏幘
跨門而坐問左衛曹李士廣何官廣具答
之媼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問曰何以言之
媼曰吾年二十六嫁張爲妻爲汾陽所
任在其左右而吾貌酷與李類李卒汾陽傷
之遂僞衣丈夫衣冠授名爲李弟事汾陽替
替之闕又寡居十五年汾陽薨吾年七十二
軍中累奏薦御史大夫忽思我獨嫁此店潘
老爲婦生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五

十有二而媼年百歲餘卒蓋貌同一異也男
服二異也累奏爲御史大夫三異也七十而
嫁又生二子四異也年百餘而卒五異也事
載乾騃子及虞初志又劉士珂赴選晚入徽
安門店家皆滿惟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
觀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卽君
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卽婦人也祝
士珂不可語他人後訊其所由功臣李抱玉
主課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挾名奏授
國子祭酒俱可與黃作對

浣水續談卷一

卷一

馮商還妾

今傳奇有三元記載馮富世父商還妾歸生
當世將誕閭里皆夢鼓吹迎狀元然攷之方
輿勝覽馮涓南部人父從政無子買妾見髮
間繫白訊之乃曰父母死家貧自鬻以葬從
政感之卽歸妾不問前直後夢一老翁謝曰
我妾父也聞之上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
及得子名涓舉元祐六年廷試第一而當世
父名式爲左侍禁以終非商也當世幼時或
取其所讀書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判

南軍府事賜緋馬京式沒後十一年當世狀
元及第爲荆南通判一如父所題然則因爲
氏事而誤歟爲偶也事載鷄林玉露似爲安
實又玉露載當世偷狗賦云團飯引來搖動
續貂之尾索綯索驚回碩兔之頭始欲思
於實腹遂乃設於控喉本滕子京事亦誤

鄭光業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皆以
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
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

浣水續談卷一

卷一

一巨皮箱九同舍校獻詞有可嗤者即換其
中號曰苦海昆弟或從容用資諧謔即命二
僕昇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今
州縣小試庠校中老學究富白丁每遇一題
輒復面牆曳白即強作數語牛鬼蛇神令人
絕倒其爲苦海良不可言

并州士

并州清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詆擊郡魏諸公
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諸
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乃歎曰才華不

爲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覺

党大尉

党進北戎人宋初爲騎帥不識文字上忽問
軍中人數舊例凡兵甲之數細書所持挺謂
之杖記進但引挺對曰盡在是矣京師市井
有蓄鷹鷄者進必解縱之罵曰不能買肉供
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在藩邸有鷹鷄進
忽見詰責欲解放圍人曰晉王令養進遽與
錢令市肉曰當謹視無使爲猫犬所傷嘗病
瘡賓佐入視進方擁錦衾一從事竊語曰

浣水續談卷一

卷一

方進命左右急捉從事批頰曰吾正契丹何
矣之有脾患小瘡何至於爛蓋笑之種賤也
過市見縛欄者問汝誦何言優者曰說韓信
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
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進名進常稱暉或
以爲言曰吾自從便耳又朝廷遣防秋於高
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閣門曰大尉遣臣不須
如此進堅欲致挹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
忽仰面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畧願官家
好將息使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大尉何故念

此兩句進曰我常時見措大愛掉書袋我掉
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浣水續談卷之一終

浣水續談卷一

五十六

浣水續談一卷

浙江吳王
錫家藏本

明朱孟震撰是編乃萬厯十三年孟震官四川按
察使時所作故以浣水爲名浣水者浣花溪也其
書襍撮而成往往不著時代亦不著出典如并州
士族好爲可笑詩賦一條蓋顏氏家訓之原文而
孟震筆之於已書儼如新事然則所謂譏擊邢魏
諸公者不幾爲明代之邢魏乎惟松柏灘觀音寺
一條考詢遺老繪畫地圖核其墳塔名氏師弟世
系知所謂雪菴和尚者在有無疑似之間特爲明
確

遊宦餘談一卷

〔明〕朱孟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朱秉器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游宦餘談

一卷》提要

遊宦餘談小引

孟震不敏筮仕戊辰于茲二十有五年
矣生平宦轍所至殆徧九州所未遊目
者僅閩粵滇雲遼海而已少日趨庭習
聞詩禮定省之暇間事篇章既為南比
部尚書郎金陵佳麗自昔所稱一時海
內騷墨之士相與倡和雖不敢怠廢職
業而良時勝地文酒為歡命我良多啓
予不淺已守巴郡備秦關分守西河總
憲全蜀旬宣貴竹尹順天司銀臺出撫
三晉郡國之繁簡關梁之扼塞山川之
雄勝文物之巨麗風氣之淳泊名公碩
儒惠而好我即朦昧不足與言而耳目
見聞漸次開朗因循授簡亦復書紳蓋
自壬辰以前列為五卷壬辰以後統前
所未悉者彙為一卷命曰遊宦餘談山

林幽邃與世相違自是以還斗酒盤餐

第從田父野老相周旋不復及

朝市事矣知我罪我意在斯乎

萬曆二十年壬辰五月郁木山人朱孟

震書



遊宦餘談目錄

御製新月詩

程典容辯送往牌

題墨竹詩

十才子

定子靜

黃子澄有後

遊高嚴事

辛中丞吳宗伯

劉司寇

扶溝李空同宅

吳教諭

曹仲禮

獻吉伯安和韻

選集編

靈石即靈石

禱亭考

髮頭陀傳

石犀

遊宦餘談目錄

長松寺

五塊石

烏龍寺

浣花祠

謝侍御

鑿華山

楚夷

募緣詎騙

外國異術

穴中翁媼

鬼工

狔

鬼舶

雲臺山

火井

張遼過

食杏仁

旌節花

紅梔子花

箕卜

火浣巾	白藁荷
張承勛	林紹用
陳憲副	一產三男
長灘館詩	武安靈應
黔南泉水	仙人足跡
百泉書院	清忠記
解春雨對	彭良甫夢父像
李愷詩	武侯井
支機石	武擔石筍
天涯石	三丰竹園
侯端	慶遠古磬
異禽	宜山諸生
高中峯	葉公夢
高龍溪	蛇妖
山谷貸錢帖	宜州坑場
曾巒	趙守定亂兵
西南夷風土紀	凡二十六款
遊宦餘談目錄終	

遊宦餘談	新淦朱孟震秉器甫著
御製新月詩	
司禮張君名維釗人也少侍	
今上春宮為余言	
上初學詩咏新月云天邊一輪月其形光皎潔	
可比聖人心乾坤都照澈	
帝王氣象宛然二十字中信天縱之聖也豈尋	
常可望哉	
程典客辯送往牌	
遊宦餘談	
今上萬幾之暇留意字學一日於內府得牙牌	
上刻玃燭二字不識謂何命司禮訪求識者	
時程典客應魁以儒生寓京師得之辯為送	
往二字司禮以聞欽賞典客內帑金十兩典	
客字辯云謹按牙牌二字即送往二字中庸	
云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蓋漢時有八分書法謂存篆八分入隸二分	
據漢隸分韻有洪丞相跋水經說送字作送	
即牌上右傍也左傍走之縮其一捺如後周	
趙文淵書華山碑有處字亦縮一捺作處許	

氏說文送字作𡗗亦縮一捺今洪武正韻送字走之省一點藏一捺即王則知爲送字矣往字左傍從雙立人說文作𡗗篆書偏傍點畫辨前序古往字右傍亦作𡗗今牌上左傍夕即兩人字右𡗗即生字第三畫兩頭下垂原屬篆體如說文聿字第四畫亦下垂作聿則知爲往字矣我

國家統一四夷咸賓往來不絕當時置此牌給官防護以送其往兩字右傍一遵古法顯密雙修篆直兼用兩字左傍蓋寓有深意况皆以謹字編號則謹密之意尤可想見云云典客以一書生受

上賞蓋事與人皆出意外噫奇矣

題墨竹詩

成都天寧寺西廊有僧寮一余以重慶入省謁上官寓焉堂有墨竹一幅陳南賓題其上云九疑何處泣湘靈汗簡裁成數尺清鶴馭已迷蝴蝶夢龍香猶濕鳳凰翎將軍節操凌冰雪玉器文章麗日星白髮小臣懷舊德摩挲遺墨淚交零其前有題云雪樵下筆馬琅

玕意在湘江萬玉間幸得披晷洗詩眼恍如僧寺一偷閑又勤有者題其後云老榦垂秋雨蒼根洗濁泉虛心三百尺高節幾千年詳陳之詩意竹乃明玉珍所寫而所謂至器者或即昇將軍者或戴壽鄉興輩耶勤有似是隱語豈明氏遺裔耶漫識于此

十才子

吾郡國初有十才子若盤墩周所立余前紀其康郎山歌矣邑城黃體方前紀其珊瑚詩格矣若梁寅張美和二先生則有集行世矣

此外有妻仲實亦吾邑人十人者尚缺其五文獻失徵亦後來者責也記洪武中有鄧伯言者

高皇召至金陵賦鍾山曉寒詩大見稱賞又有張習與學胡元伯春聶克敬又寄五友詩有周道成彭聲之及張美和習與學雪印又有鄭升詹仲詹季詹兄弟三人又有潘仲暈數人者皆與之倡和豈十子中人耶尚俟詢之故老

定子靜

定位字子靜僞漢時守臨江兵不滿千人招聚驍勇屢挫強敵轉危爲安友諒褒其治績以勵境內子靜雖武人而好延攬儒碩文宗六朝吾鄉周所立與之遊時相倡和鄱湖之戰子靜以元戎領兵江上職馬所立盤墩有春日寄定子靜追和定侯遊慧力併懷舊諸詩又哭定子靜二詩云綠錦池頭舊使君近傳消息不堪聞的盧竟厄檀溪險鸚鵡翻成鄂土墳蒿里消條生夜月棠陰寂寞起秋雲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文清江重鎮牧旌麾常憶蒸餼餒餒時文采風流三國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濤變金鳳翻從澤國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山碑觀其人文雅風流儻擇賢主而仕即不得與宋劉諸公旗鼓相向當亦不失爲禮士好文之守乃爲群雄所得身與名俱泯滅惜哉

黃子澄有後

黃子澄家分宜而祖英宜春馬鞍嶺建文中死於靖難誅及九族事載革除盡心諸錄及

皇明通紀矣近得之武昌陳山人云黃靖難初携四子及一孕妾逃蘇之崑山

成祖追捕甚急有太守某者召諸子謀令長子隨父就逮而藏三子及孕妾云諸從來者皆其養子聞風遁去遂置公及長子于法而三子者改姓田其孕妾亦生一子公死難後府爲求其屍葬蘇之馬鞍嶺而紀其先後事于石納墓中其畧云公之生生于馬鞍嶺公之葬亦葬于馬鞍嶺有貴官某欲奪其地訟之官遣司理某勘之至墓所震雷一聲挈墓石而出始知爲公後司理具牲醴奠其墓貴官者乃媿而止今田氏代有顯者而隆慶中妾之子孫始歸分宜有號順吾者忘其名始爲陳述其本末冥冥之中默祐忠賢若此孰謂天道無知哉

遊高嚴事

扶溝李時芳伯實以萬曆壬午貢入京師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九月給諫王公使高嚴要與俱往伯實難之王謂伯實平生欲遊五岳追向平之踪東夷九種宣聖欲居茲九處

併於高麗可亡先五岳遊耶况蔥山沮水之勝密通海島殊庭過之庶幾與烟客遇而箕子化俗八條至今遵奉不衰稱為東藩試往而觀其遺風亦奇遊也奚難之為伯實遂飄然偕往盡覽海國諸勝其國王姓李名松務學而雅重文墨既徵伯實詩歌草書一日命禮曹判書李珣者謁伯實問中國文人弘正間有李獻吉何仲默二氏東藩嘗購求其書傳境內矣不知近世繼二氏者幾人有成書行世者幾人伯實荅明興諸名家不可勝數

嘉靖隆萬以來其最著者山東則李于麟南京則王元美敬美汪伯玉江西則余德甫朱東器陝西則王允寧浙江則徐子與湖廣則吳明卿李本寧四川則張肖甫楊用修河南則張助甫劉致和山西則王明輔北畿則楊敬甫皆接跡李何巍然文名當代有集行世偶未全挈獨元美四部集與敬美詩數十首在耳次日復命珣求去遂以李杜二全集酬之珣復歛容謂漢有兩司馬班揚而唐惟李杜韓柳宋稱歐蘇二氏合漢唐宋不越數人

而

皇明自李何後統之亡慮數十人以一時而倍前數代

皇明其千古絕勝哉伯實以為知言迨冬末還會助甫以晉憲入覲聞伯實來自異國復見其詩遂為詩書扇頭以贈曰天涯芳草徧春原客裡逢君與晤言渡海探奇箕子國遊梁授簡孝王園林間片月開青嶂雪後輕寒逗綠尊自是賦成應有薦抱關寧復老夷門黃太史魏侍御覽之皆曰箕子國孝王園千古的對待助甫用耳踰年敬美聞之以書報伯實足下以一書生遊異國而橐中能貯王元美四部集腹中能記其弟百篇詩使鴨綠江外人傳誦

天朝有二王生即恐長慶白公未獲此奇親家兄自可耳僕何人斯而厚幸至此云云伯實獨恨未挈于麟諸公集負東藩望耳

辛中丞吳宗伯

中丞辛公名自修襄城人也生而能言曰吾密縣尼卒後吾弟子以物壓吾身殊不勝苦

蓋去諸其父廣文公遣人訪于密果二尼平
素潔行誦經不戕生物年老新逝弟子建塔
墓頂謂以物壓身者乃塔耳因去之遂得安
四五歲即聰穎非常十八領鄉薦二十五登
進士由給諫馴晉左都御史有名績侍郎吳
公名嘉會代人也亦一尼轉生代有尼賦性
仁慈持身端正多閉戶靜處不輕言笑遇端
午受法者多用蛙野人競取以售尼倉皇行
市中一一以錢贖而放之至老不輟全活無
算侍御生時其母見此尼入室遂生初不知
此尼前夕已逝茲投胎來耳上帝好生二尼
清真而曲全物命其善念動天故生世而貴
顯若此

劉司寇

鄔陵大司寇劉公若訥字思存大司寇怡間
公第三子也怡間仕正德間誅逆瑾有清譽
思存繼爲司寇仕嘉靖中保全善類胡中丞
世甫以下四十餘人薦紳仰之蓋端潔仁厚
人也初第授寧國府鄧推何仲照贈以詩有
大府新旌節尚書舊賜衣都齋窓裏岫遙憶

謝玄暉之句葉偶朱載堦署太平會

武宗南遊以不賂中璫逮繫北刑部獄夜宿舟
中有盜二十餘人已遁舟次公計無所出忽
見船頭一神自藍出火有光倏大風至盜乃
奔散其神蓋魚籃觀音也後建寺專奉之思
存爲御史時按治吳下一日思其母太夫人
在堂遂請告歸孝養備至即五夜母欲有所
需必自起供不假他手是時尚乏嗣未踰年
庚寅生子致和名巡以官生爲南康守詩逼
盛唐諸名家有集行世蓋世德家學負中州

望云

扶溝李空同宅

李獻吉先生始祖曰貞義公名思故扶溝人
贅於邑人王聚聚當成慶陽貞義公代往遂
冒王姓者三世獻吉父惟中名正以歲貢起
家始復李姓爲周藩封丘王教授獻吉年十
四隨入汴尋入爲扶庠生弘治壬子將應河
南鄉試汴人謂獻吉聖童試必奪解將阻抑
之遂日夜兼程如慶陽督學憲卷揚公一試
輒許發解既而果然明年登進士第正德丁

卯爲戶部員外郎大司徒韓公文等論逆瑾
罪惡瑾知跡出獻吉逐歸汴明年戊辰三月
移家扶溝其飲張氏芳園會諸君子詩云三
月到扶亭扶亭春正好綠水帶烟城林花白
皓皓况與會心人街杯坐芳草微言時剖析
幽意恣探討風來落英滿醉卧不須掃再遊
張氏園云莫道園林春事稀重來尚見一花
飛葉心梅實垂垂結樹底山蜂款款歸百罰
酒杯真不厭故鄉風景舊多違濁河清泊天
波遠更上高城眺落暉寓扶亭云霜落扶亭

遊官餘談

已暮秋遠人翻作故園遊天低曠野沙扶樹
月澗高城水近樓千里關河今一到百年桑
梓竟何求書堂銀燭親朋酒車馬何妨數日
留以上三詩集偶失載緣宅基未愜初意其
臘日詩有腐儒奔走竟何事鄉土棲遲多苦
心之句意可知已詩所謂親朋者諸生李佩
德與馬佩德名瑤身長九尺餘賦性樸直聲
響如鐘居密邇獻吉朝夕與晤獻吉每語人
曰吾鄉李生佩德貌與性行皆似古人今世
不多觀也其後佩德爲鄭王相奉誌銘出工

部主政李伯材手伯材名技獻清家嗣嘉靖
癸未進士也伯材第四子名四維以鄉貢士
爲沔陽守邑李伯實與善爲題公舊宅云曾
聞汴上抱離憂一日移家曲消遊避地不妨
辭竹苑還鄉自合老桐丘年深揚子玄亭在
壁故江淹綵筆留况有成書傳海內每從詞
客話風流宅今屬曹氏知者咸指爲空同宅
云

吳教諭

遊官餘談

吳教諭紹曾名大田莆田人以鄉貢士爲扶
庠教諭爲人端嚴有度精舉子業誦法守略
王公文每出其帙示諸生爲型範無何陞興
府伴讀鬱然不樂曰即不得國學邑令猶可
耳柰何置我藩邸無復生氣諸生李生季游
名玩者素受紹曾知最渥從傍慰之曰此佳
物奚爲不樂已如大梁辭督學庭實違公亦
慰之其語大要與李生合且賦七言二絕爲
贈云莆田吳紹曾國士也以選士主扶教有
成業焉陟興府伴讀以去予喜生之必有合
也已矣詩以贈之云春日扶城花正開城南

賦止錦成雖碎來此地多桃李盡是吳郎手
自裁案上檀樹蕭蕭風滿林舞雩高詠及春
深諸生爾獨如曾點一曲朱絃萬古心先是
紹曾夢蒼龍乘五色雲壯行甚急自跨片雲
隨之聞者皆以爲南宮兆也不二年

世廟入繼大統紹曾以從龍功尋晉少司空與
客談扶中事必歎曰李生李生何其言左券
合也庭實詩至今傳之此李生即李游而時
芳父也時芳少讀書攻文人擬速售李游獨
不怡曰售何容易未幾時芳生子名如松復

遊宦餘談

李游

偉秀而蚤悟皆謂速售必是孫李游復不怡
曰售亦何望其後李游爲南洛訓得魏氏兄
弟喜曰邑久乏科此三人者瓌奇材而魏科
器也進與談藝不憚未幾相繼登高第乃時
芳竟歲貢如松領鄉薦而夫人於是知李游
不怡者蓋有先見第未肯顯言之耳後時芳
寓京三魏長侍御次太常次比部皆仕于朝
侍御贈時芳詩云因君爲憶談經屢絳帳春
風不再還之句與芳相對泣下踰年比部恤
刑河南遣使奠李游墓一時誦比部德及未

嘗不歎李游能識魏氏兄弟于未遇時也

曹仲禮

曹仲禮名嘉猷方伯寓居大梁日事放達延
客行樂客有片長一藝皆得與遊其最著者
詩則謝茂秦字則徐子仁奕則閔子明經年
蒙禮遇不倦茂秦出平日所爲詩率五言律
仲禮覽之乃慨然曰近世爲詩率攻字句氣
格弗論也吾母舅嘗稱練字不如練句練句
不如練意練意不如練格子美以近體高千
古字句不盡細獨氣格勝耳母舅神解他非

遊宦餘談

李游

一商未可耳遂舉數首明其指茂秦唯唯是
時茂秦攻五言仲禮遊其佳者刻之比還鄴
下欲爲趙王重又贈七言一絕云謝家玉樹
本凌雲流落天香處處聞鄴下君王能愛惜
寶欄深護紫綃紋王覽梓行詩併所贈乃洒
然謂茂秦何以得此於曹公茂秦後以詩名
茲其濫觴蓋嘉靖癸卯甲辰間也于鱗謂眇
君子雖眇繩墨猶存豈語未遊梁前哉仲禮
素負才使氣義不受忤一時與遊咸遜避之
以其爲獻吉甥而遊其門終身父事獻吉嘉

靖戊子獻吉問醫京口要黃勉之論詩會仲
禮守鳳陽迎謁供奉無所不至尋梓行其集
楷書剗剔皆取具下有名者用之刺成為一
時冠獻吉長兄名孟和有一姊即仲禮母與
獻吉小隙素不相見一日孟和與其姊遣僕
人報獻吉欲相過存獻吉喜甚勅家人盛供
饌以俟而遣人迎之比入門獻吉出迓方折
腰而揖季和即陪獻吉于堂兄姊交殿之良
久乃解去仲禮為御史寓京聞之惶懼不寧
者累日已專人以書慰獻吉不怡也王元美

華官餘談

上

獻吉伯安和韻

給諫李宗一名元祥符人而獻吉業師也獻
吉年十四隨其父教授公寓汴從宗一學毛
詩不數年宗一以解元登第為夕郎獻吉亦
以解元登第為戶部主政同立於朝每相倡
和宗一有詩得能字獻吉和之云奉和高韻
兼申賀忱春風白髮拜新陞舊署重來有夢
曾官暇更饒詩酒興病餘甘遜簿書能吏人

掃閣將移竹賓客臨軒或遇僧他日門牆三
鱣在魏從雲路接飛騰集偶不載惟時王伯
安為主政與獻吉莫逆併善宗一亦和之云
懶愛官閒不計陞解嘲還計昔人曾沉迷簿
領今應免料理詩篇老更能未許少陵誇吏
隱真同摩詰作禪僧龍淵且復三冬蟄鵬翼
終當萬里騰獻吉又和宗一韻云奉次高韻
語意縱放伏惟恕而進之坐便涼爽入西齋
天末黃雲送晚蠶蠅虎技微空守戶葡萄陰
重欲翻塔瘦餘子夏非關病醉後陽城不為

遊宦餘談

五

懷古往今來共回首世人猶自巧安排以上
三詩皆和韻或謂唐人早朝諸篇止和其意
近世和韻非唐人指然李王二公與關中王
允寧往往和韻亦未為不可也宗一先名源
後易元平臺其別號也

以上七則祁縣教諭李時芳言李扶溝人

遙集編

友人丘謙之名齊雲麻城人所撰有遙集編
蓋自紀遇呼姬事甚奇也為述其槩呼姬者
武昌妓也字文如小字祖謙之罷官過黃州
以丘宗伯召佐謙之酒因屬意焉謙之歸西

陵姬追送五十里因訂緣羅之約自後七年
壬午姬以事觸父怒聞有他意夜三鼓買舟
下亭州就譙之償前約明日以書報其父遂
成禮如夫人其彈琴為譙之壽詩云手中無
物侑銜杯彈得瑤琴一曲梅白雪千秋同不
死主人原自郢中材樓中閉門詩曰莫問天
台落日愁桃花片片水悠悠寒窓一閉秦簫
月惹得人呼燕子樓皂羅袍詞曰早是燈兒
時節見燕兒作壘對對斜榆錢兒買不得
春風夜楊花兒故意飛殘雪門兒重掩燈兒
半滅人兒不見病兒怎說腰兒掩過裙兒摺
早是鶯兒時候見蓮花兒出水瓣瓣風流心
兒慾火畏紅榴鼻兒酸涕過梅豆門兒重掩
簾兒半鉤人兒不見病兒怎瘳扇兒扇疊眉
兒皺早是鴈兒天氣見露珠兒奪暑點點侵
衣針兒七夕托腸刺砧兒萬戶敲肝碎門兒
重掩帳兒半垂人兒不見病兒怎支書兒難
寫心兒事早是雪兒飄粉見梅兒瀟洒藥藥
爭春夢兒凍死也離魂氣兒呵殺全無影門
兒重掩被兒半薰人兒不見病兒怎禁屏兒

靠熱床兒冷姬有姊文洲名舉亦能詩屬意
王生坐作胡文洲傳有青樓黃絹詩詞玉生
為之跋蓋稱二妙云昔江夏妓有武昌門外
千株柳不見長條拂地垂之句至今以為美
談若二姬者亦其流亞矣

靈石即靈石

虬髯客傳紀遇李衛公於靈右旅店相約往
太原見州將子於汾陽橋候之余入太原初
過靈石縣次汾陽橋而無所謂靈右者意傳
中云乃抄錄相傳之誤而張伯起紅拂傳

可亦因之何耶似當改正

褫亭考

余河上楮談紀褫亭虎事蓋據當時廟碑而
謂褫亭為虎祁蓋據潞安志云褫亭在襄垣
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昭公八年晉侯築虎祁
之宮經曰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虎祁宮名漢
更為亭今廢為褫亭驛又童子時業春秋舉
業師授余經義及虎祁宮事皆曰銅鞮之宮
一時紀事不及細考後有謂余誤者引水經
云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過其

縣南又西南過虎祁宮又西至王澤注于汾水合而觀之虎祁在絳縣西南明甚而左氏註云在曲沃縣諸說紛紛良不可據而所記虎妖則潞安志又以為寧縣崔韜而非奇古餘與碑同乃太平廣記云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升廳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變一女子奇嚴嚴飾升廳而上乃就韜衾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寢韜遙見汝為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妻父兄以畋獵為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衾皮為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死今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惟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枯井中挈女子而去後明經擢第任宣城携妻及男將赴任月餘復宿仁義館笑曰此與子始會

之地也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謂妻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下階著之纔畢乃化為虎奮而上廳食子及韜而去事出集異記觀此則事又在滁州而韜竟為虎所食與前二紀迥異將傳聞附會耶姑闕疑可也

髮頭陀傳

武陵於文光少女與弟夢玄俱負才名余得髮頭陀傳讀之殊爽然快人意因錄於此傳曰髮頭陀武陵人讀書任俠已而厭之徙家於桃源農瘠田二頃饕餮朝夕晏如也更喜釣魚蹤跡常在青螺白馬之涯罷耕釣輒手念珠結跏趺坐雖不修頭陀行而般若自在無罣礙恐怖宛然頭而髮也故自號髮頭陀云初髮頭陀遊於八湖水濱四面竹樹語笑聲不聞於外菴前有池池上蔣蔬三四畦菴中圖書外惟酒尊客有過髮頭陀者觴酒饌蔬不美多品客非知己亦油油不肯去也頃不免酒癖酒無論醇泊不醉不肯止醉後偶及時事嘗愾然大息復自笑曰髮頭陀猶未忘

世慮也耶讚曰武陵之巔虞善卷之所棲桃源之深有秦遺黎髮頭陀往來武陵桃源間也將與斯人上下而提携也耶雖然貧不忘味隱不忘乎世以為善卷不能也庶幾聞秦人之風而興起者與又自敘曰山人愛酒賦詩然酒無宿醖詩不宿藁但得酒輒醉醉輒詩詩成酒猶醒也輒忘之矣客謂山人曰酒賞諸市也而詩聲諸心既聲諸心而詩已可與醉醒共存忘哉子過矣山人諾而索之笥無所得也乃覩甌上物有黑白者拾以授客

遊宦錄

子

使擇焉客受而笑曰嘻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呼嗚嗚者非此耶遂以記之記室者余萬曆戊子冬過武陵飲少玄族人於都閭園亭都閭武人而好文愛客因錄傳及所為詩若干以示噫斯人往矣遺墨猶存當與虞善卷秦隱者異代而三矣

石犀

按蜀志秦時江水為害太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居府中一在市橋下二移江中以厭水恠今石犀寺鄧父廟有石牛相傳即冰舊物

余嘗至灌口拜公祠見江中止二牛皆鉄而非石豈後人續為之耶然不可究竟矣

長松寺

寺在城東去四十里循龍泉山南折三里其地為馬祖道場殿側有池曰洗組祖示寐後貯小龕中經旬啓之尸虫溢出衆昇之浴於池中頃散作白藕花滿池香聞一寺其下有聚蚊亭夏日僧舍絕無一蚊其蚊皆聚於此

五塊石

在萬里橋江之南與青羊相距五石磊磊立

遊宦錄

主

中途其一在土中四居其上狀如大殿礎形似剝剝巍然欲墜過者莫不危之相傳自開蜀以來鎮竅者昔人啓之風雷輒至

烏龍寺

在南郊田野中棟宇猶然宋物也殿後一壁拊之作鳴琴拂綺聲餘響鏗然不絕

浣花祠

在杜公草堂之前祠異國夫人夫人姓任氏唐節度崔寧妻也寧自蜀入朝留弟寬居守楊子琳自瀘州來襲之寬戰不利任募士得

千人部分自將琳間任驍勇引去蜀賴以全
即其地人為僧浣衣而出蓮花者今遺址漫
滅無考矣

謝侍御

嘉靖間成都戶部主事陳梅莊魁家被回祿
旋結草棚為客坐侍御謝狷齋瑜往候之即
題其柱云不因午夜焚華屋安得春風坐草
堂謝在朝號名御史風裁凜然而豪右歛跡
乃雅致復爾可以觀人品矣

鑒華山

遊宦餘談

主

去什邡縣五十里自西遙望群峰噴吼際天
其上若雲氣蒼蔚有無間則鑒華也余夏日
往遊路不可騎短衣草履援藤而進陟其巔
鳥雀俱無真淨土也山無泉皆需雨飲僧剏
木度簷下上懸一鉢鐸覺注水欲竭群禱之
禪師明本前各諷經呪擊鐸三聲雨即隨注
若取之坎井然若下放光及銀船聖燈之異
春秋冬三序皆雪杉木異材可備首選者若
蓬蒿然惜無路可出也再上歷百尺者三級
可四十里許為額海即明本發願之地有蘇

骨嶺下皆巉巖削壁僅不逕若劍刃然非累
足不能行也由山麓至鑒華名曰九重天即
鑒華至額海名曰十二重天視我肩則峻五
倍矣惜不得寓詞客賢人之目崐崙其二仲
朮明本漢州人天順中蟬蛻此山周中丞滿
記之詳矣

以上七則成都
楊孝廉師古紀

焚夷

建昌有焚夷善幻術入葬尸未朽焚至墳所
步罡誦呪數次尸即自穴出變為牛馬牽往
賣之或以充饌客有自遠投宿者亦能詛呪
令變如前故彼處葬後必群聚守之尸爛乃
返遠客必擇良家素延客者方可投宿如遇
面生目睛紅者必此種矣

募緣詭騙

北通州有一寺就圯僧往汴募緣新之諸宗
及富家俱以所願捨登之簿一日僧不告而
去亦不知所之汴王府因差人至京詣寺訪
焉主僧曰寺雖圯未嘗遣僧募也主僧因邀
至方丈食訖巡寺開行忽於廡間見一羅漢
像訝曰此位大似前募緣者像貌服色不類

毫髮主僧亦佯訝曰豈此位顯聖乎因相與
嗟異良久而去其人還汴且述其事諸捨財
登簿者爭歛致其地不下數千金寺為之一
新尚不能費十之一也後群僧分羨金不平
鳴之官因悉其顛末如此蓋嘉靖四十年間
事也

外國異術

南雄府有橋水銀商寓其處販馬訊之云貨
之夷人蓋彼中能煎水銀作白銀洋船來中
國貿易皆此物也始不信詢之他商如出一

遊宦餘談

卷一

口既閱西溪叢語云昔人奉使外國見能煎
水銀作白銀其藥物則彼處所產玉龍膏也
一老人謂曰此術止可行之此中若携至中
國必有奇禍其人不信竟携之歸試煎之果
然年餘以族人謀逆誅

穴中翁媼

秦民多穴居丙辰冬夜半地大震居民死殆
盡有一村鎮數百家內有學官囊橐稍厚亦
穴居地震時家人俱外奔一翁一媼不能出
忽穴門圯幸其中不塌翁媼在內目災變

待斃而已數日渴甚無水飲自盡忽聞穴外
鏗然有聲未幾一隙透明入良久洞開人見
之以為鬼也乃泣告以故且拜曰吾少有蓄
今萬死一生公取去可也掘者遂與翁媼均
分之家人出者無一返焉豈至他所反被震
壓耶抑蒼蒼者罰之以為棄親者戒耶

鬼工

漳州村落有一大姓延接行旅有游生者寓
其家留月餘欲告去忽病再留月餘又病若
此數四將半載主人忽謂曰吾有女長未適

遊宦餘談

卷一

人頗侍巾櫛生遂留焉夫婦甚相得越三年
女忽泣下游問其故女不言但泣不止云只
十數日事又懇問再四女忽曰欲告汝恐亦
無益游始怪曰試言之女曰幸勿洩游許諾
女曰我非其女乃買於浙西今三事人矣但
吾與汝非前二人比此間事一神於山能役
鬼工如耕鑿樵蘇一應工役不煩人力并鬼
為之須臾可辦今養汝亦欲汝為鬼工耳言
畢復泣下游大駭曰今固無可奈何矣游受
稿訖語主人曰我流落受惠當以死相報但

吾平生好善有真武像一軸幸為我焚當上山受埋主人果為焚之忽霹靂一聲廟神俱碎生如物掣至空中忽墜地乃在庾嶺遂得歸

狔

狔人屬出暹羅山短小而精悍圓目黃睛性絕專愆大類狻猊古越蒙密處率數十巢蓋舉族所聚也語伊嚶不可辯山居夷獠能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被絮食以鯁鮓飲以清酒即躍然喜似謂得所王者舉族受遊宦餘載

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常役以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主者利其齒角授毒鏢狔挾以往遇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也移刺毒發而殪乃群聚叫嘯似誇其捷者相戒聚以守經月犀象且腐負齒角以歸輸其主遇他姓奪之至死不界也舶人編竹為籠機取之以獻於夷王王大愛玩酬以蘇方木數千斤衣狔以番錦飼以嘉實狔以為非其主終不附其性專愆如此此與海語

鬼船

海船相過舟人必舉火以相物色日或三或兩帆檣樓舵首尾間缺此舉不應者知鬼船也巫乃披髮擲米撒勝之

雲臺山

潼川州有雲臺山趙道人者宋理宗時人也每日村市中化鐵數年積數十萬斤一日與冶鑄玄帝聖像高數丈閣稱之其像端重凜凜有生氣一夕風雨晦冥忽自五里移置雲臺

遊宦餘載

圭

臺因起大殿覆之當時鼓鑄電迄今尚存或曰趙道人即玄帝再世也尸解時遺偈曰神仙手內一竿竹惟是神仙打得熟其真身至今存儼然如生遂龕奉於鉄像殿之西偏甚著靈異

火井

火井在雲臺山之東五里許火自井出週圍有鹽竈數十環之各以大竹剗其中引火至竈焠滾而竹不燃來觀者不敢近井蓋井火時或一噴輒及數丈不用時以蓋蓋之用時

去蓋投火少許即騰騰炎上至今近井竈丁數十家擅其利云又蓬溪志載覆龍山有火井尹王良謨曾以公事至其地問之土人試即一地掘深尺許便水泉湧出如沸少選漸盛火燁燁浮水面以木引之即燃

張邈過

張邈過三丰國初遊於蜀蜀憲王頗禮重之

一日聞

成祖靖難忽嘆曰有烟飯不熟飯熟却無燕蓋隱燕為烟熟為蜀也寓居護衛姜指揮家飲

遊宦餘談

三

辭去語姜曰吾寓此三年無以報汝汝家梅樹明年開花當令變紅姜以為誕次年開花果如緋袍始知為異人今搭接滿城謂之神仙梅云

食杏仁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遷居青城山一夕夢神召寅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強壯亦資於年壽矣寅遜夢拜請其法則與怡神論中者同怡神論者唐玄宗時申天師所著凡兩卷下卷有神仙秘方三十則甘草丸

為首食杏仁法次之云杏仁七粒內於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後巡爛嚼和津液如乳汁頓嚥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輕健安泰寅遜如法食之老而輕健年齊大耋猶多著述

旌節花

王侍中慶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一日有道者隆眉大鼻來謁於竹葉上書道士王桃枝奉謁王從容致酒甚敬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閑思入青城山道士曰未也因取劍細點階下取囊中花子種之令以盆覆後巡去盆花已生矣長約五尺層層有花止兩苗道士曰聊以寓目此仙家旌節花也出門旋失所在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去

紅梔子花

孟蜀王昇平常理苑囿異花瑤草咸積其間一日青城道士迅入內進花種兩粒曰紅梔子花臣知聖上理苑囿故進名花以助佳趣賜以束帛至出朝盡以與人花種種之不覺成樹婆娑其花爛紅六出則梔子花也香味

遊宦餘談

三

襲人蜀王甚愛重之今失其種矣

以上十三則成都蔣

太守漢記

箕卜

范艮山喻鎮江人同事貴竹常語余箕仙之異云歲丁巳春元旦有庠生曹良貴其姻也年少善詩箕其叔父春元欣因歲首無事令卜其有無甲第箕荅云一枝秋桂能先折十里春花未遽攀問艮山云秋桂一枝先向月中折得春花十里還從馬上看殘問殘字不知何意云一日看盡長安花如何不殘又問

海軍餘談

手

邊字云巧言令色鮮矣仁衆不知所謂再問之云看註意衆曰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是乎曰然也然也呵呵良久箕再動書云慎中時有庠生曹慎范女舅居西隣因問曰豈西隣曹慎耶曰然也因親以及親范次年戊午舉于鄉曹舉甲子同登乙丑進士第其叔屢上春官不第仕終雲南府別駕云又進士曹棟者慎族人曾請箕箕作一婦人像手執花枝問其姓名云吾杭州妓女某不能詩止解作詞耳時觀者頗衆因戲問云此中何人是

汝心所喜者曰一曲又問其次曰未口王後曹舉進士程以貢生仕其餘無一顯者云

火浣巾

余前紀火浣布已悉矣癸未歲入蜀於建昌得二巾蓋行都閭宰君調元所遺巾可長尺餘闊如其半色光潤不類絹帛紋理亦甚粗謂木所成殆是矣又有不灰木數片

白蕤荷

楊用脩全集草木部中白蕤荷云物色不得山人柳應芳陳甫南通州人云此種敝土極

海軍餘談

手

多枝葉酷似薑種宜陰旁生小根透出土中政白色狀如冬笋又如未舒荷瓣瓣相疊上間出紫白花不作實故取名荷味亦微似薑不甚辛七八月園丁取以市焉淹鹽醬香味喫人風韻道上殆蔬中之快品鄉人嘲顏厚者曰蕤荷臉謂其多面皮也以用脩之博雅乃不識此種格物之難信矣

張承勛

鄭克漸為余言順天舉人張承勛者落魄不偶屢上春官卒于旅舍一夕見夢于所知某

曰我下第寓京師鬱鬱不得志夜為煤烟觸死生平苦無過今為靈丘縣城隍無事可一相訪其人詣靈丘廟謁之見神冠翅颯颯欲動駭然趨出歸語其家人後數年有一婦美而艷來謁神神忽心動遂生于高唐州林氏甫啼笑即能識宅中對聯家人訝之又一日取曆書觀之云此奏書博士宜向之家人訊其由因歷敘其前生始末亦未之信也一日其前生親家為別駕過高唐即語其父母曰今日某親家過此我當出見之因出迎客客

遊宦餘談

卷一

訊其往事一一不爽又呼其女至指袖中小鏡云此我贈爾嫁時物也其親母將前抱之辭不可其女前抱之問家事甚悉因至其家令妻子來見敘述先後始末其前生硃卷尚存州以其事白當道令月給米一石俟其長其父母慮兒他日顯貴回張氏食以犬血漸昏闇不逮前時鄭親往視之時年十四矣名易張取其近作觀之平平耳

林紹用

鄭又言其外甥林紹用者其妹婿舉人林繼

志子也幼穎異試于縣兩居首選尹甚愛之而不為府所錄尹憐之令占籍永福為庠生歲壬午舉于鄉鄉書至南都鄭尚不知其為林甥也次年登進士第授茶陵州守挈家赴任以憑限迫切免期赴州比至祭儀門吏白守往例當刑一白犬林不許越二日謁上官行二十里忽發狂力其頸群胥爭前救之扶以歸不愈州人劉吏部應峰往視之為命醫藥十日家人至竟卒

陳憲副

遊宦餘談

卷一

陳大參順正其叔諱茂禮者仕為廣東海南憲副夜夢三老人鬚眉皤白迎之為仙荅曰我官也何能為仙老人為誦詩云夢回殘角銀河曉四顧青山獨有君次日迎上官至一舖舍見長松三株恍然若與之語曰昨夜三老人即此也頷璧有詩云霜姿雪調冰壺容也來候館看行雲因憶夢二句援筆續之即命駕歸是夕卒

一產三男

余汾上續談紀高平民吳守舍婦牛氏一產

三男之異因記他書某村一產三男近村一
產三女因相與為婚姻而失其地里姓氏今
十一年矣昨閱仁和郎瑛仁寶續已編記入
瑞一則云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
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遶府城過
其家呼三男出拜皆韶秀形狀衣飾各無少
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
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為髻以識耳
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此地有一胎三
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召見
其人為議而聘焉噫奇矣

長灘館詩

余北還入楚郵傳中題咏甚多如諸鉅公篇
什炳炳無論矣乃海內未知名者若潁陽外
史林煥章題長灘館壁云由楚歸梁過界嶺
遇雨呈儲見雲年丈相逢無復接輿狂風雨
千山過楚鄉主聖何須歌鳳德途危猶自怯
羊腸完來和璧真如月佩得度刀已似霜歸
去閉門辭載酒蕭齋白日著書長必中州仕
楚別駕乞歸者然不可考其科名邑里矣又

有信陽王延世者題墨猶多皆有致可誦最
後題西平院壁云丙戌秋試司馬門過懸外
別友人則其人曾試武舉而風流蘊藉乃爾
豈效班生投筆者抑世家子乎詩篇以兼程
不及錄出惜矣今任昌平遊擊

武安靈應

萬曆辛卯余在銀臺時總理河道潘公季馴
題為神功保護隄防累有顯應乞賜封號歲
享以答神貺等事內開關武安王河上靈蹟
云每歲但遇水發數日前便見紅燈一對周

武安靈應

王

巡隄堰以故雖有危急竟保無虞本年五月
內因上源汝寧壽泗一帶霖雨連綿淮水暴
漲至二十七八日本堰雷雨交作西風鼓勢
水激浪高人難佇足咸謂王必有神祐移時
風轉雨收水勢遂定比時太使郭東者從工
所見黃雲一片籠罩王廟僧人宗樵者其徒
自遠歸從十里外望見廟前燈火盛張訪之
無跡王之靈應所以護國安民者何如哉

黔南泉水

余以丁亥春任黔中黔有水池在城外數里

許中泉水忽從池起溢滿池口忽復涸去余
往遊焉燕未終泉已消長數巡矣又江中有
百盈泉每日百盈百竭然在江心未之見也
仙人足跡

去貴陽二十里許有烏當山去山不十數趾
有水月菴土人於菴之前伐石造一橋忽一
夕石上隱起一足跡長可尺餘余偕諸僚友
觀焉石在橋第二梁下紋隱隱如生似非人
工所能不知為何異也

百泉書院

遊宦餘談

卷一

河南輝縣北十里有百泉書院之前為大
湖泉從地起噴出如珠水石清澈良可人意
名曰百泉不啻千萬脉也其後即林慮山又
安樂窩在焉然荒山蔓草無足登覽蓋虛得
名耳

清忠記

張內監維薊州人余尹順天時數相往還為
余言太監李芳者順天大城人自
武宗時給事

內廷在惜薪司署事無所干預日惟讀書而已

至

世廟時裕府缺承奉副

勅各衙門遴選堪任者司禮以芳應再辭不許
至府首請罷內臣收租諸役大稱

睿旨及

穆廟入繼大統在諒陰恭默間凡一應事務悉
令酌准奏可而行如請

早朝視事請恕諫職登崇俊良裁抑佞幸官監
廓清一循

祖宗舊制

遊宦餘談

卷七

世廟梓宮在殯或請建醮超度即請罷之及掌
內官監印務奏海內虛耗百姓艱難請減內
庫薪米若干石及罷七里海採辦銀魚海味
等役民皆稱快又奏官中女謁頗盛宜量行
裁減以回和氣亦奉

旨嘉納嘗有貴官携金珠鉅萬夜造其所屏左
右曰知公持身廉潔奈財為世用老夫承先
人餘業頗富資財以此佐公願公始終如一
為生民造福亦老夫餘慶公母薛公致謝再
四連夜却之一日

穆廟傳幸藩邸公即率寮屬候

駕良久

穆廟出公請云

上欲何往

穆廟厲聲曰我傳與你往府第去如何又奏左

右股栗却退芳從容曰人君動關天象向非

謁

祖廟

皇陵

郊壇等事不宜輕出且

遊宦餘談

辛八

九重禁內猶設護衛今欲出府第必須下閣臣

府部諸司會議預備

法駕然後可行不然臣死不敢奉

詔

穆廟再諭公執奏如前因怒而罷幸公叩首謝

罪而退尋奉

旨老李也說的是如今我往南城看看何如公

遂免勉以塞前舉宮中先是敬事符錄又請

云符錄本左道所為且遺詔頒行未久不宜

復奉尋得

旨云傳與老李盡出六官符錄焚燬他說的是

了遂叩首謝罪領出焚之無何繫都官三年

發戍南京迨

穆廟不豫思藩邸舊臣詔還入見于怡神殿慰

撫甚至撤御膳以賜因泣謝曰不圖今日復

親

天顏奈何臣等去日未久而

聖躬顛顛若此伏望

加意調攝以慰

宗社臣等不勝幸願

遊宦餘談

辛九

穆廟法然泣下為之罷歡左右扶公出仰天嘆

曰大事去矣大事去矣遂僵卧不起具疏乞

骸骨歸會

穆廟升遐

皇上嗣登大寶復懇辭歸第年七十以疾卒平

生多所薦拔未嘗責報一錢所署之處倉庫

贏滿蓋居然呂強張承業之流亞也張為人

清謹亦與芳類且工詩有所薦拔亦不責謝

事

今上以足疾引歸

上眷注彌切每遣中貴

諭以召用之意竟以疾辭益恬淡清潔與芳先後並美而績學工詩尤非儔輩所敢望者

解春雨對

余前在南比部侍尹公臺談劉文安少時穎異其父與之浴于河置衣枯樹因令作對甚奇已紀之前楮談矣後余弟得解春雨兩公年譜載公隨父筠澗先生讀書環洲遂與胡文安廣同業嘗携公詣江浴以衣覆老樹上因命對云千年老樹為衣架公即應聲曰萬里

連當餘談

四

長河作浴盆但與前差一二字尹公非漫語者但所傳聞誤耳

彭良甫夢父像

清江姜璜里彭良甫其父珩遊荆襄客死遺腹生良甫母任氏守志孀居良甫十五歲母遣之襄陽收遺骨得柩置舟中夜夢珩覺想像寫其容置柩上朝夕瞻拜比歸母見之絕肖因哀暈仆地鄉人美其事咸咏歌之

李愷詩

李于鱗選唐詩內李愷奉和聖製從蓬萊向

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一首

云別館春寒泫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因與王維同一詠當時附入維詩之後而刻詩選者不為較別乃混于維詩之後遂襟于維勅賜百官櫻桃四首之前後刻詩刪者遂以四首為愷詩又刪去此首增入維詩二首共櫻桃四首殊為可笑唐詩紀收愷詩止和戶部楊員外伯成同望幸新

連當餘談

四

亭賜錢公宴共此篇止三首耳

武侯井

成都東門有委巷中有井一相傳為諸葛武侯所鑿以通參井之氣者也其上為武侯祠余偶過其地因入觀焉祠甚湫隘諸生讀書其內因捐俸二十金屬耿太守子健新之而移書郭相金督學為文記之余去蜀子健亦遷去祠之修否記之有無俱不可知矣因識之

支機石

成都有君平卜肆肆之西有支機石為其覆之石高二三尺其半在土中不知其深幾許大都後人傳會而為此未可知也然地在城西街俱無石此石獨屹然至今良不可解

武擔石筍

蜀藩司前大門內西為武擔山形如伏虎相傳武都男子化為女蜀君嬖之死葬於此命五丁力士樹二石筍其上余暇日與一二僚友登焉山且伏且起下見今蜀王府豈府地昭烈舊宮耶

連雲餘談

天涯石

石在蜀城東隅高可二丈許厚僅半尺瘡根土中曳之若搖動可引撼之則根不可窮然不能取而出也余就視之良不然且荒垣穢址不堪駐足矣

三丰竹園

成都青陽宮之西為草堂寺浣花溪皆勝跡也循寺而西有竹園一兩地極幽邃相傳張三丰舊棲其處其地屬史揮使蜀王妃之父也後售之別主三丰舊館于蜀憲王時復寄

跡有笠今歲之蜀府

李宗伯穎異

李宗伯元甫諱長春富順人幼最穎異父諱方至為工部正郎八九歲隨父入朝携黃柑嚼之吐其核父出對云兒嚼黃柑滿口珠璣吐出即對云父穿絳服渾身錦繡包藏又十歲時父同官問其年幾何曰十歲因出對云童子今年方十歲應聲曰父翁不日作三公戊辰登進士第今為太宗伯

麻憲長

連雲餘談

麻憲長永吉慶陽人母在蓐時夢白帟入室因而誕生蓋甲午七月十八日也是夕父舛在長安應試皆夢白帟入門比歸適君方誕咸以為異幼讀書館中家人每見帟形往往驚走有兵道請入衙伴其子家人於其卧窺之見帟踞于床以告其主知他日必貴嘉靖乙丑廷試中三甲二百五名改翰林庶吉士丁卯授江西道御史丁丑陞潞安太守予分守汾陽數與之接溫然有德君子也而形頗類帟居官清介自不求人知後歷官四川按

察使以病告歸

侯端

王比部允中祥符人以恤刑至晉為余言先達李公者少讀書室中一日陰雲四合天日陡暗聞室中嚶嚶若小兒聲者急呼求救訊之云天神今且戮我若置我櫃中書山西按察使李某封余必免且將有厚報於公公如其言無何風雨驟至雷電繞室良久雨霽櫃中云免矣可出李細詢之云我猴也脩長生之術久矣非有禍於人第神理所不容每六

遊宦餘談

四十一

十年例受天譴今蒙公庇又得脫一甲子矣我無以報願為奴先後隨公因名之曰侯端喜曰端正也名甚佳自後凡有所需必為公致之公每待客設酒之類隨取而得或置某室中戒勿取其器家人禍福問之響應某年大比隨至場屋前即不敢入曰內有金甲神四故不能隨問今歲中式否曰未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中式者祖先皆隨必唱名而入余未見唱公祖先名故耳歲戊午公入試問之曰祖先唱名不矣果得第問仕至何官曰山

遊宦餘談

四十二

西按察使是年遇有人治公目者公當乞休後果總督憲一日門者報有故人相訪遲太則一道者衣紅服所談皆曩昔事公曰汝豈侯端耶遂拂然去公後適有眼疾遂乞歸又祁縣廣文李時芳伯實扶溝人語余云汴人李憲副名茂元為諸生時讀書寺中寺門側有鉅鐘一日經行聞人呼李公救我四顧無人知語出鐘內問汝何物此鐘吾安能動吾何以救汝也曰我名侯端公貴人儻命曰出吾則應聲出矣如其言命之端遂出頗充僕隸給使令隨命輒効往返迅速但不見其形云踰年秋試命端探中程消息初場近午方入號房間來何遲曰天神守衛甚夥無閒可入至已稍解嚴乃始從水道入耳因言公必中場中士子不糊目者八十人公與焉中可知矣既而果然又四年會試從至京師場中守衛亦嚴凡中者號房樹一旗公號有旗是科果中後歷宦二十餘年凡大訟隱情皆端探聽一日忽辭歸李曰汝為我役有年賴汝力多矣前欲見汝形不可今去可令我一見

乎端出形前跪乃一老猴也昔海山使者見
後陶侃其此類也夫二君所言差有不同然
同一侯端也噫異矣

慶遠古磬

宋嘉定乙亥攝慶遠守張自明建太史黃公
祠初度地有細民宅其傍未去公使黃衣入
夢告之曰此非汝得居不去且有害黎明遂
去及鳩工建祠祠傍一民又夢曰汝輩勿污
此坎屋陰數尺地有器焉以錫汝民如言掘
之得一古磬

遊常餘談

四十五

異禽

至正十一年慶遠有異禽雙飛見于述昆鄉
飛鳥千百隨之蓋鳳凰云其一飛去其一留
止者為獐人射死首大尺許毛羽五色有藏
之以獻于帥府者愈久而其色鮮明如生

宜山諸生

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夜宜山縣學生員
韋輔與數友宿齋中夜半忽失此數人而門
窓關鍵如故次日遍求無所得越三日始於
都指揮彭瑛瑩寢得之病不能言徐以安神

定鬼劑服之數日始語云是夜有二鬼入齋
拽之從窓櫺出復從雉堞堞根出城入彭將
軍祠內置我坐于案桌鬼遂不知所之今得
再生幸也乃復以藥調之越半月而愈此與
余前紀同年伍恃夫事大相類

高中峯

中峯高先生名嵩幼為宜山縣學生屢舉不
第一夕夢學門古棟柱有金龍繡繞鱗甲閃
爍少頃由北飛去先生迤邐隨之怖而覺旦
來學受業必於柱下端拱一揖有友揚壽者

遊常餘談

四十六

謂其駭大書於柱以嘲之曰此柱神乎人乎
未幾先生以春秋魁鄉薦數年淹滯教官始
轉興府伴讀擢審理人謂弗驗正德辛巳竟
以危蹕功位至太僕卿寵遇殊常乃知龍飛
之數真不偶也此與吳教諭紹曾事大相類

葉公夢

慶遠有葉公祠靈應久著正德六年正月二
十六日夜守楊君信方就寢夢一冠綬人由
中道登府堂與之語自謂室壞無所棲止願
公新之既覺莫知所以次日詣葉公祠致祭

見公像剝落堂寢不蔽風雨不覺惕然遂脩葺之備羊豕酒果為文以祭焉

高龍溪

龍溪先生高公賁平生以濟人利物為心每值亢旱即齋沐焚香露禱路誦道經自卯至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骸于道即售匣貯之以葵成化十一年八月遊那地州至喇峽口見一人偃卧路側以柳瓢汲水灌之度尚可救令人昇至寓邸作薄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

遊宦餘談

四七

者泣告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此為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夤夜負出棄于此即歸鄉矣公聞而惻然乃加意療治既痊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已為叔所奪矣訟于官始復舊物致書謝公云吾家子母再相見皆公賜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

蛇妖

嘉靖二年七月望夜慶遠守宿者見一長人步入驚怖群呼移時而去尾之見入右江道

古榕樹下遂不見次日索之見其樹大餘十圍陰廣數畝詢知其樹為恠已餘百年睇樹根有竅出烟如縷晝夜不絕乃集人夫伐樹得毒蛇數十殺而棄之恠自此息

山谷貸錢帖

嘉靖六年慶遠守葉公藹詣龍溪書院謁山谷先生讀其舊碑知院基與學田所自稽諸民間為復舊額舉祀典焉甚盛舉也後復得一小石乃先生寓宜時貸錢手帖鐫之以傳

宜州坑場

遊宦餘談

四八

宜山縣在宋時有寶積監在城西二百五十里乃河池州西境設監官一員管坑戶穴地深五七丈或至十餘丈取礦砂入爐煉一晝夜始成鉛汁又入小爐再煉之始成銀以充貢時已未歲其坑崩陷坑丁皆壓死遂罷不敢採而廢其監今地皆屬土官又有玉田場在城南一百五十里為河池州東北境其設官丁採礦皆如寶積監其廢亦同又有富安監在城南一百六十五里宋設監官管坑戶採砂以貢其砂脉綿延白石中坑戶以火燬

石鑿而取之得砂凡四等大則顆塊次則前頭又次則顆粒餘皆未砂價以是為等差自後徭賊叛亂坑丁逃散砂脉亦盡絕遂罷不採而廢其監又有樂耕場在府西北二百五十里去普義寨五里宋時設坑丁開鋤坑以應經畧司需取後以徭撞叛亂坑丁逃竄亦罷不採而廢其場

曾蠻

曾蠻宜山人形甚修長事母不孝每遇母食必射殺歲時祭事肉雖多亦不與母嘗失妻

遊宦餘談

卷八

日肆辱罵甚至朴責三五十母溺愛不鳴之官也嘉靖間一日烈風驟雨雷火止焚蠻居左右隣俱無恙母髻掛一芭壁芭盡灰燼髻亦不焚將蠻夫婦懸之半空頭髮直上所居地裂成縫雷神似豬形鑽入裂縫中不計其數須臾雨止蠻夫婦墮昏倒未死本府申解軍門繫獄死細詢蠻母亦頗不檢私通傳客愚夫愚婦不能諫諍積恨在心遂成忤逆母亦有罪而至絕其後胤淫母逆子可不為永鑑哉

趙守定亂兵

萬曆七年慶遠衛軍忽會集演武場張旗軟血口稱激變人情洶洶守趙咸聞報畧不動意報愈緊急趙曰此豈軍自為之必有主使之者乃出白牌一面仰經歷陳垣齋去徑逐出境牌內更無招回字樣陳至大漕各軍見牌股慄不勝稽首於陳之前曰此本管害我也本府遲支軍糧三月我等皆知地方多事本管令我等張旗而反我死無日矣陳聞軟血諸酒自何處來眾曰此軍人杜朝清祭社猪也杜言神猪誓不發而本管威迫扛至教場釀成此禍望救各軍性命陳始押令面縛見府趙從容訊曰爾等好漢誰使你去誰使你來眾吐前後真情殆盡趙將首禍數人各責四十具文欲申而主謀之人惶懼求解事遂寢此其事與留都安慶大畧相同而禍亂立止則以趙守定靜處之得宜抑以國法嚴明處二地亂軍不少姑息故耳

守王文輝紀主後為貴州憲副

西南夷風土紀

卷二十六

○西南夷漢武帝時已通中國蜀漢中復叛武帝
侯定之晉魏唐間或叛或復宋則以玉斧畫
瀘水遂與之絕矣明元奄有西域乃復屬焉
國朝兵平六詔諸夷納土乃各因其酋長立為
宣慰安撫等官俾自治其地以時貢賦曰車
里曰老撾曰木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
謂六宣慰

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匡曰隴川曰孟密三
宣撫一安撫正統時麓賊思任父子作亂王
靖遠討平之遺孽播遁迤西靖遠

遊宦餘談

卷一

請其棄地封有功也擺古舊得稜地古剽國夷
言朱閣婆又謂之朱波國也處南海之濱遠
在諸夷之外自古不通中國晉魏間傳聞永
昌西南三千里有剽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
唐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畢牟尋歸唐有內
附心隨遣弟悉利福城五難陀獻其國樂至
成都紉南節度使常樂復譜次其音聲以獻
於是始與中國通頃歲師克龍川獲弄人獻
得其樂器形類瑩篴其聲和其音哀聽之淒
然得非兵戈亂離音隨世變也歟弄瑞體緬

甸宣慰之裔也先時麓賊父子皆為緬縛獻
後燔火復熾于孟養遂與緬世相讐殺嘉靖
間差官勘處竟不思其原為討賊效以挑隣
累乃取其金牌符信而還瑞體遂窮無所歸
逃於整古動心忍性脩行學佛得稜子無主
聞其賢迎立為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
也各夷分境而治風土既殊氣習頗異而勇
怯情偽不能無差別焉草木禽獸尤互有異
同也咸據見聞而載記之以備事經畧務談
博者考云

遊宦餘談

卷一

○天度二月春分日當出卯氏十六度而出房
一度當入酉昴一度而入胃十六度較之中
州似稍過南夜觀斗極乃在子癸之間又似
以偏西也暮霧靄薰蒸烟霞掩映夏秋多
雨清風散水霜則絕無矣風常溫而
不清月常明不朗雖深冬雷不收聲電不
藏人常不見大星白而芒燭地有光
如月之明也

○風氣四時皆熱五六月間水如沸湯石若爍
金三宣蠻莫迤西木邦茶山黑麻皆瘴癘毒

惡緬甸八百車里老撾擺古雖無瘴而熱尤甚華人初至亦多病久而與之相習癸未歲除之日師度沙木龍山聞杜鵑聲次日則甲申元旦也次戶宛關綠草飛蝶已而軍蠻某夷人日獻青豆紫茄匏瓜之類蓋地氣四時如春夏也

○地理總諸夷而度六千餘里東通中國南濱海隣暹邏界西抵西洋大小古喇亦髮野人小西天去天竺佛國一間耳北接羗戎吐番但山則懸崖峭壁河則黑水弱流遙見隔崖粉牆廬舍儼然車馬往來而世莫能通焉亦不知為何地也

○山川原派皆起自崑崙東山自騰冲分水嶺西山自迤西鬼窟山對峙南下分枝衍派遵海濱而止金沙江自迤西南派縈于兩山之間會檳榔大盈龍川喇乃木邦虎又溫板諸江之水達于南海三宣益密木邦緬甸八百車里擺古俱在江東迤西大小古喇暹邏則居江之西也山澗多緩蛇孔雀其水多毒蒲窩之外有毒泉鳥獸飲之無不即死毛骨積

泉傍者不知其幾許也緬甸有江名粘利其流百折其水鹹黑人馬皆不敢飲行旋過此回回夷汲水以濟其渴夷中溫泉最多炎荒地氣使然也

○草木暢茂蓋居民稀少斧斤不加牛羊鮮牧故耳山多巨材皆長至數百尺大至四五十圍者所可識者杉楠檫櫟楓數本而已餘皆入眼平生未曾見者也緬甸所屬地名孟浩有樹葉如車蓋彼土民取之代瓦蓋屋茶山光腦產魚古竹節長丈餘蠻莫山中木多連理潞江以外道傍草皆自相糾結謂之揪頭瘴發則如此也迤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蝴蝶卸則隨風飄颻直上為真蝶矣附于高木仍為花結子可噉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徧徠亦不能升屋顛有草結子纍纍相貫土人於屋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緬甸金塔寺有佛果樹結實類人頭也芭蕉檳榔實如盞而尖味皆香美取以供佛雍會海中水草蔓生實如雞頭苞時至其苞自裂內

皆小魚迸出彼土人視草之疎密卜魚之多寡等練之下溪不盈丈溪之內竹皮軟如麻折而為縷可供索綯織履之需溪之外則枝節剛勁以之作弓弩堅勝骨角溪以東惟一年一穫以西則歲兩告成咫尺迥異地氣所鍾固如是也

○鳥視中國之所無者鸚鵡孔雀獸視中國之所無者象也然夷中鳥亦無鴈雉獸亦無狐而白鴝鳩又中國之所無也夷中燕語嗟嗟不若中國之呢喃足聽緬甸有鳥四足肉翅

遊宦餘談

卷一

大如鶻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虫殺之必見不祥故千百為群人亦不敢相害也去騰冲五十里地名緬箐近出二獸大如駱駝毛碧綠色獅首象蹄牛尾有齒無牙頂心肉角隆起見人則伏地而鳴亦莫通其意土人殺一誤以為麟白子陳州守取皮視之非麟也命藏于庫其間暴露數日全無臭穢氣蠅蚋不附著亦誠可異傳聞先年八百見此隨與莽酋構兵大畧非惡獸亦非嘉瑞也畜產

遊宦餘談

卷二

亦與中州不殊惟雞差小好鳴其音淒切凡夷人死無噍類牛馬豬羊雞犬皆為鬼畜人不敢收縱之於野聽其孳生是以山多野畜○魚之所同者鯉鯽餘皆不可識別大盈金沙之內其魚甚多見人馴擾不必網釣舉手可得大者數十百斤但味薄不若武昌魚之旨且嘉也昆虫蚱蜢蝸蟻之類夷人皆生啖云解煩熱有虫曰隊隊者形如壁虱生有定偶斯須不暫離夷婦有不得于夫者飼於枕空中則其情自翕合土官目把富夷之妻皆不惜金珠易之莽酋城濠內畜有異魚身長數丈嘴如大箕以尾擊物食之閑以重柵恐其逸出傷人每日以渾猪羊飼之緬人名為龍殆鱷魚之類也歟江頭馬高魚大如牛蝦大如鴨老撾一番僧駐錫水涯水內白龜長闊丈餘僧每誦經龜必出聽僧若出遊水陸背乘往還至今尚存僧固高僧而龜亦神龜也○五穀惟樹稻餘皆少種自蠻莫之外一歲兩穫冬種春收夏作秋成益密以上猶用犁耕栽插以下為耙泥撒種其耕猶易蓋土地肥

腴故也。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墾其二，三去村寨稍遠者，則迴然曠土。夏秋多瘴，華人難居。冬春瘴消，儘可耕也。若待營堡既固，地方稍寧，募彼熟夷，給以牛種，擇厥田之上上者，每歲冬春屯種一番，可以代轉輸之勞也。事經畧者，其善圖之。緬甸所屬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種，耘耨而自秀實，謂之天生穀。每季一收，夷人利之。

○種類曰：阿昌曰百夷，曰老緬，曰蒲人，曰撣人。曰剽人，曰杜怒，曰哈喇，曰古喇，曰得稜，子曰遮些。子曰安都魯，曰牛噠喇，曰孟艮。子曰赤髮野人，女多男少，蓋西南坤極也。貧者亦數妻，富者亦數十。官舍目把動以百計，三宣官目蓄髮加冠，六宣土官舍把亦惟禿頭戴六合五彩尖頭夷帽，其餘部夷男髡頭長衣長

裙，女堆髻短衣桶裙，男女無貴賤皆穿耳，徒跣以草涂齒成黑色。緬人男女自生下不剃頭髮，以白布纏之，陽物嵌緬鈴，或二或三，三宣六慰酋目亦有嵌之者。男子皆黥其下體，成文以別貴賤。部夷黥至腿目把黥至腰土

官黥至乳塗體，男以旃檀，女以鬱金，謂極黃為美。自阿瓦以下，女色亦多艷麗。濮水關外有等緬夷男子，駝頭驍勇，女亦便捷。夫死則髡其頭，不再適。得稜子男，駝頭不着上衣，下體以尺布蔽之。女蓄髮亦不着上衣，止以花悅圍腰。下安都魯遮些子，皆迤西遺種。男子藤盔藤甲，不畏刀鎗。女子上下圍以花，悅手束紅藤為飾。牛噠喇男戴黑帽，有鬚者剃之，止留左畔一縷無鬚者，引髮下繫於腮，以當之。古喇貌極醜惡，上下如漆，男戴黑皮盔，女蓬頭大眼，見之可畏。孟艮子性猛，好閉偏體，黥以花草魚鵲，其餘車里八百老撾總而名之，皆曰百夷。男女與六慰不異，服飾多與緬同。赤髮野人無部曲，不識不知，熙熙皞皞，巢居野處，遷徙不常，狀類山魈。上下以布圍之，猿猴麋鹿皆與之遊，蓋與禽獸幾希也。蒲人撣人阿昌乃在邦域之中，雜華而居，漸變於夏間，有讀書登片泮，納粟為吏承者矣。

○飲食蒸煮炙烤多與中國同，亦精潔可食。酒則燒酒茶則谷茶，飯則糯糲不用匙筯，以手

搏而嚙之所啖不多筋力脆弱自益密而下
所食皆樹酒若撻樹葉與果房皆有漿可浥
取飲不盡煎以為飴比蔗糖尤佳又有樹類
批把結實頗大取其漿煮之氣味亦如燒酒
飲之尤醉人又以竹笋為醋味頗香美惟噉
酢臭惡不堪食矣

○所居皆竹樓入處樓上畜產居下皆蓋茅
茨緬甸及擺古城中咸僭立殿宇以樹皮代
陶瓦飾以金謂之金殿炎荒酷熱百夷家多
臨水每日侵晨男女群浴於野水中不如此

遊宦餘談

卷九

則生熱病惟阿昌枕山棲谷以便刀耕火種
也

○婚姻不用財舉以與之先嫁由父母後嫁聽
其自便惟三宣稍有別近華故也其餘諸夷
同姓自相嫁娶雖叔姪姊妹有所不計葬着
娶葬瑞體之女叔娶姪也着女嫁葬應理妹
適兄也夷狄禽獸大畧如此

○治理多如腹裏土司其法惟殺戮與罰贖二
條事情罪重者殺之餘則量所犯之大小為
罰之輕重也緬人崇佛教凡罪人願舍身為

僧者即止不治葬瑞體治亦尚寬有人犯法
當死亦不加刑惟乘以小舟量載飲食置於
海洋之外聽其漂沒自盡間亦有遇救者然
終不敢返故土也應理性極慘刻凡有罪者
群埋土中露頭於外以牛糞之復覆以柴草
舉火焚之彼自縱觀以為樂江頭城外有大
明街閩廣江蜀居貨遊藝者數萬而三宣六
慰被擄者復數萬頃歲聞天兵將南伐恐其
人為內應舉囚於江邊縱火焚死棄屍殺野
塞江諸夷所以叛彼來歸者皆由其殺戮太

遊宦餘談

卷十

過有以驅之也當時肯從各酋長之請王師
進至孟密應理之頭懸於麾下矣主將昧於
大計有識徒為扼腕也

○治生男耕稼女織維土地肥饒米穀木綿皆
賤故夷中無饑寒告乏者男反好閑女願勞
力治外負戴貿易以贍其夫蓋女壯健而男
萎靡也

○俗尚佛教寺塔徧村落且極壯麗自緬甸以
下惟事誦經俗不殺牲所以鳥獸與人相狎
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

募入為之雉古城江心一山頗奇上有金塔
大寺唐僧曾寄宿焉緬甸別有支更城上建
二塔以金飾之其下大小寺不可數猛別城
有金塔二金飾寺數區別有妖精洞可望而
不可到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晒經臺溫古城
有金塔寺塔如阜周圍有金飾殿四十間懸
寶幡皆木刻以金飾之塔點萬年燈塔頂遙
望莽酋城如在指掌又別有金飾塔寺中懸
莽酋像廣額大耳扁目闊頤貌頗魁梧纏以
布色尚青長衣綠錦不視跣足聽往來者觀

遊宦餘談

六十一

之寺之四旁有池有圃芙蓉花卉四時咸秀
板古有河名曰流沙唐僧取經故道貽記甚
多城中有積髮金臺臺下池池內有五色芙
蕖四時不絕亦有晒經臺歇涼樹妖魔洞緬
人稱為西方極樂世界

○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
小市五日一大市蓋其地多寶藏商賈輻輳
故物價常平貿易多婦女無升斗秤尺度用
手量用羅以四十兩為一載論兩不論斤故
用等而不用秤以銅為珠如大豆數而用之

若中國之使錢也

○城廓有雉堞而無樓櫓孟密準古緬甸普幹
普坎得亞洞吾等溫白古馬高江頭皆古城
也惟擺古乃莽酋新築然高者不過十餘尺
大不過三數里惟緬甸擺古江頭差宏闊耳
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為漢朝地
方江頭為門十二東入者東出西入者西出
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罰之夾道有
走廊三十里至擺古等溫城每日中為市市
之周圍亦有走廊三千餘間以避天雨

遊宦餘談

六十二

○器用陶瓦銅鉄尤善采漆盡金其工匠皆廣
與中國侔漆器貯鮮肉數日不作息銅器貯
水竟日不冷江海舳舻與中國同擺古江中
莽應理僭用金葉龍舟五十艘中設金花寶
座目把所乘皆木刻成象頭魚頭馬頭鴨頭
雞頭等船亦飾以金周圍畫畫甚華麗部夷
船亦如之但不以金飾也海水日潮者二乘
船載米穀貨物者隨之進退自古江船不可
數高者四五尺長至二十丈大桅巨纜周圍
走廊常載銅鉄磁器往來亦閱廣海船也歟

○歲時三宣六慰皆奉

天朝正朔擺古無曆惟數甲子今亦竊聽於六慰頗知旬朔矣

○禮節不知揖讓見人惟掌作恭敬狀凡見尊貴有所稟白必俯伏盡恭子之千父不命坐不敢坐侍側亦不敢急忽古傳父子君臣長幼有序此其道風也歟

○邪術三宣有曰卜思鬼婦人習之夜化為猫犬竊人家遇有病者或舐其手足或嗅其口鼻則捫其肉唾于水中化為水蝦取而貨之

遊宦餘談

卷三

蠻莫之外有曰地羊鬼髡頭黃眼而黑而貌陋惡者是也能以泥土沙石換人及牛馬五臟忤之必被其害初聞以為恠誕後軍蠻莫威遠營有火藥匠與夷人鬪已而病歿其兄焚之滿腹皆泥沙軍回過張擺箐見道傍二屍如蟬蛻詢之乃思鬼所捫者殆知二說皆不謬也卜思鬼惟狗可以碎之地羊鬼貼身服青衣自不能相害凡入夷者不可不知也

○土產孟密東產寶石產金南產銀北產鉄西產催生文石芒市亦產寶石產銀孟艮孟連

遊宦餘談

卷四

亦產銀迤西產琥珀產金產阿魏產白玉碧玉茶山產綠干崖產黑玉車里產貝緬甸西洋出大布而夷錦各夷皆出惟古喇為勝象牙諸司皆產獨老撾居多象牙供器阿魏入藥與大布夷錦固皆非棄物然惟象牙豈無以適用非阿魏獨不可治療乎中國之吳梭越羅溫厚華美可衣可裳又何取於大布夷錦哉至若寶玉琥珀寒不能衣鐵不能食取用不無騷擾商販未免通夷已蒙撫臺禁革既峻邊關之防復抑華侈之風誠得大體矣

○戰陣惟集後陣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鳥銃當前牌次之鎗又次之象繼鎗後短兵既接象乃突出中華人馬未經習練者見象必驚怖辟易彼得乘其亂也破之之術必設疑以分其勢設險以斃其象出奇以搗其堅橫冲以亂其陣夷中本脆弱恃象以為強能曉破象之訣則夷兵不足敗也火龍火磚火毬火箭噴筒霧砲九龍六龍桶皆破象之長技然施放必得其法攪地龍飛天網地雷砲尤殺象之巧術而布置自有其方誠能講究得其妙

用可以挽南滇滌炎荒之膏煇播蘇薰掃蕪塞之瘴烟何必扼蠻哈而盡金沙据姚關而阻查里示天下弱哉

○形勝惟蠻莫獨擅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麻茶山中通于厘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為水陸交會要區諸夷襟喉重地兼以田地肥饒一年兩收若於此處築堡設屯且耕且守數年之後將見陳陳相因轉輸可省派移日聚生齒漸蕃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而寡兵亦可撤

進官餘談

六十五

矣且居莽賊上游虎視六慰虜在目中設欲犁庭掃穴建瓴之勢易為力也次則迤西其地上抵騰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右倚金沙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謙底底乃之險峻外有孟戛里孟掌之兩卒土地殆將有木邦孟密緬甸三宣之廣寶藏之富生齒之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多莫如緬甸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車里擺古緬甸司治換榔木邦兩江環帶水陸通達緬人不容華人由之恐妨

天朝取徑也車里亦有九龍江之天堽老鴉倚山帶河土地迤邐表山溪險要頗與迤西埒人尤習于水戰乃莽酋之勁敵若能招徠亦樹黨益敵之一策也木邦自昔稱雄為永昌之藩蔽惟外無可恃之險三宣素號富庶實騰越之長垣有險而不知設故年來俱被殘破凋敝不振反藉官兵以為彼守禦必須厚其生以蘇其困養其銳以作其氣俾能自立則騰永之藩垣有賴而兵餉皆可以少省矣

○古夷中自孟密以上山多寶蠻莫以下地饒

進官餘談

六十六

五穀當

國初兵力盛時剪荆棘為樂土易鱗介以冠裳特轉移之間耳然瘴癘毒惡漢人難居嗟夫固天所限華夷也

祖宗不忍逆天犯忌惟薄示羈縻治以不治二百年餘頗稱無事邇來莽瑞體避讐整古談佛惑衆雄據南滇木邦孟密因來襲職駁勘刁難二酋相繼投莽求立迤西與莽相持求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併八百蠶食車里漸召老鴉於六慰皆屬莽焉然而敬畏

天朝不敢輕犯疆場原夫夷人之性不甚兇殘
夷人之情無大奸詭夷人之心頗知忠順可
以誠感不可以威劫古人治夷以攻心為策
誠哉是言也

遊宦餘談終

遊宦餘談

九

游宦餘談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朱孟震撰自序稱生平宦轍殆徧九州因據耳
目所及撰成此書初分五卷後乃併為一卷所錄
多瑣事未附西南夷風土記二十六條頗為詳明
然孟震序中自言未至滇雲則惟據傳聞書之恐
亦未盡確實矣

木几冗談一卷

〔明〕彭汝讓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木几冗談

一卷》提要

寶顏堂訂正木几冗談

青浦 彭汝讓欽之

華亭 顧 誕山子

橋李 錢士昌聖瑞

校

半窓一几遠興閒思天地何其寥濶也清晨端
起亭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滌也

軒冕而敬偽也匿就而愛私也

清淨內常近一團天理鬧熱處便着千種塵囂

木几冗談

窮而窮者窮于貪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義不窮

而窮者窮于蠢不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禮是

故君子貧而知義富而知禮

行潔者入市而闔戶行濁者闔戶而入市

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

失爲貧

醉者不貴公卿乃知醉之勝不醉也風者不逆

王侯乃知風之勝不風也

非子卿之暴少卿不得爲知己非蔡澤之說范
睢不得爲知幾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猶惡盈而況于
人乎

諾而寡信寧無諾予而喜奪寧無予

所不可忍者分美一杯之言所不可諷者爲官

爲私之問所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所不

可釋者燭影斧聲之事所不可解者狄梁之

木几冗談

德武登所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

天者偶然也休咎徵應若形影聲響畫矣休咎

徵應不若形影聲響謬矣是故天之道無有

無無無無有無無無貧富天壽窮通得喪天

也偶然也偶然言天至矣

自多其名其不足自多其富其富不足自多

其能其能不足良賈深藏若虛諒哉

意裏投蠅有得多少世界隙中過駒有得多少

光陰

魚嗜餌而餌亡猩猩嗜酒而酒亡士嗜祿而祿
亡士卒嗜戰而戰亡是故晉敗于馬蜀敗于
山

醉者墮車神氣不傷真全也嬰兒入林豺虎不
食無恐也養吾之形若醉若嬰兒至人矣

蘓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癘之鄉食芋飲水其
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只此亦寧常情易及

木几冗談

三

事忙不及寫大一字人以爲笑談今文章家一
句可盡而蔓延篇什猶歉然若未達旨趣何
異此可笑也

臭腐之物蠅頭嘅之窮境僻壤必到氣味投也
權要之門奔走若市其蠅頭乎其臭腐乎

釋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云常清常淨便見
天尊儒云塗之人皆可爲堯舜悟也悟之義
大矣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翱諸人擅其聲唐詩自六代以來纖弱極矣子昂矯之李白諸人擅其聲故朴者朴雕者亦朴雕者雕朴者亦雕

人之德我讐我直至公待之以德報怨過矣一飯必酬睚眦必報隘矣唐睢曰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勿忘蓋勳與燕正和有隙梁鴻欲殺正和勳白之

木几冗談

四

正和得免欲詣勳謝勳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正和也絕之如初蓋庶幾哉

桓譚稱揚雄太玄可以準易稱蔡邕曠世逸才使雄終其身無擔石邕爲議郎奏曹程諸人不法論棄市當其時而死豈不大快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語則易差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爲鵲聲人情愈惡之猗與王莽藏金懸自候周公旦何異鴉之效聲鵲也

名利之場雖千里外矣爭之如市伯夷成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真萬古名言

秦法連坐棄灰于房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不獲大奇矣良遇黃石公于圯上班馬並以黃石

木几冗談

五

公爲鬼神非也蕭子瞻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

凡作文須養得一塊雄厚之氣下筆拈來自成一篇好議論昔人謂李商隱爲獺祭魚楊大年爲衲被果然

蔡中郎入吳得王克論衡秘玩以爲談助嘗置帳中隱處後王朗爲會稽守得其書亦秘玩之其文不逮南華遠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

是迂誕二子固非識士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爲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萊公潤廁燭淚成堆不失爲名賢

謗人者受謗者並傾危之士諛人者受諛者俱側媚之夫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一生

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如毛飲血而木凡冗談

後有滄澗醴醕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

綺有六畫結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卺凡物其有道乎道其有

大始乎

造詣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

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脰續之則悲鶴脰斷之則憂

操觚以矛戟何異遊魚于木也責斧鋤以鉏豆何異放獮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踔越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

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木凡冗談

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星也于霄之木菁葱也故曰圖大于微知著于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涅不淄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易

大學者必有專默精誠之功然後事事可做位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

爲雖工倂無益荀子曰行岐路者不至誠然
天地之道盈者消虛者息然忘其爲消息也江
河之道高者與卑者取然忘其爲與取也彼
沾沾之惠察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土之積也則爲丘水之積也則爲河行之積也
則爲聖

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聞而
自臭

木凡冗談

八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
日不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芻挽粟皆古
之異人

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
公馴鱷魚之暴司馬光隧碑毀磨大風走石
皆正氣之應

古之所爲文者在創造今之所爲文者在模擬
古之所爲詩者在情致今之所爲詩者在聲

譽

徙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啗啞叱詫非勇也
縛非禮也刳股非孝也故田橫非義也仲子
非廉也豫讓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
拂衣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麥靡則悅語之
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
人相忘乎道術

木凡冗談

九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
嶙其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謀者適其事善謀者逆其機善乎孟軻之
于齊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
乎善乎惠盎之于宋康王也曰臣有道于此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
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曰

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騷然其欲愛利之也善乎李斯之于秦王也曰四君者皆客之功客何負于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于秦太后也曰甚于婦人也

賈生吊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今任之公卿未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謙讓未遑也

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譖人者則欲墜諸壑是以

木凡冗談

十

天下無信史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執盈王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后世著奸陌緝錢間架榷酤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之盜也

原頗善飯馬援獲鑠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

韓非子與李斯俱師事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爲害已卽荀卿致亂而欲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卽荀卿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也

木凡冗談

十

學問故有原委

蔣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滕履躑負書擔囊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至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嗟乎侈富貴而輕貧賤自家人父子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徙長沙楊雄之投閭閻岳之取危陸機之見殺所謂蘭前以膏翠拔

以文

涿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于無形至明也自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自聽聰也聽于無聲至聰也

治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而錘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

本儿冗談

三

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妍媸自見吾心之品騰鑒藻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士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于周公終南藉口于善卷延年藉口于伊尹新法藉口于周官皆小人而無忌憚者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

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悅復治阿三年治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也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晁錯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譖行語云衆口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本儿冗談

三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

木凡冗談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彭汝讓撰汝讓字欽之青浦人是編乃劄記清
言儼佻殊甚蓋屠隆一派也